用張蔡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
如此。却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數人者亦
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
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疎畧悉爲章子厚反駁只一向罷遂不問所論是非
却是太峻急於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德明　明道行狀
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古不必驗今因橫渠欲置田驗
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可學　伊川見朱光庭所編語錄云
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蓋卿　以下論語錄或問尹和
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
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
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
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
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揀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
如閑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
是有學力方能分曉淳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
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

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
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
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其不壽廣　楊志仁
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
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
看淳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
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
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寓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
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處便錯
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爲定說却向空去
了可學　以下二程子附年譜行狀　又問伊川於陳乞封父祖之問云
待別時說過。謂此句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候陳
乞也。答云如此名義却正。過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
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明道詩云旁人
不識予心樂將爲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王叔　來子
語畧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莊列亦不曾看明道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

緣如他道理　明道天資高明得容易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
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道夫問程子云
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
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　伊川好學論十
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
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義剛曰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
方成先生曰也不恁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
便好了　楊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
法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
先生曰也只得恁地說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
矣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伊川先生多說敬
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攧
撲不破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問明道
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
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
的處儘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却能盡

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時
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看道理不
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來子
語續錄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
中庸說中可見矣必大錄此下云子思作近思續錄其動他不必作看蓋
接續他二程思不得。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
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辯如何。曰崇正辯亦好。伯豐又
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先生曰。不成吾儒守三
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
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
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辯氏處却糊塗。他不到此。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
不分曉。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
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
問孟子做時似伊尹否先生首之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是有
一書說義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各自有分說得好　問靈源與濡子真
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

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其爲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爲作文矣其好辯甚也 江文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録不應一人之説其不同如此將録語慢上蔡語録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尹和靖疑伊川之説多其所未聞 伊川快説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已先曾説過湖南正以爲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程先生傳甚備見微廟實録呂伯恭撰 原之問伊川不荅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謂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爲守令者來問自不當荅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紹翁竊疑元祐諸公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撫官制其實狀撿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中書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 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胄始顓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偽學雖劉德秀從臾爲是説然偽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

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許魯齋心法先生曰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黄氏日抄傳聞雜記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蓋官鹽寧減價則鹽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爲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赦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又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黄金楪二十兩語朝遂歸 謂孟厚不治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臟腑日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凡此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録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某在安用語録之説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字及數學

愚謂卓哉人豪乎爲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　卷八一九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十九庚

陵

大漢原陵

書名大漢原陵秘葬經原陵秘葬經序　夫混元一氣者清氣乃分五行布政於四方水火定歸於南北觀天之道氣流散於災祥日月盈虧薄蝕生焉自知分野凶星君見占之應在何方善曜君臨一部內人民安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木旺而風乃鳴條火旺而暄和茂盛秋金剋木則萬物凋零冬水伏藏制火則寒冰凜冽四時合令萬彙化生氣候不時災障流疫陰陽和而節候應五緯政而歲數登蓋因時令政氣施化萬物之中莫不觀天順時而用也從之則生逆之則死昔因遇穰敬先生傳授余陰陽書三本余誦習日久其用甚驗直指休咎之理出生入死遁甲之法乾兌坎離遷宅之內辨年月日時加臨運式頃余因暇日述斯文五十四篇分爲十卷備陳與盲直說內爲萬代之樞機作後人之明鏡吉凶徵驗祥究皆知官祿貧窮三陽內顯子孫多少高低興旺造化脩展但憑八卦爲基立塚安墳須指來山去水擇地斬草塚穴高深喪庭門陌化墳曲路碑碣旒旐車轝棺槨八等葬法十吉地勢尋骨擇師營應葬之事法式無不畢陳矣　目錄　選墳地法篇　相山崗法篇　辨風水法篇　四方定正法篇　定五姓法篇　擇葬年法篇　擇葬月法篇　擇葬日法篇　擇時下事篇　凶葬法篇　置明堂法篇　擇神道路篇　擇三要法篇　擇五姓利路篇　辨古道吉凶　辨古丘墓吉凶　辨阡陌步數吉凶　辨塋墳零步　擇內外塚行喪　六甲開三閉九　八卦開四閉十八　擇斬草法　造棺槨法　擇開故墓　辨八葬法　辨四等壁穴法　穿地得物　賓婚儀禮　擇送葬法　發引地靈　辨煙神曲路　辨孝義制　辨設置廚帳　辨下事時應候　辨掩閉骨殖　辨旒旐法　車轝儀制　占風雲氣　應此吉凶法　盟器神煞　碑碣墓儀法　墳臺穴尺寸　擇射墓法　擇白埋小殯　擇殃殺所篇　擇師法篇　擇用事篇　射白埋墓定陰陽人　覆古墳塚篇　不見骨殖篇　目錄終　選墳地法篇　凡選墳地三日前齋戒沐浴淨身爲好地龍神愛惜多但尋五姓利方旺路則吉常以降婁加五姓墓上析木下爲上利太乙下爲中利旋頭下爲下利　凡天子用國師賜紫官三人綠官七人從士五人乘馬鄉相五人大夫以下四人馬

上述望或住或過從天柱上來落於旺方左遮右抱夫利從天柱步至明
堂以適甲加臨何星臨明堂假令商姓陰遁六局從壬向丙一步呼壬午
二十二步癸卯用傷加三宮開門臨穴代代出公卿角姓陰遁四局丙向
壬一步呼丙子十一步呼丙戌開門上爲直使加八宮穴上開門大吉
宮羽二姓艮爲主山陽遁八局從甲入庚一步呼甲申十一步呼甲子主
門爲直符加八宮開門臨穴休門臨明堂大吉　徵音姓陰遁二局從庚
向甲一步呼庚寅二十一步呼庚戌驚門爲直使加一宮休門臨穴後代
出侯伯之位餘者倣此　凡山陵低下者有三福五禍三福者一主氣二
福德三天醫此名三福也五禍者一絕命二伏吟三滅絕四破敗五禍害
此五禍也若向南北及庚出者以太衝加甲丁爲主氣坤爲福德巽爲絕
命丙爲禍害甲爲滅絕壬爲伏吟　若向丑未及辛出者以神后加辛坤
爲生氣壬爲禍害乾爲天丁爲絕命癸爲滅絕艮爲反吟巽爲伏吟
若向東北西南及乙辛出者以壬門加乙辛爲生氣坤爲伏吟乾爲福德
艮爲天祿丁爲滅絕癸爲禍敗　若向卯酉及壬出者以勝先加乙乙爲
生氣丙爲福德艮爲天　甲爲禍敗坤爲絕命壬爲反吟乾爲滅絕庚爲
伏吟　辨地吉凶法　凡辨地但看地豐濃肥敷厚草木盛茂平穩藏之

此地後出三公九卿官祿不絕　辨凶地法　一天竈地兩罷早乾　二
天敗地古城堂冶社稷寺廟　三天魔地神前佛後之地　四囚鬼地古
獄戰爭之地　五天鬼地下有粉砂之土　六天尸地下有伏尸骸骨
七天涸地水無出處　八天諸地有浸水　九龍驚地內有天井烈分
十玄胎地大山下有小山　十一天狗地下有大石頭　十二天風地大
山中有口　十三天溥地土有鹹鹵　十四鬼市地在亂冢中　十五四
絕地四邊有道　已上地不可安葬若用此地主破敗絕嗣不可用之
相山崗篇　凡天子墳圍山連百里不斷崖峩有彎曲屈朝山遠遠兩相
從山勢若排衙前有書案山如卧蠶從山似連珠定出聖明天子　凡諸
侯地御相地山崗連七十里連接不斷排徊遠望山勢似龍形代代兒孫
公卿前有案山彎弓形狀世世三公不絕　凡大夫庶人山崗三十里相
連軟嫩崗如卧牛羣羊盤繞左遮右掩四邊山勢似生蛇子孫代代足榮
華前有華蓋似覆圍陳禾約有萬餘千日出見光者朝陽西見日夕陽地
日出見光者名曰三陽地大吉從日出至沒不見光者名曰三陰地大凶
或山東山南近之吉山北山西遠之吉山忌逆山斷山石山折大凶也
辨龍勢地法　凡來山抱陽方雄勇者名曰雄龍之崗來山軟嫩抱陰者

名曰雌龍之崗多土者爲嫩多石者爲老　掩龍頭葬龍角　不久三年
須破却　掩龍眼葬龍睛　子殺父時弟殺兄　掩龍項葬龍口　不久
三年須斬首　掩龍腰葬龍腮　子孫不久狀元才　掩龍膺葬龍肚
家中新婦多淫慾　掩龍背葬龍腕　子孫不久巡門乞　掩龍尾葬龍
蹄　死須入口年年哭　掩龍足葬龍項　子孫陷番不歸鄉　凡是龍
葬頂卧龍葬懷常以斗神加姓墓上功曹爲龍頭神后爲龍眼太衝爲龍
耳天罡爲龍足小吉爲龍尾義曰此法要精專消息用之大吉利　辨風
水法篇　凡好山不如好水一丈之崗不如一尺之水地平百里無山只
要此水葬之吉水入者名曰水折折水者出官也合三吉星出公卿也
商姓坐乾山放丙水合武曲吉放水三十九步甲庚合巨門星吉再折水
向甲二十八步丁巳貪狼星又水向癸出三十八步甲寅合家孝順星外
任意放水後代出公卿出乙合天卦出巽合胡中卦也　角姓坐巽山放
水於壬合武曲三十七步壬子合武曲星吉再向艮去三十九步合癸丑
貪狼星又再折向丁三十三步乙卯合巨門星吉任意放水大吉也　宮
羽姓坐艮山放庚水三十一步甲寅合武曲星再折水向丙去二十五步
合丙午又合孝順星又再折入乙二十五步合貪狼星吉任意放水大吉

也　徵姓坐坤山放水於甲一十三步丙寅合貪狼星大吉放水出辛任
意去更無步數後代子孫興旺大吉也　已上貪狼星巨門武曲三星大
吉又合孝順星大吉常以旋頭如大墓水出玄將大吉利也忌客水入墳
主子孫離鄉忌長流水射墳主大凶也墳前面有水作聲主大凶東西有
長流水主吉慶水東水南遠之吉水西水北近之吉　四方定正法篇
凡古者結繩爲路以春分秋分定日出沒以定東西也此法於午上歆來
子上偏西卯正東酉正西從太古龜定八卦以尾北爲坎卦一宮爲冀州
前右足坤卦二宮置荆州左脇震卦三宮置青州以前左足巽卦四宮置
徐州以腹當中爲五宮置豫州以後右足乾卦爲六宮置雍州以右脇兌
卦爲七宮置梁州以後左足艮卦爲八宮置兗州以頭爲離卦爲九宮置揚
州頭離者明也尾坎者晴也背晴向明所以神寺內殿衙門并墓門向南
開是此理也　啓明聞先生以何法定四方定得先生答曰不用春秋二
分今以逐日先更妙也述曰用八尺標杖立於地上畫其日影短者爲午
正南中心畫十字以定東西次分四十二位也　定五姓法篇　凡陰陽
師定五姓正真不只有姓難定俗人聲音亦難定　欲得商舌梁張　欲
得徵舌主齒　欲得角舌縮縮　欲得宮舌居中　以切韻定五音喉音

宮。商音商。牙音角。舌音徵。唇音羽。百中定五音也。　擇葬年篇。　凡五姓
擇葬年。合八宅雌雄建旺年大利。又合天覆地載年吉。姓主爲地載也。又
以小運行年至寅申大利。子午爲大通。寅卯爲小通。其餘者運不通行大
凶。小運者男以本命加寅順行。女以本命加申逆行。太歲以下是小運行
年。運行巳酉丑爲凡骨也。宜葬之大利。常以降婁星加太歲。功曹下爲萬
里。傳送下爲黃泉。勝光下爲光明。神后下爲沐浴。此名大通也。巳亥爲重
神入墓吉利。餘者墓受殺大凶。　又以玄楞加正神天罡下爲大墓河魁
下爲小墓。　孟年不用孟月妨家長。不用絕墓年。仲年不用仲月用之殺
中男。季年不用季月殺次男。不用絕墓年。常以壽星加太歲。天罡殺八人。
太衝從魁殺五人。大吉小吉不殺一人。功曹傳送下出公卿。勝光神后下
爲福德。主人吉慶也。　擇葬月篇。　周禮云。天子七箇月。諸侯公卿五箇
月。大夫三箇月。士庶亦三箇月。　凡五姓年中要選吉月。要亡者安存者
穩。使主人無妨。要與宅氣更得三輪月時氣與宅旺月大利者。得節未得
節。常以降婁加月建。天罡下爲萬里。地罡下爲黃泉。九天下爲光明。魁
罡下爲沐浴。用之吉。　又陽季午陰月未。未加月建。功曹傳送臨墓大吉。
以午神加月建。巳酉丑臨墓名曰受殺。大凶。以得天覆地載月子孫代

代富貴不絕。　擇葬日篇。　凡擇日分爲五等。諸侯品位上中下三吉日。
日生辰爲上吉日。　辰生日爲中吉日。　日辰同類爲下吉日。　君辰
克日日克辰。納音與支干相克大凶。　天子用歲旺日。假令春三月用甲
乙寅卯辰。　親王用歲前日。春三月用丙丁巳午未。　御相用歲對日。春
用庚辛申酉戌。　皇太后用歲後日。春用壬子癸丑亥。　庶人用歲前日
歲後辰。此是陰陽和會。代代榮昌。常以鷄頭加月建。功曹傳送太衝從魁。
大吉小吉下五姓用之。代代榮昌。天地人三才。六神助之吉。　陽月以牽
牛。陰月以未。未加月建。從魁爲金雞。河魁爲玉犬。登明爲銀猪。神后爲青
蛇。大吉爲天牛。功曹下爲地虎。太衝下爲木奴。天罡下爲天雄。太乙下爲蝦
蟆。勝光下爲朱雀。大吉爲地磨。傳送爲天輪。假令正月陽月以牽牛加寅
天上。從魁臨戌。金雞戌上鳴一十聲。河魁臨亥。玉犬亥上吠九遍。登明臨
子。銀猪子上走一十三步。神后臨丑。青蛇丑上飛一十七步。大吉臨寅。天
牛寅上吼五聲。功曹臨卯。地虎卯上不食三千日。大衝臨辰。木奴辰上歌
一十一遍。天罡臨巳。天雄巳上舂十九下。太乙臨午。蝦蟆午上叫十三遍。
勝光臨未。朱雀未上飛一十七步。小吉臨申。地磨申上轉十遍。傳送臨酉。
天輪酉上碾十遍。餘者準此。　凡喪主年命。忌入中地下甲子斤衝大凶。
假令小運至庚子。用甲干日葬凶。地下甲辰上本命小運犯人中甲子克
破庚子。小運至庚戌。又犯地下克煞七人大凶。是四主命葬大忌。餘準此。
擇時下事篇。　凡葬上祖先代。切觀下事時辰。加山穴年月日俱吉。若
時凶俱凶。復致殃咎矣。　凡擇時必定正時大吉。須詳晝夜百刻耳。　天
子用吉時。遁甲云。得天遁時。或天乙臨中宮。此時下事。代代出聖明天子。
六壬云。天乙臨明堂。名曰坐朝神藏。代代金枝玉葉興旺也。　親王用天
善神藏。先以月將加月建。在用月將加時天乙上。親臨貴神。名曰藏也。
諸侯用地伏神藏。十二神歸本道。傳遁甲云。得地遁時。代代子孫出品官
也。　大夫以下至庶人。遁甲云。遁時下事。子孫興旺。官祿不絕。六壬云得
六壬被制。騰蛇墜水。朱雀破頭。勾陳入獄。白虎燒身。玄武折足。天空被截。
此名六神藏。六神被制。如無六神藏。只用三神藏。有此選吉時。六壬五法。
遁甲四法。共九法。　玉女云。得青龍反首。飛鳥跌穴。玉女守門。此時大吉。
黃帝云。忌見青龍逃走。白虎猖狂。騰蛇夭矯。朱雀投江。五不遇時。飛干格。
伏干格。刑格。飛宮格。伏宮格。人格。天羅地網。月孛。以上時大凶。葬遇此時
亡靈杳杳冥冥。不出獄。大凶。受苦生人不安。得開休生三門臨之救也。　切
忌三奇入墓。六儀破刑。大凶也。倉頡云。寅卯四刻名關逢。卯後四刻名旃

蒙。辰後四刻名天昊。巳後四刻名柔兆。午後四刻名强圉。未後四刻名滴
單。申後四刻名上章。酉後四刻名重光。戌後四刻名北極。亥後四刻名玄
黓。子後四刻名眼陽。丑後四刻名大淵矣。此大葬用已上時吉慶也。不用
十二時支。用之大凶矣。若用四維八干大吉也。　凶葬篇。　凡人家室內
有喪。不避凶年惡月。月煞天尸地墓內一切衆神不能爲害。在卒哭之內
比大葬也。停屍在室。更不問喪主行年運通命不通墓受殺。皆得大葬。同
凶葬而葬。五服之內息得同葬也。大撓云。停屍亂髮。不問戊己重服之日。
室內有喪。不問將軍太歲。亦得葬也。大葬合遷新墳。入塋就祖。三年之外
呼爲乾骨。三年之內孝服未滿。葬其父母亦吉。緣亡人在室未犯地祇。大
吉。　男以功曹。女以傳送。加時天罡下陽尸宮。男女六人。小吉地尸宮一
人。從魁大克地尸宮八人。登明太乙爲禍敗大凶。玄楞加壬正時。看亡人
年命見功曹傳送。宜子孫。　置明堂法篇。　凡動土擁脣新草祭神之禮。
合天地人三才。遁甲云。丙爲明堂。丙數七。以七七四十九穴定之。吉利也。
凡天子葬萬象。葬內八穴。名曰天穴也。　諸侯列士分地。感天祇。葬於
中一十六穴地也。　大夫已下至庶人。感天地陰陽之氣。葬於中二十四
穴。謂之人分也。　置明堂中六尺。　凡八卦體乾卦六丈。又六甲安一標

竿長一丈二尺。按十二時也。開四門通氣也。天子明堂外四十九步。
諸侯明堂三十六尺。大夫明堂外二十四尺。庶人明堂一丈二尺。
凡為壇祭神四角標竿五尺象五方四十九步四維四面相去地七步東
西南北共立六十四標象易八卦六十四赤書
標禍福在明堂之內圖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申
乙						庚
卯			壇			酉
甲						辛
寅						戌
艮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擇神道路篇　凡擇凶葬者以定三鏡六道吉凶萬悪不敢當法常以魁
祥加月建天上甲丙庚壬坤艮吉太乙登明妨一人勝光明后妨二人大
吉小吉妨小口功曹傳送妨一人太冲從魁妨三人魁罡下妨五人乾巽
丁癸下大凶也人鏡法常以營室加月建太乙為地辛煞一人丙下為天

德神后下為天罡癸下為地壬丁下為丙大吉下戌小吉下巳艮下功曹
坤下為傳送功曹下從魁傳送下大吉　地鏡法常以困敦加月建甲下
天蒼庚下地蒼艮下地符丙下地對壬下天賊癸下陽刑乙下陰尸乾下
天刑巽下死喪太乙下天鬼登明下地魁神候下地殃大吉下地殺勝光
下天獄小吉下天煞功曹下地虎傳送下龍殺太衝下天福從魁下地福常
以[illegible]加月建功曹傳送下天道太冲從魁下地道魁罡下兵道太乙登
明下人道勝光神后下鬼道大吉小吉下死道只有天道地道鬼道宜行
喪餘凶。擇三要法篇　凡葬師要明三要法者一要用神傳課二要太
陽交宮三要趣神節氣一要直符九星二要直使入門三奇合門。凡遁者
隱也遁也甲者首也遁甲通聖也主人遇者會修行亡人遇者滅罪凡入
遁者先名九宮。坎一宮天蓬休門。坤二宮天內死門。震三宮天冲
傷門。巽四宮天輔杜門。中五宮天禽景門。乾六宮天心開門。兌
七宮天柱驚門。艮八宮天伍生門。離九宮天英景門。凡入局者但
以八節為首次二十四氣上中下入局。冬至一七四。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立春八五二。雨水九六三。驚蟄一七四。春分三九
六。清明四七一。穀雨五二八。立夏四七一。小滿五二八。芒種
九六三。夏至九三六。小暑八五二。大暑七一四。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七四。白露九三六。秋分七一四。寒露六九三。霜降五八
二。立冬六九三。小雪五八二。大雪四一七。三元法。甲己臨仲
為上元。甲己臨孟為中元。甲己臨季為下元。起五子元。如日遁
時。六儀。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三奇先辨三
元甲子次用二十四氣者在第幾局以次直符加時干用九星直使加時
宮八門五日行一宮十時換一甲陽遁六儀順三奇逆陰遁六儀逆三奇
順假令冬至甲子日丙寅時陽遁第一局天蓬為直符加時干丙以直符
休門加第三宮為休門也。凡青龍反首六丙加六甲飛鳥跌穴六丙加
六甲。玉女守門天乙臨開門天遁生丙臨丁地遁臨乙己人遁休丁臨己
己上大吉慶也。凡五不遇時者時干克日干青龍倒走白虎猖狂六辛
臨六乙朱雀投江六乙臨六癸螣蛇夭矯六癸臨六丁直符加六庚飛干
格六庚加直符三奇入墓丙丁臨宮乙臨二宮六儀被刑甲子三宮甲寅
甲辰臨四宮甲午九宮甲申八宮甲戌八宮己上遇此時百事大凶　凡
葬行喪師神結印默念三奇呪六乙為日奇呪曰六乙日奇白虎神威
照臨凶歲。獨見光輝。行喪大慶。萬福隨時。生作寮宰。死化

菩提。急急如律令。六丙月奇呪曰。六丙光陰。萬象呈章。遣形
行喪。齊福强良。灾殃耗散。福禍潛藏。先宗托化。得遇當陽。
急急如律令。六丁星奇呪曰。六丁為星。玉女通靈。起喪發引
折去墓塋。子孫侯伯。上祖托生。急急如律令。辨五姓利路篇
凡天子取國師姓僧取商姓餘者不利路。商姓利路丙午丁未坤申庚
酉辛戌乾亥壬子已上利路壬為天穴丙為地穴庚為人穴辛為生穴癸
為敗穴甲為絕穴乙為死穴丁為鬼穴。宮羽姓利路庚酉辛戌乾亥壬
子癸丑艮寅甲卯已上利路甲為天穴庚為地穴壬為人穴癸為生穴乙
為敗穴丙為絕穴丁為灾穴辛為禍穴。角姓利路壬子癸丑艮寅甲
卯乙辰巽巳已上利路丙為天穴壬為地穴甲為人穴庚為絕穴乙為生
穴丁為敗穴辛為鬼穴癸為禍穴。徵姓利路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
未坤申庚酉辛戌已上利路庚為天穴甲為地穴丙為人穴壬為絕穴癸
為鬼穴辛為死穴乙為禍穴已上只有五姓有天地人三才吉次生吉餘
則凶矣。辨古道吉凶篇　凡古道者名曰白虎也謂之遵也一達道路
長二達謂之岐傍岐道傍出三達謂之劇傍散道交錯四達謂之絕衢交
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十字中交六達之莊交加勝路七達謂之劇驂三道

交有岐也。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岐道）商
姓西有道南有道名曰白虎大旺也南有小道北有大道絕子孫東有道
出不全其令西有道向東分岐兩處去名曰白虎銜屍出昔死人　宮羽
姓正北有道名曰白虎旺喜西有小道吉東有道絕嗣南有道大凶北有
道東來分岐兩處名曰白虎銜屍也　角姓東有道賤北有道小吉南有
道絕嗣西有道大凶　徵姓南有道大利東有道小吉西有道滅絕北有
道小利從南來往北分岐兩處名曰白虎銜屍道後有道名曰帶劍出市
死今四面有道名曰滅絕也常以溝瀆加主山實洮下大吉鵝頭下小吉
餘者大凶矣

辯吉丘墓吉凶篇

凡丘者聚也敦也堆也名曰玄武聚
丘必出武侯鐵頂者葬過傑丘子孫移流葬過逕丘頂上坍也葬過浮丘
憂恚咽喉（丘從有流水遶遶環遶之）葬過捏丘枷項徒囚葬過陵丘朝班
頭（後高前下）葬過圓丘出駕驊騮丘似覓嵩帶子建孫（有三重也）葬過營
丘掃地會虜（一丘小一丘大）丘過甬乳子孫一聚（在冢兩中）凡過天聯冢
出賢才（有三冢也）常以掩覓加姓王神天上營下有丘塚定出三公九卿

辯阡陌步數吉凶法篇

凡地吉凶從三會正禍起命步至塚心擢下
用此葬大吉若有地凶神入明堂名曰有地無穴葬後主人不利亡人不
安若從三會阡陌渠澗丘陵大塚墓心起塚心合澗定成開名有地穴擢
下六尺用之主人吉利亡人安寧　假令商姓壬穴尊配乾卦從北向南
一步起壬午是三爻卦式第四得壬午宮兆騰蛇變得風天小畜☰☴卦（金
木不得用）又乾巽五鬼三十一步壬子第一位陽爻卦式變得天風姤☴☰（金
金木不相和大凶也）四十一步壬戌第六位爻變得澤天夬☱☰式（金得
金旺也又和貪狼星）假令徵姓庚穴從西向東一步庚寅十一庚子震卦
是第一爻卦式變得雷地豫卦☳☷卦（土木不和廉貞星凶）從南向北一
步丙子四十七步合壬戌卦青龍動大慶也變得雷火豐卦☳☲（木火相
合大吉利）合貪狼星大獲嘉祥也。假令角姓丙穴艮卦☶☷卦從南向
北一步丙子五十一步第六位陽爻卦青龍動變得地山謙卦☷☶假令
宮羽姓甲穴乾卦☰☰卦式從東向西一步甲申三十一步甲辰第三位
陽爻變得履金見金大旺也　商見玉堂徵見章光角見鳳凰羽宮見麒
麟諸經不明

辯塋墳塚步法

今定五等諸侯大小合納甲四獸相交
取之妙也　天子自禁圍自方九里九十步（按九天九地也）裏禁圍三頃
三十畝（合三才三律也）皇堂用一十八畝合十方八卦也第二禁圍自九
百九十步（合九天九地也）裏禁圍自方二頃二十畝（合十四時）皇明九畝
三角（合七星三才也）第三禁圍自方七百六十步（合南辰北斗也）裏禁圍
自一頃九十步（合九宮也）皇堂七畝三角（合北斗三才也）已上天子用王
侯用六甲八卦塚穴依五姓取之吉用一畝半為禁圍七畝已上用之已
下不成穴也。　御相墳用五畝已上成穴也庶人用地見下　宮羽姓第
一墳自方四十步計積一千六百八十一步以紀法去之令一步命起甲
子乾　第一納子變得天風姤卦計地七畝一分七釐一毫王侯用之吉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七步東闊三十三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步以紀
法去之令一步合甲子計地五畝四分四釐一毫御相用之吉　第三墳
自方二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一步以紀法去之零九步合壬甲第
五爻變需卦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自方二十七步計四百四十一步
以紀法除之合甲申中等庶人用之吉　第五墳方一十一步計積一日
二十一步以紀法除之零一步合甲穴下等庶人用之吉　商姓第一墳
自方四十三步計積一千八百四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王侯
用之　第二墳方三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六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
十九步御相用之　第三墳自二十七步計積七百二十九步以紀法除
之零九步大夫及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自方二十三步計積五百二
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合壬子穴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自
方一十七步計積二百八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下等庶人用
之　角姓第一墳南北長四十三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七百六十三步
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合丙戌王侯用之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九步
闊三十七步計一千四百四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丙寅第六爻變
得地山謙卦御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闊二十七步計七百八十
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合丙寅謙卦合貪狼星也上等庶人用之吉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一步計四百八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
合丙寅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七步計三百二十三
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艮納甲戌第四爻變得旅卦下等庶人用之
吉利　徵姓第一墳長四十七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九百二十七步以
紀法除之零七步震納庚午第四位爻變得地雷復卦王侯用之　第二
墳長三十九步闊二十三步計一千二百八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
七步納得庚寅第二位爻變得歸妹卦御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
闊二十三步計六百二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七步變得歸妹卦上
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二步半計五百七十一步以

紀法除之零三十七步納得庚子第一位文變得豫卦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三步計二百四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七步合
庚子穴震卦第四位納得庚午變得雷地豫下等庶人用之　右件已上
墳塋步數官庶並合納甲星禽用之子孫吉利　擇內外塚行喪法篇
劉啓明問先生曰內外行喪之事向外道路則吉先生曰行喪之法須用
內外二宅內宅是主人之家外宅是亡人之室內得延年生氣天醫伏位
孤雖見旺生人合得天心死得地利也　若外塚合功曹傳送三鏡六道
十二天官亡者得地利子孫昌盛　若禽不合內外名孤雖生人不安亡
人不樂有大凶矣　內塚者　塚體　塚影　塚名　塚象　外塚者
喪庭　門陌　塚影　曲路　常以功曹加塚體小吉塚影丙下塚象細意
詳之　甲子塚子巳乙乾亥武庚玄武丙天乙出朱雀入蒼　甲辰塚辰
酉申甲六合丙天空庚玄武出白虎入玄　甲戌塚戌卯辰庚玄武壬天
乙甲六合出蒼入未　甲午塚午亥辛巽騰蛇甲六合壬天空出玄入白
六甲開三閉九合卦天官法篇　凡陰陽刪定五姓所以具九宮八卦
坡意推之吉利也　劉啓明問先生曰五音開三閉九喪庭門陌入卦天
官如何知之先生答曰開三閉九者以玄枵加塚體取津梁下置喪庭近

於鬼門取實沉下置穴為近十字及萬物藏也　商角姓河鼓下門陌
宮羽徵姓營室下門陌　入卦取門為上象穴為下象上下此易卦十二
天官以天甲加塚體門于下取貴神　假令宮羽姓甲子塚甲穴以玄枵
加丁為第一道星紀下為第一道星紀下為第二道津梁下為第三道此
名開三閉九萬里下置喪庭　津者天梁也東代出獄見有萬里山柏公
營天曹浮案之魂生天也所以置喪庭也天駟為第四道壽星為第五道
河鼓為第六道柳鶉為七道咮朱為八道沉實為第九道也天虛地實通
甲立死者開也近於鬼門共計開九也黃泉安塚穴伏吟反吟不合開三
閉九皆取神道逆故甲子旬有丙寅辛未丙與辛合寅與未合近丁故以
玄枵加門陌丙屬艮為上象塚穴配乾為下象為大畜卦☶☰以玄枵加
塚體貴神臨丙前三合臨甲塚穴吉玄武臨喪庭雖為凶將却子母相生
化為吉慶也天乙臨穴吉　商姓甲辰塚壬子以玄枵加乙為第一道星
紀加巽為二道津梁加丙為三道萬里置喪庭天駟加丁為第四道壽星
加坤為第五道河鼓加庚為第六道柳鶉加辛為第七道咮朱加乾為第
八道沉實加壬為第九道黃泉下安塚穴門陌在庚庚屬震震為上象穴
在壬壬配乾下象為大壯卦☳☰貴神者玄枵加塚體門干臨壬喪庭在

丙天空臨穴雖是凶將是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天乙臨穴吉　角姓甲戌
塚丙穴以玄枵加辛為第一道星紀加乾為第二道津梁加壬為第三道
萬里下置喪庭天駟加癸為第四道壽星加艮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
六道柳鶉加乙為第七道咮朱加丁為第八道實沉加丙為第九道黃泉
下安塚穴甲為門陌甲屬乾為上象丙穴屬艮為下象合天山遁卦門陌
在甲以玄枵加塚體門干臨壬天乙臨喪庭前三合臨門後六天空臨丙
穴雖是凶將却子母相生化為吉慶也　徵姓甲午塚庚穴反吟塚故取
神道逆不合開三閉九甲子旬中有丙申辛丑丙與辛合申與丑合近於
癸以玄枵加癸為第一道星紀加艮為第二道津梁加甲為第三道萬里
下置黃泉天駟加乙為第四道壽星加巽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六道
柳鶉加丁為七道咮朱加乾為八道沉實加庚為九道黃泉下安塚容庚
屬震震為下象壬為門陌屬乾乾為上象合天雷無妄易云門陌於壬貴神在
己以玄枵加塚體玄武臨穴雖是凶將為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六合臨喪
庭吉也　開一閉十子孫須氣　開二閉八殃禍競押　開三閉九卿相
太守　開四閉十子孫悲泣　開五閉十一男刑女私　開六閉十二百
事凶至　八卦塚開四閉十八卦合天官法　乾塚甲穴喪庭在庚門陌

在丙以天甲神后加門陌丙為第一道大吉加丁為第二道功曹加坤為
第三道太冲加庚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太冲下有房星天罡加辛為五道
太乙加乾為第六道勝光加壬為七道小吉加癸為第八道傳送加乙為
第九道從魁加甲為十道下置塚穴酉上為積尸大陵星合為穴喪庭在
庚屬震為上象穴在甲屬乾為下象合大壯卦☳☰易云丙為陰門為丙
近於巳治夜貴神於酉以天甲加門陌從魁為天乙臨塚穴神后為前三
六合臨門陌太冲臨後天空臨喪庭雖是凶將子母相生化為吉利乾塚
壬穴喪庭在丙門陌在甲以天甲加甲為第一道大吉加乙為二道功曹
加巽為第三道大冲加丙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罡加丁為第五道太乙
加坤為第六道勝光加庚為第七道小吉加辛為第八道傳送加乾為第
九道從魁加壬為第十道下置塚穴丙為喪庭丙屬艮為上象穴在壬壬
屬乾為下象合山天大畜☶☰易云門出陽神以天甲加門後四太常加
塚穴神后為天后臨門陌太冲為朱雀臨喪庭也為吉慶　艮塚丙穴喪
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為門陌以天甲加門陌為第一道大
吉加辛為第二道功曹加乾為第三道太冲加壬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
罡加癸為第五道太乙加艮為第六道勝光加甲為第七道小吉加乙為

第八道傳送加巽爲第九道從魁加丙爲第十道下直塚穴開四開十三吉道喪庭乾爲上象丙爲下象合天山遯卦䷠易云出陽神以大吉加天乙貴神臨門以天甲加門陌貴神臨言真武臨門雖是凶將子母相生天空臨穴爲見功曹木克土化爲吉慶　震塚庚穴喪庭在甲門陌在寅以天甲加門爲第一道大吉加癸爲第二道功曹加艮爲第三道天沖加甲爲第四道下直喪庭天罡加乙爲第五道太乙加巽爲第六道勝光加丙爲第七道小吉加丁爲第八道傳送加坤爲九道從魁加庚爲十道下直塚穴開一開三開十象言道甲爲喪庭乾爲上象庚穴震爲下象合無妄卦䷘易云壬陰門爲壬近亥屬陰門着治貴神在卯以天甲加門大沖爲貴神臨喪庭神后爲後三玄武臨門陌雖是凶將却子母相生化爲吉也

經曰開一開十子孫殃疾　開二開八横禍頻發　開三開九子孫短壽　開四開十一興旺百宜　開五開十一子孫微疾　開六開十二子孫兵死　已上八卦塚也六甲皆塚行喪神道逆八卦向行之躍途之神也

擇斬草法篇　昔軒轅皇帝時人間白骨遍野夜聞神鬼悲哭皇帝勑令葬埋主於草　死葬於草故立制斬草也要納亡靈祭地矣曰瘞薶也　周公曰凡草是地之毛衣土之子孫故斬之是以亡魂寧主人安樂

不斬草者名曰盜喪葬也是以亡魂不寧生人不利天曹不賞冥府不收攪擾生人頻遭殃禍

五等斬草格式　凡五等斬草切分其高下尊卑依此式耳　天子斬竹諸侯斬葦卿相斬蘆大夫斬茆庶人斬草凡天子斬草先用帶兵甲喊山驚地祇邪神俱散用五十人克姓一人着緋人帶焦頭幞頭短脚幞頭手執刀東方五十人着青衣各逐五方色衣五方綵各逐方用錦繡袖褥金器具全金紙錢帛各五十束祭之大吉利也諸侯用三伯人喊山新葦用銀器物具全銀紙錢三十束卿相用五十人兵喊山新葦亦用銀器具全也　庶人用父母全七人全着色衣一人帶焦紅幕杖刀執鍬五方綵各一丈淨席三領用帛一丈二尺卦錢一百二十文足二十四幅器物紙馬二十四分於鬼門上縛一草人令一人執弓箭三隻二新放一箭射草人心射着心者乃言三斬草呪曰云云三斬訖放三下箭師引執鍬五人於尊穴左旋三遭右旋三遭破土一下皆却擲之祭罷諸般動用棄之言凡新葦勿用本命行年并地下冲破　假令家長是甲戌相行年至庚用甲戌子日新葦殺家長何謂也答曰爲人中甲子地下甲戌本命一重凶甲克庚午丈犯行年兩重大凶餘者倣此　常以开神加月建姓墓上見鬼大吉

造棺槨法　天子設獻帳高一丈二尺天子達金槨撥鏤龍鳳長七尺象七星高三尺四寸象三才四時也內用水銀熏通靈外銀槨撥鏤龍鳳長九尺象九宮也外用沉香木作御床上雕龍鳳長一丈二尺象十二宮神也大夫以下至庶人棺長六尺象六天也高二尺五寸象二儀五行柏床高五尺長七尺木匙頭高三尺身座高三尺前西門踏四邊构欄用楸柏木吉桑木主重喪槐木招鬼楊柳木主貧窮楸木主絕嗣大凶不用神廟寺舍墓內木殃禍大凶　常以玄朽加月建折木下達棺大吉天根下富貴倣此

擇開故墓篇　凡開故墓擇日時如蛇貫主產死木根穿髑髏眼出不全具令拾骨殖將先從頭拂拭骨殖合用五姓木　宮姓用栗木穿之　商姓用楊柳木穿之　角姓用橘條穿之　羽姓用榆柳木穿之　俱全拾於柳箱用綿絮襯之於生門安之主主人安樂亡者生天

辨八葬法篇　五姓昭穆貫魚葬圖

宮羽姓貫魚葬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西偏南庚化一墳謂之貫魚葬不得過酉地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南偏西丁化一穴謂之貫魚葬不得過午地

商姓貫魚葬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南偏東丙化一墳謂一貫魚葬不得過午地言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東偏南乙地化一墳謂之貫魚葬不過卯地

角姓貫魚葬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正北偏西壬地化一墳謂貫魚葬不得過子地吉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申
乙						庚
卯			明堂			酉
甲	穴					辛
寅				穴		戌
艮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正西偏北化一墳謂之昭穆葬不得過酉地大吉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申
乙						庚
卯			明堂			酉
甲	穴					辛
寅				穴		戌
艮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徵姓貫魚葬

祖墳庚甲丙三穴在於正東偏北化一墳謂貫魚葬不得過卯地大吉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穴				申
乙						庚
卯			明堂			酉
甲	穴					辛
寅				穴		戌
艮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祖墳庚甲丙三穴在於正北偏東化一墳於癸地不得過子地大吉也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穴				申
乙						庚
卯			明堂			酉
甲	穴					辛
寅				穴		戌
艮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右前項八法只用二法。餘六法為番夷狄用之。如用此六法者主家破人亡殘疾退官失財大凶。　凡葬者阡陌平原昭穆貫魚葬大吉。餘六者先吉後凶。不可用之。

辨四等擊穴法篇　一曰混元葬　二曰龜甲葬　三曰易象葬　四曰明堂。已上四等擊穴也。　混元葬法按九九八十一分小兒山陵用之各有吉凶也。　龜甲葬七十二穴親王用之大吉祥瑞官祿旺子孫代代官貴。　易象葬八八六十四穴侯伯家枝葉不絕葬之大吉。　明堂葬七七四十九穴分之有天地人三才葬之吉。　凡葬欲旺須依此四件吉葬昌盛也。

混元葬圖

[illegible]	天目	天君	天日	天關	地日	地君	地目	[illegible]
地足	[illegible]	巳穴	附丙	附穴	附丁	未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辰穴	巽穴	丙穴	午穴	丁穴	坤穴	申穴	[illegible]
[illegible]	附乙	乙穴	巽	離	坤	申	附庚	[illegible]
[illegible]	附卯	卯穴	震	明堂	兌	酉穴	附酉	[illegible]
[illegible]	附甲	甲穴	艮	坎	乾	辛穴	附辛	[illegible]
[illegible]	寅穴	艮穴	癸穴	子穴	壬穴	乾穴	戌穴	[illegible]
天足	鬼穴	丑穴	附癸	附穴	附壬	亥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地耳	馬穴	地穴	地關	淚穴	沒穴	天耳	[illegible]

辨混元八十一穴定災福　君犯天風穴出天瘖人。　君犯天耳出耳聵人。　君犯沒穴出疾痼人。　君犯淚穴出搶哭人。　君犯地穴出邪淫人。　君犯地關穴出淫亂人。　君犯地穴出溺水人。　君犯馬穴出遊蕩人。　君犯地耳穴陰人耳聵。　君犯邪穴出師婆。　君犯天足穴主失人口。

君犯疾穴出勞患人。　君犯弓穴出刀箭人。　君犯陽輔穴出奸淫人。　君犯柔穴出軟善人。　君犯禍穴出惡人。　君犯地足穴陰人遊走。　君犯天目穴陽人患眼。　君犯天日穴出縣夫。　君犯地日穴出寡婦。　君犯地目穴陰人害眼。　君犯魄穴出少神人。　君犯天獄穴陰人獄死。　君犯刑穴出徒役人。　君犯天刀穴出斬首人。　君犯地陰穴出盜賊。　君犯光穴出三光人。　君犯喪穴出重喪。　君犯天康穴出邪妻。　君犯亥穴出陰謀人。　君犯附壬出聰明人。　君犯附子出淫亂人。　君犯附癸出僧道。　君犯丑穴出剛硬人。　君犯鬼穴出神魔人。　君犯寅穴出道士人。　君犯附甲穴則吉利。　君犯卯穴出奸人。　君犯乙穴則小吉。　君犯辰穴出兵死。　君犯地康穴陰人不正。　君犯巳穴婦人爭死。　君犯附丙穴則吉。　君犯午穴血光起。　君犯未穴主客死。　君犯坤穴主慈痴人。　君犯辛穴商姓小利。　君犯附庚穴小吉。　君犯附酉穴婦人離夫。　君犯天君穴出軟弱人。　君犯地君穴陰人殘疾。　君犯戌穴出傷殺人。　凡內十六穴親王用之。內八穴禁卿小兒用之。明堂一穴天子葬明堂。　徵姓小吉　凡埋葬權詹避其凶穴認其吉位葬之大吉。

龜甲葬七十二穴。

龜甲葬圖



龜甲七十二穴災福　若犯天穴主天考。若犯首穴陰人害頭。若犯天耳陽人耳聵。若犯附玄出列人。若犯地關出盜賊。若犯地穴出水首人。若犯地耳陰人耳聵。若犯天足穴陽人害腳。若犯蒼穴角羽姓利。若犯地軸穴出惡人。若犯天腹小兒食氣。若犯地戶穴出喑啞人。若犯地腹陰人產死。若犯天目穴陽人瞽目。若犯末穴角徵姓吉。若犯灰穴出灰匠人。若犯地目女人犯眼。若犯人穴出師

婆人。若犯地首陰人害頭。若犯天獄男兒獄死。若犯白穴商徵姓利。若犯石穴出石匠人。若犯地水禁穴刑獄死。若犯十二支者凶矣。若犯天關地軸損陽人。若犯天地日月煞家長。只用甲庚丙壬穴則吉。乙辛丁癸五姓長穴吉可矣

易彖葬圖



辯易彖葬六十四穴災福。若犯乾穴出害頭人。若犯地刃出斬頭人。若犯天活溺死人。若犯下關小兒癇氣。若犯地河陰人投井。若犯天鬼出近看人。若犯艮穴出惡首足人。若犯地鬼出癲病人。若犯天林出自斷人。若犯軸穴小兒盜死。若犯地林陰人目瞽。若犯天風陽人風疾。若犯天明男人守寡。若犯下關出癇病人。若犯地明女人守寡。若犯天黃男人食勞。若犯天兵男兒兵死。若犯地兵女人損己。若犯地穴婦人囚禁死。若犯天穴男獄死。若犯耳穴男兒主瘖死。若犯天獄出獄訟人。若犯地獄女人囚死。若犯天目男兒患足。若犯地首女人犯手。若犯天關地軸並不得用。若前圖一一災福并十二支天關地軸亦更不可為用也。

明堂葬四十九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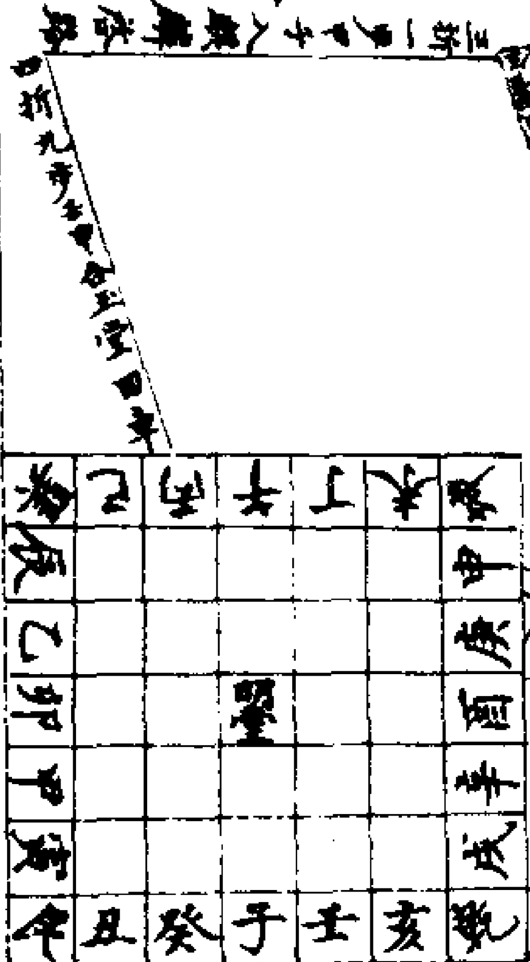


辯四十九穴災福。若犯天伏穴出逆修人。若犯天乙出淫亂人。若犯天物破財散帛。若犯玄武遭盜賊。若犯天牢出囚死人。若犯官穴出杖死人。若犯天圍遭兵人。若犯絕鬼女人守寡。若犯指鬼出魔患。若犯敗鬼出死亡。若犯邪鬼出師婆。若犯天戾出爭張女人。若犯地牢女人煞傷。若犯來雀招口舌。若犯地戶女人寡死。若犯地窮女人守寡。若犯破穴出柔軟人。若犯人沉子孫入百家墳。若犯黑鬼出飛帷。若犯呼鬼主招鬼帷。若犯天門出道士。若犯天關出邪道人。若犯玉堂商羽姓利。若犯天獄損陷死。若犯麒麟角姓吉。若犯騰蛇婦人產死。若犯地利角姓吉。若犯鳳凰角姓利。若見地判主見貴人。若犯百官角姓吉。若犯地牢陰人獄死。若犯章光徵商羽利。若犯白虎傷殺人。若犯天刑商姓吉。若犯刑獄出徒人。若犯地軸陰人瘖死。若犯天劫出非法人。若犯雌軸煞陰人。若犯山祿出虫傷人。若犯天軸老人惡死。若犯天陰出爐火人。若犯雄祿長有惡事。若犯境身身火死。凡天子葬明堂諸侯葬地穴庶人葬人穴。右件四等壁法葬大驗矣。穿地得物篇　凡穿地得物不如不得謂之凶多吉少也。天子山陵穿得龍蛇寶物代代出聖明天

子孫不絕大吉　卿相穿得龜蠶及符印後代公卿不絕　麻人穿得蝦蟇錢物銅鐵金銀子孫主富貴　凡穿地若得破碎物主破家人亡穿見大石凶　穿得骨殖大凶　粉沙大凶　灰炭大凶　湧泉主凶　朽木反凶　神聖佛像絕嗣　宮羽穿得青物凶　商姓赤物凶　角姓白物凶　徵姓黑物凶　冥婚儀禮篇　夫天地二氣交會人有夫婦之眷屬也生同衾被死同棺槨或即男兒未娶女人未嫁男兒弱冠身亡女人笄室身死却因大葬祖宗不得漏落皆以眞鬼合婚免爲孤鬼鬼也　凡男女骨殖用綿裹髑髏草索穿脊骨用草爲胎縛作人形用面錢貼於面上看衣裳裝裹如活人主大吉利定亥時合婚　合婚引啓　切聞陰陽生死交互相仍男年弱冠身亡女長笄年身喪生前幼小何曾問育成親喪後中年始配婚姻之娶陽間交禮陰道迎親雖無鼓樂花筵也有充致祭會靈前進禮亡鬼識認先宗舉後旋程更設回歸夫單白埋關使大葬成雙千年不俟即迎萬載玄孫祭祀　又啓云　良媒配合宜亡鬼　新婦死靈入帳門　只有悲哭贈酒紙　更無合角共頭紅　生前不識公婆面　死後今宵謝祖宗　整理房堂并眷屬　靈前祭罷却成親　又啓文　白埋小骨數年深　今日於茲受饗歆　不見笙簧鍾鼓鬧　惟聞悲悲哭聲臨　生前未識夫妻義　此夜亡靈共蓋衾　陽道設筵相際會　陰司路上結同心　又奠酒啓文　紫車白輦作威儀　隨女前隨下帳衣　死鬼聽呼忙速至　亡鬼聞請早速知　先言識認東床婿然後悲風送柳眉　永守墓堂爲祖上　陰司路上永相隨　擇送葬法篇　凡六親送葬審其年命日辰看其吉凶也　但以月將加時本命上見巳酉丑去哭泣大凶　式云常以大吉加月建行年本命上見魁罡到墳必招鬼魅主疾病死亡凶　婁敬先生云人行年本命大忌葬日人中甲子及與地下甲子冲破假令命甲午日葬人行年本命庚戌冲地下甲子凶若是庚子冲人中甲子君值甲辰忌地下甲子已上犯之主有死喪大凶徵此　凡地下甲子例子問戌丑尋酉寅覓申卯取未辰求午巳亥同位　發引啓靈篇　凡五姓各用引魂幡長五尺或長九尺男孝子女孝子并六親處祭奠酒往生門而去　再巡車輦男左女右師咒曰　天圓地方　六甲九章　禹步持印　六道開張　街欄助輦　巷陌扶喪　南阡降福　北陌降祥　六道回避　四煞伏藏　銀錢買路　勑賜無妨　河北濟渡　亡神借崗　踴躍無礙　五龍和光　亦祛至墓　後代育昌　急急如律令　辨八卦塚四折曲路篇　凡八卦塚向

塚行喪易曰主主之謂易通之者得吉路財風主天人界大吉　第一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至十一步甲戌合麒麟引道乘天梁從萬里　第二折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爲法加之合鳳凰躍逸乘地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爲法加之合麒麟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步九步至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丙門而入摳地心回車甲穴而下摳訖卻向生門而出故曰　麒麟引道　鳳凰躍逸　章光啓路　玉堂回車　從未入蒼　富貴吉昌　適甲云假令驚蟄節甲子陽遁一局癸酉時下事休門加一宮生門臨門陌主人榮家貴並族吉昌　開門臨穴亡者生天界也出主入開門子孫常近金階依此大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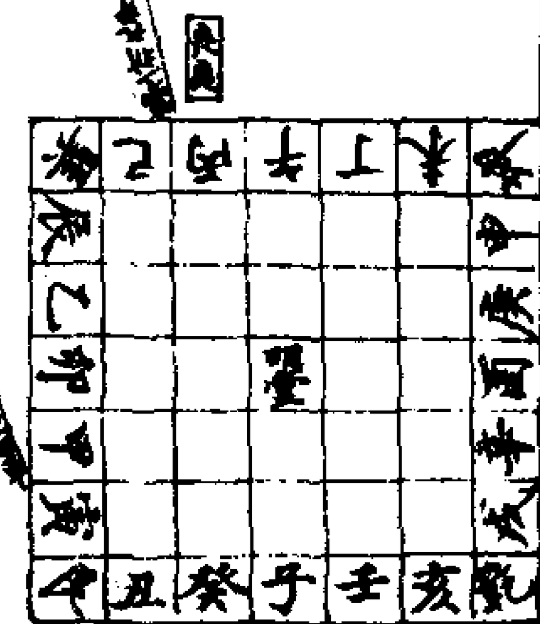
宮羽姓乾塚甲穴之圖



商姓乾塚壬穴喪庭在丙門陌在甲喪庭開門向甲開第一折出喪庭門西北向壬行一步起甲子九步至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引路乘天梁從萬里也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爲法加之合麒麟躍逸乘地梁自九天也第三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九步得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爲法加之合章光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牽牛頭甲門而入摳地心回車壬穴而下摳訖卻從生門而出　玉堂引道　麒麟躍逸　玉堂啓路　章光回車　出蒼入玄　富

責達天。子孫豪盛。寶貝金錢。長庭四折曲路。相地寬窄用之。步數步合滿定成開則吉利。遁甲云。假令清明節甲寅日中元陽遁一局庚午時。天蓬加三宮。休門加七宮。生門臨甲壬同也。
出主入死。存者安寧。榮家顯子孫在朝堂也。

商姓乾冢壬穴之圖式



角姓艮冢丙穴。長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為門。長庭門向甲開。第一折出長庭門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步。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為法加之。合鳳凰引道。乘天梁從萬里也。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麒麟躍途。乘天梁自九天也。第三折東北向丙行。以甲子起一步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為法加之。合鳳凰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步七步至庚午。以七步為法加之。合章光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牽牛頭甲門而入柩地心。回車丙穴下柩訖。卻從生門而出。故曰。鳳凰引道。麒麟躍途。鳳凰啓路。章光回車。從蒼入朱。富貴有餘。官高極品。子孫英儒。長庭曲路。相墳隨地寬窄。又合滿定成開大吉利。遁甲云。假令大暑節內甲申日陰遁一局夜半甲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主門。生門臨穴。出開入生。後代光宗

角姓艮冢丙穴之圖式



徵姓震冢庚穴。長庭在甲。門陌在壬。長庭門向壬開。第一折出長庭門西南向庚門。以甲子起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為法加之。合章光引道。乘天梁從

萬里也。第二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步至九步得壬申。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躍途。乘天梁自九天也。第三折西南望庚行。以庚呼甲子起步十七步至庚辰。合章光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第四折東南向丙行三步至丙寅。二十三步至庚戌。合鳳凰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牽牛頭壬門而入柩地心。回車庚穴柩下訖。卻從庚門而出。故曰。章光引道。玉堂躍途。章光啓路。鳳凰回車。從玄入白。富貴赫赫。子孫豪盛。位登侯伯。長庭并曲路。相地寬窄長短臨時用步合滿定成開吉。遁甲云。假令大暑節甲申日陰遁一局用夜半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陌。生門臨穴。出開入主。代代光榮。

徵姓震冢庚穴之圖式



辨煙神曲路篇。凡亡靈杳杳冥冥。不明途程。如同夢裏。何知去處。亡靈不歸墓域。恍惚不定。令生人不安。子孫絕滅。經因入墳。不依四折曲路者。亡靈之路徑也。若四神不善者。麒麟倒走。鳳凰逆飛。章光伏劍。玉堂閉墓。故後嗣復凶。諸經不載四折曲路之因。為何。一折從萬里。二折自九天。三折降十地。四折入黃泉。劉啓頓首再拜曰。願聞其義。先生答曰。神明各有去處。一折從萬里者。東岳兖州局八宮有萬里山。相公主功曹案管亡人生天界。寅邊艮管天曹案。故曰天梁。二折自九天者。南岳恒山有天神注生。恒照耀。又上天矣。先生於勝光。謂陽之陰。故曰地梁。又謂戊己寄於丙丁也。三折降十地者。西南屬坤為地。坤有后土所居中地。屬首近於坤。坤土分彙。生於土。復死於土。傳送所主。故曰人梁。四折入黃泉。泉者。承之所自出也。穴中名曰泥泉。地獄有黃泉神。實嚴宮有墳墓。星虛執主神后。氷水道也。經云。坎為嬰孩。萬物皆因子生。其苗名魄。魄處未母胎。名曰鬼。冥昧幽冥。故曰鬼梁。爾雅云。死人為歸人。卜其宅兆。家冥昧不知去處。得四神引路。如秉燭夜行。自分徑路。亡者得安。生人康寧也。一折祭天梁。天神咒曰。天地掌浮沉。神靈受饗歆。虔祈神酒餅。明察孝誠心。車馨離長庭。雙時累住程。陳其薦祭奠。盞盞罍

中傾 聯頭俱聲噎 悲哭盡惆情 天垂菩薩引 亡者梵宮生 二折地梁咒曰 瘞埋書地祇 神道早還知 淚雨時時落 悲風颯颯吹 祥雨飄付地 慶霧滿天飛 陰道神來佑 恩臨萬載期 三折祭人梁 奠酒享先宗 陳芳祖敬恭 三曾俱引路 七考盡和同 祔祧留恩慶 先靈賜福崇 杯觴神盡醉 萬福永豐隆 四折祭鬼梁 歆崇荅鬼梁 建域措邪荒 恨使蒙澄獻 元曹受酒漿 立神情喜悅 墓伯大安康 能教曾參孝 可令萬代昌 辨孝義制篇 曾參曰白者西方金之色秋分兑卦金旺萬木將死故以死色為孝服 親王以素錦紬杠為衫領戴素梁冠掩三尺三寸長繒帶哭杖用柳木 劉啓明問先生曰何以用柳木先生荅曰金是陰於木邊着卯卯者東方震木為陽是陰死陽生也 親王哭杖長九尺用素錦纏之 御相用素羅為衫拖二尺四寸頂戴幞頭哭杖長七尺二寸 大夫以下至庶人輕服用素絹重服用布麻冕也衫拖一尺八寸婦女亦同此戴布帽也腰繫紙麻索哭杖長五尺四寸 用牽牛加月建天根下採哭杖劉啓明問曰又問先生曰孝子因何散髮先生曰孝義按五行也白紙按西方兑上缺燒了得此也棺槨黃按中央滿綵攀亦按南方亦燈時光顯亡人不得謂

離中虛也 辨設置廚帳篇 凡五姓置魂帳去明堂各有狀數甲穴庚地立魂帳庚八數八八六十四步以七宮除之按三才二儀書壬穴丙地立魂帳丙數七以七七四十九步為法丙穴壬地立魂帳壬數六以六六三十六步為法 庚穴甲地立魂帳甲數九以九九八十一步為法 式云大月以壽星加月建小月以降婁加月建之辰天上功曹下為喪主天冲下為買柴薪天罡為客伎太乙下烟火勝光下為鞍馬小吉下裁孝服傳送置明器從魁下安紙河魁下安食登明下安酒漿神后下安師大吉下安祭盤席為但依孝家大吉也 辨下事時應候篇 凡五姓下事應候常以月將加時看日上神 見功曹主有文章及道士應見太乙有孕婦人及赤物應 見勝光主有火炬光明及未獻應 見小吉主有黃物食應 見傳送有僧及剛鐵白物應 見從魁有白衣女及金石物應 見天罡因徒鬬訟人應 見登明主有晴黑物及女人應 見神后主有陰松及水漿應 見大吉主有富貴徵兆應 又云三傳用 見天乙主有尊貴人應 見騰蛇主有驚恐孕婦應 見朱雀主有文章飛禽應 見六合主有赤物木植應 見勾陳主有鬬訟人應 見青龍主有錢物喜事應 見天后主有婦人應 見太陰主有食薰衣應 見白虎主

有走獸兵馬白衣物應 見天空主有黃物奴婢空物奸詐應 辨掩閉骨殖篇 凡掩閉骨殖先從卑者下尊者末後時辰正方可下也孝子親自入墓堂內安葬骨殖依其次第如或有四妻五妻者頭妻在左肩下次妻在右肩下次三在左脇下次四在右脇下次五在左脇下次六在右脇下如有幼孫孫男女安左右 凡墓堂內安長生燈者主子孫聰明安定主子孫不患也 墓內安金石者子孫無風疾之患 孝子向埏道呪曰開壙道塞塚埏地祇護迫急急如律令勅 諸孝子去孝服向休門面立 遁甲云假令陽遁一局甲子日丙寅時休門為直使臨三宮面向勿哭僧實念師立於華蓋上遁甲云六癸為華蓋六戊為天蓬六己為天內六庚為天冲六辛為天輔六壬為天禽六癸在天心直符在蓬加六宮天心臨東北師立其下 遁甲云生門臨四宮隨孝子諸親於東南生門出萬惡不見人大吉也 建旐旐法篇 禮記曰威儀喪謂之歆幢幡寶蓋名曰亡人樂於衆臺生人安於列碧也 天子幢幡十二幅黃衣頭白身腳緋長二十四尺白地錦韜之竿又練白絳縿衆旐所着素埿龍於縿畫白龍於縿緇廣於旐帛全幡長八尺旆旐續燕尾旌戴旐於竿頭幢也旗刹烏皮毛置竿頭旗白練為旐 寶蓋十二幅五色綵攢之每箇帶十八條合

九天九地長八尺豹尾六對用五綵乘之長一丈二尺按十二元辰也九天真玉女三對用五綵成之長九尺合九宮用仙鶴五對用五綵承之長三尺合三才也已上並天子山陵用之慶也 親王用幢幡六幅頭白腳緋身青長一丈八尺合九宮九州也寶蓋三幅五綵攢之長七尺合七星也豹尾三對長八尺合八卦也已上親王用之慶也 王侯御相用幢幡三對緋頭白腳身皂長一丈二尺合十二辰也寶蓋二副五綵攢成長三尺合三才也已上御相用之吉慶也 大夫士庶人用幢幡一對身皂頭腳緋長七尺合七星也 式云常以月將加月建天罡下結裁之吉 車轝儀制篇 天子山陵用車轝儀 第一用大聖轝車高一丈八尺合九天九地也 第二溫艮車高三丈三尺合三十三天上有二十八面鏡合二十八宿有五斗盡使鏡耕折其星辰也 第三衰泣車 第四聚孝車 第五永別車 第六金輅車 第七銀輅車 第八玉輅車 第九伏張車 第十飛福車 十一五方車 十二絨車 十三愁車 十四方相車 十五指南車 十六更漏車 十七地里車 十八郭應車 十九影真車 二十獻真車 二十一斷索車 二十二劉索車 二十三櫳儀車 二十四天關車 二十五地軸車 二十六珍珠車 二十

七御寶車。二十八御式輦。二十九香花輦十五齒三十盟器輦十五齒。三十一禮儀輦十五齒三十二金輅輦。三十三玉輅輦。三十四鳳輦輦。三十五應天輦。三十六駢孝輦。三十七天輦。三十八應天輦。三十九淨駕禮儀輦。四十龍虎輦。四十一龍虎輦。前有影輿帳。後有羧輿帳。左有隱路帳。右有隱道帳已上天子用之大吉利也。親王車輦式　第一御靈輦。第二應聖輦。第三絨車。第四方相車。第五伏狭車。第六指南車。第七駢孝車。第八地輅車第九影輿車。第十歛輿車。十一更漏車。十二禮儀車。十三天關車。十四地軸車。十五香花輦。十六盟器輦十二齒十七淨駕禮儀輦。十八龍虎車。十九龍虎輦。二十銀輅車。二十一玉輅車。二十二斷索車。二十三劉繩車已上親王用之　御相車輦儀　第一寶應車。第二絨車。第三方相車。第四紙驄車。第五紙驄輦。第六盟器輦十齒第七禮儀輦十齒第八香花輦十齒第九龍虎輦。第十影輿車。十一地里車。十二更漏車。十三歛輿車。十四龍虎車。四下有隱道帳已上公卿用之。大夫已下至庶人車輦儀　第一靈臺輦第二歛輿車。第三明駝輦。第四玉馬輦。第五盟器樓子已上並

庶人用之。式云陽月赤奪若陰月以協洽加月建天上攝提格下安結輦車代代子孫昌盛吉慶也。占風雲氣篇　凡天子下事時有五色祥雲覆地出聖明天子也若大風暴雨雷霆霹靂主大凶此乃是神仙秘密訣也。商風鳴條。徵風輕浮。角風嘔啞。宮風響亮。羽風沉重與姓相生則吉相克則凶如葬日值天雨徵姓大凶餘姓吉。商忌凱風宮忌谷風。徵忌涼風。角忌泰風。羽忌顛風。炎風。飄風。庬風已上風從生剛休門上來大吉。式云凡若白虎騰蛇勾陳朱雀玄武天空上大凶。暴風。霾風。噎風。皆為大凶。螮蝀蔽雲吉慶。商忌彤雲。徵忌黑雲。角忌素雲。宮忌黛雲。羽忌黔雲。式云以月將加白虎用日辰與傳送併者風發青龍加用日辰與功曹併者有雨玄武與神后併有雲六合與大沖併有雷震也。應此吉凶法篇　凡下事時有色為應鳳凰有五色異獸應麒麟也有兵將來應章光也有道士來應玉堂也。商見鷺鷥及白物吉赤物凶。宮見黃鸝獼猴吉青凶　角見山青或萊青物吉白物凶　徵見火焰赤物回吉黑凶　羽見寒鴉及豬吉黃物凶　凡下事時地動主破家凶　日月交蝕凶　見狗號大凶　有飛禽巢凶　有魚鱉黿鼉出謠亂人　見蛇出大凶　見猛獸凶

見官員車馬威儀大吉慶也。盟器神煞篇　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　十二天官將相本形長三尺三寸合三十三天也。十二元辰本相長三尺合三才。按於十二方位上。五方五呼相將各着五方衣長三尺五寸安五方。二十八宿本形長三尺二寸合三才二儀也。歲星長三尺安東方。太白星長四尺安墓西界。熒惑長三尺二寸安南方。辰星長三尺二寸安北方。鎮星長三尺五寸安墓心。天關二箇長四尺安南北　地軸二箇長四尺安東西界各似本相也。仰觀伏聽長四尺三寸安埏道中。祖司祖明長三尺安後堂。四宰相。六尚書。二諫議。二金吾各長三尺五寸棺前面依次兩下排之。墓門口安閽門使二人。皇門使二人。通使舍人二箇各長三尺五寸各披金銀甲執金銀鎗兩行排之　亂彈司二人各長三尺五寸。光祿司五人。內藏庫五人各長三尺三寸棺西御樂二人。天文院一十五人。翰林院十五人。理儀司十五人。寶貝庫十五人。畫院司五人各長三尺三寸　棺後鎮殿將軍二人各長三尺九寸　後宮安三十六宮。安皇后夫人各長三尺五寸　每一宮宮娥美女四箇各長二尺九寸　埏道口安當壙當野二人長三尺五寸。墓龍九尺長安辰地。玉馬長五尺高二尺安午地。金牛長四尺安丑地。鐵豬重二伯斤安亥地。墓堂東南角安太陽星圖二尺四寸　西南角安太陰星圖

二尺四寸。萬里老翁長五尺九寸安西北角。五方五帝長五尺五寸鎮五方界。金雞長二尺二寸安於酉地。玉犬一隻長二尺二寸安戌地。方相長三尺五寸五綵結之有四眼手執戈杸　觀風馬一箇長三尺。凶神王人長三尺三寸。諸司使執弩一張箭一隻臨下事閉墓時射凶神王心射着吉墓內走三遭吉。乖角長三尺。咬𪄮援捧長三尺。擢搠長三尺。鋼狹長三尺三寸。用檀木刻成半仗鸞駕依次排之已上天子用之吉

天子皇堂

天關仰觀伏聽當壙當野神主

觀風馬

方相神

巳　丙　午　丁　未

親王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二尺三寸安十二方位上　五方五帝長二尺三寸安五方　五方呼龍將各長二尺五寸　天關二箇長二尺三寸安子午　地軸二箇長二尺三寸以本形安卯酉地　仰觀伏聽長二尺九寸安埏道中　祖司祖明長二尺三寸安堂後棺前安大夫四箇太尉二人墓口門安閤門大使二人各長二尺五寸兩下排之棺東安亂彈司一人左諫議各長二尺五寸　棺西安御藥一人　右諫議各長二尺五寸　茶酒司五人　御厨五人　内藏庫五人　帳設司五人　理儀司五人　已上棺東各長二尺三寸　天文院五人　翰林院五人　寶貝庫五人　畫院司五人　淨駕五人　已上安棺西各長二尺三寸　鎮殿將軍一人長二尺五寸安棺後　後宮安二十四院夫人各長二尺五寸　每宮宮娥二人各長一尺五寸　萬里老公長二尺九寸安北角　當壙野二人長二尺九寸安埏道口　東南角上安太陽圓一尺八寸　西南角上安太陰圓一尺八寸　金鷄一箇高一尺二寸安酉地　玉犬一隻高一尺九寸安戌地　墓龍長四尺安辰地　鐵猪重七十斤安亥地　玉馬長四尺高二尺安午地　金牛長四尺安丑地　觀風鳥長二尺　方相神二尺四寸五綵結之　已上親王用之大吉　式云

常以提格捐加五姓墓玄楞下造盟器神

親王墳堂

仰觀伏聽當壙當野

觀風鳥　方相神

巳　丙　午　丁　未

公侯卿相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二尺二寸安十二方位　五精石鎮五方折五星　五方五呼將長二尺四寸安五方　天關兩箇長二尺二寸安子午地　地軸二箇長二尺二寸安卯酉地　仰觀伏聽長二尺九寸安埏道中　祖司祖明長二尺二寸安墓堂後　棺前安四夫人　四尚書　二僕射各長二尺二寸　墓門口安閤門使二人　合人二人各長二尺五寸　棺東安客司四人　茶酒司四人　棺西安食厨司五人　設帳司五人各長二尺三寸　堂後安三夫人長二尺五寸　每宮任女二人長一尺二寸　棺東安儀魚長二尺三寸　西北安青松長二尺三寸　棺南安儀雞高一尺九寸　正南偏西安五穀倉高二尺二寸　當壙當野長二尺三寸安埏道口　金鷄高二尺二寸安酉地　玉犬高二尺二寸安戌地　方相神長一尺八寸五綵結之　墓龍長四尺安辰地　玉馬長四尺高二尺安午地　金牛長四尺高二尺安丑地　萬里老公長二尺三寸安西北角上　三漿水安棺後　鐵猪重七十斤安亥地　太陽太陰圓一尺二寸安東南西南

公侯卿相墳墓堂

仰觀伏聽當壙當野

巳　丙　午　丁　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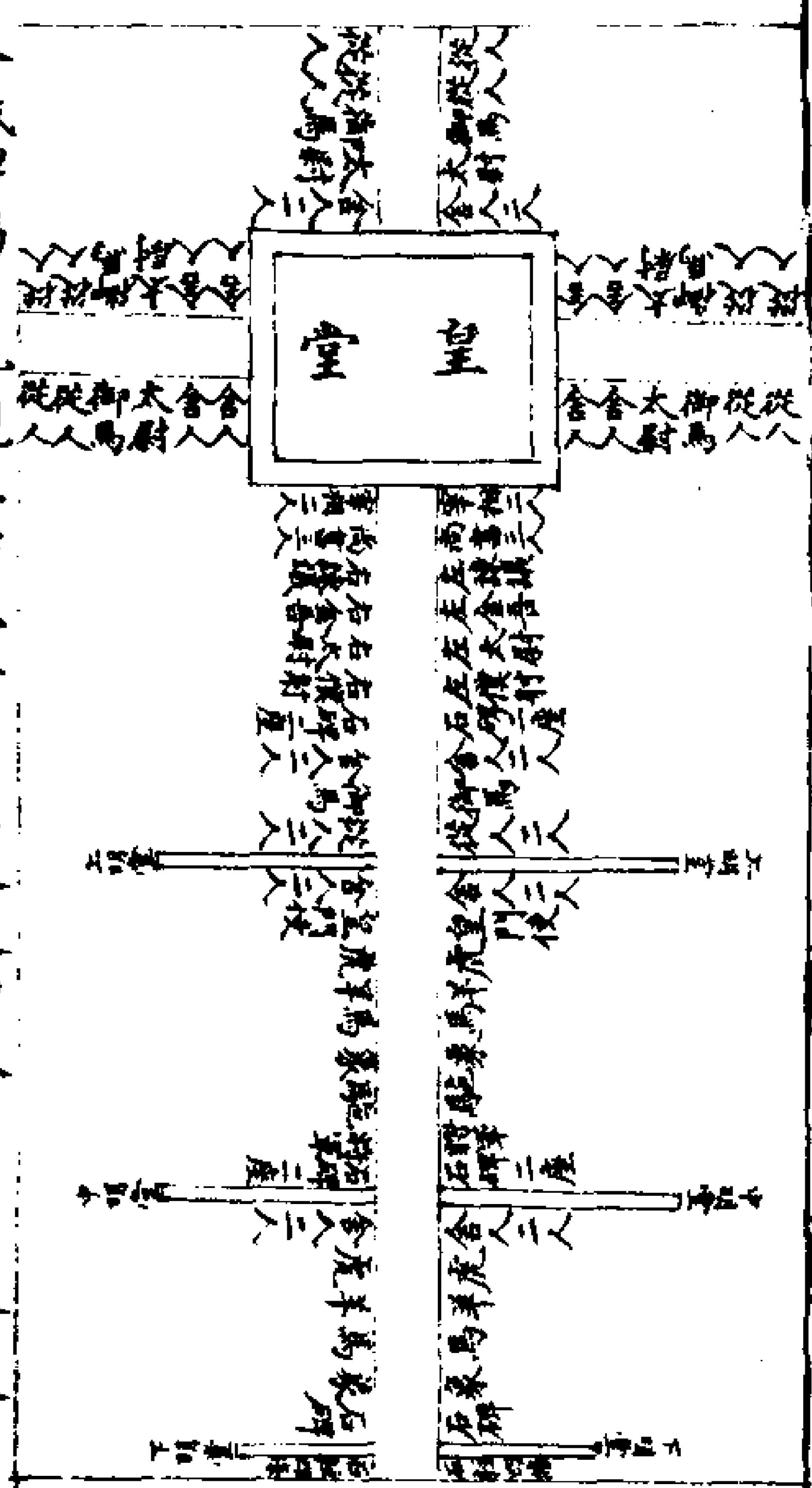
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　五呼將長一尺二寸　鎮墓五方五精石鎮五方　祖司祖明長一尺二寸安棺後　仰觀伏聽長一尺二寸安埏道中　當壙當野長一尺二寸　五穀倉一尺二寸　三漿水高九寸安棺頭　金雞高一尺二寸安酉地　玉犬長二尺九寸高一尺安戌地　萬里老公長一尺五寸安堂西北角　天關二箇長一尺二寸安堂西北界上　地軸二箇長一尺二寸安堂東西界上　天袤刑禍一對長二尺安墓　墓龍長三尺高一尺二寸安辰地　金牛長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　玉馬高一尺安午地　鐵猪重三十斤安亥地　四廉路神長一尺九寸安西角　已上皆大夫庶人用之吉　凡大葬後墓内不立盟器神亡靈不安天曹不賞地府不收恍惚不定主人不吉大殃咎也

大夫以下庶人墳墓

仰觀伏聽當壙當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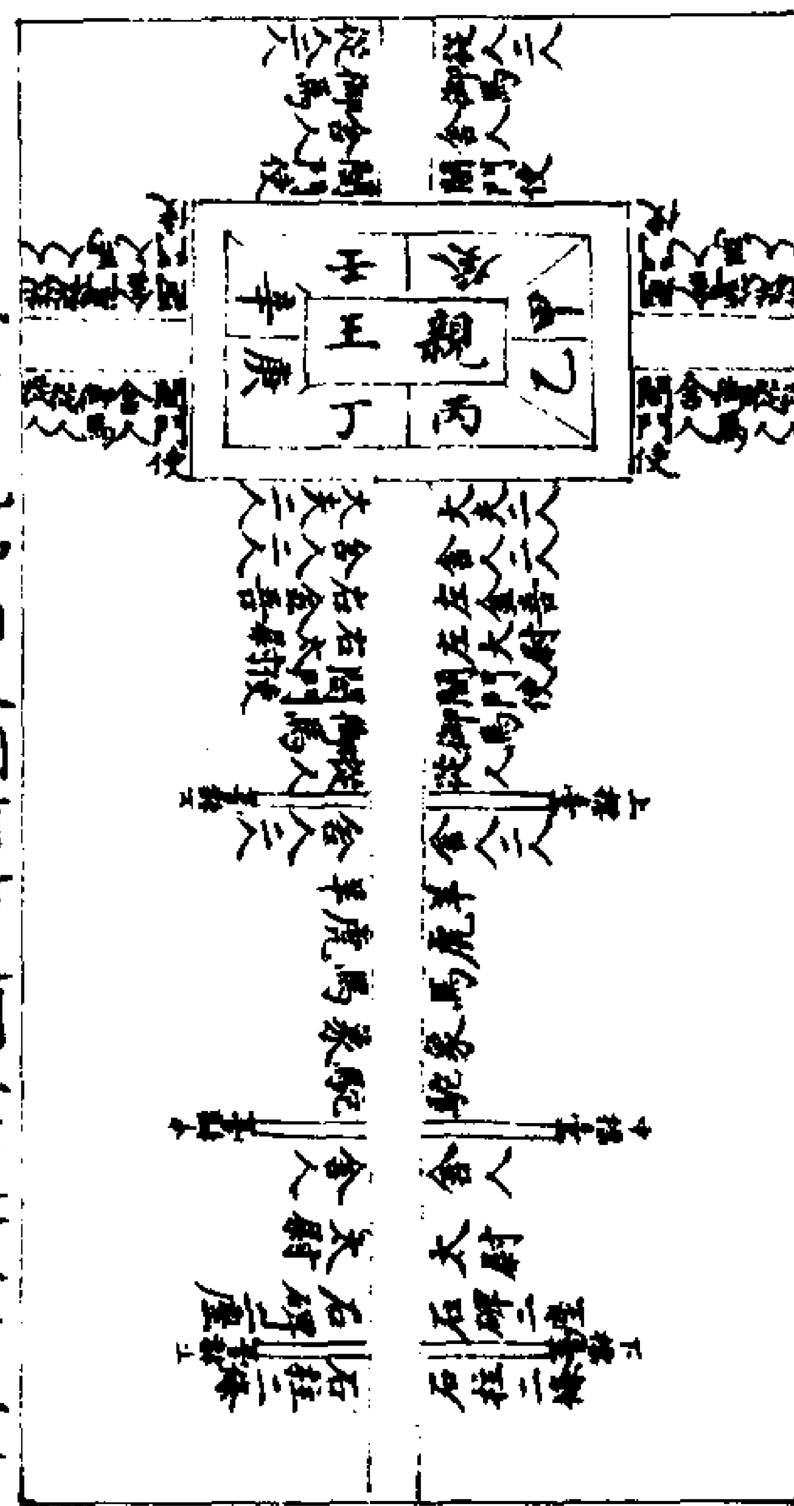
碑碣墓儀法焉。天子山陵皇堂前御道廣十八步，合九天九地也。前安寧相四人。六尚書。左右諫議。左右金吾。左右僕射。左右大尉各長九尺二寸，合九州二儀也。靈臺碑二座，至禁圍裏，長一丈二尺，合十二月，相離四步，各長一丈五尺，安一對。裏禁圍前安左右侍人。左右皇門使各長八尺三寸，合八卦三才也。御馬二匹，長九尺，高五尺，合九宮五行也。侍官四對，長六尺三寸，合六律三才，至明堂前御道闊十五步，長五十五步。前安通使舍人二對。石虎一對。羊一對。馬一對。象一對。駝一對。左右將軍。靈臺碑二座。接引舍人二對。華表柱二對，各相去一丈二尺，至中明堂前明堂空御路長六步，闊一十五步。舍人將軍各長九尺，法按九宮。虎一對，長六尺，高四尺。羊一對，長五尺，高三尺。馬一對，長八尺，高四尺。象長一丈，高六尺。駝長八尺，高五尺。碑長一丈二尺。華表柱長一丈二尺。左一門。右一門。後寧門各安閣門使二人。左右舍人一對。左右太尉一對，各長九尺，合九宮也。御馬二疋，長八尺，高四尺，合八卦四時也。從官四對，長四尺，合四時吉。逐姓於長生方上安碑樓兩座，高九尺，碑長三丈三尺，依此用之大吉也。

天子山陵圖



親王墓儀碑碣。凡親王靈臺前，上大夫四人。左右舍人。左右金吾。左右太尉，各長六尺，合六律，相去二步。隱臺碑二座，高一丈二尺，按十二時。居禁圍前標柱一座。牙道東西闊十二步，按十二月，長四十五步。前安閣門使二人。舍人二人。御馬二疋。從人四人。馬高八尺，長四尺，合八卦四時。從人各長四尺，合四時。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高三尺。駝一對，長八尺，高四尺。象一對，長八尺，高四尺。隱臺碑二座，長九尺。舍人一對。太尉一對，各長六尺。華表柱二對，各長九尺。左一門。右一門。前安閣門使一對。舍人一對，各長六尺。御馬二疋，長七尺，高四尺。從人二對，長四尺。於本姓長生方上安碑樓一座，高八尺，合八卦。碑長二丈四尺，合二十四氣。已上親王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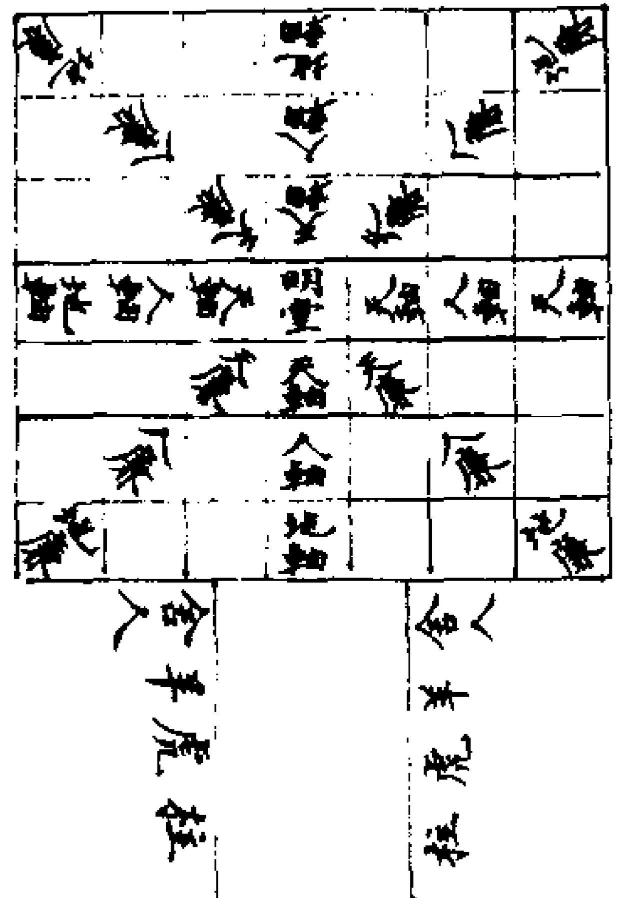
親王墓儀圖



公侯卿相碑碣儀制。凡卿相墓圍前街道闊五步，長三十五步。前安舍人一對，長五尺五寸。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高三尺。五筍柱二條，長九尺，相去二步。長生方上安碑樓一座，高六十尺，碑長一丈五尺。三代為將相要碑樓。上五品官方得安。中五品官石羊。石虎。石筍柱各一對。下五品官與庶人同，只要石幢石柱。式云：常以溝瀆加姓墓上津梁下安碑樓也。

吉。朝官只用舍人一對，石柱一對吉也。

公侯卿相墳墓圖



庶人幢碣儀制。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於祖穴前安石幢。上雕陀羅尼經。石柱上刻祖先姓名并月日。石幢長一丈二尺。按一年十二月也。或九尺。按九宮。庶人安之。亡者生天界。生者安吉大富貴。凡石者天曹註生。有石功曹安百斤。得子孫大吉也。式云常以虛丘加塚體。天梁下安之大吉。安幢幡法當去穴二步安之。即吉慶吉也。

下五品庶人儀圖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艮
戌　辛　酉　庚　申　坤　未　丁　午　丙　巳　巽　辰　乙　卯　甲　寅
幢高　明堂

墳臺穴尺寸法篇。天子陵臺高一丈八尺。天子葬明堂中方土德中等也。着黃衣。坤卦屬土是二宮。艮屬土是八宮。二合成十六用是也。用紅泥泥之。穴深九丈。按九宮。下通三泉。內有大殿九間。用玉石砌就。內開四門。外有三重門。外域四門。臺高一丈五尺。磚砌四角。墻高一丈二尺。皇城行墻高九尺。三層禁圍。已上並天子用之。大祥瑞吉。親王墳臺高一丈二尺。按十二時辰。用青泥泥之。穴深七十四尺。四門臺高一丈二尺。皇城高七尺。已上並親王用之吉。御相墳臺高九尺。皆以加陽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青泥泥之。穴深五丈。下以戌陰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前棚擺門。屏墻高七尺。行馬墻五尺九寸。已上御相用之吉。大夫以下至於庶人墳臺高七尺。以陽加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白泥泥之。穴深不過三丈。以戌建陰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屏墻高五尺。行馬墻高二尺。不得過此。大吉。擇謝墓法篇。凡葬者犯山川土地神祇及諸禁忌事畢。為祭謝之。擇日於埏道左治地為方壇。壇上設五方神座。序如新草之祭。布置以外。設二十四位神座。香爐各一。滴香一兩。祭板一枚。淨巾一條。酒飯乾魚脯三柱。內果果實餅餌煎盞錢帛繒綵等物。皆須預備。前一日沐浴齋戒也。祝文曰。維年月日某州某縣某人名。敢昭告于后土陰宮某

州某縣境內山川。丘墓神祇。阡陌道路之神祇。今來某人以某年月日。此州縣某鄉之原。安厝宅兆。某日事畢。懼營造之日有所驚恐。觸犯幽祇。謹以吉辰。奉貢酒醴。庶羞備具。獻之至誠。伏望眾神並率所部。降臨其位次。以第而坐。受其所獻。再拜進酒上香。又曰。謹重上白所獻禮物。蒙恩受領。歷亡者神魂。寧於幽室。子孫長保。再拜進酒。三謝自來至誠。周謹奉謝。馨香以薦。恭謹無忌。祝曰。禮雖輕微。意實欣重。既蒙洪澤。降饗上下諸神。盡情欣喜。興爵既畢。福祐深厚。主人奉承餘祚。再拜受恩。酌酒壇前。跪奠恩祐。歷安厝已後。幽顯安寧。內外清休。再拜飲酒。又曰。三爵之禮。悉以周遍。鎮謝之物。既蒙受納。願神嚴駕。各還所止。謹白道路將軍。謄察前後浮游魍魎。驅令萬里。某公丘墓。永附山原。千秋長保吉慶也。遁甲云。假令陽遁一局。甲子乙丑時。休門加二宮。開門臨九宮正南。出大避天曹神。式云。以實凡加塚體。商加一宮。羽加丁。角加辛。徵加癸。天下為元曹神。擇白埋小殯篇。天罡加月建。功曹傳送為亡人利。凡愚師定甲丙庚壬去路。不曉細法。則約之正東偏北是也。不知甲第營幾何尺寸。無分之法。但一直至步。以二因之。見一面七位之數。司馬法云。再以二因之。存身除二。便是每位之數。兩角合一位。假令從宅東三十步。以二因得六十步

是正東一面。合得六十步。闊再以二因之。得一百二十步。是兩面也。存身除二。進一位。有十步。是六分之也。又以周圍步以九宮除之。零有天地人三才二儀也。殃殺所篇。凡人亡須有殃殺。取人三魂。又名追取使。民犯日建日不出。巳亥日重服。破滅日。復日。大禍日。妨家長出處。如旋風黑風。人衝即亡也。甲子日取東家。丙丁日取南家。戊己日取本家。庚辛日壬癸日取北家。式云。以月建將加時。斗之日。戮辰殃殺出日時方。雌殺以辰墓下為出方也。假令正月甲子日寅時。小吉臨戌日。男殺西南出。女殺東南去。斗神去日呼第八家。餘倣此。擇師法篇。凡擇師先擇其德行盛者。隅之德聰明文。欽者威儀表備。明者照臨四方。文者經緯天地。者道德備矣。尊高眾大。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黃帝曰。師者文也。無不包含巨細。天文地理。咸謂之道也。其要聰明者。知古典。少恢正真。能降眾神。葬後子孫二千石。凡通其三式。方可為師矣。師勿用僧道。主絕後嗣。勿用宮商雜類。主子孫貧薄。勿用單人。主刑戮。展殺子孫凶惡。勿用不完具之人。出殘疾者。勿用老耄人。出癡呆子孫。玄女經云。常以大吉加月建。師命上見魁罡者。勿用。主殺家長大凶。大撓云。常以師行年加太歲。姓墓上見金神

三殺大凶次貴主大合師本年各行年見魁罡大凶師用師言。擇用事爲。凡下事時有人六軍狗來塋凶師打狗作聲言下事時有人來在師身上至凶師以屎泥後在本人身上言凡貴家多是填作食餅罐子正師打破罐子師言凡爲葬師先須獲身兄有災難但取龍鶩業木硃砂書九天姓名凡用雌鷄頭上毛四十九莖三角是子用絹緋作袋子盛之常要在心前。爲惡自消矣　遁甲云六甲上草蔽面取天上六丁云　在人天門入地戶度華蓋入杜門者鬼神不能見人也　假令陽遁一局甲子日丙寅時遁加八宮六甲臨辰六丁臨乾　六戊爲天門　加八宮六己爲地戶加七宮六癸爲華蓋　加一宮杜門加九宮六壬六常以加一同建加時天罡臨功曹下爲死墓仲大吉爲華蓋委臨神何下爲華蓋師亥此下式心二七遁甲啇三通懐中書罡字爲惡自消　射白埋墓定法陰陽人篇。凡射白埋墓定陰陽以月將加日時墓上見陽神是男死陰神是女人也。見螣蛇是產死血光人見朱雀是文章人見六合船車木匠人見勾陳惡瘡疾人見天乙是官貴人見天空路死絕嗣人見天后冷勞患人見太陰氣病死人見木神風病死人見火神熱病死人見金神墓氣病死人見土神積食死人見水神冷病死人方與日合是陽人不合是陰人

又四課定用神第一第二課是陽人第三第四課是陰人　遁甲云任逢沖下是陽人輔陰內主陰人常以法　亦見時左足在前爲陽右足在前爲陰人塚王相少壯人貽爲小兒休囚老人千金不傳此法　覆古墳塚篇。凡古塚墳不知實覆見細述之病主戚形長生方水出亡人板中有泥脚石邊板兩頭擣沐浴帶衣其墓內有蛇出難女人中被入論訟死山高出婦人淫亂六壬云看三傳初傳言末傳凶主先富後貧初傳凶末傳言主先貧後富中傳吉目下富三傳俱言主富貴不敗三傳俱凶立貧窮破散遁甲云門主休門開門上出水言主富貴榮華傷門出水主屠殺人杜門上出水主瘠瘂人景門上出水主治爐人死門上出水出行人驚門上出水師嬰星水經云按天地人三才貪狼封上變凶爲天陽巨門封上變穴爲陰五鬼廉貞封上變水三卦合得貪狼星主子孫興旺合得巨門星出官朱紫合得武曲星子孫習武肴產祥合得廉貞星出賊人風邪不具是合得祿存星主婦人貌陋合得文曲星主婦人淫亂合得破軍星主公絕嗣婦人孤寡合得左輔右弼星出逆背子孫虫傷人三房破二房

凡古墳前有水作聲名曰朱雀悲鳴後有深陷名曰玄武藏頭前有水井源名曰青龍無首西有道從東來分破頭兩下名曰白虎銜屍朱雀悲啼絕後嗣玄武藏頭出不明人遭惡死青龍無首主家破人亡白虎銜屍出吊死人此謂之四絕之地也　不見骨殖法篇　凡祖墳代年稍遠或因水漫摧揭耕犁不覩塚墓形跡忘記去處難可尋覓宜司文一此是聖賢之述但以正月孫兒尋草二十五根以五色線繫定以火燒之但以火滅處尋之　咒曰靈根地蓬覆吉黃祇生天靈聖滅虔藏屍五道皆引亡靈歸倚急急如律令　又法以竹竿通行節亡人姐殺亡消鬼舊血竭黃鬢兒焦已上等分在六爲末盛在竹筒中燒焰向下穿之必見也　又常法即用二人穿青衣攜驢鞍子一副用驢籠頭搭在鞍子一人手擎鞭打鞍子一下拖鞍子人問曰你打甚答曰我打伏屍拖鞍子人却答曰翻鞍使知不計步數鞍子翻處穿之即見也　老君曰要知地下尋問六甲神也六甲之法此書不述　謹依聖古之書遺終　地理陰陽人張景文　望空觀墳法　古來有簡玄空卦　要觀這座墳臺　難知真假細推排　前尋加月將　加到甚時來　陽神在上是陽胎　加到陰時上　却是女子身才　加到四孟天行病　四仲勞病之災　四季常患病　不須一一胡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濆
圈點監生臣狄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銘

克己銘

能改齋漫錄宋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為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窒欲昔為寇讎今為臣僕方其未克窒我室廬婦姑勃蹊安敢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癢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東銘

宋張橫渠集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著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其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一作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一有則字不智孰甚焉言行龜鑑朱子曰橫渠力學絕人尤勇於改過獨謂於戲無

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於戲則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韓元吉南澗集書尹和靜所書東銘後和靜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為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從寡過而入爾予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

西銘

宋張橫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一無其字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一作其孝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一作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南軒集跋西銘示宋伯潛　人惟

物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特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欽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其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學生潘友端尹和靜集横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嘗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惟理以存義擴前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三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程子外書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楊龜山集寄伊川先生書論西銘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未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爾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横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横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楊龜山語錄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尹和靜言行錄說西銘　横渠先生初作西銘謂之訂頑伊川以爲太甚易名西銘或問西銘大意如何和靜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

此道朱子成書西銘朱子曰横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書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所指氣象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别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呂與叔撰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群嘗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明道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心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德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

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是
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默不逆於心言語外
立得簡意思，便能造中庸矣。　伊川程子曰：孟子之後，有原道一篇，其間
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
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
能充盡此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
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
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
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
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
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朱子曰：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為
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　西銘之言
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
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思

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仁事親
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只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通大隨小，此理
本皆不同，蓋其言則因為學者而說。若大賢以上之人，何須說。即伊川嘗言
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亦謂此也。　贊云：早悅孫吳，晚逃佛老。
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先生
世大梁人。父涪州公年少官，措於物不見歸，葬涪州公于鳳翔郿縣橫渠
鎮，因家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祈州司法，遷丹州雲巖縣令，為政以敦
本善俗為先。遷著作郎、渭州僉判，軍府之政，小大咨焉。塞之民常苦乏
食，力言于帥，取軍儲數十萬救之。熙寧二年，以呂晦叔薦，被召入對，上問
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執政議新政不合，二年移
疾居橫渠，著書訂禮，與弟子講行經界。十年，以呂微仲薦，復召還館，除同
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年五十八。嘉
洛州公葬，向門人欲擬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為弟子謚
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張舜民奏乞褒恤，除人入誠通舍。君著書萬言，陰
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
孟軻之流也。嘉定十四年錫了前奏乞賜謚擬達又微誠擬獻呼不畏

史謚明公云。　又按家語：孔子曰：仁人之事人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性也
哀公問篇亦云，西銘意與此合。明道程子曰：孫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餓
莩者食便不美。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發，然動於中
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　又按西銘皆用韻語。乾稱父，坤稱
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
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
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
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
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吾，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
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
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
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
銘大要在此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

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去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
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
下文言同胞吾與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
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
處。　一書絜要血脈，盡在此兩句上。乾稱至中處是頭，同胞吾與便是前
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同胞吾與說來。到
得述事繼志，此志便是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要述得父之事，繼
得父之志，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
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
惡不才，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
從其體其性兩句上說來。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
涉？　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五行質之
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問：先生解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
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
四嶠黃氏榴謂天之志否？曰：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
心也。　何遇雲谷山中過兩蔡季通，猶人在焉。因為人解西銘此兩句，集

亦作兩句解似說得着逆遂作全篇解並其體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一

言之脊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生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

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儕輩　問理一分殊與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足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來而有分別　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主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宗子　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朱子

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　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禰之宗為

喻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

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若言同胞吾與下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在致與恐懼能事欲而恐懼進前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賊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

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　如知得恁地使生知得恁地使死知得恁地使消知得恁地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使有義父子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只說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只說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窮天地之志述前無形無迹那化底却人都見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

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穎封人申

生二子皆不休，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爾。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卻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爾。六聖賢事，是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申生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之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天何陷耶？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稗家讀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韓子履霜操解題云：尹吉甫子無罪，後母譖而見逐。二書皆無自沈之說，西銘取其順令云爾。　又按所舉六聖賢事，雖只平說，而說其語勢辭意，似不無優劣。竊謂西銘自予時保之以下，皆闡兩端說，朱子解亦然。舜尚參樂且不憂之孝，樂天者也。穎封人、申生、伯奇，予時保之之孝，畏天者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事天當如事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氏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謂此爾。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事而推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謂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論甚正。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再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益知作者規訓，捨此無他。暗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用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然，何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昨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

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鍵其辭有未達爾。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朱子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故有說出此一句。肯未通體是理一分殊，逐句是理一分殊，一篇中錯綜此意。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乾稱中稱，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也。乾坤者天下之父母，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安得而不殊哉。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卻把乾坤作自家父母看。乾父坤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輕殊。從此麁使是理一分殊，等而下之，民與物不同，同胞與吾與不同，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不同。龜山正疑同胞吾與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其間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又如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無告，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至理，

張程二夫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是體，義是用否？曰：仁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息斬而總。無服與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卻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橫渠用功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功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某自十四五時得程張二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一

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　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形於色，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絲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勉勉孜孜，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餘。嘗自謂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賤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張是，晚講學而達，又以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餘載，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朱晦庵訓蒙絕句：人因形異種移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　虞正善性草叢書晦庵所釋西銘後　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胸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

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援正心誠意以爲說是其所見固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爲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爲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其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精著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　朱晦庵文集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汎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欲爲愧懼爾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胡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

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爾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嶽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地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滎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釋氏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

謬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與郭沖晦　蒙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强此而弱彼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〻〻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又云西銘止以斂厽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朱子經濟文衡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　答陸刪定此段辛以陸以之言爲非是其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切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某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諭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辯也　論西銘首句之

義　答陸子美此段謂古之聖賢只要人明義理之言行義理之實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論西銘宗子之說　答林侍郎東黃中此段推明宗子爲此長之義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

其餘未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喩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論西銘天地之塞之說　答黃道夫此段謂五行五常感物之善西銘天地之塞似亦着廣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自氣爾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爾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朱子語續録問西銘　帥通心性言與如與國相與之類于時保之畏天不憂樂天賊賊于濟惡稍是化有述神無逆旨酒欲也不弛勞慎渠解無弛勞亦作弛豫如伐洪ち言天意未詳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先生云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

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固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喩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爲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爲楊氏爲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　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而分殊否先生云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爲父母然與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疏這便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與皆是如此楊龜山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爲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自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也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

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卽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以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三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曰此便是陽動陰靜否先生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西銘龜山二書皆非然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着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及分殊後來又有一篇說了　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云云　西銘一篇先生曰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且見有此兩篇文章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述其事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論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是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

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為一大父母與衆人廝共底也朱子語類　道夫問尹彥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爾道夫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至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道夫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澹淡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着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或曰和靜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柰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

者無如胡文定公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在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底動得人者如明道先生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固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　明程若庸增廣字訓性情　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親疎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理一而分殊本程子論張子西銘理一以理言分殊以事言親疎者親親之殺貴賤者尊賢之等智愚賢不肖以偏明粹駁之殊言貴賤賢愚壽夭以高下厚薄之分言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

之方也無別而無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龜山曰理一而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仁觀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什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有我之私又曰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厚齋曰理一分殊猶木同一本而枝葉自分也理一而分殊分不殊不足為理○宋黃勉齋集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

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荅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那當做處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並朱語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爾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月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自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當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哉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

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問天地之塞如何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即事一箇氣朱子語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曰熹既為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

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
見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
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
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
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西銘自
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
父母自父母　晦庵先生朱熹淳熙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
義以授學者致齋泛說張子厚以戲言戲動自誣誣人長惡遂非莫斯為
愚作銘戒之目曰砭愚以父天母地民吾同胞忍為殘賊莫斯為頑作銘
戒之目曰訂頑父之又以始目剌核之太至乃改砭愚曰東銘訂頑曰西
銘是固以長者之心出長者之辭名長者之名也亦豈知人之狀萬殊而
人之情又萬萬之殊乎故賢者以賢治人終不若以人治人以賢治人者
君子以情用以人治人者乃小人以刑用也二銘以賢治人高矣遠矣其
辭婉矣柰之何賢者一而否者百千也耶吾若與張子並世必諳之曰盍
從其初惜吾之生也後張横浦生先集西銘統論　余觀西銘大意以謂
人梏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
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材以為
持己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
如伯奇以聽天地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
地乃為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對學者當自重焉　西
銘解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
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吾之體不
止吾形骸塞天地之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
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既為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於天地間
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　大君謂人主吾為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
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　尊
高年所以長其長　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
天地之長也　慈幼孤所以幼其幼　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

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人合
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秀也　凡天下疲癃殘疾孤獨鰥寡吾兄
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疲癃老病也殘疾廢疾也孤獨鰥寡老而無子者
幼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與吾
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敢少
肆焉是子之敬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
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違天地之心是不愛
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
惟肖者也　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
之形為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
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善述
天地之事者也窮神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　天地
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　存
心養性為匪懈　心性即天地風夜存心養性是風夜匪懈以事天地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德今惡旨酒
乃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潁谷封人請遺
羹於母以起鄭莊公之孝心今我育天地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舜祇載見瞽叟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是舜
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於明教吾能在困苦中
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
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横渠之意以謂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
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　順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曾子之疾病而易
大夫之簀是順其受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
正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
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之
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　富
貴福澤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貧賤憂戚
是天地變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

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焉鶴林精舍鶴林先生晚歲欲作書堂以理義之學淑其鄉之士友志不果就而沒劉幹君於苫塊茶苦之中不暇他及亟建堂于墓左以紹先志曾區區遠來方漬絮以吊公墓而劉幹君為設講席屬友朋俾誦所聞於斯堂以發其端辭而不獲辭取西銘一篇述其大旨以塞嘉命云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旨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職乎之本然亦難矣誠西銘之作所以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着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忘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夫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舜

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盡焉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劉幹君作堂以紹先志而因取友以輔其仁繼志述事存心養性二者蓋兼得之矣故愚敢述此以為勉而併以諗同志云

良孝按鶴林先生即前吳公泳以蜀人寓吾德清劉幹君名繁陳直木鍾

集西銘之書以無親親之殺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劉矣通言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聖人事也人能以父母為天地約而求之仁亦不可勝用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物乎陳亮龍川集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史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為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始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為幻化未為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夫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為書也乾為父坤為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為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為宗子而大臣則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為理一也至於此

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欲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者自絶也害仁者自棄也濟惡者自累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强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是爲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違以自遂窮以自修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勿亡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侯氏靜一泛言張子西銘說 侯氏曰唐虞三代聖人道統正派至孔孟沒不得其傳濂溪周子二程夫子實接不傳之統二程之後便到横渠張載蓋以西銘垂訓乎世明道曰西銘原道之宗祖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見此書省多言語朱子曰自讀張子書四十餘年但覺義之深指之遠信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無以信其必然也夫朱子命世之大儒也註解西銘止書喜學其尊信此書之微意可知愚伏讀之始實先尊韜山先生之手澤宋儒呂大臨張九成朱熹氏之解比歲先師李升軒昌道復以西山後人蔡模演說命愚録誦已上諸儒總爲一篇似涉易覽令撥冗之暇纂附成書合而玩之發明與微庶幾方寸之中融會洞達而有一得之說其去先生任道之本指未遠也元儒王奎文曰是宜冠四書之上先讀西銘方讀大學次及語孟中庸即胡宏所謂周子通書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流行乎天下之論同也 與然謂東西二銘與曾子合西銘主宏東銘主敎至於克己復禮一也洽謂西銘主愛根乎仁東銘主敬根乎禮至於動靜交相養一也元牟巘之陵陽集命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充遂有成 天地之心主於萬物其生雖何凝冱摧剝蕭瑟蒼蒼變乃成霜露皆散而況在人貧賤憂戚是爲福澤德慧術智是爲疚疾曾益所能空乏其身於離此意未武不仁父母於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冒驕以敗思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教必義方旨哉西銘造化全體雖好問甫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温而密究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惆且栗鍋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匪石其力生成之德源流至論愚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史而

不於此則不爲仁不爲孝矣語錄 吁精矣哉横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與闡發前聖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之機眞可與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名恢恢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繫 博士西銘贊 故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氣者稱則以原道宗祖者言明道一見不以達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然究其旨要大抵切切於仁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人君有見於此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或謂申生恭而未免陷父於惡而乃取而備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駁不知横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爾夫何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見上 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惑其泛不知横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稱物以平施爾夫何惑學者尚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澡身浴德之地齋心克己之時力於此焉而求之則孔孟之道可傳曾顔之學可企而横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爲當病西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爲過今觀龜山之言有曰言體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稱物此猶可也見上 鮑若雨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吁横渠其果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篤也如彼如曰不然何二三子從疑之深也如此哉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鮑若雨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諭則惕然而改語錄 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而覺同上 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分殊一語則倏然風飛判然冰釋矣又何疑焉見上 愚故曰終歸於信而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爲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見太易圖說 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四書章圖總要朱子曰西銘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蓋仁是泛然兼愛處義是截然分別處故天地化生萬物則爲理一然乾稱父坤稱母其分未嘗不不殊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其理未嘗不一然民稱同胞物稱吾與則其分未嘗不殊與夫合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之親其理未嘗不一然至於大君

家相長幼聖賢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其後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
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理一處便有兼愛之仁分殊處便有截然
之義不然愛無差等墨氏之仁爾豈足以論西銘之大旨哉　右所列西
銘之圖專以理一分殊者言也朱子又云西銘綱領渾在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蓋又主以理氣為說者也沈毅齋先生遂衍其
義有曰自貴賤尊卑之等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塞以氣言也而同一根
源則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
聖賢善惡之別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帥以理言也而未嘗無分殊者在
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之一此存養之仁也仁之存養者同乎天而無
別則仁之推行者施於人而有別矣雖然氣在性分可得而變厚薄清濁
是也氣在命分不可得而變富貴脩短是也惡旨酒以克己育英才以輔
仁所以求變其在性分者勞佚生死不二其所之富貴貧賤一安其所遇
所以不變其在命分者惟其付命於天者輕則其責成於己者重所以存
順沒寧無忝於父母也先生此說發明備至愚故因即朱子之意而圖之
併述其說于左初學之士詳玩其所以為理一分殊之旨
又參以理氣差別之說則西銘旨義庶乎其盡得之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九庚

銘

帝賜二銘

舊唐書馬燧傳燧平河中詔還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
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誡或
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
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為君臣用各其
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
備姦諸未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固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
我文武殿邦之臣歟　宸扆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慾交馳利害糺
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自不備觀耳難徧聞觀之間
之則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覿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夫源惟何不自正
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因從爾欲因載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
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
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為鑒我鑒
斯明以天下之心為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
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諤諤者
昌唯唯者傾鑒以興亡易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
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神精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
王勤儉因陋土階因飭露臺罷構遠奇技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
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
將有為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
其焉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纊塞耳含
弘光大是亦為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
守丕圖寇戎荐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
誠斯言寘于座隅　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
以翼以弼為衡為鈞如耳目應事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
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
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嗟咨厥陋明敭洎于
有虞二八騰芳爰追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

不賊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應期而昌剗滅群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弗弗偉茲衆才爲棟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沓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中甫純維載張闕衰斯補維德是倚維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郗何讎進惟哲主必賴良弼剗予不德賭于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遭茲艱也夙夜祇慄翊我戴我實惟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墜壞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夫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旂彝道冠經史毋俾伊傅光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兩偏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

心亭銘

嘉定州臨卭記直徽猷閣張行成心亭銘　臨卭太守郭袤義以書來云近闢一小室爲公餘寓身之所因榜曰心亭願僕今日亦可謂處險矣然古聖賢濟險必有其道愚不肖何是以知此願乞數語銘之座左以為朝夕之戒庶幾求小得而不至於坎窞惟不以晚進鄙作時賜善誘竊謂卭之為郡昔有四利今成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惟茲四者他

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吾卭獨全昔以為利民競富豪今以為害民皆貧薄公私窘急上下困弊前者三月之變正坐乎此太守之來適丁斯時可謂處險矣闢室曰心亨得濟險之道也坎之為義在卦爲當時之事故有出險之理在爻爲適時之人故無出險之辭何以言之坎之剛中。惟二五兩爻在二則曰求小得孔子以為未出中在五則曰坎不盈孔子以為中未大是也在卦則維心亨孔子以為剛中行有尚孔子以為往有功是也夫天下事未有中不剛而能濟剛中者誠實之謂也金石可貫水火可蹈天地可動況其他乎以此有行何功之不立我山下出泉推而放諸四海無所不達雲上於天沛而利乎萬物無所不濟又安有出中未大之患耶爲之銘曰時在重險心維獨亨胡能有尚剛中則行戊子重陽日里人張行成

嘯隱銘

宋北磵禪師集　臨川王正叔嘯隱銘　陳壯圃嘯長書。舒自樂遂廬中之天地豈特以天地爲遂廬學道兮自娛飲水兮飯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廣居。

主靜銘

宋周濂溪集附録篇載南安書院主靜銘曰　山下出泉至靜而清汩之則亂清矣從主人之爲人稟二五精厥初本靜天性清明形主神發感物為情紛綸交錯善惡已萌君子修之敎立德成中正仁義存養益宏靜虛明通不外一誠動主乎靜體立用行

謹動銘

周濂溪集附録篇載謹動銘　吉凶悔吝自動而出惡居其三善止於一必純乎天去妄之夫無妄則誠渾然至賾幾微弗審易爲邪汩物欲橫流正道日窒君子謹之檢身自律仁義禮智真理融液動直公溥不離一實周用和曰德動罔不言

三住銘

江西志唐楢有吾字希聖江州人工詩文舉進士第不調官入廬山遇呂洞賓授金丹之妙著三住銘三住者謂氣住神住形住也

日省銘

宋陳藻樂軒集欲動而呼呼應而覲雁覲乃雕實戕我身凡百違意戒毋恚嗔天子和戎兇吾庶人知斯二者佛實儒珍勝於問藥覡謬祠神

無咎銘

宋袁蒙齋集無咎銘贈楊廷淵弁序慈湖先生作無咎古篆授廷淵廷淵屬某發揮斯義某惟易之言無咎多矣而尤於大過初六一爻藉用白茅之辭深有味焉吾夫子繫之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貴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嗚呼人稟天地精粹之氣此心本靈固未嘗有咎也。入孝出弟謹言篤行無所苟焉本心純明六通四達咎何自生我初六處大過之時以柔居下順也藉用白茅謹也居下體之初秉至順之德而

盡敬謹之心謹則無所苟無所苟則無所失故初六無咎非於本心之外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錯諸地而可是苟也藉之用茅是不苟也若曰如是亦已足矣而吾不敢安焉非不苟者能之乎戰戰兢兢常清常明無所偏黨無所係累無所愧怍無所凝滯六合雖廣近在咫尺一身雖尠範圍天地故曰非能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苟之病去何失之有既無所失何咎之有故不必求得也無失即爲得不必求善也咎去即爲善聖人垂訓豈不昭如日星我某篤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從而爲之銘曰　易道坦平何用作爲人自不悟萬轍千岐一日洞然了無所疑天地在斯四時在斯萬物在斯古往今來在斯聖人與我在斯衣斯服斯飲斯食斯視斯聽斯持斯履斯求之匪求知之匪知爲之匪爲思之匪思柔體居下茅以藉之謹欲若此朝夕弗違萬善自爾主百志自爾熙輝光自爾著德性自爾獨其變無方其樂無涯以是爲無咎之銘非夫非離

愚軒銘

宋洪适盤洲集山爲可移我志不輟佛焉可爲我禪不滅用智鑿心巧不如拙

癡室銘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文庵銘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文庵而越趄已上並係洪适撰

達原齋銘

宋袁蒙齋集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執充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言

止善齋銘

無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焉謂止聽綿蠻於斯意

存誠齋銘

誠本存前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每閑邪禮是門

養正齋銘

初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生不窮非助長常融融 已上並係袁蒙齋集四齋銘

止堂情話室銘

宋王十朋梅溪集南浦陳童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全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知止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銘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況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焉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乎常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也尤大 右情話室銘

東齋六銘

宋呂南公灌園集東齋六銘并序 其來概陽概陽之

大夫埽齋於聽事之東以館之日給之食又借之書以養焉齋之東北有室室纔二筵橫半之某居其中偃然與大字起居不知此世之多淤堂僭厦也室有窻窻之右有戶戶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鬱縈蕭然滲然嶢巖野者某時厭坐臥則攬舊編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虛曠亦自宜也舊常多感感之積無以紓發則懼夫抑且殺也少紓之為窻戶方池垣四銘又為書匲酒壺銘皆以自警也某曰銘之作吾不忍效昔人捕影跡以圖附其說至於沽狀事騰苟耀文筆者吾又免之若然斯六銘其可然無媿也已 牕銘 有明勿恃有陳勿啓資爾天日保爾虛室樸而標素而慊不流于華不蕩乎空映書映文邇乎晚昏爾明可尊 戶銘 闔足以晦闢足以明若樞若扃順而勿情焉乎得汝由而非罪疾也者非戶之祥也耶 方池銘 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圓取正胡能不盈有岸斯廣胡能不淈有源斯養維風及雨或激其平爾龜爾魚勿汚其清事常感人人感或殺勒銘池傍以輔吾志 垣銘 表毋甚高以救余見質毋不厚以斷余限中古失宜孰喻執窺中古易言爾矣屬斯咨爾垣兮其妄其支 書匲銘 豈無弊囊傷於東勒亦有高架塵纛侵食倚斯匲兮方而有容不華於外以垣其中行可以獨坐可以隱居子之器用無不順容不在多貴於能違蓄不在固利於頻發不發不違伊蓋也摯 酒壺銘 富而分人贈愁以喜貧而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象君子杖頭之錢方外之賓交招世逃羌攝天真作熙作淳貧汝燕人何千萬春

舉業囊銘

宋呂南公灌園集余年桐鄉之明年當有司請貢士之春同居爭治舉場事業特以韋余余不得免也稍揆為之貢囊壁間以積其文職日又題囊腹為銘以自悲其詞云執乎我才以亂吾學董冗持麗成此脆惡豈不有故膜金曳朱豈不誤事飢腸白鬢咨爾囊兮蓄我窮歟聚吾適乎

翦銘

始以功利終以功純彼奪彼妝在我無問吁是可是可以為人臣之訓

尺銘

天下之短長資汝然後知汝雖無情不得不為焉乎孰賦汝材使至于兹 已上並係呂南公灌園集

鞠城等銘

袁州府宜春志李冲元鞠城等銘并序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道既隱紀綱已散雖免辟之世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聽獄之際聖人尊以致慎而哀矜者豈以民陷非僻之習罟金木之訊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已還教民無黨

庠遜序之法養民無井田夫家之制飢寒困苦逼於乘死之地而又於先王忠信孝弟未嘗聞知一旦陷於有罪而刑之無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以挾書永嘆思致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說有在是也冲元不敏而復迂僻鄙陋不適世故承之決曹掾雖小官賤吏而實民命之所懸愧無皋陶種德之實而憂不能致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修治囹圄既成廼為鞠成等銘凡十一篇置於座右以自勵云 鞠城銘 畫地不入刻木不對敢或為此底民于罪使死厭而復然匪予心之所畏回也盜飯參乎殺人唯穀焉而養虎未知焉得仁 盂銘 羹也挈德以飽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為泰則勤而德則弗靳予一食而九覆阻思平反以穀汝 門銘 仁汝宅也汝奚不居禮汝門也汝安可踰既出彼則入此固將食汝以同魚鞋纓不足滯有餘將曰繫誰之辜予恐為董子百仞之深淵亦不斷于公駟馬之高車 枷銘 爾負雖重負爾之負予也亦重爾負若去則亦釋予之負 杖銘 能自杖也而後可以杖人無倚榜掠而曰吾能得其真弱者茹恨以自厭強者捍楚而獲信咎孰于歸歸乎予身 梏銘 與其梏罪人之手也毋若梏吏之手胥人之濫君子之醜 柙銘 爾之所蹈曾弗謀于道匪曰桊汝不言教吉古之人一舉足不敢忘其親盍視爾履焉

有表端而影跛。紲銘　馳訟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嗚呼
莫紐於奸出而惡入莫弛於吏縱而弗戢莫酷於繫一而逮十尚遡理而
禁雖糾圄而何及　杻銘　福生有基禍惡者於其微兩兵鬭於桑女秧
人起於楊厌初則弗戒而悼絶者之不屬猶不稼而閔飢　衣銘　嗚呼
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余不能與物為春徒俾爾不寒而溫　已上俱
永州府宜春志　周孚鉛刀編跋鞫城諸銘　右鞫城諸銘十有一余讀之
喟然曰此雖禪閣之義跡而題萍鄉壁文之別錄也世以决曹為冗官而
憚為之自漢之儒者習此說世之士大夫能脫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
官不列三后儒退之尚云爾也況其他乎夫憚其為而強使為之則視成
於簿書之間倚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恠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
者同科余方學為政焉凡銘之言皆吾當書諸紳者陳翁以此相示三復
之餘敬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澣日宋楊誠齋集跋劉子才為江養
源書李元中鞫城銘　李銘江碑翰題若著同時汪規與時遺珠一日三
師景其庶幾周益公大全集李公麟字伯時堂弟楽字德素南唐李先主
昇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沖元字元中少年遊從善言論
人物如壁共為山澤之遊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典獄宜春作鞫

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汪公消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
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嘗為吉掾喻公子材為書此銘五十三年
矣子材即聖錫婿翁諱樗紹興初權館職後李懐寧避時相掛其冠晚起
為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珪來為酒官兼行掾事參前手澤眠膺法戒矜
式賢範謂予昔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
題下方詳記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城銘　國朝梁作蓄螺集城銘

崇墉桓桓矢入而躍狗捷臨衝詖笑引鄰俘汝父子樂爾室家姻族鄉黨
翕然無譁大閑棘門究如兒戲竊入趙壁立漢赤幟城何足賴城何足恃
三軍之帥實執其樞不為雞口甘為牛後雖有堅壁亦莫余守人心之發
其隙甚微一有弗慎寇隨以滋六鑿槍攘噴刻交判我作城銘守不可緩

蘑隙銘　宋北磵禪師集蘑隙銘　顧余家古屋老不支塗垍阤剝
蘑隙庋器用者數板下設小櫥闌數櫝納月蹴風作於斯
忠於斯非醻酢事物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適斯陋陋吾愉愉
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獨非吾所謂道正斯立呂吾居乎

古器銘　宋劉學易先生集題古器物銘贈徳父爺蘭諸友　往者李龍眠監河圖
城庠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客玩爵觚彝欽我鳥高時看勝到今吕侯書一
長如對面通未三十載後向趙鄉見收藏又何啻模寫棃黃卷流酬夏商
周餘嗜到兩漢銘識文字祖曾玄成稱篆顏通書雅学不畏魚魯賅遂將
傳玩垓索我序且讚我衷心力薄游不出里閈孔懷忘年友契
閩異州縣溪慼千里駕請畢十日燕諸賢共嚼遠更賴三語掾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
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
愛諸葛亮端平初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
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閣

四留銘　堯堅精忠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
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
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字銘　温革瑣碎錄監當官六字銘謹出納嚴盖藏

十銘　鶴林玉露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艮齋為大昌進十銘云
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
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　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
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　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物

大權以妄為忌　貪吏蠹民戒　石莫聽獎廉以激貪於號令　民之疾蓋
幽遠難知日訪日聞猶恐或遺　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到斂其罪在
吏　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詖說尤害于國　自治十全乃可
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　鮮觀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

十二字銘　宋楊弘道集慮暴怒毋戲言辟損友塞禍源

二銘　宋鄒道鄉先生集二銘一某釣磯一下鷗臺　予偶於江
濆亂石中得二勝處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見遺也其一
曰莫釣磯其一曰下鷗臺既命名已又刻銘於其上焉

知樂仁壽二銘　宋袁蒙齋集鼓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勒焉
非妓試觀諸水日夜周流莫見厥始此不可見寂然而已知者
何樂盖樂乎是　右知樂銘　嶕彼山岑形若巍然振古青青
發育無邊靜乃知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　右仁壽銘

酒鏡銘　元耶律鑄集元耶律鑄酒之德醉鏡之道明酒揆物以德
鏡應物以道不有私於物可謂體其道之大者也故作斯銘

小景平遠銘　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小景平遠銘并序　曹中甫作平遠
宋石遠通特筆且書自以詩題其小景云平生立壑意渙

墨爲江南真韻勝不凡者北湖居士跋之以銘五爲吾知其不欲榮五斗吾知其莫能辱兩一丘一壑天所以韻其胸中者顧以遺世而超俗。

秦坑銘

元吳萊集雅飆之虐自任不傷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飆日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邈以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推如倉頡大字轄熾啓我混沌闔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熟犢而三熟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轍微言如綫橫議滋鄙釣狐祈亂不樸益熾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狀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寒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嬴氏我將適從

巡狩銘

孔叢子巡狩篇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倡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

權皐銘

新唐書藝文傳李華弼禍衍悔乃爲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

襄樊銘

宋李曾伯集擬襄樊銘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司李曾伯奉天子命調兢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銘曰壯哉峴春南北緊墉壑樊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秦權銘

顏氏家訓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剸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爲二十字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文剸古則字謝本音制非壹古壹字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　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乜　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世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兩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杌杖二銘

再見秦字　唐羅袞杌杖銘并序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衰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杌杖二物而爲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杌銘　式杌式欸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瘵杖以杖之國之危賢以國之。

巾几銘

羅泌路史黃帝後紀巾几之銘曰毋侖弱毋佩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漢侯鉦銘

寶刻叢編四十二字雅下兩字缺有云新始建國九平蓋王莽以始建國冠所改年號紹興初金州耕者耕得之太守郭浩獻于宣撫司後以進御府　侯鉦四十二字闕二字王莽地皇二年所作紹興中出於金州今在毗陵胡承公家漢器如館陶釜甘泉內者鐙之類雖非彝鼎間古大蓋猶是篆體獨此器所書有波畫李尤清勁與漢不筆法無異孰謂西都隸字皆古拙乎

安哉銘

高似孫緯略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嚴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庇爲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是陶器也

洗銘

古今事通異苑漁人得二大洗以歸章氏予銘曰金兮精火兮明土兮英水兮清器兮貞人兮贊　又　周樞得三足洗於清化銘曰尚古離人範模首制伊谷可陵厥用罔墜

瑞魚銘

唐張曲江集賀衛州進古銅器表云伏見衛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瑰奇形製純古魚爲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龜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

石雲板銘

宋北磵禪師集彰教寺石雲板銘　兩朶雲崎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圓刻詩五十六字曰吳翁題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居隆藏主來住此山通湖口得於民武曰徐氏舊物二說未知孰是寺蓋李氏有國時徐魏惠王墓田王溫第六子名知諲字義明距寺七里有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傳元祐元年龍圖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荊湖時所作碑陰則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矣其瘠而後裏銘曰切堅兮采其剪雲兮賦形在縣兮富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寂寥兮歸根塵消不痕

信心銘

秀雅堂勝記三祖信心銘　至道無難惟嫌簡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物初銘

北磵禪師集物初銘一則　龍言孔寸田鏡空蕩然十

廣雲沈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
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萬生絲綸汩乎吾前莫不了厥
瑞緒於毫忽未兆弗祈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打
其詭銘曰混且紛絲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冥際動中滅靜中起
微退思與却顧當云何洞化母

竺源銘 竺源銘姜戡主 一滴曹溪
全者天天地先觀物初如是觀 發於中天遍邐於江西一
十八灘餘波瀰瀰襄陵懷山室何有於濫觴陣何有於類瀾雲何心乎故
夲水何心乎舊囿九河奔湍渺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分會之有元。

勝叟銘 勝叟銘滄川吳首坐 目定曰勝取人衆勝天之勝爲之張
本則指之曰蒼蒼而穹者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
以成亨之以誠應如谷神總總出出其類寔繁汩序亂常天紀妄干朝春
析秋曹雜喧啾喙息弗停擬萬數號氣華伕變金行旣肅族類竄匿愁然
嘒瘖啉絕景消泯默至死天籟常鳴無從間間於戲天乎不戰而勝凡所
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天不可勝
而未嘗不定則又捻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明無礙銘 明無礙吾孤雲權之子以諸父事余與朴翁光銘朴翁稱之曰
無礙屬余着語後十九年始克爲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膺泮然物
消伏膺以懲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銖然礙蒂獨在畦空吟虛欲爲箱
瘠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通。

無盡銘 無盡銘滄川戴知客。 典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爲
枸窘跛蹩必也逆原此外無地
之銘銘曰此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
先天後地獨存者性外取風月用雖不竭畫蛇着足既着復刖身椰子許
曰小天地求諸吾身是謂直指

仲舉銘 仲舉銘德侍者 德輔如毛民鮮克舉孰能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俟仲也豈無嫌賴
之人亦賴之徒也上俱北磵文集。

六悔銘 寇堅積志冠萊公嘗作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
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
將息病時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爲終身之用。

萬佛影銘 廣弘明集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經道去
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
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
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介乃

恩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
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輝群品熙榮有情同
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
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
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
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發
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
有待耶爲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
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
徒知圖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
蒙慈訓托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飡遊方之說故知
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
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
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
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
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情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
跡絕而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
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悞冥賞撫之
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
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窮其極
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
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
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俙若真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
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
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
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
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大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
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𠅁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
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
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佛影銘 廣弘明集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
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着記論矣難雖

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且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彪澗摹擬遺量寄託清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實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磬竭劣薄以諸心許徽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顒感群物飛鶚有章音之期闓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遁其慨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邁使轉輪苦根迭遭迭遭未已轉輪在己四緣雲浮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負爾沉誠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袪其偽偽既多塗義故多端因替成韻即色開顏望彰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問金好冥漢白毫幽暖日月居諸敬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識俟對承風遺則勝若有染敬圖遺蹤跡鑿峻峰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牕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勞既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群視沉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絜精能感靈獨誠之云乎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翦喪之推闇提之從反路今覩發蒙兹覯式屬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明倫堂銘

朱晦庵集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敘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四齋銘

朱晦庵集溪縣學四齋銘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泰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叟同安縣學四齋銘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有長諭其員之冗故惟兩齋兩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賓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教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依舊貫易日新長諭為志道長諭賓征長諭為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推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為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條其使不便者悉且罷行之 嘉禾郡四齋銘 處仁齋銘 里有仁焉擇之而處顛沛造次不離其所遂因麻直涅以染遷漸磨而化物我皆然 好義齋銘 質直無邪所存在義行而宜之勿放於利無適無莫匪驕匪吝推之邦家其遠可信 復禮齋銘 湛然一性中有覺知感物而動私欲害之約之以禮勿順乎非不遠而復顏氏庶幾 近智齋銘 仲尼之聖顏子之賢好學不厭智斯仕焉勉強師之其德日起知之而好斯近智矣 袁蒙齋集達原齋銘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執先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之 止善齋銘 兼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曷謂止聽綿蠻會斯意 存誠齋銘 誠本存實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欲閑邪禮是門 養正齋銘 物始生命曰蒙亦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主不窮非助長常融融

唯塾銘

宋方秋崖集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曾虞之塾曰唯則為之銘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雖聖所許徹哉果藝厥妙雖曹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浴爾門人於乎為贅勉哉聞孔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狹以卑毋曰忘言又焉容乃三省吾身其自茲入

書銘

笠澤叢書太古之時何書有欺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絕一絕錯亂名目旋務輕省擣桑剝穀膠漿畚畚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宜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蠹庇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草號啟勃識焉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廟成夕反詰哲制令屈達首言淺微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惡美僞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詠賦頌多思謟權在簡牘者理沒壞爛無遺簡編嗣以梟毅其留最延錯繆顛倒龍家弗刪在紙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鏤鑿既畢名聲泯然老弃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作詐偽焚燒棄捐復似太古結繩之前

書字銘

朱晦庵集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書廚子號銘

朱晦庵集藏書閣書廚子號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藏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寫照銘

朱晦庵集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

而客髮凋悴遂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士元爲予寫照因名其上以自戒云

叢書銘

宋曾丰撙齋集銘并序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爲記余適坐官紛而師韓又休於歸立項不容冥搜姑從省文法而爲銘曰萬物華前彧既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問書幾何淆亂褻姑撮其概經史子集君味其間經辟則醪至文子集澆餘而糟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祇經猶物之既況吾書外從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無文字生焉精粕已具一非不足萬非有餘吾齋吾名吾何擇夫精粕

釜儀銘

元姚牧庵集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雖人仰釜戴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無深廣倍弩釜允也環鑿爲沼準以溉也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平針再也叙起南極平釜皦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寢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非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須縮竿子午對也首旋機板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皦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歛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主救也以避赫羲奪目眚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瀉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安渾宜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珠話也一儀之揆孰善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聘者惟也古今巧歷不億筭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闕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類也鬼神禁訶勿銘壞也

漢律準銘

元趙忠齋集昔有熊氏斷谷之管定律呂之聲至漢八世郎中京房習焦延壽之學察六律五聲之音制遣詠議大夫及太子太傅問之樂府其言以爲六十律相生之法始於黃鍾畢於中呂而十二律生焉自中呂上生至于南宮而六十律成焉是猶八卦變爲六十四也夫竹聲微而難知故作準以定之其狀如瑟長一丈而弦十三下晝分寸以爲六十則清濁之節成在焉故不可以無述謹撫其實而銘之曰竹生嶰谷截之於綸黃鍾九寸是則是遵秦何世變滅學于秦漢室草創於蒼首詢分數難曉竹聲雜陳洞究其昔京房小臣請諸其師延壽焦君乃做瑟制律準一新弦施十三中晝寸分檢攝草木靡不純皇帝御殿和氣氤氳後世之頼鑒此詩銘

新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赤道交其中四游衡仰鈞簫凡今改爲晷析而異取其疏明無室於晰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貫赤道天常天常不搖則乾安靜上綫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嬴紫微安加北極攸戴穹然突出狀同倚蓋別置立運下纏地平錯勒干隅十二子名五環挈周丈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六環之寄三貫衡旋衡緩關距隨捩流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游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弦北軸移影相望莫日用一推星無二定距入宿兩侯齊晰巍巍其高漠漠其遂蕩蕩其大赫赫其昭孰曰無形而艱賾考明子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較古陳未與侔工倚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羲和爲世其訓

藏書銘

元李太初集草堂書院藏書銘 秘閣燕光麗于唐實群公在天逵不可招聖賢之書有圖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覿刻茲蜀都阻于一隅去之萬里孰云能徂惟茲達可有測斯念稽于版籍詢于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有本則書僕輸有頼車運牛汗厥數維何二十七萬載之以舟入于蜀江江神護呵莫其帆檣爰至爰止邦人悅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舊者新昇此士子懷君之仁朝承于公夕副于室家有其傳雖君之德在昔文翁聲茲戎功建學立師惠于蜀邦維茲達可宜世作配惠茲蜀邦罔有內外差差士子尚其勉旃毋負于君惟千萬年

渾象銘

元楊桓集於昭聖皇德惟天希欽察乾坤動符化機乃命大史考順永逵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基布星火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圜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衡取外圜反而觀之其樞同歸體維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裏合象之背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夙夜靡思先天天合後天本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爲

簡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裹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頫仰鈞簫凡今改爲晷析而異辭能疏明無室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杳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架應鍥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嬴地平安加立運斯復錯勒干隅君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兩綴關距隨捩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抉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無二定距入宿兩侯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遂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精考明予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羲和爲世其訓

賜硯銘

宋葉石林集紹興乙未六月臣某侍罪建康之明年皇帝以所書御硯賜臣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咸池之淵泰鈞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太山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備而臣之藏宋孫氏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咮礫巖須汗綠竹編青蒲紬金履踦石渠把光友請父書

愛民銘

元李木齋知許州劉侯愛民銘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田濟城劉與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劉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懇謙不獲敢蹟侯行事譔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新然閒無雜謁其在獄為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擁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剸聲容舒徐刃娶而節解吏無積牘獄無擬訟不尚苛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覺修獎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吏校官講益經史親為之倡繇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効及終三年諸軍較牧外土丘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郊袤貿穀市儈連郡豪徽糴外闌擅輕重以售媒弱脅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脅糶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摧卯民衰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杖大驅數人法

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春穀價勃湧首發私庾大緡價聽民糶募富民粟數萬斛出糴市廛糴有不均也孫諸社責其長日閱數賦與之夏雨既麥待請出郡廩積年氣耗鑿米薄價紓民春夏但秋無凋瘵者明年蔣饑𥢶等狼戾請省去公緡賑之民為蘇中統抵大德凡所立有司法程討閱簿書彙帙度賞而據守不踰故勇於恤民而善禦其害者大核也田臨穎鄧文口民稱田三百頃人有說者曰此古也可復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除平生息之道也業此曾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者不難以與民恫瘵之狀遂陳不可卒止宣徵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令縣民大書其法於聖壁患遂止程約五縣繇賦齊均凡出錢縣官市物民間曰和買民產所有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苦督責無敢拒會肆者亦除辛漁獵雖瘠痛其民不恤侯深患之上有均賦之苟無之抗簡獲陳不允不止郢陵扶溝產紅藍猝不時買鉅萬時其地年歉而藍寡民大驚愛者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竅之是不獨仁於許又以仁其鄰也有檄諭因荊南時荊楚大水民飢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機者移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周於近又有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

而果衆矜惻怛未始不行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豐取解池蒞鹽止襄舊樹石河之南頃錮以畫豐之法葉令妄使而北侵襄民近百家㨂漕屬以其法酷穽之兩縣飛狀關揪葉引陝漕合攻襄以危法持侯偕省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推葉復石舊疆民底寧河南光民殊土糠田債至聽雖有質鬻而契券關略圖蒸還令民日生集叢搴灌莽畫化青沃債倍十百關閱滋熾豢吏舞法孔究弊出至有綿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既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偽由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為衰民皆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憚嚴其舅姑而私竄外者寘家令妾教脅族事如其女逐瑰他屍者歸塔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情立出民有以計誣罨其同行者訟縣醉亡楮緡千獄逮人數十訊不白屢懸州至擬地以惻規色詐立屈之決因南陽主婦吉奴酖其夫三日死榜楚極慘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乎獄供有寃立貰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囂唄無益一不取齋祓精壹以走群望靈既昭答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擁音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杜尉解僻遠為創葉近郡治使與庠傳牲豬相連峙徼循捍衛狙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令天下通祠

而舊郡祠陋至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檜柏六十四本葉室藏書購塑工體先賢貌影自濂溪及紫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案屬學臨禮去者於侯又最豐終讓卻之始終銖髮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肆肆獄牧風紀憂倚用之軌孫鉶恭在人所不敢為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下讐伏如甫至談者偉異之名聲籍上於諸公多譽稽之交剡勝薦不一二數士論稱奉法帥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孚字係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遷許風岸斬立器度凝遠春秋方強擿用未既加忠孝豈弟出天稟能以學濟之淵乎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與國名庭瑞皆仕焉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推先郡既不忘拜忘侯德兩公倡率之人獨咨數其公云翀既紀其詳乃攘而詩之膺翼郡人寮邈之思辭曰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執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飢以炙惧我鋪我鳴柚於家由塑在野緊我害蹟均恫其身膏以雨灌煦吾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蔑棄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蒙顒顒侯教載之縉紳煌煌侯勞來之執匪人我而玩侯法將雜是之我用是懟善遠而施天下之惠寧獨吾私一郡是淹車聲轔轔民莫侯攬有堅其碣礪配琬琰　李木齋　疇九侯蹟跋予

望之其
永無極

功銘 元青陽志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紅軍起頴六撤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
司之所治高城深隍長戟强弩之所守環瓶碎之既缺圍其圍者青陽小
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戍過
之其邑屋無所毀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粟迎
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
君初遊太學桊茂材五轉而尹茲邑為人端精探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
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為主本民有關訟從容召遣不數言折之庭中未
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患之所不為理者薙樹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悍
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斷不敢肆虐其績與其過人者其治既
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
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
及入寇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達來暫賊之相民之
良者收其豪以為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育至率民逆戰如武
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親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
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至而亂或來而迎降撞搪譎詭有

如鬼蜮臺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賊民興
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而用之則亦何至如
向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
間千里為虛驛馳十餘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跡青陽之民於是亦以君為
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
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亂於余余故史氏也於
志義無所讓乃為之銘君名俊字孟敏雷州人也辭曰元受天命并臣萬
邦如山如澤或生龍蛇馮淮逾江殘其醫趙核庸厚亮邑無完者粗茲青
陽昔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墜羿民為倭君先以勇衆緝厥
武民以為城治以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懷相彼亂邦寇胥如麻爾父爾
子耕稼蒲歌亂之所定棘主有剔爾室爾家亮為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
知既克底績功為君歸載其肥犒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介難老念之謂
之易曲畢之至于孫子懷允無止南山
之華其徽如英姚於君功民說無疆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靳月樞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十九庚

兵

洪武正韻補明切戎器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又刀劒曰短兵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注審注轂梁傳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兵本戎器後世因呼士卒為兵謝弈目桓溫為老兵是也許慎說文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皃古文兵从人廾干籀文徐鍇通釋會意彼平反爾雅出為治兵尚威武也郭璞注幼賤在前貴勇力劉熙釋名戰死曰兵言死為兵所傷也顧野王玉篇彼榮切从斤斤兵也陸法言廣韻戎也世本曰蚩尤以金作兵器孫愐唐韻甫明切宋重修廣韻周禮有司兵掌五兵五盾丁度集韻晡明切鄭樵六書略形兼意兵械韻補叶音彝謨切道藏謂解帶天皇寢傳駕高上兵王真啓角節冀衛自相扶又通旁切戈也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沉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戴侗六書故兵戟伐之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兵楊桓六書統暮母乘戰具也从収持斤斧戍之屬說法兵弁有又古文兵从人从収持干古文从人从庚庿同上兵或从収从斤从一持一斤也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本作兵隸省作兵前吾丘壽王傳注五兵矛戟弓劒戈周禮肆師注五兵矛戟劒楯弓鼓司右五兵注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守戈戟助又司兵五兵注鄭司農云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之五兵鄭云無夷矛而有弓矢淮南子說五兵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劒西方戈北方鎩又詩曰兵戰器也人執兵亦曰兵李鑾存古正字俗作兵非字濮博義兵戎也趙撝謙聲音文字通紂京切从収持斤為意兵籀文重一畫依古文从人収持干為意韻會定正字切韻經韻寘邊兵

篆書 兵 兵 並古論語 兵 古孝經 兵 齊鎛 兵 古文 兵 文 兵 久湫 兵 秦廟器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兵 薤葉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兵 古孝經 兵 兵 並古老子銘 兵 兵 並義雲章 兵 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兵 兵 篆韻 兵 並徐鉉 兵 兵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兵 兵 並六書統 兵 隸書 兵 孔宙碑 兵 武梁碑 兵 張普題字 兵 魏臣奏並洪邁漢隸分韻 兵 張納碑 兵 陳球碑 兵 馮煥碑 兵 州輔碑並漢隸字源 兵 真書 兵 智永 兵 歐陽詢 兵 虞世南 兵 蔡襄 兵 草書 章草 兵 王羲之 兵 智永 兵 張旭 兵 懷素 兵 兵 並鮮于樞 兵 趙子昂

敘兵

杜佑通典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輔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彊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緬尋制度可採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實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南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資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成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並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矣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埤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

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
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
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主固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品或未馴其
性苟求其用授以鈷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嗟嘆之旨不其然
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
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
之聽類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
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
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使擊刺之宜足趨禍鸛之勢隨地
形而變陣疾馳電發之疾因我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緊目多應機
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鋭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
其說尸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
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挾
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
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以旗而克麻
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

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合衆心之莫測俾
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
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皆精其理令
輒据撫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類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
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未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書其法制可適於
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又曰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
兵賦夏官司馬而掌車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
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
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
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馬四千匹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

井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者違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其軍禮篇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
弱犯寡則眚之眚猶瘦也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壇讀為墠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居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之犯
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
獸之行此禁暴靜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
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
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兵家之技者習手足便器械
積機關以立攻中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也秦昭以銳士勝銳勇利
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距
敵堅則渙然利矣離士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
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
置戈其上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冑帶劒者兜鍪而帶劒也贏謂
擔負之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
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如此其地雖廣其稅

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人也酷
烈陿阸地小也阸困也酷猶重厚也烈猛戲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狃
串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
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
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
地廣兵強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鰓懼貌也軋踐轢也鰓音
先祀反軋音於黠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
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
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
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
善陣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
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
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
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

之勝挾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奪其牙爪禽獲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隷之徒還爲讎敵𣲖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𣲖音標管子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器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役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懐樂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德於君九變令持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

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凡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來虛備散反覆百里則騎故步爲攖心中爲羽翼騎爲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迭行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令朝臣傳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宋仁宗神武祕略叙兵　兵之所由來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校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常理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又何況生而有好利故爭尊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導之化導之不業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陳丹浦之戰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櫜弓戢戈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

政王制號弛師旅亟動於是齊桓有內政之令晉文有被廬之法其行師致霸之道蓋務隨時而求欲速也至於戰國豪傑並起因勢輔時作爲權譎故險謀變化出奇設伏之計與焉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彼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焉末世窮武力以快虎狼之貪殺人盈城流血滿野斯爲下矣凡誅暴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天之道豈不虧盈益謙抑高而舉下者乎是以善爲國者不師謂隣國望我歡若親戚也善師者不陣謂上將伐謀也善陣者不戰謂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也善戰者不死謂役兵勝地避實攻虛也善死者不亡謂民盡其命無有背散亡也夫兵鋒氣猷猋厲火烈雖如所願動亦耗病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子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戢自焚可以深戒議者又欲消兵去戰專以柔道而治亦未爲得也何者一文一武相爲表裏文經之武緯之經緯不爽而其理得矣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

本末行之有逆順且秀茂之木不能無蝎蠹治平之世不能無暴悖善牧者必去害群則良馬阜蕃善田者必去莨莠則嘉禾滋植君人者不能消遏亂源扶衛良民乃隷園老農之不若也今國家混一區宇邊陲不聳夙夜惟持盈慮危之戒治兵經武安可暫廢若耀武玩黷則吾豈敢昔有袁氏之君脩德廢武有唐氏滅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夏侯氏伐之晉武帝平吳之後去州郡武備及寇賊起皆無以備不能制唐明皇承平日久禁衛皆市井商販之徒人不知戰安史作亂無以禦其凶威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總而言之帝王興師必本仁義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存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仁兵之出若生物之仰時雨爲義兵之行若病者之待良藥焉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戰以時動動以時至以安以和有畏有懷助帝王之利器舉天下而無敵者不其美歟不其美歟太平御覽叙兵　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捲手也手文威字也書曰洪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又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又曰師尅在和不在衆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黷震懼也　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税以惠百姓　史記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漢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爍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不及湯武受命次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治之世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

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馬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戰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　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　黄石公記曰將所以有為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黄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暴者謂亂內賊民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溉熒火其尅必也　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禄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

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　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者尚矣與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黄炎固用水火矣黄帝炎帝共工固欲作難矣高辛氏爭為帝而亡之也五帝固相與爭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害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故勝為長長帥長則尤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爭鬭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　又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主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喪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又

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梃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　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緩徐遲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　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摶精心無有慮猶損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所聞壹諸武而已矣　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得以守國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無擊無鐓刃也刺鋒也槽讀如曹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幨之渠壍也一曰渠甲名幨幰所以御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鬭車弓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關發　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黄口不獲二毛黄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為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

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　袓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群群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服天下焉　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爲不和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於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　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　又曰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強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隸其

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　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士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後之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寘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國寨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　此兵之體也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其毋制于[illegible]能久長聖人法之厥而不傷　蔣子萬機論曰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銛膽力無伍至於卽豕也畢附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喬蛛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兕虎拒角牛希兕害矣若用兵恃彊必鑒於虎居弱必誠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爲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敵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恩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侯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大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輿柴之僞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佞不能守社稷父老返矣可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彊并弱以大吞小故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群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

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爲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　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強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韓信以寡破趙數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法故也此五千能以少尅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楫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黃帝兵制

史記五帝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　以師兵爲營衛正義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若轅門卽其遺像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黃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爲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所以起數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則非設象賓古制也御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云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羅泌路史餘論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居之方為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以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圓地歷山腳則為曲地正出入則為直前隘後廣則為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法四為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為鄰出則為伍壟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脩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

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續後漢書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立部制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出稅定賦藏兵於農以為經制舜相堯始別天下為十二州用律呂之方也禹平水土別為九州稽洪範之數殷因於夏制不經見及太公佐文王作周佐武王伐紂推本黃帝丘井之制以立兵政

有虞兵制

王海文中子　舜兵衛　舜一歲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兵衛少而征寡也羅泌路史有虞紀　帝舜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寓之牧伯故干戈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誅求寡故國不遺陰經云陶唐氏以人戒於國中欲人推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漁獵簡習故人皆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於農也故劉貺云有虞始戒于國

夏兵制

書甘誓乃召六卿注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疏周禮夏官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胤征胤侯命掌六師注仲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孔子家語夏后興六師以征不序

商兵制

續後漢書殷因於夏制不經見

周兵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大司馬茇舍群吏撰車徒讀書契注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小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注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

國語曰擁鐸拱稽周禮井田譜曰農為軍　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其以一鄉之民為一軍之師推而合之之數若何　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皆下士　五比為閭五伍為兩閭胥為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　四閭為族四兩為卒族師為卒長族師卒長皆上士　五族為黨五卒為旅黨正為旅師黨正旅師皆下大夫　五黨為州五旅為師州長為師帥州長師帥皆中大夫　五州為鄉五師為軍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　古之官稱有常名有異命曰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其千里之外設方伯則曰屬長連帥卒正此異名也然則曰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其起軍旅作田役則曰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今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民之可任用也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是曰農以定軍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已下皆德任者俾兼官焉古者井田之民

其在鄉井執耒耜以耕耨則為六鄉之農其有徒役執干戈以驅馳則為六軍之師故六鄉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闕一家則不足以成丘邑閭族之纘助六軍以一萬二千百人為軍闕一人則不足以成參兩什伍之行列故平居無事則五家為比其有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為伍因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比長公司馬皆下士一軍則公司馬二千人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十五人為兩因閭胥為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一軍則兩司馬三百七十五人四閭為族族百家毋過家一人故百人為卒因族師為卒長族師卒長皆上士一軍則卒長百人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五百人為旅因黨正為旅師黨正旅師皆下大夫一軍則旅師二十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千五百人為師因州長為師師州長師帥皆中大夫一軍則師帥四人五州為鄉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因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一軍則軍將一人是之謂兵農一致也以軍將皆命卿而卿即鄉大夫故知軍法嚴於六鄉雖然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胥以令貢賦遂人亦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田師以起政役縣師亦曰若有軍旅會同田役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知凡五州為鄉五縣為遂與夫閭田之丘甸凡聯民以什伍莫不教之以軍戰之法必以五人為伍則左右前後足以相救手足耳目足以相及形容相別音聲相審故也非若百人為卒永徽識焉然後可以識別非若五卒為旅建旌旗焉然後可以指揮多乎五人則行列為有餘少乎五人則執械為不足非若師之用衆足以圖敵非若軍之用車足以包戎故伍法自有軍以來未或能改也及乎行陳之間大司馬教戰法其居卒間以分地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然後五人之伍五伍之兩與夫五卒之旅五旅之師五師之軍衡縱之皆參唯四兩之卒衡縱之皆兩比之謂參兩什伍之法六鄉之人習之於平居無事之日寓戰於四時之田然皆伏節死難之士故用於戰陳之間則近而同伍衆而同軍不失於鄉黨鄰里之義不忘於和親纘助之恩其恩足以相恤其義足以相治故六鄉之士有不出出則無不勝矣　耕田　山堂考索

軍王　六鄉六遂　六軍七萬五千人　伍五人伍長公司馬下士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二十五人兩司馬中士一軍兩司馬五百人六軍共三千人

將大國公上　三鄉三遂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卒百人卒長上士一軍卒長百二十五人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數次國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二萬五千人　旅五百人旅師下大夫一軍旅師二十五人六軍共百五十人

國小國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師二千五百人師帥中大夫一軍師帥五人六軍共三十人

軍萬二千五百人軍將卿一軍一人六軍共六人

總萬八千[illegible]百三十六人與鄉遂同

商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西漢刑法志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注疏義曰凡出軍皆據六鄉為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鄉之數也王六鄉之數也大國三鄉故三軍次國二鄉故二軍小國一鄉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然而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考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襄

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蓋魯於周為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衰世禮壞諸侯僭天子矣　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師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族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為之矣　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衆揚此軍與將之數也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至以此追胥　注曰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音相識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至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　賈公彥曰比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夫餘遂故也陳祥道禮書古者

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美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蓋六鄉
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
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 司
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爲
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
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 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
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齊
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
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
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
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析者不過二
萬耳此鄉遂鄉兵見卒之數也司馬法司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
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
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司徒正義
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

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按司馬法車乘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
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泰伯
引兵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
非成周制 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
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
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
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之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
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
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
爾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

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
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
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一夫爲五百一十
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
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
九七征而役一遍焉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
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
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
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
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
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
適用千乘而寓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千乘三軍用五百
乘次國七十里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
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
成軍之數 王畿之地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二更

迭用之國勢壯而民不勞苦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
井田而寓軍之法亦異焉此出車出軍之制也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
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七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
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
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
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爲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爲
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
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
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 牧野之
師紂七十萬意通圻皆發 大司馬遂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
鄙家鄉官野之異析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其通征
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槀
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
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而已 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
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眔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平淮夷以江漢碁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說者謂先王征伐先出六鄉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牙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鄉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豫胥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李泰伯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

為將帥長興司馬故李泰伯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毆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教不關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　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安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米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戒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無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小國其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攷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魯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

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補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聘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師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而足雖其役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林曰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　丘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以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外自稍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林曰軍制壞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故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

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附陣而服鄭國楚共以簡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周制三變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政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畢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畫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奬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桓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鬬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

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爲得無推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爲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鄰鄙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鄰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者所以不同（文公）古者內外相維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師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文公）鄉遂兵車之制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文公）鄉遂丘甸之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文公）玉海周六軍　六鄉　六遂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注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注鄉之田制與遂同（疏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　司常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縣大夫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故於治衆則曰師

都於治軍則曰軍吏）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軍旅師其衆庶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有胥）四閭為族（有師）五族為黨（有正）五黨為州（有長）五州為鄉（有師）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遂以五家為鄰（有長）五鄰為里（有宰）四里為酇（有長）五酇為鄙（有師）五鄙為縣（有正）五縣為遂（有師）注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書疏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　族師十家為聯十人為聯八閭為聯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一萬二千五百家　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遂之制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萬二千五百家以起政役亦如之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遂謂之野　易氏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

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　春秋正義。　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詩公劉正義。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於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鄉國之人以為軍數。鄭注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杜注云。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此一車甲七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云云。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十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四丘為甸。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一乘。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實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　三禮義宗。　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鄉民者。謂廛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為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為井田。遂人所造溝澮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丘甸者。是采地之法。　魯語。　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師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元侯作師。卿師之。以承天子。師三軍也。諸侯有卿無軍。師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君。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師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齊語。　管子曰。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伍其鄙。注國。郊以內。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　坊記疏。　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千馬皆計地命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云。及授兵

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注兵車百夫長所載也。疏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史記。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伐紂。　書疏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　劉敞曰誓司徒司馬司空。此三鄉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為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下天子也。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　泰誓　大巡六師　羨卒。大司馬中秋郊野載旐。注云以其將羨卒也。脩閭氏掌其國粥。疏謂國家粥養未及正卒。且為羨卒者。　鄉師疏。　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　詩祈父箋。　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采芑箋。　方叔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羨。猶家之副丁也。公劉其軍三單箋。　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單者無羨卒也。疏。公劉夏時諸侯。周制因之。三單是單而無副。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所以副其正也。　曾子固曰。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以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　古制其備於周。有井牧之田。伍兩之兵。溝封之圖。郊關之限。術藝之警。壘楳之守不得已而用民。則鄉遂公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則有適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城。而固國之道。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周軍制。　李靖問對。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　周乘馬法。　軍賦。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疏按小司徒。地有上中下。按遂人。上中下地與此合。故云邦國如六遂。地官。　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孔子稱丘賦。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晉人曰。群臣帥賦輿。注猶兵車。注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過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故晉疏。若鄉遂不足。以召兵于邦國。縣師將有軍旅。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疏司馬主將事。故先受出軍多少及法式。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 鄭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四丘為甸。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左傳。成元年作丘甲。疏渠以為丘作甲。以農為工。 公羊注。始使丘民作鎧。注周禮。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 禮封人疏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疏此注多是司馬法。 胡氏曰。今作丘甲者。是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為

兵一丘。所出十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李靖問對。 太宗問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五甲共七十五人。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楚語。 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 禮記疏。坊記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為通。云云。此采地出軍之制也。王畿之外。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公羊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劉子。 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積倉於邠峙粻於申。會苑之備取於衛。古人藏賦於民如此。春秋時齊桓之師。鄭共資粮晉軍楚地。食其軍穀。鄙無賦於司馬。政教無侵。而四司馬之官皆已去籍。鄭康成諸儒直以根其司馬法為識。周書。 武順解。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一卒居前曰開。猶啓。一卒居後曰敦。猶殿。左右一卒曰閡。四卒成衛曰伯。一長三伯。一長曰左。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一長曰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 周八次八舍 七萃 天官 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疏此次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詩云適子之館兮。鄉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寺即舍也。官府退息之處。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疏舍若掌舍之舍。宮正宮伯居衛之制。虎賁旅賁行衛之制。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而居之。注均宿衛。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注。杜子春云行馬。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 地官。 槁人享士庶子。注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小司徒疏。按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為羨。是宿衛之人。 秋官 司隸帥四翟之隸守王宮。疏。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 司寤氏疏言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 穆天子傳。 王勤七萃之士。七萃之士曰高奔戎。 文選。 王元長禊曲水詩序七萃連鑣。虞子陽羲詩雲屯

七萃士。注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注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文選注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 漢地理志。 成皋注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虎。天子蓄之東虢。號曰虎牢。水經注引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捕虎。白居易云。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扶衛王宮。肅嚴徼道。 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掌固頒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諸子授車甲舍卒伍。置有司以軍法治之。不特王國為然。都家司馬各掌士庶子。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宿衛非宮正之群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矛戈立階戺。皆冕衣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汲汲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軍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矣。視趣馬綴衣至不等。而一槩言之。以大臣進見有節。褻有常。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為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考課。是故分隸於列卿。而冢宰之治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周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牟伋益宿衛國子也。他日能為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之善益多。 王宮宿衛有官府之吏。有國之士庶子。有

守王宮之民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　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太師皇父也一相處內無所不統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為軍將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諸侯世子為軍將　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恤自諸侯入典親兵

周虎賁　旅賁　書　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孟子史記云三千人武王曰予有臣三千跡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禮記云虎賁之士說劒謂此也　立政綴衣虎賁顧命師氏虎臣注虎賁氏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之外注汲為天子虎賁氏　禮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雖群行亦有局分張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舍則守王閑梐枑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下士十六人夾王車中士是官首為之帥車止則持輪　司士虎士在路門之右　司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國語　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　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虎賁三百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胡氏曰王者六軍乃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覲衛則虎賁之士而已　周書　世俘云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紂殷云王既以戎車虎賁馳商師　晉天文志　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旄頭之騎官也　周宿衛令　春官　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　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守宿衛者　夏官　司士王族故士注故士為士晚退留宿衛者　秋官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注鄭司農云宿宿衛也互行馬櫟行夜擊柝

周畿兵　左傳　襄十六年穆叔賦圻父注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　詩　祈父注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疏掌封畿兵甲通作畿字古字通用尚書作圻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　書序訓纂先生魏氏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處也則積事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託矣　愚今因班志之論取周禮與司馬法二說為圖而考其實併以附其說于后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註云此邊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

九夫為井方里而井

四井為邑方二里　三十六夫

四邑為丘方四里　十六井　一百四十四夫　出戎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為甸甸方八里　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合為方十里凡百井九百夫是為一成之地班志指此地出革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一甸加一里四甸加四里為方二十里凡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大夫家也

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是為王子弟卿大夫采邑

四都為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方百里八十里計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五百夫旁加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合為萬井九萬夫是為一同之地其內以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萬四千二百夫治澮

司馬法小司徒註引此

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九夫所治之田井九百畝匠人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井十為通九十夫地以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屋塗巷三分去一餘六十夫之地以地不易再易一易再易計一家受二夫之地則六十夫定三十家也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積百井九百夫地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定三百家也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註云成中容一甸之地方八里緣邊一里治洫

成十為終積千井九千夫地三分去一定三十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終十為同積萬井為百里之地九萬夫三分去一為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匠人云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註云同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澮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是為百乘七千五百人十同為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是為千乘七萬五千百同為畿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是為萬乘七十五萬人愚按班志所載皆約小司徒及司馬法為說然其說有參差不合者試條列之小司徒都鄙之制依鄭氏注九夫為井則為八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積為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司馬法則三分去一三百家出車一乘此其不同班固以二甸出車一乘然一甸十里止出車一乘則百里止出車十乘既不成為卿大夫之邑又不成為諸侯之國此可疑者一也班志謂百里為一同一同百里十同為封則一封當為千里今志但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以為諸侯之地既不合周書武成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之數又不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數此可疑者二也又況一同百里依孟子說正當為諸侯之國而止出百乘為卿大夫采地此可疑者三也又班志所解四丘為甸出革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知何據惟晉杜預釋左傳丘甲一節與此說同然與司馬法一成出車一乘而惟士十人徒二十人之說不合或以為七十五人者其總數而行者只三十人餘則留以須後迭用豈其然乎此可疑者四也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氏依孟子百里之說謂千乘百里之國古者田方里

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則又異於小司徒四丘為甸五百十二家之註與司馬法百井為成一成出車一乘之說矣至馬氏釋論語千乘據司馬法謂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一成出革車一乘異則十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蓋其意謂八家同井井十為通則八十家通十為成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然司馬法注三分去一定三百家為一成又與馬說不同況馬氏之說亦與周禮孟子之數皆不合哉此可疑者五也於是後儒多曲為之解至有為重車輕車之說以求合乎古數至其卒失有餘則舉為軍外之用且謂諸經之說無不合者然證諸彼而此礙執諸此而彼違紛紛之說卒無底歸且孟子生於周末去先王未遠井田之制但云此其大畧既不得其詳矣又況司馬法一書乃是戰國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司馬穰苴兵法於中豈古聖人之兵法耶今必欲因鄭氏引司馬法之說而復取班志所載計析多寡於紙上之空言豈不徒敝精神而無補於世用哉故今為之圖而疏其可疑如此庶幾多聞闕疑之義云爾愚既陳其說于前後復得論語古註疏邢昺釋馬氏之說云居地方三百八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

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十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曏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裨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裨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愚謂諸侯之國散在天下所謂方百里方五十里者亦大約其數然耳豈必尺算丈量而計較於贏縮者況九州之內山林川麓城郭溝池縈紛交錯豈皆可以開方之法盡之耶由前所說皆破碎曲折以求合乎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之數又況此里數徵於經典皆不合豈古制地之法果如是耶只如禮王制所定地理多多寡寡之數先儒固咲其拘瑣不可行而況於馬氏之說乎如不得已則包氏百里出車千乘之說頗合於武成又合於孟子似為可據論語疏釋包氏之說云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然此亦以

開方之法計之耳況方里而井則為八家十井為一乘則為八十家先儒又疑兵車一乘七十五人糗糧芻茭兵甲具備恐非一十五家所能出也愚前所謂證諸彼而此礙執諸彼而此違者於此又難為折衷之說矣愚又按晦庵朱子於孟子荅梁惠王言千乘之家註云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則是以方百里出車千乘此據孟子諸侯皆方一百里而亦采包氏之說也又註魯詩公車千乘云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此又取論語馬氏註之說也至論語季氏代顓臾註謂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是又取明堂位之說也曰百里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曰七百里皆主諸侯而言使學者將安適從哉此愚所以反復辨證而難為折衷之說謂莫若闕疑者蓋以此也卒伍法與丘甸法異或疑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此定法也然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司馬法則不同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一乘七十五人積至千乘則七萬五千人正合天子六軍之制而與萬乘之數不合也荅曰卒伍法與丘乘法異卒五家出一人自五人之伍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即比閭

族黨州鄉之民也。六鄉實有此家數，則六軍實有此兵籍也。若夫丘甸之法，合五百十二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一乘，乃七家出一人也。是六鄉之家，悉可以為卒，而不盡調以為兵。兵籍雖具於六軍，而調發止從丘乘之法，一是兵籍全數，一是調發抽數，不可合看。又曰：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考之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之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小司徒云：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之法也。　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丘乘以調兵。考之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乘之法也。溝洫長連晝去，井田方方積去，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丘乘以田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大約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一人。只緣都鄙兵有征戍事，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王畿，不調發，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近世諸儒乃欲合溝洫井田為一法，殊不知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已分作兩法，不可合也。已上永嘉陳氏說。愚按陳氏之說，與前朱子之說，可謂互相發明矣。但於都鄙調兵引司馬法云云。然司馬法但言通十為成，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四丘為甸，亦不言車乘之數，特班固漢志言之耳。此夫之不詳也。抑愚於朱陳之說，又有疑焉。若謂鄉遂與丘乘各是一法，則六鄉六遂以溝洫授田，而不為井田矣。然周禮載師鄭氏註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郤是因都鄙井田法而推廣之也。如此，則王畿內所統六鄉六遂，與夫采地，皆在百同之中矣，安得謂鄉遂用溝洫法，而不用井田法耶。鄭氏於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註，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是又與載師所註自相乖違。小司徒之所註者是，則載師之所註者非矣。文獻通考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至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也。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

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為官卑，故略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晉是侯爵，而魯頌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是前無三軍，惟僖公盛時有之。又李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為承，承有偏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選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至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任。兩旅卒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令之事。追，逐寇也。春秋公逐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　疏曰：五人為伍，即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五伍為兩，即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即四閭為族，族百家，卒百人。五卒為旅，即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旅五百人。五旅為師，即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即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百人。管子內政寄軍令，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之，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帥；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至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偏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一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起徒卒者，毋

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者餘也田謂田獵也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者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徵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遂民也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韓楺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十九庚

兵

兵守

商子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己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在城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矣客之候軍之效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為之三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反耕格阱發梁徹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遇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遇此盛力之道

續後漢書兵守 兵之為守尚矣先建侯樹屏列之衆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置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戍役宫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為守也故兵為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為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失其所守則不足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為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為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鄆潰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則不足為公汶洙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為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為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彊暴使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復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為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復國之道而為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悻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去也至於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堪為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恐恃陋而不為備一日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鄆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為本根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為表裏故宣王外攘夷狄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滎陽京索間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荆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孫策轉鬬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季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本根彊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僨國者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為越所滅關羽畀糜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雖為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為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為上守氣次之守兵為上守城次之心為氣城兵為城城心固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審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待客雖盡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械備具薪糧足餘進有郭圍退有傳障遠有救援邇有間候畜力多暇明慎罰賞申飭教戒禁絕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敵綫縱食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曾咎是也無以訛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貴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致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為易守為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蔡崇禮兵籌類要善守篇 臣嘗聞孫子曰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也吳起曰戰勝易守勝難未示以德感以義無智名無勇功而敵人悅服是守勝之上者也堅壁壘嚴斥候彼欲挑戰而我不為動彼欲曠日而食有不給卒能以全取勝而敵人挫衄是守勝之次者也然則穀梁氏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趙充國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司馬之伐公孫淵語其使曰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而不戰而守者幾於怯矣曰不然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

吳起守河西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 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飛將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寇恂文武備足以守河內 韋孝寬守玉壁帝幸其壘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 王師順守孤城以抗突厥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 王思禮善守計短攻戰 孫韶守廣陵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

者各數百里　田豫守并州外胡聞其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　華溫琪守晉州莊宗攻之踰月不能破梁嘉溫琪善守弃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　李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其守楊劉也毋丧奔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梁人斷晉餉援莊宗曰周為我守何憂救至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若吳起李廣類此　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曹咎不善守而卒以取敗　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善守而卒以破敵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若曹咎者不足以知此　李廣百騎望匈奴數千騎上山陣廣以為走則追射我立盡留則以為大軍之誘於是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胡終怪之弗敢擊以為有伏夜即引去　趙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羌豪相責欲一鬬而死可得耶　王霸閉營休士以屈蘇茂　曹彰北征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用田豫計固守賁隊虜乃散走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以圍韋孝寬凡六旬智力俱困而兵解去　李希烈以十萬之衆圍劉昌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去　顏真卿守

平原採訪河北尹子奇攻陷河北諸郡獨平原北平清河固守　江夏王宗道從秦王討劉武周曰武周席勝剉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　李光弼禦賊饒陽問計於安思義曰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曰善　王欽堯守潁州秦宗權陷河南獨欽堯力戰不可下所在殘破獨全潁州户二萬　臣讀孫子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若李廣田豫類此　論曰昔人謂戰以守為名所以悞敵守以戰為名所以誘敵所謂守者非持堅壁壘嚴斥候而已善守者使敵不能知故欲傳城則畏吾之突戰欲退走則疑吾襲擊孰敢予攻予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則且守且戰固足以却敵觀七國之叛韓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故能捍寇而有梁微羽之戰則安國能持重乎夫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故善守者將以有待也彼戰不能勝守不能固乃以退保為名是區區者何足算哉金起兵要兵權　九守者勁弩強弓渠荅樓櫓足薪備粮所以守吾之城也設險守阨高城深池列戍也兵者所以守吾之國也不因應而撓不因事而備積力治心靜窈閉暇者所以守吾之氣也不守吾之氣則無以全吾之城不守吾

之城則無以保吾之國凡若此者皆守之謂也然而所以守者權也守而用權則所以守者非徒守也亦以攻也所以自治而待時也是則守者攻之基攻者守之資攻而不守則無以隱其微守而不攻則無以發其機敵攻則守敵守則攻不足則守有餘則攻示之攻而實守示之守而實攻此權也不可以一類求也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禽滑釐問墨翟荅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納封胡子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所用也今術使於事者如左　浚隍深開濠塹也增城增修樓櫓　懸門懸木板以為重門　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敵人初來營列未定精騎突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塗門以泥塗門扇厚五寸備火又云塗棧以泥門上木棧栟也　積砲石大小隨事　轉關橋一梁為橋梁端着横括拔去括橋關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秦用此橋以殺燕丹　鑿門為敵所逼先自鑿門為數十孔強弩射之長矛刺之　積木備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賊　積石備石於城門上不限多少多為妙臨時擲下　樓櫓郤敵上建堠樓以板為之

挑出為樓櫓　笓籬戰格於女墻上挑出去女墻三尺內着横括前端安轄以荊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寸　又立間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闌干於柵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一如城壘人事軍律守城　夫城受圍外兵勢衆若非嚴備恐陷賊謀即須城內周回三十步不令人住貴取索易為但賊圍城即於大城外羊馬城內去大城二丈周回等築小城下於大城三分二分兩面直下掘土入城壕塹於女墻上安不定板棚闊五尺長一丈每棚施轉關軸周遍其城賊入上下及立皆不得傾入濠中雖百萬之衆不足填之名曰萬全棚餘守具大體略之王帳玄樞守城　守城之法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稱雜攻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皆有將其將長武文相參量材授任而統領之敵在城外城中有火須防有奸人內應但令通使近主掌管老少婦女救之及遣大將親作左右監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犯者斬　邊城十一月燒城隍境上草木及四方悉山深谷大川連海側近樹木原野皆令淨盡樹木無隱蔽也　布幔法　用布旗為之以竿懸掛女墻之外八尺折去矢石之勢則不損墻　燕尾炬　縛蘆蒿草為之分為兩岐如燕尾之狀以油脂灌之和火從城上隊下燒之下照城脚郤賊遇夜來城而上城半腰

每十步懸一燈籠以審非意或用松明亦可叉竿用鐵爲之分兩岐叉敵
人飛梯連枷棒如打禾者用打女墻外上來者　鉤竿如鎗兩邊有曲刃
刃可以鈎物　諸灰沙糠粃播於城上以眯賊目或燒銅鐵汁物洒之或
用手砲石打之油囊盛水於樓上擲賊火車中囊破火自滅矣　守城
之法　灰砂鐵銅鍑釜甕碥木砲石水筩長刀長斧長錐長鎌連枷棒棍棒
長短鎗瓦礫砲石之類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貯積之處須以泥厚塗之
火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蓋者用泥厚塗之以防火砲樓上樓櫓吊
鍾板皆皮裹用遮覆水濕之以防火砲火箭也敵攻城於地道來自於城
上鑿穿一井檝之積薪井中如火薰之謂之天井城內四傍穿井深二丈
新甕皮幔於井內伏聽知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知穴處取鑿迎之以乾
艾數石燒令烟滅洩仍用皮袋吹之積石備砲石隨大小用　積木檑擂
木長五尺徑一尺至小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長茅鎗刺之則敵不敢近門
笓籬戰格於女墻上跳椽去墻二尺內着橫括椽端安轄以荊柳編之長
一丈五尺安於椽端以遮矢石賊以火車將油鍑煎爐推及城門縱火而
去功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須衆水俱沃方可滅之行軍
須知守城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滅跡常令防城

戰具敵棚樓櫓完壯以備應急使用邊城並宜足備陳此名件預知施設
更在臨時取其利便　一用火筩火砲長鎗檑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多
設備城氈簾笆籬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多置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
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路要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鐵蒺蔾　一
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大砲燒填濠柴草　一用火炮打距堙土山驚
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有高原泉水或派及有江河須防決壅
灌城之患今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劉繼元是也　一城上以絲
旗詐爲賊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颺糠粃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
猛火油濃之動弓硬弩射之以糞砲污之磚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多備
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
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一燒城多置甕聽恐有人馬鑿城爲孔昔恩州
用此破之　一用旋風砲打填濠人及團隊人馬　一垂火箱燒其穴中
剗城濠人及剗天井填殺剗城人　一繞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
其不意之處　一城中空閑地多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收城
中糞穢用水調稀順風澆污攻城敵人　一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置起

望樓觀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以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
於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者在後供要相接次用婦
女披掛擺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
廵城應急使用　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戶大軍及拆屋斫大小竹木作木
柵週圍寨下栝麥七里椿外開深溝起置吊橋遇夜下鎖蒺蔾地栅板差
人伏路城東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廵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
關機橋木馬子陷阱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一城內無事日
多穿井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措桶井繩之類亦備　一城內多用泥草
反濕氈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護防賊火燒　右已上防城之法雖是廣
設備禦晝夜無停巧施謀策詳在主將度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　武
經總要守城　梁侯景反浮江西寇軍次夏首王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
陵既景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
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
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自當非
礙僧辯城中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頂降之景軍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
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北平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

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營中賊徒大駭
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
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卒既至百姓競入公
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
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偽稱得外射
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決
滅大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
不受部曲千萬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
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
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敢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
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不可賊多日
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
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
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時東魏
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皆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能大破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敵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待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足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

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厲相勸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鎖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山上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眾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壓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漂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糧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後周梁士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

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扣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橋城闊數十丈以巨輪為腳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城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齎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擁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熱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泊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眾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腳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遶自拔之血流霑末袼闕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留後欲棄城

走判官留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棚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十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棚於城上以攻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東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將援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眾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為有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鬬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眾焚營而遁郡以獲全黃巢陷長安趙犨為陳州刺史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眾圍犨置舂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恐犨語其下

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不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入仙營起宮閣置百官城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餘人備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𢬵劃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巢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　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飛走路絕撫循士衆登城拒守嘗與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諭百端嗣昭焚其偽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來攻梁軍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守城録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覜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覜攝府事賊來攻城覜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為虜破覜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況禁旅衛士百萬雖虜人乘我厄運一時猖獗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為虜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

陪守禦之士以効綿薄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覜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録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覜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強弱雖曰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者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覜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官吏將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過夷狄之強用之則有強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据河東義勇兵五萬共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後大兵皆卻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拒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

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為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分三兩將謂拒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拒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人用兵多少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粮兵多則退藏少即擒之但只絕其粮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援太原之失利也　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僉言以謂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大小矢石交過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覜以謂城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虜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

為金人所得或謂攻城之具覜以謂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吏責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　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濠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制賊首領用衆之人所謂砲放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蓋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致遠上等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稍不用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賊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支則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團為之泥團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必死儻不中砲為物擊破不致反資賊用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火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欲摧毀賊人攻械火砲與小砲齊用縱賊在外伐大木為對樓雲梯大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座壽

碑石磨盖石羊虎為砲砍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禦官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墻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墻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女頭墻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客裏稀洞子外客處以大麻繩横編如荊竹芭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墻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火數多未易能損閒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只以如此禦捍則砲亦何能害人也可必其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衡木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衡木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全人塡壕攟成運對樓過濠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火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墻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矢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一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數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來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於填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横行守城人備禦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後全勝者術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　賊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墻裏鼈臺上靠墻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過槍刀向上高出女頭墻五六尺賊至女頭墻上必為排叉木隔住背後來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城上以竿衡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木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路可以直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

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關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墻以隔矢石又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來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賊必罷攻退兵當時守禦之人於此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

　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砲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為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别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畧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撞轉砲座放過則令减人或用砲梢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梢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直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為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墻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篦籬惟可以遮隔弓弩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篦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裏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墻頭上墜下害賊之物　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使於城裏脚下取為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開門使人人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根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根上新城上人直下臨城何物不可施用正賊死城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入則豈肯用命打城入城但只如此為備則賊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　又况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

遂急措置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無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闊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為賊開其生路也為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賊人空隙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則賊在外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散自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賊必死耳晉王後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伍萬之眾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眾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

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用大砲摧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而虜人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城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仍舊而人憚改作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敵樓不可仍舊制須更改可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墻裏近下以細小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備風雨屋在墻裏比墻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釣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實橋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落陷阱何謂陷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　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　城外腳下去城二丈臨壕根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腳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

墻墻裏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賊填平壕塹攻破羊馬墻至城腳下則賊與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而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拔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墻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內出入又羊馬墻腳去大城腳止於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外反害墻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　又於大城裏城腳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賊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褋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陷迄及一紀有餘而虜人猶

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視於未知虜人攻城設施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眾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窮之今止據虜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是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鑿若禦虜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墻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墻長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墻只於城門前十步內橫築高厚墻一堵亦設鵲臺鵲臺高二尺墻在鵲臺上高一丈三尺腳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

突入墻內城上砲石兩下兩邊羊馬墻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闊不貴閑城門既多且闊稍得便利去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爲牽制之計常使彼勞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實填壕作路以爲突門大抵守城常爲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搶又爲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爲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皆舊加厚次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寸堅實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一重以木爲棚施於護門墻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尤良濟事　一城門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爲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爲敵所逼遂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賺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裹外安置

機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爲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爲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爲隄備苟不更改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自東南角攻則無是長砲石力小則爲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即必過入城裹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立一砲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裹若攻東城即須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裹爲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墻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脚木一條掛搭皮竹笓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鑿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尺闊五尺鵲臺上再築墻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徑及尺相離三尺又置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置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墻賊若登城只於方眼中施鎗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墻即是常用笓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旋施設也更

於鵲臺上靠墻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墻五尺橫用細木夾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墻上更至墻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緣則刀斧斫之鎗刀刺之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脚其上皆有樓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準備須用氊皮掛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爲所擊無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預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賊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雖損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墻裹造瓦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屋靠墻立高大排叉木用麁繩横編若造已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爲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丈而已　一羊馬墻舊制州郡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

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逐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故皆不以爲意然捍禦寇攘爲利甚博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裹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墻高八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箇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墻裹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甎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轉長鎗大九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墻下使其攻破羊馬墻亦難爲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墻內兩下夾擊又大城上甎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羊馬墻內須均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檢兼防奸細入城　一城郭舊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忽遇大敵圍城不無長怯須是先爲隄備當於外壕裹修築高厚羊馬墻與大城兩城相副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裹開掘深闊裹壕上又築月城即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艇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

攻如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墻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為永久之計實不可缺。 一修築裏城抵於裏壕垠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護險墻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更使能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之。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丫叉木名為鹿角大為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風用火可以燒毀不若除去為便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軍城池若作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如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尚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獨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華盡。 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墻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鑿欲以般運土木瓶石填壘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劄掘今既有羊馬墻為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 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鵝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搭疊龍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墻既有人守自可兩邊橫施器刃又城上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橋鵝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使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為害 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令羊馬墻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瓶石自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裏壕垠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蒺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墻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墻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虜脅從者在前首領反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篤 一賊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慧於女頭墻裏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繩貫編如巴相似向裏用斜柱撐擔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鵝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 一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術則可以制敵

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上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少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可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制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稍須及時月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擔木橿木皆一生尹長成少枝節者直溝渠內淹浸百餘日或半年取出去皮曬乾用總木上下自根至梢樣捺如張盤折弓相似取其無損者然後用麻索生皮相間擊扎以防陰晴緣慢日晴則皮緊索緩陰雨則索堅皮緩若此繫扎可得無失

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為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為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背膊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 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遇有人過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

王在党忠冠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賊王在党忠閻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遭虜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群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火閻僅千餘人在寨手市直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權縣事夏輩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結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晃召募人雷智和當界巡檢寨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允八人徑領眾入應山縣掩殺群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大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規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頻悅因賊至驚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薄尉皆緣故般家逃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

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膽勇刷差軍兵句抽保甲陞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吏不交割牒府乞折資監當即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府界劫掠十四日權兵曹應城主簿田緯出城迯走十五日賊遣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着額邑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扳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官界迯捡胡善三州都迯捡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嵏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申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覘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喻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覘及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戣監酒税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覘權領府事覘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焚之賊又用松栢長木及大竹作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䅵棒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撞鵝車洞子數座用牛皮并氊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開空處先以撞竿托叉捴定次用搭鈎鈎去洞子上皮氊墜大石及磚

石推擊及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絶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綿被并氊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撞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墜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慢道用以登城賊衆數十人撞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撞者止於十步之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笓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栅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内多設砲座令城上人看覷賊人近遠向着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鬬敵及四散燒劫暮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党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着雜色衣與王在兩火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覘與機宜閻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酋至城下開說大義薄許搞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党忠人馬仍用洞子大棚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撞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鼓賊一名

是夜三更賊乘暗急四邊傳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槍及磚石剌打下及攢火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人用長鈎鈎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荻把作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火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笓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及用磚石弓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鬬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覘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集第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党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隊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乘勢趕遂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涢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三面鼓十四面鉦五面槍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二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十九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圍二十日今考具措置于後　一踏逐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　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及分認地頭譏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黄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覘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吏揚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内馬立馬

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黄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僧雷智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有尖俠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無乳頭尋於城上裹邊用鍬钁直削向下三尺以代乳頭下城蹬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栅間安笓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内可以施用兵伏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内脚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栅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門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周遍係於土城之内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人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薄怯損弊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氊皮釘裹上開門頂空歇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伏又於門内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項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閑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槍　一城上以千字文爲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爲一甲十甲爲一隊互相統

轄分布城上又以在城大夫客户五藉結甲上城守禦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准備應援如東壁有報驚急即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驚急無有不至者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四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緣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予以備警起五邑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塹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荊門軍荊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擺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來散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同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搜屍以去況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來賭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

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衆違至城下應援掩擊連日攻擊不下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賊楊進號沒甲牛領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等州前來逐州官員盡皆勤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暮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喝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遏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斧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逐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漫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闊二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奔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矢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裹外槿分向城被城上人用

弓弩箭鑿并砲先射打退槿分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如城其勢太高推拽難行兼被城上守禦人拋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進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攢城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九所立攻具一一拋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逐戰鬬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數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您也不出來共喚廝殺我也打您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也喚只待要髣搞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您受招安了與您搞設其人使去至晚有一人着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隔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讀示宗元帥咨目并劉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髣搞設并出勞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搞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致謝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衆被城上人拋用弓弩箭鑿砲石磚石射打死損賊人數多及出兵衛殺人衆并溺死者五十餘人火砲燎灼勞瀝到賊死於沿身搜刮借請使臣又防四追不被虜人回稱楊進被箭射着頭又被磚砲打着頭側卧票日後然又喧在邊將官不來扶救斬之又聽得楊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折了人却到這裏折却許多及折了經揮四員見得楊進計窮日甚方受招安　孔彥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群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郢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是夜填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使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門地分嚴行隄備其賊迤邐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已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圍擺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敢近當夜遁走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來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後回占

隨州十一月初一日𢎞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劉寨初八
日又隊併至攻城被本府守禦人施放弓弩箭鑿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
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荆南府　正月二十七日攻
城當夜引去　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　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
日引去　董平冦德安三萬人即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群賊董平部領
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刼掠四月初八日夜掩刼孝感縣官吏居
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為驅虜及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
劉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發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
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兵
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脫其家并官
屬皆沒于賊平差官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劉寨令隨唐信陽三郡
人戶送納粮草并收逐處税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衆到本府
本府差正將牟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殺賊千餘人鉦
鼓旗槍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為鄉村把隘人所殺
趙壽冦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賊趙壽號不沈自
黄州領衆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刼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

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荆湖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
到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
遣人往壽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外是晚
馮規出城見壽初三日壽携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
壽令權於江州黄州駐劄聽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粮犒設訖十二日壽
起發至東四十里環河鎮劄忽夜遣人馬分頭項於本府八門改換邑衣
號偽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即時以死捍禦旋增弓弩
砲石關敵至巳時方退復於箭砲不及處擺布圍城迭來攻打被城上弓
弩砲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走
曹成李雄冦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
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衆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隨郢州界駐劄
三龍河時早禾始熟廣被焚掠本府以賊兵衆盛不敢隄備七月三十日
賊衆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弓弩箭鑿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
城關敵賊不能破巳時方退八月十四日成衆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
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栢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
寨困圍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

刼擾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實多本府兵拙
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當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
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為賊
止為鄉中不可居止遂前來尋有糧處喫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
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湔洗招安之名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
備録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刼
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
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
去。桑仲下邢尚孫群賊冦德安三月引去。　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有信陽軍邢舍人尚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
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
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
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鑿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
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
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隘之二年正月二十
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刼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

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績據忠訓郎
權孝感縣韓適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溳河地
名紫溳就周圍積水為壕栁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
軍賊馬二千餘人自府城来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適即分布守禦發
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慈
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尚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鄧
州信陽軍并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賸軍圍至夜只於
壕外分布劉寨二十五日賊掠溳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
撞旁雲梯十五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
晚賊退向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内船舫五七隻為一紋用大竹紋成竹
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内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
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壁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適恐賊別生計遂親
領兵三吏出刼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虜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
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
又以雲梯向前并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
一紋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頭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

撑拽攻西壁勢兇猛適激厲人兵決死迎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乃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渰溺無數盡奪所絞船紡其岸上擺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横冠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横號九哥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十七座賊首李横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銳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急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人可數。繞見城內稍似擺拽即舉旗諸寨各為備夜於四外更互用人把斷出入之路圍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鬭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横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横只以本府收藏霍明為辭誑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塼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横親領銜兵往隨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氊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梢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裝鬭天橋衆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栢木大椽密牌牛皮漫之面與兩邊用木椽并厚氊簾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碾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椽絞成狗脊洞子連接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塼石填裏壕數日闕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氊毯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後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覘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裏壕使推天橋就城國以上城覘即時令人於城上照賊所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置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横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為一上城後若使下城則必陷在棚中又於城上兩邊匝女頭墻密用

大木埋起高排叉柱遮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横埋排叉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殺人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致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拽砲人上横排木椽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横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頭用横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撞鎗鉤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攙板及打折排叉柱并戰棚上横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那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三二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掛簾氊簾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刱用牛皮作簾并簾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用只擁驅虜到老小婦女搬運草木塼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即馱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殺驅虜人并已下人即時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傳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着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塼石并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小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脚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奔前來并布袋様下急走回去其搬土填壕并定破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并砲前後死損甚衆其賊漸窘少闕糧食襄鄧隨郢四郡界內人民田種

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刼已徧並無可刼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歩
衆着餘人並藍縷惟指望打城後為飽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
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鄧隨郢州鎮撫
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譚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横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
又將譚憲文字付李横照驗横言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鄧襄
喫着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邊
填平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
高阜處并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梢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
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撞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
一千餘人發喊并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
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即於城上戰棚脚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
手推衮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爭一
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鈎鎌之次其天橋脚
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住得一辰時以
上卻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梢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
步丈尺梢多所填壕不甚實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脚前來不得卻向後

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
賊人用命鬭敵并城上磚石弓弩箭擊城裏砲石併下移時方始殺退賊
兵尋於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脚下
焚之其天橋上并中隔內賊兵方始荒忙走下一齊退卻并遶城四外賊
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磚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
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大敗當夜遁去　契勘其賊初來之
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驅虜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
稻谷搬材木置造攻城器具後來收盡田稻并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齊
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共數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為甚多然所造攻具
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敵兇焰實為可畏加之城內人飢
餓雜草木皮棗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横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遣
人請議事規在城上見之横曰願得粟二百斛而去左右請勿與規曰我
糧無幾横來請是伺我虛實不與即謂我糧乏攻益力去愈緩與之則適
有日矣即送與之明日横衆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
糧不繼諸將請搥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猝未解矣乃盡取酒
務麴糵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犒軍横又遣人來諭願得府之娼妓

而後罷攻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
使横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妓首以遺之孝感
縣令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絕不通規命衆風雨呵殿而來賊軍疑
其有神不敢睥睨横以天橋鵝車逼城規曰技止此爾縱火焚之即退規
歎曰使横更七日不解麴糵亦盡矣　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
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閒
暇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賊至輙敗後知
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起粟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
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虜璹訪尋其事編為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
四年璹除太學錄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
九拒應敵無窮十萬百萬靡不退卻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沿邊守寨紬
繹此書思過半矣　太平御覽拒守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圍而多重易曰
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漢書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
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番須迴中並地名也
晉書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迴中道前書音義曰迴中在汧汧今隴州
汧元縣也徑至略陽隗直也斬囂守將金梁因其保城囂大驚曰何其神

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
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
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
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
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
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
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
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
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
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
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横
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宗方
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
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
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
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

諸軍巫罷〔虫紀力切〕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漢記曰邑為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桓宣季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又曰吳彥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輙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退舍禮之　又曰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塹內作蒙橦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塞絕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鐵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陳書曰宜黃侯慧紀

鎮荊州隨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為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痍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潁川秦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

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子弄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政即令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壅〔於建反〕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土山捷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曰郭榮字文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都督護　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

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東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廻顧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西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嫚罵光弼并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

將戲之地道遂遂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
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
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
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荅國恩及城陷
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
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劃其口見其存者不
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
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
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
制勝且江淮足兵此際中有數十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
至東南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
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
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
州尅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
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為虜殺　又曰王凝為宣州黃巢自嶺表北
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據採石以援之儔遠令凝即

斬之以徇命別將烏頡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
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
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即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
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
兇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
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　又曰王栖曜為常
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
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弈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
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伾建中初
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伾庱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
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
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
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費衆
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
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周獨孤永業恐潞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

守尉遲迥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
迥不能尅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寶以私
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
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
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
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
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陣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
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
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既施攻備已具
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為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以灰砂薪火水湯以濟
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瓶內井中使聰聽者伏瓶聽之
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
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
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
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
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九卻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之荊而存乎宋矣　博
物志曰處士東里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
城郭蓋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　又
曰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
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窮樜摧折
醜虜杜祐通典守拒法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
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灌溉可沉邑闕人疲修繕未就凡若
此類速徙之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險阻所謂無守而無
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
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準料功
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
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
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
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

功之内。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樹墻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
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芟剪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
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秸稾茅荻蘆蒿灰沙鐵炭松樺蒿
艾脂麻皮氊荆棘箆籬釜鑊盆甕礌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
鎌長梯短梯大鈎連鏁連枷連棒自檑蘆竹為稈之順反插以松樺。城上
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城外
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墻。謂之羊馬城
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鈌，以鏁連之。城内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
二十口，竈十所。　卻敵上建堠樓，以板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瞭視。
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
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
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五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
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準，則百里可知。　弩臺高下與城
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墻，臺
内通闇道，安屋縢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

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鋭驍勇簡募或十
隊二十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廵城曉諭，激勵赴救。　城上立四隊，別
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
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墻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
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欅音凛極板舉蒼旗，須灰炭稈鐵舉赤旗，須檑木樵
葦舉黄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鋭卒舉熊虎
旗，須戈戟弓矢刀劒舉鷙旗，須皮氊麻鏁鍬钁斧鑿舉雙兕，城上舉旗，主
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内老小男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
伏識文者點檢，常須備擬物為八部。城内對敵營自篦城内為闇門，多少
臨時，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
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
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
關橋一梁，端着横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　布幔
複布為之，以弱竿懸掛於女墻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　木弩
以黄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　自副
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鷰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鷰尾狀，以油

勝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　松明，以鐵鏁縋下，巡城照恐
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腰，置警犬於城
上，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户，晨夜不得絶明，周備
非常。　行爐，鎔鐵汁，昇行以灑敵人。　遊火，鐵匡盛火，加脂臘，鏁懸縋下燒充
中腔城人。　灰沙，糠秕，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之。　連
挺，如打禾連枷狀，打女墻外上城敵人。　叉竿，如槍刃為兩岐，用叉飛梯及
人。　鈎竿，如槍兩傍有曲刃，可以鈎物。　油囊，盛火於城上擲安大車中，
囊敗火熾。　天井，敵攻鑿地為地道來逐，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
積薪安井中，加火熏之，敵人自焦灼。　地聽，於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
以新甕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托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内
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以就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
於外審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為秸槔懸鐵鏁長三丈已
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熏之，敵立死。　城上八
隊之間安轉關小拋二，機關大拋一，雲梯撞拋等其間先後城邊用木出
跳為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
若以大石擊墻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皮氊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内

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故火，但令使近
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須親信人左
右救火，城中有吾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
輪排來攻，先以拋打手拋，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刀不齊矣。　凡攻城
之兵，架捍矢石，頭帶鍪幘，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
退則其師逼迫，人衆煩悶。我作轉關女墻騰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
安鐵鶚脚，當聚闘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即廻易左右
前後，或晝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擲必誘我人，
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廵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僞契廵行，所由不覺，罰之，
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麄竹長一丈，鍑音伏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
水三四石，將筩内於袋内，急縛如溅筩，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
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筩，添之而用。并小溅筩二十具兼助之。
門内常以甕貯水添用。　敵若推撞車，我作氈鐵鏁，并以桑木為之，用索
相連撞頭，適到，速以鏁串撞頭於其傍，使處分令壯士牽之，鏁倒，弓弩兩
射，自然敗之。　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熱鐵闊徑長

一尺二寸四條縱横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
連鏁擲下教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并泥敎著即舉還放火炬
灌油燒火　凡敵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内薄築長高於敵臺
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　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
柄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墻踴身待其身出十鈞齊
搭制入城中斧刀助之　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速築墻壅諸門及
陷穴處更於城内促團周匝視水高中而閘築墻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
城立後於墻内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
十步為一井井内潛通引洩滿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
以弓弩鍬钁毎船載三十人自暗門啣枚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隄堰敵覺
即急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　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内多穿坑穽又於
重墻内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穽中　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
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乗馳還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
為　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粮路又絶兵衆
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壅守防我城門我當乗閒驍勇四出與城上人應
期内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絶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

内深闊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
先墜　鐵蒺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陷馬坑長五尺闊
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鎗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鎌以草及細
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　拒馬鎗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
鑿孔縱横安鎗長一丈鋭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　木
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
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閒内重短為閣道外柱木重
長出四尺為女墻皆泥塗之内七尺又立閣道内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
竿於柵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　烽臺於高上四顧險絶
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
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邊闊一丈六尺一面
跳出三尺以版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
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
乗屋四壁開覘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兩張抛石擂木停
水甕乾糧麻縕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毎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固
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

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
牒轉牒　馬鋪毎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弈計會
有事警急煙塵入警即奔馳報探　土河於山口賊路横斷道鑿闊二丈
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毎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遊弈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士卒計會交牌日夕
邏候邏音盧又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遊弈人知
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
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
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
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
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
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
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

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堅壁持久　蜀先主率
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鋭氣始盛且乗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
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
其變若此閒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猋音標沛交馳之憂今縁山行軍勢
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閒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
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
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
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
不利遜曰吾以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俄爾勢成遂
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
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敵飢以持久弊之　後漢初河南
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
蕃音皮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

其弊頃之五校粮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後漢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古尭反）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後漢末青州黄巾衆百餘萬入兖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掠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岱違之而敗）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攻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　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綠水粮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内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鬭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群議於是遂進

遁平壤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七北遂驕述令敵飢疲亦同持久之長）　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粮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晨達酉密為流矢所中（丁仲反）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内實空虚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粮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基等絶其粮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不戰挫鋭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魁銑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鋭難與爭鋒今所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懈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靖按營自以鋭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河間違之

而敗）堅壁挫鋭　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鋭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烏路反）亞夫於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羽張尚諫吳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粮絶卒飢數挑戰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内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分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宫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武經總要堅壁挫鋭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壓於甲反其未備也）軍吏患之裨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行音戶郎反）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

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俟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太半師乃令欽督鋭卒趣合榆斷其歸路儉帥兵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劉曜自來猶若無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伏而戰擒伊餘盡俘其衆　持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荊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恐誘我也且擊

虜以珍藏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峡中士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兵必為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為兵欲一鬬而死可得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曹公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淮而軍遣信講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遂講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走諸將問公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使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懿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梁韋叡進討合肥堰淝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其城衆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

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降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粮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又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攻折墌上思力反下丈於反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彼銳氣猶盛必輕敵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粮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人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

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其兵斷其粮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粮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又水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藩廻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帝問其故荅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攜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　太白陰經攻守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愛焉所以攻

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口之費粮多人少攻而勿圍粮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力費而奸生壯女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怜悲怜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將法書攻守　兵之用攻與守二者而已非攻無以廣地非守無以禦敵然守而可以力攻者非善守者也攻而可以力守者非善攻者也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動如雷霆止如山嶽屈伸變化莫可揣度部聯伍絡彌川亘澤陰閉陽歛乍前乍却誘敵使進示之以弱妄以可欲恣其鈔掠歘然奮起急與相持盡銳力鬬落其牙角使之進不能前退無所泊離為四五斷不可續而無以為守者此攻之奇者也而善守者當之則有所不能攻高峻其牆深峭其池轄以寨柵重以溝塹固以大車險以蒺藜遠設斥候嚴慎鼓旗寇來先聞預為之備寇至堅守不妄爭利伺其怠隙乘其不意敗亂其衆使攻者不能為勇無所用智氣沮力憊遷延引

去此善守者致然也而遇善攻者則守有所不能固故攻非難也攻而必勝為難守非難也守而必固為難守必固攻必取豈特為將者知兵善用衆使然哉必也國之德澤洽乎人也深禮義漸乎人也久而人心戴之皆樂為之死故也故金城湯池非固而人心為固堅甲利兵非強而人心為強人心不忍離則何敵不可推人心不忍叛則何寇不可散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然則欲安國平亂戰勝攻取無所為而不成舍養民何以哉軍誠秘術巧攻善守　陽閒兵法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洋洋乎是言實用兵之妙術也　夫攻其所不守則何攻而不克守其所不攻則何守而不固是以驚其東而潛擊其西誘其前而默襲其後瞥圖其一而佯擾其四遷志取其所分而虛弃其所聚或以長風擊浪月暗霧昏鼓鐸沸於雲中旌旗拂於烏道茲可謂善攻動於九天之上者也若乃秘虛實而無形蓄智謀而不淺謹備其險要周慎其折衝保饒野而不懈深長溝而斗絕滅影於幽微韜聲於神鬼茲可謂善守者應於九地之下者也故夫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張雷霆之陣鼓角沸於雲中激勇敢之夫叱咤爭於地道或無高不往而無深不入或詭伏隨勢而不可測知城中恐怖出降而來斯乃為脅敵之威亦謂攻城之助也　故軍

志曰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或人問曰野戰攻城既聞之矣圍城保壁其計如何對曰凡攻城者兵倍則攻之十則圍之環而闘之離而合之備其攻具然後行之得其土地然後臨之趁其所危絕其所恃若秉絡之圍公孫瓚馬懿之取公孫淵連弩射其城中衝梯舞於樓上可謂善攻城矣凡守城者高其雉堞浚其池隍絕男女之窺覘謹門戶之開闔城危則聚兵積木石以備之地道則鑿井設皮甖以聽之掘土坑以陷之燒鐵林以灌之若墨翟之制公輸郝昭之拒葛亮或縈帶而連堞或射火而重爐可謂善守城矣或問曰敵衆而勇將嚴而整鋒甲既銳攻具甚精弓弩亂發而梯撞競前拋石交橫而鈎劉爭進土山地道即無攻而不為穿城蟻附乃四面而騰沸土豚車之填塹則石箭無可助其功撞車之方執則湯火莫能施其用加衆心同欲百處仰登棠蔽固家難卒制禦而我援孤救絕將雖一心士懷二志則如之何對曰凡守城之法知敵欲攻設其方畧預為防備先於城外二三百步所有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不填者即毒之石木塼瓦蒭茭草荻及百卉之物皆收而入之卒運不盡者並聚而焚之此豈不濟我所使餧敵所須哉柴薪草

木以運入者即還空閑而貯積之墍塗其上勿令敵人設巧使間諜及飛烏擊火縱弓弩斧矢而燒之使百姓卒然驚撓其城內五十步墻屋亦並除之勿使將士救護致有隔礙矣先於城內預貯其備守之具木石熱薪茅茨蘆葦灰沙鐵炭松栢蓬艾脂麻皮纏蒭茭笓籬釜竈爐鑊盆瓮檑木長斧長拒長錐長鎌兼連棒手棒兼束葦為椁多插松栢於上大小萬數城上城下咸蓄積之不得臨事令有闕乏凡城有不可守者五若城大而人少邑小而衆多糧儲寡而柴火不供城卑池淺而守具不足水高城下而可溉灌諸如此例皆棄而徙之故曰三里之城萬家之守足矣凡城皆合水於四面濠池又去城五步臨濠更立一小隔城以捍城身至隔城必須加工牢築厚六尺高五尺仍安女墻以備穿掘敵人若併力來攻梯撞聚進既緣隔城致礙卒疾未可施功敵雖使人填壕斵隔城旬日間傷死以衆縱能積日填平得三五處者即我所備者寡而有九分之利矣仍令城上四隊別立其四表若敵攻之處去城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有登梯舉三表攀女墻舉四表若不攻之處不得輙舉表恐有驚亂如夜中卒有不意來攻城即舉火如前四表矣其守城之法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而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

百步皆立其長兼文武等官量才受任而皆領之其城內先量兵多少簡募驍勇分為十隊或二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遶城四面走救之即城內老少及丁女除營食之外應為役者城上四隊城下樹其一隊使識文字者點檢掌其備守之物各以為八部仍於城上四隊之間各置旗須木櫑椽板則舉蒼旗須灰炭準鐵則舉赤旗須礬木樵薪即舉黃旗須沙石塼瓦即舉白旗須水湯不潔即舉黑旗須勇士加卒即舉熊虎之旗須箭戟弓弩即舉鷙鳥之旗須皮氈麻鏁鍬钁釜鑿即舉雙兎之旗但城上舉旗即仰主當之官隨色而供物足即收旗則所須必至而衆無諠鬧矣若暗夜守城之法當三十步懸一燈城半腹中又百步縋一犬於城下置食於傍旦即牽上犬吠之處即可備矣其城上四隊之間安轉關小砲二撤關大砲一其石如三四升者使打敵人雲梯撞砲等物其城先從城邊用木跳出為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尺已上板覆其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則敵人雖衆攻具雖多而我備禦彼亦無可施攻若敵人拋大石打我墻樓慮恐崩壞者即於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牛皮及氈皮承其石氈捉動終不損矣若內高外下被敵穿穴者即從內塵其所至鑿為三二井當以新甖使薄皮裹口如鼓之狀使聽耳者於井口伏甖而聽審知穴處我當

助鑿而迎之與外相遇即着熱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覆其井口勿令煙
洩仍使韜袋而鞴之　又預為櫓樺懸鐵鏁長三丈以上束硬柴兼荻蒿
濕草而燃之縋於城外所穴之孔隨後多擲燃草而煙燒之若敵人有蟻
附於城者即准櫓樺法炙而烟之則蟻附之功自然敗矣其城門及樓皆
以麥麩等泥厚塗其上使防火箭及推火車而燒之如已被燒當使鹿打
竹筒長一尺擭去竹節以馬驢生皮等合縫袋可貯水各五六石以上將
竹筒插於袋中急縛如濺筒狀令壯士三五人擬水口急而蹙之有火之
處引水而救水盡更添即火速滅矣每門常貯四具如無竹之處以鹿椽
中鋸為兩片擭去中心如竹筒形濕合束之準前而用并手濺筒二十具
而為之備敵人於車中多着炭火上安鍑滿中盛油煎之令熱并於鍑中
外多着米草推至門樓下即縱火而去者必不得以少水投之熱油得水
其焰必高即恐被燒當待衆水俱至一時沃之始得滅矣如敵人使轒車
我則先作鐵環廣一尺并屈桑木為環使鐵及麻索各相連續之轒頭
一到即以鐵木等環串轒頭仍於傍敵使退先安轆轤引取索頭而書牽
之其轒車必是翻倒若翻即以弓弩射推轒之人既無衣甲當必敗走急
令健兒往燒仍速擲柴蒿助而焚之其燃可待也若敵人為木驢來攻我

城即放鐵蒺藜下而敗之其鐵蒺藜以熟鐵狀如大母指長一尺一寸者
四條仍作劍鋒鋒安逆順須布如蒺藜以生鐵灌其中央重七十斤已
上仍安其鼻鼻中連鐵鏁如下敗訖即以轆轤御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及
泥者敦着蒺藜而舉因放火炬灌油而燒之敵必不能救矣其城內百
姓家竈必須盡為天井高出其突慎其火有失火者斬之大以發者必是
姦人為亂其救火者先須令使近王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仍令
速白大將大將使信人領左右救火其守城之人必須嚴加十倍若城中
有卒亂及大暴起者大將即疾擊鼓五通耳聞鼓音吏卒百姓及城上城
下不得輒離職掌并亂走於街巷有者罪之火起所部官不即急白大將
者如前令仍須賞罰以信則得而不挽矣如其城中有賢良忠正奇謫特
異者有勇關陵敵不憚艱險者有機關工巧倫急解結者有餘功藝賞救
救不倦者有彈射非遠不避強禦者有狗盜踰城敵刺敵將者有緩頰多
辭反白為黑者有諂佞便僻詭詐多端者凡如此輩大將皆須察之聚而
使之禮而賞之勸而罰之即得各盡其力矣夫善守者必須讚賢能調武
勇任事功發力役有自將吏已下所有積聚皆出其半以供不足既貧又
無交結則上下同力如共坐溺船矣又勿使望氣之人與巫祝評論怪異

輒言吉凶既不益將而惑其衆城中若有寬嫌當令預通文狀臨戰之急
而後私讎者誅及妻子及大將預為牓白分明曉示若有與敵私通結期
內應姦訛伺隙苟為二心將我虛實畫覆結者募能告者大將當自詰問
的知不謬滅族其家即以叛者資財田宅便賞告人如其爵秩仍官賞之
牓出之後則人人自倍其守不敢交議矣其有苦戰身死者大將以下皆
可親臨弔其父母妻子厚賞而封之若傷甚者給其牛酒量而爵之其有
避戰自害詐病苟容者可令衆而罪之即姦偽倍力而衆一心矣其夜巡
城當日日易其木契刻為雌雄或付守者雌或付守者雄使腹心之人更
次執契而勘之仍使信人持鴛契巡而貳之所由隊主不執者即且集衆
隊而罰之即姦訛息矣其城中非大將之令而副將長吏等輒有出令及
旌旗章表幡幟等有不依舊制而更樹他色之物并輒吹奏管笛鼓角敵
使人入城非主司而與之語者皆罪之即固而不危矣但使部分有方使
士心若一上下齊終衆巧同施敵人雖百處來攻而我亦有百處之備豈
慮城之不固敵之不敗者哉宋虞允文奏議奏論收復華州分兵守險
臣竊見華州以孤城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虜困餉賊生巧計節次
與吳璘商量分那官軍共力必取已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

子以曲折事因奏知去訖今日得璘捷報實自陛下以聖德嗣位威靈遐
暢諸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熙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商旅可
以通行馬政可以優舊又抽那得官軍及弓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以分
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捷獨南山谿谷
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群士夫之慮皆以為憂
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人馬數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傳忠
信前去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就委傅忠信前去招收以
壯軍勢以弭盜賊又興元重地不可略無人馬為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
統領官關實結集義士蒐揀伉健之人教習神臂弓以為戰守之備雖據
吳璘探報虜中日添生兵必欲從朝廷乞一二萬人應援臣深慮襄漢江
淮之兵萬一抽那不行臨時有誤指準卻致失措故且隨事廣作隄備庶
決保蜀境覬虜而進仰寬陛下顧憂蘇東坡集論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
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
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
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
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

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峽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兵將亦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址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穢而美他户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壞垣坎牆址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户牆隙之不却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是也昔者六國常攻函谷矣而秦莊敗之曹操常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常攻劒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素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諸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

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州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止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攻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令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邪 武經鑑

要守器圖并說並見兵器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徐允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兵

詩文三

西漢書趙充國奏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又鼂錯傳孝文帝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集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

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諸將累疏謀暮漢劉向上宜封陳湯疏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疏言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之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
湯擅興師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
蠻夷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
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
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慴伏
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顧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荊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
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
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
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散也音糜而僅獲駿馬
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西域傳作王毋寡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

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
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
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大中大夫
谷永上宜赦陳湯罪疏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
下獄當死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子玉楚大夫也得臣
其名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
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
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首
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憾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
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漢皇甫規上求乞自劾疏
永和中西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臣比年以
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攷
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久師之費且百億計夫羌戎潰叛不
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
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
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　章忠
恪公集論措置招安人馬三說　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
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
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
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
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
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又朝廷旁
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並無戍卒若分就
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
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儉約已自不
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屯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
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

使追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
敢望其征役之用哉縉紳淵源陳讜田隆興府馬總管啓　英標久聞良
深仰德之懷戎幕肇開幸託同寅之好未遑脩賀先沐撝謙某官況略濟
時長材邁往運籌決勝夙夥堂上之奇橫槊賦詩獨擅胷中之畧顧今副
帥視昔廉車刳江西一路之雄護諸將列屯之重折衝樽俎少資綏靜之
功拱扈殿巖佇奉還歸之詔某濫將隆指方愧罔功千里向風尚阻參承
之便尺書走伻第深感戢之私　又回陳正將啓　講聞惟喬莫瞻庭角
之姿會晤有期行接笛憑之末未皇脩敬遽辱撝謙某官天賦材猷家傳
忠孝功名自許夾安事於毛錐氣槩不凡漫留心於金版項常游刃曾不
挂於諸公交鶚薦之章九重思鷹揚之勇合留侍於環尹尚借重於南京
弓矢橐鞬小展總戎之畧詩書禮樂佇膺謀帥之求某才無餘人老而漫
仕未離塵埃之走敢忘風月之分一見勝於百聞已愜平生之願他人不
如同姓當知忠孝之規　又許巽回趙路分啓　發號九天總戎一道擁
旌旄而載路悤然肯來忽珠玉之相先喜而不寐感銘深切慚懼交并某
官派別天潢芳流仙籍學問悉根於千聖文章自成於一家抗志功名投
棄班超之筆過人謀畧雅尊郤縠之書亟蒙剡牘之薦掄將被晁旗之賞

鑿樂叅幕府旋董戎昭弟惟盤石之宗當厚本根之蔭不容廝蝬佇奉詔温其深愧樗材濫吹鍾幕財貨源流之末達簿書期會之何堪逃虛而聞足音奚啻跫然之喜握手而論心曲顧親益矣之規　又徐湘賀熊總管啓　嶺之南去朝廷遠甚深切顧憂闕以外付將軍制之有光分命旌旗日曦草木春回其官國士無雙將材有五雞關負重驢傳卓冠於倫魁攬轡澄清威望雅誇於淮海俄急流而勇退從醉尉以誰何捐髀興嘆方漢文恨不得頗牧用兵為善惟李靖可與語孫吳爰起蟄龍之卧於南陽俾總如虎之屯於廣嘗獨當方面小留細柳之真嚴設壇場即拜淮陰之大其辱知有素聞命尤欣瞻廈屋之連雲父懷阻闊企麾幢之壓境應託帡幪　又通趙都監啓　仰公侯之干城籍甚維城之望叨賓客而入幕韝然佐幕之能茲幸及瓜遂將施栯其官麟之角振振公族蠭斯羽蟄蟄子孫謨來平之喜朱虛之忠唐阿閣之功江夏之畧屬兩階之舞羽屈千里以臨戎分寶玉以展周親正類枝葉本根之庇刑白馬而王劉氏佇贈河山帶礪之封其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飢烏繞樹既有可依之枝美玉在山晴非不潤之木　又與李都監啓　干城南國徹而草木以皆知況水倫池父矣匏瓜之不食及茲副貳得所托依其官材氣天下無雙

戰功中興第一鳴劒馳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先屬舞羽於兩階暫總戎於千里上方拊髀遠思李牧之為人日佇登壇亟拜淮陰之大將其居前居傳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僚獲從大夫之後聞大尉羔兒之酒價容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又代回趙監押啓　問津驛滴昔諧覲面之私領郡近江今有親人之便是惟幸會深切惟悰其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擢傒籍鬱然之秀蜚仕途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懿親漢非劉氏不王寧容外服其久茲閒關行矣瞻紫未遑縑素之馳首辱鴛緘之貺感銘交集數述奚殫　又通吳巡檢啓　細柳屯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靦然老賓客之慚行將直聲敬用削牘其官龍虎熱於韜略草木知其威名精神足以折遐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維時戰棗小屈偵邏上方拊髀遠思李牧之為人日佇登壇亟拜淮陰之大將其後前不能軒輊飛集何計少多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興其進也儻生聞不厭於綠衣俯而就之底屋上竊窺於解苑　又余日華代回曹統領啓　隨牒宦途夙仰七十餘創之勇剖符支郡行瞻九尺四寸之容大尉此心曷勝其喜其官豆箕思敏競病才高盛傳黃石之書妙得白猿之術

謂刀劒安用毛錐子欲貂蟬生從兜鍪中當拊髀思李牧之賢乃投筆抗班超之志敦詩書悅禮樂以儒家者流執鞭弭屬櫜鞬與噲等為伍暫屈總戎之職莫收汗馬之功橫槊賦詩志常在於千里披甲上馬老猶堪於一行顧趣舍人以治裝即斬名王而纍馘某載驅夙駕已及近疆逆旅崎嶇行李未遑於一介摛謙縫綣尺書先辱於雙魚感極銘心言殫佔畢　又與麻沙魏巡檢啓　聞英譽於諸公期於識面接旦遊於百里實以尉心敢列寸忱敬寓尺削其官材猷閎敏智畧縱橫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身於紙上折遐謀千萬里機籌將滿於胷中少損功名下親巡警暫來山水之邑盡洗弓刀之塵州縣之職徒勞人寧久淹於逸駕廟堂之衆不次用即入侍於周廬某學昧知新分甘置散一領青衫之落魄數莖白髮之蕭騷誰謂環堵之書生延堪寘身於委吏萬幸契之云始喜有鄰而不孫雖異事及同寮勿謂兵民之殊治輔吾志明以告尚期藥石之益規善動于中言莫能控晉陸雲集國人兵多不法劉子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横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刀罵詈洛陽市丞遠近竊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舉宣而親信卒暴驕

稱突闕強市民物至使行道衆窮路人歎惋臣下祗命幸使罪人時獲會以赦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終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擯楚主者奏秦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秦秦之出獲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業薄罰臣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為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陵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屬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頹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矩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從并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刑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哀明愚臣繾綣愚忠不以前後迂迂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宋楊冠卿客亭類藁與兵官啓　十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款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彗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坐息潢池之盜顧計畫有可采者未殫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登壇之拜某浮家苕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

而罔市利。姑為升槩之圖，所期默奉於譁言，或可少逃於罪戾。宋歐陽公
集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
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
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
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
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教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路硬射親最
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指試，漸次亦當精
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
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
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
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
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
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
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
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
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

常憂敗誤。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
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東
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
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
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
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
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踈，威勝軍兩指揮
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
在巡檢下，及諸處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
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
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尋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又論永寧軍捉
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
很，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贏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
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來試不當，況自有部署
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

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
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
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
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
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目統兵之官，亦自
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
雖為可罪，若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
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
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
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關朝旨定奪，逾時亦未為晚。
又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劄子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
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價併出九
百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
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
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為少闕
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

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移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
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
地，丈撥一色新好材木，脩蓋到營一座，即令將砍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
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著雨，存住不得，為
見官中脩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脩蓋，全不曾催督，
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
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合分擘，又
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卻不令分擘，
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
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
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新
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
賜施行取進止。宋元憲公集乞差當直兵士劄子　伏覩唐制，凡在京文
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閤庶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
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
七人，名雖不同，其於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稍若古道

備冗官。惟在京臣僚傔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侍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侍制以上兩人，別差諸軍剩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剩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營迂遠，每日分番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驅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特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死兵至衆，乞除充差散從官外，只於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剩員却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羣牧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曾勾三宮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破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祇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為新制，庶協舊章。宋洪适盤洲文集論招軍之弊劄子（隆興二年自淮東赴行在供職上殿）臣竊謂自古大有為之君，志先定則事必成，然而事貴乎成，不貴乎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越王至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恥。方策所畫，明驗可考。今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兵未強而財不豐耶？臣世受國恩，素無補報，幸伏進望清光，不識忌諱，輒以本職而進狂瞽之言，伏望陛下赦其罪而聽之。臣伏見今之士卒老疾數

半。今之錢穀殫竭可憂，軍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戍，既不能給其家，又不能餬其口。邦用無餘，難以增益。臣愚欲乞選從臣御威命，徧至諸軍，汰其老疾，計所減之數，量均百金之人，庶其驩心踴躍，銳氣增倍。或謂兵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僞相仍，今既未能一洗舊弊，則新弊不可不革。軍數浬剩，其來已久，掌兵者尚猶盜贏餘以為田宅之資、苞苴之奉，況蕩然不加綳察乎？效用日得之錢，三倍於兵，故近年應募為兵者甚少，而其効用又不剩手，雖有臣僚申請，而將帥不復遵行。姑以楊州帥司言之，所謂效用六百十四人，歲費大農錢幾七萬緡，米六千石，但能扶弓負劍，助帥臣騶從爾。又鎮江大軍一日發營中子弟數百輩，喝名于總領所，使人武勇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降詔旨，赦其虛冒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刺者俱刺之，淮郡所招，令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撥隸，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內則承旨司，在外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申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軍旨揮，必罰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僞，國費益屈，無以善其後矣。伏望聖斷，謀之大臣，盡革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副陛下中興之志。干冒宸嚴，臣不勝萬死。取進止。蔡端明集乞不

與招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功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為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材，細問疾病，一例刺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刺面之後，却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況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尩，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遷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李忠定公集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靖康元年八月末被旨赴闕議事，九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上劄子具宣撫司見管軍兵財物數目奏聞，乞差官前去覈實）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

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軍，軍四千人，臨起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珙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副使劉韐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遂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洲、汾、相、衛州等防守，范世雄帶到荊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一日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人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又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勝負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為金人衝潰，今折彥

貿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
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御筆納襖已有遣了
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賊屢
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
而擊之使勝千萬慎重廣寬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
批付三省施行　又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
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
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御筆
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　又乞催起岳
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
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郢州交卸勢須先
屯重兵及措置倉廩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與偽境相隣
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無虞臣仰荷眷知苟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速賜施行　又論江西兵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
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
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

年二月內指揮存留丘贇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
丘贇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
接道理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
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
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朘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
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盜賊
累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
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
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
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丘贇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
指差廣蒐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
之意　又再陳已見論兵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
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
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寂啟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蒙知獎
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
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

竊見國家與虜偽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
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
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遯今年親臨則偽孽奔
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
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
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
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
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為虛
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
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惟賞先後有
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
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
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詐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
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
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胡文定公武夷集紹興上殿劄子　臣聞自古
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成王欲

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
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
也熟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
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休以恩得用軍政
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充宿衛此
豈尊君強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
以脩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取進止王與鈞藍續集兵上房已見白
劄　竊見楚自克虜申討軍實吉方相漢科瑣邊條令大丞相虛心以攬
群策俾英衛善兵者得以盡行其志非容卿華數百春雲夢八九者而能
之乎仰視襟虛輙有管見佐天子者視都知野視野知國猶之梓人畫宮
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毫釐莫遁退馬馬援聚米為山指畫曲折常曰
虜在吾目中矣嘉定故相本不知兵用兵上房老吏置局府前畫揭貼圖
編夫細網凡三邊險阨之血脈道理之遠近屯戍之多寡某為喉衿某為
衛要某處粮草見管若干某屯制領見差何人某可嬰城自守某可一面
拒敵某可聲援策應某處有急調某人兵為便移某司財為速某為南人
某為北人某為山寨某為水寨指掌可辨按圖可知其在當時酬應邊事

罕聞踈脫。攟有規模。昔李吉甫父子在唐。見謂有用之學。所編元和郡國
圖。制列天下征鎮形勢。屯戍地理。人物衣糧之數。如畫棊而布筭。又編元
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
以二戶資一兵。以三農養七游手。其言確而辨如此哉。今日疆埸之事。謂
宜委官將淮荊襄見管界分。簡徑摽具。編撰圖冊。揭貼有要。綱目無遺。一
覽瞭然。不費搜索。編刷既定。他可類推。初無元和圖志之繁。本非其高難
行之論。任之以檢閱。董之以都。公可咄嗟而辦也。伏乞釣照。趙元鎮文集
乞降睿旨訓飭岳飛劄　臣被命西行。雖總數路。而隨行兵馬僅能防護
行李。或有警報。實無以應援。竊見岳飛屯軍岳鄂。制置襄漢。而襄鄧等處
所留兵將。又皆飛之部曲。勢足以相及。力足以相濟。今雖專命捕討湖寇
而襄漢衝要之地。尤不可忽。臣願陛下速降睿旨。訓飭岳飛。明遠斥候。常
如寇至。斟量事勢。資助兵威。庶幾不廢前功。以圖善後。唯襄漢既能堅守。
則公寇不日自平。然後移湖南兵食。益壯上流之勢。俾川陝增重。吳越鎮
安。遠邇無畛阻之虞。緩急有首尾之應。經營之漸。當始於此。仰幸聖明俯
垂財察。　又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岳飛劄　臣昨日奏岳飛已定今
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

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死偽境益有輕慢朝廷之意。
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督
責有司。速為應副。以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酈瓊共以萬人屯舒蘄間。各
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
飛照會。　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荊南解潛等。各務盡
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
得輒分彼此。致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
使諭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以請宮祠。既聞聖訓。不敢不盡愚見
貼黃　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　乞留
所起人兵劄紹興七年四月三日　臣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
旨。將本路已揀中弩手內。十分為率。就加揀五分武藝高強之人。限半月
團結差官管押赴都督府。臣近以車駕進臨大江。本路相去遼遠。聲勢不
能相及。乞朝廷差發兵馬數千。於明州駐劄。緩急可以彈壓。今準前項指
揮。將本路見管人兵內摘起四分之一。數雖不多。然在本路實有利害。且
契勘本路見管隸將共六千八百人。除將校外。約計六千五百四十人。內

一半習弓弩。計三千二百七十人。於內摘起一半。計一千六百三十五人。
其間又有新招刺未合入等。及患病逃亡事故外。止六千二百人。而已在
朝廷得此一千餘人。怯懦南兵。不足為用。而一州之間。千百人之內。摘去
強壯百數。則餘益不堪矣。謂之無兵可也。況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
不同。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分兵數千前來明州駐劄。所有今來所起本
路人兵。伏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實一路之幸。臣以衰疾浸加。已乞宮觀
差遣。然未去一日之間。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伏幸睿慈曲賜矜察。臣無任
俯伏恐悚之至。　貼黃　臣竊惟朝廷措畫。雖非遠外所可臆度。然陛下
既登戎路。則中外臣民。孰不願輸寸効。況如臣愚。嘗待罪宰輔。而出當一
面之寄。如朝廷決欲起發本路人兵。臣亦豈敢堅執。唯是紹興府係帥司
置司去處。不可大令削弱。今照對本府先準朝廷條式。取會堪出戰軍兵
人數。內七百六人係揀中五分弓弩手。本府已於紹興六年十月內開具
軍名帳狀申行在樞密院去訖。續緣差出事故。目今見管六百三十五人。
合發五分。計三百一十八人。本府見準朝廷指揮。於揀中弓弩手內起發
二百人赴留守司彈壓。除發回外。有一百七十人。止合貼數起發一百四
十八人。委是數目不多。欲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非他州所敢援例也。臣

既乞宮觀。則兵馬有無。非臣之責。然臣在任之日。不為一言。則後來帥臣
必將罪臣矣。併望聖慈憐察。范石湖大全集　催西兵營寨劄子　臣契
勘黎州比蒙朝廷添屯西兵。最為良策。蓋徼外蕃落。從來以西兵為重。謂
之喫人肉虜子。只如近日。就黎州處置叛將王文才。既斬首訖。其見屯西
兵。競分其肉食之。互市諸蠻。皆環布震疊。面無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營
寨。只就城內寺院駐劄。而互市諸蕃。亦入城安泊。臣竊慮往來日久。不免
與西兵相遇於途。人情浸熟。漸忘畏憚。無以養威。遂行下知黎州祿東之
令於城外別立西兵營寨。不令無時入城。東之已於北城之外。得寬閑寨
基。所有起立營房及將官廨宇之類。臣即已撥支合用錢數。盡付東之。未
見申到興工時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稟。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
州催促。取令日下了畢。取進止　又辟兵官劄子　臣契勘四川去朝廷
絕遠。事之利害。與近甸不同。自關外宿師以來。多有離軍使臣及將家子
弟。所在僑寓。外銓闕少。注擬不行。往往衣食屢乏。狼狽無歸。其間卻有材
武卓然。堪備任使之人。今失職久閑。理當收恤。舊來朝廷將四川城寨兵官
八十六闕。專令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書省劄子坐擬吏部
中請。稱上件窠闕本司未見辟人。欲從吏部權行差注一次。行下止令專

依已降指揮臣有以見陛下聖謨神斷洞照萬里至纖至悉無不周盡不
然則前項失職之人愈更生困臣照得上件寨關自前宣撫制置司節次
差辟未嘗闕員止是右選小官逃在萬里類皆貧窶無力赴部計會付身
因循就祿不敢更校資任間有到吏部者或以小節退難取會往返動是
經歲更一任後則已任滿罷去矣就令無所沮難得給付身又被幹人抽
藏邀取厚利或將質當錢物因而沉失以此奉辟之書實是艱於上達又
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拍試自臣到任盡革弊倖遇有陳乞差遣者躬赴教
場按閱事藝取四色材武應選之人依資次差辟如武藝不應格者即令
歸部叅選向來醫卜給使及進納吏職之流與夫癃老疾病選懦無技者
皆不得以濫吹臣用此規模一年以來沿邊城寨諸州將佐皆易以材武
之人幾以太半只更數月可以盡變既已擇之之精此等各望資歷寸進
臣今逐一與之點對照驗付身起發奏辟每十員或二十員作一番保明
自用遞筒申發欲望聖慈降下吏部照會所給付身乞勿付親事官及幹
事人等並從吏部便用皮筒遞付本司給散如內有小節不圓未至切害
去處即乞先次放行續下本司取會庶幾川遠孤進行五舊人皆得成就
考任安心効職爲患甚大所繫不輕取進止　貼黃　臣又契勘四川大

小臣止緣不即起離給降付身視城寨要害之處止似權局不爲固志又
緣舉辟官不測替移被差官亦遂罷去只如去年一等宣撫司所差先經
鄭聞選差一次鄭聞罷則隨司亦罷次經沈复差代一次沈复罷則又亦
隨罷是一年之間沿邊城寨元不曾有正官邊防如此安得不慮此皆緣
不即時辟奏給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　又論民兵義士劄子　臣
聞天下之議論常患於易偏今之言民兵者是也以爲可用者則謂便成
一軍以爲無用者則謂不如其已而不知可用與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
議也五方之人風氣不同強弱各異臣以身之聞見考之江浙近地所謂
民兵者直保伍役夫耳誠不足恃乃若關外之義士荊襄之義勇勇驍健
武人材絕異技藝紀律性習所使雖正軍銳卒未能遠過無廩兵之費有
勝兵之實養威蓄用最爲上策朝廷要當愛護措備特加之意申嚴其法
而便安之講明其利而增廣之所謂申嚴其法者請如近年關外諸色守
把官軍皆已抽回無人充代便欲就差義士拘係于官輕變成法朝廷行
下禁止制帥兩司雖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應當從朝廷立限催促非因
調發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際或先驅義士以嘗寇鋒敵棄如草菅
軍還有功賞又弗逮父老至今嘗以爲言當從朝廷立定節制別分頭項

使用其長如是則其法盡善矣所謂講明其利而增廣之者請如關外忠
勇一軍皆有蠲免科糴則例近聞天恩曠蕩已與權免糴一年若自此以
後常得中熟雖難永免自可減科既薄其稅租之輸又嚴其拘役之禁則
關外民丁皆有餘裕凡強壯者皆可增籍又如荊襄義勇臣過而見之則
南一處已踰萬人聞止是團結主戶而客戶有力者實多議者亦謂尚可
通融措置各乞下逐路帥臣審切相度申取聖裁如是則其利無遺矣臣
載惟梁荊之民健武根蒂攻有餘力守不待勸若使如此加意可以特將
成軍所有敎閱小費比之養兵減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較之汎然招
刺游手之徒羸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語如狂言可采伏乞聖慈
次第施行取進止　又論蜀兵貧乏劄子　臣契勘蜀中養兵用民力者
五十年矣宜軍中之富實而邇來貧乏者衆甚矜顧憂原其致貧之由蓋
謂初招軍時止是單身其後婚娶人口漸多勢不能給前來宣撫司措置
給錢付都統司使自回易以資貼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糧米緣本錢不多
軍中營運不行近來多是以錢放債與合添支人謂如每月借與錢引伍
千即令出息一千使將息錢准折添支雖軍士少濟急闕之須而實無增
添之實臣嘗議軍中回易非本錢寬餘無以得倍稱之息又非三兩年間

可以見効要當爲之算計其所合添支者若干合用息錢若干計其取息
合用本錢若干然後可以冀實惠之多爾所謂合與添支之數者臣嘗試
拖照支帳略加料度蜀軍雖九萬餘人除將佐職事官係給優厚外又除
入隊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職名人舊宣司効用義兵揉兵等人月糧本色
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
錢引八道上下者最搖弓手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亦得錢引六道上下
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額並不須添支并不入隊人亦未須商議外其餘入
隊長行委有貧乏蓋緣關外軍糧招收放請之制單身者於所請糧內以
五斗折估錢引兩口者以二斗折估錢引三口之家則無折估當時計口
折估止爲糧貴折估賤故口衆者不折本意欲以優卹之二十年來糧本
價賤折估價貴口衆之人全得正色破貴比之折錢虧少錢引一道上下
所以累重全諸正色人尤難支梧此蜀軍貧乏之要領也今當將上件三
色長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計量與增折謂如無折估者與折二斗三斗之
類及強弓手元添支銀三錢止折得錢引七分五釐委是微不能濟用著
手等第亦與此同亦當與量行增添折銀分數謂如錢引如七分五釐者
添作一引以上之類兩項合與增添者止以入隊人爲率其使臣及其職

名人并不入隊人皆不須間欲望處分將臣此議以總領財賦官令不下
司審切算計上件人合量與添支數目共計一歲當費若干用若干本錢
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辦而所費錢數不多朝廷可以
調度即乞出自聖慈特與添給蓋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見效兼軍中
貿遷不無擾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前來已曾給錢營運至今措置未行
臣故為回易之說切有疑慮今乞併下總領官令多方相度別更有何策
可以貼濟奏取聖裁茲事體大伏望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　臣劄子
中所謂欲開總領所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者切見目今軍中比宣撫使
虞允文打筭之時使臣離軍太半其支折錢估比舊額當須減省兼不入
隊人內有使臣及軍兵有職名大請受之人數目不少亦漸合揀退自此
支折錢估亦當減省恐有那融得行之理故乞併下總領官究心措置相
度張守毗陵集論軍兵老小劄子　臣伏見比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
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敵人之所竊笑也臣
嘗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舟陸車累累隨行謂之老小其
實皆婦女故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寬
潔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劇於寇盜責其

用命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為將領者固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
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為一下為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
陛下屏遠嬪御以馬上治天下駐蹕建康深戒既覆之車一新舊染之俗
前日之弊理宜痛懲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
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
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
身自違犯令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
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取進止　論宰臣不當親自揀兵劄子　臣聞宰
相呂頤浩連日出城親自揀閱見在軍兵臣以謂艱難之日大臣固當不
擇劇易但宰相親自揀兵不惟國體有傷兼連日在外亦恐機務停壅欲
望睿慈止差御營統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則令御營副使并參贊官同去
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閱指畫而歸則於體為得取進止周益公大全
集諸軍衛兵御筆諸軍衛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緣衛兵固合當直主
帥其間至於着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少疑都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衛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
凡所及臣愚本謂着馬荷轎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

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莊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
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
大為之防但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卻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
掊捨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摹臣惟知
歎仰而已今欲乞付下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
裁　又繳招兵指揮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聖駕欲興
未敢詳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于後所有初六日楊
前納下吳挺彭杲文字姑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劄與總
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止　三衙江
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闕效用願雄威請給其糧其四川自來只招刺來兵月
糧一石二斗之外聞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衣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數
行下卻恐互有攀援請宜且從舊例併取聖裁辛稼軒奏議紹熙癸丑登
對劄子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
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荊襄
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荊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也
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相交壤

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國勢安
其後荊襄分而渠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
為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臣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
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
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入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
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眾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
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
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
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荊南守臣則曰荊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
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為虜人者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
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
荊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荊
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
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聯亘則前可以專任鄂渚之屬任既
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知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憂
兩路之害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天下之勢有

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之能合秦爲驅除漢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爲驅除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爲驅除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除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影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爲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慄慄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居安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未濟蕃集已見劄子

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爲難而求其所謂易者斯無敵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邊事方興一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爲易而爲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易也故爲堅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爲易也真宗咸平中固嘗專用此策矣申勑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爲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

之下過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爲戒然則堅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假息棄信背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翕然響應乘此機會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畢力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取之說亦豈真易哉臣竊以爲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爲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吳王闔廬以敝楚之策請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於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稱兵犯闕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困賊之謀亦欲互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但以輕兵擾之唐人聞警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夫伍員李泌王朴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後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迺所以爲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應敵則勇於輕敵其失均焉間有稍知兵者則欲伏土豪以集事土豪誠可用也然無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爲吾役結以恩信厲以忠義如家人父子親密無間時出而用之無僥倖於一勝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差易之說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又輪對劄子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胡運既衰覆亡無日決不能與中國較而臣以爲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恥莫大焉復讎雪恥今其時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愕然逡巡退縮得無爲奸雄所窺乎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爲備禦之計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爲宜於今者爲陛下言之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易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爲八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

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歿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蓋以後爲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爲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令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原具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爲精卒乎凡此六條槩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虜雖內訌我難遽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衞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謝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足未戰則有備已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

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強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圉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強之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又省兵劄子　臣聞軍旅國之大事欲振國威莫如彊兵而所謂彊兵者非衆多之謂也貴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精其形雖彊其實則弱制御之有道選練之加詳則兵可以無敵於天下矣而豈徒貴夫多哉且不暇遠引請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創業之初用兵不過十五萬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至於雍熙之間土地既廣兵亦隨衆然天下之兵僅三十萬耳以祖宗威武之聲震讋夷夏其兵至彊也而兵數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自元昊擾邊之後兵額益多至于百萬蓋三倍有餘矣兵數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支由是觀之夫兵豈貴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謂極矣召募揀刺以為務蜂屯蟻聚坐耗衣廩使皆勇且壯可也癃老者懦弱者身居市廛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竄而占虛額者私為役使而食公廩者其數雖多而可用者鮮有衆之名而無衆之實有彊之形而無彊之效不知竭民膏血豢養此曹將安用之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富給驕冗之卒容而養之似未害也而文彥博

韓琦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轍猶慮其蠹民耗國其為揀汰之說如出一口今以東南之方兼受而並蓄之若秉驕子若注漏巵其不可虛徐而坐視其弊亦明矣而議者必曰軍人仰給於官行不能為商居不能為農必聚而為盜與其去之以激一時之禍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嗚呼古之為兵也將以禦患今之為兵也將以為患而臣以為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無其術爾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帥之職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將帥所當為者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彊冗前日之弊將蕩刷而無餘矣自昔舉事難於兩全蓋徇人情則積弊不可去而去積弊則人情未必悅冗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則何自而能兩全乎曰擇將是已將苟賢則處之有道未嘗攖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節度劒南擇州兵之不任戰者廢遣待耗什三四而士無敢怨夫彼既已為兵而一朝廢之其不樂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閫外之寄悉未有如德裕者爾有臣如此而付之軍旅之事委之以專任之久而猶有冗兵者臣不信也且今為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剽掠公行有如强盜慮其生變莫敢誰何驕横如此猝有緩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將非其人故也得

良將以御之綱紀既正則此弊亦不難革由是觀之將其可不擇也哉

又議輪對劄子　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況國威未振國勢未強之時乎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為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開邊隙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虜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遷延日久必將自斃盍亦就糧於彼界乎方民饑之一聞斯言理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為諱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彼虜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春秋時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威有董憲者自郯以兵圍蘭陵蓋延甯請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蓋郯者憲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圍王世充於鄭竇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說建德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

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進所以攻其必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窺覦中國而殘虜之不若臣竊為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為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師北指宿亳已伐其謀且從多方傳檄曉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羶豈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邊隙一開反為汝累爾宜意殘虜輒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大信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解遺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聲獨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取進止宋王師愈文集論不可輕開兵端劄子　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焉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倔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摯搏進取以定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之人蓋覬一旦功業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全不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強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橫挑強魏當時

群臣雖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洗慶之言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謾欺
罔至有聞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彥之
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
里人無遺育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鑒也未妄自菲薄引諭失義諸
葛亮固深言於蜀積挑強胡經營分表蔡謨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
所當念也爲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群
臣獻計有誤陛下爲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顧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
二百年經理封殖淪入於虜腥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
之士孰不願比死而一洗之然時異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總生
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釁隙一開兵連禍結力竭于內民不聊
生其變固多端矣昔者寶元慶曆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力制
一元昊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
幸元昊納款不暇與之嚴正名分遽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救內當時英賢
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
狄雖大豕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犬豕背棄信義猶有天殃況以中國
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義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爲

疐況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
有辭矣故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幸甚張方
平樂全集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劄子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
近雖有得兩處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戍尚
衆因之飢饉事實可憂芻糧委輸寂爲切務朝廷綏懷夏寇本爲休兵息
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
地震考諸咎徵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
無過制外廷無權擅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
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
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
後緣邊所屯東兵三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邊城一馬
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廩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
令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
其略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欲令商省邊計臣兩見穎
叔據其說畫亦恐虛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悠穎叔如大
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乘邊隅之粗閒極夙夜以疚懷儻詳利害

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聖裁穎叔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
千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事難獨任或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
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穎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
轉運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別行擇任范蜀公奏議論東兵劄子　竊見
河北河東陝西諸路每年東兵只委逐處兵官甚有不堪披帶之人並不
依準詔條東下惟務姑息伏乞今後委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臣察分
首同共東閱免致緩急誤事及虛費糧廩李獮遊竹谿集乞治東南兵畫
一劄子　漢高祖嘗用關粵兵　漢擊項籍關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
帥粵人佐漢遂平項籍　孝景嘗用東甌兵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
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討殺吳王丹徒　馬援嘗用湖
北兵　後漢五溪蠻夷反詔馬援將十二郡募士兵及弛刑四萬餘人征
之蓋武陵十二郡兵也　呂布嘗用川蜀兵董卓之亂卓故部曲李傕圍
長安城呂布以叟兵守長安叟兵蜀兵也漢代謂蜀兵爲叟兵　劉表嘗
用荊州兵　建安中劉表爲荊州牧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
荊州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寡可語荊州令凡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
備從其言故衆兵遂強　唐嘗用南蠻兵　安祿山反廣平王爲元帥僕

固懷恩統南蠻大食等兵以討賊平之　臣謹按自古有國皆隱兵於農
降及近代兼用四方之兵亦以致勝國家用兵以來尊尚西北而指東南
爲不足用今西北之兵日益少而東南無一人一騎可以爲緩急應援者
王綱不立國威不振首尾輕重之勢不均今日之大可慮者伏望陛下深
思獨斷而早圖之天下幸甚王漢濱先生集措置錢監軍兵充諸軍使喚
朝劄子　甚契勘利州紹興鑄錢監兵士計二百七十餘人多四方亡惡
不逞之徒苦於上工役居常思亂而重兵所驅不敢爲惡今大軍盡已調
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令統制官任靖入監
揀選精壯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衣同發赴軍前
又揀選次精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牛叢民採打鐵炭兵士二
百餘人以充往來般運錢帛頗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據命鼓鑄人
情始安發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云利州錢監兵切恐作過爲諸軍老小
在彼璘不敢放心乞權發來軍前不知可否事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
初十日得此書聞既到彼皆優加犒勞募敢死者闖入賊境招納歸附餘
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俟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王之道相山集王師
所至秋毫不犯劄子　契勘合來用兵當預有以固結民心而所以固結

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於歸市者不止而耕者不變宣王之平淮夷不過於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樂於戰伐哉爲其有以慰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謝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尊爲李晟異實中外幸甚　又與汪中丞書一利害劄子　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然則今日膺閫外之寄運堂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也究自古用兵初不以衆寡爲勝負但患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光武以三千敗之苻堅百萬而謝玄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比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開

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爲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牣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擐甲胄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哉當逆亮之死止得人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已久矣傳曰疆場不寧拔卒爲將爲今日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爲衆所稱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歷齊軍之田單上其姓名於朝然後詰之以詭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用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拔用之俟其立到功効次第加賞如其所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充統制領將佐或有老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於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於將各亦遂其志矣昔蕭何韓信於高帝餘人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諸將皆喜人自以爲得大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爲多由是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也不可不慎也　一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然則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

未見其可也昔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也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將帥營田之明効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爲振武水陸轉運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追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飢　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規模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皆取決於朝廷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遙制有當進而不進者有當攻而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荆襄制置兼招討方自鄂渚移屯德安而召援米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奔命士卒數萬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衝却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而況於千里乎此規模不先信之過也　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以無功而肆爲誕謾謂如偶

獲一人則圖其戰鬬之狀張其掩殺之衆走旗入報以爲大獲勝捷而其實有至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遇敵不戰而走非獨大衰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爲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籍其家產殆致臺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孰明爲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怪哉　一自虜人入寇我師遣討士卒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奔潰初未嘗交鋒而自蹂踐死亡銷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申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元八千人今死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焉儻或統轄等人取之以爲己有則其爲公私之蠹可勝計哉傳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　一道路之言以謂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且申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副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盛興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是爲慮也　一晉武帝時鮮

畢木機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曰誰為我討此虜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碩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武庫選仗帝命恤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溫水木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狹隘乃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日支食錢三百米三升而又不剌面不涅手夫人得而充焉可謂優且厚矣使為將帥者誠能體國一一如馬隆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馬隆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以當一夫是徒為虛名以蠹其民爾雖得百萬亦何用哉　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為無術但當行其革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祿朝廷所以示優賢之意也今不問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仰祿婚嫁未畢為言陳乞宮觀動至三五任坐糜帑廩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無吏責請官俸往往乞監

廟十之七八其僥幸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為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為溫飽之計哉今欲將宮祠嶽廟請給並行住罷其以故丐閑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候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彼有此無甲厚而乙薄夫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厚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例取職租之入以濟軍需候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乎今之仕宦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祗應以上閑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於韋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贅莫甚焉今欲將文武閑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例行住罷候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乎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陳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閑逸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廷以此輩嘗有從軍之勞則當效其戰多之功而等第之使臣上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問其等第而一槩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減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蠹財用未有如此之甚者今

欲將校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住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住罷乞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椿管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餽餉以佐軍須其所得之多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茲蓋有利於國無傷於民但患其不能斷以行之耳章忠恪公集久安之兵不可恃劄子　某伏見京師見在兵馬隸屬便司以攻以守勢必萬全尚書右丞文事武備猛志英才冠於當世號令方施而氣色精采忠義所激而士氣奮發國家安危公實任之不勝大幸某誠不佞竊謂以今日久安之士待今日講和之虜兵不血刃馬不汗膚固無可言者萬一虜不可信盟或可渝倉卒之變恃兵以安驛騷之亂恃兵以除犬牙錯雜之邊恃兵以守則今日之士卒固多矣而將帥恐非其人今日之甲兵固利矣而士卒恐未練習論之軍律則未明觀之行陣則未肅若欲驅之犯水火冒矢石有進而無退誠恐或違約束之嚴上悞算略之妙欲望機務燕閒特賜呼召得以口陳利害庶幾仰裨行營之萬一王堯臣文集上仁宗乞用涇原路熟戶劄子　臣伏見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曾偉帥本路嚴令明著常用之乎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唯務姑息寖成驕慢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讐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兵 詩文四

諸將策趾籌略漢趙充國上謝罪陳兵利書　漢昭帝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外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指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

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誚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遂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文粹杜牧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王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令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生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縱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撒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閒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又上澤潞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輿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蒲鐵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虜征桀之弊天下銷耗燕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咏旦而齊扶矣獲土籍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闕箪上是以趙一操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是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

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爲極良甲
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鎭屠因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衛足交
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贈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
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大原排飛
狐綫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北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
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
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
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
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內等子弟
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
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標懐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
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責天
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
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是無窮
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
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婦人

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度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
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
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
朝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
死人豈冤之狩秦楫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忠死表止伐遼此
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
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
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
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
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
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刲死帳下死圍
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
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二聖之
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
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羅隱上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
簡陵九年彭既肆蠚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

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奭秩安文祐
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汾淮饑汴滑以東螟故
無頼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梃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
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燒剽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癢痛不足搔爬因
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鎭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雖
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群盜已拔
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
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
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
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圉
以藥稔之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蠶
壽春啗潁上剽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
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㓕毒不
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
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斂不謹或同侯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
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斂也而橫擁士伍鞭撻魏

運以愚虔之將軍之仵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處
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
不淺矣苟將軍勠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蹦韓之醫　又
林蘊上宰相元衛弘靖論兵書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
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敎化忝在陶
鈞之內四海安平其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妖孽其安不隳裂肝
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
云以爲淮西兇黨侵犯疆鄙其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
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
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
其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
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
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河朔一從事耳苟
不自言其誰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達天
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
而誅可不偉歟其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犄角相應此皆

屬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
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是自國初垂二百
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係逮未盡化
者不由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獠則陳許安得而翦乎況以
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
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其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
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秖二十里北爲
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
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擅而
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恧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
闒齋盜粮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
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
用多稱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
往往皆失某鄉貿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
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郢
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

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
以爲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
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
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
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
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
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
射禮意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
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
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
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
膚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
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　宋歐陽公集通進司上書　十二
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
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
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

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
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
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
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
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
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或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
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
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
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
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
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
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
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
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
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
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

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
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
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
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挑我我無
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
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
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
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
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
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
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
國相勝敗擊而勝之者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
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
所加雖終期於掃蕩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累隊挫其兇鋒是攻守皆
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

而罷之矣至於蠻官入衆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之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疾內遣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損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存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門之險其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

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順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居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

以供西用而道路艱家誤作難遠輦運逾年不能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易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畎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避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墾畝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

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爲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蘇說作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家本誤作淨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固所謂私牛之

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藉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顧也一夫之力以退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説之法爲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

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令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夫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之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其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制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置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買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復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使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

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使宜顧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不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蘇老泉集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義太尉許諾謹撰其説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芥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而藉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輙隨壞如此者
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
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
問之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
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
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
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
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之令之
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
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
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
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
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
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
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

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
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
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
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
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
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
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
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
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不宣軾再拜蘇東坡
大全集答李琮書　軾啓奉别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
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
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慰勉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
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昨
愚懸精少應緣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
西多勸遷居遷居亦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
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

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
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
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
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
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
而桀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最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
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
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縣
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讎者熊廢諳訪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
韓存寶討殺羅狗娃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長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
羅介牟也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
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令
欲討乞弟必先有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
不敢與乞弟戰但翺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户老弱而厚以
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
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

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
令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
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
可以得鼠耳今運糧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二十三程
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
而山谷嶮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
死戰十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
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植之費穀米之用為
錢若干布算已定然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
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
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
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
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二轉運使及瀘州知
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
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紿說十州五團晏
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

以躁賤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
把截將自來顧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
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
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疋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
合敗則鳥驚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何也今若召募諸夷
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
月戕殺其丁壯旦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
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
兵先積粮於寧遠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
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粮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
爲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粮於
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
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
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切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虱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
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

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
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
也後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
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鬭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
無益州郡可任之明効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率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
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固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
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
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
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
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枝皆廢今乞弟亦未
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
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審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
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
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

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
印可何哉圜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
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荊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
其罷郡能不費費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
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皋港既開
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自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
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
熱甚幸恕不謹不宣張橫渠集與范巽之書　示問保甲比俟和叔來詳
聞近議近制徐爲答然近見歧却取三丁爲義勇入府教集或慮已有更
革故益難妄計大率附近古制小大必利苟不得親民良吏雖三代法存
未免受弊況半古之法又烏能借如正觀府兵求之吏緻若便時竊計民
間之害亦未免蓋不議制度而遽圖師徒求以便衆萬萬無此　又與呂
和叔書　保議該固甚便民近古執政未必取用此欲以方田爲名塞戶
爲責保甲爲法庶令世見行有不變今之順有漸用古之婉即未知上意
求新果否廟堂待學者如何令得進甫選之與議其間顧非獻計之時邪
向論方田大體自附城三十里爲差小不減二三千步則附郭居民在其

間不疑矣所諭城市良民大家帥之固善但可惜安塞無功得之及不幸
屠翦不才者置諸其上則百十之衆是謂棄之他年當差刺諸路義勇只
以家貲相制幸無事取其不撓可也不幸驅之戰陳萬萬失措乖當名分
既定則易之頗錯人情益紛今日見謀當爲時議者力辯其弊無難故事
乃良畫耳事初不得已權以領之徐校藝觀能以勇爵取之然後補正則
爲勸也大夫吾變法不欲矯時君耳目不循王制未免狂謀無法又啓此
端恐於時事非宜可一用周禮丈一無文字飭令制而用不識謂之如何
但此二端之弊不得使謀者前聞耳蘇籀雙溪集上趙樞密都督書　愚
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爲今日國步艱難譬如
解體解者不可嬰以芒刃斧斤觸而已矣丈傾壞者不暇顧夫藻棁棟梁
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
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策書綬帶而觀
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
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
內皆重任也偉人在朝知無不爲豈憚勤劇搢紳欣屬猛悍屈伏咸願其
當軸處中然使其生論王伯燕安鴆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縣于

懐土未以隱情惜已爲持重厭事苟安爲待時則何責乎智勇何有於功名者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絶於凡庸也往日綱維不振士風回邪談虚無注篆刻以爲儒術厚苴棄韜鈐而取將帥令其遺臭未遠餘孽或存戎鉞之寄實難其人矣狄憑陵中原羶穢良以此也見升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途易轍則何以步驟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闕下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脅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閤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裁治中司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惻怛綏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凜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綸綍布出陝蜀荆沔光聲萬里之外士卒皃藻黔首懷歌之相慶以爲得人識者謂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嚮背夫騎兵出于隴右而財賦從蜀來蜀爲隴之根本隴爲蜀之股肱秦爲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寧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爲矣秦隴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絶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此者也朝廷據有江淮設險守要僭偽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爲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督府所治正當我之咽喉建鎮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爲此舉矣恃卓然之

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師乘之未和以新輯剉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爲太息也愚項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閤下之此行比張公時異勢殊矣鄧禹歸而馮異擅赤眉之捷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閤下之功名高於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還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値司馬仲達之强也成敗可以鑑矣料敵制勝者雖有婁驤之聰明終必憑於間探之精虜暴骨以逞毓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内再調發而無辭子女玉帛饜足充牣再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爲陝右膏肓者已夭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襄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强於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間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粟安知其無他謀且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爲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僞齊定京雒唾手可辨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爲敵者尚在此境用兵亦未猶也譬如搏蚤去虱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虜酋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

作攻守乎奪之書則閤下主其諾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之至乃進取而無後患故羊祜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幾爲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知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閤下威德加於雍雒畔將潰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内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頓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終必克復閤下椅之閤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踣之以蜀之銳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賢容衆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待尊號令齊肅戮力一心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令六纛數日啓行用人之際下走以潦倒貧困百僚之下傚蒯蜀於邯鄲受揶揄於燕薊其迂鈍可笑亦甚矣輙不自揆其鈇短之見卜城斫於帳下伏惟揖恕蛙敖吐菌鈞播之廣宜無遐遺吹噓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庶幾不録録而負門下云冒昧唐突伏俟誅譴不宣宋張魏公奏議進呈所與張子蓋等書檢并旗榜録本　與張子蓋書　比得報聞分兵三道解圍海州心頗疑之不知地理形勢果是何如蓋分兵則弱如彼專攻其一則在我未易枝梧也令李侯既在城外莫可相約商量更圖長策或益兵共擊或量度進退事欲必濟宜各以協和爲心其他區區言語之

間皆不足深較節使以名將之裔驟取富貴勉力功業上以報主上下以副光令叔循王之望一或差跌則公議不容名節掃地盡矣所宜勉之某見治裝帥李節使帶領大軍前去楚州以來照應仍乞以某此書關報李節使海州及以帛書報城中將士使共知也　又與李寶書　節使總兵于外照應城中未爲失但不知海道今尚可通城中否糧食可自海津致否心甚憂之已作書與張節使所宜深思遠慮率厲將士且與張節使熟議共成大功勿分彼此虜兵既衆不知張節使之師可以必戰解圍否凡此等事幸一一子細條具速以見示務濟國事乃所望也虜入殘害不道專嗜殺人所得城邑焦類無遺想見城中豪傑忠義共圖力守某已治裝覲帥建康李節使自水道前往楚州連水以來照應帛書封呈更望照悉　又撫勞海州將士帛書　當使見帶大兵前往楚州及漣水一帶照應解圍海州仰城中將士盡力戰守圖報國恩將來功賞侯一一躬親核實保明務在優異節鉞以下皆當力請於朝以醻勞苦各仰知悉孫覿鴻慶居士集和州與提刑胡獻可論兵書　即日秋暑尚炎共惟台候萬福某投界小郡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辦發起壽州圍結令蒙使司牒問於手

詔有無遺庚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摧旗
舟檝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
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
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
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趙軍前所餘癃老懦怯
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警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
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
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省察本
州所起半兵以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
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王漢濱先生集回虞宣諭吳姚二大將出兵書
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繼遞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
已買得四十六疋葛彥奇十六疋梁華得回巖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
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於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撰身
以當衆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靳吝財賦當用而不用以沮
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一譽一笑足以激厲生民
膏血豈容妄得乎賞不當於有功猶輦金帛以塞廬山之壑也歸順之人
須當優䘏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
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豈敢望
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
減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清與米石之捷其衆寡可驗矣南北通使
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某昨日因書
止其再出大暑如此豈用兵時耶征士征行百姓發輸皆是危事師老錢
挂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帥年
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
足矣張南軒集荅朱元晦書　栻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
至重豈譾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妄自菲薄黽勉激昂期為遠計第承積弊
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今頗有條緒邦人似相信愛邊備深可
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臣者其所當為要是
以固結民為本使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讎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
矣此路民貧悴尤甚他處田多未墾茅葦彌望生失土業于今幾年義勇
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
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密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

步合千人騎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是
規摹不可不立荊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
摹近日曾喚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輩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
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栻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犯頗
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虜不曾出此者以糧
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形
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倉
皇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不知縱虜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
知義亦不知勢也栻孤危之蹤獨荷主上照見使為此來然寔不敢自從
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葺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辟
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春田文字前日來時遍尋不見輒更求
一本及見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　又荅朱元晦　仁風義
氣想已周浹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芻固當然也栻
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
歲為誕謾觀望者所害比列上為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
有不敢聯銜者不免徑自以聞使蒙開可明主可為忠言士大夫往往負
之耳如荅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也惟是孤蹤不獲
自保然一日必葺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問及共父向來在此入
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栻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壯強倉卒
足為荊渚之衛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察盜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輩未
免姑息如免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戶反受
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
不任則去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懲
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勇尋常多有所患苦如率斂等事一切禁
止所以卹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教栻未
以罪去當更一二整頓之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近習
之門所取皆誕謾之輩壞得人才狼狽極可慮耳所諭傳聞之說甚皇恐
不知何以得此連日循省緣初到時承縱盜之後不免重賞連獲江湖間
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美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
激茶客為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一路之人
怨毒之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誅徙其妻子盡沒其貲歸之有司
而不有之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客盡循約束無一

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力爲多恐或者使以爲嗜殺耳近數月以
來既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哀矜勿喜之意每
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
敢不聞而警之也近按一二郡守素來山險事極披猖不得而已異時恐
亦不在祝大任之下因思諸葛忠武李平廖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
盛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曹彥約昌谷集己卯上廟堂書
竊見虜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剽掠中外洶洶恐有窺江之
謀愚竊以爲不足憂也因歎强閫本無遠略乘韃靼退師之後肆衝突以
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爲簽軍無復有粘罕兀朮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
技暖氣將劾弓無勁力不有敗衂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信而有證然而
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人於此二事載在方冊興治同道
治如反掌與亂同事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虜寇之退師忽有
强敵起於李鋤梃弄於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虜不止於金虜而
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圖生者有成說奔走者有定嚮然後事無
不成爲無不就自開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埸之事不得盡至樞前閫
外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

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宣威而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
書之務責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墮自
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逃負至里牌三五
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庚牌太多未免
失墜調發大遲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閫外先
有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
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
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閫實無事權名爲招撫者或得
以抗衡名爲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
以備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閒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
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於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於有司用事者快然
有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
觀望以誅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
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
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券
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

一立專以刻剝爲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
民間受害尤難縷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措歛不清其源而徒困
升從望寒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
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
無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援及僧道給鹽鈔則援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
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强兵以衆而爲强以寡而爲弱
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之城郭之兵恃險以
爲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爲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兵
於腹心分輕兵於邊徼明斥候以守關隘倚民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洊
審輕重以爲策應卒有撓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爲喜小
挫不足以爲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重禦前諸軍於邊徼不圖進取
縱虜騎驅馳於腹心不思次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
滿數百率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於諸郡取弓手於諸邑論其人則未見
爲合作於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濠受圍則兩淮搏手褁安城守則京湖
痛心置赤子於度外皇恤蹂踐稱斫寨爲僞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
愧恧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便稱萬戶馱子一頭

便稱畜馬解圍之音日聞而虜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闢所幸
虜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措偏
師以綴諸城率驍銳以逼江滸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
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衍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
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
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
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
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
唐州未拔已有三交河之衂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遁
相蹂踐無曳柴僞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
旆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
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簞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
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於腥羶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
聞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爲禮義之國可以庇席我也自開
禧用兵之時本意不啻使忠義之人結怨於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
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詫威武肆剽掠以代賞犒濫及降附誘

稱巷戰誅及實化名曰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冦盜十年以後怨官軍猶入骨髓致使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喪亡之虜猶足以動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倖門大開公道忠讜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為正論諂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為姦計在乎上之人勤於政而敏於事雄其淑而剔其慝則忠讜者日得進見而諂諛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於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閒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倖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賞不善結託者雖有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實故詐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彼知已百戰百勝閒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輩行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釁隙未見虜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虜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閒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吝於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

閒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於疑似之閒處姦細於必死之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寃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誤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虜境者無還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閒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効最速然非如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為家計用降叛以為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冝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疎畧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又乃引入內地付以邊陲及至釁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驁桀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單寡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畧言之則開禧之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致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確而徒畏虜冦之驟至幸虜冦之少退不知國家氣血

已汗下於開禧之日而疾疢未除復汗下於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抑宿弊猶欲陰轉而俗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旱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卻虜冦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戍守假使宿亳歸疆唐鄧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致古道不刊之説而徒權輕重於虜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某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專方面廩稍以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衰病疲薾又當求去有懷不盡實取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所聞槩見於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方秋崖集與趙端明書　某惟邊圉多難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勲賬遲殊特進班端殿建號大閫所以昭異數勸蓋臣也茲者消辰顯拜萬目聳儀惟某受知門墻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舉盛德以為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雎盱而歡笑咕囁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為公府之開相於今且五年雖

公相之為始終如一日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為公相言者曰伏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伏熊虎伏爪牙鵰伏羽翮魚伏水龍伏雲一日而失所伏則狐兎狎之螻蟻嘬之矣至於人之所伏者何歟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伏也共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勲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舉事顯榮表宣固人而成實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而蹤其迹觀之則王郎之而締交於外姻戚啖也而通譜於內姻有僄薄之徒而塵滓六符之系者則或恐失其心有稗販之夫而汚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豈簾視壁聽而借為效街談巷說而詭為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固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路中朝之意固非伏此數人者以為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貴張晁矣惟其托於畫足以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

桐所伏者王即也戚畹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儁偉之功適爲所揜耳可
不惜哉是則前日嘉賜之御劄草茅者猶未敢以爲然而况其他乎某之
所願伏忠義者此也夫兼一路之兵而制之以桐臣盖下至衆而上至寡
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
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帕首
鞾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儕友視制府
如家庭往往便衣驟謁於後堂腰輿徑蓮於聽事戚時節序盃酒招邀驅
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
曹何所知識偃然自尊如此則制桐豈不懼乎哉或者徒見逆孛庭參許
國端交山陽之變芽孽於茲故遂指爲覆車謂不可以虚文挑實禍而不
知逆孛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
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執政必横
梃庭趍肅揖而退盖以爲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
也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際之間密邇者情親踈遠者分隔情
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
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

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
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
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
府之庸庸足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韲則亦安用莫府
爲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某之所願
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
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猶
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華數十公參錯於麾下以備一旦之
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顔行廵行邊鄙軍次寶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
斬之雖楊千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騷甚於寇敓古語有之
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謠今見此若是可不爲之哀痛歟某嘗記前
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
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轎墜焉
有一兵倚芻道旁立呼而勞之准交百而趣從者捦不遜者得三卒諭之
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撈
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繇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

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借
實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捷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閲則
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七箸即斬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
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爲暴而驅之爲暴矣
故攙其室則子女其子女過其廬則雞犬其雞犬此明以官軍而恐喝者
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犇衣裝可疑而居者鳥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
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
邑戒嚴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川亦未免秦圍一空草木皆盡
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貫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
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桐號小朝廷以其爲人材所聚
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莫取一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
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愜人意者盖人材品目色色不
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爲寶者有如楩柟豫章雖多節目而可
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代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
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謂者則借以爲捷徑桐議
何事而號爲販夫人所不齒者則攙以爲事衛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

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日一兼僉矣明日又一兼僉也而奚取於檄筆
外而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
鄉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昆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爲
寄之騃子濱淮之縣胡爲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
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
特衆人不覩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覩其面目也寄一書信則不俄焉而爲
吏矣故有罪者指爲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爲起復之地而人倫
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牀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
言身爲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墻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
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固遍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
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爲藩府之所推
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厮役爲嘗僚也夫爲伋也妻者是
爲白也母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歎
已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
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伏忠義則獻
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當道

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邊矣某不勝晉粵之罪觖覬其云云代財四儀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為不武而加載擇焉則繼此以進其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李忠定公集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論高祖光武甚善項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梗槩謄録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劄子亦可以見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槩然此所募兵正欲置營房於河北京東西陝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絶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大過當時立額固有多處然不過招塡不足似未為害孰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馭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麫而造食也失當時可投之機會最為可惜至於養兵之費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絶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財豈專恃暴民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

自得兵財真可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路則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其世襲而沿河江淮置帥要但假之以權使之治兵非世襲也略倣唐制然此亦建炎初事今之證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說固善其詳行之觀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乎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於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於倚關中以復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意難測會有時耳蔡定齋集上虞樞密書　某嘗聞言有切於事衆人以為迂而君子以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強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焉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其本而從事於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衆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而常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見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於王道而其治已章章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乎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

内為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虜氣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脩也九重之上焉非寤寐皇皇焉思中興之治旦暮而冀之令欲責成效於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粟以療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強弱不在於地之廣狹而在於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于于然襁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持富國強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賓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斃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於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産為有力者據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愈困矣曷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貲用既饒生侍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背膚詎知其不為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於目前之利此某所以痛惜者也為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於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間當有成効雖不求

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閤下以王佐之才為聖人之偶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於言哉某也蕭陽一鄙夫爾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閤下雖其言近迂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為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於閤下閤下不以為迂而忽之某將有深於此者次第而進之陳默堂先生集皇帝書代阮粹孟作　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聞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擊刺行陣生作進退之法與夫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射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絡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蓋自堯舜夏商周秦漢以來迄于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安危治亂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臣所知揆之如辨白黑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馭駟馬而行於四通五達之衢唯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絶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講於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辨風氣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數較天性之能否別民力之勇怯究習俗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矣反而自觀亦以觀世胸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

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過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
居邈在閩海之隙爰自勝衣以至今日游詠太平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
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雖欲自效其道無由是以泯默退處自同寒蟬若
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為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俾臣
求試禮部謂縱罷黜例當得官臣以家貧急於祿養間關遠來至會稽遇
故人為守將留臣逾月是時睦寇方跳梁於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
擒戮實無足慮臣獨言蠢蠕繩樞之子一旦猖獗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
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口曰是難與他人計者當囊書北去言之君父庶
幾有一達焉其過不過雖死無悔及臣來京師試於禮部不偶幸與廷對
復處下列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富貴今臣命窮如此倘
使其術不踐亦必無補於事以是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臣今既歸
勢不可遠去膝下遂將老死巖穴而平生所志終不能少攄一二以報陛
下天地覆育之恩顧欲與麋鹿相為春秋草木同歸於盡何果於自棄之
甚也於是洗心易慮追書曩時所自得者為兵說十篇雖辭意俚淺計策
無取引脰長鳴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獻之闕下惟陛下
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奢不能以口舌難也然
無救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臏尤精密而屢有敵國
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
古法未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況如臣十篇之說言不能達其心
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況草竊未誅上自朝廷下至布衣韋帶之士
奇謀碩畫日陳於黼座之側蓋必有瓌偉絕特之論過如臣萬萬者方斯
時也待其狂瞽欲以上動冕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
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取劉璋者諸葛孔明之策也
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如其說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哉言宜可
以一槩論哉唯真知兵者為能言唯善聽言者為能用耳今臣區區之志
欲以自見非適為利又雖不工志或可取陛下幸聽臣言以為不繆置之
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畧以裨主帥或能為陛下安反側之心
收散亡之卒使逆賊腹心內潰黨援外離割裂糜潰卒於無以自植臣於
是蓋不能無分毫之助矣干冒雷霆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說十篇并書一
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　鴻嶠雲先生集上岳相公書　虜人
敗盟五月間渡大河徑趨長安六月初叩鳳翔石壁堡其意直欲俯拾四
川口屯戍非復前數年之比自吳侯不幸之後分屯略盡今者倉卒調發使

還舊處者中還從人豈樂從又去年移居猶未定帖今復搖動必失軍心
縱其統帥制馭有方冀敢不來猶恐中路散亡比到舊關十無四五昨者
朝廷新除諸帥只在關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復為虜人所有而胡宣
撫雖致命許國然軍旅之事素非所習川蜀之在今冬便有必取之勢我
有必敗之象朝廷自渡江以來十餘年間虜人竭力相圖終不得志者蓋
相公及一二大將為長江重鎮而吳侯一軍作上流屏翰勢如柱石相扶
首尾相應設使此虜今冬遂得川蜀控帶上流俯視吳楚是猶一柱已摧
而餘柱皆側其首已斷其尾可知不謂相公及一二大將必賴川蜀以為
強雄論其形勢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憂也凡數大軍獨相公一軍
前當其衝然則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與其形迫勢蹙仰而拒之
於荊楚之間孰若長計遠筭舉而擲之於數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虜
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數萬之衆徑趨商虢使必聞聲股慄望風破膽豈徒
保衛川蜀必能攄有關陝蓋虜之敢冒大暑交鋒刃者直謂川口無備意
欲直造成都如入無人之境今相公大振聲勢直以銳師衝其腰膂虜人
倉皇出於意外氣奪神駭有必敗之勢五路之衆及南北山潰散軍伍方
其無所適從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臨之壠畝之民皆可為兵招納叛亡
百萬之衆長驅可集人盡為用則其勢百倍吳侯舊軍分在秦州者凡萬
餘人全軍不動今在鳳翔與敵相當分在沔河者惟親兵數千隨主帥來
與鳳翔并力其次稍稍歸附及仙人關所存者共有帶甲三萬以上相公
若出軍商虢與之合并則氣勢復全猶病而復壯老而復少背劍門倚商
嶺西嚮爭敵有萬全之理此虜窮凶極毒反復變詐不為人鬼所容方今
朝廷有勁旅三十萬謀臣猛將撫髀扼腕爭欲殲敵虜方極其姦凶必欲
覆我宗社殄我邦家朝廷之勢不得與之俱存出不得已當一大舉而決
之是未必不為此虜滅亡之日朝廷興復之辰也自今至冬尚餘數月相
公慷慨上章攘袂奮發率先諸軍首啟戎行功業成於一時名聲昭於無
窮其與日復一日奄奄待盡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虜之本志力圖川蜀必
遣餘兵羈制江淮若朝廷緣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陝止屬書生用其見衆
以當大敵則四川決非我有四川一失東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
王濬之破吳楊素之破陳李靖之破蕭銑正用此勢前事之明驗也若謂
東南大駕所在如相公全軍不可暫輟亦願具此利害聞之朝廷遣知兵
大臣陝西素所畏服者於數大軍中各分萬兵輕裝疾馳與川關見衆并
力腹背依山阻險足以翰蔽上流之地少寬東南追虜之憂蓋思其上者

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壯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滿古
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蓋言始之爲易中之爲難今日正當社稷安
危存亡之機成則家國俱榮敗則前功俱廢豈宜循常守舊不一振發以
身任天下哉某早賤暗劣無用於世但有區區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
以尊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賢獨一二數耳故敢陳其狂愚冒瀆嚴重諒蒙
推古人採擇芻蕘之心少加裁納天下幸甚黃勉齋集與李貫之兵部書
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
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創爲之柰何李金陵依違蓄縮動失事機
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略聞欲爲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淮
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爲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正恐因此
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
深讎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淳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
當吾之敗軍殺將爲辱不少今吾皆未得有可恃者深足爲慮也榦失記
此來無可言者非可丐閑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見興築邦人皆樂從
秋冬可辦一旦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
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及行得

力耳舟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
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楊志仁識趨端正方
伯謨之子丕父剛毅不苟可爲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頗有遠
遊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榦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
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
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顓介承候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陳棣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世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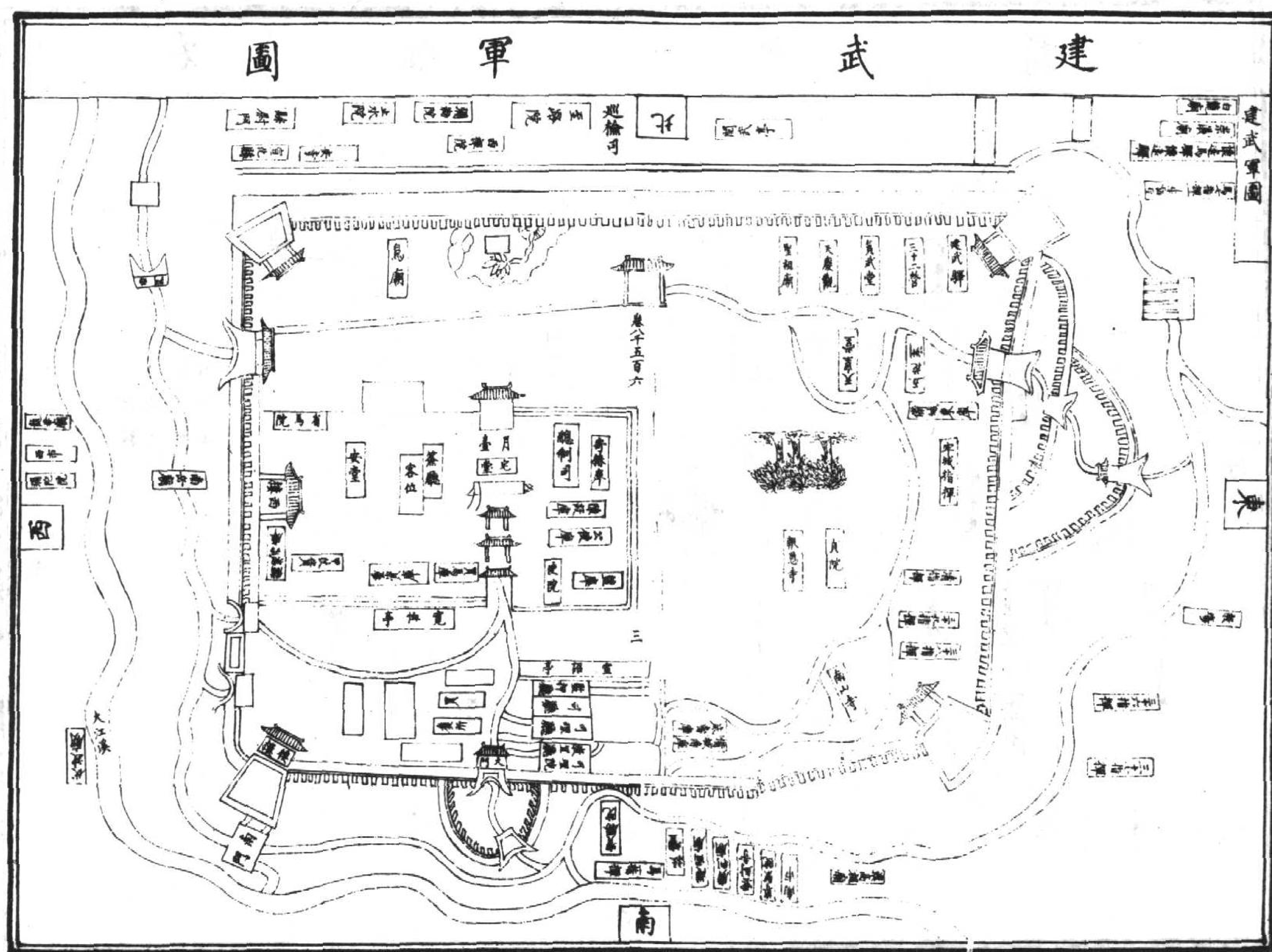
十九庚

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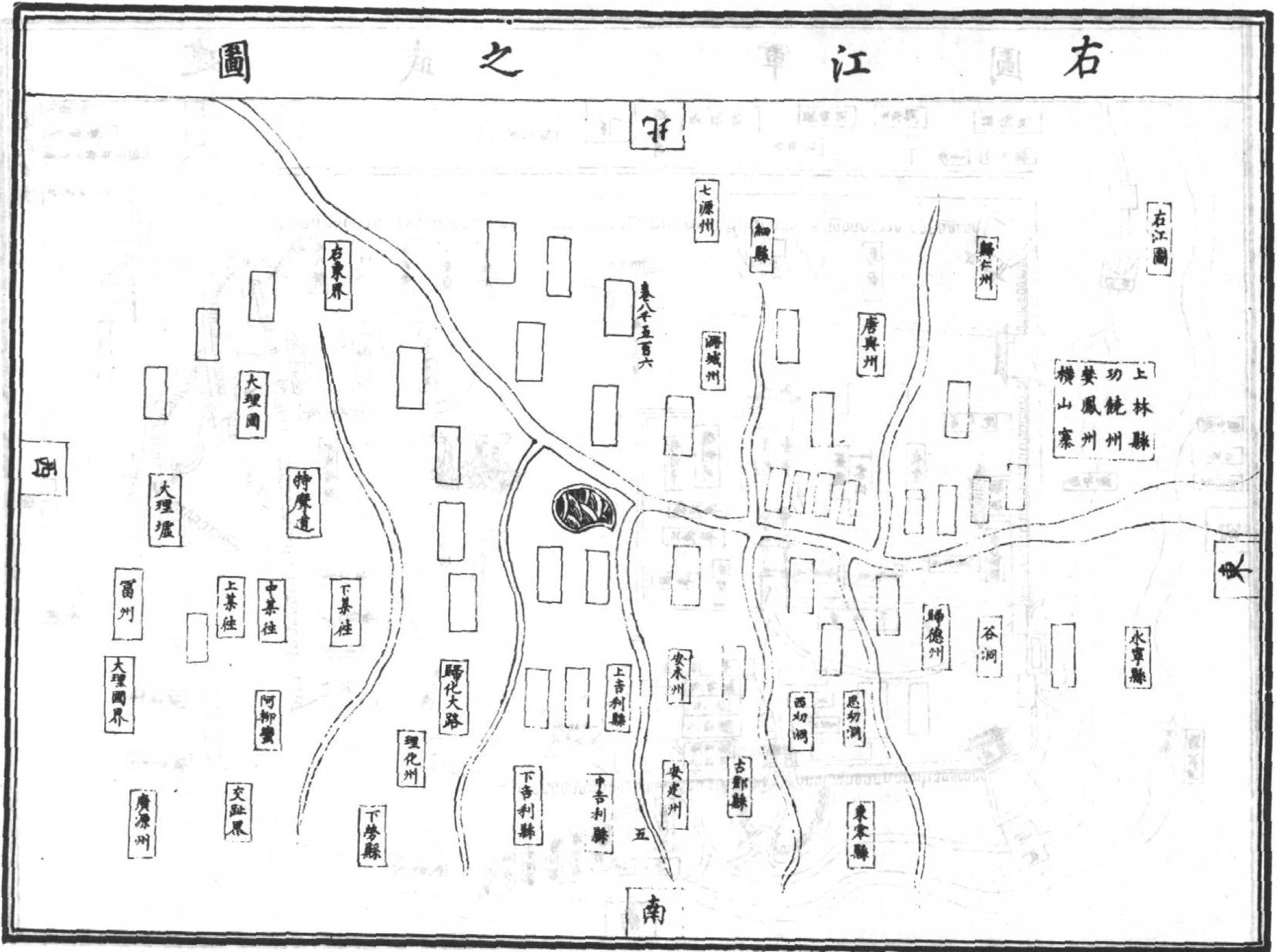
南寧府 領縣三 宣化 武緣 橫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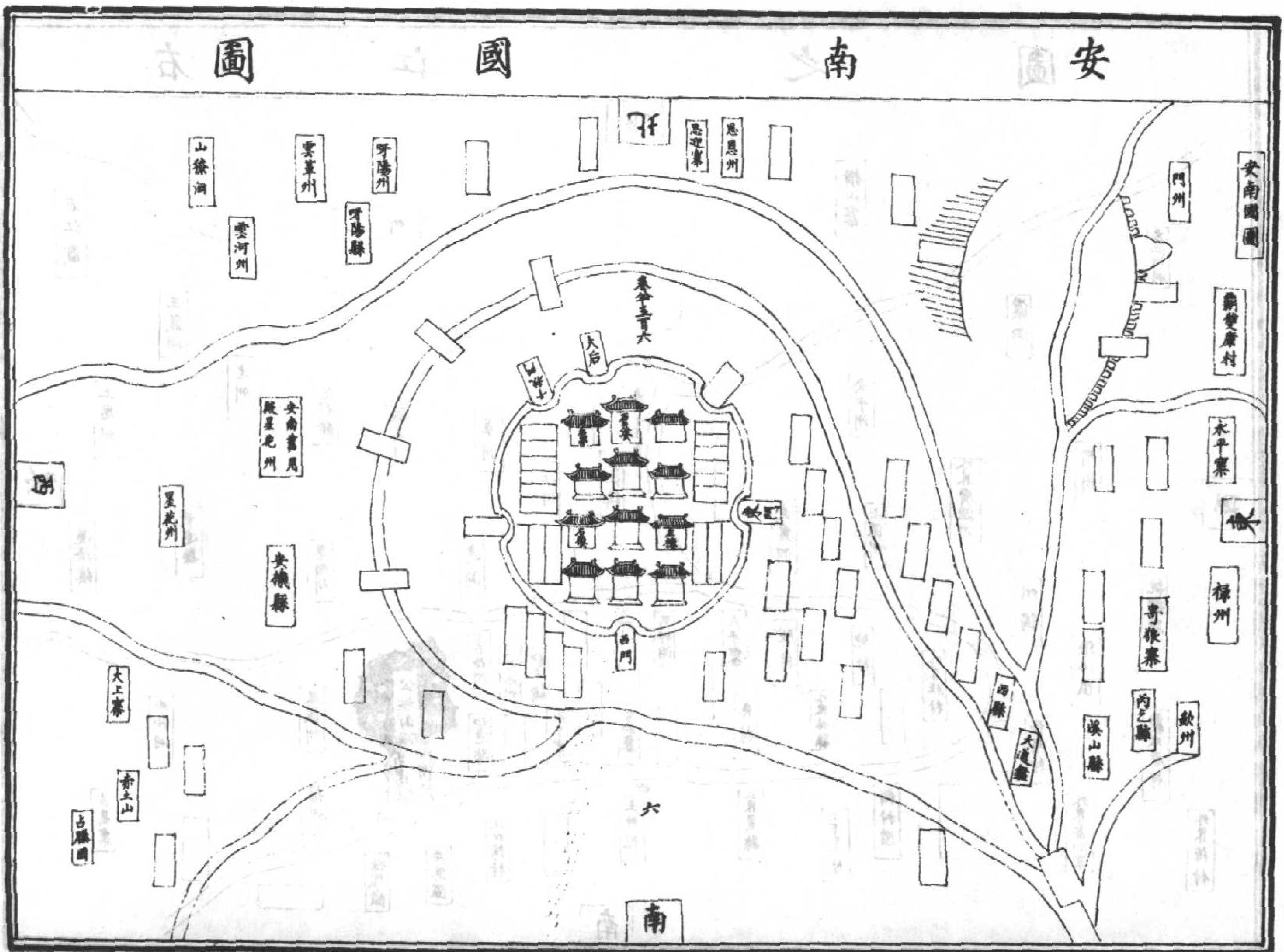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郭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土產 土貢
山川
宮室 祠廟 寺觀
壇壝
官制
公署
兵防
古蹟
名宦
人物
仙釋
紀瑞
雜記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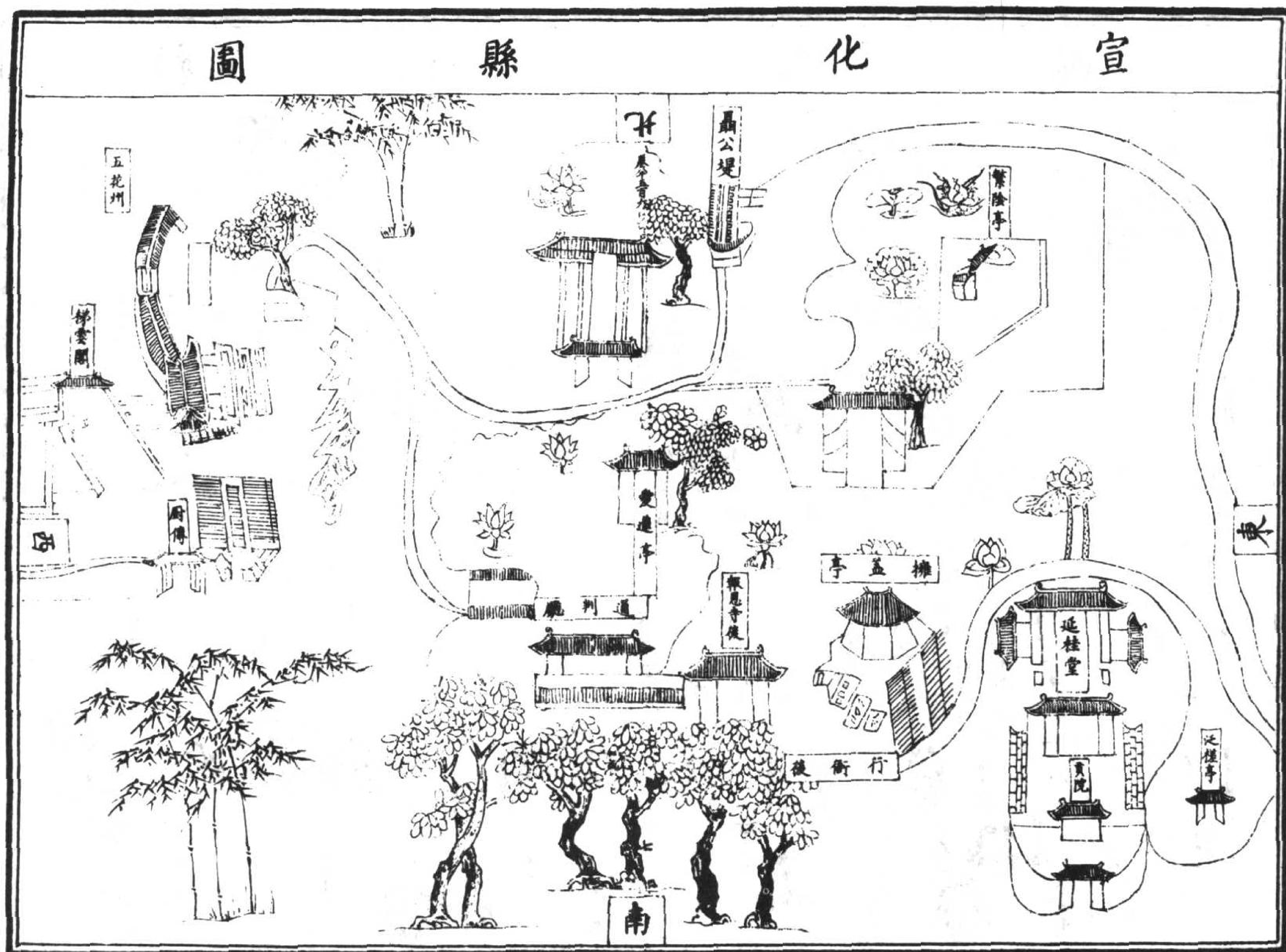



建武軍圖
北
南
東
西
建武軍圖
卷八千五百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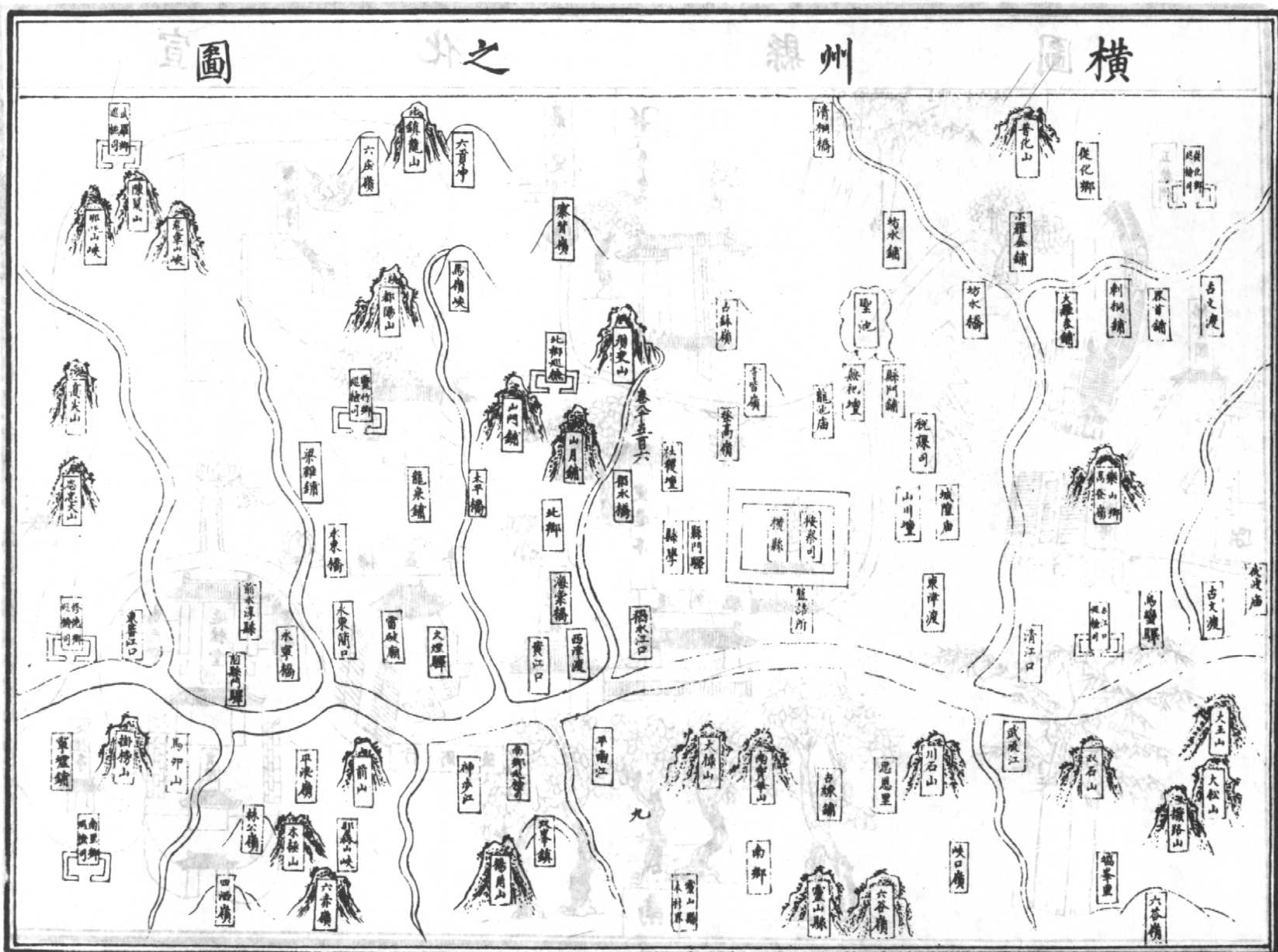

右江之圖
北
南
東
西
右江圖
橫山寨
邕州
王龍洞
上思州
安平州
卓洞
羅高洞
恩明州
黄連驛
遷隆鎮
武盈洞
七源州
和江鎮
江州
公母山
太平寨
水平寨
思陵州
祿州
古萬寨
共聯隘
上下東村
卷八千五百六
四


右江之圖
北
南
東
西
七源州
右江圖
歸仁州
唐興州
上林縣
功饒州
婪鳳州
橫山寨
右東界
大理國
特磨道
大理境
富州
歸化大路
理化州
谷洞
永寧縣
歸德州
古鄧縣
交趾界
廣源州
大理國界


安南國圖
北
南
東
西
安南國圖
門州
永平寨
祿州
雲河州
西門
六


宣化縣圖
北
東
南
西
延桂堂
行衙


武緣縣圖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粤地。禹貢揚州之南境。翼軫之分。秦并南粤為桂林縣地。漢元鼎六年。吏為鬱林郡嶺方縣。屬為都尉治所。東漢因之。晉大興元年。分置晉興郡。復又置晉興縣以屬之。宋齊並因之。隋罷晉興郡為晉興縣。屬簡州。又罷晉興縣。於此更置晉興縣。開皇十八年。改晉興縣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初領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晉興朗寧橫山四縣。貞觀八年改為邕州。天寶元年改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咸通三年置建武節度。五代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更晉興為樂昌。六年省朗陵入宣化。封陵入武緣。思龍入如和。景雲三年。又省樂昌入武緣。如和入宣化。元初立安撫司。至元十六年改為邕州路。

國朝為南寧府。屬廣西布政司。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立為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為邕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乾寧元年改為建武軍。元朝改為南寧路。至元十年而有征交之役。欽承特旨立為廣西西道宣慰司。分閫于邕。又至元二十九年。改立左右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國朝改路為府。至洪武二年改分司帥府為南寧衛指揮司。原管宣化武緣二縣。洪武十年八月。添撥潯州府橫州。收併永淳縣。通作橫縣。撥付本府管屬。今見管三縣。宣化武緣橫縣。南寧府郡志序。南寧一郡。乃古之邕州。僻在遐陬。接連溪洞。地土淺狹。人民稀少。凡戶口之多寡。賦稅之重輕。比之中國。大不侔矣。洪武九年夏四月。憲司委官到來。起取前代應有圖經誌書。本府當時會集耆儒。將本學舊存書板一付考究。中間多有損壞缺略不存。於本處住人程士真家。尋得舊有誌書一部。比對刊補。究備起解。今洪武十年冬。又奉上司公文。俞集所屬耆儒人等。用心考究。不曾該載事理。重別另行編類。書寫成冊。考之物產。多在兩江本境所出之物。在處有之。今以所屬三縣。地理遠近。風土人物。戶口錢糧。土產物色。總為一冊編類成篇。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考云。太平寰宇記邕州朗寧郡。今理宣化縣。古南越地。秦為桂林郡地。漢改桂林為鬱林郡。又為鬱林之嶺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開皇初。廢郡為宣化縣。屬簡州。大業三年。州廢。以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領宣化一縣。貞觀六年改為邕州。近邕溪因名。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朗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長慶二年以安南經略副使崔結為刺史。充本州經略等使。自此邕州獨

置經略使其州邊在鬱江百姓先居一岸每年秋夏江水泛溢郭邑沉溺
景雲中司馬呂仁於南岸引開小水若有泛溢分流而過不沒人家今
百姓兩岸分居晉天福七年改爲誠州以避廟諱漢初復舊宋朝平廣南
後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入宣化武緣如和三縣至太平興國
二年邕州上言管內左江谿峒七源州狀稱廣源武勒南源西農萬涯覆
和溫弄等州古拂八射二峒計一十處首領乞依七源州例歸屬當州輸
納租稅朝廷因授首領官今爲建武軍節度郡縣志唐天寶元年改爲永
寧郡十四載置管內經略使領十三州乾元元年復爲邕州兼都防禦使
二年陞節度使上元元年廢節度置都防禦經略使廣德廢大曆復置元
和廢長慶復置咸通三年陞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尋置建武軍節度晉天
福七年改爲誠州漢初復名邕州宋因之尋領羈縻州四十四重修邕州
志州在禹貢九州之外蓋揚州之南號爲百粵秦始皇略定其地分爲南
海桂林象郡漢元鼎五年粵相呂嘉反六年討平之以其地爲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唐庚所謂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
餘是也自秦迄漢州未之建晉元帝分鬱林郡嶺方縣地立爲晉興郡乃
今之州矣至隋而郡廢以其地入簡州今之欽州開皇十八年改爲宣化

縣隸寧浦郡亦今之橫州至唐武德四年立爲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爲邕
州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之五府節度韓文
公送工部尚書鄭權帥南海其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隸嶺南節度
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天寶元年改爲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爲邕
州上元後置經略使後罷長慶二年復置刺史領之咸通四年分嶺南爲
東西道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乾寧元年陞爲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
觀察使五代時劉隱據其地宋朝開寶四年平廣遂入職方爲隸廣南西
路充兵馬鈐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紹興三年如命置司市
馬于州之橫山寨後置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其事州同提點買馬專任以
武臣隆興以來始命文武通差此州建置之大略也元一統志初宋平嶺
南以邕州守臣充兵馬鈐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寶祐元年
兼邕宜欽融鎮撫使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既克靜江府諸州皆下邕守馬
成旺始挈城歸附初立安撫司十六年改爲總管府兼左右兩江溪洞鎮
撫今親領縣二兼管寨五今領州三十八縣一十八洞二十六　邕州還
龍寨　忠州　思恩州　上思州　羅陽縣　永康縣　羅百縣　水口
洞玉龍洞二洞並係熟地地接交阯亦所貢越地千里之內號爲羈縻歸

附以來見於左江鎮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三縣三洞二古萬寨
左州　江州　武黎縣　陸陵縣　崇善縣　吳洞　永安洞　坡陵洞
博龍洞　果洞　古樂洞　古攬　思婁洞　還婁洞　卓洞　博嘢
洞　上浪洞　安禮洞　與遷龍寨相同宋景祐四年立寨歸以來見於
思隸園沿居地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二縣三洞一十三　太平
寨　龍州　上凍州　下凍州　萬城州　七源州　思城州　龍英州
養利州　上懷恩州　上思明州　下思明州　安平州即太平府
古甑洞　武德洞　武安洞　度陵洞　武盈洞　羅佃洞　上聳洞
下聳洞　與遷龍寨相同宋太平興國立寨歸附以來見於古甑等洞地
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一十三洞八永平寨　上石西州　下石
西州　思陵州　祿州　如嶅縣　武乙洞　寧康洞　憑洞　西平洞
上寧洞　安寶洞　上影洞　下影洞　都結洞　結安洞　舊洞
倘甲洞　結綸洞　思累洞　武能洞　勞洞　武允洞　射議洞　洗
甲洞　都康洞　捞免洞　尊洞　與橫山遷龍等寨相同宋景祐四年
立寨歸附以來見於西平州駐劄隸邕州　節制今領州四縣一洞二十
二

宣化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爲桂林郡地漢嶺方縣地屬鬱林郡
晉立晉興郡置興燕鎮隋開皇十四年還故晉興縣於此唐武德四年改
爲南晉州併六縣爲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晉興朗寧橫山四縣尋省
橫山入焉貞觀八年改南晉爲邕州乾元元年以本縣思龍鄉如洪里置
思龍封陵二縣宋開寶五年罷朗寧屬宣化景祐三年又罷如和入宣化
治平四年割本縣之永寧鄉武踊里屬武緣元屬邕州路
國朝爲南寧府倚郭縣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至宋治平四年將永寧鄉武
顯里隸武緣縣轄撥武緣上東下南二鄉隸于縣元朝不曾更改
國朝本縣仍舊見管五隅九鄉二里輿地廣記宣化縣本漢嶺方縣地故朗
寧縣唐武德五年析宣化置故思龍縣唐乾元後開山洞置二縣開寶五
年省入故如和縣唐武德五年析南賓安京置屬欽州景龍二年來屬宋
景祐二年省入有如和山鬱水水即夜郎豚水也與溫水合又與歡水合
亦名駱越水自蠻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唐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
分流以殺水勢自是無漂溺之害民乃夾水而居有邕水
武緣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爲嶺方縣地梁置嶺山郡隋開皇十
一年於此置武緣縣又改嶺山郡爲縣大業元年併武緣入嶺山屬鬱林

郡。唐武德五年。析宣化復置武緣縣。屬南晉州。後屬邕州。宋開寶五年。改晉興縣名昌樂。景祐三年。罷昌樂入武緣。元遂西鄉立爲縣治。屬邕州路。
國朝屬南寧府。南寧府志。唐武德五年置。宋開寶八年。廢永寧縣。併入宣化縣。景祐三年。又廢樂昌縣。併入本縣。革治平四年。撥本縣上東下南二鄉。隸宣化縣。復以宣化縣永寧鄉武爾里。及賓州上林縣止戈鄉。撥隸本縣。
本朝洪武四年。廣西省。又撥慶遠府宜山縣管下述昆鄉大小安定里。隸本縣。今見管五鄉一十二里。輿地廣記。武緣縣。隋屬鬱林郡。大業初。省入嶺山。唐武德五年復置。故豐陵縣。唐乾元後。開山洞置。宋開寶五年。省入故樂昌縣。本晉興。唐武德五年。析宣化置。開寶五年。更名景祐三年。省入武緣。水西有鄉猿鎮。元一統志。宋會要云。武緣縣距州凡兩程。又昌樂縣。舊名晉興。開寶五年。改名昌樂。景祐三年。廢昌樂入武緣。又開寶五年。廢封陵入武緣。治平四年。割本縣上東下南縣宣化。却以宣化之永寧鄉武爾里。及賓州山林縣止戈鄉。隸于本縣歸附。元遷西鄉立爲縣治。
橫州舊路領縣二。　今領縣一。　永淳。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粤地。翼軫之分。　漢置合浦郡。永安三年分合浦郡。立合浦北部。晉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宋齊並因

之。梁分立簡陽郡。隋罷寧浦簡陽二縣。仍爲寧浦縣。置簡州。開皇十八年改爲緣州。大業十三年。州罷。爲寧浦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二縣。置簡州。貞觀十八年。改曰橫州。天寶元年。改寧浦郡。乾元元年。復爲橫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縣。崇寧四年。又改永定爲永淳來屬焉。元初立安撫司。至元十六年。改爲橫州路。領二縣。
本朝爲橫州。屬南寧府。橫州志。橫古南粤。秦屬桂林。漢鬱林郡。廣鬱縣地也。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析鬱林立寧浦郡。晉地理志。統縣五。寧浦。連道。吳安。昌平。平山。屬廣州。宋領縣六。簡陽。興道。寧浦。吳安。平山。始平。南齊領縣八。簡陽。興道。寧浦。始平。昌平。吳安。平山。安廣。梁分置簡陽郡。隋平陳。廢二郡。爲寧浦。尋置簡州。開皇閒。改爲緣州。大業二年。州廢。以其地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復置簡州。析置蒙澤淳風縣。隸南尹州總管府。五年。以南尹州之嶺山縣來屬。六年。改爲南簡州。貞觀六年。隸桂州都督府。八年。改爲橫州。十二年。省蒙澤縣。後廢嶺山縣。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乾元元年。復爲橫州。上元後隸容管經略使。永貞元年。改淳風縣爲從化。梁貞明三年。僞漢劉隱據其

地。宋開寶四年。嶺南平。五年。併淳風從化二縣爲寧浦縣。又以廢巒州爲永寧縣來屬。熙寧四年。省永定。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改永定曰永淳。元朝至元十四年。立橫州安撫司。十五年。改橫州路總管府。領縣二。大德年間。改爲橫州。
本朝洪武三年。始撥隸潯州府。領縣二。曰寧浦。曰永淳。是年。省寧浦縣。洪武十年七月內。奉上司明文。歸併永淳縣入橫州。將本州改爲橫縣。撥隸南寧府。管七鄉五里。今復爲州。仍領永淳縣一。橫州路郡志。橫古南粤。秦屬桂林郡。漢鬱林郡。廣鬱縣地也。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析鬱林立寧浦郡。晉地理志。統縣五。寧浦。連道。吳安。昌平。平山。戶一千二百二十。屬廣州。宋領縣六。簡陽。興道。寧浦。吳安。平山。始平。南齊領縣八。簡陽。興道。寧浦。始平昌平。吳安。平山。安廣。梁分置簡陽。隋平陳。廢二郡。爲寧浦。尋置簡州。開皇閒。改爲緣州。大業二年。州廢。以其地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復置簡州。析置蒙澤淳風。隸南尹州總管府。五年。以南尹州之嶺山縣來屬。六年。改爲南簡州。正觀六年。隸桂州都督府。八年改爲橫州。十二年。省蒙澤縣。凡領戶一萬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十四。後廢嶺山縣。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戶一千九

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乾元元年。復元橫州。上元後。隸容管經略使。永正元年。改淳風縣爲從化。梁正明三年。僞漢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嶺南平。五年。併淳風從化二縣爲寧浦縣。又以廢巒州爲永定縣來屬。熙寧四年。省永定。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改永定曰永淳。領縣二。寧浦戶五千二百一十九。主戶三千九百六十四。客戶一千二百五十五。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主丁九千五百三十。客丁二千八百單六。稅錢六百一十四貫八百六十四文。糧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夏稅兩料。免役錢。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百文。免役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一升七合。永淳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稅錢四百二十貫七百六十七文。糧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夏秋兩料。免役錢。各九百貫。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五斗八升零二合。宋舊法。不以民戶應當差役。只收免役錢米。元朝至元十四年。立橫州安撫司。十五年。改橫州路總管府。仍領縣二。輿地紀勝。寧浦郡軍事。九域志。古百越之地。寰宇記。牽牛婺女之分野。圖經。趙佗王越地。亦屬之。元和郡縣志。漢平南越。置合浦。合州。即漢合浦郡之高涼縣地。今在高州界。元和郡縣志。吳

孫休分合浦郡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晉志：廣州前敘云：吳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又宋志引吳錄云：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為合浦北部都尉，領平山興道寧浦三縣。晉武平吳，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沈約宋志云：寧浦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晉志云：吳置寧浦郡。圖經序亦云：吳建安二十二年，吳立寧浦郡。與晉志合。而沈約宋志以為晉武平吳，立寧浦郡，與吳錄合。寧浦建置之因，有吳晉之異不同，當從宋齊因之。宋志及南齊志，並有寧浦郡。梁分立簡陽郡。隋志寧浦郡下注云：舊置寧浦郡，梁分簡陽郡。平陳，郡廢。置簡州。十八年又改為緣州。大業二年州廢，為寧浦郡，屬鬱林郡。隋平陳，廢寧浦簡陽二郡，仍於寧浦縣置簡州。寰宇記：在開皇十年。改簡州為緣州。隋志：在開皇十八年。煬帝初州廢，為寧浦縣，屬鬱林郡。隋志：在大業三年。唐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置簡州。舊唐志：在武德四年。改南簡州。舊唐志：在武德六年。又改南簡州曰横州。舊唐志：在貞觀八年。以横槎為名。寰宇記：改寧浦郡。天寶元年。復為横州。乾元元年。五代為南漢所有。輿地廣記：又歐陽公五代史州郡年表，横州亦隸于南漢之下。宋郡縣志云：在梁正明三年。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朝通略云：在開寶四年。併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縣。又廢巒州，以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縣來屬。開寶五年。今領縣二，治寧浦。元一統志：至元十三年冬，征取廣西，既克靜江府，明年春，横州遂納土焉。初立按撫司，十六年改為總管府，領寧浦永淳二縣。

寧浦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三國吳立昌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寧浦。梁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州。又改為緣州。縣屬焉。唐初為南簡州，後改曰横州，皆以縣屬。宋開寶五年，罷樂山嶺山崇化三縣入此縣。仍屬横州。元仍其舊。

本朝併入横州。元一統志：唐志云：寧浦，州所治也。圖經云：吳立昌平縣，晉更名寧浦。沈約宋志云：寧浦，今晉太康地記云：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吳錄亦有此縣，則昌平縣恐是吳立也。元和郡縣志以為吳置寧浦縣。寰宇記以隋煬帝置寧浦縣，然晉太康地及吳錄以為吳置昌平縣，晉改曰寧浦，非吳及隋置寧浦也。輿地廣記云：梁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州，改為緣州，唐為南簡州，改曰横州，皆以縣屬焉。宋會要云：開寶五年廢樂山嶺山從化三縣，隸寧浦。建炎以來不改，元因之。　寧浦縣總叙。　寧浦本吳置昌平縣，屬寧浦郡。晉太康元年更曰寧浦縣。宋齊因之。梁屬簡陽郡。隋平陳，隸簡州。開皇間屬緣州。大業間緣州廢，以縣屬蔚林郡。唐武德四年為簡州治所，貞觀八年屬横州。永正初以寧浦樂山從化為三縣。宋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入寧浦。今管樂山從化南鄉北鄉。元因之。

永淳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為桂林縣地。唐武德四年立淳州。永貞元年改為巒州。宋開寶五年罷巒州，以所領横州省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熙寧四年，省永定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永定。崇寧四年改曰永淳。元屬横州路。

本朝因之。南寧府志：永淳縣本巒州，唐地理志：巒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秦桂林郡地置。五代為偽漢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巒州為永定縣，屬横州。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聖陵名，改永淳。管武羅脩德靈竹南里四鄉。　永淳縣總叙。　永淳縣本巒州。唐地理志：巒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永正元年改名。折納輕貲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三。縣三：永定、武羅、靈竹。五代為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巒州為永平縣，屬横州。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聖陵名，改曰永淳。管武羅脩德靈竹南里四鄉。元因之。

分野

邕州志：本府前漢天文志，以牽牛婺女為揚州，及觀地理志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界。九州之揚，乃十三國之粵地。唐天文志亦云：自盧江南涉越門，訖蒼梧南海，逾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分。韓文公送南海從事竇平序亦曰：踰甌閩而南，皆百粵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則星紀言其次，牛女言其星，其實一也。近有杜光復者，為州風土歌，又以為雲南頭楚分尾者，據漢地理志云：越後為楚所滅，豈以其地嘗屬楚，邕州之溪洞，外與西蜀接壤，每歲有蜀客至永平寨，故陶弼自邕州送唐觀外生歸洪井，其詩曰：家寄滕王閣，天南伴我遊。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州之分野，其大略如此。

至到

郡縣志：本府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東至京四千六百里。東至賓州二百四十三里。西至瀊江隘五百二十里。南至欽州二百四十五里。北至宜州二百九十里。東南至横州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羈縻蘇茂州三百三十五里。東北至賓州三伯五十二里。西北至羈縻餓州五百七十五里。

[illegible]

東北至州界二百二十二里又六十里至賓州

鎮鄉寨

武緣縣

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

右江鎮

橫山寨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橫州永淳縣

崑崙關

魚步鎮

建武軍境

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至京四千六百里至行在六十一程至靜江府十五程

宣化縣

太平寨

遷隆鎮

古萬寨

東南至州界一百三十里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橫州

上八

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五里至欽州

左江鎮

永平寨

西北至州界橫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堠皆羈縻州洞

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

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

州境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至京四千六百里至行在所六十有一程至靜江府一十有五程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橫州永淳縣 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 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里至欽州 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一百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 東南至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至橫州 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 東北至州界二百二十二里又六十四里至賓州 西北至州界橫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地皆羈縻州洞 元一統志南寧府東北至上六千六百九十里 東北至大都五千六百九十里 東至橫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 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 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 北至慶遠路龍水縣一百五十里 東到橫州永淳縣一百四十五里 南到欽州二百三十五里 西到左江古萬寨四百七十里 北到慶遠路龍水縣三百三十里 東南到橫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到賓州一百九十八里 西南到左江永平寨交趾界七百九十里 西北到右江橫山寨自杞國二千五十里 橫山寨 東北至上都七千四百八十里 東北至大都六千四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二十里 東至武緣縣界二百五十里 南至宣化縣界二百里 西至特磨道界郁溫縣八百里 北至歸仁州三百里 東到慶遠府龍水縣城四百五十里 南到本路宣化縣四百九十里 西到特磨道九百里 北到自杞國城一千六百五十里 東南到武緣縣三百九十里 東北到大理國界善闡府一千八百里 西北到羅殿蠻國一千七百三十里 西南到左江古萬寨三百一十里 遷龍寨 東北至上都六千九百里 東北至大都五千九百里 東至本路總管府二百里 東至本路宣化縣界六十里 南至欽州靈山縣界三百四十里 西至古萬寨吳洞界一百里 北至宣化縣一百里 東到本路城一百里 南到欽州靈山縣四百里 西到左江太平寨管下上思明州四百里 北到武緣縣界一百六十里 東南

到欽州城四百五十里 東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左江太平寨四百八十里 西北到古萬寨二百四十里 古萬寨 東北至上都七千一百五十里 東北至大都六千一百五十里 東至本路總管府四百六十里 東至宣化縣如禾鄉左江鎮一百五十里 南至遷龍寨界玉龍洞一百三十里 西至太平寨界龍州一百里 北至右江溪洞向武州界七百里 東到本路城四百六十里 南到遷龍寨城一百五十里 西到交趾蘇茂州界一百五十里 北到太平府一百六十里 東南到遷龍寨二百里 東北到右江橫山寨三百一十里 西南到太平寨管下思明州五十里 西北到太平寨一百二十里 太平寨 北至上都七千二百七十里 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七十里 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八十里 東至古萬寨管下安禮洞一百里 南至永平寨管下思凌州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交趾排欄縣界一百里 北至太平府一百里 東到本路城五百八十里 南到交趾界太平欄二百里 西到交趾排欄縣二百里 北到左江古萬寨一百里 東南到遷龍寨四百里 東北到右江橫山寨四百三十里 西南到永平寨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交趾丘溫縣一百八十里 永平寨 北至上

都七十二百九十里。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九十里。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七百里。東至交趾界太平關一百里。南至交趾丘溫縣界九十里。

西至太平寨龍州界六十里。北至太平寨上思明州一百二十里。東到交趾交源州界一百里。南到交趾丘溫縣一百二十里。西到太平寨龍州八十里。北到古萬寨江州三百五十里。東南到交趾廣源州二百里。東北到太平寨一百五十里。西南到交趾園城七百五十里。西北到太平寨一百里。

宣化縣南寧府志東至潯州府貴縣界首管村庄三百零四里。自界首到潯州府三百里。共計六百零四里。南至廣東欽州界圍楊村四十里。自界首到欽縣二百二十里。共計二百六十里。西至太平府羅陽縣界高嶺六十里。自界首到太平府四百四十里。共計五百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楊村二百三十里。自界首到慶遠府三百里。共計五百三十里。東北到柳州府賓州界首鋪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柳州府四百里。共計五百二十里。東南到廣東欽州靈山縣界那旺村五十里。自界首到靈山縣二百三十里。共計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歸德州界首武仕鋪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田州府三百里。共計四百七十里。西南到思明府上思州界那蒙嶺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上思州一百五十里。共計三百里。東北至上都六千六百九十里。東北至大都五千六百九十里。東至橫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北至武緣縣界二十五里。東到橫州永淳縣二百四十五里。南到欽州安遠縣二百三十五里。西到左江遷龍寨一百五十里。北到武緣縣一百里。東南到橫州寧浦縣二百一十里。東北到賓州領方縣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永平寨七百六十里。西北到右江橫山寨四百九十里。

武緣縣南寧府志上至右江田州府強山縣三百二十里。下至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東至柳州府賓州思籠鋪一百一十里。南至宣化縣高峯嶺五十里。西至右江田州府強山縣武士小江二百七十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楊村三百里。東到柳州府賓州二百里。南到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西到田州府強山縣二百八十里。北到慶遠府宜山縣五百七十里。東南到南寧府長山驛一百里。西南到南寧府宣化縣那龍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柳州府賓州上林縣羅降鎮一百四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武籠峒二百里。元一統志東北至上都七千六十里。東北至大都六千六十里。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一百里。東至賓州上林縣界一百里。南至宣化縣界七十里　西至右江橫山寨溪洞歸德州一百四十里。北至慶遠路龍水縣一百里。東到賓州上林縣一百七十里。南到宣化縣三百里。西到宣化縣那樓寨一百五十里。

北到慶路龍水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慶遠路二百三十里。西南到左江古萬山寨三百九十里。

橫州橫州志東至貴州界首村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貴州一百八十里。共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石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西至永淳縣梁鷄村界一百里。自梁鷄村到永淳縣二十五里。共一百二十五里。北至賓州學田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學田村到賓州二十五里。共一百五十里。東南到貴州界首村界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貴州一十二里。共七十二里。東北到賓州解塘李村界六十里。自解塘李村到賓州四十里。共一百里。西北到南寧府那晃村到南寧府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貴州界八十里。

西至邕州路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路界六十里。北至賓州路界一百四十里。東到貴州一百三十五里。西到邕州路二百二十里。

南到欽州路二百四十里。北到賓州路一百九十七里。東南到欽州路二百九十里。東北到貴州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邕州路二百七十里。西北到邕州路二百一十里。

寧浦縣橫州郡志東西各一百里。南北各九十五里。東至貴州界首五十里。西至永淳界五十里。南至欽州界首五十里。北至永淳界四十五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鬱林縣界八十里。西至永淳縣界五十里。南至靈山縣界六十里。北至嶺方縣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到鬱林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到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嶺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鬱林縣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嶺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宣化縣二百七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九十里。

永淳縣橫州至東至橫州蘇光蒙村界二十五里到橫州通計七十五里。南至欽州界臨枝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通計三百三十里。西至南

寧府界邪晃村三十里。到南寧府通計一百九十五里。北至廣州界學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東南到横州界蘇光蒙村二十五里。到横州七十五里。東北到賓州界學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西北到南寧府界邪晃村三十里。到南寧府一百九十五里。西南到欽州界臨扶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計三百三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五百八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五百八十一里。東北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寧浦縣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宣化縣界五十里。南至靈山縣界八十里。北至嶺方縣界一百里。東到寧浦縣一百五十里。西到宣化縣一百五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五十里。北到嶺方縣一百三十里。東南到寧浦縣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嶺方縣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七十里。西北到宣化縣一百六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十九庚

寧　南寧府二

城郭

本府南寧府志宋朝元豐三年修築大城。六年而備。元豐八年修築城東羅城。元朝於舊基上以土築為城墻。凡有崩壞止是補築。本朝重修城垣一新。週圍一千零五丈。各門月城池。週圍丈數不等。城門五座。鎮江門至長塞門長八十二丈七尺。安塞門至新東門長三百一十一丈五尺五寸。月城池一十九丈。新東門至朝京門一百九十七丈五尺五寸。月城週圍二十丈。朝京門至鎮邊門長三百零二丈四尺五寸。月城池週圍二十七丈。鎮邊門至鎮江門長一百一十丈七尺五寸。月城池週圍一十九丈。南北城壕二處。建武志據舊志羅城元周一千丈。高一丈五尺。上廣一丈三尺。下廣二丈。環遶二壕並廣一丈五尺。深一丈。唐開元二年司馬呂仁築。蓋州古城在今之城南二里。其故址僅存。社稷在焉。今城之築。自皇祐間經兵火。碑刻不存。遂無稽考。耆老相傳經營之初。隨築隨壞。董役者苦之。夜夢有蛇環地而行。若示其址。遂誌所夢。即其地而築焉。立青龍烏龍廟于城隅。至今祀之。即所夢之神也。元豐三年得旨修築。六年而城備。周二千五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下廣六丈。上廣二丈六尺。環之以屋。三面為壕。而西因長江焉。子城在其內。其制惟羅城備之。明年太守西上閤門使和公斌。以甘泉隔於城外。兵民為夙夜之阻。遂上其事。展城以便汲者。週圍四百一十有六步。高二丈五尺。上廣一丈九尺。而基倍之。復作兩門城於外。各長一十有五步。其高如新城之制。總周九里三十步。城門之舊。曰朝天。曰望京。曰長泰。曰鎮遠。曰安塞。曰威濟。與長橋門而七。長橋在城之東北隅。於八卦為艮。陰陽家以艮為鬼戶。由是戶則有咎證。且其門與朝天望京密邇。視二門為僻。左既非市廛通衢。與梁久廢。門為之不關者多歷年。閽人不設。守衛無尸。其責難以救不虞。司城官屢以為言。此得旨修城。遂築其門。與合門之外。有小甕城。叢生荆棘。併徹去之。以墮其外。今為門惟陸。自城之築。經始者以其土性縱散。從而屋之。歲月既深。材盡壞圻。逮擅越摧十隳其七八。舊植之存者皆朽株危立。草莽殆生于隍。而甘泉之小城尤甚。木存拱於墜壓者。狐兔之跡相尋。公私俱病之。分守者以之財用憚於大役。歷十餘政。皆未遑也。安撫

任分兩持使者節屆臨是邦。下車未幾。慨然興嘆。以是爲邊藩二廣四十餘州所是以爲安。其爲阻固不可以不謹。乃戒司城約所費言于帥府經略使司業劉公以聞于朝。有旨賜緡錢一萬併修軍器。遂命陶人埏埴于三廟。摩灰鍛石于可盧。攻木之工。凡一百八十有三。版築之功。凡九百十有四。辦以壯城之卒。甃城之摧毀者。凡一十有六所。計三百三十有一丈。治女頭凡二千二百六十有三。爲新屋一千五百有一間。外團樓四。敵樓馬面三十有六。甲仗庫一。備城庫二。城門之樓重建者四。曰熙門。曰安塞。曰望京。加葺者三。曰鎮遠。曰威濟。曰長泰。鳩工於六年十月之吉。迨七年晝正月而告成。

本州城自元豐修築三面爲壕。而西因長江舊矣。厥後以年深頹圮。自任安撫任内復修築。一仍元豐制。乃損女頭城面之磚。以增修其城身。遂易以土甓爲之。故屋之以庇風雨。歲月既深。材蠹櫨朽多壓焉。會朝廷以西南幹腹爲憂。謀帥當一面。閫使王舍人雄實自宜易鎮于邕。公山陽人也。有大勳勞于江淮。素諳備禦事。環視惻然曰。西廣所恃以爲藩籬者邕耳。而城圮甓壞。且不合古制。以矮屋覆于上。緩急孰與禦。遂亟申臺閫及樞密行府。量事期。計丈尺。具畚鍤。市木於北山。鍛灰於可盧。遣塼於馬務三廟及東北諸猺。率土丁戍軍壯城之卒。咸執斯役。盡撤

用磚灰就城身甃砌。女頭環布團敵馬面樓。一如淮襄之城制。總創團樓四座。馬面樓三十六座。覓城樓五十四間。敵樓二座。幇砌城之頹圮者十餘所。覆砌城面二千一百九十步。女墻雀臺稱是。重甃城門兩座。東門外倚壕施釣橋。鄉老云。正合武襄公之故址。環城又築羊馬墻以爲捍敵之防。又築南壕觸三十五丈。浚東城壕五百餘丈。溝深壘固。穩若敵國。有來自特磨者。陸南詔以西諸蕃皆有指戒不可犯之語。一時威觀誠邕筦振古之所未見。是役也。樞密大使陳韡撥十七界會七萬貫。帥漕工侍董公槐撥經司錢五千貫。運司錢五千貫。運司錢萬貫。提刑楊奐權漕日撥鹽二百籮。又撥錢一千貫。用猶不給。公復撙節一切浮費。錙積寸累以濟支遣。總用磚五百萬有奇。灰一百萬觔。木三萬株。竹二萬竿。鐵三萬觔。工費二萬三千緡。鳩工於淳祐八年夏五月。越明年六月告成。

坊南寧府志武勝坊在衛門之南。肅清坊在按察司之東南。仁和坊在府門之西。宣明坊在府之西南。建武志待賢坊在城之東。慶關坊在城之南。永定坊在城之西。長樂坊在城之北。右坊肆在羅城外。乃舊所建。永寧坊在州治之前。景行坊在子城之南。德化坊在子城之南。泮宮坊在長泰門内。逍遙坊在子城東北。勝遊坊在安塞門内。迎韶坊在朝天門内。崇善坊在子城之北。仁和坊在子城之北。勝業坊亦在子城之北。右坊一十在羅城内。於紹聖三年立。來遊坊在城之東。迎恩坊在城之東。金坊坊在城之東。衣錦坊在城之南。飛騎坊在城之南。連渚坊在城之北。鎮遠坊在城之西。輝武坊在城之北。宣化坊在城之西北。右坊九在羅城外。亦於紹聖三年立。

互市建武志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臣寮上言。乞於邕州買馬司收買綱馬。得旨依奏。於邕州置司。差提舉買馬官李預。六年罷所置。令本路帥司兼提舉買馬。邕州知州兼提點買馬司。三十二年。帥臣余良弼奏本司幹辦公事一員。乞依元豐指揮。於邕州置廨宇處居住。檢察博馬錢物。同措置買馬。得旨依。乾道七年。帥臣李浩申乞依舊復置提點綱馬驛程二員。往來檢視綱馬。一員靜江府置廨宇。一員撫州。並從本司踏逐大小使臣奏辟。其請給人從。合依本司屬官體例。得旨依。淳熙十二年。有聖旨令川廣漕臣依元降指揮。兼帶提舉本路綱馬驛程。其提點使臣並改作幹辦稱呼。

橋津南寧府志魚步津在城南。上津在城北。建武志徐步橋在壽邊樓之前。

宣化縣南寧府志鄉隅 本縣仍舊見管五隅九鄉二里。五隅 東南隅。西隅。北隅。中隅。九鄉 上東鄉。下東鄉。上南鄉。下南鄉。西鄉。北鄉。思龍鄉。如和鄉。太平鄉。二里 封陵里。武仕里。邕州志上東鄉在縣東管一十八村。下南鄉在縣西管一十三村。西鄉在縣西管一十九村。北鄉在縣北管二十五村。太平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如和鄉在縣西南管三十村。思龍鄉在縣西管三十村。上南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下東鄉在縣東管一十七村。如洪里在縣西管一十四村。南寧府志墟市 三床墟。張墟。南墟。吶墟。韋墟。古潭墟。古隸墟。合羅墟。段僕墟。那同墟。那龍墟。那籌墟。象灣墟。羅文墟。新墟。安吉墟。武崗墟。鮑墟。長山墟。鄧墟。新庄墟。粱頼墟。思回墟。石廣墟。高屯墟。水路 上至右江田州府萊化州四百五十里。左江太平府五百里。下至潯州府三百里。陸路 上至右江田州府歸德州二百二十里。左江太平府羅陽縣一百九十里。下至潯州府三百里。橋 元亨橋。龍溪橋。津渡 鎮江門渡。魚步津渡。大灘城。

武緣縣南寧府志城 宋朝立縣以來。別無城池。元朝爲因土寇班天瑞作耗。本縣主簿兼尉吳清寧始督鄉民修築土地。其基址稍寬闊。未附之

前又因峒賊黃郎道譚布盈等連年作耗居民逃倚山寨前項城墻俱各
崩壞洪武元年冬有權知縣陳鼎重乃閱舊栽城荒餘之地從新築土為
之今其城高一丈三尺周圍三百九十二丈八尺　坊　德政坊在縣門
正街　淳熙坊在縣東街　禮義坊在縣西街　鄉里　止戈鄉在縣東
北管七里　羅和里　富昌里　右明里　賢良里　上富里　詞隆里
大小武靜里　鳳化鄉在縣正北管三里　羅倖里　沒里　古黎里
永寧鄉在縣西北管武頤里　樂昌西鄉在縣東南　述昆鄉在縣正
北管大小安定一里　墟市　陸斡　龍母　陶胡　馱纜　鄧魯　小
陸　譚黃　小揚　蘇排　蠟塘　樂昌　平洪　下黃　葛墟　伊嶺
胥墟　舊墟　舖墟　橋墟　都暗　定羅　蘇梁　古浪　楊墟
麗墟　片墟　蓮塘　平林　古天　程塴　古木　仙胡　生料　橋
利　小莫　敢羅　思坊　小黃　橋　東橋　羅庇　浮排　平安
蘇豐　武崗　暗橋　銀橋　閉怗　韋朗　民橋　思馬　渡　南渡
硃砂　六祖　洪水　冷水
橫州南寧府志城　宋朝以來已有土城為因土寇作耗人民居於山谷
多有頹壞

本朝歸附以來重新整治今其城高一丈八尺周迴三百二十五丈　橫州志
城周圍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宋末太守謝棐伯環城三面濬濠闊
三丈深八尺許至元二十四年太守張玹又重修之復增廣於舊云　郡
城周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闊五尺太守謝公棐伯一新修治尽復
頹圮太守張公玹再行繕治今復廢壞郡壕闊三丈深八尺歲久淤塞
東北隅背泂遂為犬豕之場舊有溝泄水南入于江郡人患其甲庚失次
因循未改今太守張公玹浚其流自乾亥達香稻水入于江壕水三面遂
復環遶　坊　文明坊在縣東正街　崇儒坊在城外西街　嘉政坊在
城外大市街　衣錦坊在城東南寧府志鄉里　從化鄉在縣北　北鄉
在縣西　南鄉在縣南　修德鄉在縣西　武羅鄉在縣北　靈竹鄉在
縣北　南里鄉在縣西　東北西里在城內　中南里在城內　思恩里
在縣東　端峯里在縣東　高登里在縣東　橫州郡志樂山鄉在縣東　橫
州志墟市　大市街在州之東　博合墟　蓮塘墟　前永淳縣墟　輿地
紀勝快活墟在寧浦縣西二十里　南寧府志橋　瑚雲橋在縣北　淥水
橋在縣北　方水橋在縣之北　太平橋在縣西　稻水橋在縣之西
永東橋在縣西　海棠橋在縣之西輿地紀勝秦少游次題海棠橋海棠

橋者附城郡抱林藪大江横鷲淵渡屈折故爲幽趣故老云此橋之南北
舊皆海棠有書生祝其姓家其間少游嘗醉宿焉明日題一詞而去所謂
醉鄉廣大人皆少是也郡城倚西少游嘗居焉見懷古亭記梁玹撰　通津
橋在縣北十里即今翔雲　營水橋在縣西三十五里　橫州志津　東津縣
東五里　西津縣西一十里　南津在縣門　北津縣北七里　橫州郡志
渡　南渡在州之南通欽州　前永淳縣門渡　東津渡　西津渡　古
文渡縣北
永淳縣橫州志城　土城周圍二百二十四丈高八尺南城樓三間高一
丈五尺　鄉里　武羅　脩德　零竹　南里　縣廓　上里　中下里
墟　大市墟在縣城南　渡　南渡在縣南通南寧府

風俗

本府元一統志地近溪洞與左右兩江習尚殊人性輕悍而椎髻箕踞
乃其習也鼻飲之俗王安石諭交趾文略云爾民頭飛我有車馬爾民鼻
飲我有酒食用革爾之俗也爾民斷髮我有衣冠爾民鳥語我有詩書用
教爾之禮也煌煌炎洲煙蒸霧鬱我飛先雲濃爾甘雨湯湯瘴海雲燒日
鎔我張爾弊琴肩爲薰風邕人語言頗襄漢自武襄狄青平儂智高去後

留兵千五百鎮守皆襄漢子弟至今邕人皆其種類也風俗乖異詔令嶺
南諸郡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長吏常加戒勵俾遵條式宋熙寧二年
大宗覽邕管雜記歎息故有此詔長編鄉村之俗多戴白巾邕州圖經云
俗儉嗇澆薄內險外蠢椎髻跣足尚雞卜及卵卜提匋箕踞寰宇記亦云
狸獠有四色語各別譯而方通州即古晉城蠻渠歲時於石溪口通商有
馬會記文曰馬會今之獠布以竹炭爲鹽不事五味寰宇記及圖經云
溪洞頑習與省民異椎髻蠻音衣冠不正服食亦殊少習詩書多務山圍
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自耕自食雖父子兄弟之間言稍不順遂相讎殺歸
附元以來德化所被稍改舊習
宣化縣南寧府志本縣境俗土瘠民貧男子務農兼習技藝婦女趁墟貿
賣爲活四時鬱蒸地土不宜蠶桑二麥惟務紡績麻葛爲衣不分寒暑悉
皆跣足民性頗淳冠婚喪祭稍循禮法外有如和太平思龍三鄉接連萬
承萊化歸德嵠峒民撞烏雜愚昧無知自歸附以來漸以効順輸納賦稅
民間有病皆不服藥惟信卜筮祈祭每歲春以三月秋以九月登墳祭掃
武緣縣南寧府志本縣地面隣接嵠峒民性澆薄重賄輕死蓋因田土瘠
确多係刀耕火種用力艱苦四時常服麻布不諳蠶事不務商販民間但

婚娶寔。父子多不同居。疾病不肯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外有近擔管屬述昆鄉。大小定定里人民。其性凶險。原係蠻獠不知理法。不伏科差。自洪武四年以來。才方向化。止是輸稅而已。

橫州南寧府志本州地面偏僻在遐荒。風氣鬱蒸瘴癘不常。土瘠民貧。力耕火種。男子樵採經營。以補歲食之不給。女子紡績麻葛。以供四時而服焉。不諳蠶事。冠婚喪祭。稍依禮法。惟婚姻以擯榔爲禮。疾病俱不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唐宋以前亦有登科進士者矣。大抵嶺南諸邑。民淳訟簡。號爲易治。橫邑其庶幾焉。橫州志漢地理志云。男子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蠶落績紡。民有五畜。元一統志地臨民瘠。俗惟種田。

形勢

本府郡縣志慶曆四年四月。長編載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蕃外事。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皇祐四年五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叛。破邕州連陷橫貴龔藤梧封康端州。攻廣州不克。九月陷昭州賓州。復入邕州。朝廷命樞密副使狄青討智高。五年正月戊午。青與智高戰于歸仁鋪大破之。智高奔大理國。輿地紀勝貞觀爲都督府。建武志。貞觀六年改爲邕州都督府。唐以邕州爲西道。唐大詔令

咸通三年。分嶺南爲東西道。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三十六洞印。先晴西江州洞。各執山獠古洞印。至治平四年。準朝廷給賜銅印。左江十八面。右江十八面。今所爲三十六洞之印也。繼此續降印識。固不止三十六也。號爲大府。皇祐五年丁寶臣作邕州新城記。昌嶺南東西二部四十五州。惟廣桂邕號爲大府。見桂州圖經。厥惟邕邊南國之紀。九洞襟帶州城列唇齒。余靖平蠻頌曰。厥惟邕邊南國之紀。邕究所蔽最廣。度嶺而西。爲州二十有五。而道里延袤。與蠻錯居。有永平橫山二寨。永平通交趾。暨于海外。橫山通自杞羅殿諸蠻。控連巴蜀。見桂林乙編。李大興書橫山買馬圖。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韓愈奏黃賊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其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不能救。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實爲至便。夢蛇示址。皇祐築城。隨築輒壞。役者苦之。夜夢有蛇環地而行。若示其址。遂即其地以築焉。雲南頭楚分尾。杜光復風土歌。元一統志南晉際窮荒之境。群蠻來互市之街。姚知才謝表云。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餘。唐庚詩。金城之固。銅柱之封。狄青賀捷表云。地控龍編之遠。歲通駁骨之奇。顏敏德謝表云。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陶弼詩。黃茅煙瘴之地。舊傳擯榔出海

南。又壓瘴氣。日夕食之爲常。至於婚嫁亦以此爲禮。厥惟邕國。南國之紀。九洞襟帶州城唇齒。余靖平蠻頌云。玉簪峯頂。銅柱溪頭。見陶弼詩。

橫州郡縣志寶元初杜杞知橫州。言橫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阻險。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足爲控扼。州以橫槎爲名。按寰宇記。三梁故郡。烏滸所巢。按寰宇記。對境之前有南山焉。峯巒疊秀。泉石清深。僧先覺撰寶華山記云。橫踞邕爲隣。實犬牙相制之地。易被修城記云。南瀕海徼。西接溪洞。按寶華山記云。東連懷澤。西接欽江。實二州車馬之衝。章鎬太守上梁文。萬疊山圍城堞古。一灣江抱海槎浮。徐安國橫浦詩。

戶口

本府南寧府志人戶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五戶。人丁一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三口。宋朝戶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戶。丁六萬二千零九十口。
元朝戶九千七百零四戶。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三口。
本朝戶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戶。丁三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口。邕州志土丁元額宣化見管廣勇第一都一百二十三人。第二都七十五人。安邊第一都一百人。第二都一百五十一人。畸零第一都六十二人。第二都一

十六人。武緣見管安邊指揮二百八十四人。定勝指揮二百二十四人。畸零都六十人。見共管一千九十五人。建武志軍額東南第十三全將駐劄。十一指揮額管五千一百人。馬一千六百疋。有馬雄略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馬五百疋。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有馬雄略第三指揮額管五百人。馬五百疋。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有馬雄略第四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疋。營舊在州東。今遷于朝天門內三十步。有馬營略第七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疋。營在州東。去城一百步。澄海三十一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東朝天門內。澄海三十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東白塔城望京門內。澄海三十四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澄海三十五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澄海三十六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一百五十步。澄海三十七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不係將駐泊軍。宋朝熙寧間屯戍禁軍二百八十四人。置駐泊兵馬監押兼之。廂軍清化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北。在城第二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壯城第二指揮額管三百人。營在子城東北。都作院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剩員指揮營在子城東北。土軍城外巡檢指揮額管二百人。

管界巡檢指揮額管一百人。太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太平寨同
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永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永平寨同巡檢
額管一百五十人。橫山寨都巡檢。富勞驛都巡檢。橫山寨洞巡檢。
邕州志洞丁　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詵各按邊至邕州閱洞丁得精兵五
萬。熙寧二年六月樞密院言閱邕州欽州洞丁能驍勇但訓練不至激賞
無術。欲令分爲三等有戰閱武藝出衆爲上等免差役人材趫捷爲中等
料配。餘爲下等常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揀舉官教閱即聚一村按試
毋得預集從之。至元豐二年廣西經略司奏。根括團結到邕州欽州洞丁
成一百七十五指揮內先籍定武藝上等二萬六千六百七人。總三等凡
十萬餘人。至宣和八年臣寮上言邕州左右兩江沿邊溪洞五十餘處。自
治平年間籍其土丁六萬餘人。至熙豐間再籍其數已及十萬迨今四十
餘年生齒之盛其少壯可用者尚未增入簿籍逃亡老弱不堪用者又未
蠲免姓名。乞別選素諳溪洞能使遠人信畏之吏專令措置重排簿書庶
幾丁數得實奉御筆令蔡懌條畫措置具久遠利害疾速飛驛以聞。未幾
准樞密院批送廣西經略司權行住罷土丁教閱揀換排籍建炎元年御
置訓練洞丁改用文臣充提舉官於是州人朝請郎前廣西經略司幹辦

公事李棫充其任其請給人從等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施行所有見任
使臣許就差充本司幹辦公事并又逐選差官員使臣一十員接左右江
閱境圖視州洞大小隨地理遠近分定差官抄點見在人數揄准元豐法
應兩江洞丁除十五以上三十以下別立名籍拘管權免教閱外自二十
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並須盡數供通其丁壯仍分三等內曾戰功或武藝
如能出衆者爲上等人材趫捷習熟武藝者爲中等余爲下等時令來抄
點到人數內上等人以備緩急選募出戰與免諸般差使及科配中等以
備把托隘柵防守溪洞互相照應警遏盜賊及鎮寨代戍與免夫役下等
人依自來條例輪流差使遇調發出戰即負器甲糧具中等人遇教閱按
試如武藝陞進即便陞等契勘元豐舊例州洞各依軍法排定五百爲指
揮置正副指揮使各一人。都頭五人。教頭三人。押隊二十人。引戰二十人。
每隊二十五人。每五人爲一保以上中下三等各爲指揮不以强弱交反。
還立抄簿付官供攢左江計三十二州洞舊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四人。
新收一十萬九千五百六十六人。內管典頭首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幼丁
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七人。正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一人。總一百六十六
指揮令一十四隊一人。上等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五人。中等二萬六千七
百三十三人。下等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四人。比舊額共增四萬六千八百
八十二人。右江計二十四州洞管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六人。新收八萬七
千二百二十六人。內官典頭首二千一百四十五人。幼丁一萬九千六百
七十九人。正丁六萬五千四百二人。總一百一十四指揮零五隊二十六
人。上等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人。中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九人。下等二
萬五千七百一十八人。比舊額增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八歸明州洞三十
一處。係拘行抄點共收正幼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一人。結成保隊總計
二百八十一指揮。總計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七十人。比之熙豐舊數計增
收十萬餘人。嘗攢造團結簿投進。近年以來。洞丁訓練專委南江都巡檢
使提舉其事。

宣化縣南寧志　宋朝戶四千二百六十戶。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
元朝戶二千八百三十六戶。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
本朝戶六千九百五十二戶。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三口。

武緣縣南寧志　宋朝戶四千三百七十四戶。丁一萬六千七百七十口。
元朝戶一千一百七十六戶。丁四千九十口。
本朝三千三百四十九戶。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已上並南寧志。

橫州橫州志　唐貞觀十二年。戶一萬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十四。
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戶一千九百七十八。
口八千三百四十二。

寧浦縣南寧志　宋熙寧間戶五千二百一十九。主戶三千九百六十四。
客戶一千二百五十五。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主丁九千五百
三十。客丁二千八百零六。元至元間戶四千一十一。口三萬一千
一百九十四。

永淳縣南寧志　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
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
八十二。

本朝省寧浦縣總屬橫州戶一千五百一十五。口大小男婦九千三百九
十九。宋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六千二百九十九戶。丁二萬六千八
百六十四口。元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戶五千六百九十二戶。丁三萬
六千一百六十九口。
本朝戶併永淳入橫州計二千二百二十戶。丁八千六百一十三口。

永淳縣橫州志　宋崇寧間戶一千零八十。口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

元至元間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

本朝戶七百零五。口六千一百五十五。

賦稅

本府南寧志官民田地塘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五頃九十畝四分九釐一毫。夏稅米六百四石五斗四升一合二勺。紅花一十一觔一十三兩五錢。絲二觔一十二兩八錢五分。秋糧米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石七斗二升六合九勺一圭。租鈔三十六錠一百七十五文。宋朝夏稅四千七百九十五貫零九十九文。免役錢二千二百七十九貫五百文。秋糧一萬五千三百零七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有零。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觔

元朝在城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各壚商稅并糖榨錢二百五十七貫零二百文。門攤酒醋錢八百六十三貫。稅糧三千零一十七石七斗六升一合七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

本朝在城稅課錢每歲八千五百七十二貫有零。各壚稅課錢一千三百七十七貫三百九十八文。酒醋課程錢五百八十六貫三百三十四文。糖榨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三十四文八分。麻朧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百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一百二十八貫一百九十五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糧每歲徵糧二萬五千六十九石二斗七升二合三勺一抄四撮五圭五粟二粒。建武志夏稅錢二百八十貫四百六十四文。秋糧米一千七十四石五斗七升三合。生豬茶三千斤。麻四十七束九觔八兩。係經畧司招納兌發用之人駐劄于思隸圈客團以備調發免納稅米。以此輸之。已上係遷隆寨 橫山寨夏稅錢二百五十九貫一百三十文省。稅米九百六十二石三斗八升。草菜子四毬。土窄布一百六十分。永平寨夏稅錢一百八貫七百三文省。內三十五貫文省係納馬二十二疋價錢。秋糧米五百八石三斗二升。已上並邕州志 財計經總制錢舊額歲解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九貫六百五十四文省。分四季起解。自兩江賦稅失陷。諸處場務歲入皆廢。每年四季起解。比舊額減半。自集相崔文清倅邕。經今三四十年。遵爲定例云。歲計鹽每歲運司撥下四千籮。續增至五千二百籮。每月還運鹽本錢一千八百九十一貫六百三十五文省。本州舊額每斤直一伯文足。紹定間因倅城權添六文。隨即罷免其後通判廳申請以經制錢虧額添六文。每斤直一伯六文足。內百文歸州家。六文歸倅廳。遂爲定例。但弊倖多端。漫失鹽政初意。價雖不增。而斤兩大虧。民間以食貴鹽爲病。爭事私販。不可禁止。抵罪者衆。而官鹽率售不行。展轉受害。非一日之故矣。淳祐五年謝安撫到州。首革寬剩之弊。出入盡依祖額。選吏校運到鹽。置天平于庫門。委官監稱。初不利其贏。至於賣鹽。每斤除包葉外。實一百六十文足重。時或當廳點秤。始焉多以郡計匱乏爲慮。而行之兩年。橫費雖多。支遣亦給。上下便之。賜本錢一千貫文省。減下吏八錢四百六十九貫五伯八文省。坊場淨利錢兵十三貫文省。永豐場淨利金三十兩停廢。多激場淨利銀一十兩停廢。買馬錢。紹興以來累降指揮。每歲取撥諸州上供錢七萬貫。經制錢五萬貫。轉運司賣鈔錢八萬貫。石康倉鹽二十萬斤。計錢三萬貫。成都運司錦二百匹。計錢二萬貫。靜江府合起湖南總領所上供折布錢內截撥額外馬價錢六萬二百八十貫。通馬數多寡支費。本路提刑司合起發經制供內截撥襄陽府馬價錢四萬貫內除撥諸州上供錢一萬一千貫充般鹽脚錢。又撥還經制錢四千四百貫。充諸州養士錢。又減免賀州上供錢八

千五百貫。歲計實計見錢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一貫文省。鹽二十萬斤沿江措寘 結畫化 林 今四州無需輸委 州般 措山寨鹽倉。川錦二百匹。經畧司又遣水銀往福建路發賣。買錦貨回司發赴橫山寨博易添湊支遣。其見錢於前年預撥就靜江府置場收買銀六萬兩。同回易錦分爲三綱。三冬月各團併一綱。差本司使臣一員將校五人發下邕州買馬庫交納。買馬額紹興五年指揮每歲正額一千四百匹以十分爲率。建康鎮江鄂州每處三分。池州一分。三綱。隆興元年指揮於買到綱馬內選出格良馬每三十匹爲一綱。押赴行在投進十綱。二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六綱。發赴襄陽府。乾道元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建康府。三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鎮江府。五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一綱應副池州。又當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二十綱赴行在。普添是也。

宜化縣南寧志宋朝夏稅錢一千四百八十貫七百二十七文足。秋糧六千二百九十七石三斗三升二勺。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斤。熙寧七年准轉運司參將上件麻料隨納身丁錢六文。米一斗二升五合。

本縣元朝在城務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南市

務各墟糖榨說課錢一百二十五貫。門攤酒醋課程錢五百六十三貫。
稅粮一千六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合六勺。
國朝本縣南市局各墟商稅錢每月六十一貫三百六十八文。酒醋課程
錢每月三十一貫九百六十文。糖榨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每歲徵
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四十三文八分。麻朧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
伯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八十九貫五伯三
十四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粮每歲徵粮一萬三千
九百五十四石八斗九升三合六勺一撮五圭二粒二粟。
武緣縣宋朝夏稅錢二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秋粮六千九
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升有零。元朝門攤課程錢三百貫。各墟商稅錢
三十二貫二伯文。秋粮六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升。
本朝酒醋課程錢三百零二貫四百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九十一貫有零。
夏稅錢三十八貫六百六十一文。秋粮五千三百九十六石七斗四升四勺
一抄五撮五粒。建武志夏稅錢二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足。
內七百二十七貫六伯一十一文足係收農田水利夏稅錢。秋粮六
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斛六升三勺四抄，內一千八百二十三石八斛一合

係收農田水利稅米。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粮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免役
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一升七合。
永淳縣粮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
八升二合。
寧浦縣元至正間田一百五十頃八十六畝二分一釐七毫。粮五百六
十四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七抄一撮五粒六圭。
永淳縣南寧志宋朝免役錢寧浦永淳二縣共計二十二百七十五貫五
伯文。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稅粮二千九十六
石五斗四升二合。稅錢一千三十五貫六伯三十一文。宋朝不以民
應當差役，只收免役稅粮。元朝田一百九十一頃四十畝四毫。粮七
百一十六石七斗九升三合一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
本朝酒醋課程錢二百五十一貫九伯七十四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二十
五貫零三十文。秋粮五千七百一十七石五斗三升八合二勺九抄八
撮。橫州志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七毫。粮一百五十一石八斗
一升五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本朝本州實徵舊管新增輕重租田一千六十二頃八十六畝一分六釐。
粮四千一百六十六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三抄六撮五圭。本縣一周
歲稅粮計九百石有零。橫州郡志本路一周歲稅粮一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斗三升九合本路一周歲諸色課程計中統鈔共一千一百三十九錠
零八錢。酒課六十六錠三十五兩七錢。醋課一錠二十七兩七錢一
分。稅課七十錠二十七兩三錢九分。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稅錢六百一十四貫八伯六十四文。夏秋兩
料免役錢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伯文。
永淳縣宋崇寧間粮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稅錢四百二十貫
七伯六十七文。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夏秋兩料免
役錢各九百貫。宋舊法不以民戶應當差役，只收免役錢米。元至正
間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五毫。粮一百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五
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本朝田三百六十四頃九十八畝八分八釐。粮二千四百六十二石一斗
六升三合五勺九抄一撮。課程錢鈔計一百八十一貫四百一十四文。

土產

建武志象　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
有象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
於鼻也。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傍，中為大穽，以雌象前行
為媒，遺甘蔗於地，傅藥蔗上。雄象求食蔗，漸引入欄，閉其門，就穽中教習
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技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不馴則
告之云：當為爾引雌來，即聽從。又為立名字，呼之則應。技者謂之象奴。蠻
酋出入多乘象。其貢中國者，背施鞍轡，御座號羅我象。旛編金鈴數十枚，
行則琅琅然。交人有犯惡逆者，卧之地，使象蹴殺之。　孔雀　生溪洞高
山喬木之上。人採其雛育之，卧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巢于山林而
下浴沙土。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金碧晃耀，時時自奮，盡張其尾，
圓如錦輪，俗謂之朝。其朝無時，自晨至午，皆朝。人聚觀之，則奮迅不已。若
矜衒者，或所慕悅，反驚懼亦朝。歲一脫尾，秋夏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
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菘，以菜把縛桐上，令自啄食，其性驚，又有力。不喜
就地俯食故也。　蠻犬　如獵狗，警而獰。諸蠻以馬互市於橫山，皆作茅
舍野次，謂之寮。牽攜一犬自防，盜莫能近。元一統志：賓化武緣兩縣皆出。
鸚鵡　省地溪洞皆有之，千百為群，飛甚高，聲格磔，亦能言語，此物畏冷

冷則發瘴嵐戰如人患寒熱以餘甘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元一統志出
西縣山間能言 蠻馬 出西南諸蕃多自毗耶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
於大理故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腯有筋力骨細頭小蹄輕類西馬
者自杞人以錦二疋博大理二馬金鐲一兩博一馬歲十月則群來南自
杞行十二程至西四城州又六程至橫山寨官以錦銀鹽三物折馬價獨
自杞不用鹽食大理鹽故也得銀亦不用悉以易黃金錦帛以歸又有羅
殿國及謝蕃滕蕃羅孔諸聚落土產馬其地多山險馬尤健壯亦以十月
來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與自杞等馬會俱入橫山其人亦以所得銀易
金錦及雜綵帛蠻人死即以一錦纏繞親友賻者亦以歸貴人生纏十數
疋故須錦為急諸蠻酋各以家奴隨馬網來貴馬一疋稅銀一兩謂之牙
錢奴執竹片尺餘得一牙銀即刻竹一刀比歸持竹與銀併致之酋不敢
欺也買馬司歲市國馬一千五百疋盡出於諸蕃世謾稱廣馬非是廣安
得戰馬土產小駟與湖淮無異一疋直十餘千蠻馬一疋為銀四十兩每
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其尤駱駿者在其出處或博黃金一
十兩自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等耳 大理馬 馬西南蕃
之最閒亦與自杞博易轉至中國大理至橫山寨纔四十餘程而不能自

致者必假道自杞自杞人兇狡爭利大理人文柔雖知其利卒不敢度自
杞而東別有一路自其所謂善闡府者經特磨道以至橫山甚捷彼見中
國金錦之利欲自通者久矣常遣馬樣來多為特磨所留特磨人亦貪悍
故久不得達先自建炎三年買馬官嘗遣書至其國招之其曲文稱大理
國善闡府保大二年二月牒云已選戰馬千疋備貢江漲未敢行自後因
循不復議乾道九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觀音保等二十三人詣橫山其名
多用三字蓋與特磨和親故通道無壅特磨人偎姓者導之來云欲以馬
入中國太守姚恪買馬官趙不遲等盛陳金帛令翻之其人大喜出一文
書稱利正二年其所須博易物諸在大理國條下 猿 有三種金線者
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者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
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予嘗抱母牢不可折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
子猶抱母皮不釋猿猿者可以戒也猿性不耐著地輒為以死煮附子汁
與之即止登木好以兩臂攀枝上不甚用足終日纍纍然兩江溪洞俱有
之 綿羊 出右江溪洞及蠻國中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二色毛如
蠶絲剪作氈尤勝朔方所出大抵極南之俗及土產反類極北如羊馬之
屬是也當有能辨此理者 大狸貍之類不一有元孫城郭園林者其大

倍猫身有黑點鳴號甚厲處處有之惟邕之省地及溪洞別有一種其毛
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土人云歲久則為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
以寢及覆胡床其大與及豹也 石鼠 專食山苣根人捕之以其腹爆
乾治咽疾甚驗功用甚大山苣根謂之石鼠肚 蚺蛇 大者如柱長稱
之其膽入藥腊其皮刮其鱗以鞔腰鼓南闊尺餘但用背皮腹皮不與也
南明視之黑文白章如方勝蛇之大無過此常出田野逐鹿而食人見鹿
走田中知蛇必在焉數輩偕往滿頭插花花趨赴之蛇喜花必注視漸近
競指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
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所謂蚺蛇大蛇土錦蛇
紅乩蛇然不如蚺蛇之大且毒也 山鳳凰 狀如鵝鷹嘴如鳳集兩江
深林有卵雌來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
子成即發封不成窟窶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長鳴雞高大過雞鳴
聲甚長洪大而哀厲終日啼號不絕出大理諸蕃蠻及溪洞中交趾有一
種高者二三尺尤善於鬭常貢于永平 翡翠 出左江溪洞交趾尤多
比年官雖厲禁貴人家服用不廢故冒法販鬻者不可革 紅頂鸚 大
如鵝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頸之半亦能鳴舞聲亦洪暢似

白鶴武緣最多溪洞亦有之 錦雞 身如孔雀又如小雉頭頂毳毛金
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省地溪洞俱有之 嘉魚 狀如小時魚多脂
味極腴美生於石穴蒼梧而上方有之 鯿魚 春半而盛出下江者青
色上江者紅色紅者上品也如竹魚鯿魚鯽魚輩皆有之而以嘉鯿二魚
為稱 金 出兩江產於右江鎮乃寶隆二場者為最亦左江永豐場亦
產之 銀 產于右江萬承州多激場 鉛 產于左江江州大觀場
銅綠 俱產右江歸化州政和間逐年解銅於州之寶積監鑄錢至宣和
間罷左江古甑洞亦有之 硃砂 水銀出慕化場水銀乃煎硃砂而成
遇砂發即課利登歸德州界內亦有之 麝香 出西南諸蕃蠻氣雖勝
烈下及西香然比年西香乃多偽雜以皮毛錫豆諸物一臍化為十數枚
豈復有香南麝氣味雖劣以不多得得則為珍貨不暇作偽入藥宜有力
沉香光香熟香箋香俱出交趾亦有泥香以諸草香合和調如薰衣香
其氣氤氳担成小苴狀琉璃珠相間綵絲貫之入省地貴 綵子 出兩
江州洞大略似紵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綵極細者可以染色為婦人著服
土人亦自貴重蜀人尤愛之大抵布多於帛有緤綾繰紬窄幅紬紬絲及
緤皆出左右江所謂水細密紵布綵紵布葛布落布省地皆有之 紩

亦出兩江州洞蠻織也。如中國絲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亦厚重。彼人以爲服。　蠻氈　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南方多綿羊。故有佳氈。蠻人晝披夜卧。無貴賤人有一番。長或數丈。兩重夾之。故溥而軟。此氈經卧不能雨。南氈且卧且披。雨不漏漏。以此爲貴。　大理氈。以皂緣者爲上。州人深青者尤佳。　真珠米　出右江撫山寨。粒圓而香滑。他所罕見。宣化縣亦有之。　占城米　一歲而兩熟。省地多植之。太平寰宇記飛蟲　博物志云。晉興郡有飛蟲。大如麥。或云有甲蟲。伺病者居舍上。伺人氣絕。便入食之。雖撲殺不止。如風雨之至。肉盡便去。貧者或殯斂不時。皆受此弊。蟲惡梓木。有事力者以梓木板掩之。無用爲罷。蟲不復近也。桂林寧浦二郡亦有之。元一統志嬾婦獸　建武志引南越志云。晉城即有邕州。有嬾婦獸。昔有織婦睡機上。其姑怒之。遂赴水。姑遂下杼投其背。化爲此獸。今背上有文如杼形。大者可得脂三斛。燃之照紡績即闇。照作歌舞即明。背嬾之性化而不革。名公有詩。　山猪　即豪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禦人。二三百爲群。以害苗稼。　泰吉了　出兩縣山林間。似鸜鵒。教之能言。　倒挂　出兩縣山間。毛綠。常倒挂於樹林。　越鳥　飛生兩縣諸山有。　水銀　係羅殿自杞國所出。客旅於本寨市井發賣。　花木建武志

素馨花城中方有之。比番禺所出爲劣。土人貴重。不肯輕折。旋擷花頭。狀於他枝。或以絲竹貫之。貴於市。人競買戴。　茉莉花亦少。如番禺。土人愛惜。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籜包之。籜折花見。一穗數十藥。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藥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大濟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及其含藥時。連莖摘取。入鹽蘇梅汁微漬。日乾以薦酒。香味辛美。極有風致。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綠香味不殊。故同名。本草亦自別出。每藥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興。如比目連理云。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中心抽條。端正發花。葉數層。日折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有鬚。蒼黑色。春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特肥飽如膽瓶。名膽瓶蕉。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花。輕盈白久即紫包。與深紅相雜爾開。此爲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即紅。蓋未詳。如牡丹芍藥荼蘪薔薇桃杏白笑熟笑千葉石榴水仙花之類。皆有之。時不多宜。　杉木　出右江溪洞。蠻人房作大杉。結作艀船。沿江而至橫山寨。與省民博易。舟下廣東得息絡繹。　枕榔木　省地溪洞俱有之。身直如杉。又如大竹。有節

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穗。綠色。一穗無數十條。最長數尺。如纓絡莛拂了纖條上。虛脆如笋蕉。根堅實。外有鱗斑點。如孔雀尾。工人鏃以爲而用。性礦不耐風。易壁裂。又傳其刺損人。難以療。　思楊木　生兩江州洞。堅實。漬水中百年不腐。洞人及交趾以爲弓弩標鎗之材。　龍骨木　色翠青。狀如枯骨礧砢。有大刺數文。無華。繁茂者其端止一二葉。類景天葉而極大。人挽以當藩援。枝中汁療癬。惟不可近目。有人目上患瘡。塗傳之應手愈。目亦漸枯。　濫竹　出兩江亦有之。甲人削成復濫矣。江船蓬箔。多猶是常竹。　人面竹　節密而凸。橫何相間。每凸處突出長圓。究如人面。數尺而上。節始平正。如常竹。其笋亦有食之者。人亦採爲柱。　竻竹　刺竹也。芒棘森然。廣東橫州素無城。桂林人黃濟守郡。始以此竹環植之。蔗遂不能攻。號竹城。至今以爲利。傳交趾外城亦是此竹。　藥物　建武志半貴出西南諸蕃。　黃蠟出特磨道。　老翁鬚。　何首烏出羅秀山。　天門冬。　石菖蒲。　白芨已上並出清秀山。　山豆根右江。　草豆蔻。　八角茴香並右江。　黃精明山。　蓬莪茂。　乾葛。　凌霄花。　桑白皮。　鶴虱。　史君子。　地黃。　麥門冬。　山梔子。　蔓陀羅花。　槐角子。　章柳根。　金毛狗脊。　草决明。　石鼠肚。　鵲不泊。　放杖草。　石蕨。　地榆。　香白

芷。　縮紗。　茱萸。　菓實　荔枝　盛夏始熟。殼圓刺平。肉厚而甘。妍紅如丹。暴乾可以患遠者。地溪洞俱有之。閩粤云蓄枝林下千金鉢。　龍眼　者地溪洞亦多。極大者莫如石家莊所產者爲貴。暴乾可患遠。　龍荔　谷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色青時便熟。後但稍黃。不復紅。核可蒸食。如熟栗。不可生噉。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生。　石栗　殼厚硬。褐色。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飴似巴欖子。人啖肉白膏不可食。發病。此人或呼爲海胡桃。　木竹子　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比枇杷。微爛。子亦似枇杷核。秋冬間實。半青黃時已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　冬桃　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核似欖子而不尖。春夏間熟。　人面子　如大梅李。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寄煎。鏤爲細瓣。去核搜匾煎之。微有揉抽方氣。南果之珍也。　烏欖　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亦可相破調和蔬茹。核亦如橄欖。長中人味鬆美。薦酒泛茶皆珍。相餽遺者。獨以其核致遠。微曝燥。推取人。　方欖　如橄欖子。類三角成四角。　蕉子　巴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長數尺。節節有花。如菡萏。花重則幹爲所墜下。花無根葉。根實一穗。穗數枚。如肥皂。長數寸。甚厚。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以蜜汁漬暴乾。按令扁。味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

是也。又名牛蕉子。　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土人稱之不與他蕉比。秋初實　紅鹽草菓。取生草豆蔻入梅汁漬。令色紅。暴乾。線貫之。以薦酒。芬味甚高。　八角茴香。實類連翹。大如小麥。尖角八出。形狀全不類茴香。而氣本略似。但加辛烈。性尤躁熱。不可入藥。北人得之。惟以薦酒少許。其味甚芳香。　由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方實時。寒落藉地。如梔子榆莢輩。土人乾以合湯。意味雋永。其本可以制器。凸狡子。形狀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皮黃薄。味。日久則微甘。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　波羅蜜。大如冬瓜。其皮磈砢如佛髻。生青熟黃。削其膚食之。味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柚子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揉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於用。此法可傳。但北人無許大柚耳。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梨藕而淡。亦以薦酒。　山荔枝。色紅。肉如荔枝。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黏子。如指面大。褐色。　羅晃子。如栗子。皺其皮七重。不可多食。令人發瘡。　赤棗子。如酸棗。微長。味酸。生岩石上。　羅蒙子。黃大如枇杷。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味酸澁。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家爛爛。即皮肉附核。核可為經珠。似

菩提子。或云須曾進入京師。被黜故以名。　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　匾桃。如天桃而匾。色正青。肉甘爛。　如梨子。木瓜。栗子。宜母子。枇杷子。石榴。蒲桃。核桃。雞頭子。菩提子。柿子。柑子。橘子。香圓子。橙子。金橘。李子。梅子。梢子。蓮子。楊梅。白苽。金苽。土瓜。孛齊。菱角。白藕。皆有之。
木威。元一統志。邕州有橄欖子。諸郡有。惟邕州最佳。　龍眼。宣化縣西鄉。武緣縣止戈、樂昌兩鄉皆有。初生大樹。株歲春首秀花。夏結子。秋後成熟。其肉稍龐。肉多者可以曝乾為乾圓眼。其味甜軟。
宣化縣南寧志。石村所產紅橘。　那龍沙洲所產荔枝。　盧蓼村所產水糖。　蘇蓼村所產龍眼。　平仵村所產烏欖。　潭洛村所產摽竹。　張吶村所產苧麻。　上東鄉所產扶竹生薑土藤。　大小羅潭村平塘所產楓槐桿練木扶竹。　藥物　何首烏。　天門冬。　石菖蒲。　白芨。　乾葛。　桑白皮。　鵝風。　史君子。　麥門冬。　山梔。　曼陀羅花。　槐角子。　章柳根。　金毛狗脊。　草決明。　鵝不消。　香白芷。　縮砂。　茱萸。　香附子。　天南星。　木鱉子。　黑牽牛。　蓬莪朮。　紅豆。　葫胡。　地榆。　姜黃。　皂角。　菓。　人面子。　黃皮子。　琵琶子。　羊屎子。　牛乳子。　羅旺子。　羅蒙子。　石栗子。　木必子。　五眼子。　毛荔子。　山龍眼。　烏

欖。　橄欖。　芭蕉。　龍眼。　荔枝。　蒲萄。　羊桃。　冬桃。　甘蔗。　橘柑。　香櫞。　栗。　梨。　棗。　橙。　橘。　桃。　柚。　李。　梅。　萊。　胡蔓。　岡蒿。　苦藚。　蘿蔔。　水蕻。　苦蕒。　芥。　莧。　葱。　蒜。　蒿。　韭。　芋。　芹。　瓜。　瓠。　薑。　薯。　木。　松。　苦楝。　木綿。　桄榔。　秋楓。　棠梨。　槐。　栗。　銀。　楠。　椿。　楓。　仙。　樟。　竹。　品絲。　高眼。　思勞。　茆菅。　馬蹄。　筋。　勒。　藤。　茨。　浮　實。　單　花。　芙蓉。　薔薇。　含笑。　木槿。　朱槿。　男貞。　女貞。　茉莉。　菊。　蓮。　禽。　秦吉了。　烏鳳。　班鳩。　白鷴。　鷓鴣。　魚。　青竹。　唐溢。　鮎。　鰍。　鱸。　鯉。　鱖。　鱔。　獸。　虎。　豹。　豺。　熊。　狸。　獺。　鹿。　麖、狭。　猴。　麂。　山羊。已上並見南寧志。　苦薹。元一統志。生宣化縣大林中。歲春首發秀。季月採摘。叢苗蒸熟。製磨成餅。其味最奇。俗傳邕乃南州。盛暑炎熱。又兼烟瘴之地。其蔓草葉相合。日食之。如常以避炎暑。稍壓瘴氣。苧麻。　出宣化縣思禮鄉。民戶所植。歲春苗秀。季收之。夏即重秀。季再收之。兩縉婦巧習工。織縫而可衣。
武緣縣南寧志。土產與宣化縣同。烏鳳。建武志。出武緣縣。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抄始有羽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者至能終一韻。又能為百蟲之音。左右溪洞中亦有之。極難得。亦難養。以生物飼之。　秦吉了。如鴝鵒。紺黑色。丹足。黃睊。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夜咳嗽。呕唫。聞百禽吟。即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則如丈夫。出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州隔交阯。疑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秦吉了詩。已上並建武志。跡布。元一統志。武緣縣感化永寧二鄉所產。
横州南寧志。穀　稻。粘。穀。糯。花。蓮。珎珠。海棠。芙蓉。木槿。　麻葱。　果　龍眼。荔枝。蓮子。橄欖。李。梅。石榴。桃。藥　香附子。香薷。班貓。車前子。白芨。蛇床子。艾。菖蒲。菜　芥。葱。茄。莧。苦蕒。萵苣。薑。蒿蒿。笋。芹。冬瓜。芋。藤。竹。白。苦。䔧。筋。鈎藤。木。榕。楓。樟。松。槐。楊柳。黃蘗。禽。鸕鶿。啄木。鴉。伯勞。布谷。鷹。鵓鴣。雀。獸　虎。狼。豺。豹。麻。麖。獺。狐狸。猴。鼠。畜　牛。猪。羊。雞。鵝。鴨。犬。貓。水獺。龜。鱉。鯉。鯽。鰱。鯽。鰍。鮎。蚌。蝦。螺。蛟。蟲。蟬。蜂。蟻。蝶。蜻蜓。

蝗螂　蛇　蜈蚣　飛蛾　螢　蝦蟆　蜘蛛　螟蛉已上並南寧志

銀鄉縣志本州產　紵布元一統志　蕉布並一統志

土貢

本府九域志貢銀三十兩

武緣縣建武志椒針牛魚馬華猪羊　胡犬犬鵝鵝鴨猫鷓鴣歌

俄港喜鵲如文山鵲　孔雀出鴨鵝龍正呼電鸛巴虎產麂　麂蝦暮猴

牟蛇水鼠花麝產可牛黃芙黃白礬沸消漆　山德雞俳番毡產裝馬鞍

暮青騎馬暮術下馬暮何解鞍暮禍　牽馬叅暮拙樓開馬口暮舊雅馬

飲水暮俳富史牽馬二次暮吵賬生　馬暮吃馬老暮勢馬瘦暮豆病馬

不要暮弩罵呂眼盲麻瓦騎駮麻滅擺腰深弩拽胯濩呈風折蹄故其腦

騰馬備好馬算暮瓢控墨嫩馬暮遍騍馬暮康馬　馬鬱頭獲盡馬

龍頭又曼馬憑由暮吵俳唱馬鞍暮俳拙　你暮卯去踢你暮卯劫唱

馬盤來且取暮富杜阿貫有取草暮有起　馬暮底騾馬暮雨鬣騾馬暮

雨掌馬騍暮掌騍騸馬暮伴質白暮拗淵驄馬暮洞煙薰騎暮拘弩騐馬

一歲她二歲賊枯三歲乘枯四歲哪枯五歲　枯六歲甘枯七歲

八歲赫枯九歲乘枯十歲助枯十一歲助棹枯十二歲切賦枯十三歲

切乘枯十四歲切利枯十五歲切扶枯十六歲切曲枯十七歲切棹枯十

八歲切赫枯十九歲切乘枯二十歲切賦枯四尺一寸利入打時二寸韦

時三寸乘時四寸利時五寸扶時六寸曲時七寸棹時八寸赫時九寸單

時一兩岁沙二兩賦沙三兩乘沙四兩利沙五兩扶時六兩曲沙七兩棹

沙八兩赫沙九兩乘沙十兩切沙金一兩木吵沙金水　銀浦撲盞

綃日卯鍍令紫皂里烏絲　暮弩生絲　青錦　皂綃　綃　豹　盞一

藤豹皮一番　打探入折屋　遣大眉光弩你歐　且得　蠻器　蠻弩

諸溪　播甚組似中　皆能弩箭削竹　藥箭化外酋中者立死藥以為

毒　不施鐵　其毒　蠻甲堆　各一大片　如龜殼項之　屬製如

内外悉朱　地間黃　犀　器極工妙又以兜鍪疑猶博　介胄珠

雲南刀即大理所　黑沉　不鏽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為鞘朱之上亦畫

犀毘花紋一鞘兩室各函一　刀大者如常刀小者半之鞘以皮條纏束貴

人以金銀絲　洞刀兩江州洞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

同但以黑漆雜皮為鞘不若大理之華峒人始生家即稱鐵浸之水中至

年十五取為刀故其鐵精甚卧起帶之或以博易及贈遺只送大刀自留

其小者終身不捨男女老幼皆佩之云以防藥箭慈以刀剜去其肉即不

死諸峒刀尤以洞州所作為貴斬牛以定價其解五斗而芒　蠻鞍西南

諸蕃所作木開之亦有為犀毗紋者餘皆朱漆之不用韉但空垂兩

水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鞦鞭纏藤木為大

錢纍疊數百枚如中國騾驢鞦鞭坐但皮包兩木板婦人亦能騎乃能偏

坐垂兩尺三邊馳騾如飛　蠻鞭刻木飾飾如竹根朱黑間漆之長纔四

五寸首有小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聖節進奉銀二百五十兩　綃二

百五十匹折銀二百五十兩郊祀大禮銀二百五十兩　綃二百五十

匹折銀二百五十兩　土貢銀三十兩　元豐元年安南國郡王李乾德

受降之後差東上閤門副使陶宗[illegible]馴象五頭裝象銅鐸并鐵纏五副十口

經象象鐵鈎五柄金廝羅一面銀廝羅八面為謝乾道九年交趾王登極

詔廣西經略司貢使來者什一其利詔下經略司買馴象十以經略使李

德遠浩用故事移文交趾買明年春經略使范邵其貢期援近朝命象若

將至寨下若不許貢皆引朝之為市遂以其狀時一象可也以一

二精寧此伴至闕比及材已以上正象為進奉大禮經餘象滿犀角字如

蝎頭甚差使者稱中衛大夫其邦臣忠翊郎阮文獻先是紹興二十年知

政事吳興施公帥桂　舊以其利厭宴於其館今悉罷之使者謂衛　我

厚今柰何悉罷去節義之士乃以書上本路轉運使辨其事其略曰切聞

儂智高未叛時奪邕人地而有人為吏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州

有司氣庭洪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某智高必叛以其將陳拱拱

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路入因其倉庫

而大振而宗旦又告事急矣以不戒拱又不聽宗旦拱以書告者七口告

者至不可數度拱終不能得意即載其家走桂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覩

無為同死也既行之在後智高累叛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

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甚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合立死吾

豈可汙耶罵不絕口智高度其不可誘乃殺之當其初宗旦言不廢則邕

之禍必不發時吾有以待之則必知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況其死

節堂堂如是而其未曰於天下比見朝所寵南兵伏節死難之人宗旦獨

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所無一言

但賊而能死不去固不可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民者宜責之陳拱

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遂使人揄之曰經略

使司與安南都護府將經略使與南平王比肩使者是都護府小官纔與

桂林曹掾官比法當庭參不然不見也使者屈伏遂庭參其歸至欽列拜

使人披之。曰：光昇乃奏其事。且著于籍。以為定制。紹熙元年安南登極。三
年遣使副尹忠訓寧武翼管押章表銀函一副。金廝羅二面。銀廝羅三面。
象牙三十株。熟香一十籠。箋香二十籠。為慶賀之禮。舊例郊禋與天朝廷
不時草賜之物。寬衣一對。金帶二條。細香著一百尺。金花銀器二百兩。衣
著一百尺。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二尺。慶元元年。朝廷以紹熙登極及明堂
恩例遣錫一綱。遣使臣押至欽州。是年十一月。交趾遣脩武郎尹仲宣秉
義郎朱傳賽祇拜登極之命。仍乞數奏願覲詣闕庭朝賀。次年正月。復遣
使武義郎阮汝礪中翊郎徐子允祇拜明堂之恩。是日拜領敕書。四年正
月復遣忠訓郎尹國基。秉義郎劉汝梅。忠訓郎李秉彝。管押章表銀函一
其金廝羅二面重一百兩銀廝羅三面重一百五十兩象牙二十株。重五
百觔。熟香五百觔。箋香一千觔。以為進謝之禮。邕州差機宜安允中借通
直郎權通判并服色充正使左江提舉陳仲權東南第十三正將充副使
就永平寨管伴交使交方物至州差監作院張于䜣管押赴經略司交納
別差官詣闕投進
横州九域志貢銀十兩。
横州志貢銀三十兩。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盛以仁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九庚

精 洪武正韻子盈切真氣也熟也細也的也專一也靈也凡物之純至者曰精古人謂玉爲精國語祀以一純二精又擇也神靈也精光英華也精鑿也目精也水精也又致韻从月誤許慎說文精擇也从米青聲徐鍇通釋以爲君子之養身修之於本故孔子曰食不厭精故精粹皆从米曾祖七啓曰芳菰精粺也津貞反顧野王玉篇精細不粗也陸法言廣韻明也正也善也好也丁度集韻治盈切司馬光類篇又子正切強也張有復古編又目童也別作睛非吳棫韻補叶音咨良切道藏歌靈素靡玄方仰感旋曜精浣浣紫芙萌重德必光昌戴侗六書故鑿之精潔純米永也目中黑粒亦謂之精楊桓六書統精母精精精精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青毛氏曰青从丹當作円从月誤倪鏜類釋精則純一不雜易精氣爲物引之爲精神精誠精妙又天無雲曰精漢書作精今文作晴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此靜切目不悅貌字滲傳義米熟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畐京切精擇鑿米也目借爲凡物之純至者曰精不雜也易男女構精又目童子也作睛非陳文徐陵目有青睛聰慧之相俗字又精鼩鼠名作鼱非轉注凡去聲韻會定正精經切米極細也擇極辨也字切精經精猜篓精

篆書 精 古論語 精 史籀大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精 精 並古老子 精 義雲章 精 郭 精 徐鉉篆韻 精 精 精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精 精 精 並六書統

隸書 精 武梁祠 精 樊敏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精 史晨奏 精 脩華嶽碑 精 景君碑 精 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精 衛夫人 精 智永 精 虞世南 精 歐陽詢 精 顏真卿 精 蘇軾 精 蔡襄 精 趙子昂

行書 精 王羲之 精 李建中 精 米芾 精 趙子昂

草書 精 智永 精 智果 精 懷素 精 米芾 精 精 並張鉢漢 精 精 並鮮于樞 精 趙子昂

總叙 關尹子四符篇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淮南子天先成地後定天地襲精爲陰陽性理字訓二五之氣純而不雜是之謂精邵子皆之靈曰精莊子外篇達生事棄足遺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黃齋古今註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練是二者使復歸於一本非古真人而何潤泉日記先吾內業曰能正能靜然後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也　又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魏伯陽參同契精溢腠理筋骨緻堅腠理皮膚之間也外來生於精溢腠理則血皆化爲骨失采真集至精者無壽某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

天出其精 管子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

天地之精 莊子在宥篇黃帝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疏欲取窈實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谷以養生也老子玄符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以此人身中之精而言乃後天地之精上陽子其後天地之精屬陰人若寶之惟能健其身益壽而已學張之徒欲吞此精之纖或採閨丹而煉或運己精補腦以是爲道不亦愚乎

天地至精 魏伯陽參同契三五爲一天地至精三五爲一者水火土三相與混融化爲一氣也斯時也玄黃相雜清濁未分猶如天地渾沌之初乃爲時至氣化無中生有則窈窈冥冥生恍惚恍恍惚惚結成團而天地之至精孕於其中矣

天地構精 魏伯陽參同契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撣持天地即吾身之乾坤也日月即吾身之坎離也天地日月以時而相交故能陶爲象而成處坎乾坤坎離以時而相交故能參造化而成聖胎

天地合精 西漢書郊祀志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詳本志

天地儲精 宋朱子通書後錄伊川先生作顏子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天地襲精 采真集且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專精爲四時散精爲萬物則至精之氣周徧於天地之間而物物得其所受

陰陽之精 曾子天圓篇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保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傳曰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漢書迅雷妖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陰氣之精 西漢書貢禹傳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 詳本傳

太陽之精 吳越春秋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 詳本傳

日月精 長安志 辨惑 唐大明宮中有結麟樓注七聖記曰劉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麟黃文與月同居劉華日精結麟月精太上黃庭內景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麟善相保梁丘子注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麟奔月之仙 吉水志 中鵠鄉有仙王廟仙王者蓋日月之精其說出於道藏經

明月之精 溫革瑣碎錄 舊說兒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 詳見子

夢授日精 晉書載記 劉元海母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食日精 會稽前志 紹興府虞翁生會稽人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

民吮露精 古史考 太古之初民吮露精食草木實

太乙精 長安志 授五行洪範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成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進見向暗中誦書吹杖端烟然大出因以見向則戶內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已前帝王興亡之事如目見焉及說陰陽運數起滅之兆向因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問姓名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令略授子焉

太白精 列仙傳 東方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托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 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太微精 宋韓魏公安陽集謝轉禮部侍郎表 乃訪總章之舊式曰露寢之嚴享太微之精兼盡報天之意

狼星精 金樓子 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上

昴星精 王子年拾遺記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昴宿儲精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揚州知府鈴轄呂大資 拒客大資 昴宿儲精嶽效祉介藻其德金玉其相

昴畢儲精 宋陳嶠俞集賀集賢相公啓 嵩衡降秀昴畢儲精槀大雅君子之方富中庸賢者之德

歲星精 東坡物類志漢東方朔未死時謂同官郎天下無人能朔者惟大五公見知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公五公問寧知東方朔耶奏臣不知帝曰卿何所能對曰頗善星曆耳帝問曰諸星具在否對曰諸星具在唯歲星不見十八年今後始見矣帝仰天歎曰東方朔在朕傍一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

五星精 孔氏實錄先聖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 宋齊丘子化書夫伏虺者必伏五星之精苟伏不至虺何以伏

金星精 太平廣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號爲太白山

東井沉精 唐張曲江集醴泉銘 倬彼東井胎章于天沉精降液下有靈泉

星斗之精 宋張方平謝賜御書表 天語溫純煥若陽春之景宸毫璨爛煥如星斗之精

景緯騰精 宋王珪華陽集賀老人星見表 青緯御氣承臨春蕎之分景緯騰精已直天孤之北符符象昔瑞疊民嬪

窈冥有精 老子 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也

兩弦合精 魏伯陽參同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 上弦之時兌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故曰上弦兌數八下弦之時艮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故曰下弦艮亦八合兩弦而觀之則乾坤鼎器成立而乘物大候盡在其中矣

丹砂木精 魏伯陽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元陽子大道歌云欲識丹砂是木精須來西位與金并

朱雀火精

魏伯陽參同契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朱雀乃南方火精執衡司夏 含元播精 魏伯陽參同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金丹之妙含元於先天播精於後天 五行之精 禮記月令章句凡麟者五行之精 大帝之精 春秋合誠圖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 五帝之精 春秋保乾圖血氣含五帝之精 木帝之精 漢武故事西王母使者曰東方朔木帝之精爲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 天下至精 易繫辭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此 純粹精 易乾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并見乾卦 聖人貴精 莊子外篇刻意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至道之精 續後漢書道術錄仙傳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維無懷之俗且有號鴻夷而與體而同名一味至道之腴一含至道之精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是謂一死一生而乃知交情 發揮道精 唐歐陽詹集上方石像記龍蟲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 玉帛二精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大小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天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齋敬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 還精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 剪精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醇醪汨其和氣塹谷伐其根荄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 喪精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百技萬變喪精塞耳 寶精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寶精愛氣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上陽子曾川翁曰精爲生氣氣

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寶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 傷精 山居備用多怒傷精又據熱食鹹物竟不得飲冷水酢漿水等令人喜失聲成五味濃厚食以先傷其精肴煎炒燔燎物以先滲其血 閉精 三元延壽參贊書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尚壯盛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疾又見慈子 男女構精 易繫辭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注曰化生形化者也 無搖汝精 莊周在宥篇廣成子授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鼓筴播精 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內守九精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外除五曜內守九精詳理 氣能變精 管子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一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神而能精 莊子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六氣之精 莊子雲將東遊扶搖之枝雲將師也扶搖木名而適遭鴻蒙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四時不節今我將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必弗知 金液之精 上陽子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唤九三郎諱元晶號曰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跨虎乳名嬰兒曉則呼爲金公凡到隣家使稱主人其精嗇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卻爲人之至寶 食氣吞精 上陽子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歸真使入無 氣清爲精 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積聚衆精 春秋繁露考功名篇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 方面真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又告漢武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真精六甲者五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 六巳石精 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令雖得其形觀其妙理而無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當以名山靈朝地神攝萬精驅百鬼束虎豹役蛟龍子 血化爲精 太平廣記西王

毋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

三年易精 太平廣記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

玄黃醇精 抱朴子內篇對俗卷　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詳俗

飛丹流精 太平廣記太真夫人曰仙方有九品其三名飛丹紫華流精詳仙

以賄玷精 王符潛夫論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討

與天通精 王符潛夫論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

連光五精 晉二俊文集盛德頌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

天錫元精 唐李元賓集謁夫子廟文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遍三季之會颯颯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味仁義之圖卷而靡陳

剛健粹精 唐李衛公集漢元論　大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

運感赤精 宋王珪華陽集賀同天節表履來雛之首氣紀出震之盛期運感赤精茂漢風於六世慶達華旦邁舜治於千齡

食六戊精 抱朴子雜應篇中岳道士郄元節食六戊之精假令甲子之辰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

脩要之精 管子水地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湫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

慮不及精 文中子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有孚

食不厭精 論語鄉黨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注食饐也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

爲詩㝡精 西漢書文帝時申公爲詩㝡精以爲傳古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

博而不精 東漢書馬融常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

擇馬不精 唐韓昌黎集擇馬而不精語馬而不詳

但小未精 晉書王坦字秀琰時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法理爲坦兄弟講毗曇經坦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澄汚留精 五代薛史晉劉遂清傳遂清字得一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留其精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顏段每一款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會稽爲國美談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群論由此滅之

詞寡義精 宋吳泳鶴林集應繇授奉議郎勅　氣和而識瑩詞寡而義精涵泳之間能使人有歆動興起之意蓋深於詩也

詞贍理精 宋吳泳鶴林集度正叔授禮部侍郎制　衣深帶博有大儒之風詞贍理精真得講官之體

忠精 西漢書劉向字子政成帝時帝元舅王鳳秉政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厲精 西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二年詔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魏相傳上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　循吏傳孝宣始躬萬機厲精爲治　谷永傳成帝時谷永上疏曰陛下厲精致政　唐書劉洎傳太宗時皇太子初立洎上書曰以陛下多材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　馬周傳馬周上疏曰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正觀初則天下幸甚　崔植傳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厲精思治　元宗本紀方其厲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　刑法志帝自初即位勵精政事二十年間刑獄減省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爲而不至者　李絳傳憲宗問李絳曰開元時致治天寶時致亂何一君而相反李絳曰元宗臨御初任姚崇宋璟厲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　高郢傳代宗戒定多難厲精思治務行寬仁　獨孤及傳陛下不於此時厲精思所以救之之術恩令宗廟有累卵之危　德宗本紀德宗初總萬機厲精治道凝旒延納於讜言側席思求於多士　元稹傳元稹上疏憲宗曰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　武宗本紀史臣曰昭肅還棊勵精拔非常之俊傑　懿宗本紀史臣曰恭惠始承丕遺頗亦厲精延納讜言尊崇耆德　韓偓傳昭宗反正勵精政事偓處事機密率與帝意合　戴埴鼠璞宣帝厲精而漢中興牽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讒佞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牽任梁守謙王

守澄陳志玄輩擧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宰衮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絶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况宦寺外戚乎擱江綱厲精 賦句耕於世變必有據存經綸天下皆由心起 漢斷英偉當震霆擊風采振暘日開月明 罔治一意汲汲事懷之總史始數辭參參起直之實 政事所當勞勞則不得息實有司稜稜之必精宣帝支勞精於臨政之日或纔精於歲祠之際 其勞於政事親則必窮莫遠於士大作而吏始 聽五日考何勉力以不倦躬為懷考何留神而愈勤 儉躬非太我由慮下之甚深遊意非過勤必致乎而後已 厲精為治振作新功黑精吏始持除宿弊太宗銳意考深異狀治下之功留心聽斷期感惜刑之美 夜雖未艾尤切留心日不知晏常勤銳情羣書足用厲精 賦偶力務加勉志思自換 銳意而為尚恐有失用心不剛將何以致 其自勵有如此者非至精孰能與於 士大吏始亦由宣帝之勞政事數乎本自元宗之勉

草精生精

太玄寶典草精生精章 草中有精靈之物能令人長生生精益髓精竭再生髓竭再行草精甘菊是也得四兩清酒煑一沸出之春乾為末每服方寸匕以清水下七日外精生不窮矣

木精養精

太玄寶典木精養精章 天地之精英結而為不凋之木葉嫩子柔能生精通百脉換凡軀生深山谷高奇之狀無人迹處者可採之栢木仁是也和嫩葉杵三萬六千下雜以木甑蒸新簡中以東流山泉煑之並無苦味惟甘辛異香耳向日以水下一匙許百日外不飢精自秘雖搖動不泄也亦無寒暑見鬼神步及奔馬精炁保守百日疾已祛久久四支生青毛耳鼻赤色是也

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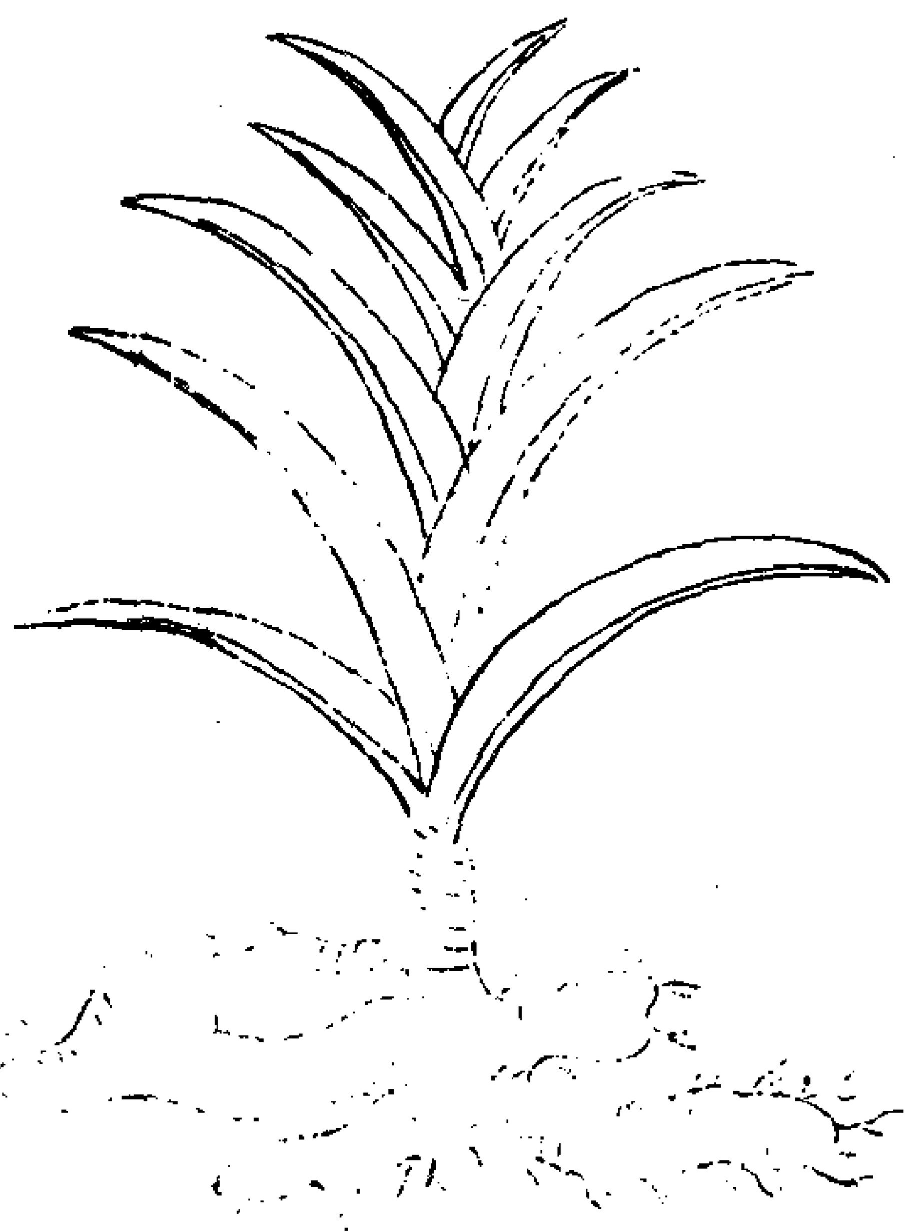
滁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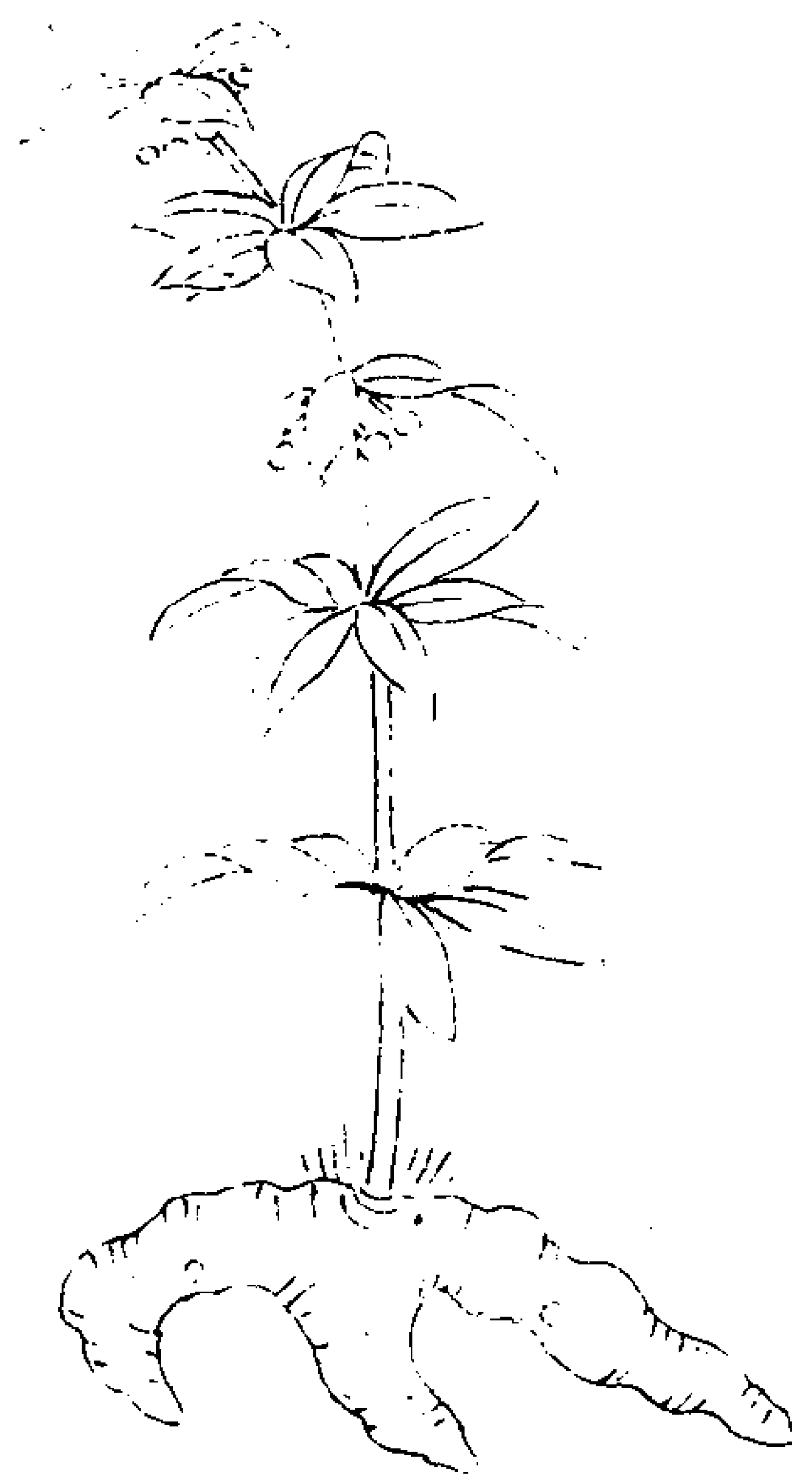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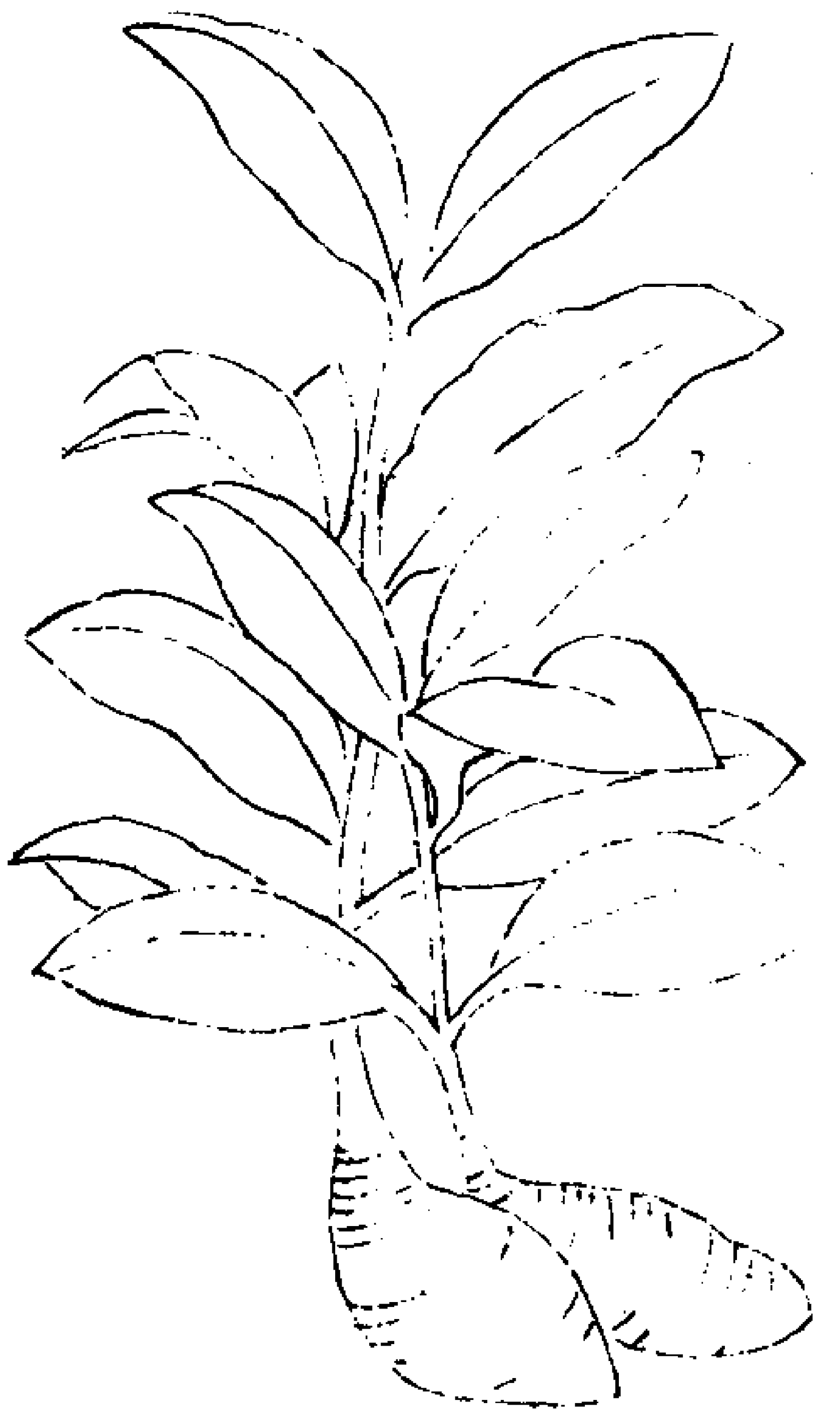
丹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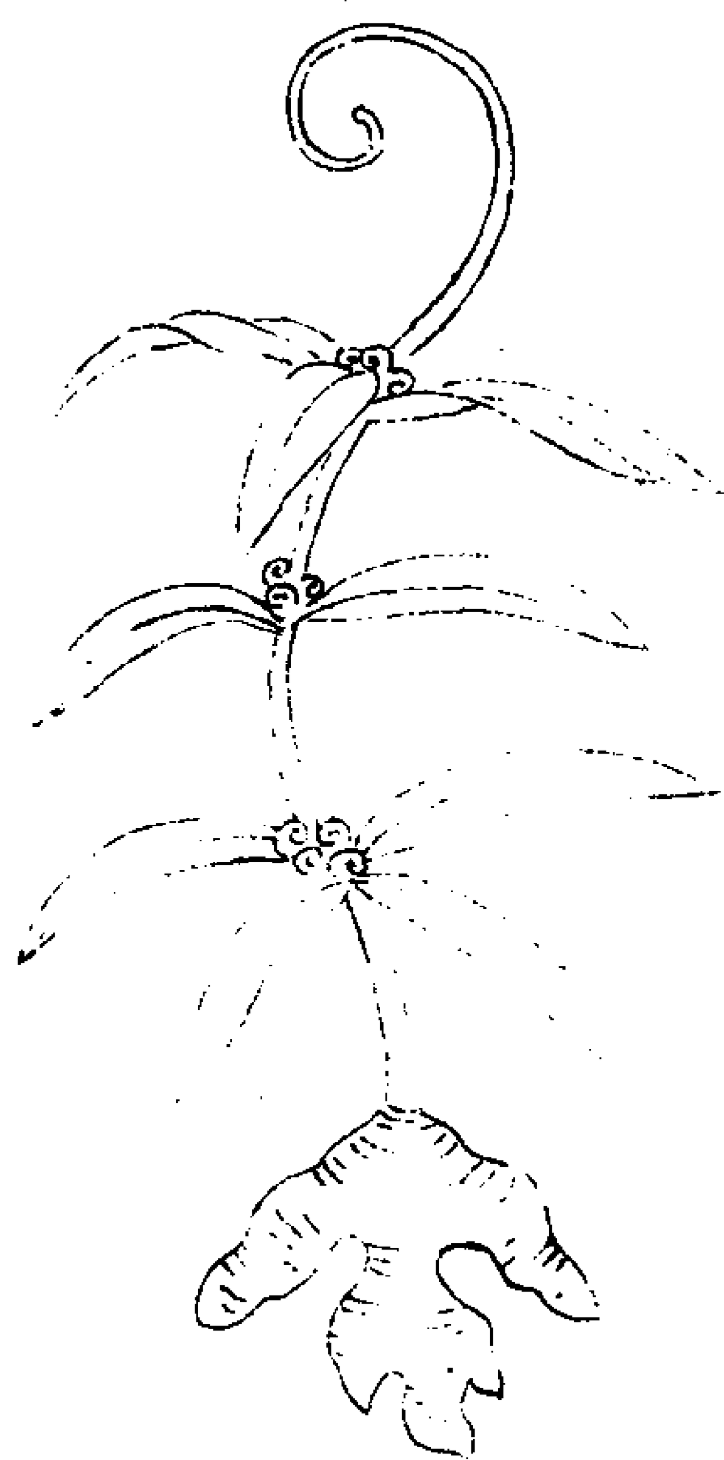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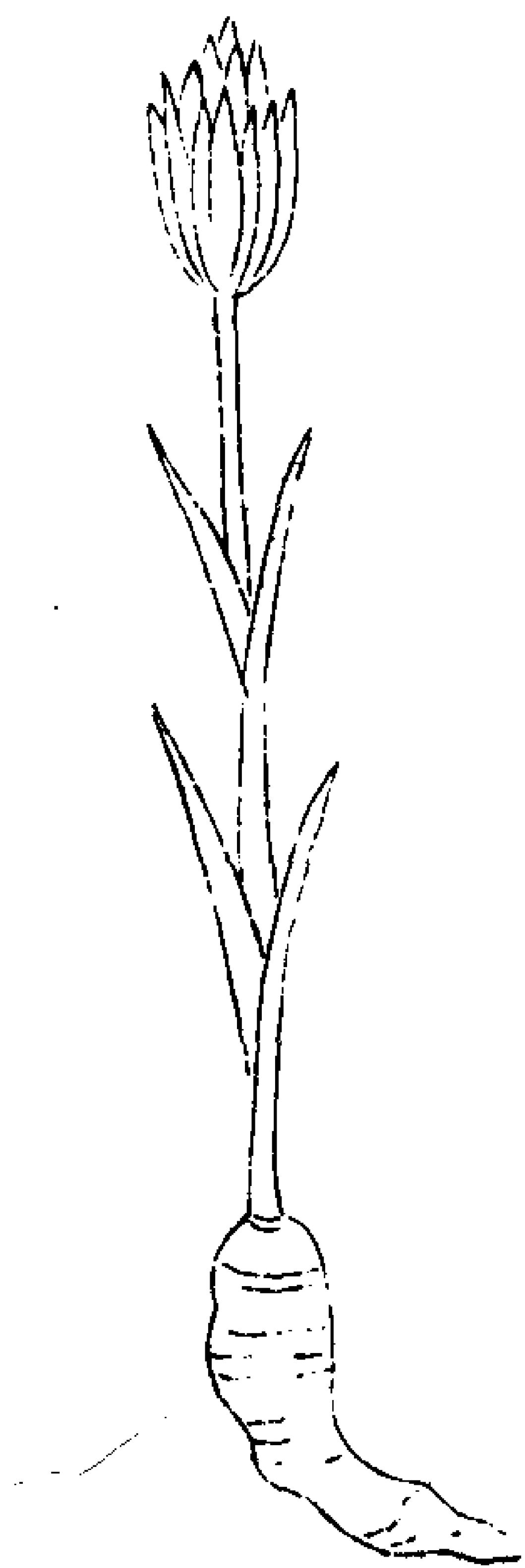
兗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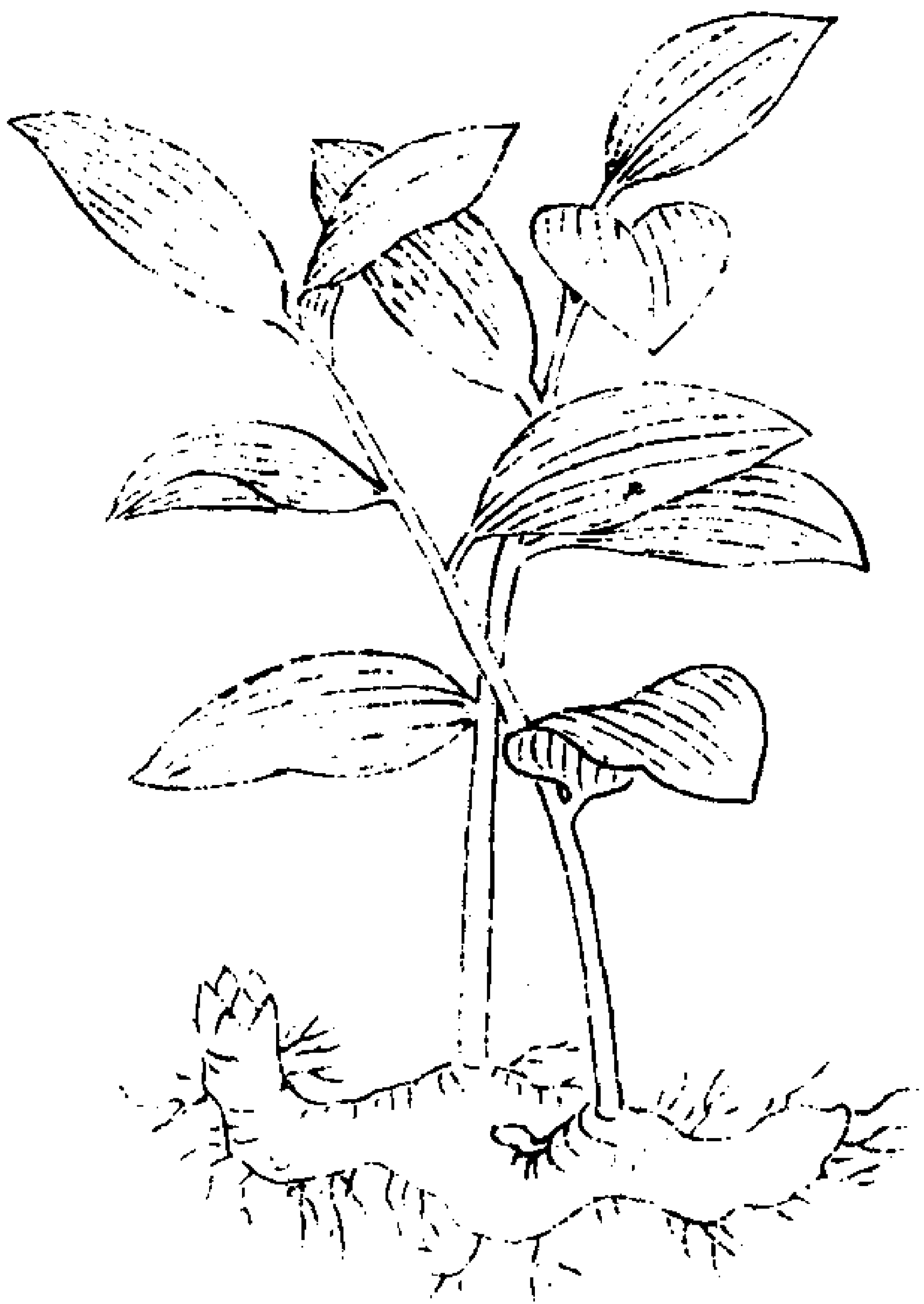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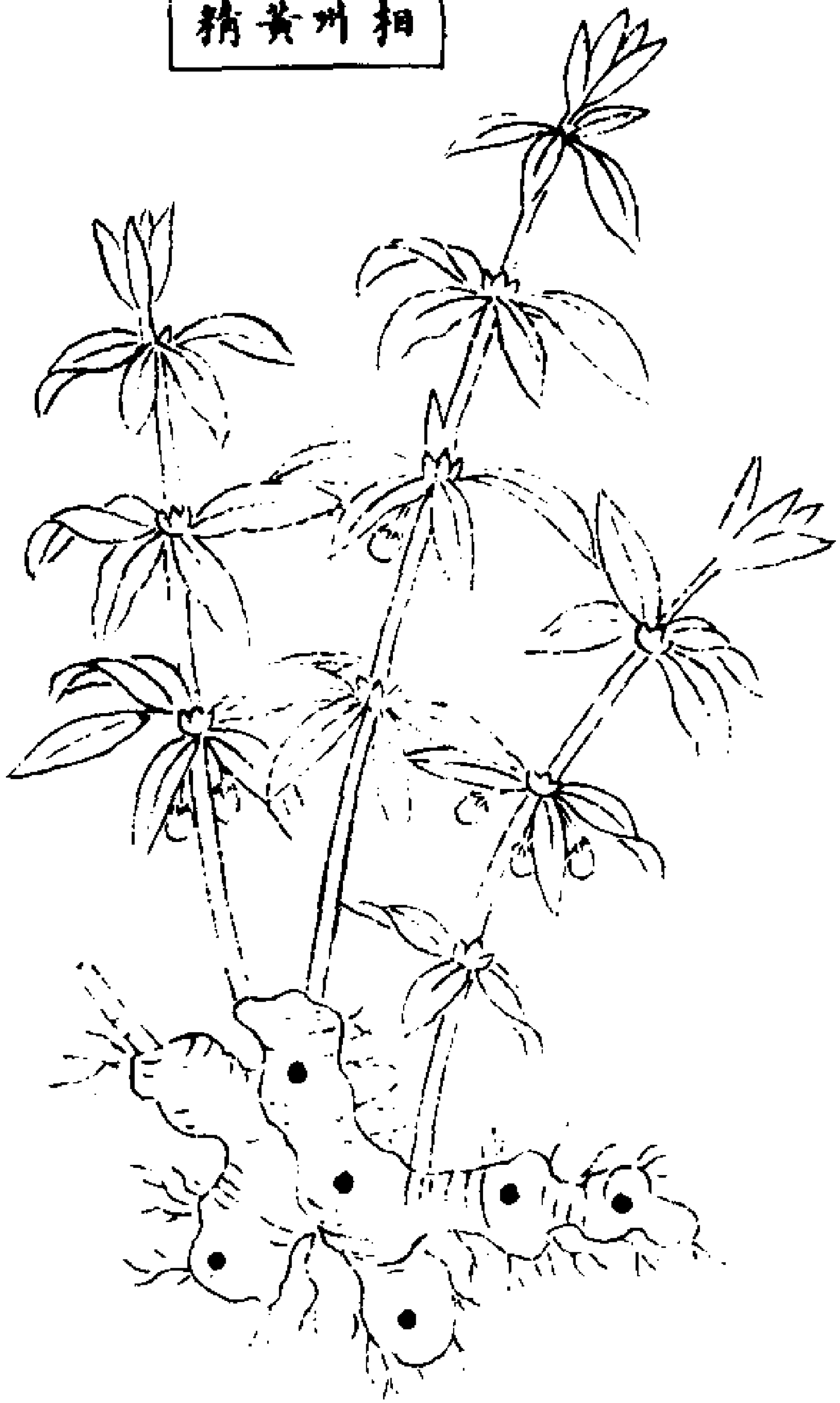

解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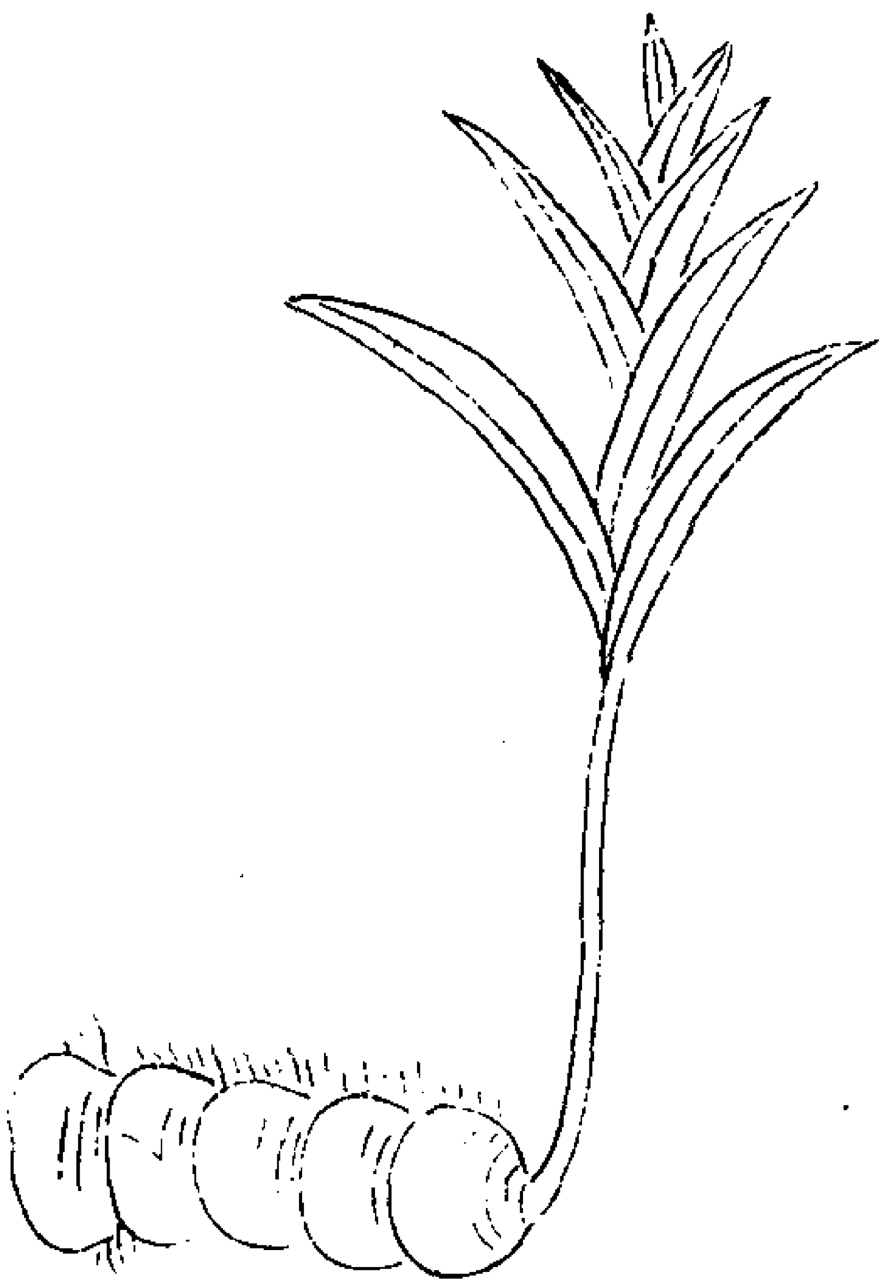

解州黃精


商州黃精


荊門軍黃精


永康軍黃精


相州黃精


洪州黃精

廣雅黃精龍銜也。黃葉似小黃也。抱朴子內篇仙藥卷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惟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菟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耳。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沈存中忘懷録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香美可食。又九月末掘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曝乾，又蒸曝乾，食之如蜜，可停。神仙傳王烈字長能，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又曰：白菟公服黃精而得仙。劉向列仙傳脩羊公，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中有懸石榻，卧其上，榻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服之。集仙録張正禮漢末在衡山學道，服黃精，受西城君虹景丹，遂得內外洞徹，得仙而去。溫革瑣碎録凡服黃精，以黃精不拘多少，根莖皆可細剉，陰乾擣羅為末，每用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內即變老為少，累力增倍。稽神録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

是但食之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具五味令甚香美置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黃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續仙傳兒小名錄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興中有七八女子殊麗容止若為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爛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府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為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邊拜一女子令侍兒捧玉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二女子笑曰此人不因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慎自精修去爾貪忘靈餌漸近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參明廟中得已殘詩句後果得至人遺黃精服餌後不知所在苕溪叢話荊兆唯貴云張文潜明道雜志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為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劚客食黃精也此語殊繆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神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作道人劚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為黃精矣本草名醫別錄黃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除風濕安五臟久服輕身延年不飢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一名萎蕤一名仙人餘糧一名垂珠一名馬箭一名白及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為佳二月三月採根陰乾　陶隱居云今處處有二月始生一枝多葉葉狀似竹而短根似萎蕤萎蕤根如荻根及菖蒲概音既節而平直黃精根如鬼臼黃連大節而不平雖爣並柔軟有脂潤俗方無用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具在斷穀方中黃精葉乃與鉤吻相似惟莖不紫花不黃為異而人多惑之其類乃殊遂致死生之反亦為奇事　唐本註云黃精肥地生者即大如拳

薄地生者猶如拇指萎蕤肥根頗類其小者肌理形色都大相似今以鬼臼黃連為比殊無髣髴又黃精葉似柳及龍膽徐長卿輩而堅其鉤吻蔓生殊非比類　宋開寶本按別本注云人服用以九蒸九暴為勝而云陰乾者恐為爛壞　永嘉記云黃精出崧陽永寧縣藥性論云黃精君陳藏器云黃精陶云將鉤吻相似但一善一惡耳按鉤吻即野葛之別名若將野葛比黃精則二物殊不相似不知陶公憑何此說其葉偏生不對者為偏精功用不如正精蕭炳云黃精寒日華子云補五勞七傷助筋骨止飢耐寒暑益脾胃潤心肺單服九蒸九暴食之駐顏入藥生用　圖經曰黃精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為佳三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本黃末赤四月開細青白花如小豆花狀子白如黍亦有無子者根如嫩生薑黃色二月採根蒸過暴乾用今通八月採山中人九蒸九暴作果賣甚甘美而黃黑色江南人說黃精苗葉稍類鉤吻但鉤吻葉頭極尖而根細蘇恭注云鉤吻蔓生殊非比類恐南北所產之異耳初生苗時人多採為菜茹謂之筆菜味極美採取尤宜辨之　隋羊公服黃精法云黃精是芝草之精也二月三月採根入地八九寸為上細切一石以水二石五斗煑去苦味漉出囊中壓取汁澄清再煎如膏乃止以炒黑豆黃末相和令得所捏作餅子如錢許大初服二枚日益之百日知亦焙乾擣末水服功與上等　抱朴子云服黃精花勝其實花生十斛乾之可得五六斗服之十年乃可得益　又博物志云天姥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　世傳華佗漆葉青粘散云青粘是黃精之正葉有書傳不載未審的否　政和本雷公云凡使勿用鉤吻真似黃精只是葉有毛鉤子二箇是別認處若誤服害人黃精葉似竹葉凡採得以溪水洗淨後蒸從巳至子刀薄切曝乾用　食療云餌黃精能老不飢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置令得所盛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暴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蒸之若生則刺人咽喉暴使乾不爾朽壞其生者若初服只可一寸半漸漸增之十日不食能長服之止三尺五寸服三百日後盡見鬼神餌必昇天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　千金方種黃精法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甚香美堪喫　又造黃精法九月末掘取根揀取肥大者去苗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聖惠方神仙服黃精成地仙根莖不限多少細剉陰乾擣末每日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之周變老

爲少本草道藏神仙芝草經黃精寬中益氣五藏調良肌肉充盛骨髓堅強其力倍多年不老顏色鮮明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先下三尸蟲上尸好寶貨百日下中尸好五味六十日下下尸好五色三十日下爛出花實根三莖花爲飛英根爲氣精　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靈芝瑞草經黃芝即黃精也陳衍寶慶本草析衷黃精一名氣精生嵩陽即嵩山及茅山滁丹兖解商相洪州荆門軍永康軍今南北處處山谷有之局方預知子丸用黃精乃蒸熟援鉤吻一名野葛入口則鉤人喉吻而致斃續粹錄乃謂鉤吻花紫而黃精花黃白也或誤中鉤吻毒者宜服葛根羊血桂心蔥涕皆可以解之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黃精爲太陽之草乃芝草之精味甘平無毒安五臟爲君耐寒暑輕身不老潤心肺益氣寬中除風濕充肌肉堅強骨髓倍氣力助筋脉齒落更生單服則九蒸九暴入藥則薄切陰乾產嵩山茅山與鉤吻相類黃精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而生莖梗柔脆頗似桃枝四月開華若小豆花八月採根如嫩生薑鉤吻葉栓尖根細小莖不紫花不黃黃精常餌可以益壽鉤吻誤食遂

致殺人　太平廣記王烈常服黃精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　閑中記黃精稟至陽精氣而注取其根九蒸暴之服食可以長生　冷齋夜話黃魯直曰老杜詩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之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人餉客食黃精　土產黃精三山志黃精二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向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根如嫩生薑黃色八月採蒸熟啗延平府清溪源順昌華山皆有之其根類葛陽大而黃　蒲陽志黃精生深山中崖壁之上牛羊所不及履踐之處竹葉者佳九蒸九暴而食一曰鹿竹列仙傳詩云黃精苗短服青鹿　紹興府志黃精出諸暨縣石鼓山人採之以黑豆同煑或蒸甘美可食鄞人唐泰絲期王綵師詩黃精蒸罷洗瓊杯林下從留石上苔昨日圍碁未終局其來白鶴下山來　赤城志白居易贈天台鄭隱君詩有黃精花半葉之句山中人九蒸九暴而食　新安志黃精者生山之陰硯其華之白以別鉤吻土人號爲甜藤亦曰胡孫薑　金陵志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爲佳　茅山志黃精九蒸九暴服之駐顏隱居云爲仙經所貴根葉花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　惠州府志黃精根如嫩薑食之可以休粮一名仙人餘粮　思平

志黃精味甘苗可供菜茹無食其根者蓋地之所產不同也　撫州志黃精金谿崖山最多本草云仙藥也邑人家常有餌食其苗而步行如飛今採根製之味甘可致遠　九江志蘇山觀記黃精過野白朮益川　大同志渾源州　大同志應州　太原志太原縣　解州夏縣志　松陽永寧縣。　大一統平陽志萬城縣　明山建武志　重慶府志彭水縣　黔江縣　大一統志瀏陽縣　寶慶府志武岡州邵陽縣　澧州志達桂州　瀏陽志長沙府湘陰縣　大一統志湘鄉縣　澧陽志澧州　臨安志杭州府　折津志房山縣　沅州志沅州　南康志建昌縣　應天府志　泰安志濟南府　毗陵志　豫章續志　滁州志　湘汭新志　鮑明遠集遇銅山掘黃精土昉閟中經水芝韜內策寶餌緩童年命藥注衰力一作曆剡蕭終古情重拾煙霧迹羊角棲斷雲橘口流隘石銅溪晝森沉乳夜消滴既類風門磴復象天井壁蹀蹀寒葉離㵝㵝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愧梁鄭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宋韓維南陽集韓維吞象之謝惠黃精仙經著靈藥茲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嚴居有幽子來時斷蒼山漢泉灌之潔秋陽暴之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着眼看富貴異所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厭錐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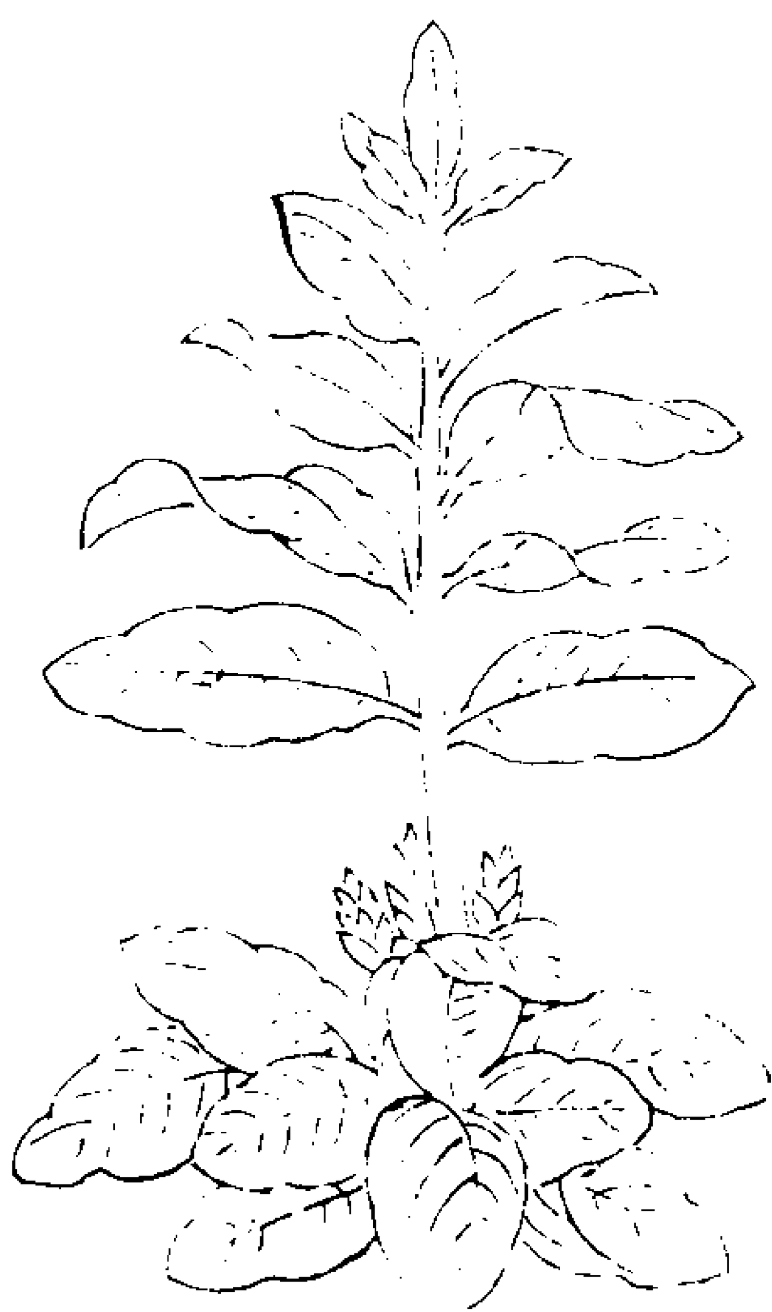
乃其千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惟君沖曠士默然守高閑食之易爲力天和中自完故以此爲饋其容貌一草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瑜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頻燠時把玩毛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　唐韋應物詩餌黃精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齋居感衆靈藥術啓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朝脫印綬永與天壤存　宋李商老集引年緣既逮服食輔根源覓觀神農書妙藥費討論煉石多中乾獲芝恐俱焚百卉復易敗嗜能駐精魂彼美太陽草功嫌蒸暴煩豈惟顏色好會及兒女孫可憐張茂先博物號超群乃以鉤吻配陋夫非其倫苓龜及朝日枸杞犬暴宴二物俱仙媒蘊事空前聞寧如澗谷傍扶路柯葉繁居然有餘味咀嚼當盤飧方壺執云遠舟冉冢可拳僕能賞我趣安知非羨門　謝無逸溪堂集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遺老兒平生剛直心真率類狂狡居貧富兒門問食亦不飽北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瘦妻首非蓬敢謂美而佼婦姑常不寤猜餓常至卯辛類親友人饋送亦稍稍崔嵬華子崗秀嶺橫參昴木桃芘芃竹嵗永樛枝撓千年採擬餘曾近麻姑爪喧喧聲利區獻酬互猜狡分甘及衡門古心君獨拗作詩報嘉惠質野言非巧　李忠定公集　答鄭夢錫教授

送黃精太陽之草名黃精養性獨冠神農經拂除白髮有奇效採食既久
通仙靈年來衰病乃如許瘴癘憂患頻相仍猶從方士學服餌桑榆庶以
延頹齡鼎中九轉未遑就聊假草木寧真英闕山無靈苗可擷勞君爲我
劚青冥封題寄遠意良厚不道山寒少茯苓蜜蒸日曝試新法入口使覺
身僊輕只今兵革未衰息群盜蜂蟻猶縱横何須運甓習筋力會當一舉
騰上煙雲之屛宋程公許滄洲塵缶集謝慧明王道士自大面山寄贈三
詩并寄黃精與君一再會岷山共把匏尊中聖賢強說市朝爲大隱何如
山澤友臞仙空中皓月參心地海面浮漚悟世緣安得一龕時晤語笑披
雲霧踏青天　又書觀縷寫衷誠大面山前兩日程黃獨潤含崖谷老清
詩吟作澗泉聲灰心久已安枯寂月指何勞借發明更與草菴求扁榜太
虛底處強安名　三復君詩想洛陽令人憤極意飛揚鼎湖知有威靈存
覲闕欣聞孝里彰一念變遷無量劫寸心寂然大圓光君能勘破甘泡幻
長與喬松燕玉房　又慧明王道士贈寄黃精　慧明道士別經年附後
飛金秘不傳塵寄黃精分遺我冰容或可覲飛仙謝翱詩野鹿銜花見卻
馴山人采藥避傜征塵中劚米無炊甑自洗黃精九曝蒸許綸涉齋集白
髮終頻拂黃精莫怠花葉疑新竹前根類老薑茅洪适盤洲集黃精一名

鹿竹一名菟竹葉細渾疑竹叢輕却象花果然能辟穀誰不擭萌芽林希
逸竹溪集近聞諸山例闕堂石門老偶貢黃精以詩爲寄次韻以戲之
東縛齋魚畫掩關長鑱斸雪草泥間竹爐石鼎甘香饋分與衰翁卻病顏
元丁繼道詩集謝雪竇文華國長老惠黃精　黃精是何藥甘液齒牙遶
畫說草根黃渾疑蕉水煎軟蒸須慢火久服可成仙果有長生驗毋煩徐
福船吾子行詩張伯雨贈黃精　山中有靈草乃云太陽精況聞天老言
餌之可長生故人亦松意分贈慰我情玉津比玄芝采采三秀薯我願服
此久飆然出塵瀛綠髮無秋霜身如羽翰輕舉臂入霄漢丹臺列高名手
把金芙蓉與君遊太清劉靜脩詩黃精晚得名丹家貴其藉藉仙經中
參朮避華藻名高有物忌榛莽幾僵倒春風入溝唬芙翹忽已好感于灌
溉恩康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採討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造此
志理難遂斂之寄褋抱釋爾任重憂歲晚共一飽　國朝顧祿詩　紫實輪
囷大似瓜七蒸九曝勝胡麻長鑱
斸盡空山雪遠餉分張到我家

天名精


明州天名精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　天名精味甘寒無毒主瘀血血瘕欲死下血止血利小便除小蟲去痹除胸中結熱止煩渴逐水大吐下久服輕身耐老一名麥句一名蝦蟇藍一名豕首一名天門精一名玉門精一名彘顱一名蟾蜍蘭一名覲生平原川澤五月採垣衣爲之使陶隱居云此即今人呼爲豨薟亦名豨首夏月擣汁服之以除熱病味至苦而云甘恐或非是　唐本註云鹿活草是也別錄一名天蔓菁南人名爲地菘味甘辛故有薑稱狀如藍故名蝦蟇藍香氣似蘭故名蟾蜍藍主破血生肌止渴利小便殺三蟲除諸毒腫丁瘡瘻痔金瘡內射身痒癮疹不止者揩之立已其豨薟苦而臭名猪乃辛而香全不相類也　宋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地菘也小品方名天蕪菁一名蔓菁葉並相近夏秋抽條頗似薄荷花紫白色味辛而香其葉似山南菘菜　爾雅云薚薽豕首釋曰藥名也一名麥句薑　郭云江東呼首可以㷉蠶蛹者三蒼云㷉熬也　藥性論云麥句薑使味辛治瘡止血及鼻衄不止　陳藏器云天名精本經一名麥句薑　蘇云鹿活草也　別錄云一名天蔓菁南人呼爲地菘與蔓菁相似故有此名　爾雅云大𧄼蘧麥注云麥句薑即今之瞿麥然終非麥句薑爾雅注錯如此陶公注鉤𢬿條云有一草似狼牙氣辛臭名爲地菘人呼爲劉𢭏草主金瘡言劉𢭏昔曾用之　異苑云青州劉𢭏宋元嘉中射一麞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𢭏怪之拔草便倒如此三度𢭏密錄此草種之主傷折多愈因以名焉既有活鹿之名雅與麞事相會陶蘇兩說俱是地菘功狀既同定非二物　圖經曰天名精生平原川澤今江湖間有之葉如菘菜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菘其味甘辛故名麥句薑一名豕首爾雅所謂薚薽豕首是也江東人用以㷉蠶蛹五月採此草既名地菘下品又有地菘條紹興本草天名精出產主治瘀血已載本經但不云採何爲用又諸家註說互有異同致後人疑惑今考注文擣汁服解止說苗葉及花而不言根形是知採莖葉爲用以其除結熱止煩渴故本經云味甘寒無毒者是也然在諸方亦稀用之又云南人名爲地菘竊詳下品自有地菘性味主療與天名精不同其非一種明矣夢溪筆談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蘞本草又出鶴蝨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猪即是猪也故有二名鶴蝨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蘞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火蘞大蘞本草名豨蘞即是猪膏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補筆談藥中有天名精又出地菘後人不識其爲一物而又別出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精

太陰玄精

解州太陰玄精

解州鹽精

夢溪筆談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禀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鹻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爲正　本草　開寶本附太陰玄精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邪氣濕痺益精氣婦人痼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止頭痛解肌其色青白龜背者良出解縣　宋嘉祐本圖經曰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泰州積鹽倉中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採無時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大者三二寸形似鐵鏵觜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玄精之類也古方不見用者近世補藥及治傷寒多用之其著治傷寒三日頭痛壯熱四肢不利正陽丹太陰玄精消石硫黃各二兩硇砂一兩四物都細研入瓷瓶中固濟以火半斤於瓶子周一寸熁之約近半日令藥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臘月雪水拌令勻濕入瓷罐子中屋後北陰下陰乾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細研以麵糊和爲丸如雞頭實大先用熱水浴後以艾湯研下一丸以衣蓋汗出爲差　政和本唐本餘　近地亦有色亦青白片大不佳　沈存中云大鹵之地即生陰精石　寇宗奭衍義曰太陰元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結興本草太陰玄精形質玉齋經注甚明所產解州鹽池亦鹽之類也自然生此一種失當從本經味鹹溫無毒又有鹽精形似鐵鏵觜所治性味與太陰玄精頗同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玄精石味鹹平艾氏溫無毒　續說云張松謂元精石又治火痢腸風痔疾及頭暈吐痰之患亦須佐以他藥　事類全書玄精石其狀塊塊如龜背近地所出無此狀也　元胡仕可本草歌括玄精石味鹹無毒大止頭痛更解肌若是婦人沉痼冷腹中積氣用猶宜

盧精

本草盧精治蟲毒味辛生益州

雷精

史記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曰侯王母王母至曰汝藥有真陵雷精玄都平蓋左食元英右飲玄瀕云云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

日精

本草菊一名日精　詳菊

青精

王觀國學林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椽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蔽牆艾席樂在其中觀國按菁羹爲羹謂之菁羹字書曰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葅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飿飯法飿音迅謂食也其法用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黳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羹爲青精則誤甚矣　事類紫求寒食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光食之資陽氣道家名青精乾石飿飯

人精

嘉祐本草新分條人精和鶯屎亦滅瘢　新補見陶隱居　宋政和本千金方去面上黶人精和鶯屎白傅之三日愈白寥亦得　肘後方治瘤人精一合半合亦得青竹筒盛火上燒炮之以器承取汁密置器中數傅瘤上良又方治湯火灼令不痛又速愈無瘢以人精和鶯屎日日傅上瘢自落　採真人治金瘡血出不止以精塗之

精精

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三經踇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交精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交精旋目　注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史記作䴔鶄

神靈精

洛書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玄枵精

鶡冠子麟者玄枵之精

百物精

禮記祭義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

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萬物精 抱朴子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形以惑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山精 太平廣記吳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猴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室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又按晉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神而有毛此將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卻耳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以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白澤圖曰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西溪叢話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

太山精 太平廣記太山精常遊若君王之狀如人乘王者之車馬得而食之令人仙去

廬山精 三水小牘劉東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去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鐵圍山叢談江東人不識橐駝謂是廬山精後有客驅一駝過博白晉時適會彼民人大小爭欲一識客鄉閉戶致以數十金始得一觀客遂致富後駝死其家如失怙恃

水精 傳奇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見人貢奴年十四五無他能甚愚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邯因買之見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灔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採金銀器物邯甚喜每艤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泝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爇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闊可三數丈旦暮煙雲蓊鬱蔓衍百步晦夜有光如虹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其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耳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解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俱大喜澤曰吾有寶劍非常之劍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卻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觀近但邯悲其水精澤悵失其寶劍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樸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瓊璧澤淵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持寸刃而劫之忽龍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槌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得逃之昔鍾離不受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產不貪老氏垂戒君雖二千石不如海畔魚翁而欲其珠失澤悵悵無詞而對叟曰君須火急而致龍焉無使柳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　白澤圖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使可取飲食又曰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絲衣以其名呼之即去　東坡物相感類志水百年不流者其精名擢狀如人得而食之有力　管子涸川水之精者生于蟡于蟡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蜀記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沉於江中以厭水精

河精 續高世傳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植鬐振鱗橫游波上見者謂爲河精博物志澤有委蛇狀如轂長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涸精 白澤圖涸之精名曰旱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

池精 白澤圖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又曰故牧獘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無咎

道徑精 白澤圖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道精 白澤圖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即去

市精 白澤圖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囷無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井精 白澤圖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城精 南史梁武帝紀郢城嘗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洋城子

涸澤精 管子水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

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

墓精 白澤圖

白澤圖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鬭不休爲桃弓棘矢以鴟羽〻射之狼鬼爲飄風脱履投之不能化。

丘墓精

丘墓之精名曰无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持杵好舂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古墓精

玄怪錄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陜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鼙鼓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户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者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資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大馬一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徵夢之始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户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鐵騎數百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

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齎書云將軍傳檄順授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姿霜卧甲天設劲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蓄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托神契然明公陽官也固當享大禄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與山賊合從剋日會戰事國子夜呑獄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革西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年上將横行繫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色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北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臼王栖臼中化爲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與尸拓地順俯伏觀之于時一騎至勞順曰陰陽有曆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霆激一戰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標文增興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恒。大而王與順始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餞珍筵爲順致寶貝明珠珠實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絶閒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中由而順顔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酵酵醉而後泄之其親人潛備荷鍤因順如厠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然陷是古墓也。墓有塼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象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内所蓄者順閲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樹精

瀟湘記順宗時書生賈祕自雎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祕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祕同席祕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何乃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爲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捨爲擬議又何必陟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祕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懼笑久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祕曰今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書生起而言曰余雎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新纂詞大寶闢直言之路欲

一叩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蹈郤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闕其六人曰已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祕固當爲我匿瑕矣乃笑謂祕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祕之其松精乃起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營大廈揮斤斧長短之木俱受用之棟梁雖衆而欠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乃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今古但恨煬帝不迴無人知見張緒效我空雅裁翻所喜者聚飛則才婦朗吟柔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則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爲不才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廈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斵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㥁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蠶無雖吐食不異推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爲綺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綺綺之美豈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爲梁棟小爲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古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爲木棗救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唯

處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僕人主立宗廟，處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来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載，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爲下材，我實常懐憤。恍我不處渊底，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厦之材。驥不騁即駑馬也，主不剖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厦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失衆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遇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歎自舞。秘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之而去。

梓樹精 太平廣記：吴聶友，豫章新塗人。少貧賤，常好獵。射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在。飢困，卧梓樹下，仰見所射箭着樹枝。怪之，命子弟持斧伐之，有血，遂截爲二板，牽著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吉慶。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宦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隨濟至石頭，友笑曰：此板陂中版来，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復版出浮爲吉凶。

柳樹精 太平廣記：東都漕橋銅駝坊隱士薛弘機，閉户自處，忽有一客造門，揖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道，僕每欽慕足下，故操履持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言訖遂去。弘機望之，隱然丈餘，行西而沒。弘機苦思藏經。後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遂。弘機逼之，聞有朽木之氣，藏經又隱。至明年五月，又来，持一絶相贈。其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虚嫌蠧食，年老怯狂風。言訖遂出，忽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見池畔有枯柳爲烈風所折，其内百餘卷書爛壞，弘機往收之。　又東洛有故豪家，其堂與軒數居者多暴死。貞元中，盧虔爲御史，分察東臺，嘗貨其宅。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能弭之。一夕，與從吏同寢其堂。夜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持書於盧侍御。史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皆吾之居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畢，其書四散。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身長數十尋，立於庭，手執一瓢。從吏即引弓而射其瓢，久之，又来俯軒而立。從吏又射之，中胷，遂東向而去。至明，窮其跡，乃宅東枯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復又於屋尾下得一瓢，一矢貫其柄，即柳將軍所執之瓢也。

楊樹精 夷堅志：濮州臨濮縣徐村農民鮑六，貧甚，爲富家傭耕。嘗違往東阿兩月，未反。妻年少，雖在窮閻，頗有容色。方獨處室中，兩客忽至，一肥一瘠，皆白衣皂帶，如河朔三禮學究之狀。謂妻曰：我欲賭錢作戲，暫借此處，得乎？妻許之。乃出市酒炙共食，留其餘而去。明日復来，凡累日，遂挑謔鮑妻，且賂以錢。妻甚悦。客相與言曰：吾二人難以並宿，但視博勝負，負者退而勝者止，可也。然自是一勝一負，常更迭駐留。妻貪財及飲饌，不復顧他事。一夕，正與瘠客寢，聞鮑歸，客惶而竄。鮑遂之，至楊樹下，不見。鮑窮詰妻，妻不敢隱。鮑曰：此必妖也。時里中有張德禮者，善行法，即具狀投訴。張發符追至，訊鞠瘠者，乃楊樹精；肥者，狐精也。於是伐樹鉏其根，汁出如血。撤羣狐之丘，平其窟穴，鮑妻亦無恙。太平廣記：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增炙豬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窻中入，言乞一臠。衆皆不與，頻乞乞數四，終亦不得。乃潜結繩作彄，施於孔所，紿云與肉。復出，因而縶着，項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扑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在河上。以斧砟斷，往往有血。

大樹精 抱朴子：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吉。太平廣記：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踈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大怒：老樹汁赤，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視之，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後竟無他。惟太平御覽：唐書曰：睿宗子申王撝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悦，始令列於兄弟之次。

樟樹精 搜神記：吴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千歲樹精 玄中記：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間。事具牛部。

枯樹精 長安志：務本坊西門蓋鬼市也。或風雨曛晦，聞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樹精也。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張班自徐之長安，道遇書生李特，乃枯樹精也。詳金下。

榆樹精 夷堅續志：呂中公先隨嘗通判蜀中，志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俞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群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爲怪。公呼問之，即下堦拜云：妾在府堂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懐妊，群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産。遂月餘不見

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樹根精 太平廣記田登娘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之田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麤皮若茯苓香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甸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嘗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踰垣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萌牙其女有娠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踟蹰為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頭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舊說狗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慾遇之必能降真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見怪而去之宜乎

榕樹精 燈下閑談桂林幕吏務師言中元節夜因觀遊獨行青蘿帳內樹柯交蔭長衢呼為青蘿帳忽聞異香瞥見一女子衣藍羅衣服翠冠珠珥佩佃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欲之相隨數十步女子回顧微笑語曰護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曰無他欲觀燈耳復言曰觀燈常事何妨略過弊止況別有奇異燈燭師言疑女子風月未嘗見也俄而至一室而入張

燈設饌品味尤盛又褰帳幄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子語女運偶時來乃是宿分女乃邀並坐師言未允女復言曰不須辭免早來何似莫開眼覷人舉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務女曰林諸女起賀曰林務相宜是吉兆矣務因問諸女姓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良宵月斜滿促請姊與務郎同牢合巹諸妹各述微詞女遂執金鏡當心務郎結同心在手內一女子上雙瑠璃盃一女褰帳已而諸女辭去師言與女接歡覺困少寐俄頃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一首女誦之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移刻二女外面相呼曰恐通曉耆則意中各不徹也師言與女携手出門諸女畢集既盡向遊略無暫舍忽聞五更矣女曰可回此別卒未能相遇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綃三尺生拭汗畢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妾爾流涕相別百餘步遇同儕執手曰翫弄何積年塵黦物嗅之自以為香他人聞之即穢氣也生因出素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道此事務與儕復往舊所諸女室宇俱亡矣翌日訪之乃一榕樹空心丈餘猶有燈燼酒痕尚在遂聞公府伐去此樹樹下汁如血色自此精遂絕詳見榕字

松樹精 三槐王氏雜錄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憇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見先生過往當候見洞賓曰邪耶正耶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呂因書二絕句於寺門壁一云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言訖升松而去處州路志宋建炎間丞相湯岐公時未仕讀書于南明山寺中每夜有小童來夾燈一夕來遇岐公怒捽其髻欲擎之髮隨手落地童逃去及照地間皆松毛也明日出山前有一矮老松頂毛脫處正與所捽髻無異始知此童乃松樹精也自是不復至

蒲桃精 太平廣記晉陽西有童子寺貞元中鄧珪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其友數輩宿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毛黃而瘦又聞牖有唫嘯聲珪知是怪汝為誰對曰聞先生在此來奉謁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談足矣珪許之因與客談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於是緝絲為緡數百尋俟其來必欲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緡系其臂於牖間問曰何罪見縛遂引緡而去明日窮其跡至寺北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緡系其枝葉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

芭蕉精 夷堅志興化人陳悅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髀畔甚熱見一物如茜

被包裹卧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處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耶我請當之既寢聞戶外歎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癸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踉蹡越窻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為芭蕉精　潘昌簡紹熙三年鄂州蒲圻縣攜婺士陳致明為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欵飲庭前芭蕉甚盛常擧杯屬客曰只令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婣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衾涉歷百許日憔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為抱病招醫療拯略不能成効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命芟除已無及矣

水木精 存心錄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食棗脯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八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目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為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主足於此也帝為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殷膳芳芬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

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扶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牀死歸許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使治鼓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數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此人是陛下宴未央梁上之老人乃木精也以陛下息人民故來酬謝令螺數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敬於神仙故有此怪

花精 太平廣記崔玄微唐天寶中處士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閑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

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馞馞襲襲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諸侶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低回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夫免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

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其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夷堅志劉瞱字彥仲予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籙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遙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合中人亦聽覺瞱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瞱為牒責土地神曰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輙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為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瞱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神急我瞱又為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救我不敢復留泣而去秦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吳越錢仁傑忠懿王之從兄也酷好種花人號花精云

草精 太平廣記後漢靈帝中平年中陳留等郡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其狀五色毛羽頭白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牛角等並起抄掠后見何進秉權漢室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宗廟此其應也

蔘精 續博物志周武帝保定三年路變以好採藥嘗使二小童出山尋採一日歸晚變乃步月尋呼見二小童與一紫衣童相戲變至使休入草中俄變戒二子與針白綫可長四五尺云若遇來戲使密針綠記之其所止復數日果來洗藥處二小童夕與戲之記待去處翌日變與二小童負钁尋之見古松樹下有紫蔘一莖所記針綫在蔘苗之上而餘一二尺乃發之三尺餘其蔘根化為紫衣童子而去

蕈精 稽神異苑豫章人好食蕈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廚施屋者下視無人惟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忽沒于釜中頃之主人人致蕈此工獨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

梅精 古今事通梅妃傳梅妃姓江氏莆田人名采蘋惟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梅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不能去明皇戲名曰梅妃又曰梅精明皇與梅妃鬬茶戲曰此梅精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坐光輝比見茶賴

梅花精 能改齋漫錄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

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曹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胡蘆精

太平廣記上都忠少率髡而刺膺京兆尹薛元賞遣人捕之高陵縣捉得鏁身者宋元素右膊上刺欽盧上出人首如傀儡戲有縣史不解問之言胡盧精也

丹桂精

宣室志交成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馬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孤矢夜行者縣南見一怪魁然若巨人狀衣赤衣以息中冢其首緩步而來歆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鐵有血甚多遂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姜金和
寫書官中書臣閻鉞
圈點監生臣馬永志
臣吳嶽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陸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爲主。郭象注。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林希逸口義。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遥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成玄英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奮。則凡稱奮者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使心困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成玄英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爲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同。好勝。呼報反。下升證反。雖復。扶又反。下皆同。絕膂。音旅。以慊。苦簟反。足也。殆已。向云疲困之謂。劉辰翁點校。吾生也止而已矣。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求勝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言之。三十二篇屢致此意。爲絕學無憂謂之反覆三四語常恐負之。林希逸口義。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猶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爲知爲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郭象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成玄英疏。夫有爲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爲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爲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爲經。郭象注。順中以爲常也。成玄英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同。悶然。亡本反。又音門。遠已。于萬反。緣督以爲經。李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以養。羊尚反。注同。劉辰翁點校。爲善止盡年。善與惡爲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爲善。第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裏一邊爲中。爲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爲哉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衣之背縫曰督。脉之循脊曰督。督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染着。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爲之寬哉。其亦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林希逸口義。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爲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爲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爲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爲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又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爲的當也。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成玄英疏。庖丁謂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

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踦，不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腳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音音節。 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成玄英疏：譆，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青郎達合樂章，故美其伎術一至於此者也。 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為，于偽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徐於綺反，向偃彼反，徐又於倚反。李音妖。所踦，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刺也。砉然，向呼鵙反，徐許鵙反，崔音畫，又古鵙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嚮然，許丈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聞也。騞，呼獲反，徐許嬖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便，婢面反。閑解，音蟹。譆，徐音順，又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其綺反，下同。 劉辰翁點校：庖丁止此乎。 其言肩倚膝踦，已揮霍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 林希逸口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个宰牛底人。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卻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譆，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成玄英疏：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 劉辰翁點校：猶疑多了此句。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間。 成玄英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觀惟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注：但見其理間也。 成玄英疏：操刀既久，頓見理間，所以纔觀有牛，

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陸德明音義：所好，下呼報反，注同。 林希逸口義：庖丁釋刀止全牛也。 釋刀，舍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從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闇與理會。 成玄英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皆心靈以虛應，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理順。 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截也。 成玄英疏：依天然之湊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批大郤，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成玄英疏：閒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成玄英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郭象注：刀不妄加。 成玄英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分別也。技經肯綮之未嘗，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概於微礙也。而況大軱乎。郭象注：軱，戾大骨，衄刀刃也。 成玄英疏：肯，著骨處也。綮，大骨也。夫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德。 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鋪迷反。字林云：擊也。父迷、父節二反。大郤，徐去逆反，郭音郄，崔、李云：間也。之處，昌慮反。令離，力呈反。下同。下力智反。道，音導。注同。大窾，徐苦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節解，戶賣反。技經，本或作倚，其綺反，徐音技。肯，徐苦等反。說文作肎，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反，崔、向、徐並音啓，李烏係反，又一音縈。司馬云：猶結處也。經綮，古代反。微礙，五代反。大軱，音孤。向、郭云：軱，戾大骨也。崔云：槃結骨。衄，刀女六反。 劉辰翁點校：方今止軱乎。 何等粗事，窮得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意，多恍惚。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極精切。 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

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
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
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款處也導者順而解
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
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肯綮者骨肉相着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
況大軱乎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郭象注不中其理間也　成玄英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体真道證空
捨有易奪之心者矣族庖月更刀折也郭象注中骨而折刀也　成玄英
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
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郭象注硎砥石也　成玄英疏硎砥礪
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
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
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
嶷然矣　陸德明音義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
歲更作崔云歲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衆也硎音刑
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砥石音脂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

礪皆磨石也　林希逸口義良庖止於硎　良庖庖之善也族庖衆人之
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刃或
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先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
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
無損也更音庚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成玄英疏彼牛骨節素有間郤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
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体道
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
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成玄英疏重前文結成其義
劉辰翁點校彼節止於硎　此豈屠牛口中語意中事哉阿此世為人
一生於此雖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不過如此不知文字之妙何從得
之　林希逸口義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
以甚薄之刃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
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
其心泰然此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間乎聲雖然每至
族吾見其難為郭象注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郭象注不復屬

目於他物也行為遲郭象注徐其手也　成玄英疏節骨交聚盤結之處
名為族也雖復遊刃為空善見其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為
怵惕戒慎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
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郭象注得
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郭象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成玄英疏
謋化百反謋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
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
會能所泯然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象注逸足容豫自得
之謂　成玄英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徙倚既而風韻清
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善刀而
藏之郭象注拭刀而弢之也　成玄英疏善能保愛故拭而弢之況養攝
生人光而不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郭象注以刀可
養故知生亦可養　成玄英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
神妙故歎以善哉　陸德明音義為戒于偽反下皆同屬目章欲反謋然
化百反徐又許伯反已解音蟹下皆同提刀徐徒嵇反躊直留反躇直於
反善刀善猶式也拭音式弢他刀反　劉辰翁點校雖然止生焉　此能

却是記體無要緊一轉更妙此其所以不闕折也但語言欵曲亦不可及
若以養生言之正是險處得自在刃至於狀拾變化寫得提刀四顧躊躇
亦覺此老神氣獨王　林希逸口義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
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
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
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同目無全牛矣雖用刀
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此个難事做
怵然者警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
而後遲遲為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
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深著力也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
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
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
以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爾力而解牛雖解而刀
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
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二似全無事
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未後遂

輕輕結以得養生爲四字。便是文勢掀䌟着力處須子細看。難爲如字。下爲戒等去聲。謀獲劃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象注。介。偏刖之名。　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刖也。公文見右師刖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刖。於是者也。天與其人與。郭象注。知之所無柰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成玄英疏。爲稟自天然。少益一足。爲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刖是知之無所柰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　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郭象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奪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成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腳。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

趣者。亦可全生。　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跀。云。斷足也。偏刖。音月。又五刮反。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也。　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也。　只一刖字。看它寫幾樣。偏要在不全形上出幹。此處驚問。又是常態。卻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者。乃異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澤雉一語。又若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王不善。所謂自抱負亦不在人下。言吾刖足。如雉畜於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時。此語有英氣未除在。　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卻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郭象注。蘄。求也。樊。所以籠

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入籠而服養哉。　成玄英疏。蘄。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神雖王。不善也。郭象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淸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爲之善也。　成玄英疏。雉居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爲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爲淸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陸德明音義。一啄。陟角反。不蘄。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爲園中也。妙處。昌慮反。雖王。于況反。注同。長王。丁亮反。又直良反。　林希逸口義。澤雉止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卻於此數句借澤雉而發。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畜乎樊中。蘄。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畜。許六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成玄英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爲大道之祖。爲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哀泣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郭象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成玄英疏。夫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淸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　成玄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成玄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成玄英疏。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成玄英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郭象注蒙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
致此甚愛也　成玄英疏祈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
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勸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
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
門人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
可加　成玄英疏是指斥人哭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
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郭象注感物
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
庸非刑哉　成玄英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
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陸德明音義老聃吐藍反司馬云
老子也秦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三號戶羔反注同倚戶綺
反少者詩照反先物悉薦反又如字理上往一本往作住遁天徒遜反又
作遯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大深音泰憂樂音洛下文注同
劉辰翁點校老聃止之刑弟子惟以其老聃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
秦失之對則以為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
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背棄

其天自取冰炭於胸中者也猶肉刑也遁離也　林希逸口義莊子之學
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剝使是為貶剝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
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
本朋友也何期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
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
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
而有以感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
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
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郭象注時自
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郭象注理當死也　成玄英疏夫子者是老君也蓋
是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
而反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郭象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
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
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成
玄英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
吾所遇斯遇故憂樂無措其懷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注以有係者

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成玄英
疏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謂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
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
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騖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
帝之縣解乎文繫前後自相鉾楯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
君也　陸德明音義所錯七路反縣音玄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為縣以
死為解　劉辰翁點校遁來止縣解　養生者甚以哀樂為逼傷害心者
哀為甚吾欲逃去得乎哀哉縣解者茍能悅此便是第一如言超縛出世
外之意也　林希逸口義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卻發明盡死生之
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
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
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
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
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
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樂音洛指窮於為薪火傳也郭象注窮盡也為薪
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

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成玄英疏窮盡也薪柴樵也
為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
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
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
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
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成
玄英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
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適為
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陸德
明音義指窮於為薪如字絕句為猶前也火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傳
繼續也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廷也之中丁仲反　劉辰翁點校指窮止盡
也　薪有盡而必窮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火不知從何來非
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結以此妙哉　林希逸口義此死生之喻
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故及
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
論其文前而講理到此卻把个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宋朱晦庵大全集養生主説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雎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説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憒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爲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爲比丘斷色欲念除癡愛失爲説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别是耳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閑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鐺相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爲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爲説愛欲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爲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介乎佛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欲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欲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諍與婬蕩女離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鬬諍各各鬬諍不肯共和適鬬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恚諸臣吏求諸婇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婢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妓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晉曰無樂見方迹王爲愛欲惑不能自解爲興慈哀欲爲斷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實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爲説愛欲之難離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猒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猒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猒所有有危害云何自喪已一切諸衆流悉皆歸于海不以爲滿足所愛不猒令

假使得為梵鼓等衆難及所欲復趣彼不以為猒足假使閻浮提樹木諸草叢燒之不以猒欲不足如是設八萬男子端正顏貌姝一切加以欲威力端正好設為言增恚毀欲於丈夫不以輕為輕求猒為用猒大王當知此設習愛欲棄恩愛轉增長譬如飲醎水於時彼仙人為王方迹講為說辛苦偈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脩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衆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尒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晝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尊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屈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匃於是女人即為施設饍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挑興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為動志在放逸著婬蕩女口出要業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分衛比丘觀其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為亂迷惑情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為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婬意則亂為婬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顏貌端正姝妙好一一觀容無等倫吾意志願共和同　時婬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見恚貪婬反以清淨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善把罪豐隨其來言當折荅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時飲食來香華好衣服若干種供養尒乃與人俱　於是比丘以偈荅如頌曰　吾無有財業觀我行舉動以乞匃而立所得者相與　於是婬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何為立志求難致如卿所作無羞慙驅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遣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啓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鼈婬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忘願婬女願不從心適見折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遊其江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邊見樹木有

此獼猴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月日日如是親之不懈則起婬意心為迷惑汗染纖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遊叢樹間戲扶搖吾今欲問毛滑澤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荅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為國王子有聰明今卿何故而問我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荅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心懷恩愛思想尒以是之故而相聞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之我處樹不應與我共合會假使欲得與我俱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荅曰　吾所服食以肉汁菜粟甘美勝果蓏不當貪求不可獲當為汝致衆素果　尒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何為求我不可致如今觀我無羞慙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尒時獼猴今婬蕩女人是鼈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觀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此趣有來人輙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輙下鬚髮尒時之世有盜惡人濤掩之子遙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越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無以自濟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爾爾稽首為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知者為欲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憤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荅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欲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沙門者多獲衆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荅曰唯諾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雖作沙門受教書儀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犕時不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山巷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衆人荅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今

所取物在於獨處悖撿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黠聲內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悖撿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取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以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特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彼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尒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欝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欝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無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賈客衆人之導從其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悟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爽無有麁獷巧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迹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

別戒定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婬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遍行索不知所湊觀帑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婬女俱飲食此悖撿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數叱說偈　非是賢君子外貌似好華不可色信人及柔爽美辭觀察舉動行外現如佳善明者當遠慮共止當察試乃知志性惡悖撿子揚聲吾時不棄捨譬如雜毒食云何無返復亦復薄恩情智者不與俱雖救令當捨我時適見之信敬見欺侵非賢現賢貌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今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悖撿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等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衆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養前世亦尒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無無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述者而往說經或處星饌而為說經或獲衣食世俗諸饌為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遙見乘騎時諸仙人往啓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仙人聞之普薩即時呵遣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住不貪典籍其聽受者亦不應宜

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計之兩墮落說法不得理聽經不解義於世俗難值神仙講道誼以俗衣食供無知歎說此服食粳米飯上美肉全供以依聖賢誼欲論解典籍遊志在閑居飯食採菜粮是名所歎樂神仙歎此法道德寂所歎法利為梵志威儀自調伏無得樂非法知節而少求捨家行分衛寧以此業活無得違經典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具和上者今比丘衆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及履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麁衣食即惡食意中悋惜父母窮之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嬈有所求索所作慳貪悋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貴持本治生時或能生誠或不生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

世尊告比丘且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爲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曰某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蓽撥諸藥及胡椒樹蓽撥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相其如假使春月藥菓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菓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呼喚呼衆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呼嗟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爲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蓽撥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呼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處在於香山諸藥樹成熟呼喚是我所聞彼呼喚聲餘鳥皆集會衆人取藥去我所鳥懊惱如是假使人積聚無量寶既不念食飲不施如斯鳥縣官及盜賊怨家水火等奪之或燒沒如我所藥菓不能好飲食牀卧具亦尒香華諸供養所有皆如是既致得人身來歸於種類命盡皆捨去無一適其身是故當殖德顧念于後世人所作功德後世且待人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吾前爲放逸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我所鳥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脩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脩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即行慈心愍哀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輭辭而說頌曰意寂相異殊食魚若好服從樹來下地當爲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仁者有四腳我身有兩足計鳥與野猫不宜爲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吾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不欲得餘人惟意樂在仁君身現端正顏貌立第一吾亦微妙好行清淨童女當共相娛樂如雞遊在外兩人共等心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吾不識卿耶是誰何求耶衆事未辨足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既得如此妻反以杖擊頭在中貧爲剝富者如雨寶親近於眷屬大寶財無量以親近家室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息意自從卿青眼如惡瘡如是見鎖繫如閉在牢獄　野猫以偈報曰不與我同心言口如刺棘會當用何致愁憂當思想吾身不臭穢流出戒德香云何欲捨我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汝欲遠牽挽凶弊如蛇虺棲彼皮柔輭尒乃得叙申　野猫以偈答曰速來下詣此吾欲有所誼并當語親里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吾有童女婦顏正心性好順禁戒如法護意不欲違　野猫以偈答曰於是以棘杖在家順正教家中有尊長以法戒爲益楊柳樹在外皆以時茂盛衆共稽首仁如梵志事火吾家以勢力奉事諸梵志吉祥多生子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天當與汝願以梵杖擊卿於世何有法云何欲食雞　野猫以偈答曰我當不食肉曝露修清淨禮事諸天衆吾爲得此智　野雞以偈答曰未曾見聞此野猫修淨行卿欲有所滅爲賊欲噉雞木與菓各別美辭陽喜笑吾終不信卿安得雞不噉惡性而卒暴觀面赤如血其眼青如藍卿當食鼠蟲終不得雞食何不行捕鼠面赤眼正青呼喚言猶特吾衣毛則竪輒避自欲藏世世欲離卿何意令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柔端正皆童耶當問威儀則及餘諸功德諸行當具足智慧有方便曉了家居業未曾有我比我當好洗浴今著好衣服起舞歌聲音乃尒愛敬我又當洗仁足爲其梳頭髮及當調謔戲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吾非不自愛命怨家梳頭其與

尒相親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野猫今彌遮比丘是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爲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共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尒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端正姝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惱云何當爲此人作婦何異恐鬼當奈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覩知六情妖異蠱道懷妊男女産乳難易懸濟十方蜎飛蠕動蚑行喘

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閑彼豪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詣二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之無辭以對五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壻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父許我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為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猶懷害佛告諸比丘尒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眞之道為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為撟湿時佛遥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猒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

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息愍傷衆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彌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愍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飽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竭鼓摇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衆人大會僉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根山故作此令使得無怨適更令已衆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神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度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邊侍人從持器來吾欒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欒水以精

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欒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賫還國中觀遂寶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尒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群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栴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伎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以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無形尚可汙染佛以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

齧繫魁綖魁即墮地衆會觀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手即勅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勿得尒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眞珠枚數甚多既圓明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尚欲諧偶有一男子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怨我前買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由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為父法則為母諸比丘衆以為兄弟本以道法而為沙門遵脩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慈哀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怪為未曾有時佛徹聽往聞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尼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

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菓飲水時念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
使至無爲時與一鼈以爲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誤鼈數往來到獼猴所
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婬蕩不節即問夫壻
卿數出爲何所至奏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以獼猴結爲親友
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
謂爲不然又瞋獼猴謗誅我夫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
劣着牀其壻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勿復勞意損其醫藥
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
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爲夫婦同共一體不
念相濟反爲獼猴誠非誼理其婦適夫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來到
君所頓仁不枉屈請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答曰吾處陸地卿
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答曰吾當負卿亦可枉儀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
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
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掛樹不賫持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
踉歡喜時鼈問曰卿當賫肝來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踉踴躍爲何所施獼
猴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掛在樹共爲親友寄身託命而

還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爾時鼈婦則晏志是鼈
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百
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
藪四人爲主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菓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
行採菓水漿懈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恚謂其侍
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爲幻呪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
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𨁂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仙時食之
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屐𨁂足而坐寶屐墮
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爲幻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
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很多遍觀察之見幻呪子特有貴相應爲王
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尒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衆內童子答
曰吾爲呪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讖書符合尒則
應之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殯必禪尒位
童子答曰唯勿廣之恊令靜密設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畢
尋逃遁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娉求賢士以爲國貴羣臣議曰

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遶
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還啓羣臣惟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
羣臣百僚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浴五時朝服寶冠劒
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
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
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令
果前誓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
藏珍寶乎婇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
一曰飲食進止衣服臥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
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
枉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輕慢重臣羣臣忿怨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
與國臣耆舊參議偏信乞士遂令傲慢陵侮羣職鄰國聞之將爲所嗤以
致殘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
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
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幻
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之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羣臣以

何罪罪之答各進曰或云髡黥之或云黃之或云支解或云臼擣或云五
杌截耳劓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哀衆生之類不害蠕
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糧驅令出國羣臣奉詔即給衣糧遂使出境獨涉遠
路觸冒寒暑瘦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
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
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無所能化當令田作輒給奴子
及犁牛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無聊欲自投
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屐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
母必費嗽食梵志困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屐上之可獲寬恣則賫屐
還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屐其價難貲吾還王意以屐奉
之懲答可解尋還王國以屐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豈願得原赦王曰善
哉王即納受內之幔衷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
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對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
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屐以示羣
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
海不可赦也獻屐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緉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遣梵

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肘付犂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寶屐本何從得奴子俱行亦得屐處至于水側過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屐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屐以此華上之黨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失王意雖獻一屐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進退彼國王者是吾弟子每待愛敬同食坐起參詳云何一旦罵之為呪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聞捐示樹下則王先身為侍者時供給仙時坐翹一腳感結而終寶屐墮水一隻著腳便自取去梵志取屐稽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群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達是也佛說爾時莫不歡喜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

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綺縠珍妙異衣見帑藏中綺寶好物貪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千後日遂當慴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纔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輿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馳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闇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豎執炬擲薪人衆擾鬧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持令釀屋詣守備者微而沽之守者連宿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孚因酒瓶受骨而去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斯賊狡黠更

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衆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呼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杌如是連宿數數不變守者抏猒睡眠不驚甥即乘株到彼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豫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呼邊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嗚就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嗚就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嗚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將賣餅者授餅乃嗚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嗚之不憶是賊何因因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酤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臥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忘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

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甥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齊整王即勑外疾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數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侍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尒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實尒是也王曰卿之聰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耶是婦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稍至城東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夾數衆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東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暢疑者羸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脩梵行得觀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卻坐一面敢問占謝叉手白佛者損讓者遂見黙者却往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答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具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恩愛志求無猒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尊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答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著貪求無猒斯輩之類遂于五陰或作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憐俸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婬怒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和沙門梵志已離婬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猒答佛言吾

等觀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無所求宴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為變恩愛之著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樂燿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宴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觸意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癡又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為清淨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陁竹園中。尒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劣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諄那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昳時從宴處起取鉢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諄那沙彌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賫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諄那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啟事脩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諄那答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那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

修法。所以者何。諄那音曰倅本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賫衣鉢及舍利弗告賢者阿難汝意諄那念舍利弗比丘賫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哀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賫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賫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有妙辯才講法無猒其四部衆聽之不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以尋音答報一切能通智慧為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慼不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恩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尒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人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尒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

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憂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但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脈卒墮則現缺減視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衆僧今取滅度衆僧感減應當滅盡無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黠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黠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黠佛告阿難是為脩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衆聞經歡喜受教而

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舍
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猒以子之憂狂
亂失志棄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顧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觀汝形於時是
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
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甫為聞
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猒今以命
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顧來見我何所
求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
所愛必致惱患尒時其人聞佛所說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
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尊
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
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耨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
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呞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
是之比大比丘眾五百人尒時賢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座

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覩此已至
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眾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舍
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
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來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
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樹
為甚樂哉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
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答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
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于快見
為諸四輩講說經典祖擧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
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由
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叢樹為快樂哉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
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舍
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宴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衆人而不
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樹
之間則現雅德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
樂哉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

而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觀於天
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在高樓閣從上視
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觀見
三界無一罣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
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
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惟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
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
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
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脩勸人專脩自身戒具三昧智
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受法義開化說經於
法無猒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　又
舍利弗問大目揵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
盛其香芬馥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
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
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巖谿谷
通過無礙出無間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陸地處於

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燄如大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
不轉令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擧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
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尒時目連問舍利
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
柔爽悅人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制心
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
人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
洗浴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少之隨其所欲欲得何衣衆寶瓔珞香華
妓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臥起牀褥悉得自在如是目連
制心不隨亂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
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叢樹則現奇雅尒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揵連賢
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宜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
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答曰惟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
我等之類各演所知今故啓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語舍利弗賢者阿難
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
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脩梵行能分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

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
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
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尒之所說所以者何令卿天眼觀見
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尒之所說所以者
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
哉半呵尒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經義演說
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
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淨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
所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
他人善哉善哉目揵連得大神足無量大尊自在分一身萬萬還合一能
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
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昧恣意所服佛
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
聲叢樹為快樂苦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更悅人在音聲樹而
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鉢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
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

鉢洗其手足獨坐宴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
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座起輒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座
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曰博聞持法微妙
最分別經典解法義為無央數而講說有志閑居樂獨處內自觀身外勸
化執御樂禪身自行遵修世尊博聞教有在宴處若樹下其目清淨無所
羲麟除身病四百四觀見衆生若干種宴處樹間德如斯譬如師子遊山
谷獨處閑居猗寂靜止足解脫隨類教處在宴處德如斯若在天上及梵
宮若揵沓惒及人間普能至彼無所礙處在宴樹德如斯淨妙智慧普解
人心得自在諸根定一切知足棄諸惡處在宴樹德如斯如是上人說微
妙各各講法隨所知所演善哉順上最往詣世尊叙所說其天中天無礙
辯音聲如梵寂志尊其諸神通普平等尊師應時開慧門彼時世尊曰除
雲因此興教聽吾言如諸比丘所應行宴處樹間志奇雅貪諸微妙多少
求最勝分別其心行著衣持鉢威儀則其行如鳥遊虛空其有能脩如此
妙聖不興嫉無懷害得志寂然去塵垢處在宴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
大弟子天龍鬼神阿
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姜金和
寫書官中書臣關鉞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　徽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九庚

行

贈行 西漢情閒陝會宗傳朋友以言贈行 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之唐李端詩客行贈馮著　旅行雖別路日暮各思歸欲下令朝淚知君亦濕衣宋張舜民畫墁集送人出城同過周少府贈行者　欲解舟維岸將行客倚欄主人誇意厚親起具盤飧溪柳低含雨山桃重怯寒何時浮小艇同訪橘州灘宋黃山谷外集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二首　迎新與送故渠已不勝勤 別本云傾城迎五馬財力已三勤漢書黃霸傳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三勤見穀梁謂民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法言曰民有三勤此借用其字 民貫腰間綰公寬柱後文 漢書龔遂傳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又張敞傳弟武曰吏民滑狀且當以柱後惠文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 諸郎授賜沐高會惜臨分 別本云同僚欲賜沐徹飲惜臨分漢書石奮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高會見上注謝承後漢書曰王奐爲漢陽太守范丹於道候別之奐曰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過之詩臨分不女離有路即歸田去國要千里分憂即近君 別本云肯即追嚴助還歎借寇君　能爲天子分憂即與在朝廷無異老杜同元使君舂陵詩序曰當天子分憂之地効爲陽詩受繞時分久分憂政未成　老惜交情別追隨車馬勤 老杜詩惜別到文場漢書鄭當時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追隨見上注 臨朝思共理治郡復斯文 漢書成帝紀曰臨朝淵默貫竊傳功名顯於治郡時共理見上注斯文謂以儒雅飾吏 訟息常休吏民貧更勸分 漢書薛宣傳曰及日至休吏傳僐曰振廩勸分 西湖十頃月自比漢封君 歐公自楊過潁有詩曰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又紀貨殖傳曰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漢書貨殖傳曰秦漢之制侯封君食租稅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王質雪山集李南卿西歸求語以贈行山谷僞云八萬四千關捩子與君一箇鎖匙謹以奉贈　之子何方去荆江上渚宮頗知君筆力能嗣我宗風境熟拈來是心圓觸處通贈之一轉語吹

了萬年功　宋陸游渭南集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 元立陳後山送蘇公許損
　嘉榮東西川此別不爲遠徘徊陵雲寺決去未遽忍登高望故人煙
樹參差見懸知今夕夢不隔重城鍵平生相從意百年有未滿結巢青城
雲期予在歲晚　董霜傑先生集次韻丈約贈行　歸買農疇一飽休鳥鳶
儲肉且身謀偏舟欲趂曉潮發別袂莫煩樽酒留松菊有情供好夢氣埃
無賴犯征衣明年驛使相逢處還折梅花寄我不　廖行之省齋集將歸新
城鄉舍邀賦詩贈行　請君吟詩送我歸我歸雖作半月期馬頭黄埃且
百里村店白酒占雙旗只今柳絲東城路萬縷方作青青垂歸來應未及
飛絮自取春色開脩眉　吳澂支言集再韻酬蘭谷贈行之章二首　立身
後孔孟交友尚陳雷生意同春草清陰借夏槐兩閒雙電月萬劫一風灰
珍重無金贈來詩更險嵬　天闕生初月江濤吼怒雷日邊雨從霧水東
火焚槐去去行舟柁溫溫煬竈灰面南瞻斗柄仙嶠峻崔嵬 王惲秋澗先生
集和伯氏別元老贈行　相見還如相別時杖頭明月舊相隨五亭溪下
西風靜六合沙邊夏日曦洗鉢又辭香積飯傳衣仍是香山兒要須桑下
無三宿不爲淮南塞草衰　王十朋梅溪集次韻王景文贈行四絕　聖主
龍飛白首郎謨蒙親擢與南牀言多妄發汲長孺心不敢邪蘇世長　天

涯行客正悲秋更向鶴孫愁處愁 峽中有山名鶴孫愁 歌聽竹枝劉刺史
詩懷慶朔范饒州　吾道從來自不孤果蒙好語慰榛蕪孜孜相勉惟名
節官職何須校有無　君年方壯我頹蒼敢以宗盟論雁行孝子忠臣公
論在送行詩似少陵章 廉文靖公集道人鄭子明別幾十五年近來訪中
聽其言既爲釋之矣仍以二絕贈其行　總角逢君意似同壯年心跡自
西東山中兩訪歲云暮咎語丁寧要不空　闊步長趨有坦途凌煙元不
畫清虛明窻洞徹六經音真見衡門披鶴書國朝何橫菴集得請歸故山
伯良以詩贈行次韻　我生性放曠夙抱岩谷姿齒髮去已遠憂患來無
涯斷絃不復操誰能覓鍾期斂迹就迂懦傷時但歔欷盛年靡自悔東帶
效驅馳虛聲蹈危路造化真小兒府檄俄見徵病軀強追隨戀辭告郡守
我實身衣綫雖慙頻閬走未免王衰思十載卧丘壑幸無當路知棲徊出
城郭慷慨從此辭笑領即長路飄然忽如遺嗟君秉高志利祿非所移乎
生擅雄銳此日甘衰遲念彼千里道風波浩淒其林泉有清致嘉遯寧自
肥絅懷古君子出處必以時章甫雖適越我冠豈期宜丈夫貴永決寧效
岐路悲歸歟成三老勿作長別離　宋晏同叔詞贈行 滴滴金　梅花漏泄
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邊白念時光堪惜　蘭堂把酒留嘉

客對離筵駐行色千里音塵便疎隔合有人相憶　晁次膺詞贈行 朝中措
　短亭楊柳接長亭攀折贈君行莫恡樽前無語大都分外多情　何須
苦計時閒利祿身後功名且盡十分芳酒共傾一夢浮生　向千鍾酒邊集
紹興辛未中秋王景源使君乘流下蕭灘檥舟從陸鄰林老人以長短句
贈行 浣沙溪　樽俎風流意氣傾一杯相屬忍催行離歌更作斷
腸聲　衮衮大江前後浪娟娟明月短長亭水程山驛揔關情

餞行

元劉文簡公集陽丘尹中君餞行序　始余宦京師識太常協律中君仲
和甫善鼓琴尤善斲琴聲籍籍也余後歸歷下而廣平霍君清臣提刑山
東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余謂惜不得中
君見也又十年中君來爲陽丘過齊南而余適在焉喜曰枯桐乃遇乎即
以委君君曰嘻異材也乃離爲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并余余請絃之遂
鼓之君煉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中君於斯技其至者
也余因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宓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絕絃
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胡顯晦不侔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寓
道也曰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遵微而難知難遵
則向者寡難知則聽者怠茲非所以顯於古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嗚

呼琴之晦久矣知琴者加少矣而中君終日斲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
乎終日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足以取乎
亦見中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有以得之矣器存則道存器忘
則道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非之況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
可以去乎故終日斲之而終日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在其人吾
賦知乎哉以觀之則伯牙孫公和陶潛不可爲而不爲己者也中君不可
爲而爲之忘己而爲道者也忘己而爲道者幾人哉君之爲邑簡而靜平
而恕善而不伐忘己而爲道也符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
歸書所感以送之庶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既望序丙申歲也　又
解録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窮山海之兒而右襲土壤
之富時則有宣慰有提刑有轉運有勸農以泰莅其上而朝廷四方之使
日旁午其中出入閭閻自爲一都會雖屬邑數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
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之責隨至隨應而勿敢失者則唯一録司焉
故官遊之士視濟南司録爲劇任伈伈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其人以
故或久缺或久任不得以常調節也渤海解君安卿以至元二十二年由
近侍屬來爲是職逮今凡六閱歲上下無違次之失無絲毫之嫌大率君

之為治以明察果毅抑強梗靖獄市以寬小民之力以嚴勵信必謹期會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密勤劬伺幾微審動靜以盡其事上之禮嘻解君可謂理劇之能者歟令來言曰某不佞既占仕籍亦思有以自奮然求其所以終免於戾者而不可得令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告之曰子知鏡與紉乎夫鏡鍊之精則明可以走魑魅然未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夫紉淬之至則利可以斷象犀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以鍊而紉固已淬矣顧吾子悔其既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名保其利使利益銳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剸割者於子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售無傷缺之患無蠧蝕之虞廓乎有餘矣然吾子之勳業如級而升高其詎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日劉某序

又陽丘尉高君餞行序　蠧生則木不遂螟生則禾不實盜之於民禾之螟木之蠧也故一縣之制令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盜以除民之螟與蠧者也螟蠧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則怙威以肆暴飾巧以縱惡曲構旁延扶痛攖痂資以自利者比比也巽健卒鷹鸇然所至之鄉攖噬狼藉至雞犬不得寧民之患之蓋有甚於螟蠧者矣除螟蠧而甚焉尉之責望豈顧余來陽丘聞高尉文本賢因與之

游而得其詳尉儒者家屢空不憂其乘機靜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裹糧以行其捕縶訐治一質諸理吏卒喋立不敢置一語指蹤進退惟尉之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闔境帖然三年無螟蠧之患噫高尉可謂能塞其責者矣今將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咨嗟涕洟顧留而不可得乃胥而視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之責也吾尉之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吾人之幸也余於是益知高尉之賢而士夫之嘗與游者皆樂為歌詩以美其行使余為之序

又題金監司餞行卷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化黜姦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公通議入參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議事之列見公坦然溫郁綽有餘裕而其詳審慎靜有不可及者其論事該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害畏無名倖援本窮末必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其猶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餞公篇什遺余題余得其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端雪降學勸而習俗革安地震之變而民生復完輟歸塋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無遠近扶倪攀留號呼嗟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余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繼極整飭內外乃參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饑告余又嘆曰公之此行其必闡中書之議擴平陽之政而活其人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傑曰夫升高必自下有開必有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為江西幸將必天下幸也然則清風遺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于平陽卷末因為公贈丁未十月日題

元蕭道源順齋叢藁洋州宣差餞行序并詩　洋為州雖褊爾之區比年以來守職者往往以黷貨亂政民羣譁之竟得罷去故洋隨號為難治至元癸巳秋乃聞郡監宣差承直公座以不及期之任今例當先者閩州之士夫耆宿等狀其行事愬于部使者請留之部使者雖不敢廢格聽其留然實異其得人心之若是條民之辭且薦之洋之士民有來者試詢之咸曰凡治吾州者未始公見也其廉以律己惠以及人脩舉廢墜消弭姦慝方安其政未朞而輒去是以不忍夫字我則父母毒我則仇讎吾民初何容心哉余聞之仰而嘆曰嗚呼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不誣矣於是思一識公而未果十月之晦會于寓館話至曛夕洞見肺腑觀其膽合義理其通經之士有以服砥礪廉隅雖立節之夫有弗愧然公出於西陲豪貴之胄宜以弓矢狗馬為心飲酒烝羔為樂而所為乃能若是豈非天資之美有大過人者歟今國家惠養元元簡賢登俊公又從方壯之年往當任使則是行也將見居位日崇施惠

日普宜洋之民有不得專其賜矣　四字廉能與惠慈不騷學問出天資關河昔滯來時限父老今深去後思雲闕丹心行色動霜臺華袞薦書馳懋勳試問洋民道絕後光前更有誰

宋鄧紳伯詩次韻餞行吳孔叔除服參部　君到西湖四月天酴醿過後藕花前却看梅子垂金彈恰映楊花鋪白氈擲帽衰耽無復戴著鞭祖逖有誰先姑蘇儻見平反使生遊休言有此篇

徐安國西蜀集次韻周彥安餞行詩二首　僑居久矣共依僧薄宦俄為小桂行轉盼已成千里別贈言何止萬金榮子游不自知焉用侯喜多歷秦有聲必待顯兒了公事始容揮手賦歸耕　又雖任叢林不似僧久知吾道要躬行足成易傳君堪羨進主詩名我與榮幾向三冬陪國論豈容百里墜家聲祇煩占護東皐在準擬歸來欲並耕

袁易靜春堂集酧城中諸友餞行　天寒黑貂弊明發戒徒侶揚舲下脩垌掛席眺回渚狀流蒼鵠亂駕浪輕鷗舞故人執我袪眷眷河之滸顧慚來仕數多謝迎送屢昔時賢達士屏跡遠城府龐公既冥棲邴生亦遐舉泊吾何飃飃風塵厭馳鶩遄歸屏贈言高誼邁前古予傷暫離索我歎恒羇旅浩歌徹玄雲夕陽曀微吐

雲南志畧李景山過安西遇禮部主事郭文卿撰歌餞行　馬上逢元日天涯見故人雪華官舍酒煙樹霸陵春欲寫風光好還驚

柳色新明朝重回首夢裏過三秦

贐行

元劉文簡公集賈濼州贐行詩序

始予掾秋官燕人賈君允升甫方弱冠實同予事與其精詳雅重愛焉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八歲知讀書能事其母益嚴予嘆曰是篤於自立者其必達乎後予遷省臺或仕或已而君亦仕于上都于吏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其聲之至乎予耳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實居幕賓有以民田獻言宣徽稅外可歲斛米二萬石者宣徽以聞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民既勞弊可動搖乎朝廷惟弗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敢聞君毅然曰即有責允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敢君則徑躡聞之事果不行尋又以省檄北土民口十有二萬當分置其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爾民轉輸出入抵益勞耳不若隨其所置之爲便又皆弗敢則又徑聞之又從之於是太原之人額項戴君矣入掾中書奉使諭思播思播從命贐以金幣帛五千餘緡辭之所偕曰聞此應受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吾爲名耶竟不受而還予每聞之輒爲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能之耶庸詎非向予所謂達乎大德乙亥冬予自濟南入翰苑遇君于京師喜與語移日而最聞有加焉已而告予曰允頃由提舉寶源出知濼州

今當養老母來矣辱先生舊顧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子豈予侍者然子又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即子之所有者而告吾子之人得名當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已矣吾子以襁抱之孤卒使慈闈無爲疾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脫百姓之患思播之潔白自持使遠人聳然知朝廷之尊不既忠矣乎雖然孝無終始而忠有小大蓋所履益大則事益大事益大故忠益大忠益大則名亦隨之矣濼右挹甸畿左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土川陸相錯物饒而俗龐蓋恒有水旱寇攘之虞而重以徵發供億之煩事已大矣而皆專於子此豈一幕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使子之潔白者彌而恒之子之剛明者擴而弘之以施諸其事則爲忠當益大而名亦益大矣名益大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見其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於是搢紳先生聞之皆樂爲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爲之序　又書邵知事贐行詩卷後濟南郡治之東百里綉江之湄余別墅在焉大德甲辰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果行屏居綉江漠然與世隔獨聞郡幕有知事邵君文卿者聲籍籍然乙巳既臘余被召過濟南見邵君坦夷溫郁而意

甚謹余留一宿而北歎曲未暇也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鄒山王公僉憲廣平□□所贈序引詩什□示徼余言余謂邵君鄒山袁居內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溫恭外臺爲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練事強力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綉江者爲可驗矣二公之言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進達變化由今而後有不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迓其方來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之知者在吾子加力余復奚言哉丙午十一月既望書

促行

武陵圖經志柳文有和竇州李二十八促行之詩蓋是宗元爲銷去述所作也禹錫有郴亭詩序尤詳

子厚詩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劉禹錫詩　雲雨江湘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祖行

宋寇準巴東集秋氣凜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行　洪府多佳致師今欲此行寒山連楚遠白浪浸吳平煙雨經秋迥霜鴻入夜鳴到時春未暮開聽鷓鴣聲　朱晦菴集彥集兄再適臨汀惠顧蓬蓽賦詩留別眷予良勤次韻祖行亦不盡意　勝喜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壯觀勝頻違決欲橫薄須不嫌春筍束廉聲要比玉壺清柱車披翰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遠行

三元延壽參贊書書云大霧不宜遠行宜飲少酒以禦霧瘴昔有早行者三人一人食粥而病一人空腹而死一人飲酒而健酒能壯氣辟霧瘴也又詳見立子山居備用遠行觸熱用冷水洗面生黑䵟成目疾事類全書禳遠行法　遠行所在有邪魅但至宿所在望空劃九龍符則厭諸邪魅精怪不敢動符式

卌

白樂天長慶集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商山險峻路屈曲甚盖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涵瘴煙之蒼蒼其中閒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況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蹇霽兮不見勝涉泥濘兮僕夫重膇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彷徨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煢煢兮愁夜長況大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予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溫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

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咼其鉼忘投山舘以寓宿夜緜緜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俟東方之晨光戢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宋景文公集遠行詩　原野一起忽山川亦紆餘匹練迷征馬孤蓬伴客車江楓極目外隴水斷腸初行行不顧返秋露泫人裾　又　楚人巧悲秋分作四種戚最極有遠行百感攢霧聽林鳥戢和啅乇雲䫻慘色客久歸念長年驚壯圖窄撫物盈近嘆驅騑摧遥惻曉斗亦告勞垂杓卧樓北三先生文集將有遠行走筆效江西躰贈叔嘉　我非無伴侶少壯皆黃泉獨我成小巫何人呼大禅有時欲覧月誰與為飛仙萌芽一二輩世俗輒變遷之子器可語猶如火未燃淮浙有同調已鮮青䝤錢沈逵雲巢集遠行　少年事遠遊迢迢指岐路遥天值秋宴煙光澹如素寥落淮南山影入楊子渡出入二十年久嗟韋帶悞老來感節物此意誰與愬獨知擁毳坐無復晨征路胡文恭公集遠行　古有悲秋篇遠行第三句人情重辭家客意倦長路征馬涉前岡栖烏集喬樹慘淡層陰生號呼勁風怒匣琴徒自携杯酒與誰遇衣帶緩於前衣香非復故　陳子尚遠行衰年憚遠役畏途況多艱天寒集霜霰涉歷江與山江山行人稀蕭條歲將闌飢烏鳴嘈嘈飛鴻何翩翩淒風吹落木陰霾翳長原觸物動鄉念避人迯世患瞻望隅丘壠憂思傷肺肝生子不逢晨老矣復何言唐百家詩元季川古遠行　悠悠遠行者羈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第舍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別離縱遠當白髮歲月非今時何況異形容安須與爾悲元陸子方集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丐余一言余與翁游視其季猶姪也為之言以厲其志　我生髮未燥汝父以詩鳴覆患涉世老䅶義尤峥嶸晚乃得二雛美不減徐卿季也雖弱冠詩壇將父兵愈湜氣如虹俟門識奇英下馬呼小友相顧各自驚緑耳不受羈歷塊千里行分臺栢森森霜氣壓百城汝游何所挾兩字直而清夠進年倍壯靜退事能更欲令從雅揜端肯逆脩程遠游重垂戒顯親須揚名但罪化緄志足慰䛊積情王沂伊濱集贈呂復仲善遠行　至友不多得嘉會難可常李斯西就秦鄒生遠遊梁抽毫備賔客發策干侯王公子重乇遂馮驩趨孟嘗子方賂史渴千木辟踰墻夢想數子遊結言思佩纕時哉不吾與太息起徬徨拔茅彙同進空巢羣無良況復此為別何以有杜康琴箏既杜從趙瑟亦更張揮絃變宮羽目送鴻鴈翔　柳耆卿安公子遠行中呂調　長川波瀲灎楚鄉淮岸迢遞一霎煙汀雨過芳草如染區區携書劍當此好天好景自覺多愁多病行役心情猒　望處曠野沉沉暮雲黯黯行侵夜夜色又是急槳投村

店認去程將近舟子相呼遥指漁燈一點黃叔美詩周嘉會遠行　聞道周公子今春過許州百年看野史雙鬢托孤舟風土青山古英雄憐犬秋豈無遺白淚相對話江鷗

閑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閑行　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河頭冰欲銷黃鸝坊名烏鵲河名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蘇子官橋大數鴛鴦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　又　五十年來思慮熟忙人應未勝閑人林園傲逸真成貴衣祿單疎不是貧專掌圖書無過地遍尋山水自由身儻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宋邵子擊壤集閑行　圜圜正蕭然行吟遶澤邊風驚初壯後葉墜未霜前衰草襯斜日暮雲扶遠天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　又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　投吳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閑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顛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寶肆愛人珠貝重憂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夢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岐陸放翁詩閑行　出户莽悠悠東西本不謀阻溪因小涉逢店得中休鳥沒千山暝蟬吟一院秋詩成還自笑信筆謾䆠搜姬知常雲山集閑行　策杖信心行忘機犬不驚蹊雞蟲唧唧高樹鳥嚶嚶物順陰陽變人隨造化營草萊無盡藏蘭蕙可憐生曾肇元豐類藁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烏啼綠樹穿花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己事儘從多難見人情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江湖集盧祖皐閑行　春風入小畦數日綠陰齊把酒尋花飲將詩就壁題鵝兒嗖嫩草燕子集新泥望見垂楊好閑行過水西江湖後集安晚堂詩覺際閑行　斜逕轉山腰平疇露稚苗雲低松挾長雨足浪宣驕宿鷺翔孤嶼歸僧脫斷橋倦餘成小立新月掛青霄宛陵群英集汪天驥夏日閑行　偶爾行行去山家掩半扉暫來松下立苔色上人衣國朝僧宗泐詩閑行　林下可逍遥閑行意頗超幽花不礙路偃木自成橋度嶺何須屐斟泉豈用瓢無媒甘老去愛爾草蕭蕭宋王質雪山集水際閑行笛家弄　凌亂敗荷既佀沙莞又如泥水顛倒旌旗鄱雕餘花欹謝又佀烏江騅兮不逝虞兮奈爾凋柳蕭騷又如軹道故老何頹對因緣斷時節轉自然如彼自然如此水邊沙際蘆花搖曳喚住行人寥花嫵媚引翻遊子又佀江都酣夜廷秋建業望仙結綺月下心飛

風前胥醉共蘋花得意今看昔後看今未一回頭已百彈指

同行

宋張文潛宛丘集離蘄陽守風林皇方慮風壯晚未知所止俄頃風息一時頃宿富池作詩示同行　老怕風波見輒驚賴逢談笑慰危情縱觀雲嶺屏風合坐見濤江鏡面平淹速人生難預計險夷世路不須營塵埃老作東州守得得扁舟作此行　又離富池望廬山是日入夾口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　山秀江清三百里與君三宿一扁舟飲殘桑落溪雲暮卧冷桃笙楚雨秋舟隱長江逢夾口眼明五老立雲頭幾年澤國行將遍歸與親朋說舊遊　鄒道鄉先生集追涼晚步邂逅張雲卿文輔王子正三進士同行　巷僻門多掩難豚散不收後先携衆士笑語入汀洲太尉廟前面冠芝亭上頭曠然無障礙誰羡爾公侯王君實躍軒集歲暮呈同行蔡實甫　人生聚散類團沙偶得膴膮餞歲華竹杖徐行忘了著村醪小酌勝如茶鄉情喜似輕千里詩味相投各一家便好扶携玉京去孤山深處看梅花字溪陽先生集艘人悞同行錢文作詩解之　蹊下當年甚可羞身藏寶劍豈無謀暫時俯首時人去贏取堂堂萬戶侯　又自反仁而自反忠芳蓮開向大光中同君九萬搏扶去薄盡浮雲出大空

獨行

程子訓蒙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然不難得只要得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多時了唐白居易詩獨行　閒誦黃庭經在口閑携青竹杖隨身晚花新筍堪為伴獨入林行不要人江湖集王同祖獨行　終日長廊獨自行幻身未信一絲輕自家心緒忡忡急枉恨鄰墻搗練聲劉公是先生集獨行　南山半雲雨天氣雜暄寒野興宜獨往春愁無定端鳥聲來靜聽柳色入遙看却謝芳尊酒悠悠誰與歡趙蕃淳熙藁獨行五首　獨行曼曼遠江湄正是春風日暮時折得芳馨無所遺寄懷空誦碧雲詩　春風浩浩水橫波水遠灘長可奈何送盡碧雲人不見折蘭求若自行歌　登山臨水送將歸覽涕無從日向微水遠山高動千里春風浩浩客吹衣　所思終不見渺渺政愁余試向江頭釣怕逢雙鯉魚　烹魚得素書欲讀字半漫上如說相思下如祝加餐李莊簡公集城北江岸獨行成此詩居人皆竹籬茅屋無壁可題歸而書于此　散策江村路柴門欲訪誰榕根盤古岸藤萊蔓殊籬未辨遊春屐閑尋敵手棊天涯隨處好莫作楚囚悲元曹伯啓漢泉集郭西獨行　落魄綈袍一褰驢當年阮籍哭窮途真搜盡日無佳句時復憑高望八區　又莫獨行

莫獨行風雨慘慘兮夜不得明道有石坂兮使汝車敗而馬驚山有猛虎兮水多暴鯨任重遠遠兮無欲速其小程莫獨行莫獨行聊可以俟同志之反生元張伯雨詩獨行　春泥未成沙曳屐柔且平春風不鳴條振衣涼且輕我意本靜愜中林便獨行松蓋無曲景水樂皆泉聲踽踽迫前岡悠悠度斜阮老樵眼如猶見我不問名直贈金光草疑是古先生姬知常雲山集獨行　印破玄玄得縱収須看毫末盡天遊忘懷物外求難犬恒眼從人與馬牛有質揮斤無犯鼻無情隨䟽不回頭寥寥月白風清夜江海飄飄一葉舟

西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西行　衣裘不單薄車馬不羸弱藹藹三月天閑行亦不惡壽安流水村硤石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常聞俗間語有錢在處樂我雖非富人亦不苦寂寞叅僮解絃管騎從携盃杓時向春風前歇鞍開一酌趙鼎臣竹隱畸士集美之得免西行喜甚以韻見報國賀之美之嘗許候得報即置酒故見於卒章　喜報征車已罷休解鞍聊足放眉頭異時安石難高卧此日相如圖倦游花恨春遲方半吐雲欺風弱未全収正須翹䕺相料理萬斛舟中試柏浮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西行　縈繞西行入亂山白雲深處換征鞍著花著雨相爭秀彙碩迎陽一半丹鞅掌未能逃物役乾坤何處託身安苦臺東蜀情無恨那更秋風作暮寒中州元氣李純甫送肖晉卿西行　上馬能擊賊下馬能草檄肖郎負此文武之全才當卧元龍樓百尺屏山閑畫眼中人磊落深沉只識君冷官不受人料理柱笏時看西山雲與君嘗談秋書閣百二秦城錦相錯第恐羌兒或弄兵今日始知先一着自有龍圖十萬兵請乘一障終權輕初聞召至青油幕袖中已草從軍行相國渠深古來少想見智囊談未了賀蘭鼠子不足平底用西征出師表涼州久苦寒煙埋今年定見玉關開凱旋只在春風後趁取閑閑登吹臺元胡祇遹紫山集送彥才叅政西行　翩翩海東鶻舉翮數千里埜毛萬仞山得食青冥裏栖栖場圃雞竒大不能起一飽不暇營啄啄拾螻蟻君才班彥遠洗劍西海水老我馬少游將迎心已矣舉盃送君行茲行誠可喜長才當大用豈徒封爵美我朝際天覆書車一文軌沙磧吾近郊誰能作邊鄙以君經畧材須君勞尺箠邏列拜馬前微垢不煩洗西寧金氣猿三鉄榆斗米

東南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

葉滄湧似乘槎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啁哳蠻態笑睢盱水市通闤闠煙村混舳艫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成人男作卝事鬼女為巫樓閣攢梧桷隄宣蘋販夫夜船論舖賃春酒斷瓶沽見果多盧橘聞禽悉鷓鴣山歌猿獨叫野哭鳥相呼嶺徼雲成棧江郊水當郛月橋翹柱鶴風帆颭檣烏鼇礙潮無信蛟驚浪不虞鼉鳴泉窟室蜃結氣浮圖樹裂山魈宄沙含水弩樞喘牛犂紫芋羸馬放青菰繡面誰家婢頭頭幾歲奴泥中採菱芡燒後拾樵蘇罷賦愁烹鼈盤腥厭膾鱸鐘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氣序涼還熱光陰且復晡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徂憶歸恒慘澹懷舊忽踟躕自念咸秦客嘗為鄒魯儒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轆轤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崔杜鞭齊下元韋轡並驅名聲逼楊馬交分過蕭朱世務經磨揣周行竊覬覦風雲皆會合雨露各霑濡共偶昇平代偏慙固陋軀承明連夜直建禮拂晨趨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厨議高通白虎諫切伏青蒲栢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竽戈劍星芒耀魚龍電策驅定場排漢旅促座進吳歈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歌鬟低翠羽舞汗墮紅珠別選閑遊伴潛招小飲徒一杯愁已破三盞氣彌麤軟美

仇家酒幽閑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論笑杓胡碎談憐鞏嗉濡李酣尤短竇廋醉更蔫迂舉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 骰盤卷白波莫走鞾馬皆當時酒令 籌併頻逃席觥嚴別置盂滿巵那可灌頹玉不勝扶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廐駒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翻身落霄漢失脚到泥塗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 予自太子贊善大夫出為江州司馬 時情變寒暑世利筭錙銖即日辭雙闕明朝別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 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潯陽明年冬杓直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韋大牧開州 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邘 商山險道中有東西二邘 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江關未徹警淮寇尚稽誅 時淮西未平路經襄鄧二州界所見如此 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 東林西林寺在廬山北大姑小姑在廬山彭蠡湖中 廬峯蓮刻削湓浦帶縈紆 蓮花峯在廬山北湓水在江城南何遜詩云湓城對湓水湓水縈如帶 九派吞青草 潯陽江九派南通青草洞庭湖 孤城覆綠蕪 南方城壘多以草覆 黃昏鐘寂寂清曉角嗚嗚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殘芳悲鶗鴂 音啼決見楚詞 暮節感茱萸蕊坼金英菊花飄雪片蘆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幾見林抽

荀頻驚鶯引雛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臾眇默思千古蒼茫想八區孔窮緣底事顏夭有何辜龍智猶經醢龜靈未免刳窮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况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漂流隨大海鎚鍛任洪爐險阻嘗之矣棲遲命也夫沉冥消意氣窮餓耗肌膚防瘴和殘藥迎寒補舊襦書牀鳴蟋蟀琴匣網蜘蛛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兀兀都疑夢昏昏半似愚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萬里抛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瘧今春席八殂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 去年聞元九瘴瘧書去竟未報今春聞席八殁久與還往能無慟矣 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頷白髭鬚

南行

朝野類要仕宦得罪而南行者蓋二廣多是瘴煙遠惡及水土惡弱之州縣江西亦或有之所以貶於其處也 唐羅鄴詩南行 腊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粘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遍短船歌月醉方歸 張曲江集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誰聞有物役乘此更休閑暝色生前浦清輝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呂温詩吾徐北至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桂江帆又開魂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欷悅看殘景殷勤祝此杯衡陽刷翮待成取一行

廻 宋僧子勝詩送徐慶隨侍南行 榮侍出皇都南游是舊游已無為客恨况免到家愁帆影移吟榻山光接去舟憑君勤志節莫負帝王搜 呂居仁詩避寇南行 何處田園不是家儘扶衰病過天涯山村酒熟人人醉客路春濃處處花敢道嶺南無賊馬側聞江左尚胡沙囊空說倒君休笑亦有新詩伴齒牙 雲南志畧大理南行德常作 地隔西南遏不毛萬重山外黙蒼高玉門東覲思超華河尾西營笑我曹戍役有緣惟報効邊城無敢較勤勞方今幸際太平日閒讀羲經與呂韜 姬知常雲山集紫峯老師南行 乾坤徹視一蓬廬變動不居遊太虛觸物昏明承影似從人俯仰桔槹如洪津浩汗橫慈艇古道崢嶸運德車多少步趨瞠若後絕塵奔逸到華胥 又 阿師先得箇中真紫蓋峯前舊主人呼吸一風號萬籟圓明孤月照通津北臨燕薊光塵混南渡梁園草木新到處不煩吹暖律從容寒谷為回春 李莊簡公集趙丞相過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史官會話論修史事恐它時不免南行坐有一士云若有此甚當從行今日到此音問也不通退作小詩 平時盡道相隨去度嶺何曾見一人賴是隨身有孤影燈前月下却相親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送文叔南行 李子敦純不入時而今失志又南歸縱無手內毛生檄自有囊中萊子衣

未得忠貞罷聖主且將甘旨侍慈闈鷄鶵不忘衛天志直待三年更一飛又送德淵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正此時暴吏猾胥諂君日開緘三復味予詩張西巖集送李元謙南行撲魚子　悵交游曉星堪數今朝君又南去獨留倥偬奔忙衰儘耐風波塵土私自言也自笑一毫於世曾何補欲歸未許謾縮首隨人強頻苟祿此意亦良苦　揚州路總是曾經行處夢中淮岸江浦年來事事多更變猶有舊時烏府君莫住說正賴兩三吾輩相撐拄悵自無羽翅萬里秋風雲間孤鶴落日下平楚

北行　宋文天祥遺文集杜句北行八月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初一日哭母小祥於郢門外初九日至徐州弔項羽故宮地登黃樓基讀子由賦十一日至沛縣縣有歌風臺十五日至東平府十七日至高唐州十八日過平原二十日至河間府二十一日至保定府　浮雲暮南征前出塞我馬向北嘶白沙渡荊棘暗長原園官送菜子規晝夜啼客居清秋望不極野望中原杳茫茫成都游子悵寂寥桔柏渡下馬古戰場遣興浮雲連海岱兗州城樓寒蕪際碣石昔遊落景惜登臨杜侍君江樓人烟渺蕭瑟北征平野入青徐兗州城樓桑柘葉如雨昔遊信美無所適成都況思情延佇兩乾坤幾反覆蘇侍御渙乘凌惜俄頃渼陂西南臺懷古視平蕪遠懷令人發深省奉先寺游子無根株贈李四文世梗悲路澀送程錄事關山雪邊看秋行官望愁思胡笳夕喜達行在所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北行　慘淡豪華窟神精造化功星霜辭曉日桃李趁春風芳草千山合行人一徑通夜來驂太白寒色欲搖空中洲集周昂北行　卸鞍休馬倦解索罷驅鳴細雨侵衣急長郊入卧平溪喧看水滿山黑厭雲生莫惟龍行數應知欲洗兵　北歲頻分甲今年賀息兵競誇新戰士誰識舊書生北塞甘長別南天欲遠征二年迎復送空媿泰州城劉文貞公集元劉秉忠北行　道路無情人有情百年將半已飄零和林又指三千里輜重先行五十程日射遠波沙共白煙分疊嶂草方青從春入夏天多旱一雨如何遂發生謝枋得詩北行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應知食可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陸游劍南續藁舍北行飯　飯飽消搖信所之芡塘蘋圃過遊嬉梧楸凋落風高後瓜瓠輪囷雨足時犬喜人歸迎野路鵲營巢穩占低枝晚來懶復呼童子自掩柴門上廣廖　又蔓絡疎籬草滿塘飽嬉聊復步斜陽一霜脈變千林色雨潰新犂百畝荒野寺僧殘尚鐘鼓官堤舟過見帆檣歸來笑補空囊課寒日誰知亦自

長嫌知常雲山集郭子淵北行索詩時在通州　此別燕山第一程路川氷雪送君行道人簡事為繁事對客無情似有情踰穴但宜容埶物搏風從此奮鵬程神遊八極無窮盡未卜何時會玉京　又送彭宗道從師北行　此別何堪思鬱陶君達若土學盧敖鶴先有意時常嘆雲本無心勢轉高致遠不疑容展驥解牛何慮澤吹毛宗師猶爾釣竿用健泛瀛洲釣巨鰲　樓攻媿先生集送蔣峴若水使虜北行　曾為假吏到燕山送子長征不作難故國能無歎黍秦中原應欲觀衣冠黑甜軟飯宜加愛紅皺黃團正可觀行矣勿為兒女戀指期良月待君還　廉文靖公集董近禮北行邂逅愛溫恭油然起傾𢌿論交領未適忽作觀光士明堂集衆材豈伊舍喬梓一為報家兄思親心尚邇容容先生小藁彥達北行求詩以送繼先中丞　每愛伏波孫胃中黑白分律人言太苦兄我意殊勤憲府方汲迹名場看策勳中丞求士急鄉里最知君元滕玉霄詩送友人北行為心齋　丈夫意氣橫九州五花馬上千金裘笑將斗酒為濯足白眼不作窮途愁當時百鎰五十鎰辭受雍容無着迹從來歷聘得端木未可算孫讓貨殖詩書納鑿古已然後來愈降愈可憐少陵騎驢三十載東坡先生無一錢薊門天下如天遠馬瘦車羸足生繭風沙撲面雪如席史記牆習自奇褰君行領有驩龍珠宗廟何當置瑚璉畫船烏帽西湖春黃金散盡容愁新貴人輿馬一朝貴琴士得此終其身東家未辭西已嚥談談北方肯此人　又送楊善堂北行　吾為使君酌此酒何其英雄落落空皓首鄉里小兒未識字走馬看花歎老醜豈知英雄有晚遇誰能閒置如處女偶然用之固如虎不然不用不為鼠使君談笑氣如虹何人不在月旦中便無廣文五斗給豈顧季子千金空并州白雪蜀江水安得無情憐老子向來五馬總專城此日孤蓬行萬里陳秋岩詩庚辰春再隨賀北行二首天地蒼茫闊其如旅況何水鎔河水濁沙接塞雲多土穴居黃鼠氈車駕白駝栖栖無所樂遠近聽朝歌　又　四更催蓐食結束鬧北憐人去留殘迹車行擁後塵雲開還有月風冷不知春辛得孤裘在溫存逆旅身丁繼道詩送王文卿北行　君取功名易我知途路難閩藩榕日駿廣海植霜寒故友傳書問新詩作畫看明朝除日至報我在新安陳杰詩送萬平埜余秋山被薦北行　朔雲垂天埜四平著笛叫月山秋清金臺此日燕萬里綿蕞當年魯兩生衛路屏營詩少味江關蕭瑟賦多情西風瞽眼纏魚繪一夜相思聞雁聲胡祇遹紫山集送王善慶北行呈侍御飛卿　壯年飛奮經綸志千里懸懸父母心固頓便親供養米敢為躍治不祥金無

施不可才堪惜較短量長識更深自有栽培桃李手歲寒臺栢貯清陰
又送王文蔚北行　騏驥萬里足芻豆非所急志士百年心不在升斗食
貫理政事書王通太平策忠悃三愛君惻楚重憂國所懼非飢寒此志竟
誰識此生何多幸乞言辱前席良玉宜三獻兩足不可惜去去持素學青
雲展長翮勿為圖一官遐門不寒乞程雪樓集送李生北行　白玉堂容
四海黃金臺貯千年好去江南年少董風一路朝天李庭寓菴集送裴子
法北行　足為區區萬里行知君雅志為蒼生聖朝若問經邦策好草囊
封勸罷兵元趙子昂春盡北行留別吳一脩撰　萬柳千花拂酒旗南陵
北苑草離離居容關下泉鳴咽又是東風欲去時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送
人北行南鄉子八燕作　足馬赴嚴宸將謁青雲上致身不是男兒容易
事風塵水遠山長愁殺人離別若為情雪暗西山
淚滿巾還憶夜來分手處天津桃李無言各自春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十九庚

行

脩行

盤山語錄師云脩行人行藏任分取舍隨宜低下為心中正為則審動靜之源節視聽之用一斬齊一念真常永劫綿綿乃無變壞善誘文經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脩行拜見我我為記慕淵海晉沙門慧遠於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於般若臺精舍立誓同脩淨行俱為佛國之遊本傳廬山記云因號白蓮社遠十纏之繁縛祛五蘊之塵滓丁煉賦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顧餘跏趺便終夕柳文四祖數十年中脇不至席主峯律銓韓流澗泉日記亘古今無男女貪財好色外方可脩行其它好言妙語只是誤人據知常雲山集脩行何處最相親清淨無違達本真妙理亘初元具足幻塵消盡復渾淪靈根秀發隨時現大用全彰逐日新若向一邊求所得到頭虛妄不關身事類金書元城先生語錄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不可少則鼎必覆矣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致佛法亦從而詆之所謂佛法皆無足采非也蒭蕘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蒭蕘之言乎

三教歸一圖

道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儒　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

釋　圓覺真如　與生俱生

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違名為妙道

視聽言用耳目卒不能逃耳目之用必使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出入定中神自在圓光正覺莫思馬存無守有常為樂永卸教君達聖仙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測之之謂神

圓陀陀光爍爍明了了活潑潑如百千燈光無壞無雜

脩心寶鑑
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夫人在陽則舒在陰在慘因詳之一身之中日有善惡所涉善事類屬於陽所謂君子也所涉惡事類屬於陰所謂小人也別而白之足可鑑焉

陽之類二十四

焚香　讀誦　齋戒
公忠　正直　孝義
仁慈　謙遜　忍辱
節儉　淳素　恬靜
好生　修鍊　欶嚥
勤恪　廉潔　喜樂
賑濟　聰快　調暢
康寧　遠聲色　薄滋味

陰之類三十二

好殺　嗔恚　強梁
殘害　暴虐　五逆
諂佞　邪僻　貪濫
私曲　阿黨　侵欺
偷竊　驕僭　誑妄
詐偽　悄鄙　毀謗
冒瀆　狡猾　罵詈
怨恨　憂愁　躁撓
賭愽　慳悋　臭穢
昏濁　慵惰　勞苦
多嗜慾　耽酒肉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苟能鑑悟自勤是習諸善屬屬於陽類從微至著積而成德所謂受之以益必增算而延年德業大者出三界不受輪迴中者入洞府充仙官下者隸地府為真宰大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鑑之前目常須警戒無令沾遠迷而自犯是習諸惡屬於陰類從微至著積而成賤所謂受之以損必折算而取亡罪業大者入地獄中者墮畜生下者為厲鬼

長者李公

成　壞
異　總
同　別

一字六相

李長者華嚴經合論歡喜地六相義此一字中有六相一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善見者得智無礙總持門於諸法不滯有無斷常等障可以離情照之可見此六字義闕一即理智不圓是初歡喜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故此六字有三對一總別一對二同異一對三成壞一對總不相離不可廢一留一亦不可雙立雙捨總是斷常生滅今以人類之餘可准知

少傅晁公

真覺

覺字三說

晁少傅法藏碎金錄覺之一字予有三說隨其淺深而分也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靈凡有身之所觸無不知也二者覺悟之覺謂一切明哲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辨也三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前二覺名曰俗覺一凡一智後一覺名曰真覺入神之見亦名正覺大覺圓覺謂十方三世之中無數之物無不見之也無數之事無不知之也

鍊性訣

修真術

西山記真人曰雖常服餌而未明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也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耳因遺寶書八字於塵凡中含六十四訣反覆循環自有無窮之玄理神仙傳純陽真人周遊三界誓度百人遂以至道之妙旨留題連環八字於青城白石山石壁之上開悟凡夫肉人儻默會此理縱未能沖舉上昇亦可度厄延年長生久視

息命經

觀心頌

修行記凡欲養胅先須養胃凡欲養胃先須養心凡欲養心先須養神凡欲養神先須養氣凡欲養氣先須養精凡欲養精先須養性凡欲養性先須養智是謂息命之經也

大藏經東震初祖達磨尊者示相南天竺國王之太子於諸法性頓得通量傳道時至隻履西歸主正法眼藏以妙悟發真度越聖凡者只此二十字身正論四大皆有義諦

謹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乾卦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凡發言行事苟能有戒以加謹又何有過累之愆乎贊曰

謹之為法防患未兆動先審思言化樞要如人肯征前驅兼轡進不憂虞險夷必照

儉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耻病盖儉可成家而有常足之樂贊曰

儉之為法誠貪節用在德曰恭在寶曰仲素履無欲清風可頌知足常足前賢所重

忍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公藝所以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意謂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睦雍矣

王龍舒以為佛家五戒即儒者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婬禮也不妄語信也

戒

不飲酒以全性智也苟自利忘人亦為不仁微事失宜亦為不義言貌無法亦為非禮有己不盡亦為不智應人謬誤亦為不信五常之當戒如此儒釋之教豈有異哉

鎖猿心　放下心

心

傅大士

猿心頌

由來心相本無形
逐境如猿譔得名
用意羈縻終莫測
但能息合自然平

龐居士

放心頌

誰知只這一點心
累劫衆生被他使
若還將起萬緣生
放下全無些箇事

悟此心　去蛇心　養性自警

心

佛

了禪師

悟心頌

外看三點如星布
中有橫鈎似月斜
迷則披毛從此得
悟之作佛也由他

朴和尚

蛇心頌

外談佛事若堪跨
執料中藏毒似蛇
憧解反將心應口
羅根隨滅福土華

穎昌來師釋光生蘇榮納祿真達士也作此園以與醒迷人驚四世俗凡過一歲終書一晝於方根中書滿則一百二十歲也然則頻視此闔養性自警底紀妄想則延生之妙旨至矣盡矣

菩薩修行經亦名威施長者問觀身行經　西晉河内沙門白法祖譯
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及衆菩
薩五千人俱皆尊菩薩神通𠢕達權慧變化遊于三世導利一切莫不蒙
濟於時舍衛國大城之中有豪長者名比羅達晉言威施與其城中諸大
長者詣祇樹給孤獨精舍前至佛所即皆稽首繞佛三帀問訊世尊却坐
一面於時世尊以無限達因問威施及諸長者族姓子等發何志乎諸如
來耶是時威施并諸長者即白佛言吾等世尊集坐靜處競有念言佛世
難值人身猶然得脫離世間亦甚難吾等竊議為用何乘而至泥洹當以
聲聞緣覺乘取泥洹耶大乘普智泥洹脫乎時吾等舉心便發言曰志願
無上乘泥曰身不以聲聞緣覺脫也吾等世尊志願發心無上獨尊正真
道意以斯法故來奉如來云何世尊菩薩大士内性常欲應於無上平等
正真尊覺當學何法而應行住唯願如來垂惠普慈以無極哀散示疑結網
時世尊告威施曰善哉善哉諸大長者乃能改俗捨世之榮樂發無上正
真道意觀諸如來又威施等勤聽思念當演說之菩薩大士行得無上等
最正覺志作所應及其覺法長者威施并五百人即皆叉手受教而聽時
佛告曰是諸長者菩薩大士發行欲應無上正真等最覺者心向衆生當

建弘普無極大慈志習念行勤執無捨進學無忌是乃應於無上覺道又
諸長者若有衆生分其所受身口意惡彼行非故命終墮獄故諸長者天
地聚合集以衆苦向諸網見衆生之類存心大慈勤志大悲守習學行尊
精如斯其身不著衣被飲食於諸利養意亦不貪以諸所珍樂盡施惠念
彼衆生慎行戒具忍進定智如是長者菩薩大士欲發無上正真道者當
習觀法乃應身行爾時威施及諸長者吾等世尊當修身三口四意三念
法菩薩大士云何應觀身行法則爾時世尊告威施等如是長者菩薩大
士有四十二事而以觀身作是觀已離想結縛身心意識縛著吾我貪身
壽命濁亂諸非應使除盡是時威施及諸長者受教而聽佛言菩薩大士
觀身汙穢本為不淨觀身臭處純積腐爛觀身危脆要當毀壞觀身無強
當歸碎散觀身如幻諸大變化觀身惡露九孔諸漏觀身盛然婬欲火熾
觀身燋然興恚毒火觀身愚冥癡冢毒盛觀身羅網恩愛結縛觀身如瘡
衆患纏繞觀身可患四百四病觀身穢宅受諸蟲種觀身無常神逝歸土
觀身頑愚不達體法觀身危偪毀落不久觀身無賴常懷多憂觀身無堅
老至苦極觀身無信飾僞純詐觀身難滿受盛無厭觀身巢窟受衆色愛
觀身貪惑迷著五樂觀身昧冥意懷喜悅觀身無住生死種異觀身識念
懷想衆賤觀身無反拯養會離觀身衆食狐吞狼爭觀身微闇展轉無數
觀身係屬飲食所盛觀身巨視膿血臭滿觀身致滅趣非常法觀身如讎
恒多怨害觀身熱惱常懷憂結觀身聚殃五陰所誤觀身苦器生死劇痛
觀身非我衆緣積聚觀身無命男女會散觀身為空根受諸情觀身無實
譬之如幻觀身虛僞其現若夢觀身僞惑為如野馬觀身詐欺其喻響像
是謂長者菩薩大士四十二事觀身行法其不觀者或著貪身心神意識
由之起滅其有菩薩如是觀已受著身命貪愛吾我疑垢倒謬及諸欲樂
有常之計皆悉除盡遵志守一不惜年壽如是逮具六度無極斯謂長者
菩薩大士以滿六德權化流布疾得無上成最正覺於是世尊重加弘
演說身行法而歡頌曰　得為人甚難值　無以身造惡行　要會死棄
丘冢　狐狼食或爛壞　僞欺我愚常惑　專興念貪色欲　是身求無
返復　晝夜受諸苦痛　因衆苦以成惱　身雍滿盛不淨　常困極於
飢渴　夫智者豈貪命　常受身終無厭　強畜養劇親厚　為見色犯
衆罪　彼緣是受獄痛　身不能如金剛　無以是造惡業　雖久存會
歸死　時興信念佛世　假長久養育身　甘餚饍及香華　會飢渴不
恒常　雖勉勵當何益　更劫數因還值　人雄尊佛之世　常發信莫

犯非　或墮三受苦毒　其極壽億千歲　勤自勉如救火　況其壽百
歲者　倫縱身造獄殃　若有念想吾我　得入身甚為難　當極意恣
五樂　且自娛焉知後　斯之樂不永久　諸苦毒至不遠　當速離諸
慳貪　可得應大福作　財非財譬如夢　強以此僞衆生　時一有或
便盡　明智者不吝財　若如幻化色惑　現虛僞華鮮采　是欲財詐
欺身　愚濁惑隨顛倒　以衆苦致福財　用身故念興想　財非財五
家事　有何智為財惑　謬順隨妻與子　王勢強奪聚則　覺無常了
如此　終無意樂利家　恩愛聚致苦惱　無貪惑著家獄　父母財身
妻子　皆留在行自當　有貪惜不自覺　惟恐財隨我滅　愚頑者力
求財　有知慮信無貪　慳不信不可從　極自卑如兒僕　外爊貪内
熱諂　諸聖賢所不詠　談書籍或詩頌　以惑衆若婬女　意麁獷性
暴弊　諸慳人多妬嫉　貪狼性無親友　現卑謙強親人　惟為財習
追苦　智慮者莫信之　順財故興此事　乃造起毒害心　是故智當
省察　棄離慳妬邪事　金珠寶諸珍奇　因福祚得致之　為斯故興
諍訟　制是意整以法　時可值人雄尊　慈氏佛上如來　乃當有金
寶地　焉知後在向生　欲五樂純虛僞　愚迷惑欺詐意　欲若如夏

盛熱　坐野馬困疲勞　貪目色欲惑已　婬發醉失意志　從習欲隨
顛倒　當何時值佛世　從九十一劫中　世乃有佛尊覺　山須彌燒
壞滅　後何緣當得值　海伏池枯竭乾　天地焦水無餘　欲熾然亦
如是　有何智當著欲　諸聰達明智士　當察知居寂滅　有何貪婬
可樂　解是義不入網　觀行習法之最　莫戀屍塚因獄　著恩愛貪
濁意　不能免獄苦殃　有妻子會離別　所作行當自受　便獨趣隨
苦毒　彼無有代痛者　斯三界惱之甚　莫若如妻與子　本受時規
與樂　迮成憂罪惱根　緣受三惡道苦　毒心酸慘痛生　若當被諸
惱根　妻及子無代者　勿以父遺惡行　及與母諸親屬　阿鼻痛無
免救　且莫如身行善　閻羅王獄卒地　彼不問父母事　兄弟妻子
親友　惟語卻身善惡　以得致身人身　遭遇值不念惡　斷滅衆殃
罪行　除改前不善事　已濁汙自防護　莫信作無報應　彼法王當
散說　分別了行清淨　身種作行自當　縱放意隨墮惱　身所造即
獲殃　譬喻之影隨形　當其受苦痛時　父母親不能免　及善厚無
代者　是故智無戀欲　其欲脫獄楚毒　及衆縛枷鎖械　當勤念捨
離欲　速行法世雄教　衆火熾多惱根　火之起而常然　何懸達而
樂是　墮大火恐難中　在家者憂利時　居俗業營妻子　有是衆萬
端慮　何智慧不捨家　十力教甚可樂　無種栽取苦根　駛癡子無
是志　但惑家墮地獄　天地間專惑者　興念想我妻子　愚頑意謂
常存　不知之幻化身　當佛世尊說是法時威施之等五百長者應時
逮得柔順法忍從得忍已神通備具達知去來聖智弘妙慧無罣礙明曉
衆生意志所趣欲發起衆生一切會者觀心之故即說偈曰　快哉為大
利　衆利之最上　其有發心行　求佛菩薩者　大乘心可樂　但欲
安衆生　為人修橋梁　志樂大乘者　衆生愛樂彼　類像衆欣觀
其有興發心　志求菩薩道　諸發菩薩心　種德於福田　深樂菩薩
者　得為三界明　隆聖菩薩心　踰越諸衆意　一切悉備足　能度
諸衆生　吾等快得利　愛樂興斯心　值佛能仁世　師子最正覺
得逮聞是法　菩薩觀身法　志即樂大乘　獲致於柔順　時佛便笑
世尊笑時五色光出從口中奮輝耀晃昱色色各異遂至無數光明普徧
十方諸土威影覆蔽一切釋梵日月天魔宮殿之明當其佛笑及還光明
諸天龍神并世人民七萬二千見佛神耀暐曄之變亦皆自覺被如來明
安育其體各於座上忽然悉得無所從生法樂之忍其餘無數皆發無上

正真道意然其燄還繞身三帀而其威光忽從頂入爾時賢者阿難白佛
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安度衆生道教洋洋終不妄笑今者何因興發威顏
而欣笑耶善哉世尊如來降德愍念一切無量諸天及世人民皆使得安
富生禽獸蜎飛蠕動莫不蒙度願尊開解敷演笑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
汝見長者威施之等五百人不唯然已見世尊告曰是諸長者在過去諸
佛植衆德本從發無上正真道意如是阿難長者威施五百人等却後當
更七十六劫不墮三苦然後成佛當同一劫劫名勇猛皆同一字其號名
曰華言藏王如來無所著平等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各各所度
極至無量是時阿難重白佛言唯然世尊甚深妙哉未曾有也如來散說
是之弘奧無極要法是經名何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曰菩薩修行
亦名大士威施所問觀身行經又斯阿難是觀要法過去當來今現在諸
佛致道弘化無不由之吾今成佛有身相好化于生死亦因此法當善書
持諷誦讀說開示一切佛說經已賢者阿難大士威施五百人等諸天龍
神及世人民聞經歡喜皆起叉手為佛作禮文殊師利巡行經元魏北天
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於日晡時從自房出在外寬處大
衆圍遶恭敬供養而為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彼一切五百比丘
行住之處次第巡行遂到長老舍利弗所見長老舍利弗獨在一處端身
而坐入禪思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見長老舍利弗已而語之言大
德舍利弗汝入禪耶長老舍利弗言如是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為未寂靜欲令寂靜汝入禪耶為先寂靜何所寂靜汝入禪耶大
德舍利弗汝依何禪為依過去為依未來為依現在為依內外汝入禪耶
又舍利弗為依身禪為依心禪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此禪義諸
有一切見法樂行諸有一切心不散亂如是正念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
弗汝得彼法耶彼法是何法為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　長老舍利弗言
文殊師利不得彼法為有何法若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復次文殊師
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離欲法我依彼法如是入禪文殊師利言大德
舍利弗何者離欲法如來為彼聲聞人說大德舍利弗依而行耶　長老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比丘如是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乃至依心
行如是等應知文殊師利如來為彼聲聞之人說此離欲法我隨彼法依
彼法行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如是說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
在行乃至依心離欲而行如是等者大德舍利弗若彼諸法過去如來無

未來如來無現在如來無此法如是無大德舍利弗今者云何作如是說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以無法故則亦無依復次大德舍利弗過去如來未來如來現在如來無人令住無處可住若無住者依不可得復次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謗如來何以故真如無念亦無所念真如不退真如無相復次大德舍利弗過去真如不可得未來真如不可得現在真如不可得乃至心真如不可得如是等應知復次大德舍利弗更無有法在真如外而可顯說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住真如已然後說法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真如非有云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大德舍利弗彼法亦無云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如來亦無何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一切諸法皆不可得諸佛如來亦不可得又此可得不可得法如是二種皆不可得如來非說亦非不說何以故大德舍利弗如來無說不可說言此是如來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當有何人受如是法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人不取有為法界不悕涅槃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人不得過去之法不知彼法不得未來現在之法不知彼法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不見染若不見淨若無心取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非我行非無我行非取捨行如是之人能受此法如是之人則能知此所說之義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為何所知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此無所說亦無所問為何所知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說法太深信此法人甚為少耳文殊師利阿羅漢人學無學人尚非境何況一切愚癡凡夫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阿羅漢人亦非境界何以故阿羅漢者無諸境界阿羅漢者無住無處名阿羅漢不可得說名阿羅漢以無說故名阿羅漢何以故無為無住名阿羅漢彼阿羅漢何處境界阿羅漢者非名非色愚癡凡夫分別名色何羅漢者於彼名色不分別知名阿羅漢阿羅漢者非名分別非色分別愚癡凡夫亦不可得凡夫之法亦不可得阿羅漢者亦不可得阿羅漢法亦不可得若不可得則不分別若不分別則無所行若無所行則無戲論若無戲論是則寂靜如是無行亦無戲論寂靜之人則不取有亦不取無非有非無如是不取若不取者則無所得如是之人離一切得無心離心住聲聞法如是應知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法已時彼五百諸比丘眾從坐而起捨離而去作如是言我不用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我不用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何以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異我梵行是故應捨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說此法義意豈不欲令諸眾生法義乎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大德舍利弗　長老舍利弗言云何令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訾戲論誹謗而去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此諸比丘如是說言我不用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我不用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如是說者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此諸比丘善說此語何以故以無文殊師利童子故不可得如其是無不可得者則不可見亦不可聞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此處者亦應捨離如是說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住處亦無彼若無者則不可近亦不可捨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說此法五百比丘聞已迴面既迴面已復向文殊師利童子說如是言文殊師利說如是法非我能解　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聞之人應如是學諸比丘如是法者非識所知非智所知何以故法界法爾故法界如是無念無退如其彼法無念無退非識所知非智所知諸非識知非智所知則非所念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聞之人應如是學若如是學佛說彼人得最勝法是世福田應受供養說此法時彼諸比丘五百人中四百比丘不受諸法盡諸結漏心得解脫一百比丘起於惡心自身將墮大地獄中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仁者說法非護眾生而失如是一百比丘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佛言汝舍利弗莫如是說何以故舍利弗此一百比丘墮大喚叫地獄受一觸已生兜率陀天同業之處以其得聞如是法故舍利弗此諸比丘若不得聞如是法門定墮地獄一切盡已乃生人中以其得聞此法門故應墮地獄一切受業得為少受舍利弗此百比丘彌勒如來初會之中得作聲聞證阿羅漢得盡諸漏如是舍利弗聞此法門所得福勝非修四禪非四無量非四無色三摩跋提何以故若不得聞此法門者則於生死不可得脫我說彼人生老病死悲苦憂愁號哭懊惱不可得脫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甚為希有文殊師利乃能善說如是法門成就眾生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真如不減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減不增何以故彼唯言語無人可依無處可依非依不依大德舍利弗如是不依即是菩提如是菩提即是解脫若依法者是則分別若知非作亦非非作即是涅槃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文殊師利童子所說真如不減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減不增不染不淨爾時世尊為顯此義偈重說言

說過去未來　現在

世諸法　言說非是義　此非相無相　若相若無相　皆無所分別
隨分別故得　分別故無相　若分別有為　則分別涅槃　彼皆魔業
黠慧如是知　陰如界唯名　不生滅無相　若觀察分別　彼則不
觀察　黠慧不分別　行境界如空　若分別則取　不分別不取　分
別取則縛　不分別則脫　若知如是法　彼人名智者　如是人得盡
名不分別智　有智故說智　智說二皆空　若人如是知　彼人名
智者　寶滿三千界　布施所得福　若人聞此法　其福過於彼　布
施持戒忍　神通無鄣礙　億劫常修行　不及聞此經　若知此法門
正遍知所說　得聞此經已　一切得如來　如來既說此法門已十
千衆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百比丘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爾時世尊即授五百比丘佛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於星喻劫皆當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法華如來正遍知　世尊說
已文殊師利童子長老舍利弗天人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說已歡喜奉
行**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　爾時普思
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悟入如三摩地佛言善男子
如無悟入是名悟入亦當如我修菩提時之所悟入普思義菩薩白佛言

世尊云何如來所修悟入惟願說之佛言善男子往昔有王名曰金剛髻
珠在於寂靜園林之處結跏趺坐正念思惟如是住時於座右邊忽然出
生一大蓮華其華微妙衆寶合成所謂龍繞堅固栴檀以為其莖閻浮檀
金以為其葉摩尼寶珠以為其鬚甄叔迦寶以為其臺爾時衆寶最勝蓮
華臺上忽然化生悉陀太子結跏趺坐安詳而起下蓮華臺於王右邊膝
上而坐爾金剛髻珠大王歡喜愛念悉陀太子即將太子及八萬四千王
子供諸彼佛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聽受正
法得聞如是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已得五神通云何名為
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爾時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
當為演說即此枳羅句金剛句法句印句理句相應句密句持句承事句
轉句馳走句速疾句顯示句明呪句說此品句已繫縛衆魔枳羅繫縛印
繫縛句繫等一切諸句悉入慈句無所諍論是名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
心品三摩地是彼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演說善男子汝知之不昔
稱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者今楞伽摩羅耶山城是其摩尼寶金銀所成
世界是彼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佛剎善男子是金剛髻珠大王
曾於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日光明王如來佛剎作千世界轉輪聖王豈

異人乎即金剛手菩薩是善子是髻珠大王於其剎中為轉輪王有百億
子豈異人乎今十方諸來菩薩是皆為聽聞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
三摩地法故善男子汝應知之時薩婆悉陀太子有二十八大丈夫相皆
得成就何以故我身即是悉陀太子曾於髻珠大王微妙音聲園苑之中
其王正念端坐思惟而於右邊龍堅栴檀甄叔迦寶蓮華臺上忽然化生
即往彼佛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所得聞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
心品三摩地法門從是已來我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如來所承事供養
為聞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未曾忘失從彼已來經無量億那由他
千百劫常憶念以三昧力故一劫憶念百劫百千劫我亦憶念未曾忘失
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我亦憶念乃至億那由他百千劫
亦常憶念於一如來所憶念百如來千如來百千如來乃至不可說不可
說如來俱胝那由他如來亦常憶念於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已
得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法門未曾忘失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見諸清淨剎　金寶海莊嚴
摩尼淨土王　號曰金剛髻　有大自在力　統領千世界　乃至十千
界　更無能過者　具足千億子　能破諸怨敵　皆具二十八　丈夫

之色相　朝参大王所　王子那由他　歡喜園林中　池榭悉嚴麗
莊飾諸寶具　為供世間燈　見在諸如來　平等咸勸請　普眼大導
師　是最為初首　我親奉承事　為聞正法故　次有普賢佛　次有
華燈佛　次有金剛燈　次有大燈佛　次有最勝燈　次有法燈佛
次有功德燈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幢燈　次有財燈佛　次有髻燈
佛　次有寂燈佛　次有妙燈佛　次有聲燈佛　次有香燈佛　次有
味燈佛　次有月燈佛　次有日燈佛　次有威光燈　次有蓮華燈
次有摩尼燈　次有蝎闇燈　次有姓燈佛　次有種族燈　次有世間
燈　次有法王燈　次有勝燈佛　次有殊勝燈　次有梵光燈　次有
光明燈　次有因燈佛　次有然燈佛　次有新燈佛　次有積燈佛
次有智燈佛　次有賢善燈　次有戒燈佛　次有忍辱燈　次有精進
燈　次有禪定燈　次有般若燈　次有施捨燈　次有大慈燈　次有
大悲佛　次有大喜佛　次有大捨佛　次有正住佛　次有功德住
次有威德住　次有勝燈住　次有最勝佛　次有議論佛　次有梵處
佛　次有人間佛　次有天王佛　次有大乘佛　次有最勝等　佛子
如是等如來名號各於一劫中出現於世我皆承事如供塔廟皆為希求

此三摩地佛子次復彼諸劫過復過十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剎土微塵等量於大劫中有佛號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最初出現我親承事爲希求此三摩地故次復有號金山髻如來次復有法界摩尼金剛山頂燈王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號金山摩尼峯日髻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離垢摩尼燈如來次復有法界摩尼金剛頂燈如來次復有金剛王如來次復有虛空等摩尼金剛如來次復有福德山金剛號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種族燈王如來次復離垢金剛燈手王如來次復金剛燈如來次復有金剛如來次復離垢光明金剛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精進金剛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俱利奢金剛如來次復有金剛髻如來次復有俱那含金剛如來次復有金剛藏如來次復有金剛月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海月如來次復有菴俱舍金剛如來次復有普遍摩尼金剛髻如來次復有那羅延金剛如來次復有離垢月如來次復有法愛如來次復有法真如來次復有法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月如來次復有甘露金剛如來次復甘露華如來次復甘露名稱如來次復甘露日如來次復甘露光明如來次復甘露出現如來次復法輪音聲光明出現如來次復雷聲光明如來次復有震旦香如來次復善香如來次復善光如來次復

普藏如來次復有普頂如來次復有日月如來次復善商主如來次復有金山光明如來次復有音聲光明如來次復有決定無所住地如來次復有勝幢如來次復有出現威光如來次復大焰如來次復寶焰如來次復有大真如來次復有日月光如來次復有栴檀香出現如來次復有師子幢如來次復有蓮華光如來次復有金決定摩尼山光明日光王如來是等如來我皆承事善男子如是我爲希求此法門故一劫憶念百劫憶念千劫憶念百千劫亦憶念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亦憶念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成壞劫憶那由他百千劫我亦憶念善男子我百佛亦憶念千佛百千佛亦憶念乃至不可說億那由他百千佛亦憶念是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此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於彼聽聞我皆供養承事我此三摩地終不忘失是故佛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三業清淨此三摩地應當願求若有樂明義者色聲香味觸相者愛法義者愛辯才者樂神通者樂名聞者樂端正者愛呪術者應當於此三摩地受持供養廣爲人說若有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健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及釋梵護世等應當希求何以故此法門者平等攝取苦惱衆生如地寶藏是愛樂法財者是

大光明鑒了演無明闇者是欲入涅槃道者之大電光此之法門愚者之聰慧佛子此法門者入一切諸佛法中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以七寶滿中作一分若有人聞此法門積集善根福德果報增勝於彼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爲分若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六道衆生若有人勇猛威力成就彼衆生界所須樂具悉皆與之恭敬尊重從經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其一切衆生滅度之後復當爲造七寶妙塔如是福德無量無邊若有聞此法門功德勝過於彼且置恒沙六道一切衆生之事若恒沙三千大千世界中諸有隨信行隨法行種性八人諸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諸辟支佛是人於無量劫百千俱胝那由他劫恭敬給與衣服臥具湯藥及須愛樂受用之物皆悉與之及至般涅槃後爲造寶塔高千由旬諸寶鈴網莊嚴其塔晝夜六時盡心供養此諸塔廟若有聞此法門積集善根福德資粮勝彼功德復置三千大千世界六道四生又置三千世界隨信行隨法行八人初果至第四果及緣覺等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大乘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供養如前亦置是事若恒河沙三千國土普遍雲雨海等世界其中道場所能積集與金剛等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此大丈夫思惟校計以所愛樂衣服臥具飲食湯

藥種種供養彼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供養尊重恭敬讚歎經無量歲無量百千億那由他歲及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無量壞劫無量成劫無量成壞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那由他劫已能獲得金剛心定及諸如來應等正覺入般涅槃造七寶塔寶蓋鈴網乃至高出梵世若有男子女人聞此法門能積集福德善根資粮勝前所得佛子今更爲汝說以譬喻由此喻故大丈夫聰慧者於此所說能得解了起深重信不生誹謗於如是等解法師所應起尊重希有愛樂如向於佛佛子譬如有人於恒河沙三千界中所有佛剎土微塵等六道衆生胎卵濕化及隨信行法行種信八人初果至第四果獨覺乃至於佛所行道場積集福德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正等覺悉奪其命及破壞諸塔佛子復有丈夫成就衆生及諸一切聲聞辟支佛及彼一切菩薩所行道積集資粮與金剛俱如來心定及已得者諸如來應等正覺現在位者悉作供養華香幡蓋諸味飲食俱陀那食種種備具及般涅槃後以作七寶塔乃至高至梵世蓋網鈴鐸莊嚴如是二人罪福差別論其昇降遠近多少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成壞劫等不得其邊佛子若有人聞如是福非福果於此法門深生衆信所有善根積集資粮定爲最勝不得其邊復次若復有人誹謗此法門

其罪最大至不可說不得其邊若有人隨喜信受所得福報亦最廣大於須彌山微塵劫說不可盡佛子我今更作譬喻諸有智者能得解了入此法門獲大利益何者是耶佛子譬如有人以一毛析為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於汝意云何二水之中為毛取水多耶為海中水多耶普思義言一毛之水不足為言海中在者其水甚多無量無邊佛言佛子我所說福非福者如毛取水其未說者如海中水應如是知　爾時普思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雖智淺聞此法門違順之教成大利益復更思惟生多疑心願為說之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諮問普思義言世尊我見沙門若婆羅門及餘外道遮邏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之類或炙身苦行或竪雙脚或復屈膝以衣纓脚蹲踞而坐或兩石相擊取穀而食或以灰塗身或投高巖或臥刺上或入大水及火等法或食牛糞或翹一足或竪兩臂或但食菜或食稗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浴或恒河水受用洗浴而為戲樂如是等人皆欲乞求解脫之法愚夫頑嚚乃至如是果報云何世尊有諸撿校知事等類因生憍慢喜怒自在縱恣夫勢不能了知所作之業善惡因果應與不與不與而與迴改稱意以為勢力如是等類果報云何世尊復一類同修出家不能恭敬有德業者多畜門徒不時教誨應不應作犯與不犯是有為法是無為法是世間法是出世法又自不解不令他解世尊是業成就當生何道復次世尊或復有人不能敬重父母師長不護家族尊者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行貪瞋癡及等分者其人業報復生何道世尊復有殺盜邪婬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嫉妬瞋恚邪見等業當生何處復有一類作呪術法不從師授自妄出法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愚癡之人越三摩耶自在作法當生何處世尊以我思惟見聞如是心不能了唯願為說解釋我疑而生利益　爾時如來即便稱歎普思義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又復歎言善哉善哉普思義如是三歎汝為利益憐愍世間諸衆生故又復開演至理因緣甚深之業作如是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汝當諦聽善思念之普思義言願樂欲聞佛言普思義若有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遮邏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炙身苦行雙竪其脚衣纓而坐兩石擊穀而為食法以灰塗身糞穢埋身唯出其頭稱解脫法或臥棘刺投於深水五熱炙身或投大火或食牛糞常翹一足或竪兩臂或尊食菜或食稗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洗忍寒求淨或浴恒河而稱解脫彼諸愚癡尊執為理聞其正法而生誹謗我當說其後受果報佛子其有蹲踞纏衣服者至大蓮華地獄之中其兩石相擊手自食者身

歎當生駝驢之中若灰塗樂為道者當生食吐毘舍闍鬼中若投高巖者當生水羅刹中若以糞穢埋身唯出其頭執為道者生刀劒林大地獄處若投入水為解脫者當生摩竭大魚腹中若五熱炙身當墮大火地獄若食牛糞為淨解脫當墮豬道自食其糞次後復生餓鬼之中若翹足誦呪執為道者當作鐵脚夜叉若竪兩臂舉向頭上為解脫者當作竪髮餓鬼若唯食菜樹葉稗子當作駱駝驢象牛羊等身若以冷水及恒河中取凍為道者當墮寒水冷地獄若有如是外道等類執為正道起諸業行生於十六及三十二諸地獄中復有作撿校者或以自在或以無智或以勢力或不羞恥強相侵奪或應與此而將與彼或施物交互輙生改換將與於人或以冬施僧物而夏與之或夏之物而冬與之或遠之物而遲與之或有多物而速用盡諸如是等皆違至理命終之後當生十六及三十二地獄之中其於獄中所受形體隨業各異或於一身生無量頭面亦差別或馬面象面豬面鼠面狼面鯖魚面低彌魚面鮎怙魚面吉羅魚面瞿條娑面猫狸面烏鵲面黃狐面野干面猨猴面百歲虫面百足虫面水牛面羆面蜻面獅子面虎狼猫牛面兔面羊面鷲面狗面餓鬼渴面羅刹怒面諸惡禽獸使人怖面如是可畏極惡之類於一身上有諸頭面此等業果生於利刀劒地獄轉動其身備受諸苦極痛苦猛酷苦憏毒苦奪命苦受是諸苦其罪未畢經爾所俱胝那由他百千劫生生受身皆亦如是或一頭下百千身分一一身上百千億頭一一頭中百千億舌一一舌間有百千億熾熱猛焰鐵犂牛等耕盡其舌如是千百億身各各皆有百千億戶虫唼食其身渴飲其血飢食其肉飢渴苦逼拔其心肝而噉食之如是受報經無量歲至無量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億那由他劫過是已後即復更生海羅刹身或時經過如須彌山微塵等劫復生飢渴餓鬼之中其中復經淨居諸天三萬六千劫若以人間算數論之即不可說不可說劫從餓鬼中捨身方作畜生之身駞驢豬狗其經人間算數十千歲為衆合地獄一日夜經於地獄百千億那由他歲已生於人間惡種姓家人所憎惡人所致辱旃荼羅家押油家竹作家貧窮苦極如是等家而生其中生生之身常患腹大水腫惡病為人輕賤極麁惡身極復羸瘦復多貪食食無飽足手足不具諸根多闕身體斑駮性復癡頑如是展轉難得出離佛子是故知事之人諸撿校主不如法者當得果報必定不虛周當用心司存其事佛子復有如是一類出家之者偃蹇憍慢或尊重者之所驅使或為承事由是得貪利養名聞而不恭敬有德業者又不能為和上所應作事亦

復不能修行別解脫戒是故常當思念云何令我大得名利若百若千侍從圍遶若入寺入村城邑聚落及以王都於諸同住及以依止不能教誡又不爲說輕重戒律既自不解不令他解自不調伏寧靜隱密云何能令他人調伏寧靜隱密無有自處自壞善根令他同住依止等人亦壞善根如是之人命終即共墮於羂索地獄一劫流轉受苦以淨居天日月算數若人間歲滿足千劫其同住依止生於十六眷屬地獄及水羅刹常被鞭撻洋銅灌口佛子是愚癡人當生是處佛子復有不順輕慢應對於父母者當生鵰鷲鳥中若不知尊重父母師長當生大聲駱駝之中若有輕慢沙門婆羅門等當生長項孔雀之中若有不尊敬家長者當生瘖瘂猪羊之中若行貪織色欲之者生三惡趣後生人中諸根短闕若行瞋恚當生四趣或閻羅界若行癡者亦復如是乃至等分罪報如上生無斷絶殺生之人當墮地獄畜生餓鬼閻魔羅界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若偷盜者墮於三趣若生人閒得二種果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邪婬之人乃至邪見墮三惡趣及閻羅界得受人身皆二種報一短命二多病於一切處一切時中常不安穩佛子如是業當知分明佛子復有一類持呪之人不從師受三摩耶法自作法呪彼即致謗三代如來即被

毘那野迦之所殘害其諸呪法亦不成就得虛妄罪佛子以不從師不解三摩耶故彼持呪人自陷及他即爲欺誑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爾時普思義菩薩摩訶薩於世尊前欲重宣其義以偈頌曰

善現色相具成就　持呪無畏大仙王　最初惱習巧斷除
如月破闇我稽首　人天中主衆所依　自在堅固金剛力
能破怨敵煩惱縛　及諸魔軍悉摧伏　陰魔死魔自在等
一切降滅無有餘　證得四住無畏法　無礙解脫名爲佛
往昔曾作太子時　離垢化生時感現　於日光王如來所
最初聞此三摩地　爲求如此三昧王　如是展轉過諸佛
數過須彌微塵等　以天妙物諸香華　供養無量大導師
精進希求心不懈　願獲證入三摩地　捨於身肉及手足
豐樂玩具及王位　常以給施於貧乞　爲求三摩難得法
千萬須彌微塵佛　承事具修菩薩行　求曾暫起厭倦心
常當重發上精進　於冬分時修苦行　淨持禁戒諸律儀
有施供物若侵用　或廻時日及別僧　當捨自身得異身
於一身出無量頭　一一頭如彌婁山　長舌生如連鉤鑠
一一頭中舌如是　百俱胝犁耕其舌　一一身中出諸虫
數如彌婁微塵等　飲渴熱惱燒遍身　還各唼食其身肉
諸罪業報如是類　象形馬形及猪形　師子猫羆獼猴形
展轉遞相食其肉　此是罪業惡果報　毒蛇猛盛瞋怒起
烏與梟胡野干等　狗及鷲鳥俱羅羅　瞿稼婆共餘惡鳥
食此惡業諸衆生　所經成劫及壞劫　無量成壞之劫數
食噉諸惡業衆生　衆合地獄甚切惡　劍葉猛利及黑繩
冷熱解散其支節　熾然燒煑罪業者　大叫羂索如利刃
及黑繩索亦復爾　腐其身肉磨迮之　鋸截上下諸骨節
絛切纏縛苦燒煑　造惡業者殷重心　飢火燒逼互相食
受於燒獄滿一劫　復半劫中墮畜生　成劫之時生人間
常生貧賤極惡處　下劣種姓旃陀羅　終不生於貴勝族
身常斑駁多白癩　以罪果報諸色類　或生夜叉餓鬼界
復常生於旃陀家　雙盲或眇或聾瘂　或癃躄等由罪業
生輙諸根不具足　或手足杌或都無　語言倒錯心迷惑
此果皆由業所致　或生吽喚黑繩獄　或一劫中及半劫

如是色類諸苦報　罪業緣生獲此果　若得施物廻別異
若施夏中廻冬分　乘此業生八難中　彼諸難中甚嚴酷
亦生十六諸眷屬　諸苦燒煑甚可畏　形類十八或二十
皆以業緣受惡報　若生輕慢父母心　不敬尊者及老宿
命終之後墮畜生　諸飛鳥等鵰鷲類　上下中人不尊敬
命終之後生畜生　或生長項孔雀中　爲於父母不孝養
不敬國德諸尊人　命終之後生畜生　大聲駱駝及驢中
若有輕慢於父母　墮於豬驢食不淨　若有聰慧諸智者
違於生死此彼岸　應當尊重敬父母　以爲無上大福田
生於大富正信家　若有輕慢諸德業　護法諸天當捨離
諸惡鬼神得其便　夜叉之衆來驚怖　若有輕慢於父母
生生常處貧窮家　一切時中受輕致　復生頑癡奴僕中
若有輕慢於父母　終無少選得安樂　妻子親識皆逼惱
又無飲食得充飽　舉國餇之常不足　生餓鬼形極惡報
若有輕慢於父母　當必生於海羅刹　己身如薪焰大然
日夜恒食熱鐵汁　若有輕慢於父母　及諸耆宿尊德者

常爲世人所厭離　所有妻妾心亦然　如是種種惡色類
說之窮劫不可盡　若不作過於尊者　是名聰慧有智人
三種貪瞋癡不生　身口意業常安樂　若瞋惡心斷生命
墮四趣中長受苦　劫盜邪婬及妄語　惡口兩舌無義語
貪瞋恚癡諸業果　終不得於人中樂　清淨心中施財寶
常當守慎諸戒業　修習忍辱無退轉　精進不斷入禪定
般若鑒了常遠離　是必當得薩婆若　終不犯於邪婬欲
常遠離於口意過　是則當得大導師　而爲衆生演正法
瞋恚之心不暫有　離魔繫縛及邪見　不久當作世間燈
十善明法化一切　若偷盜人及邪見　當來生於針口蟲
綺語兩舌惡心者　常以語言壞正見　若有習行外道法
杖身高巖卧棘刺　如是邪見施財物　當得少分資生報
施與修習正向者　必獲無盡大果財　若欲成就三道場
皆應教授從師學　諸有不從教授者　虛妄作法非真實
以不尊重導師故　不能行用曼荼羅　若欲最上依最勝
大普集經實法中　三界最勝廣博場　金剛種族摩尼寶

蓮華白象諸高貴　諸佛於中運自在　大勝自在殊法寶
最上月鬘金剛髻　寶鬘及以日光鬘　及法周羅摩尼頂
一切皆入金剛鬘　擁護神呪皆由是　常當念誦無斷絕
念念即能滅罪障　日夜三時相續呪　決定利益無有疑
或在高處河岸邊　諸神靈廟勝妙處　草野塚間寧靜謐
決定常恒乞食食　由是成就最茶羅　如教如說稱要道
彼真實義得相應　必當獲成大義理　三十二種功成就
以持得實道場法　是名不損成等惡　即是三種曼荼羅
護摩護法百徧成　由是成最曼荼羅　終不有疑念決定
最勝法中常深信　慎勿誦於貿多呪　亦不敬禮諸邪神
若不禮事餘聖神　是作三等曼荼羅　若常不損害他命
亦不破壞於他心　由以雜呪魅著人　即能成就曼荼羅
若依殺羊及惡食　惡心損壞謂諸呪　所作呪法皆不成
彼即退失成呪法　有常護彼金剛杵　不食油麻華餅等
智者應作最勝呪　是呪法義應當成　若有不取師教授
毘那野迦速疾著　若能從師而作呪　爲諸如來灌其頂

不損害他不著魅　是名三等曼荼羅　智者謙心說理趣
於尊卑類心平等　於諸世間真成就　以得平等真實呪
於多人中虛妄言　東西南北行不利　所作事業不稱心
彼不應說兄成就　薄福之人起過患　毘那野迦所損害
若能彩畫呪法成　燒香燈明如法者　呪法成就品類是
彼等皆由慈業辦　第一不杖成就業　有慈有悲真實者
召請十方諸呪王　明說決定實利益　以諸供具實體性
諸持呪者修習之　彼諸呪者有聰慧　彼應成就曼荼羅
三十三天吉祥處　同等三種三摩耶　我應品類呪法成
其福德力不可說　若有造作第一者　曼荼羅所說理趣
如其淨信作法成　三種三摩地相應　以明呪壞於三界
於三界呪皆成就　精勤用功彌加行　所作呪法皆得成
金剛杵形畫相似　及以蓮華形相好　應於露地曼荼羅
彩畫界道用朱末　智者若如法成就　是名寶真廣利益
畫壇不畫金剛杵　不畫佛形及佛子　持呪制吒及制徵
毘那野迦及使者　杜吒杜底緊伽羅　應在像前咸畫成

隨其力分恭敬信　奉獻爾所諸導師　上味施與制吒等
及毘野迦令歡喜　諸持呪仙應設供　成就如法佛像前
普皆於彼曼荼中　畫於佛前如法作　安置道場諸門戶
應畫毘那野迦像　應畫諸護地方神　後畫諸山持呪仙
合掌皆於佛前住　如是呪神二十八　一一方面各圖七
日月天形呪神形　守護持者令成就　東西畫作因陀羅
南面畫作烏尸羅　西面畫作日沒山　北面畫作於香山
諸山畫作呪仙座　合掌向佛像前住　鏁繫毘那野迦項
住在持呪大仙前　使者纏手執鐵索　於呪法作擾亂相
緊那羅有三十二　一一方面各有八　清淨壇中畫作形
若成就佛壇法者　千燈千華爲莊嚴　千香水瓶雜供物
篳篥琴瑟及箜篌　笙笛簫鼓諸音樂　長笛方響諸樂器
諸天神有愛樂者　於佛像前來鼓擊　又張種種諸羅網
種種諸妙色界道　種種寶瓶供如雲　能成曼荼勝妙法
若爲毘那野迦著　彼人終不成勝法　速疾失壞諸呪力
勤行力用亦不成　不行諸定離修習　不應勝壇得成就

是愚癡人作是法　終不能成上勝利　若能依教作壇法
已能滿足十二年　專誦持呪不餘業　於高險岸及淨處
以一力能滅諸罪　若欲誦呪及壇處　常以粳米乳酪等
晝夜各以三時誦　誦時晝力限偏數　月八十五及滿月
修行習作曼荼羅　必當即得勝成就　若有思惟分別者
成就最勝理趣經　掘地一丈取淨土　將泥淨地作壇法
清淨洗浴著淨衣　如法至心繫念誦　或三四肘七七肘
取淨好土作淨壇　應請大乘妙勝經　作法能獲大饒益

正大脩行 古尊宿語僧問趙州了事底人如何州云正大脩行學云未審和尚還脩行也無州云著衣喫飯學云着衣吃飯尋常事未審脩行也無州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

僧遊行 晏元獻公類要菩提達摩以隻履而來　攡錫來游頂辭而退

禮石龕而求飯 私訶條國金達山有石龕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龕作禮飲食悉具

摩頂松 松枝東偃奘師迴兩京記云唐初僧玄奘往西域取經十七年去日於齋州靈巖寺院內有一松樹師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去求佛經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卻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長數丈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至得經六百部至今衆僧謂此松爲摩頂松住支山寺還吳入蜀

道林還蜀安石悵然 佇支遁之睹言支遁後還吳住支山寺晚欲入蜀辭安為吳興典遺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蜀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銷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閑靜足可養疾事不異蜀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庭松西指庭樹東迴摩頂松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蜀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見一老僧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于庭手摩其枝曰吾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東歸即卻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爲摩頂松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衡

衡州府九

衡州府圖經志薛公度。左朝奉大夫。紹興九年十月到。二十年七月除江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晁謙之。右承議郎。紹興三年二月到。五年二月滿。邢儔。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六年六月差知郢州。王鈇。右奉議郎。紹興六年十月到。八年十二月除浙東。張叔獻。右承議郎直秘閣。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一年正月除福建運使。羅孝芬。右奉議郎。紹興十一年三月到。十三年三月奉祠。朱明發。右朝請大夫。紹興十三年四月到。十五年五月滿。趙子籛。右朝奉郎。紹興十五年五月到。十七年五月滿。趙公擢。左朝請郎。紹興十七年五月到。十八年三月罷。劉伯英。右奉議郎。紹興十八年六月到。二十年八月滿。李葉。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年八月到。二十二年六月除湖南運判。王珏。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到。八月移湖南運使。王之望。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到。二十五年七月除潼川運使。蔡樽。右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二十七年正月罷。富元衡。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到。二十九年三月除利路提刑。何俌。右朝散郎。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到。三十一年八月除湖南運使。蘇師德。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到。隆興元年十二月滿。劉芮。右通直郎。隆興元年十二月到。乾道元年伍月除湖北提刑。鄭丙。左承議郎。乾道元年五月到。乾道二年八月奉祠。范成象。左朝奉郎。乾道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五年四月召闕。去泰。左朝請郎。乾道五年六月到。乾道七年十月滿。胡卿。右朝奉郎直秘閣。乾道七年十月到。乾道九年六月除湖南提刑。張大經。朝請郎。乾道九年七月到。淳熙二年七月滿。徐大忠。朝奉郎。淳熙二年七月到。淳熙四年四月致仕。李端友。朝奉大夫。淳熙四年八月到。淳熙六年九月滿。張仲梓。奉議郎。淳熙六年十月到。淳熙八年十一月滿。汪作礪。朝奉大夫。淳熙八年十一月到。淳熙十二年二月除湖北提刑。曾鑑。朝議大夫。淳熙十一年八月到。淳熙十三年八月除廣東提刑。樊仁遠。朝散郎。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到。淳熙十四年二月除潼川提刑。趙像之。朝散郎。淳熙十四年四月到。十六年五月除江東提舉。陳傳良。朝請郎。淳熙十六年五月到。紹熙元年除湖南運判。范處義。朝散大夫。紹熙二年二月到。十月除江西提舉。張釜。朝散大夫。紹熙三年正月到。四年除廣西運判。吳鎰。朝奉大夫。紹熙四

年十一月到。五年除浙東提舉。鄭公顯。朝議大夫。紹熙五年四月到。慶元
元年召。劉崇之。朝請大夫。慶元元年八月到。三年五月丁母憂。林孝友。朝
奉大夫。慶元三年十月到。四年六月除廣西運判。李搢。朝請大夫。慶元四
年八月到。五年八月除直祕閣奉祠。黃衡。朝散大夫。慶元五年十一月到。
嘉泰二年三月除直華文閣奉祠。趙善義。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到。三
年七月召。胡澄。中散大夫。嘉泰三年十一月到。開禧元年八月奉祠。商詩
朝奉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到。三年十月召。留佑賢。朝請大夫。開禧三年十
月到。嘉定元年九月奉祠。鄭拳之。朝請郎。嘉定元年八月到。十一月除湖
南運判。張大猷。奉直大夫。嘉定二年五月到。四月罷。葉宗魯。朝奉大夫。嘉
定二年六月到。三年除福建提舉。楊九鼎。奉議郎。嘉定三年三月到。四年
三月除湖南提刑。樂章。朝奉大夫。嘉定四年六月到。五年九月除湖南提
刑。林行知。朝請郎。嘉定五年十月到。七年二月除湖南提刑。趙汝鐺。奉議
郎。嘉定十年三月到。八年十月除江西提舉。樓觀。承議郎。嘉定八年十一
月到。十年正月召。趙善踐。中奉大夫。嘉定十年正月到。十二年正月除湖
南提刑。又朝請大夫。嘉定八年二月到。九年十二月除湖南提舉。孫德輿。
奉議郎。嘉定十二年正月到。陳德豫。朝奉大夫。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七

日到任。當年閏十二月初十日除本路運判。李東。承議郎。嘉定十四年閏
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除湖北提刑。諸葛安節。
朝奉大夫。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除本
路提刑。張嗣古。中大夫直龍圖閣。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當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除本路運判。米景望。朝奉大夫。寶慶二年正月初九日到
任。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王與權。朝請郎。寶慶三年閏五月初二日到
任。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除浙西提刑。王自適。朝奉大夫。紹定元年十
二月初三日被旨兼權。至紹定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黃棐。奉直大夫。紹
定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三月十二日致仕。姚子材。朝散大夫。
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五日除本路提刑。黃靜夸。中奉
大夫。端平二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九月初十日致仕。趙希倓。朝議大
夫。端平三年五月十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召。蔡喬。朝散大夫。
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三年六月初一日召。張磻。朝散郎。淳祐元
年六月初七日到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未赴準省召。林起
莘。朝請大夫。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四日致仕。吳塤
朝請郎。淳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史彌忞。朝議

大夫。淳祐三年九月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鄧垌。朝奉大夫
淳祐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六年七月十二日除本路提刑。李襲之。朝散
郎。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仕。胡穎。朝奉大
夫直寶謨閣。淳祐八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除尚左郎
官。十年三月初十日離任。王克謙。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淳祐十年六月二
十六日到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除軍器監。當年七月除直煥章閣江西
提舉。續準省劄休舊職奉祠。九月十七日離任。洪勳。朝奉郎。淳祐十二年
十一月初十日到任。寶祐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離任。劉震孫。朝請大夫。寶
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離任。曹孝慶。朝奉郎。
寶祐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十一月
二十四日令赴行在奏事。六年正月十七日除尚右郎官。三月初十日離
任。趙若琚。朝奉大夫。寶祐六年四月初三日到任。趙必彥。朝請大夫。開慶
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月二十八日令赴行在奏事離任。趙與揣
朝散大夫。景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自吳太平二年。分長沙東西部都
尉治。為湘東衡陽二郡。始置太守。宋齊以後。或曰刺史。為王國則曰內史。
隋併二郡置衡州。亦曰太守。唐曰刺史。肅宗初置防禦使。廣德二年又為

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治所。本朝武臣則曰刺史。文臣曰知軍州事。建
炎初。嘗兼湖南路兵馬鈐轄。蓋地控嶺海。控制蠻徼。為長沙之南一都會
天聖中。董君始為題名記。以李昉為之首。歲月到罷以國史考之。間有失
次者五代而上。不復著見矣。今斷自吳孔恬而下至張文表得五十一人。
補其闕。或不詳其歲月。則闕之以俟博聞之君子。　姓名。　品秩。　到罷。
治迹。　孔恬。湘東太守。　張詠。湘東太守。天璽元年不出算緡被殺。劉巽
衡陽太守。元帝時。王敦作逆。與熊閔王承共同義舉。臨陣戰死。鄭澹。湘
東太守。元帝時。王敦姊夫也。為熊王所執。虞蕭之。湘東太守。　曾瓌。衡陽
內史。　虞潭。湘東太守。　韓繪之。衡陽太守。元興中。劉期公。衡陽太守。元
嘉中。王應之。衡陽內史。大明中。晉安王子勛反。率郡文武起義兵戰死。何
昌寓。湘東太守。　王僧綮。湘東內史。　曹斐。衡州刺史。　蕭穎孚。湘東內
史。東昏侯時。王僚明。衡州刺史。武帝時。丁道貴。承聖元年　王琳。元帝時。蕭
昌。　武會超。　蕭恭。　韓世達。太平二年。錢道戢。太建元年。任忠。太建。王
勤。　陳伯信。衡州刺史。　徐世譜。　李敬玄。高宗時。王瑗。開元時。韋之晉
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大曆四年。為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
潭州。楊濟。大曆五年。賊臧玠殺崔瓘。據潭州為亂。濟與道州刺史裴虯。澧州

刺史楊琳出軍討叛平昌孟公湖南觀察使治衡州永泰元年令孫峘衡州别駕遷刺史建中初宇文炫貞元十五年杜纁貞元十九年元澄貞元二十年邵君夫具名永貞元年李仁鈞元和四年李象古元和令孫楚移宗初自宣歙等州團練使入拜衡州刺史裴璟大和九年韓驊大中年李延澤　岑贊司門郎中　柳如芝　蘇務廉　孔若愚　張覩咸通九年周岳光啓二年楊師遠光化元年周琳馬殷奏授　廖霸開平初楊昭惲馬希聲時　彭繼勳馬希範奏授　張文表周行逢奏授　李昉給事中知州事乞徹此建隆四年到張繼勳刺史乾德二年祭酒嶽李令詢右補闕乾德二年十月癸卯到庚申除桂陽監使郭玘光祿少卿乾德二年十月到四年五月以罪誅龍景韶刺史開寶時到王審起右監門衛將軍刺史開寶四年到史昭文屯田員外郎開寶五年七月到七年七月滿田彥大理正開寶八年二月到是年九月召鄭咸熙著作佐郎興國元年十月到興國四年五月滿楊在中光祿寺丞興國四年五月到七年八月滿李昭誼大理寺丞興國七年八月到八年十月罷李韶著作佐郎興國八年十二月到雍熙元年六月罷龐革主客員外郎雍熙元年七月到四年七月滿王載太常博士雍熙四年十月到是年十二月卒吳遠水部員外郎端

拱二年三月到淳化二年五月滿成瑀殿中丞淳化二年五月到三年七月罷田利用國子博士淳化三年八月到五年九月召錢熙左司諫至道元年三月到三年十月滿錢丕駕部員外郎至道三年十月到咸平元年七月責授耶州副使鄭惟吉太子中舍咸平元年十一月到四年六月滿范德林祠部郎中咸平四年六月到六年十一月滿劉隲工部員外郎咸平六年十一月到景德二年正月以憂去王式國子博士景德二年八月到四年十月滿李存誠比部員外郎景德四年十月到祥符二年八月滿李虛己職方郎中祥符六年八月到以倫良清白預選三年四月召上曰真得良二千石矣燕守份虞部郎中祥符三年八月到六年六月滿高慎微職方員外郎祥符六年六月到八年七月滿徐定辭比部郎中祥符七年七月到是年十一月卒樂良都官員外郎祥符九年六月到天禧二年十月滿韓顯沖駕部員外郎天禧二年十月到三年九月卒楊居簡屯田員外郎天禧四年二月到乾興元年二月滿吳順虞部員外郎乾興元年二月到天聖二年六月滿陳延賞都官員外郎天聖二年六月到五年二月滿馮璡屯田員外郎天聖五年二月到是年十二月責歙州監稅張可久國子博士天聖六年四月到八年十二月滿董仲宗國子博士天聖八

年十二月到明道二年十一月滿馬載職方員外郎明道二年七月到景祐元年六月罷任旦職方員外郎景祐四年二月到李倩國子博士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到陳軾方駕部員外郎慶曆二年二月到三年七月罷王闢職方員外郎慶曆二年十二月到四年移知荆門軍樂溫故虞部員外郎慶曆四年六月到六年二月滿楊絃兵部員外郎慶曆六年二月到八年八月滿孫淮職方員外郎慶曆八年八月到皇祐三年二月滿周世南駕部郎中皇祐三年二月到四年九月罷李初平職方員外郎皇祐五年十一月到至和二年三月召蘇諤職方員外郎至和二年四月到嘉祐二年十月滿耒陽民為盜所扶尉執一人指為盜曰于手見血衣草中時其脩視之得其唇人以獻公曰于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而何視它人它日果得其盜衡人以公為神蘇頌虞部郎中嘉祐二年十月到五年四月滿楊異都官員外郎嘉祐五年四月到八年三月滿張公紀都官員外郎嘉祐八年三月到治平二年十月滿阮士龍都官郎中治平二年十月到十月卒樂咸太常少卿熙寧元年正月到三年七月滿王中郁虞部郎中熙寧三年七月到六年十一月滿陸若濟駕部郎中熙寧六年十二月到九年二月再任十年十一月卒畢仲達虞部員外郎熙寧十年十二月

到元豐三年七月滿趙唐朝奉大夫元豐三年七月到五年五月滿盛仲孫朝請郎元豐七年三月到元祐三年七月滿柳韶朝請郎元祐三年八月到七年八月再任課績優異王諤朝請大夫元祐八年十月到孔平仲朝奉大夫秘閣校理紹聖三年二月到五年三月滿鄧忠臣承議郎紹聖五年三月到元符二年七月滿王古朝請郎元符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知潤州楊粹朝請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到崇寧三年正月滿張戒朝奉大夫崇寧三年正月到本年十月以憂去林炳承請郎崇寧四年八月到李通儒　張佐朝奉大夫大觀四年六月到政和二年五月致仕劉公佐朝散郎開封府司工曹事政和四年七月到鄭中立朝請郎政和六年三月到八年四月滿陳孝純朝請大夫政和八年四月到宣和二年十月致仕趙子微朝散郎宣和二年十一月到四年十一月致仕黃育朝請大夫宣和五年四月到准勅再任建炎二年十月滿楊出中右朝請大夫荊湖南路兵馬鈐轄建炎二年十月到紹興二年二月滿宋晌右奉議郎紹興二年二月到四年三月滿裴廪左朝請郎直秘閣紹興四年三月到梁都城范寅恭右朝奉郎紹興六年六月到馮儔左朝奉大夫紹興七年十月到八年五月奉祠王珏右中大夫紹興八年六月到七月除廣西提刑張鎬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年三月奉祠王棠右朝散郎紹興十年七月到十二年十月滿陳鉅右朝奉郎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到十四年十一月滿實深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到十六年十二月滿趙思之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到十八年十二月滿石彥和左中奉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到二十一年三月滿呂延年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一年三月到當年六月罷陳抃左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三年十一月滿楊愽左中大夫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到二十六年三月滿高世叟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到二十八年三月致仕葉仁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到三十年八月除知吉州鄧深左朝奉郎紹興三十年十月到三十二年十一月滿王以詠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隆興二年閏十一月滿范宗伋右朝奉大夫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到乾道元年八月奉祠張松右朝請大夫直祕閣乾道元年八月到乾道二年八月被召趙公邁左朝請郎乾道三年正月到五年三月滿張敦順左朝請郎乾道五年三月到六年六月奉祠朱師孟右朝散大夫乾道六年十一月到八年正月滿龔濤左奉議郎乾道八年六月到當年十月致仕王瑍右朝奉大夫乾道九年閏正月到本年十月奉祠謝選右朝散大夫淳熙元年正月到三年三月滿沈端節朝奉郎淳熙三年三月到五年三月滿鄭若谷朝散郎淳熙五年三月到六年三月奉祠李楷朝請郎淳熙六年六月到八年九月罷趙彥恂朝奉郎淳熙七年八月到八年九月罷張緯朝散大夫淳熙九年三月到十一年四月滿薛伯宣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四月到十三年四月滿劉清之朝奉郎淳熙十三年四月到建珠玉堂遺院十五年正月奉祠鄭如密朝散郎淳熙十五年四月到紹熙元年正月罷李翔朝奉大夫紹熙元年四月到紹熙三年六月滿余彥實朝奉大夫紹熙三年六月到五年六月罷錢鑒朝散郎紹熙五年九月到慶元二年除夔路運判留致臣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八月到四年八月滿陸倖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六年十月滿趙彥胲朝議大夫慶元六年十月到嘉泰二年十一月滿黃瀚朝政大夫嘉泰二年十一月到四年正月除湖北提刑張訢朝請大夫嘉泰四年四月到開禧二年二月除廣東提刑方楙朝奉郎開禧二年五月到六月改江西參議官傅伯召朝散大夫開禧二年八月到三年九月除湖北提刑鄭端容朝奉大夫開禧三年十二月到嘉定元年四月致仕章良勝奉議郎嘉定元年十月到二年十月除江西提刑尤棐朝散郎嘉定

三年三月到五年四月除湖北提舉趙盛朝奉大夫嘉定五年四月到當年七月避親奉祠胡坦朝散郎嘉定五年九月到七年正月奉祠王據奉直大夫嘉定七年四月到當年六月致仕孫德輿奉議郎嘉定十年四月到十一年十一月除湖南提舉李東承議郎嘉定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湖南提舉蔣紃朝散郎嘉定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自陳宮觀齊礪中散大夫嘉定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八月二十五日自陳宮觀解任鄭嫥朝請大夫寶慶二年十月十二日到任三年閏五月十八日罷王自達朝散大夫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兼權本路提舉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提舉黃棐奉直大夫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主紹定四年十月二十日除本路提舉周汝霖朝奉大夫紹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九月初四日除本路提刑董順承議郎紹定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端平元年八月除直祕閣知夔州趙希佫朝議大夫端平二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十日除湖南提舉張公輿朝奉大夫端平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嘉熙元年六月罷趙汝鑰朝散大夫嘉熙元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李汝熊朝散嘉熙三年六月初七日到嘉熙四年九月除湖南提舉薛克被召續寢見書命淳祐元年正月初八日離任林起莘朝請大夫淳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到淳祐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除湖南提舉致仕趙希坡朝請大夫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淳祐三年七月十三日致仕曹錫朝請郎淳祐四年八月七日到當月二十日赴都堂稟議當月二十二日離任何怡奉議郎淳祐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到淳祐五年正月十七日奉聖旨姑俾議幕當日解任王修朝請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淳祐六年十一月罷宋仲錫朝請郎淳祐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八年十一月除都官郎官九年正月離任莊序朝請郎淳祐九年五月初六日到任淳祐十一年正月內罷俞埁朝請大夫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到任次年四月內罷牟濚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主次年八月內被旨予祠趙逢龍朝請大夫寶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三年十月初四日除工部郎官四年二月十二日離任李護朝散大夫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周正卿朝請大夫寶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李杓朝奉郎寶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李顯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趙與揣朝散大夫兼本路提舉景定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到

倅通判上佐諸據州別駕長史司馬古皆謂之上佐唐中葉以後或為諸
官本朝太祖下湖南乾德元年始置諸州通判凡軍庫之政皆統臨之事
得專達與長史均禮其任重於前世矣舊經題名自元豐庚午大艱已失
其傳元祐六年楊宗惠得張文定所為晉察院祠堂記始據文定而上三
人為之首今併附以上佐都尉諮議因以存古云 顏憲之為衡陽內史
其土俗病郡云先亡為禍皆開塚剖棺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死生之
別事不相關風俗遂改 陸倚字敬宗吳時為衡陽督軍都尉 謝礼字世
高梁湘東王諮議 褚湮字士詳梁湘東王諮議 任璪廬州人陳末為
嵩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 賈元端隋煬帝時衡
州別駕 李懋唐衡州別駕 李高岳唐衡州長史 趙明嘉開元二十
年衡州司馬見銘德觀碑 令狐峘建中初衡州別駕 因晉德宗時衡
州司馬 李令詢通判軍州事後倣此乾德二年 李傑 曹維周乾德
五年為政仁而有斷鞫獄明而不酷不違遣以千餐率從俗而約法由是
事簡而郡大治見張齊賢所撰祠堂記 晏融 侯中立 陳宗禮 王
時 李景規 趙起 張先 謝堪 徐大方 萬及 過勗 呂公孺
侯舜臣 夏仕成 李沉 蕭國鎮 李茂先 唐奭 楊宗惠 鄭徭

樂昭衍 陸諶 郭宜 徐尋 楊詢 胡勳 曾存 宋廷祥 王良能
盛令卿 陳摹 周顗 錢景衎 李明庶 姜詵 趙伯中 王稽
趙公回 陳升 李保之 陳括 趙衍之 鄭逢 吳景偲 全作礪
王義賓 陳大猷 沈敗 既价 嵇琬 李選 朱元明 趙不黳
趙伯棠 王櫓 張漢 許隶 蔡嘉謨 朱紱 宗嗣良 萬良弼
劉符 張祖順 黃深明 王恭之 梁公寬 仲慶遠 解傳 陳丰
曹霆 潘消 韓嘶 蔡勝之 謝庭玉 廖禔 楊景思 陳士會
王思勤 方叔敏 張欽臣 宋泳 陸三省 張國威 趙汝汲
徐叔用 趙必字 黃深 陳鑑 劉瑛 趙師先 應長文 黎九德
王湘 高斯衍 趙希濞 范炳 歐陽正

僚屬

仕自一命而上皆足行志然不能盡登載以傳者少也今自職曹監官而
下有可紀者略具于后 李績開寶六年以衡州軍事判官為殿中丞
宋抗大中祥符 年以衡州軍事推官為大理寺丞 黎侁熙寧五年以
衡州推官為光祿寺丞 徐暨衡州推官左膺衡州判官元祐七年荊湖
南路安撫鈐轄司言全永衡道州捕賊作過官吏措置有功暨膺與永守

劉蒙武安僉判劉安周尉楊延慶詔減年循資賜絹有差 鄭渕永泰二
年為衡州司功參軍時潭州判史崔灌去官渕為鄉人請元結為崔八作
表 彭友方潭州攸縣人熙寧九年主茶陵簿縣管七鄉有上三鄉民貧
而山居輸潭州造船木以折歲租江行千餘里其費數倍民益困友方白
護漕朱初平請均出木即縣造舟漕而出之公私兩便初平是其言聞于
朝茶陵造舟上供議自友方始見彭天益所行狀 黃士元慶曆六年衡
州監酒時方捕盜賊知桂陽監宋信言士元知溪洞事欲選敢戰士二十
引路上丁二萬援給錢帛不以遠近使逐捕從之

縣令

令與守均承流宣化於民為最親也 至和二年十一月詔湖南鄭溪峒
處令本路安撫轉運司舉官為知縣歲滿京朝官免入遠選人與免選近
制衡陽茶陵注京朝官曰知縣事吏部尚書主之耒陽常寧安仁注選人
曰縣令侍郎左選主之然常寧巖邑也實通洞祖宗時用京官淳熙十三
年知州事劉清之請復以隸尚書選稍重其任議未報凡五縣令尹事迹
由三國至今多闕令采其可考者著之篇 大春字季秋為長沙茶陵長質
樸月良慈仁記愛明知聖術在官脩德民歌遺風春秋七十以道損遷建

安二十一年緣民校尉熊君率吏民立碑 周鑯武事梁河東王蕭譽以
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 羅文容唐武德四年為耒陽令建議自
驚口遷縣還桂陽舊治薛貴代文容始克遷 蕭佚為耒陽令著牧
術三卷見唐史藝文志 聶令史失其名大曆五年為耒陽令杜甫客耒陽
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具舟迎之乃得還 丘旭字孟陽宣城人
南唐狀元及第自江軍尉調邑簿呂蒙正判銓曰吾以為古人今乃見之
屬試學士不中久之為茶陵 宰秩滿致仕見江南野史 李濤幼有大志
其父客湖南馬殷雄據一方待士彌篤濤因請謁即日奏授衡陽令濤仕
本朝仕兵部尚書建隆三年卒按國史本傳濤梁末為河陽令後唐天
成初狀頭及第其為衡陽當在天復天祐間也 朱昂天祐末為耒陽令訪
杜甫遺跡于江上築室祠之 黃廷瀚晉開運二年為耒陽令祥符舊經
云湘立杜甫祠 鄭行己紹聖二年為耒陽令精勤吏職剸決如流案無
留牘人呼為鄭半升言訟事至延飯半升許而事已決矣 江滋建安人
元符二年為耒陽令時學校久廢滋作詩勸諭大姓李光謙等欣然從之
會舍法行生徒畢集獨先它邑事聞進秩一等 余剛建安人崇寧五年
為耒陽令判楚好機祥剛首撤淫祠百餘區散巫覡還之農民始大駭久

史安之四事見耒江志高岳淳化五年為安仁縣令奏乞撥衡陽縣清陽
里衡山縣興德鄉入本縣仍自用已俸移縣治于脊草平父老立廟祭享至
今號高長官廟 彭璟元祐七年知常寧縣創新縣學 杜煥紹聖元年
以右宣德郎知常寧縣因新學定規矩以勸勉學者見本縣學記 張辟光
熙寧二年著作佐郎知衡陽縣坐干議岐王建外邸事降湖南監當鄂廣
字澤民熙寧七年為耒陽令邑人宜之嘗謁杜祠歎其不類更塑肖像以
肅令配享劉摯摘監鹽倉與廣唱和摯稱其詩思敏捷 王定民字佐才
亳人元祐三年以左奉議郎知衡陽縣兼權教授葺學宇又為勸學頌
以勉學者 王特升字潛中紹興十八年知衡陽縣在縣凡六載終始以
廉惠聞治有遺愛 侯寘高密人為耒陽令創建縣學 唐煇金華人開
禧三年知衡陽縣創建縣學 貢舉 貢院 解額 題名 貢院在州
南鴈峯門外州舊無試院歲大比即南門學舍為試所隆興初知州事王
以詠遷學于石鼓因以舊學為貢院凡為屋一百二十間 解額自景祐
以前不可攷寶元間六人慶曆元年十人五年十三人八年以後至嘉祐
元年十四人嘉祐三年七人五年至治平三年皆八人熙寧二年至崇寧
元年十二人或十一人後頒舍法于學歲貢六人大觀以後至宣和貢七

人或六人宣和五年罷舍法復科舉取十六人紹興七年別增流寓一人
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流寓取二人紹興丙子以後流寓混試遂定取十七
人至嘉定癸酉創鄰縣增取一人今定以十八人為額國初開寶二年始
招荊湖及四川山南舉人往來給券其後未詳任給歲月當考郡人由進
士舉登第者自國初至景德無記錄可考大中祥符元年鄭向以省元擢
甲科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所薦士皆中第鄉人號為渾化至今耆老猶
能道其事今自鄭向以下著其姓名得百有一人或兄弟同升或父子繼
踵二百餘年之間相望不絕亦可謂盛矣 鄭向省元大中祥符元年姚
曄榜衡陽 鄭平天禧三年王整榜衡陽 鄭本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鄭紓天
聖八年王拱辰榜衡陽 蔣中庸衡陽 黃師道衡陽 師旦之兄 劉擬衡陽
李惟賢衡陽 許上善耒陽 曹起耒陽 黃師旦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衡陽
師道之弟 周洪礪 黃師古右寶元元年呂溱榜衡陽師道從兄弟 胡續
衡陽 湯咸常寧 曹瓊耒陽 蔣祺衡陽 齊衡右慶曆六年賈黯榜衡陽 李顏
皇祐元年馮京榜 曹師君衡陽 李備右皇祐五年鄭獬榜 陳賡嘉祐二年
章衡榜 鄭華賜同三禮出身衡陽 李日宣嘉祐四年劉煇榜衡陽 劉壽嘉
祐六年王俊民榜 鄭總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曹裕熙寧九年徐鐸榜耒陽

許遵耒陽 李括右元豐二年時彥榜 葉珪 劉日章右元豐五年黃裳榜
李伯脩右元符三年李釜榜衡陽常寧 羅少元右元豐八年焦蹈榜耒陽
陳知元衡陽 鄭常右元祐三年李常寧榜耒陽 莫摩衡陽 曹渥右紹聖元
年畢漸榜耒陽 許師古耒陽 曹序耒陽 曹洪耒陽裕之子 鄭珊中右紹聖
四年何昌言榜耒陽 段諤 羅煇 鄧林 曹棠崇寧五年蔡薿榜衡陽 范希平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衡陽 歐陽遷善衡陽 陳默 羅秉禮 沈公綽右政
和二年莫儔榜安仁 陳享 劉式衡陽 國經右宣和五年何桌榜衡陽 秦
尹耒陽 李綸右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劉鋭 范希蔚衡陽 劉堯右政和
八年嘉王榜 梁大任右宣和六年沈晦榜衡陽 李邦達衡陽 陳發衡陽 夏
綬衡陽 鄧澤右建炎二年李易榜安仁 郭敦禮類試省元安仁 鄧知常右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衡陽 李萬耒陽 劉乘衡陽 宋剛仲右乾道二年蕭國
梁榜衡陽 范蓋卿乾道五年鄭僑榜衡陽 鄧友龍衡陽 友龍之弟 段昌世
淳熙二年詹騤榜茶陵 區海淳熙五年姚穎榜茶陵 曹進之淳熙八年黃
由榜耒陽 鄧友聞右乾道八年黃定榜 廖行之淳熙十一年衛涇榜衡陽
世倩之曾孫 陳讓光耒陽 龔蓋卿右淳熙十四年王容榜常寧 譚世選右
紹熙四年陳亮榜茶陵 孟叔獬茶陵 譚杰茶陵 譚幼學常寧 許儀衡陽 陳

王業右慶元元年曾從龍榜衡陽未及建試而卒 鍾興衡陽 徐文叔常寧
羅若水耒陽 陳褒舉耒陽 許儼嘉定元年鄭自誠榜衡陽儀之弟 陳元舉
右嘉泰二年傅行簡榜耒陽褒舉之弟 陳宋舉耒陽褒舉之兄 區夢金嘉
定四年趙建大榜衡陽 田臨右嘉定十年吳潛榜衡陽 譚體仁常寧 秦應
元耒陽 陳邦佐右嘉定十三年劉渭榜耒陽 王湜衡陽 蔣景春衡陽右寶
慶二年王會龍榜 吳震龍常寧紹定二年黃朴榜 蔣應符常寧 尹夢叢常
寧 李一鴻衡陽右紹定五年徐元杰榜 賀惟周耒陽右端平二年吳叔告
榜 陳秀舉耒陽 吳自性衡陽 周道興耒陽 邢傑翁常寧右淳祐四年留夢
炎榜 陳蘭孫茶陵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貢士有田 湖湘初未有之紹熙
年中提刑趙不迂始會江陵例同提舉鄭公顯括在官閑田二百六十畝
有奇命石鼓書院山長庀之仍命推里居一人兼領其事別為之藏三歲
悉以助舉禮部者自是時有增置今總為田六百畝有奇郡有貢士庄六
邑共之外邑又有貢士田寶祐戊午衡陽始議創置泉鄉曲全買到長樂
鄉二十五畝有奇及人自獻田三十七畝有奇每歲收租田錢三十二貫
足合三歲所入以為本縣士子請解東上之助新入 貢士有義約自民
齋先生謝諤始行之江西衛距行都二千里而遠士子之預計偕尤艱於

聚糧。紹熙年中，邦人廖謙乃求清江之成約行之，進士徐經實其事。自是累舉不廢，願與約者益衆。士之貧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陽、常寧各縣有之。

仙釋

元一統志：董奉先，唐天寶中修九華丹法於衡陽，後來陵後洞柱肖憶昔行云。史憶，衡陽董煉師，南游早鼓瀟湘柁。輿地紀勝：何仙姑，歐陽公集古錄載：慶曆中衡山女子何仙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　申泰芝，真人行狀云：天師姓申，名泰芝，嘗煉丹於靈山之北，餘湖之頂。丹成，有神異。開元中，明皇遣使召與語，異之，遂於舊居置宜唐觀，後飛昇而去。元一統志：賣薑翁，王象之紀勝引衡嶽志云：衡州市常有老翁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嘗過道人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求有常德者授之，今奉傳此術。翁未應，但就擔取薑一塊納口中，少頃取出，則成黃金。笑曰：吾有此技，未嘗鬻為市人。聚觀驚嘆，翁暫起不返。自是不復見，道人亦不知所往。見王明清投轄錄云：老翁與道人皆不存其姓名，必神仙游戲人間者。輿地紀勝：僧宗杲，中興遺史云：初，僧宗杲編隸衡州。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僧繪宗杲頂相請頌。僧宗曰：往福州見登庵主求頌，僧往祖登作頌曰：光賜袈裟後賜巾，一身兩度受皇恩。人言南岳阿羅漢，我道天台第六尊。至是復賜度牒，令宗杲依舊為僧。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十九庚

衡　衡州府十

皇朝祀南嶽詔　衡州府志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教聲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各神號，開列于后：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　日立

御製祝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尚寶館使臣胡鉉今蒙中書省點差欽賫

祝文。欽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皇帝制曰。磅礴中國之南條
穹靈秀生岡
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於敬則誠於
禮則宜。自唐始加
神之封號。歷代相依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
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
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効。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其來
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
命於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之神名其名。依時祀
神惟
神鑒知尚
享。

敕祀南嶽之記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群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内山川于
今十有五年。周軾戒怠。通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
託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賚相于。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悚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馬臣又玄承
詔將事惟謹。二月十七日祭于
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礱石鐫文用垂悠久惟
神長養萬類奠于炎方興禮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
不疵癘民庶乂安是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
神明有所亦
神明祚我
邦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日玄教院朝天宮提舉臣楊又玄謹記
衡縣
御製炎帝陵祝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二月丙午。
皇帝御名。謹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雷燧致昭告于
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後世為民於草野之間。當有元失馭。天下紛紛乃率
雄大亂之秋集衆用武備
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生上古繼
天立極作烝民主。
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
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奈禀性之愚時
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
神聖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脩陵

聖靈不昧尚其
鑒納焉。尚享。
文祠類
元莫英伯頼監察御史避亡龍蟠虎踞鬱拏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連
連湘水去檣聲遥轆轤聲運迴看星斗來陵上佇聽金絲綠淨閒欲判新
詩贏勝境摩崖應愧雨苔斑　儒宮直上接蓬萊通隔人間絕點埃石鼓
枕湘雲影亂窪尊酌酒月光來。江澄綠淨雙流合嶽貫米陵一窺開只有
丹心惟戀闕凌風長嘯望燕臺　蕭泰登衡陵人儒學提舉雲開衡嶽放
新晴舊客今為萬里行二水合江浮石鼓一聲回鴈度山城米陵不改十
年迹綠淨重登六載情多謝嶽寒三二友懸懸握手笑相迎　李處巽蕭
詩剖倪蒸湘二水合流處中有孤山塊如鼓箍名炫耀得自唐儒舍重興
來近古書生要占鼇頭位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三載始告成轉首瀟湘
變齊魯西谿家尊深幾許激灩苔痕注秋雨今人抹酌少狂飲舜宴高情
誰與語東岩朝陽纔半吐金碧粼粼迷岸樹米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絕
如一縷詩書何地不可讀下秦來茲宴以故市塵遠離出喧囂綠淨不容
塵土汙為人為己在分明聖學千年期接武　秦王深水雖燕生弟子森

巖冠且彊。參乎不敏，何足知優生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答心頃刻不
忘常在應如此儒服少愆德事父事君終且具脩篇一記當三復尊居俟
誤非利祿方今海內四書院麓洞應天并嶽麓若論地秀多賢才石鼓山
明江水綠　傑玉立北度人命憲石鼓崇贊館朱陵昝洞房透迤環二水
錯落翳峯荅拎佩來游蓺川原慨戰場遺祠重闢萬派演後朱張風望松
花老秋餘桂子香飛甍環玉島巍欲水晶鄉霧歛東巖翅寒伏曲檻霜丹
楓聳層閣青草跨虹梁綠水浮文鯉高岡集彩凰萬門翻錦浪虞陛覺朝
陽稱樂窺姚遊攀蘿散鸞藏題詩鏡石筆把釣薦撻黃杯飲宗尊古巢居
樹憧涼湘波澄碧鏡嶽黛出新粧禾菊堪充茹紉蘭欲佩裳嶺雲招隱約
灘瀨自宮商按節休清曠征帆度渺茫驚烏飛匝繞回鳫護翱翔城郭淩
烟紫林巒帶晚蒼歸輿播市月漁唱起滄浪　遊石鼓書院　盧琳齋
横序表林臯睇彼衡之南息游通城關宛在湘之湄蒸波日輪奕重淵益
雄深瀟瀟風雨屯繹繹山水音坎坎異抱貫播播如琴瑟驚言極民瘼布
澤訓官箴發以公廉備振兩年紀侯齋明款甲居薦盟神維歆嘉賓竣美
事循節來幽尋希曠白雉貢邇近朱陵陰軒戶滿士優堅罇合朋簪脩辭
勗髦俊騁睇綠岨欲勝致良可懷隆寄非所任磊磊感前哲悠悠訊來今

杜少陵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
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絶紀綱軍
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若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短
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
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泄康莊竟流帳下血
本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
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鬼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胼瘡遠
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
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衆錯走洲渚春容
轉林篁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
峰巒增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
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
閑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
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
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
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柴荊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題衡

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
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
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
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
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
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戺耳聞讀書聲
殺伐災髣髴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
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岣嶁山　岣嶁山尖神禹
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祕神莫
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
悲　宋真西山題南嶽　百年五嶽隔華戎屏蔽皇家獨祝融賸喜嶽靈
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　朱文公下視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絶壑
層雲欲蕩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蘇東坡遊南嶽　秋
高意氣在峯頭碧落雲開放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象金毬眼
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
黃山谷　萬丈融峯插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視紅

塵世界遙螺簇山低青點點線拖遠水白迢迢當門老檜枝難長絶頂寒
松葉不彫纔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猿岩老衲針常把度夏禪
僧扇懶搖雷向池中興雨澤烏於窻外奏蕭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
房宿兩宵　洪德秀曉霞峯　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強自愁雲錦
天機三百萬一時支與作纏頭　遊南嶽勝業寺　會宿嶽雲深處寺重
來二十七年期龍顛虎倒禹王柏鳳翥鸞翔子厚碑覇府規模全盛日宮
嬪湯沐有餘貲白頭戴杖人何許空對人間讀舊詩　巾子峯　曉霞芙
頭猶舉鼓西風掠鬢當金筦祝融夜赴瑶池宴醉墮天邊白接䍦　衡山
乾明觀斗室　道人袖斗作虛室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樓翻爭奪境黃
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維北還知一粟看俗子較量何足算壺
中天地本來寬　黃庭觀書所見　斜倚東風解佩璫玉闌干外牡丹香
黃庭卷罷尋棋局廿二樓頭春晝長　淨福寺　記得年時攬野航桂棠
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屑釀得一潭秋水香　趙葵祝融峯　祝融
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翁愛山不肯去為山醉臥松根底家童
尋着不敢驚況吟恐怕山翁嗔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清
耒陽縣衡州府志元張雄飛湖廣訪司僉事題杜子美墳　諫書言清

功。忠臣思鬱陶赤霄行孔翠碧海掣鯨鼇詩律嚴春法詞源汲楚騷珠明
鳳凰髓玉潤鵷鶵青鬢前頭空白謀主計轉勞楊雄悲德薄賈誼累才高。
抵觸逢牛角攙搶起蝟毛遺骨雲夢澤埋骨耒江皋奇數終無耦窮途竟
不遭秋風悲草樹落日哭猿猱　詩義兼唐史詩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
獻賦羨揚雄健筆扛神鼎危言訐聖聰泰城遺板蕩蜀道走途窮實下聞
殊淚虛勞畫虎功實主才未展屈子道無通楚皖胡蘭佩衡山戀桂叢大
名垂皎日直氣吐長虹天地青繩滿江湖白鳥閑耒陽靴冢在錦里草堂
空露泡秋蕪綠殘燒晚樹紅愁愁牛酒恨何處問漁翁　退遊來南紀倉
皇問北征詩通高史閫才到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
月昨夜照文明　集賢學士崔臺賓舉使衡湘憶古人獨醉有亭尋野客
獨醒無酒奠騷臣奇兵新將詩成丈直道遺讒德照鄰昨夜耒陽江上望
梅花索笑自傷神　手扶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遺恨耒巖
武楚澤傷心弔屈平獻賦蓬萊聲烜赫新蘇遠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敲
字賞鶺鴒驚飛野雉鳴　余愁作　一寸心丹萬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吟
邊見得公真像莫問公墳真不真　王達源　氣吞風雅妙無倫磊磊當
年不見珍自是古賢應發憤非關詩道可窮人鐫鑱物象三千首照耀乾

坤四百春辯冥有名身後事惟餘孫冢耒江濱　輿地紀勝郡邑地里鐃霧
雨江湖天闊是風濤唐詩紀事云郭受寄杜子美詩片帆左郴岸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鳥埕名園花草香杜甫入衡陽詩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
泥兩度新杜甫春興不知凡幾貢衡陽紙價頓能高杜甫祝融五峯尊峯
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杜甫詩湖南清絕地杜甫詩中有古
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持柱危獨坐飛秋霜杜甫入衡州詩更憶衡陽董
煉師南游早鼓瀟湘柂杜甫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維昔經營初邦君
實王佐韓退之合江亭詩君謂太守齊映也須史淨掃東峯出仰見突兀
撐青空韓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韓愈宿衡岳寺詩猿狖
夜深啼嶽麓鴈知春近別衡陽杜荀鶴詩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陽太守虎
符新唐韓翃詩獨上雲梯三百級回眸失笑萬山低元李子詩澤遠門墻
三楚外清虛池館五峯前石仙詩可獨衡山解識韓韓愈詩我家衡山公清
而長人知誠否不出口默識如蒼龜宋張栻送王孫赴闕詩衡山公指張浚
也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最高虞載南嶽詩曾到祝融絕頂上步
隨明月宿彈關夜深一陣打窗雨卧聽風雷在半山陶弼詩始有諸葛翁
柯亭寄幽讖楊萬里在臨蒸詩寄有老杖符防詩云臨蒸且莫歎炎方為

報秋來鴈幾行柳子厚得盧衡州書因以寄之詩云臨蒸衡州縣名後改
為衡陽孫梓遙遙悵有違沿湘數日逗清輝人生隨分為憂喜迴鴈峯南
是北歸呂溫自江華之衡陽途中作句秉夕掉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
嶺樹風靜聽溪流張九齡詩片石叢花畫不如此身三徑豈吾廬主人千
騎東方遠唯望衡陽鴈足書權德輿寄李衡州迴鴈峯前鴈春迴盡却迴
元微之哭呂衡州詩耒水波紋細湘江竹葉輕周上七十峯前數縣扉湘
雲湘樹滿郊圻衡陽春暖鴈飛過兜率雨昏龍戰稀陶弼詩秀色八百里古
今題畫難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北折控蠻盡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
寺江傾兜率灘陶弼詩兜率一峯雲林間見寶幢鳥行高避縣山骨下連
江陶弼曾觀工部集中載赤沙湖陶弼過赤沙湖詩云杜子美嶽麓山道
林二寺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方輿勝覽中有古刺史杜甫詩云盛才冠
巖廊扶顛持杜石獨坐飛秋霜郡邑地里鐃霧雨唐郭受寄杜子長詩云
云江湖天闊是風濤湖南為客動經春杜甫詩云云燕子銜泥兩度新衡
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湘竹斑斑湘水春云云可獨衡山解識韓蘇子瞻詩
四六　踊渥龍壞　分符鴈嶠　剛辰啓籥　星烱倉臺　湖右奧區
地雄州望　蒸水建牙　衡陽名郡　贈書蒸水之邦　莫重荊衡之域

載惟翼軫之區　尚屈東方之騎　重伊南服之州　乃析長沙之地
符分漢室之魚　關籥有楙　書寄衡陽之鴈　賀厦歡穡　詩述昌黎閭里
賀使君之至　句成杜老巖廊刺史之臨　撰衡嶽之五峯正須彈壓
分湖湘之千里　有賴撫摩　開天柱紫蓋之雲　民巖洞見　澄洞庭青
草之水　地險彌堅　皂蓋朱轓　豈鴈峯之久駐　黃扉青瑣　即鳳闕之遙
歸　爾擁州麾　直可開衡山之雲氣　頻過書院　又將詠沂水之春風
韓昌黎之敘衡山　必多忠信魁奇之士　朱文公之記石鼓　欲闡性命道
德之旨

碑碣

新城縣宋朱晦庵石鼓書院記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
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賜勑額其後
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
年部使者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
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
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

使者蘇侯謝實侯鍵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判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張南軒諸葛武侯祠堂記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貳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

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徑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沈君成參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力公遵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栻為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徑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未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述徵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乾道五年二月左承務郎直秘閣新權發遣撫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栻記

元衡州路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著於唐而後世因之衡舊有進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設科取士自延祐甲寅始逮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廣省貢士適得二百有四人衡則有劉彭壽之父子倡之于前護都不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嘆不其然乎今之進士選者必題其名於碑雍郡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僉憲陝郡姚公子徵按部至衡道謁宣聖入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于名教廢弛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闕於題名適命教授趙君應試學正卜霖特具石刻昭示後來礪風節以作士氣真可謂知所本矣俾余記之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安敢緩繼此以待教養作新之不怠日加月益將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蹌蹌接踵並進而不絕此其推興重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偉記

石鼓書院復祭器記　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道固超於器而器亦所以寓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由以生禮根於人心之天發而為揖讓周旋之文品節制量不可以無器器之所存道之所存也　宣聖生於蒼姬之末垂範以來之道統繫

馬動容造次必由此禮而其下學上達工夫素所聞習者乃俎豆之事則夫大道君子器固在所用也欽惟　皇元尊崇夫子之道以淑後學尊立學官以司教養之職二丁朔望祭謁列其祀典犧牲酹醴必致其敬所主憲相郡侯躬涖其事其盛禮也石鼓書院燕居在焉學者藏脩講貫何莫非夫子之道至於起瞻忽之思動仁智之慕重在二祭而寓敬之器闕焉不完甚非稱夫昭德育而嚴祀事之禮大德初元廉使李公處選脫因紂公哈散公相繼分治來衡勉勵加厚且以脩造將就緒祭器因依古制易之以銅遂專委總府治中郭侯居仁督工鑄造教領學官率諸生輟廩餘捐囊金以集事二載春仲器成上丁藏祀侯職首獻致禮甚肅俎豆誠陳簠簋既設尊爵已具其容充然其儀秩然職事者儼然在列則敬心之油然而生天申氣象猶覲父而函承之禮者敬而已矣夫子之禮夫子之道也道不囿於器而道之用在器由器以達道則器亦不為無補也是冬十二月哈散公自邵永還望日偕書吏譚過宋庭瑞王周仁帥府縣官屬嚴謁舍菜畢環視器物古雅甚嘉郭侯之勤顧謂山長張祐紀其績且以諗于衆祐謂公之致力於學校甚篤侯之嘉惠於學校甚厚抑儒者之學夫子之道不徒學其用夫器又將以用夫世聖朝尊道崇儒養成人材亦將

求以濟夫用天下大器也如用之請執是道以佐尚敬之哉　衡陽縣學柳山蔣希耕教諭題名記　題名者紀其實也衡陽為衡之劇縣故宋開禧間唐侯烽建學士以息例三舉不第者始授邑主學歸附初仍宋故至元二十四年始改主學為教諭蓋舊其職而新其名也迨今七十餘年矣余主任詢之故老前宋校官皆邈無聞焉僅得至元中陳鐸以下凡二十四員其刻仕秩滿歲月歷歷可考是不可以不紀其實此題名之石不得不鐫也或曰此石之刻將示勸戒之意否乎余曰不然列其名者不沒其名也著其年月者見其人不失其實也其有由是而升為達官者俾知夫發歷稚興於此以榮之也若夫教養之興廢廩庾之盈縮或曠職而不居或備員而苟且雖三尺童子莫之或欺况聖人昭昭在上乎餘不暇論後之司教者豈不知儆焉

衡山縣唐柳子厚南嶽雲峯寺記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持厖守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求來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踴躍執役說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襖裘飢不重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消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殁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滇焉而不積周矣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膺維具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邈攸從師之族自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徵是膺維憲言是徵淳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彭城劉廷俊三皇廟學重脩記　國家通祀三皇著載令典寔慎且重郡邑恪奉有嚴衡山自元貞初張從聖領教事始建廟學垂五十年晚著壽圮至順壬申教諭周仕昇請之有司度材鳩工新作南門殿堂廊廡完舊以圖未訖功而代弗克承後十有三載其嗣周仁壽職司官醫前教諭貴仕宏謂之曰廟學滋廢不脩且壞嘗忝承之將謀載新以滿去弗果且配位立像歲久執作纖

志是秘子之責也勉任之於是仁壽捐金新石臺四率寧鄉醫教許天麒等像設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之神多士翕從工力善集棟撓以瘞壇毀以崇朽鏝以容缺餘以葺視舊貫有加矣初三皇神位座欲折前衡郡醫官劉廷喆峻以石臺今衡陽纂官欽察海速失圍以木龕正配祀位適稱稱望之載拜載興春秋之我將我享禮儀咸備生徒肄習教有常規無負醫之為有學也審矣而學之士友合辭諗諸廷俊曰禮待人而後行事合于禮誠不可掩蓋亦大諸聖祇以勸來者廷俊謂君子於事有所當為亦為之不厭矧崇祀報本有已分之所不容已者乎惟三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匪惟醫家之顯是崇報也彝倫攸敘與生俱生涵泳鼓舞帝力何有於我而神化宜民之妙見於生民日用之常千萬世無斁欲報之德尚何言哉然典庀祀事而屬之醫蓋曰欲安欲壽王者順于人情博施濟衆聖人猶以為病俾斯民無札瘥夭癘而益推廣夫好生之仁則深有望夫醫者之體是意而用是心也諸君自今藏脩有其書游息有其所興拜陟降潛心勿渝聖神孔昭對越在上其於國家祛祀設教之美意式克祗順無怠尚勖之哉　宋皇帝本命集福殿碑　大觀二年三月十一日荊湖南路部使者席貢奏曰潭州衡山縣南嶽山嶽祠之

東北有衡嶽真君二觀而皇帝本命殿在真君之東地既狹隘殿亦塱陋
非所以稱崇奉之意願詔所屬攷地增廣用迎珠祥以集福殿為額四月
十八日制可其請易觀為殿賜亭牒為錢四百二萬詔臣岍領其事臣拜
手稽首言曰臣踈遠愚昧待罪遐方誤當付倚雖恭奉詔命然不識朝廷
制作規模之方敢用嘗見繪圖冒昧以上然後用日擇方卜向得地于兩
觀之中拆除舍屋凡一百四十餘間以為殿址又闢荆榛平宋坎取地以
正門經始二年之秋成三年之春凡二百日為殿一兩廡中外三門二左
右中亭三闢東西戶以通車從為往來之道鑿池引泉以備放生為聖壽
之祝自外至中門六百三十尺又自中門至殿門四百七十尺合為一百
一十丈深嚴壯麗煥耀山谷國門之峩雄冠天下而有司不與其謀百姓
不勞其力驩然而天成地就四方往來之人瞻仰誠喜炷香望拜以祝吾
君無疆之壽者不可數計於戲非至德動天安能使神人和格如是耶臣
謹按舊元辰殿始自乾興元年詔建時太歲壬戌令又八十有八年矣皇
上嗣登寶位以武功文德撫柔遠邇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無不備具萬世
永賴皇天眷命有開必先侑其盛哉臣嘗讀易至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國知

有道者皆本清淨自然抱一無雜沖虛至極推以為治道則無為而民自
化也黃帝之華胥唐堯之姑射皆深泳其理以臻康泰者也皇上以高真
應運聖智天縱其生並協符敘為盛化務修其奉昭事上帝而天下洞天
福地悉崇宮祠以有道者居之符水法籙為民祈禱兵銷農富光澤太平
視黃帝唐堯之事何足道哉南嶽雄鎮炎方既新斯宇詔道士李景章主
之歲錫獻本教以為寵渥俾日與其對揚以答神貺者豈小臣區區所可
知耶臣岍學淺才疎獲身茲事殿成懼歲久不知始末敢碑其事昭示萬
世拜手稽首以獻銘曰至哉大道惟天法焉道復何則曰體自然穆穆天
子是則是傚垂衣無為不顯斯教其教伊何玄默之言沖而用之不敢為
先乃聖乃神萬物斯覩莫不來王以正而取有兵既銷有年屢豐功成不
居其用莫窮奕奕新宮經始勿亟不日成之神祇來格既右饗之旅楹有
閑赫赫千祀鎮此南山維此南山天長地久何以象之天子萬壽於萬斯
年降福穰穰寄此刻文以詔萬方　元加封南嶽碑文　上天眷命皇帝
聖旨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內民物阜康時
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靈貺可加封南嶽為司天大化昭聖帝以
稱朕敬恭神明之意主者施行　元明善敕賜南嶽昭聖萬壽宮碑　五
嶽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覧輿地提封既悉入職方謂五
嶽五鎮四瀆四海能興雲雨濟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祝香
授重使先以金帶馹至祠下守土大夫恭致牲醪備三獻禮竣事還奏著
為恒典列聖遵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為最遠而其神次貴亞岱
宗分直軫甯丙丁壽星所躔天子重之嶽神廟在赤帝峯下其制一擬天
子之宮宋季為盜所燬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鼎建越若干年大
殿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裔以為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
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稔民跻國豐臻于大和亦惟神相帝崇嘉
秩爵答神休乃加嶽瀆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
今特進上卿太真人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遣臣養阿至廟以告今玄
教嗣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公全節實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
祀有司奉詔不虔不一于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
吾懼焉史訪提點劉景中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聞制以玄德代景中元
貞二年言于朝曰廟之大殿及鎮南門邇選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
別館以居道流以嚴祠事而南嶽獨無有甚者上錫香幣至未薦神無
所於真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賓上累錫白金及歲入錢米築

館廟之東偏併夫廟之未備者敕省臣亟如所請別下詔併御賜提點所
印章是歲玄德介給事中賈訥來蔵歲祀因相基繪圖以其役屬路判李
道真及所屬官吏各祇乃事越大德七年告成外為都宮南為櫺星之門
門內有池池有橋橋北為大門五間大門左右各横廡三間大門內為重
屋曰集禧殿集禧北為大重屋曰寥陽殿兩殿背五間殿之東曰東廡五
間西曰西廡間如東數殿北為堂二前曰光嶽後曰開雲合十間光嶽堂
有翼室光嶽之東西廳二開雲之東西少南庫廚各一兼建廟之寢殿及
嘉應日華月華三門又建櫺星門建亭大殿前曰拜亭建亭鎮南門外曰
首參亭宮殿皆如前所圖矣玄德請錫宮名敕曰昭聖萬壽之宮命上卿
玄德世繼以領八年玄德朝至宮中設金籙醮慶成既還奏曰身從嚴蹕
道領宮廟懼致怠者獲庚靈明有年上肯願以弟子道士李奕芳代臣奕
芳備潔恭和可以事神長久制授奕芳明遠沖妙弘道法師提點南嶽昭
聖萬壽宮壽寧觀仍以道真副之皇慶元年玄德奏奕芳道真陳大同道
行益著於宮廟有守翔勞制奕芳領宮廟事陞道真提點大同提舉云衡
之人士咸願勒石紀始使宿儒吳弁載其事為書走玄德玄德屬筆於明
善欽惟世祖弘神聖之資陋漢唐而下居洸洸皇武戡定大業無文不彰

無與不業。耻一不及明王。而又小心寅畏。咸秩百神。歸福元元。重夫嶽祠委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蓋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禧鴻烈嵩于三朝。惟德萬年。式克同乎今日。敕陳書頌。用美成功。盛德。其辭曰。惟我大君。冠天履地。風霆歡噓。日月暎睇。春秋生殺。陰陽啓閉。四海池環。五嶽肆峙。揖其淫邪。逐其毒沴。沖氣大和。育茲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嚴乎天者。敕天理焉。附乎地者。察猶地焉。維嶽峨峨。摩山之宗。于百祀。主其秩視公。衡冀南服。荆楊是崇。上拂朱鳥。滿靈吳同。麗乎厚縕。滂乎遠抱。開闔變化。莫窺其際。水維雨塲。風維火狹。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爾焦枯。滅爾兇災。鼓其潛蟄。振其萌黄。維昔明王。五月至止。考制觀風。因以告祀。天啓皇圖。惰貧四極。未遑時巡。明祀恭肅。椒桂蒸芬。挂牖醴醇。神其顧享。福我人民。帝曰貴神。執潔尸之。玄德真人。汝領其祠。玄德欽承。來柑于衡。神既以宇。錫嘏純明。別館斯營。麻我脩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聞。肇錫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昭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峙。伊神之形。雲行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寔寔。敢怠于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

楊宗瑞衡山縣進士題名記　仁宗皇帝勵精求治。深惟治道無過用賢。選賢之道。無過鄉舉里選。上考祖宗屢議興舉。未及竟行之意。誕告天下。見之施行。爲一代之令典。於是薄海内外。經明行脩之士。興鄉薦者。咸以賓興貢于京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内。衡爲最遠。在趙宋時。趙忠肅以春秋登第。爲宋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興計偕者。恒不乏人。其光嶽之英華。發於文而得之賦稟歟。抑自唐以來。若李若鞏。勵志讀書。遺風未泯歟。抑亦胡氏昆季。朱張師友。講明洙泗濂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之微緒。有以致之歟。不然。文質彬彬。第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所隷郡邑數百。八科之中。魁鄉薦者三。盛哉。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紱。于徵庚止邑庠。詢訪咨嗟。將勤堅珉。以示激勸。命邑長注哥進義。以其事來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茲山。忝與延祐乙卯進士第。且嘗承乏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理前修。孜孜不怠。篤學力行。登名大府。繼茲以往。當不一書。是謂不言之教。勉勵之要也。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勵。豈惟一邑而已哉。

元一統志　禹碑　世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徐靈期曰。禹治水碑。皆科斗文字。昔樵者曾見之。自後無有遇者。劉贄詩云。壇畔麻姑石。溪邊夏禹碑。物神人所貴。世事遠誰知。王象之紀勝自云。在雙門見。帳幹楊齊賢云。嘉定

初蜀士因樵夫引至其處。以紙筆自隨。打其碑凡七十二字。往往皆不可曉。而以摹本刻之觀中。後蜀士既去。朋流恐爲好事所求。遂併其碑本而仆之。又劉禹錫詩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聖功奠遠服。神仙擁休禎。二說不同。今兩存之。

柳子厚般若碑　在衡山縣彌陀峯彌陀寺内。宋劉贄遊後洞詩云。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彌陀碑。獨趨一里轉巖腹。剝粉敗赤逢門楣。亭亭故碑卜舊主。覆以老屋蹤且軟。常嗟古人不可見。尚喜書誌存於斯。世言書字出心畫。體制類彼人所爲。子厚少年頗跌蕩。字合飄逸往不羈。胡爲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多有疑。或云彼以竄逐久。志氣軟熟非前時。或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惡不正論苦畏。聽決萬事豈獨此。此書何媿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跌瘦動縣何精奇。九十二人姓名具陳續寶曆元年題。云此子厚二碑者。元和五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楊與倪。塵蒙蘚礙世未見。自我訪尋初嘗之。

安仁縣宋重建儒學記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偏于天下。然郡爲之易邑爲之難。蓋守之治千里也。師儒有專職。錢廪有攸司。冠屨雲從。簡編日習。鼓篋歡也。易成若令一邑。則朿條之責。獨任于身。始焉窒廬。必焉之經營。給以炊庖。必躬爲之。出内曉以義理。必親爲之講說。青衿易於挑達。而難爲糾合。故爲令者必器能蹤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也。安仁在衡爲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密邇儒居。時有強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己巳歲。邑爲寇所殘。來再養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理不講。綱常遂墜。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人之所當先也。是焉可一日緩哉。顧視舊學介於道宮神祠之間。假及廊廡共爲出入。狹隘不足改爲。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建焉。外設櫺星。中陳戟戶。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奠獻有所。職掌有位。惟齋舍未全。而君以薦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庶已成者毋隳。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爲本。以禮義廉恥爲維。平居有安分循禮之風。臨難奮徇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爲虛器矣。君以圖來謁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績之難易。抑亦邑士使知所嚮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荆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

耒陽縣三國　太中大夫九真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

陽人掾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出自顓頊，蓋爲舜虞賜姓龐氏，至于庶子封於泰谷，因而氏焉。君以承洪源之清派，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歲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都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惠以布化，蒞政未朞，徵拜立中都尉、尚書郎，靖審樞機，名冠衆僚，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萬里肅齊，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敘。于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千戈未戢，帝思俾乂，訓咨羣司，僉以君往。部南州威惠素著，遷九眞太守，君秉明德，所立垂勳，宜延遐紀，光贊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於鳳凰元年四月一日乙丑，寢疾而薨。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績。其詞曰：於鑠府君，稟性玄通。積行閨閫，九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撫黎民，風移俗興。名恭豹產，勳齊仕蹤。當永黃耇，翼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搢紳，靡瞻靡崇。勒茲玄石，永光無窮。

宋重脩杜工部祠堂記

唐三百年詩人輩出，而李杜爲之冠，然不幸當天寶之季，顧不早鳴國家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身，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若斯之甚。舊序謂先生死葬耒陽，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抵牾，譬世傳太白溺死，葬采石，據李陽冰序，謂病卒於當塗，枕上授簡，或謂鎮側青山亦有冢，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郴，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孤墳在祠後，余酹而拜焉。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漫摩挲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壁，未果。既十八年矣，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蒞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比舊加壯，以書來求記。衆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惑。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同而重也。奚惟焉且古人之跡，最易以傳。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澹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而可立教者，雖沒，人尚貪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盡室徒步，草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凍餓，不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孤墳嶢然，過者起敬，前得葬令葬之山水佳絕處，後得諸賢爲立祠宇，令人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令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以爲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得之記。

張齊賢書杜工部祠堂

余嘗聞工部死葬於耒陽縣，縣乃衡之屬邑也。圖經云：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後晉開運中，縣令黃庭翰重興祠宇，會郴令楊演赴任途經是邑，乃述版記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稱兵內向，翠華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崎嶇尋駕，無危負畫者積嶺賊庭。及肅宗受禪，尊玄宗爲太上皇，復神州，清輦下，嚴武仗節西蜀，威振二川，首官羅于奔命者，依賴之。相臣房琯、翰林李白、工部杜甫輿馬。工部守于吳，嘗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猶倖郎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適湘楚，時耒陽尹聶公棹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無闕焉，以酒就宴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爲中興名臣，陶甄品彙；翰林放逸，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耒陽，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皆未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尼之日月也。圖經云：黃令再興祠宇，而悲爲棘荊蕪沒，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邑里之民止好淫祀，而不能設奠于工部之祠，會張負外又超與杜交，及題詩刊于勝，且敘工部之文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祀云。

蔡倫廟碑

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有池一泓，業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請昔蔡倫於池邊造紙，漢時封侯，未知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蔡倫池。後爲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故址尚存。予聞而考之傳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貴而簡重，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剏意，以樹膚麻頭弊布魚網之屬，造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便益，封龍亭侯。至今千有餘年，竊思侯之能功，垂萬世，遂捐斗升之俸，并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爲祠一座，仍復設像于中，祠傍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敖山二都地名北冲口，剏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後予親栽桑樹一百四十根，俱付其祠，以充給饍。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及并助資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耒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

興地紀勝碑記　圖經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年月無考。神禹碑。碑文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秘鬼莫窺。唐文學儒林碑。有大唐文學儒林碑銘。銓德觀碑。上有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趙頤真。元次山茅閣記。在子城西。永泰二年記。元次山寒泉銘。在平陽江口。東巖記。在合江亭東。正觀五年刺史宇文氏記。西路記。在合江亭。宇文氏有銘。衡陽志。宋劉仲序。漢桂陽周府君碑。

上載東漢耒陽人谷朗爲九真太守朗既爲耒陽人則碑疑在耒陽縣又有周府君碑吳九真谷府君碑集古錄云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以鳳凰元年立在耒陽臨海谷侯碑集古錄云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無名字年月不知其何時所立也在耒陽

雜記

衡州府圖經志梁本紀天監六年分湘廣二州置衡州蕭昌傳云天監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又侯安都傳安都始興人梁元帝欲迎其母清遠國太夫人還都母欲求停鄉里仍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爲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晙爲刺史陳大建十四年紀云分衡州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本衡州爲西衡州大氐古今衡州之名凡五變蕭梁嘗以南海郡之舍洭縣爲衡州陳大建所謂西衡州者即今英州含光縣是也梁又分始興安遠爲東衡州即今韶州是也黄州在北齊時澧陽郡在後周時皆嘗置衡州今之衡州乃吳時湘東郡今之衡山乃吳時衡陽郡凡江左諸王封衡陽者皆非今之衡陽而封湘東王如梁元帝蕭繹爲是此地爾自吳入晉以及江左至隋平陳始省湘東衡陽二郡置

衡州今之州治是也州之社壇在城南其地至今號湘東田又蒸陽縣故址在今城西南五十里邦郭猶存然梁陳所置衡州兼督數郡故陸納以長沙叛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淥口按水經即漉水入湘處漉水今醴陵水零陵今永州也是其地蓋界於湘領間可知梁陳二史所紀年月不同其分湘廣置衡州或云天監六年或云天監九年其分東西衡州或云天嘉元年或云大建十四年或云梁元帝時與今郡地不相涉故不詳考　舊唐書地里志云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置南都已割岳潭衡郴連道邵涪八州增置萬人軍舊史呂諲傳止載七州無岳州新史方鎮表云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九州新史呂諲傳云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七州隸其道無永衡二州按荆南方鎮表廣德二年以衡潭永邵道隸湖南觀察使疑當從新史表爲正　唐志初分十道五曰山南道江陵隸焉八曰江南道衡州隸焉其後山南江南各分東西道江陵隸山南西道衡州隸江南西道舊史志至德二年江陵尹衛伯玉以湖南闊遠請於衡州置防禦使改屬江南西道則是至德以前嘗屬荆州矣按新史表至德二載置衡州防禦使領衡潭八州上元二年荆南節度增領衡潭九州廣德二年置湖南都團練守

捉觀察使治衡州皆不言所屬舊史志又云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元元年置江陵尹又衛伯玉傳肅宗即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上元二年擊破史朝義于陝廣德元年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江陵尹據此則江陵置尹在上元初伯玉除尹在廣德初不應云至德二年也伯玉所請必是廣德二年置湖南團練守捉觀察時事蓋衡州舊屬江南西道上元元年始隸荆南屬山南西道故伯玉以湖南闊遠請改屬江西舊史志誤以廣德爲至德守捉觀察爲防禦耳兼至德當言二載不當言二年也　臨蒸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二年也晉志湘東郡統縣始有臨蒸宋齊以後皆同舊唐書地理志衡陽縣注云漢烝陽縣屬長沙國吳分烝陽立臨烝縣吳末分長沙東界立湘東郡據蜀志則蜀時已有臨烝之名唐志云吳分烝陽立臨烝疑誤唐志又云吳立湘東郡不言所治以酈道元水經注考之蓋湘東郡初治酃後徙治臨烝也　新平新寧晉志湘東郡有此二縣宋志云晉孝武太元二十年省新平南齊及隋志皆止有新寧舊唐志云吳分耒陽立新寧縣大中祥符舊經云本耒陽縣地　吳於今縣東南一百里置新平縣宋元徽中移縣於

宜江仍改爲新寧縣據晉志已有新平新寧兩縣宋志又云省新平然不言省入某縣祥符舊經乃云吳置新平宋移於宜江改爲新寧非是當是吳嘗立兩縣晉因之其後省新平併入新寧耳　新城縣隋志云平陳省入衡山郡衡山縣新唐志云武德七年省入衡陽大中祥符舊經亦云唐武德七年廢當考　隋地理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有衡山注云舊置湘東郡平陳郡廢併省臨烝新城重安三縣入焉又長沙郡統縣亦有衡山注云舊置衡陽郡平陳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焉據隋志則衡山郡之衡山縣乃今之衡陽縣也長沙郡之衡山縣按宋志吳時初立曰衡陽晉惠帝始更名衡山乃今之衡山縣也今之衡陽隋志曰衡山不言改爲衡陽舊唐志乃云隋罷湘東郡爲衡州改臨蒸爲衡陽武德四年復爲臨蒸開元二十年復爲衡陽而新志云衡陽本臨蒸武德四年置開元二十年更名較二志舊史頗詳然謂隋改臨蒸爲衡陽與隋志不合當是隋改臨蒸止曰衡山至唐初復曰臨蒸開元乃曰衡陽耳又隋志長沙郡衡山縣注云併湘東云云三縣入焉湘東舊非縣名按通典衡山本漢湘南縣疑誤以南爲東也

拾遺

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
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斬側貳杜佑云長沙今吳沙衡陽郡
衡颯建武中遷桂陽太守耒陽縣產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
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
許荊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
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
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析分因此皆
還供養者千有餘人　建安二十年孫權拜呂岱為昭信中郎將督孫茂
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
岱岱攻降三郡權留岱鎮長沙右見呂岱本傳　漢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
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莫不從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
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蜀志
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
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烝吳呂蒙字子明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
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令誘零陵守郝普普竟降之顧憲

之吳郡人凱之孫仕齊為衡陽內史出公祿葬疫死者雖累經軍郡貲無
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新添世說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
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注云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
晉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守衡陽在衡陽數年遇桓亮之難繪之見殺殷
撫其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
遂及於難夫復何言見在說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
萎及桓玄僭盜至敗凡八旬　梁張纘字伯緒仕梁為湘州刺史至州務
公平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
化　隋經籍志云晉衡陽內史曾瓌集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
錄一卷唐崔倰字德長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
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
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　劉晏遺元載書曰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
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
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遂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
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粮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
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三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

憂都人見泛舟之役　天寶中董奉先修九華丹法久於衡陽接耒陽後
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柁呂諲拜荊州長史
初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
年遂全與相忤希昂率兵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兵屬之自是政
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殺之內外震服　唐
中和中周琲為吉州刺史鍾傳以琲建賊將討之琲奔入一城中白馬踐
腹上有人呼曰史君日者曰公將有行利在湖南不失為專城白西方色
也令馬公霸湖外在廬陵西當復作牧守爾即歸湖南馬殷甚喜奏授衡
州刺史九國志乾德四年八月壬子衡州言火焚公廨倉庫及民廬舍僅
千間　乾德五年冬命鑄湖南管內四十縣牌印　雍熙四年五月十九
日　南嶽廟災　詔中使董丁匠修之　元豐四年郡被大災始燎于南
連延以北市肆倉廩居民郡寺焚之皆既見題名序慶曆四年三月詔湖
南轉運司衡道等州昨經賊驚劫曾被殺傷及燒蕩產業虜掠人口者其
免去年秋稅及今年夏稅及差科一年　四月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
道永州傜賊如聞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匹　慶曆六年東上
閤門使恩州刺史高崇丐坐知郴州不應招討司命責授衡州司馬　元

符二年四月察訪董必體究朝散郎湖南提刑梁美不覺察昌化軍使張
中修倫江驛以別駕蘇軾居之降朝奉郎是月司諫陳次升言必發衡州
出糶常平米就潭州興獄致死三人罷新除工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
年十月衡州言茶陵縣民谷禾鉄於靖王寺前得瑰土色丹刻之獲古玉
印來獻　元符二年四月衡州生芝草一根計一十六葉內一十五葉紫
色一葉黃金色　紹聖三年正月詔潮潭衡永郴知州并監司屬官並吏
部注擬實錄中書備對衡郴永道審官東院差知州人　景祐三年章得
象上所定王公國名封國在小國之數仁宗初詔定公田諸路多誤以戶
絕官田給官吏王罕為湖南提刑諭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
南坐收戶絕田以贓廢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見湖南官吏首狀它
日遇罕曰公德及人多矣　歐陽修言湖南蠻賊漸熾楊畋銳於討擊不
肯招降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桂四面皆可出寇官兵守於東則彼
出於西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則兵
寡易敗今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所誘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
討擊遂蠻使殺虜殺平人遂致莫徭驚皇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
有可招之理初邵飾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致死今

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許其必未肯降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
招之可使聽命鄧和尚大則希一班行次不過殿侍若遷延後時致彼倡
熾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
自信又言楊吹近殺得七八十人首級挫賊之鋒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
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靜亦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
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今若因吹小勝示以恩威正
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其賞典宜小違為庶合事體　余靖言湖南
以寨盜鼓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此乃驅民為盜耳賊既焚其廬舍
劫掠其資又禁其耕種欲不為盜不可得也又言湖南初以錢絹購蠻首
軍人利厚賞逢人即殺至有頭押標識以免官軍之害由是標識者賊殺
之無標識者官軍殺之楊吹但欲靜盡賊徒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賊
勢已窮欲降久矣吹宜便與差遣　淳化二年少府少監雷有終責授衡
州團練副使依驗于也　咸平六年四月詔民祠嶽者自今無得造輿輦黃
纓繖萬鞍帕及糾聚社衆執兵邏者論如法　元祐中韓贄為御史荆湖
笑以贄持節安撫湖湘自馬氏時計丁輸米雖身死田盡不得免又賦竹
索船木及責茶之直數十萬民以為病贄悉條奏罷之　元祐五年正月

戶部言江湖鹽未有住外州縣般鹽管押請乞衡州茶陵安仁縣往潭州
衡山縣般運並依鹽令那官押賣交割出賣從之　乾興元年十一月同
判吏部南曹丁度言諸州軍戶口頗多各置錄事參軍詔流內銓與南曹
同定奪以聞其到自來不置錄事參軍萬戶以上州瀧資洋通永郴道衡
潮循十州乞依所請添置替見任司戶司法內兼錄事參軍一員滿闕
詔可　熙寧三年十二月詔全道郴潭衡邵永州桂陽監有溪洞蠻徭處
縣主簿尉及道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令轉運司依川廣路法就差　元
祐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坐違法督責州縣廣認鹽數令鋪戶均買
謫添監衡州在城鹽酒稅　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故曲紅長零陵重安區
祉字景賢　耒陽　字漢威歐陽脩集古錄載謝仙火慶曆中衡山女子
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有以此字問之者輙曰謝仙雷部中
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閱道藏云
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近見衡
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
一衰媼也　至道二年知州事錢熙給石鼓書院基與學究李士眞帖
見文集　通鑑長編宣和五年夏倪濤以鼓唱撰造監潭州茶陵縣造船

場茶陵縣之潭州當考　元祐六年五月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
王五等劫盜案有情理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
可憫奏上不得卻入疑似之言從之　韋倫唐天寶末貶衡州司戶初倫
為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倫清儉率身
以化之竟遭毀貶　李迪乾興元年二月貶衡州團練副使不僉書本州
公事初　真宗不豫欲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異議曰即上躬疾已
事難處也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於是皇太
子止於資善堂聽事也皆聽　旨謂寖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曰迪
起布衣十年至宰相但知事主安能徇權臣取容乎因面疏謂姦狀願與
俱罷既而與謂歸班尋知鄆州謂譏上殿隨中使口詔入中書復為宰相
真宗崩迪乃貶是年十二月為秘書監知舒州　劉摯熙寧四年謫監衡州
鹽倉初摯除監察御史裏行未及對即言亳州官吏所犯止於不恤限散
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又論助役十害
會中丞楊繪亦論新法章下司農司農劾公與繪陰中懷向背有旨分
析摯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臣之職也有司駁奏遂令分
析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

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
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貶衡州　劉攽元豐六年責增
監衡州鹽倉初攽為京東轉運使俄知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言本路元
豐三年秋季至今上半年終酒稅課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內祖額增百七
十九萬餘緡其前官任內二年酒稅比祖額虧二十一萬緡居厚擢天章
閣待制攽坐廢弛奪兩官落校理謫衡州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嘗知衡
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責監衡州酒稅　呂陶字元鈞眉州人　哲宗
即位除殿中侍御史論罷蔡確韓縝章子厚坐元祐黨籍謫衡州居住並
事略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　哲宗朝為右正言嘗論蔡確章子厚
等妄要定策功責英梅安置後移衡州　淳熙七年謚忠定見言行錄　胡
銓字邦衡吉州人　紹興七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力排羣議責新州
又移吉陽軍斥海外二十年　紹興三十一年量移衡州言行錄　曾衍字
希甫衡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周行達時尚門蔭以家寒素不得調居衡陽
教授自給張文表據潭州為觀察判官文表敗遁去采馬氏舊事撰野史
三十卷請闕進之　太宗授將作監丞見陶岳荊湖近事　王政山東人少
從韓世忠軍以勇稱任衡道郴桂四州都巡檢使　乾道元年郴寇李金

犯道州破寧遠縣致力戰破賊旣而賊衆復至政以失援敗被執罵賊以死喪還部使者鄭丙首即其居哭之甚哀聞者感動封司以事聞　詔贈廣州觀察使官其屬五人賜廟曰襃忠　黄端卿字叔嚮若之子知茶陵縣淳祐間郴寇竊發侵及邑境端御閫門迎敵竟死于賊　朝廷嘉之特贈三官澤及子仍為立廟奉　勑賜額忠顯

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旻死之　新唐書紀光化二年五月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旻死之按新書鄧處訥傳先是陬溪人周岳悉衆趍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時鎮南節度閔頊哀顥窮率兵納之岳誘戰頊大敗岳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邵州刺史鄧處訥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會劉建峯馬殷兵至處訥遣邵州豪將蔣勛鄧師彧說勛曰劉公勇知絕人不如下之富貴可得勛謂然既執處訥許勛賞米及行勛怒求邵州建峯死殷代為節度擒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庚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郴人陳彥謙自稱都統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亂盜永州殷遣將李瓊攻殺行旻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斬彥謙又劉建峯傳建峯死將吏推殷為留後殷厚結朱全忠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使是歲邵衡永道郴連六州又按通鑑光化二年春以潭州刺史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

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曹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殷請取衡永連道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云云以新書列傳及通鑑考之則馬殷雖本蔡賊餘黨然已授朝命為節度留後師遠輩亦一時乘亂竊據殷以強取弱則有之師遠不得為死寃然以新書紀凡例考之乾符六年書郎州賊周岳陷衡州逐其刺史徐顥光啓二年書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景福三年書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乾寧元年書劉建峯馬殷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如此例甚多是時朝綱不振羣盜蝟起小者據一州大者連數郡朝廷既無以制因以命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歐陽公以賊書周岳始言陷後言死之是以入者為主紀史之法當有知之者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寫書官主簿臣吳自成
圈點監生臣孫世良
臣秋河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十九庚

僧 洪武正韻思登切沙門也許慎說文䑛浮屠道人也从人曾聲蘇曾切顧野王玉篇悉層切師僧也陸法言廣韻梵音云僧伽熊忠韻會舉要思登切商次清音陰時夫韻府羣玉史畧云四人以上名僧一人亦名僧善覺要覽趙謙聲音文字通學浮屠人也古無其人故無其字但當轉曾而用之或用生亦通俗收此又倗僧髮亂貌作鬙非韻會定正心拒切釋氏徒字切心拒心新鮮僧

篆書 僧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

古文 僧 徐鉉韻海篆韻

隸書 僧 魏大饗碑洪遵漢隸分韻

真書 僧 智永

僧 顏真卿

僧 柳公權

行書 僧 王羲之

草書 僧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事物紀原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僧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國中有僧之始也僧史畧曰漢明聽陽成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汪新唐書傅奕上䟽曰浮圖法漢明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削髮事胡石符亂華乃弛厥禁此疑中國為僧之始續後漢書西戎天竺國傳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至魏世中國人始祝髮為僧云朱子語續錄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千文傳道釋志西域之有浮屠尚矣然自炎漢以前邈乎無聞至武帝有事四夷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及通西域有傳身毒諸國皆奉浮屠教中國未之信也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寤而訪之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嘗詔聽有罪亡命者贖英奉縑紈詣國相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沙門之與漢使詣洛陽者曰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而至館于鴻臚寺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卒於寺寺之名始於此浮圖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

之則為淨覺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總謂之僧亦皆西方言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信道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優婆或為伊蒲亦聲相近所謂佛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云魏明帝時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戒律乃於洛中構寺盛飾佛圖畫迹係天竺舊狀建為塔自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謂佛圖云元康中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後有常山衛道安後是正之石趙時有佛圖澄姚秦有鳩摩羅什宋齊梁魏隋之間君曇曜惠始法顯寶誌之流不可勝數其言語行義足以驚世駭俗故自王公大人下及黎庶莫不尊信之甚者梁武舍身佛寺以麪代宗廟犧牲魏世宗營石窟三自景明至正光役工八十萬二千三百有奇此其法之盛行也唐自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強丁剃髮避役至代宗時魚朝恩作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置百高坐講仁王經以禳寇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百官迎謁三藏和尚不空至卿監爵國公一時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侍上多談佛事自是而後臣民承化卒皆奉佛僧徒愈衆矣其間雖屢經廢毀不旋踵而復焉宋興太祖初平蜀詔西面轉運沈義倫就成都寫金銀字金剛經以進召僧崇蘊入便殿講經下詔禁止灌頂道場水陸齋會不得夜集士女就寺開設立法以限度僧諸州僧帳及百人者許度一人太平興國中始建譯經院翻傳梵文御製聖教叙刻石傳法院真宗篤尚道釋著崇釋氏論注釋四十二章遺教經鏤板傳于世每歲誕聖節令所在州府按試道釋經業男子年十五女子年十三以上誦道經四十紙若誦佛經男子百紙女子七十紙讀佛經男子五百紙女子三百紙皆聽披度詔京城民鬻酒肉者並居寺觀百步之外見在內者徙之其沽市與僧道者論罪應寺觀每夕鼓未發闔扉天明啓鑰不得妄托親舊恣有遊從所司不舉覺者坐之天禧五年天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仁宗時參知政事王隨言景德傳燈錄三十卷頗煩稍令刪為十五卷著之後叙乞詔傳法院編錄入藏從之大觀中詔改佛為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德女童行為德童此東都事佛之大畧也然學浮屠者源遠而流益分於是有譯經戒律禪宗天台教之別云譯經者自東漢永平中天竺僧持梵經至洛陽譯成四十二章傳于世至魏吳南北朝三秦三涼迄唐凡十九代俱有翻譯石晉天福中滄洲僧道圓詣西域至乾德三年始還以貝多葉梵

經四十二夾及佛舍利一水精器獻太祖道圓在途十二年住天竺六年
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帝召問所歷山川道里一一能言上嘉之賜紫衣
器幣時僧行勤等百五十餘人求詣西域訪經人給錢三萬道之開寶中
有中印度摩伽陀國僧法天姓刹帝利備通三藏與其兄達哩摩華义多
西印度僧尼羅尚印度僧汝獻計哩帝四人同造中國惟法天與其兄得
達餘皆死於道路法天至鄜州偶河中梵學僧法進始出聖無量壽尊勝
二經七佛讚共詳經義法進執筆廻綴知鄜州王龜從潤色經成送法進
詣闕召見賜以紫方袍遂遊江浙嶺表巴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又有梵
僧天息災施護持經至上並賜紫方袍法天聞之亦如京師上召見天息
災等建譯經院七年六月成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傳
法大師令各譯一經以進梵學僧常謹請詔法進皆受筆綴文光祿卿楊
悅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悅等請依古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
壇開四門梵僧四各主其一持秘密呪七晝夜以珍魔障從之第一譯主
正坐宣傳梵本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與譯主評量義趣第三證梵文梵
僧聽譯主讀梵夾以證舛誤其右第四梵學僧觀梵夾審聽譯主宣讀寫
為隸字第五梵學僧以筆受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第七證義僧參詳句

義第八宇學僧刊定華字潤文官設位于南潤色之七月天息災獻聖佛
母經法天獻吉祥持世經施護獻如來莊嚴經翌日詔集梵學僧百人詳
定左街道錄神曜等造與諍難天息災等即持梵本先譯梵義證以華文
衆乃服語付藏刻板流行未幾上幸譯經院召天息災等賜坐慰勞給卧
具襴華褥梯什器等悉度其衆因晝出禁中所藏梵文令視藏經所未載
者譯之賜院額曰傳法後天息災等奉所譯經見上且言歷朝所譯經論
必藉梵僧翻傳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則譯學廢絕望令兩街選童子
就院習梵學詔從其請得惟淨等五十人雍熙二年加三梵僧並朝散大
夫試鴻臚少卿詔西天僧有達梵譯可預翻演者悉館于院譯僧月給酥
酪錢有差四年賜天息災名法賢加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試鴻臚卿位
兩街首生之上淳化五年詔寫所譯經二本一入大藏一藏傳法院至道
三年並加朝奉大夫咸平五年加施護試光祿卿真宗景德二年幸傳法
院大中祥符三年中天竺僧覺稱獻讚聖頌上令惟淨譯以聞俄請還本
國賜金襴袈裟及紫錢茶藥初法賢年十六依本國密林寺達磬明學
從兄施護亦出家法賢語之曰古聖賢師皆譯梵從華而作佛事遺傳數
法即與施護及北天竺僧淨護天竺僧作信吉祥天東天竺僧作法吉祥

天廣賢等由天竺詣中國至于闐其王迎禮館于歡喜園寺淨護及作法
吉祥天因止焉法賢等四人遂行至沙州其州主燉煌王禮接尤至憩踰
嶽寺作信吉祥天與廣賢先辭往五臺惟法賢施護留止久之王固留不
遣因棄錫杖瓶盂惟持梵文以至京請遊衡山五臺峨眉給以兵卒傳舍
積食咸平三年卒賜諡慧辯法天兄達哩摩華义多少習瑜伽祕密五部
教與法護等嘗預翻譯以太平興國八年西還咸平四年法天卒諡玄覺大
施護年十五捨家依帝釋宮寺僧悉賢學五天真華及師子于闐三佛齊
闍婆文字天禧二年卒諡明悟法護與法賢同國人依中天竺摩伽陀國
堅固鐘宮寺解八轉音年二十五至京師賜紫方袍景德三年詔參證梵
文賜號傳梵大師大中祥符二年詔同譯經八年與惟淨同加朝散大夫
試鴻臚少卿後並授譯經三藏尋加鴻臚卿惟淨者吳王李煜從弟之子
以童子選習梵學性穎悟口受梵章即曉其義又徧識西域字歲餘度為
僧雍熙三年寫梵經以獻令充梵學端拱二年因進經得對賜紫服命充
筆受淳化三年賜光梵大師名嘗與法護同譯經法進者學梵書達梵義傳
究教典緝文婉約令翻譯儀範自其著定也筆受僧又有令遵致宗證珠
文立皆曉天竺寺音達其音趣及能書梵字綴文有寔顯希書啓冲簡長

皆達內外學證義有慧超歸省道一冲果善於講演潤文則從臣楊礪宋
昂柴周輸趙安仁晁迥楊億後以宰相兼譯經使丁謂王欽若呂夷簡章
得象皆嘗為之戒律者自魏嘉平中始有戒律至唐僧道宣撰戒壇祇戒
心圖穎川朱士行始受戒者所撰戒壇經行于世太平興國寺有石壇寺
僧正紹所建每歲童行得度為沙彌者遇誕聖節詣壇受戒壇上設十岁
擇律僧號十闍梨說三百六十戒沙彌三人為一引大中祥符三年賜名
奉先甘露戒壇諸州亦皆置壇度人受戒詔祠部給牒江寧府有僧德明
精律學為臨壇大德十五年江東多得其戒者律藏舊有百餘卷德明刪
為十三卷為人講說真宗召至闕下屢對便殿賜詩獎之任以僧錄固辭
請還詔賜江寧崇聖寺戒壇召承天甘露天禧中知越州高紳言僧尼得
戒還家受父母拜有忝尊卑之敘望禁止從之禪宗者心法也梵語禪那
華云思惟亦云靜慮自梁普通中菩提達磨由西域至為中華初祖以衣
盂相傳至第六祖慧能而止慧能與神秀同參五祖洪忍後慧能住韶州
曹溪號南宗神秀住江陵當陽山號北宗而南宗特盛派分浸廣迭相承
嗣句偈問答以機緣契勘者為須解各操宗支大指以人有真性為塵境
所蔽而不能悟了達本源明佛心宗師成正覺謂之頓門最上乘慮人滯

於習見不立文字教外別行後學績其法習其語言為之圖傳是禪僧
與律衆襍處唐元和中洪州百丈僧懷海始創規範別立禪居凡具道眼
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處方丈室不立佛殿惟樹法堂所裒學衆無高
下悉以次居堂中朝夕長老上堂與其徒問答謂之參請云天台教者本
西天僧龍樹造中觀論梁僧慧聞達其旨以授南嶽僧思慧思慧授天台
山僧智顗門人灌頂編輯之其法始盛流于海東唐末江右欽其書吳越
錢氏時有僧義寂住天台羅漢道場演其教學徒甚衆錢氏為於日本國
購獲觀教全部有三觀十章五畧十境十乘之說總謂之止觀其脩證有
漸大抵與經論合而實別行云詳見釋字夢梁錄歷代高僧自宋武帝朝
為始僧慧靜慧基慧集法匱淨度瑜本翼本僧銓道琳昊本明徹法開惠
明晏超真官字聖遠號南天竺岳師道欽徑山國一澄悟禪師國脩道林
號鳥窠禪師會通號招賢禪師齊安號悟空禪師道標號為西嶺和尚慧
琳字抱玉交遊前後刺史學士如杜陵裴常[redacted]陵則楊憑盧元輔白居易
李幼崔鄯路異俱造室請論心要靈照名龍華禪師號真覺大師行脩生
有異相耳垂兩肩稱長耳相禪師賜號崇慧大師延壽號抱一子易在俗
誦經感諸羊跪聽後捨業為僧聚徒講道傳播高麗遣使盡弟子禮奉金

線織袈裟衣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為獻唐開寶入滅號智覺大師崇寧歲
追謚宗照禪師遂號普覺大師遇安號善智禪師慶祥九曲禪師行明開
化禪師太宗朝賜紫衣師號錦帔萬花谷梵語云僧伽唐言衆僧史畧云
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一人亦稱軍也　律師法師禪師　有人問惠海禪師云律師法師禪
師何者最勝師曰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受命之遺風秉威儀行軌範
三畨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法師者據獅子座瀉懸
河辯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禪師者據其樞要
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縱横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三學
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諸方廣語事文類聚桑門六帖開士周上男曰
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大藏一覽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
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
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
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
意思梁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云面壁九年
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脩行達磨一切埽蕩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
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子語
錄　朱子語錄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
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不帶性氣底
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程氏遺書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
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謂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
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
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象志林
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恩愛墮戲僧徒之集則曰海會雲堂有說乎予應
之曰叢林蓋取諸海畢集乃類乎雲然則一闠之市何謂无子不曰來如
无合去如无解翻譯名義大論秦言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譬如
大樹叢林是名為林淨名疏云律名四人已上皆名衆律鈔曰此云和合
衆和合有二義一理和謂同證擇滅故二事和別有六義戒和同脩見和
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諍意和同悅什師云欲令衆和要由六
法一以慈心起身業二以慈心起口業三以慈心起意業四若得食時減
鉢中飯供養上座一人下座一人五持戒清淨六漏盡智慧肇曰非真心

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羣衆如衆不和非敬順之道也又僧名良福
田者報息經云衆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
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史論云是
僧四種一有羞僧持戒不破身口清淨能別好醜未得道二無羞僧破戒
身口不淨無惡不作三啞羊僧雖不破戒根鈍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
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決默然無言如白羊入殺不
能作聲四實僧若學無學住四果中行四向道是名實僧唐太宗嘗問玄
奘三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植法
為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又云沙門或云桑門或名沙迦懣曩
訖正言室摩那拏或舍羅摩拏此言功勞言脩道有多勞也什師云佛法
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秦言義訓勤行勤行取
涅槃阿含經云捨離恩愛出家脩道攝御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
傷害遇樂不忻逢苦不戚能忍如地故號沙門後漢書郊祀志云沙門漢
言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
沙門或云具名沙門那此云乏道以為良福田故能斷衆生饑乏以脩八
正道故能斷一切邪道故迦葉品云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

畢竟永斷一切貪嗔癡等世言沙門名之邪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之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爲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或以沙門翻勤息舊俗記云謂勤行衆善止息諸惡息界內惡者藏通沙門次第息界內外惡者別教沙門一心徧息內外諸惡者圓融沙門瑜珈論云有四沙門一勝道沙門即佛等二說道沙門謂說正法者三活道沙門謂脩諸善品者四汙道沙門謂諸邪行者　又云苾蒭古師云含五義一體性柔輭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麄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絶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爲衆所聞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　智論云出家多脩智慧智慧是解脫因緣俗人多脩福德福德是樂因緣僧祇云恭養舍利造塔寺非我等事彼國王居士樂福之人自當供養比丘事者所謂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　又云和尚　又云闍黎　度僧原由

太子入山父王思念乃命家族三人謂阿鞞跋提拘利舅氏二人謂陳如迦葉尋訪隨侍動靜二人著五欲太子初食麻麥遂爾退席三人著苦行太子後受乳糜亦復遠去洎成佛果念誰堪度初思二仙空言已死後念五人當往先度故至婆羅柰一夏調根初爲陳如說四諦得道次爲阿

鞞跋提說布施生天福樂同時證果三爲迦葉拘利亦如前說皆得聖道是爲三翻度五比丘既先入道故首列之一阿若憍陳如此云已知二類鞞此云馬勝三跋提此云小賢四十力迦葉亦名婆敷五拘利太子即摩訶男　又宗翻譯主篇云

僧講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僧講自朱士行魏代講道經始也詳講僧

僧律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靈帝建寧三年安世高首出義決律一卷次有比丘諸禁律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到許洛慨魏境僧無律範遂於嘉平中興曇諦譯四分羯磨僧祇戒心圖此蓋中國戒律之始也詳律宗僧

僧官

事物紀原廣明洪集曰後魏太祖皇始中以沙門法果爲統管攝僧徒文帝以師賢爲僧統參立語錄曰後秦姚萇立道䂮音略爲僧正秩同侍郎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同吏令此僧立正錄之始也又元魏以沙門僧顯爲京師統隋天下分置十統呼上統或曰大統唐罷統並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宋會要景德二年御便殿引對諸寺院耆首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選定遷補所置或非其人多致諍訟或帝親閱試焉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詔諸州僧道依資轉至僧道正者每年承天節前具所管僧道及寺觀分析爲僧道正已來年月歲數名行有無過犯聞坐以聞　三年閏二月命知制誥李維直史館路振直集賢院祁暐宿於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序遷焉八年七月詔今後諸州軍監僧道正有闕委知州通判於見管僧道內從上選擇耆是上名人不任勾當即以次揀選有名行經業及無過犯爲衆所推堪任勾當者申轉運司體量詣實令本州軍差補勾當訖奏候及五周年依先降指揮施行　天聖八年正月以僧道官闕詔開封府選試僧具名以聞五月開封府言勘會左右街僧正僧錄管幹教門公事其副僧錄講經論首座鑒義並不管幹教門公事詔今後左右街副僧錄並同管幹教門公事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封府言左街道錄陳雅嵩等狀竊覩僧官每年遇聖節許令進功德疏自僧錄至鑒義十人各蒙賜特敕祠部度一名係帳行者緣道釋二教遵聖辰祗應脩崇事體相類唯道門人數最少乞依僧官體例從之　元豐三年十月九日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者今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官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改賜譯

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藏餘依舊　崇寧元年五月四日詔僧道官免試超越職名補額外守闕鑒義之類自今雖奉特旨衝改舊條等指揮令省子細契勘具有礙是何條法聞奏更不施行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前右街額外守闕鑒義寶月大師法訓係考試較補僧官昨緣興慈孝寺整會常住地主勸令還俗已於宣和元年八月內復寶月大師依舊爲僧自差充主管昭慈獻烈皇太后梓宮前道場並無遺闕可特與依舊充右街額外守闕鑒義　五年正月十五日詔左鑒義德信特補右街副僧錄主管教門公事令承替思彥住持圓覺院依舊崇奉太上本命香火　三十年七月六日中書詔皇后功德院住持天竺時思薦福寺慈授法燈大師子琳特與補右街鑒義　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凡以雨暘祈禱觀音必獲感應上天竺住持僧若訥特補右街僧錄十月六日詔天竺時思薦福寺保壽皇太上皇后功德寺住僧右街鑒義子琳特補右街僧錄監寺僧利宗特補右街鑒義歐陽公集內降補僧官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上是鑒義有闕中書以下兩街

選一人未上而内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内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内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内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宫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若不絶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奏上遂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一自曰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金國志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録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録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別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

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録都綱司元史世祖紀二年正月以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録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國朝諸司職掌在京置僧録司左右善世二員正二品左右闡教二員從六品左右講經二員正八品左右覺義二員從八品各府置僧綱司都綱一員從九品副都綱各一員各州僧正司僧正一員各縣僧會司僧會一員

僧隷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隷祠部此祠部轄僧之始也唐志亦云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與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以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移就宗司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乘春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隷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隷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不須隷宗正寺唐書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隷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隷祠部合係屬主客為復合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已來並隷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隷祠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隷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藩五天竺國並在數内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國中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隷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隷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　會昌五年秋七月中書奏僧尼不合隷祠部請隷鴻臚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五月乙巳赦僧尼前隷功德使不隷主客注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隷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隷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隷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隷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冠隷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隷主客太清宫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隷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注牒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宋會要咸平五年十月詔天下有竊買祠部牒冒為僧者限一月隷軍籍陳首釋其罪違者論如律少壯者隷軍籍

僧封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果加忠信侯安城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得封自後魏太祖始也　又云元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此其始也唐亦贈不空司空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宋宣和元年御筆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州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士初祖達磨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慧大士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遠覺封全德大士經文合改佛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脩善銅象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為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作披戴為德士　淳熙十一年正月四日詔汀州廣福院靈感威濟大師加封靈應威濟普惠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五月十七日詔漢州什邡縣慧毅禪寺波崙和尚真慧大師加封真慧妙應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覺賜塔額妙光封宏智禪師從住持僧法為請也　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詔泉州德化縣真濟大師加封慧慈真濟大師以祈禱有應從本路轉運司請也

僧謚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後魏太祖時法果卒謚趙胡靈公此僧賜謚之始也 宋朝會要曰咸平三月八日梵僧法賢卒謚慧辨四年法天卒謚元覺真後施護卒亦謚明悟也紀纂淵海大曆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通鑑唐代宗紹興六年四月十八日成都府言本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亡僧充勤道行顯著人所推仰乞賜謚號塔名詔謚真覺禪師塔名寂照 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知臨安府俞俟言本府靈鷲山興聖院故寂常海慧大師淨暉係薄郎看誦本命經僧戒行高潔欲依靈芝崇福寺住持僧元照律師例給賜謚號塔名詔謚脩證了義法師塔名元覺

僧號

事物紀原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晉朝請經草堂寺有廟臣大德沙門千餘人此始有大德之呼後趙石虎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晉初鳩摩羅什來東渡龜茲王請為國師姚興迎羅什待以國師之初也梁勑慧約云元膺闍黎之尊為當智者之號此師號之起也唐中宗神龍二年號萬廻曰法雲公姚秦又號羅什為大師則大師之名蓋起於此唐僖宗廣明中賜僧知玄號悟達國師僧徹淨光大師可符法智大師德宣演暢大師自此始為朝廷寵渥之命見事始云唐會要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為僧詔宜賜號大覺宋會要仁宗嘉祐七年十二月杭州靈隱沙門契嵩上傳法正宗記詔入藏教仍賜號明教大師 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六月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或願師將號換紫衣亦聽 宣和元年二月四日詔天下見住持長老可委逐州軍守臣取索姓名並賜師號如有師號者添兩字 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解州防禦使鄭明之特與剃度為僧充僧職與師號管幹教門公事法名善因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路轉運司言建州崇安縣管下新豐鄉吳屯里瑞巖禪院有開山扣水和尚俗姓翁名藻凡遇水旱祈求輙應乞賜塔額師號詔以慧應塔為額六年加法威大師從轉運司請也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以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脩奉香火泰寧寺更與度僧一名本寺知事僧並賜紫衣內住持人仍賜二字師號 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言臣駐軍江州請到禪僧惠海住持江州廬山東林禪寺本僧禪學精通戒行孤潔欲望特與一佛心禪師師號從之 隆興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詔臨安府徑山能仁禪院大慧禪師宗杲賜號普覺禪師塔以寶光為額先是上嘗賜宗杲御書妙喜庵以及御製贊誦宗杲死其徒了賢等請以宗杲所居為妙喜庵奉御書於閣上臣乞賜師號塔額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十三日詔平江府吳江縣洞庭包山顯慶禪院慈受普照大師懷深追號慈受禪師賜塔以普明為額以其徒法駿等言師住持名山三十餘載行業顯著道俗推重故有是命 乾道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徑山住持僧蘊聞對選德殿上問佛法蘊聞以所學對上曰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又一歲再召宣問合旨賜錢三十緡號慧日禪師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日詔前住潭州大溈山密印禪寺傳祖沙門守慧塔院可特賜妙明為額八月九日詔邛州南津勝因院楊樂和尚特封妙德大師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加妙德慈慧大師皆以祈求有感從本路漕臣奏請故也 淳熙五年二月四日詔崇報功德院住持僧崇粹賜號圓悟禪師以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伯圭言見住持先臣秀王崇報功德院僧崇粹道行清高衲子歸鄉住本院已一十年山門整肅香火精虔院去先王墳塋不遠乞特賜一禪號從之 淳熙十三年五月八日詔雅州名山縣蒙頂山智炬院甘露大師特賜普惠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 十七日詔建寧府崇安縣瑞巖禪院慧應塔妙應法威慈濟普照大師以雨暘祈禱感應從本府請也 十四年十二月詔懷安軍雲頂山惠應塔妙慧大師加封妙慧慈應大師以雨暘祈禱感應從本軍請也 紹熙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住持景德靈隱禪寺僧蘊衷特與賜佛慧禪師 九月二十七日詔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僧寶印賜號慈辯大師塔名智光宋朝事實僧師號 法乘法真法照惠滿惠海真悟真懿真戒妙空大惠普明慈懿慈濟真教明普宣秘惠照禪鑒淨因淨惠淨嚴淨悟普證圓證證悟慈覺惠覺密印崇辯通照

僧衣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黎又秣陵諸僧衣色倣西竺後周忌聞黑衣之讖悉屏黑色著黃色衣謂今僧衣褐起於宇文周制注按北齊忌黑文宣紩弟㴩以七近漆屬黑後果敗於宇文黑獺然則非後周也又事始云代宗實錄曰大曆三年僧惠崇內賜紫袈裟記以為僧紫衣之始按贊寧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譯大雲經陳符命言法朗等皆賜紫袈裟則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也不然唐會要安得開元二十年波斯王遣僧及烈至唐勑賜紫袈裟還國之事也蓋僧賜紫不起於代宗明矣宋會要乾德三年十二月滄州僧道圖詣

西域還求獻貝多葉梵經四十二夾。道圓晉天福中往。在塗十二年。住天
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山川道里。賜紫衣器幣館
于京寺。 開寶七年。知鄜州王龜從表上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河中
府梵學僧法進所譯聖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讚語法天等赴闕。召見慰
勞賜紫衣。雍熙二年。詔應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于傳法
院。自是梵僧至者。悉召見。賜以紫服束帛。華僧自西域還者亦如之。 太
平興國三年三月。開寶寺僧繼從等。自西天迴。獻所得梵夾經等。詔賜繼
從等紫衣。自是每獻者。多詔賜方袍焉。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釋教。得西域
僧法天。及息天災施護等。取所獻梵夾翻譯焉。息天災等賜紫袍師號。皆
至朝散大夫光祿鴻臚卿。以卒。五年。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爲填
國僧施護至京。召賜紫衣。 天禧二年正月。詔應聖節後。求諸州奏到僧
道正。及五周年者。其西川廣南特與師號。餘俟次年無過犯結罪保明以
聞。諸州道正僧正。亦須衆所推許而任之。宮寺綱首。亦有詔補者。舊皆五
周年第賜紫衣師號。後詔加爲七年。曲洧舊聞。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
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
是罷。宋會要。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知饒州王秬言。奉詔賑濟飢民。僧

紹禧行者智脩。煑粥供贍。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
煑粥供贍。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詔紹禧法傳各賜紫衣。行者智脩
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知真定府呂嘉問奏。
天下建崇寧禪院。遇天寧節度僧賜紫衣。所以崇佛乘祝聖筭功德甚大。
切謂諸路。極有真跡福地藍伽。並未有撥度恩澤。承積灑掃者。欲乞汝州
香山慈壽禪寺襄州橋聖院並改賜天寧觀音禪院名額。每遇天寧節撥
放紫衣恩澤各一名。從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僧尼道士女
冠年八十以上並與紫衣。已有紫衣者與師號。十年十二月。十三年正月。
慶壽
赦同。

僧籍

事物紀原。唐會要。舊制。僧尼籍。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
本留州縣。又開元十七年八月十日。勅僧尼宜依十六年舊籍。
則僧尼供帳始于此耳。僧史略曰。唐文宗太和四年正月。祠部請天下僧
尼具名申省。以憑入籍。入籍造帳。自太和始也。二文不同。以會要爲正。宋
朝用顯德事。三年一造帳。定著于令。唐會要。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禮
部尚書崔翹奏。僧尼籍。開元二十九年造。天寶元年已來。度人總未入籍
望具様。令諸州縣勘造。仍委採訪使勾當。限勅到兩月日畢。其籍。請準司
封奏道士女冠籍。每十年一造。仍永爲恒式。勅旨依奏。錦綉萬花谷。唐初
天下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
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
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凡僧簿
籍三年一造。凡別勑設齋。應行道並官給料。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
散齋僧尼。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壬戌。祠部奏括天下僧尼二
十六萬五百。周世宗紀。顯德二年。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
類。令兩京及諸州。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見僧四
萬二千四百四十四。泉州府志。九朝通畧。至道元年。太宗覽泉州僧籍。歲
未度者僧四千餘。語近臣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近世一
夫耕。迨至十人食者。黎民安得不困。東南風俗。惰游固非樂爲清淨。但慵
耕穡避徭役耳。宋朝事實。國初西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合削平
諸國。其數彌廣。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二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人。天禧
末。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浙江福建常居天下半。山堂考索。
宋朝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度千人。自後削平諸國。其

後僧籍彌廣。江浙福建尤多。宋會要。景祐元年。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
十人。慶曆二年。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人。熙寧元年。僧二十二萬七百
六十一人。山堂考索。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者。方許係籍。 熙寧八年。在
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諸州軍僧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九人。 十年。僧
二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中興聖政。壽聖於紹興二十年中嘗問賀允
中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一夫當受田百畝。一夫
爲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三山志。舊記。繫帳僧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人。
童行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繫帳僧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
千九百一十五人。閩縣僧一千八百八人。童行四百八十八人。候官縣僧
一千九百五十人。童行五百七人。懷安縣僧八百七十一人。福清縣僧一
千四百人。長溪縣僧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古田縣僧一千一百一十二人。
童行八百七十八人。連江縣僧五百八十八人。長樂縣僧四百九十四人。
童行一十二人。永福縣僧五百三十二人。童行二百七十八人。閩清縣僧
五百六十六人。童行一百六十七人。羅源縣僧四百九十二人。童行一百
四十八人。寧德縣僧七百六十四人。童行三百二十一人。舊記謂僧戶與
民參半。以今籍較之。直民田五之一。今民田若地。八萬二千餘頃。食民五

十七萬九千貴中小老不計浮屠民田若地三千餘頃食僧徒一萬四千餘人是民七人共百畝而僧以二人食之民產錢八千緡有奇僧寺一千五百不啻當民八之一以故州常賦外一切取給于僧寺有以也夫

僧稱和尚 事物紀原後趙石勒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翻譯名義云和尚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此言親教師由能教離出世業故

僧稱比丘 翻譯名義大論此云乞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又涅槃經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又莊嚴經云破無名狀故名比丘

僧稱上人 錦綉萬花谷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能改齋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日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麤人二濁人三

中間人四上人事文類聚行阿耨菩提心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

僧稱開士 海錄碎事衡岳有開士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僧稱沙門 事文類聚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袁宏漢記潁川語小唐州郡學校亦有僧與焉揶子學作道州文宣王廟碑稱易師沙門凝譬是也錦綉萬花谷梵云沙迦懣曩又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僧稱苾芻 事文類聚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傍事勝經

僧稱闍黎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阿闍黎耶唐云軌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略也又云阿遮黎夜唐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僧名緇流 鄭氏譚綺稱僧人謂之緇流

僧稱沙彌 錦綉萬花谷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釋氏要覽

僧稱頭陀 錦綉萬花谷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坌真心此人能振掉除去故今訛稱頭陀又抖擻貪慾嗔癡三界內外不敢不捨名杜多

僧徒稱釋 事文類聚晉道安投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石林詩話佛學從師姓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釋道安亦其姓也石林老人避暑錄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僧袒尚右 宋莊季裕雞肋編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遲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右遶華嚴經淨行品云右遶於塔當願眾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遶而逆行季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眾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度僧 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九月上幸天宮寺度僧二千人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三年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唐會要長慶元年三月勅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萬善寺宜各置壇場一所以四月一日起首至畢日停所置壇場不得度新人唯受半戒者許受具戒仍委兩街功德使與所司勘責各合受戒人數揀名聞奏長慶元年四月一日徐泗觀察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以來累有詔旨禁絕此弊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啓其事因緣率歛甚於主稅自淮已南蚩蚩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鉅萬蓋因於此浙西

觀察使李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年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以來所在帖牓召僧尼受戒江淮緣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臻湊當管僧尼又皆私蓄資產與編甿無異自有戒壇以來一戶有三丁五丁者必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丁徭影占資產自正月以來百姓落髮者無數蘇山度僧一日點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十四人是舊出家沙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常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勒却歸本管還俗訪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斂財貨殊非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尼到者每人納錢二千文當日給牒放回原不受戒若不紾制直至降誕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合失却五六千丁壯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況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稍為限約狀到中書門下即奏停

寶曆元年二月勅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能闇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闇記一百紙即與度　大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重脩置靈感寺及嵩山會善寺并置戒壇其所度僧尼委諸道州府每年據合填闕人數委長老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選擇有道性通法理者給與公憑令各逐便赴兩處戒壇受戒兩都各選戒律大德十人東持法

事其不堪者罷之堪度者度訖給戒牒勒歸本州傳持教法外州者闕報祠部收管兩京委功德使主持戒壇不見本州公憑不得與度本州不見戒壇公牒不得私容除係習三學外其餘雜藝他術一切禁斷其別勅度人亦須官壇受戒通鑑綱目唐武宗會昌六年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咸通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宋朝大事記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人熙寧以前有度僧而無鬻僧熙寧以後有鬻僧而無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為之鬻僧則有所利而為之也國初度僧為有限而後日鬻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啓游民之害肆異端之禍惜哉宋會要至道元年六月詔江南兩浙福建僧尼今後以見在僧數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數比試念讀經紙合格者方得以聞不如此式而輒奏者知州通判職官並除若干繫人吏三綱主首本犯人決配僧尼死及還俗者祠部盡時追毀訖繳送祠部應衷私剃度及買得偽濫文書為僧者所在官司點撿許人陳告犯者剃面決配牢城尼即決還俗先是僧尼讀經止以三百紙為限而無念誦者是歲太宗閱泉州僧籍已度數萬餘籍未度者猶四千餘始定此制明年又詔淮南川陝路並依此制錦繡萬花谷建隆初詔佛寺已廢不得再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二百人歲度一人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萬數天子驚駭曰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哉立此制太平興國七年九月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制俾申素願式表殊恩應先係帳沙彌長髮未剃度者並特與剃度祠部即給牒今後不得為例不得將不係帳人夾帶冒名犯者當行決配　咸平三年二月福州言兩浙僑命首僧二千九十四人准詔試經合格者給公憑為僧不者還俗欲望更不比試止衆會見在數給公憑仍舊為僧從之　景德三年八月諸王府侍講孫奭轉對請減修寺度僧真宗曰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時有不檢安可即廢也四年七月詔西京永昌禪院今後逐年許剃度行者五人仍勘會的實係帳日月編排並逐年依上名下次剃度蕃越侯度到行者并舊管僧人共五千人為額更不在此限若今後額內有闕逐年遇承天節即時剃度行者充填不得過五人兼依例逐年具帳通計人數以聞不得將本院差出及遊禮諸處僧人便為闕額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天下寺觀曾賜得太宗御書處自今除承天節比試額

定數外於見在童行外從上名特度一人　三年五月詔懷安軍雲頂山大中祥符寺每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三人　五年六月詔開寶寺靈感塔福聖禪院主紹寵知塔沙門守願除逐年依例撥放七人外每年承天節紹寵特與度行者五人守願特與度行者一人是月詔泗洲僧正文秘每年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一人　天禧元年五月詔應今年閏四月終以前在京住居僧及五年以上者各與弟子一人係帳俟至來年承天節依例試驗經業後不得為例　八月十五日詔昇州蔣山太平興國寺歲度行者二人給米百石山堂考索天禧二年八月詔普度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餘人天聖二年十二月尚書右丞集賢學士馬亮言天下僧徒數十萬多遊情兇頑隱跡為僧結為盜賊汙辱教門欲望今後除額定數剃度外非時更不放度及常年聚試之際先委僧司看驗保識如行止不明身有雕刺及犯刑憲者並不得試經仍於逐年試帳前標此條貫從之續通鑑長編天聖二年辛未以真宗太祥京城寺觀嘗所遇幸州縣度人為僧道有差　三年乙未開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山堂考索至和初陳執中執政自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百人度一　元年請乾元節

度僧限百人度一人 熙寧元年十一月中書言太皇太后生辰準條給祠部牒二百以半度僧今準內降給紫衣及師名共六十四道餘並給度牒詔具條制進入宋會要 熙寧八年六月十六日詔增河南府超化寺歲增度僧二人賜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釋迦佛舍利所在於畿內最為靈跡兩禱雨隨獲嘉應間歲止度僧一人頗闕人修奉故也 元豐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河州請慈濟院依太原府例二年度僧一人從之 七月九日詔故西天譯經三藏試鴻臚卿日稱依法護例遺恩度僧七人慧辨院歲增度僧一人曲清舊聞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為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宋會要 元豐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皇后父祖墳寺左街資福禪寺可除每年撥放外遇同天節度僧二人紫衣一人 七月十六日詔雍王顥乳母孫氏葬報先禪院每歲同天節度僧一人 崇寧二年十月九日詔崇寧寺觀並依十方住持其披剃并紫衣自崇寧二年天寧節為始如未有童行即仰所差主管僧道係的手下童行披剃崇寧三年以後即依此施行 大觀二年十月三十日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住持長老元正生化賜絹三百疋錢三百

貫賜寂照之塔看塔人間歲度僧一名 乾道元年六月六日詔以上天竺觀音院祈禱感應賜空名度僧牒二道 九年閏正月十八日詔昭慈永祐陵泰寧寺每歲度僧一人 紹興初以本寺焚修攢宮香火詔度僧二人後罷度牒本寺因不復有請至是自言事下禮部乃引紹興七年慶臣僚恩例許本部執奏指揮持之不決本寺復言係崇奉陵寢之所豈臣僚恩例事體可比特有是命 三月五日詔叙州男子郭惠全給賜度牒一道披剃為僧以本州言惠全自少出家母死負土成墳孝節感著故有是命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帳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師童行念經百紙或讀五百紙長髮念七十紙或讀三百紙合格每誕聖節州府差本州判官錄事參軍於長吏廳試驗之宋初兩京諸州僧尼六萬七千四百三人歲度千人平諸國後籍數彌廣江浙福建尤多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六月丁卯勅自今長老大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大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宋李彌遜竹溪集福州乾元寺度僧記

浮屠氏以空寂無我為宗三世諸佛諸大菩薩因地行願皆由衆心起故其為教慈忍悲施悉以利他不求自利惇是而行非如來子像法既衰人鮮知道其徒熾然以希求心行變取行穹廬沃壤文衣豐食薄衆人之奉以厚己拔一毛而利衆不為也福州乾元住持紹宗與寺僧法珪者募諸信士得錢六十萬有奇不可供他費貧不給者悉以資予收其贏度有功於衆者二人將自此始歲以為常也昔佛在舍衛次第巡乞不生高下違順二想施者受者如出一心與諸衆生共作佛事不聞約與而羨取之雖然能使積者散貧者給惰者勸賴以獲益者衆故為書之尚庶幾焉悲夫今浮屠之類殘物自恣不為其所當為面宗輩或能推利他之故為書之曹勛松隱文集淨嚴度僧記 釋迦如來成等正覺隨宜設化說法度人務度則阿若憍陳如最後度則須跋陀羅所應度者亦皆得度猶說遺教經以告諸比丘普於無窮雖滅度後教法具存如佛在世則知佛之出也本於度人至於遺教之設直欲精嚴其戒行防閑其非僻爾是經之傳俾後世或見或聞皆有所宗仰由是凡學出世法落髮披緇依瞻佛日者率稱遺教弟子如一燈之明可至於百千萬燈無有窮盡實自是發之佛欲度人之心可謂至切知省董公以勤勞之節入侍帷幄積有歲年每肩一心克鍊衆事號謹廉之臣而又了知若空信向雖若既著嘉績擢登省庭例賜功德院額為淨嚴禪院延請僧了居主之居耆德飽參為叢林規

則公復之後精精專恪守有加于昔傳道之外復徧募信施買田百畝約每歲所收度僧以續佛事可謂得遺教之旨矣自非董公有知人之明於前居公能不負所知於後何以至是勛告老寓居天台林泉間淨嚴專使求文以紀其實及為述遺教之意備告之誠使得度者以此為心則無戒行之失他日繼居者以此為心則歲增之員是得度與度人二事兩得也以此仰祝聖壽當千萬年見流通以此廣祝聖之衆必歷塵沙劫名具實在其為廣大詎可算數惟後人守之勿墮厥旨此珊禪師集陳致政施用度僧記 施僧欲其四事具足一意參扣觸僧俾正命充滿邪解弗作舍僧解風雨飄搖之憂浴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於度僧則如上種種畫在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出度僧度佛祖也責佳實於良苗非雨露之所滋耘耔之及時必槁於烈日萎於雪霜又何所妄冀區區舍家林林服勤稍穎異者皆良苗非恩霈自天則一伽梨亦何所妄冀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十寒暑乃能得就今得之必四十五十筋骸盡瘁欲求如佛祖因地勤苦精敏時所為心至力殫何以至大寃竟為大福田發生富貴壽考報劬種施毫髮反償如經所云可怖可懼爰有信善致政陳公洞見此理捐膏腴三百畝歲度一僧芳聯世世自一至多傳無有盡推

此願力亦無有違天竺巍巍靈山未散此廣大心與山俱高螢閣廣堂助增壯麗光明熾靡屢歲隨喜是不可不書也噫塵勞之儔各知資生財知其豐勞知其崇業知其廣位知其窮戮非為子孫計若蜎蝡跂而起不知積而能輸輸而得其歸於佛隴教觀家與佛隴之傳相終始獲善應於斯文如公者鮮矣故吾表而出之為匠匠若蜎蝡之戒

禁私度僧

唐會要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隸磧西　寶曆二年三月江西觀察使殷侑奏請於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制戒壇罰一季俸料舊唐書大和三年十月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月請為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度僧尼朿有勅命傳師忝為藩守合奉詔條誘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罰一月俸料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脩復繫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通鑑綱目大中六

年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光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撙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辯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後生脩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貴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賊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發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情遊手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　集覽　髮十七萬僧令僧長髮為民也　有功可食　孟子曰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食音似辯見滕文下　資治通鑑周顯德間勅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宋會要天禧元年十月河北緣邊安撫使劉承宗言僧人有從北走來者自今望令勘會如不係兩地供輸人及近裏州軍因虜到北界為僧過來即令結罪保明委無虛誑試經申奏給與祠部從之時邊民有私度為僧隱于村院妄稱自北界走來求給祠部牒者故條約之金史明昌元年春正月制禁自披剃為僧

鬻僧

山堂考索元宗　時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又於輔關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　神宗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者於無事時立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裁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王安石奏事上問曰程顥所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不達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萬人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於豐歲為之而國用有所

不暇故賣祠部所剩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漕使　又賜度僧二千五百道賑涇原懷慶路饑民及永興路常平糴本　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　元豐七年門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為錢三十千檢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價高處別取旨從之丹鉛獨對鬻僧漢明帝時浮屠始入中國然其教猶未盛行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至太宗復立之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勅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歸俗及宣宗立盡反會昌之政鸛曰國初豐富僧道寺觀舊宋有田者盡免租差然以天下通計何啻占田數千萬頃此平民之田為其所奪也所管何止數十萬人此平民之衣食為其所奪列之四民而不揆精其三昧而無益蠹民害政莫有過於此者今不能絕之蓋亦少抑之乎鬻牒以進之歲裁以損之則庶乎其可也救荒一策鬻爵之外鬻僧次之科派有糧寺觀依例救荒亦可也臣　川侯元勳擬求大德中有給捷發剃之詔至元

中有選試僧人之條奸盜詞訟斷罪還俗差發税賦當或免天曆詔必先納丁錢申覆禮部出給度牒方許出家。先儒論斷　韓子曰佛與老之道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道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唐姚崇曰何用度奸人以壞正法宋高宗曰獻言者多欲賣度牒以資國用一度牒所得幾何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君介曰兵農憔悴此獨膏腴鬻牒賜號紛紛如執事者柰何而不圖哉孫洙曰天時有水旱賦役有蠲復而浮屠之食民一歲取畢足焉天下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唐補闕辛替否疏曰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百川學海詒謀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宗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僕廝下流皆

得為之不勝其濫矣源流至論鬻僧　三代而上王政脩明民有常業而不知為僧三代而下王政廢闕民無常業始起而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原道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本論蓋傷之也惟其傷之是以闢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火其書驅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脩仁義之本以勝之本論䌫排擯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有王者作補王政之闕脩王教之廢以正人心之惑可也爾可鬻之以開其端歟吾嘗攷其源流佛之為教古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漢明帝時浮屠之教入中國然未度僧也至唐元宗聽楊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僧時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然則鬻度之法創於此歟嗚呼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其不蠶而衣不耕而食藏君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元宗言之唐紀若不鈐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穆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遍相祖襲至于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趨者瀾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宋熙寧以前日就裁損天子曰經業精熟方許籍記雍熙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方許籍記否則曰四十未度當降約束至道元年帝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僧四千餘人掌然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餘者近世一夫耕遂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重困當降約束大臣曰所度皆惰農游手不可天聖四年章臣王曾言剃度大為冒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教化張知白言臣任樞密日嘗斷劫盜一火皆是僧行上曰自今憑書多使太濫否則曰所度皆亡賴奸人不可嘉祐三年賈昌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遊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姦合自今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初曾執中執政因饒元節聽僧五十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一百人度一人或百人而度一人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至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修城陝西糴穀則以僧牒熙寧三年給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永興糴本則以僧牒熙寧七年賜度僧二千五百道賑涇原懷慶路飢民及永興路常與糴本其在當時價至百九十千百九十千未止也又至三百千三百千未止也元豐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後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價尚分別取奇從之蓋熙寧以前重本抑末不以鬻牒為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

以鬻牒為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千通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故自熙寧之初至八年凡八萬六千通八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一萬也熙寧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至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以前王公曾言其多宋公祁言其冗熙寧以後程公顥言不鬻錢公輔乞並栽損並長編此皆切時救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紹興七年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二十七年上曰今田萊多荒者更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三代而下知本者其惟高宗乎

汰僧

北史魏本紀武帝大延四年罷沙門年五十以下　周本紀高祖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

並令還俗通鑑綱目唐高祖武德九年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大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謂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集覽　漢譯胡書　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　自立胡神　傅奕曰西域之神其名

曰佛自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　空桑　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殷湯相輿地要覽汴梁雍丘縣有空桑城伊尹生處也韻會注空桑山名伊尹生處在冀北九年罷沙汰僧道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昧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落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閫閾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彼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清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甍宇殊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延鄽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是輕慢之心有虧

崇敬之義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清源宜從沙汰諸寺僧尼普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居住給衣食物勿令乏短其不能精戒行有闕不堪供奉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宜悉停斷京城留寺三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新唐書蘇瓌傳武后鑄浮屠立廟塔無虛歲瓌以為靡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通鑑綱目唐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使之衣中冠帶而蠹於平民乎　集覽　蠹於平民　蠹謂蠹列如蠹也得以年齒序列於平民也萬年龜鑑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

國公姚崇奏之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誡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夭國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損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出舊唐書姚崇傳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勅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如此得中便分析條流奏者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齊易定福建同州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桂管邕管黔中安南汝州金州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三道河中已勅下留十三人數多少與此條流差殊請據前勅人數為定臣等商量約方鎮大小準此條流事以得中其尼不在留限從之八月勅河南府依前留僧二十人鎮州魏博淮南西川

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十六
道先合留僧二十人今數內落下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路磁鄆
曹徐泗鳳翔滑青易定陝虢福建同州華州一十四道先合留僧十人今
數內各落下三人河中先留僧十三人今數內更落下三人桂管汝州等
道依前留僧五人夏州留僧五人今並不用留資治通鑑　唐武宗會昌五
年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
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
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
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
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
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何仲武
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
大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萬年龜鑑　唐武宗會昌五年上勅
併省天下佛寺中書條奏諸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宜各止留一
寺寺僧止留十人下州並廢餘人並勒還俗遞歸貫以充稅戶八月制曰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浸興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
蠹耗國風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
忽君父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亂人無逾此道況我高祖
文皇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
教與我抗衡哉弊之可革斷不在疑而中外誠臣協于朕意條流至當宜
在必行濟人利衆予何讓焉今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
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良二千餘
人還俗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黎同
歸皇化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出本紀山堂考索武宗　素惡僧尼會昌四
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
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
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及　宣宗　立盡反為會昌之政　五
代史漢李欽明為司勳員外郎上言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
飢寒者矣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
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疋綿五兩十萬僧計絹五十萬
疋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蠶費數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

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江少虞類苑太宗曰
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
去為僧者蓋慵稼穡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
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見事是山堂考索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
僧道者祖父母父母在別有親兄弟侍養方可得出家禁男子祖父母父
母在不許出家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太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
化張知白言臣托振寄日嘗斷劫盜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
切宜懲革勿使太濫續通鑑長編　嘉祐四年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
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
勢也詔從之宋史備要大觀四年夏五月停給僧牒毛注言天下僧尼舊
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宋會要紹興
六年四月九日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冗濫姦蠹其勢日甚
諸州每年經試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業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
務足額盡降度牒許人進納官中舊價百二十貫民間止賣三十千猶能
營圖便行披剃誰肯勤苦試經顯見此科亦是虛設權住三分之二十三
年六月八日三省言壽星寺乞每年撥放有礙非降權住指揮上曰既有

指揮權住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絕滅其徒有喜
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
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
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
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自少矣中興政要不欲廣釋教　紹興二十六年
二月進呈王大寶乞裁折帛錢劄子上曰王大寶近又乞放行度牒殊未
曉朕意建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法
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年至於八百
此時佛法安在哉朕以謂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
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
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
甚於此豈宜廣也　不給度牒　二十七年八月進呈諸州軍有給換不
盡僧道度牒乞令盡數繳納尚書禮部上曰前日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
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
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萊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更給
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

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前代以來非不禁絶然終不可廢也朕亦非
有意絶之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耳　不欲鬻度牒
淳熙四年十月親政進呈江州駐劄軍國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賣度
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
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期置以萬人為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
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聖政史臣曰剥民為兵奪民為
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為二致兵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
足籍度牒以給之一人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毆民以
棄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已上
三朝兩朝欲減僧籍以寛民力臣升之釋曰國初僧尼之籍六萬至道之
初泉州未度者四千太宗聳然憂之特加約束當嚮釋其事謂今祠部之
籍三十四萬四民被蠹深矣得不為之節制稍減其數以息民力臣嘗以
其說而參之孫洙經緯策則謂寶元中乃四十四萬慶曆七年惟三十一
萬蓋歲度不過千百而物故者常浮數倍至和初年歲度裁加一倍竊惟
國家未能盡除廢而復培益之也且謂宗室妃主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
中太平安樂之亂制也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縉元載之惑於左

道也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不願襲景雲大曆之弊也
又謂不耕織而衣食於民夫時有水旱賦役有竭復而浮圖之食取足焉
此天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元祐中有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者亦請思祖
宗之美意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
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即三者之說而推之或可以漸減游惰而歸
耕農者浮蠹以寛民食在先朝且未能盡革況今之主國計者無一事非
借助於此曰和糴曰科曰買工役凡取諸下以供上而上之所以償之者
舍是殆無策也是三者之說亦惟止泛濫於末流僅賢乎日增月益驅天
下之民蕩然而不知止者若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脩禮義之本以勝之
則有韓愈歐陽脩之說在宋史張洞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浮
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勅增歲度僧舊勅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
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塋
禁毋撫掾而已今祠部至三十餘萬僧尤不裁損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
始三分減一遼史聖宗紀開泰五年十一月詔汰東京僧元史至元三十
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至順二年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
所建大萬安等十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粮今其徒猥多請

汰去九百四
十三人制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二十九

油

洪武正韻于求切說文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一曰膏也一曰油油和謹貌又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人禮記云油然生矣許慎說文𣾷从水由聲以周切顏野王玉篇水名又麻子汁徐鍇通釋延秋反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又余救切浩油地名毛晃禮部韻又油油雲行貌㳺油卑飾𣪊倜六書故膏液也油類滑故引之則出入進退順易者曰油油然以油塗物曰油去聲郭守正紫雲韻玉藻三爵而油油說敬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水名出武陵入江楊桓六書統喻𣾷䌷也昝油熊忠韻會舉要羽求切音又前漢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注行貌又禮記樂記油然生矣注新生好貌字潔博義脂油也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論九切又博物志積油滿萬石自然生火武帝武庫災積油所致又行貌又和貌韻會定正餘鳩切又油然盛貌字切韻鳩喻寅延油

篆書 𣾷 集韻見杜从古 𣾷 篆韻徐鉉 隸書 油 六書統 書 𣾷 集篆古文韻海

真書 油 顏真卿 草書 油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三元延壽參贊書 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 農桑撮要臘月所榨清油收貯甆屋內點燈諸蟲不入燉膏藥大有神效婦人搽頭黑光更無蟣虱

麻油

宋莊季裕雞肋編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澁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

胡麻油

嘉祐本草 本附胡麻油微寒利大腸胞衣不落生者摩瘡腫生禿髮 陶隱居云麻油熬者麥少為可供作食兒然前不入藥用也 藥性論云胡麻主瀉陳藏器云胡麻油大寒主天行熱秘腸內結熱服一合取利為度食油損聲令體重生油殺毒 嘉祐本草按圖經文具胡麻𥘉下數和食食云主有痰字之生已髮 野人胡治杜天師再避焉以麻油傳兩足擇早數之可日行萬里 證類本草 胡麻一名巨勝一名狗虱方莖鴻藏葉名青蘘明耳目耐飢渴延年以作油微寒此麻以角作八稜者為巨勝四稜者名胡麻皆以白者為勝者良陶隱居曰八穀中惟此最良淳黑者巨勝巨大也是為大勝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莖方名巨勝莖圓名胡麻

桕油

餘干志大慈德化二鄉所出俗名烏桕多種水傍實如吳豆色白有甲夏實冬採榨為油曰木油 元一統志桕油出餘干取烏臼子為之造燭最明絜凡三等堅者為皮油可以度夏次則軟油又有襍油可燃燈通販入臨川縣出烏桕樹其子出油取以灌燭 莊季裕雞肋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

松子油

山居備用松子不以多少去皮搗研為泥用水絞取汁熬成浮清油綿濾淨再熬澄清

杏子油

山居備用杏子不以多少連皮搗碎用水煮熬取浮油綿濾淨再熬成油 客話 蔡元長曾孫居隆興以面油貢歲貢六十合始令抹利及素馨各自為油見令修合凡取杏仁油二百斤造

蒼耳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山東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

蔓菁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陝西食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蔓菁子熏目致失明今不聞為患

旁毗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人罕用

稻稈油

晁說之容語 稻稈可取油

糖油

見上 糖亦可取油

豆油

元一統志杭州府產

菜油

元一統志溫州杭州並產

柰油

劉熙釋名柰油擣柰實和之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杏油亦如之

魚油

沔陽志魚油本州土產 莊季裕雞肋編穎州食魚油味頗腥氣

桐油

莊季裕雞肋編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為燈但煙濃污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也色清而味甘誤食之令人吐瀉飲酒或茶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嘗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 元一統志安慶廣德延平武岡桂陽永豐徽州溫處並產 游宦紀聞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鞔圈子上纔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山居備用熬桐油法

黃丹半兩 官粉半兩 密陀僧半兩 無名異二錢半 龍骨二錢

右每桐油一斤如天氣熱除黃丹二錢重先下無名異密陀僧候熟下官粉黃丹用刀頭挑試垂絲五寸長不斷方好

黑色先用膠水和墨煤刷什物上用油 紅色用心紅銀朱和刷候乾使油 金色用枝子蘇木熬刷候乾用油 又洗桐油法以生銀杏肉擦污處令通用熱湯洗油盡去桐油污衣裳以石灰少許摻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

即去一法加杏仁用新汲水細嚼亦得。又法用生麻子油。揩污處揩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油污。乾裹蒸少鹽隔紙熨之即去。或以麪湯紫蘇湯亦得。又洗桐油墨污法。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挼落。又去桐油污衣帛法。急嚼粳米飯揉洗立去。又法以麻油數點著污處。泛牛膠湯乘熱擺洗尤妙。又治桐油法。用牛皮膠湯擺其油即去。溫革𤿎碎綠蓮荷極畏桐油。就泡以手掐去荷葉中間心。滴數點桐油入其中。雖數頃花蓮亦死。又誤食桐油。以甘草調壁泥土二三錢飲之即愈。

耶悉茗油

高似孫緯略。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攜至交廣之間。家家受其香氣。皆種植之。廣州圖經曰。舶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倘宜摩風背。摩於手心。香透于背。故不誣矣。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記曰。南海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段公路北戶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菴摩勒油

高似孫緯略。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即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

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真。異錄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甘。陳祈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蘇合香油

諸蕃志。蘇合香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以濃而無滓者為上。蕃人多用以塗身。閩人患大風者亦倣之。可合軟香。及入醫用。元一統志。蘇合香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馬思哥油

山居備用。取淨牛妳子。不住手用阿赤係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為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

白酥油

見上

醍醐油

山居備用。取上等酥油。約重千斤之上者。煎熬過濾淨。用大磁瓮貯之。冬月取瓮中心不凍者。謂之醍醐。

玫瑰油

墨莊漫錄。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糚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祇一合。奉使者例被一小甖。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特蒙著宣遂為賓。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策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圓焦油

李氏食經。圓焦油用麪二斤半。內六分熟水和蒸酵各一合。化作水。入麪調打。泛為度。餡用熟者。丸如彈子。將麪餡上手包裹。丁虎口擠出。滾深油內煠熟為度。

倒流油

山居備用。倒流油。鵝頭皮。柿子皮。胡桃皮。石榴皮。百藥煎。五倍子。右等分為末。於磁器內盛之。馬糞埋四十九日。入金絲丸少許。以豬膽裹指。蘸撚鬚髮。

龍腦油

南唐近事。大食國進龍腦油。其味辛烈。解醒頭疾。上所秘惜。耿先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為大家致之。乃縫夾絹囊。貯白龍腦數斤。懸於屋梁上。以胡餅盛之。少頃瀝液如注。上歎駭不已。命酒泛之。味逾於大食國進者。

猛火油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三年。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五代史四夷附錄。周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其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宋史占城國傳。周顯德中。其王釋利遣使貢方物。猛火得水愈熾。時以琉璃瓶。

水晶火油

宋史占城國傳。開寶四年。三佛齊國貢水晶火油。

大風油

嶺外代荅。人謂大風油。即攝蛻蛇膏。非是。四明志。大楓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黑腦油

四明志。黑腦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石腦油

本草嘉祐本附石腦油。主小兒驚風化涎。可和諸藥作丸服。宜以甕器貯之。不可近金銀器。雖至完密。直爾透之。道家多用。俗方亦不甚須。圖經曰。石腦亦鍾乳之類。今醫家稀使用之。但州鍾乳耳。政和本艸宋奭衍義曰。石腦油宜者難收。多滲鉎罌物。今人藥最少。𤉶爍亦須也。仍常用有油者貯罌貯之。人研主呲窖。入石腦油再研如膏。入硼鍋子內。用淨瓦片子蓋定。置大火上。候鍋子紅放盡油出之。又再研再入油。再上火。凡如此共兩次。即献窩伏。與本草石腦油。本經不載其所出州土。性味有無毒。今小東及海南皆有之。狀如行濃。冬月微凝。上古賢者為佳。雖名石腦油。但恐附石而生。本中流。非自然石中所出矣。異云治小兒驚風涎。即和性寒。多餌亦可為害。今備方可使。惟丹灶家時用之。當云味辛寒。有毒為是。唐端方本草謂是石腦與鐘乳。不當有油。俗傳其說本而龜然無石腦油之名。當以缺疑。

石油

江少虞類苑。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

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漆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煤有時而竭也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草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猶未老石烟多是洛陽塵元一統志石油出肅州南山石中其泉如筥篆注地為溝肥如煑肉燃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又延長縣南迎河有鑿開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癬歲納一百一十斤延川縣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歲辦四百斤入路之延豐庫　又延安府宜君縣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氣雖臭而味可療駞馬羊牛疥癬

搽頭竹油

山居備用搽頭竹油每用香油一斤棗枝根剉碎新竹片一根截作小片不拘多少用荷葉四兩入油同煎至一半去前物加百藥煎四兩與油再煑入香物藥末一二味依法搽之

烏頭麝香油

山居備用烏頭麝香油方用香油二斤　栢油二兩半　沒石子六箇　川百藥煎二兩　五倍子半兩　訶子皮一兩半　酸榴皮半兩　猪膽二箇另放

真膽汁一錢　旱蓮臺半兩　右件為麄末先將香油鍋內熬數沸然後將藥末下入油內同熬少時傾出油入罐子內盛微溫入栢油一兩攪漸冷入猪膽又攪令極冷入下藥　苓苓香　藿香葉　香白芷　甘松各三錢　麝香一錢　再攪勻用厚紙封罐口每日早午晚西各攪一次仍封之如此十日後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搽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黃者黑旱蓮臺諸處有之科生一二尺高小花如菊折斷有黑汁名胡孫頭一方去栢油加王不留行半兩依法造用

金主綠雲油

山居備用金主綠雲油方用蔓荊子　南沒石子　訶子肉　躑躅花　白芷　沉香　附子　卷栢　覆盆子　生地黃　苓苓香　芒硝　蓮子草　丁皮　防風　右件等分洗淨曬乾各細剉炒黑色以寬紙袋盛入磁罐內每用藥三錢以清香油半斤浸藥厚紙封七日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竅不十日禿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禿髮黑如漆已禿者旬日生髮

生禿烏雲油

山居備用生禿烏雲油方用秦椒　白芷　川芎各一兩　蔓荊子　苓苓香　附子各半兩　右件生用㕮咀為麄末用綿袋盛清香油浸一斤二十一日取油日三度搽無髮處不可令油滴白肉上七日見効

潔髮威仙油

山居備用潔髮威仙油用威靈仙十莖側栢葉二枚牙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栢皮一片手指大各細剉以綃囊盛納瓮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苓香百藥煎之類如鬢髮纏結不堪梳理者速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香髮木犀油

山居備用香髮木犀油用岩桂花淩晨摘半開者揀去莖蔕十分淨每高黃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拌勻以瀝燥相停為度納甆瓮中厚用油紙封繫瓮口坐瓮於釜內以湯煑一餉久持起頓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沘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愈香以此香勻入黃蠟為面脂尤馨

宮製薔薇油

山居備用宮製薔薇油真麻油隨多少以甆瓮盛之令半瓮取降真香少許投油中厚用油紙封繫瓮口頓甑中隨飯炊兩餉持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清晨旋摘半開柚花俗呼為臭橙者揀去莖蔕納瓮中令滿灌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沘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絕類取之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長鬢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尤為面脂

煎窻油法

温革瑣碎錄煎油詩

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七匕柳枝攪用莫輕傳　又詩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杏仁一匕柳枝打出似神仙紫芥菜用石灰和之其色精綠可以刷窻牖煨熟皂子熱湯泡研如泥用以粘油紙窻不脫皂莢挼水打糊亦可　又靛青一斤令入槐花末二兩水調刷染窻牖以油油之宣和殿油窻法詩桐三麻四不須煎草麻十五細細研定粉一錢和合了太陽一晃便爭先凡油窻不及煎者止用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順手不住打令勻用鵝毛刷上隔兩妙凡油綃練熟絹了以蒸餅泡作糊再刷過方上油油乾入水浸一伏時須三兩次經雨過熱性退不出火方可收藏　山居備用用真麻油一盞擲濃皂角水濾去滓一盞併一處須用磁器內煎杖子攪每盞煎七分候冷澄清用盞底濃者不用是齊售用合油窻油法髹御帶提刑家方甚奇麻油四兩　桐油三錢　定粉一錢　草麻子一百粒　右四件先研定粉草麻子令細將麻油同打候勻熟然後入桐油再打成油使須猛日中便乾方見有光彩　歌曰　桐三油四不須煎百粒草麻細細研定粉一錢相合和太陽相射更光鮮

煎酥油法

山居備用煎酥油法用羊脂一斤猪脂四兩㸃成油去滓用好梨一枚去

穰切作片栗肉十箇切薄片肥棗十五箇每箇作三跌燈心一小把皂角一寸幾得梨等物乾濾淨以潤口瓷盞盛貯伺擬任意用之如作黃酥用瓜蔞子打碎同煎如作紅色用紫草煎斟酌用雲南志建昌府闊州嵩盈州臨安府並產酥油元一統志利州亦産

煎酪燋油

山居備用煎酪燋油以麪調作糊擲作厚煎餅翻轉慢火焙熟不可燋了取出入瓮和爲劑捍爲厚餅様包熟餡子印脫花様深油煠黃色或手挼圓煠之

面油

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山居備用造臘面油臘鵝脂不犯水者 藿香 苓苓香 三柰 甘松 黃臘 乾臙脂粉 右等分麝香少許熬三五沸用紗帛濾過早晨洗面畢用油擦面光膩如紅玉色

澄油法

山居備用澄油法油一斗瓶以銅青一兩鹽綠是也細研摻向瓶內攪勻停一宿澄清如水

勻油法

山居備用勻油法車前草葉女積葉濃煉湯對油點事類全書油一椀水一椀消石滑石白礬硫黃枸杞葉分爲末先將油水入慢火以槐枝攪相次入藥末五錢匕攪勻點燈焰高如法好不減

法油法

賽草酒譜法油法飲者或樂爆

炬多用金釭而油昏濁若不治之且極過費挑蹉而終且暗也取油一瓶約斗飲以銅青一兩投之攪勻經夜當清如鏡燈心先以火焙令極乾以絲末擇麄長者三十莖爲一束斟油平釭以巨錢貫而立之使絕明也炒米研麴及水擲子用之率佳也山居備用法油燈子用油四兩 蠟二兩 歷青二兩 槐英子半斤 右都合搗勻丸如毬子大鐵燈盞內點之

省油方

山居備用省油方細辛 遠志 丁香 兎松 各等分研細末每四兩油內可著一錢點至一月不止 又方蛤粉 浮萍草 遠志 舍松蚤上松 黃丹已上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油一兩用藥一錢可點照一月溫革瑣碎錄省油法每油一斤以楜桃一箇椎爛投油中用之 又燈盞中著少鹽油不速耗 又桐油若經凍了則不中用

洗油法

是齋售用洗油法蔣旂判傳之於內道場一黃冠用之信然但不若熨者之全驗耳 滑石 白龍骨 白墡上等分 右爲細末摻油污處良久揉去即淨更不須洗熨若加黑牽牛末尤妙一上末淨再上藥則盡去矣 又洗油污衣服藥 軟石膏三兩燒過研如粉 滑石二兩 白礬一兩 右研令極細以摻油污處良久揉之使落溫革瑣碎錄油污衣用白墡土一斤滑石四兩赤石脂龍骨各一兩同研末乾摻良久揉使落 又苦竹蛀末摻隔物慢火熨之尤更妙 洗桐油以牛皮膠炮湯擺其油即去 又生銀杏肉擦污處令遍用熱湯洗盡去 又以石灰少許摻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即去 又法用麻油點污處指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 又油污毛衣用豬蹄爪煎湯乘熱洗污駝褐摻少鹽隔紙熨之即去 又法衣裳油污紫蘇泡湯擺洗又滑石末摻之紙襯用熨斗熨數次衣如初 乾紅以酸漿和皂莢洗滴少麻油揉之其色不動 紅紫衣用豆豉湯熱擺油去色不動 又海螵蛸滑石二味等分爲末掺而熨之 又方以蕎麥麵鋪上下紙隔定熨斗熨之即無迹 又寒水石三兩燒過研如粉滑石二兩白礬一兩右件同研末油污衣裳即摻末於上良久揉之便落 新衣因油即用葱湯入瓶內以瓶嘴注所污處綳開衣服以污去爲度不得用手按洗自然如故山居備用洗油法用黃麵湯洗 又法以東壁土熨之勝滑石石灰 又法每用海螵蛸白墡土各一兩滑石一錢爲末擦油處 又法甘土水和塗之洗膩服如灰 又法以滑石刮細末摻之仍以紙襯用熨如是數次其衣如初 又法用赤豆粉粘綴甚妙 洗油污衣服法 用龍骨二兩烏賊骨一兩半三顆子半兩麪包燒白石脂一兩白土二兩石灰二兩俱

爲細末摻於油污衣帛處用紙蓋在藥上用熨其油污即起 又法用礬豆粉滑石各一兩寒水石二兩火煅白石脂赤石脂牽牛各一兩白臉白芨千年石灰和爲細末依法熨之即去 又法凡衣裳爲油污用百濃湯泡紫蘇擺洗 又法細嚼蘿蔔吐於其上擦之即去無迹 又法用白墡土摻少頃輕揉油隨土去無痕迹 又法用麩洗即淨 又法以滑石寒水煅過等分末之乾摻熨污處 神仙無瑕散 去油污顏色綉作衣服書畫 龍骨一兩半海螵蛸滑石各二兩白墡土一兩右爲細末以摻污處良久揉之使落如欲急用以紙襯熨之未盡再用以淨爲度如衣物等油了多時却用麻油塗在舊迹上些小不妨如前法用熨效如神 出油藥 滑石五兩赤石脂三錢白石脂三錢蜜陀僧五錢白土五兩右爲細末於污衣上水調塗紙貼再以熱熨乾即去如有此痕再上用熱熨斗熨亦可 又方用白土烏魚骨研末塗之亦可熨 出油龍粉散 龍骨烏魚骨滑石定粉各一兩風化石灰四兩右五味搗羅爲細末如冬月用熱坑上焙夏日用日頭晃 出油方 右用白石脂研碎絹羅兒隔過有油處摻定用紙隔熨過如有顏色衣服亦不改色 去油法 用之污處如新其法用白墡土黑牽牛等分滑石減半等分亦得右爲細末先以紙一兩幅

摻藥一重在上次將油污衣鋪藥上了再用藥一重於衣上又鋪紙一重方用熨斗於紙上熨之少刻除去藥油已自去未淨換藥再熨其用了藥銚內炒過又可用熨斗不可太猛

起油藥 治油污衣服并顏色書畫等物 龍骨一兩半滑石二兩烏魚骨二兩白礬土一兩右為末摻污處紙襯熨油污多日者再用油抹污處熨

乾洗油法 白土半斤滑石二兩右件同為末只乾使用令得塵垢不染還本清淨

洗油膩法 造墨人以洗手極淨亦可洗字甚妙茶茗子斤食茶子也杏仁去皮尖如欲洗手壓去油右等分如肥皂法洗手如洗字以藥末安上以熨斗畧熨擇之即落

油洗漆法 游宦紀聞凡衣帛為漆所洗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膠浴閑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蓋膠性與油相着即以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污者石膏大煅研細摻污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辛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以試之效溫革瑣碎錄衣漆垢油洗桐油污衣麻油洗去又以油洗漆以蜜洗油先用蜜漬然後洗去

洗油墨 山居備用蒼朮二兩 黑牽牛一兩 赤小豆一升 皂角三挺好者 右為細末白水丸如彈子大以滑石為衣每洗用一丸或只作末亦得久污衣水浸一宿然後洗桐油之類皆洗之如新加苓苓香白芷在內亦可作洗面擬頭藥 又洗桐油墨污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摻落 又洗油墨污衣法 半夏 烏魚骨 滑石 白礬各一兩 右件細末油污油潤一宿墨污者淡墨潤之淨洗燈草揩搽光先用藥末塗上紙襯熨乾即去如再有痕跡又上藥必去又一法止於滃水洗亦去

治油頭 山居備用立春日取正帶霜萊葉左右指之

榷油 小說家求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榷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為松明攪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為燈故也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已是範本優人金史高汝礪傳汝礪上書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於算舟車稅閒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納而重煩擾也

寒具油 韻府韋玉桓玄愛圖畫嘗視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大點污玄悵惜移時故詠二王書後性若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跡餅

善為胡桃油 回溪史韻北齊祖珽字孝徵累坐贓盜得罪後為尚藥典御奏造胡桃油復為劉蔵先官大堂常呼為賊孝昭即位授著作郎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王嘗法非常深自結納長廣即武成

武庫積油 溫革瑣碎錄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晉時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回溪史韻梁樂諤為御史中丞時長沙王將葬車府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諤曰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驗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也

錢孔瀝油 江少虞類苑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瀝瀝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不點燈油 呂東萊辨志錄寇萊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燈油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

不常得油 回溪史韻晉車胤字武子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去鎮償油 回溪史韻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去鎮日計在州以來所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使人鬻油 回溪史韻五代梁劉鄩先事青州王師範師範遣鄩襲梁兗州鄩先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縋城下水竇可入鄩以兵從竇入襲破之後師範兵屈降梁鄩亦以兗州降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黃州渠油 夷堅支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采熱爇以使溺幾三之一謂其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積息頗博家惟一妻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象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泥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考掠痛苦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殂

燃燈用油 莊季裕雞肋編載都元夕燃燈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舡子着油 劉公嘉話錄丈人曰魏文帝詩曰畫舸覆縫油即今淮浙間艑船達子帷幕耳唐書盧藩傳言舡子着油比惑之及見魏文詩方悟

金神竊油 夷堅支秀州之

水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旁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半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爲苦蓋初未嘗爲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夤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啓扉遽入視逢一偉人脫所着金甲正取油遍塗四體驚問其故答曰汝勿恐我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隅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爲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宇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痏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而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爲人備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福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

沈母減油 宋書沈約流寓家貧篤志好學母恐以勞生疾常減油滅火

蚰蜒惡油 太平御覽淳尚書在河陽蚰蜒入耳半月後腦之中洪洪有聲腦悶不可徹至以頭自擊門柱疾狀危急有人教以麻油作煎餅枕卧須臾蚰蜒自出而差

孫秀儲油 晉書齊王冏起義孫秀多斂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爲縱火具

髮瘕灌油 宋書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乞絶徐文伯視之曰髮瘕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縮之滴盡唯一髮

折松灌油 魏志孫權至新城滿寵馳赴募壯士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

煉腦爲油 宋莊季裕雞肋編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辨也

煎殺以油 北史侯景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剥景妻子面皮悉以油煎殺之

熬以鼎油 宋書陳遵傳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爲遵加龍圖閣直學士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恣心不憤

潑以煎油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十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寃之

爆稍 文昌雜錄國朝會要爆稍贊也一云家爆牛善鬪字從牛

加碧油 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幪置朝堂車駕園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爆稍者少府監欽備爆稍不知其制禮官曰爆稍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之以危蹕

驗尸以赤油 墨客揮犀嘗有毆人死者驗之無傷跡有一老吏曰此易驗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跡必驗果然

塗身以香油 北史赤土國傳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

荅梁祖艾油 蜀檮杌錄梁祖遺王建陜州鼓汁二器建以艾油荅之

煑死人膏爲油 金史海陵王紀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煑死人膏爲油

應舉夢油 東南紀聞清津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鄉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劇飲期以達旦有儛對五卧西牖下忽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具言有二人扛油甕自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汝南聞之大慟同邸相與嘆惜及明觀榜其名巍然中焉視榜類若迹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㳂書以夜覆燈盞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脂車有油 鄭氏詩綺脂車有油言車兩軸有油將行

賣假油 晁說之客語都下有賣假油者僞作偷鋪家油之狀挈油一瓶五斤初只要價頗廉已而追蕃攤當五百錢而去明日不見來賣取視之惟面上五十來錢油下盡是水

沽怪油 太平廣記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巷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入大宅門官吏異之隨入至大槐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枯根下有大蝦蟇如叠扶二筆鎔樹溜津滿其中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即驢矣筆鎔乃油桶矣菌復人矣其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悉病嘔泄

乾榨油 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縛其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

薛出油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出開封府奎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相與畏憚至私與俚語目爲薛出油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姦安避此上益加重先蜀公宋齋記異宋祥簡公少守蜀屢人謂薛出油淺如成都隨俗對埼作春遊詩十首自謂作春遊秋興前稿也

麻膏油 馬明史實錄崔慎由子胤爲宰相人

避其父諱，呼油為麻，膏呼亂為麻膏相公。

龍油

杜陽雜編：龍油綾入水不濡，云有龍油故也。

罌油

陸游南唐書契丹傳：朱鍇使契丹，以蠟封帛書其辭曰：臣鍇自六月離罌油。

砂羅盛油

頌古聯珠：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羅裏盛油。汾陽昭頌曰：塵中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羅油令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佛印元曰：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眷婆雖快眼，至今南北絕人行。海印信曰：覺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雲溪恭曰：銅砂羅裏滿盛油，正是此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時將盡封侯。草堂清曰：銅砂羅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參取，莫教孤負此生身。大溈智曰：終日塵中走，塵中渾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頻抖擻。佛鑑懃曰：銅砂羅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塗毒禁曰：頂起砂羅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息菴觀曰：村飲夜歸來，徒到三四五。摩挲青苔莫嗔，驚著汝。空叟印曰：銅砂羅裏滿盛油，滌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蝦蟆根畔上，樓頭浪宕逞風流。無境徹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橫川珙曰：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佉。鼻孔眼睛都要見，銅砂羅裏滿盛油。

紙撚無油

頌古聯珠：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華嚴真頌曰：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寶相油

大方等大雲經：如來功德以寶相油潤，益慧燈明，發慧眼除無眼瞎。

如蠅著油

大寶積經：心常貪觸，如蠅著油。

詩文

宋蘇東坡大全集油水頌：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為之頌曰：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持，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爭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容齋三筆：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駮駮使人疑。縱饒洗過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梅聖俞宛陵集韓玉汝遺油：朝讀百紙詩，夜成幾篇書。明明白晝有陽烏，照照暗室無蟾蜍。自晴須藉外物光，日月不到乎爾居。君能買以清油畫燭照文字，燈焰舒帅，將膏髮雲鬢掠鬋底，滿濃留脂恐所益。既如此，所感當何如。陸游渭南集買油：氣習年來掃未平，夢回猶喜讀書聲。冬晨不贖渾閑事，且為吾兒續短檠。楊冠卿客亭類藁謝人惠油：青熒照天祿，寶炬分金蓮。榮遇不可期，膏火徒自煎。槃短無餘輝，囊空無留錢。一燈假鄰壁，三冬廢塵編。殘膏許沾丐，耀明欣窮年。劉行簡苕溪集許師正秀才遊燕中，得膏面碧雲油見示，因作二絕句：當年公主嫁穠裘，自擲芳蘭製此油。燕代古來多絕艷，塗妝今有漢風流。騎騎奪封入禁門，六宮匀面失妝痕。應嗟萬里通西域，只得連山苜蓿根。再用韻呈師正：誰憐季子黑貂裘，拔舌曾經動碧油。客路何施畫眉手，自塗香澤慰飄流。塗澤風流出雁門，戰場誰為洗啼痕。聖時宮女自妝濤，不遣驚入蒼琅根。

江油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晉於益州之北陰平郡。西魏改為龍安，後周改江油郡。隋併入陰平。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以為名。元徙縣治於武都鄉興教鎮，併屬綿州。國朝因之。保寧府考究圖經：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因以名。元徙縣治

於武都鄉興教鎮梓潼江油，元屬綿州。聖朝革綿州，以其地分入二縣。九域志北域志：五鄉，江油溪、都竹二鎮，乾坡一寨，有石門山、涪江。輿地廣記：江油縣，漢剛氏道地，屬廣漢郡，後置江油縣。魏鄧艾伐蜀，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魚貫而進，逕江油，出綿竹，即此地也。元魏曰江油郡，西魏曰龍州，隋曰平武郡，唐曰龍州。故平武縣，梁李氏豪李大智自立為藩王，西魏屬為縣，隋屬平武郡，唐正觀八年省入焉。有石門山、涪江。輿地紀勝：江油縣倚郭。晏公類要云：漢剛氏道，屬廣漢郡。元和郡縣志云：本晉武平縣地，後魏置江油郡，並立江油縣。唐地理志云：晉始建陰平郡，又平武縣。後魏置龍州，隋初改平武為江油縣，取江水以為稱，兼立郡。唐志又云：正觀元年省武平入江油縣。又鄧艾傳：江油止從由無水。唐書舊志、通典並為江油郡。

蕕

洪武正韻：于求切，水邊蕕草，又臭草也。許慎說文：蕕，水邊艸也。从艸，猶聲。以周切。徐鍇通釋：按爾雅似菌，一名蔓于，注一名軒于，生水中。謂今按似細蘆，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也，故曰蕕，遊也。延秋反。顧野王玉篇：與周切。陸法言廣韻：水蕕草。丁度集韻：或作薮。司馬光類篇：又以九切。戴侗

六書故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艸之臭惡者爾雅曰蕕蔓于郭氏曰一名軒于江東呼蕕說文曰水邊艸也今艸田土水中似結縷葉長細而今臭腥艸人名水生艸細葉黃色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夷周切郭守正紫雲韻亦薰蕕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亦作莜楊桓六書統渝毋豬蘇䖹音猶蘇俗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論九切作蘇非韻會定正字切俞鳩俞寅延蕕

篆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薰蕕

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言臭共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易消惡難除也 龔驌閑評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二句可作叉音而不音則非也蕕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鼎血之蕕九宗之好好有許侯切則蕕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 宋趙湘南陽集薰蕕論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說者以為人之善惡可染而成也造物者雖一木一草莫不稟性於天苟可易之則天之性無復盡矣然則人之所稟英非一氣非一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考乎其微則賢不肖別矣薰蕕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偽是仁義可為詐佞乎是回邪可為忠孝乎是賢可為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後賢性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為薰蕕庶幾也若謂賢近不肖而卒能不肖不肖近賢而卒能近賢鮮矣然則薰蕕有臭以其親也親之委莫出於君臣父子兄弟也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朱臣不復有鯀舜也父不復有瞍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鯀不復有禹禹之孝不復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箕子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仁孰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惟不肖暴亂兇如乎朱均瞍鯀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於朱均瞍鯀不能蕕於舜禹受不能感於箕子管蔡不能易於周公周公復不能受其兄弟是豈聖賢不受於父子兄弟也受之於天計之於生不能易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向不能易而況於他人乎或問薰蕕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折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聞其臭是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其或執之謂蕕必能使薰之臭不惟不精亦使賢不肖果無別矣向之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果無驗矣趙子作論以明之蓋去其麁而守其精也

薰揉于蕕

宋薛秀坊情賦色天下之通好兮心放其收禮上巳以參天兮莫見乎其幽脉十年猶臭兮薰揉于蕕彼鮑魚之肆兮君子曾是之遊紫奪朱兮改色珠有類兮焉修

蘭蕕

東漢書黨錮傳蘭蕕無並

茹蕕

地名通鑑外紀敬王十六年冬十二月敬王辟亂處于茹蕕

抌

洪武正韻于求切抒臼見周禮或作舀揄挑又篠感二韻許慎說文舀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以沼切㧢舀或从手从冗䑂舀或从臼冗陸法言廣韻揄上同又音俞宋重修廣韻舀以周切丁度集韻或作舀㧢揄挑挑又他刀切抒物之器或作抌司馬光類篇又夷周切又勇主切判也又食荏切又陟甚切深擊也又弋笑切又都感切異揀韻補揄動手也後漢舉手邪揄之又詩或舂或揄或簸或揉揉平聲郭守正紫雲韻又以朱反揄又虞宥序韻釋行均龍龕手鑑舀余由二音臼本也又坎陷二音坑穿也韓道昭五音類聚㧢十由孫氏字說或舂或舀今作揄楊桓六書統揄毋㧢从手尤聲㧢又徒刀切㧢髮又取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周禮舂人注女舂抌二人又儀禮抌長枋可以抒物集韻亦作㧢字漾博義通作舀又笑韻弋照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論九切羽韻此方言之音亦作舀抌見正音高齊二韻於此作抌非或用挑舀否高切抒臼中米从爪於臼上為意今但用舀方音見篆韻韻會定正字切俞鳩俞寅延抌 篆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蕬

洪武正韻于求切草盛貌亦作蕬又蕭韻宋重修廣韻以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夷周切草茂盛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楊桓六書統俞毋蕬艸茂也从艸繇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俞鳩俞寅延蕬 篆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榆

洪武正韻于求切白枌詩山有樞隰有榆樞音謳則榆音由又魚韻異椒韻補叶音夷周切毛詩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樞音歐婁郎侯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正喻鳩切㯠榆木字切俞鳩俞寅延榆

逌 洪武正韻于求切逌爾笑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逌气行貌从乃卤聲讀若攸以周切顧野王玉篇余周切孫愐唐韻逌或作逌徐鍇通釋曰卤音條尚書曰祚皆一卤爾雅逌中尊也延秋反丁度集韻所也古作逌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張有復古編逌从乃省从卤別作逌从孟卤非又形相類逌逌上逌从乃省西如乘切驚聲哉曰往也下逌从乃卤气行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逌逌二俗逌古逌通逌今避正音由遠也又氣行亦行貌也又與面同中形將也又逌逢逌三音由韓道昭五音類聚徐周切逌音由逌攸脩歷也孫氏字說書九疇攸序作逌尊賢傳萬國逌手揚桓六書統喻毋逌說聲逌隸舊今聲逌非周伯琦六書正譌逌从乚卤聲俗作逌非字漾傳義于秋切音由循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逌諭九切氣轉之形無聲今但用攸作逌非 篆書 逌 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逌 徐鉉篆韻 逌 逌 逌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逌 六書統 隸書 逌 六書統

[illegible] 洪武正韻于求切𩝋也又䐹也又見魚韻

鯈 洪武正韻于求切魚名莊子食之鰌鯈又蕭韻陸法言廣韻鮋鯛鮋小魚鯈上同宋重修廣韻以周切丁度集韻鮋或从攸作鯈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又陳留切又時流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鯈鮋音由納鰍小魚也下又音紬亦魚名二同揚桓六書統喻毋鮋余周切从臭由聲鮋隸鯈或从攸聲鯈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鰽諭九切莊子鯈魚出入作鯈鮋鮋非莊食之鰌鰍俗字雙音見林音韻會定正字切喻鴆喻寅延 篆書 鯈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鮋 鯈 並六書統 隸書 鮋 六書統 書 鯈 統

斿 洪武正韻于求切旌旗之末垂者周禮行人建常九斿音旒許慎說文㫃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顧野王玉篇弋周切作游徐鍇通釋今俗或作斿延秋反丁度集韻遊或省亦作㳺古作汓鄭樵六書畧會意要旗廣干祿字斿旒旌旗之屬並通戴侗六書故夷周切旗常之流也又作旒从流省聲力求切周官王路太常十有二斿康成曰王路者為旍旗則不會為又為晃斿周官弁師曰諸侯之繅斿九就杞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斿旒蓋一字亦通作游傳曰肇屬游纓說文游旗二字皆為旌旗之流旗从音與周切游从㫃汓聲游之从子旗未造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揚桓六書統喻毋斿斿㫃或从汓省聲游或从攸聲斿旗因省而借汓音洄或作𣺉徐曰今俗作斿詳見本韻又廣韻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大夫七斿至轂士五斿至肩左傳肇屬游纓注斿旗斿也集韻或作游亦作旒旈周伯琦六書譌象形从㫃借為浮斿斿旗字隸通用游遊別作旒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諭九切韻會定正字切喻鴆喻寅延斿 篆 斿 說文 斿 石鼓 斿 斿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斿 徐鉉篆韻 斿 斿 斿 斿 並六書統 隸書 斿 孔彪碑 斿 高彪碑 斿 城垻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斿 曹騰碑見漢隸字源

阜斿 羅泌路史少昊紀伯翳始食于嬴為嬴氏嬴既功于洪帝乃錫之阜斿

九斿 周禮冬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注交龍為旂諸侯之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九斿之所象也數類天融曲水序曰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大業記曰九斿七萃之士星珠霧合甘泉鹵簿曰天子之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文選注曰九斿謂天子之從車九乘名曰九斿車

龜蛇四斿 周禮冬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龜蛇為斿縣鄙之所建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此四斿所象也

十有二斿 周禮巾車王建太常十有二斿鄭氏曰正幅為縿斿則屬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二十九

游

洪武正韻于求切浮江爾雅順流而下曰泝游又姓又優游自如貌又見下許慎說文𣵀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𨓦古文游徐鍇通釋旌旗之流所綴也爾雅曰𦁰斿九春秋公羊曰若贅斿又敖斿也延秋反𨑛古文𨓦曰𨑛古文子字蓋從古文斿省此正𣵀游字爾雅泳游也郭璞注潛行游水底顏野王玉篇浮也陸法言廣韻放也遊上同唐玄度九經字樣游音由从㫃从汓汓是古文泅字作游者訛宋重修廣韻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邃爲股肱吳棫韻補叶音延知切遊或作游司馬相如上林賦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要纘廣千祿字遊游並通游又音旒旌旗旒也又史記必居上游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即流戴侗六書故𣵀夷周切水行也詩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引之爲敖游亦作遊别作遊汓說文游从汓子背旌旗之旒也汓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古文以汓爲泅或作泅𣵀氏似由切按泅即游也游以水丹聲人作酒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如交游從游多用此字其義與遊字同不可雙押如游泳却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游俗游正隨水流貌也熊忠韻會舉要羽求切音

游說文本旗斿字注見斿字又上游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或作迂古作遊通作猶荀子優猶知足亦通作斿前數傳述游俠前漢禮樂志神之斿人通作遊班固賓戲陸子優繇李塁存古正字游作斿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左傳鞶厲游纓俗音流非俗省作旒斿非周禮行人建常九斿俗省之也借敖行也本用遊作遊迂非方音見來音韻會定正字切韻鵷鶵寅延游

游古石鼓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𨑛古文　遊古尚書　遊郭昭卿字指　游篆書　游並古論語　游並雲臺碑　游並崔希裕纂古　游並集韻　遊古老子並見杜从古集纂古文韻海　游　遊並徐鉉篆韻

斿隸書城垻碑　𨓦楚相碑　遊石經論語　遊石經公羊並洪邁漢隸分韻　游孟郁脩堯廟碑　游堯母碑　游楊君碑　游高順碑　游外黃高君碑並漢隸字源　游真書　游並顏真卿

游蔡襄行書　游顏真卿　游蘇軾　游趙孟頫　游草書　游　游並章草　游黃庭堅　游米芾　游張錦溪　游鮮于樞

善游

莊子顏淵問津人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呂氏春秋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使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而耐寒注魚屬也唐史補龍門人皆言善游於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於河濱終爲水溺死也太平御覽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增潭如猿仰株入如沉竈出如輕鳬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文育善游

新安志周景曜義興陽羡人也族弟文育本新安壽昌縣項氏子年十一善游反覆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群兒莫能及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求養爲己子文育後爲開府儀同三司景曜以文育故官至新安大守

解帶賞善游

通鑑五代唐以水軍攻周張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簡其善游

太平御覽符子曰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過郡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呂梁觀游

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汨音骨齊音臍音

舟而不游

禮記祭義道而不徑舟而不游疏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棄車川游

宋歐陽公集投時相書莽然其心罔識所向若棄車川游沒於中流不克飲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

西園裸游

王子年拾遺記靈帝於西園起裸游館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繞砌乘小舟游漾選玉色輕體宮人執篙楫以盛暑時使舟覆沒視玉人發貂商

之曲以來京氣。

遡游 詩秦風蒹葭篇：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注：遡游，順流而下也。

上游 西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匈奴傳：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

迭居上游 太平御覽金陵記曰：姑熟之南，淮曲之陽，置南豫州。云代英雄迭居於此，以斯地爲上游焉。

江河上游 羅璧識遺：昔人謂川陝爲南北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下臨趙代，而取河北也易；大江東下，益利夔梓實居其上，故據川則可順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梓首身任川陝，計益出此，而以留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江漢上游 唐顏魯公集謝節度使表：竊以荊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

海內上游 宋陳後山集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

百王上游 宋米芾寶晉光英集參賦：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駮麃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旌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

優游 詩大雅卷阿篇：優游爾休矣。注：優游，閒暇之意。

與世優游 淮南鴻烈解本經訓：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元帝優游 兩漢蒙求：孝元皇帝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先游 漢書鄒陽傳：有人先游。注：師古曰：先游，謂遊納之也。

作游 漢書地理志：兗作游成陽。師古曰：作游者，言爲宮室游止之處也。

囿游 經子法語：周禮囿游。注：囿，御苑；游，離宮。

良游 文選潘岳射雉賦：良游呃喔。注：游，雉媒也。

世號高游 魏書游明根傳：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

顏成子游 莊子雜篇寓言：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望，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浮游 人名。羅泌路史後紀：共工氏叔劇于諸侯，霍穡以遂虐，以浮游爲卿。注：瑣語云：晉平公夢赤熊闚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上，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子從其言而病閒。

龍游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太末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建安四年分立豐安縣，又改太末曰龍丘。晉、宋、齊、梁並因之。隋省。唐省太末入信安，復置龍丘，屬衢州。後屬衢州。五代唐改爲龍游。宋宣和三年改盈川縣，紹興元年復名龍游。元仍其舊。本朝因之，隸衢州府。

趙蕃淳熙稿龍游道中三首：下水檝輕如鶩，泝流帆敧於鴻。人心頗禱欲遂，天意若將無同。　山連遠近修灣，水合東西沙瀨。舊說詩中有畫，今成畫裏尋詩。　晴山陰雪猶在，西下東風苦高。眼貪白鳥孤沒，耳怕哀猿數號。　艤舟龍遊。龍遊唐盈川楊炯嘗爲令。　歎波亭下一維舟，小對秋風梳白頭。欲賦新詩久埋沒，江河萬古歎風流。欽日周欽止古檢地理志乃松水。

曹彥約昌谷集龍游道中即事：幾年舟楫使吾曹，步入龍游記所遭。激水代舂城旦坐，又松覩費店人勞。屏除車馬肩輿冗，料理泥沙覺覺高。忙裏著晴天意好，坐令行客興滔滔。

元王惲秋澗集龍游道中：寒花似火燃。　路入龍游不見山，縱橫阡陌數江灣。

國朝劉基覆瓿集發龍游：微飈歛輕涼，客子中夜發。秋原曠無際，馬首掛高月。草虫自宮商，葉露光可掇。狹徑非我由，周行直如髮。傷歎望南天，晴霞絢閩越。

張志道碧霞洞天詩暮過龍游：騾首見龍游諸山，翠浪浮陽坡，眠白積陰洞，鎖蒼虬樹，洛雲藏屋，灘長石齒，舟呼兒具尊酒，聽客話杭州。

游氏 千家姓：宮音，馮翊。元和姓纂：左傳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子游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孫吉，生遠。漢游暴，後漢游殷，廣平魏河南尹游遜，始居廣平，六代孫後魏尚書明根，生僕射肇。肇姪曾孫仁宗，唐比部郎中，生詳，金部員外。根再從弟雅，後魏太子少傅，七代孫中台，庄城尉。根從祖弟奇，後魏梁州刺史，六代孫子騫，駕部郎中。姓氏急就篇：左傳周有游孫伯，史記周有游騰，魏游楚，前趙游子遠，前燕游邃，又漢藝文志有游杖子，梁游君公，唐游重彥，宋游酢。似古今姓氏辨證：出自姬姓，鄭七穆氏。其先鄭穆公生公子偃，字子游，子游生公孫蠆，字子蟜，蠆二子以王父字

為氏。畈字子明，生良。良以父有罪廢，鄭人立畈弟吉，字大叔，為正卿，所謂子太叔者也。吉生速。又吉兄子游楚，字子南，生卬。其族仕周者曰游孫伯。秦漢而下，著望河北廣平郡，與宋、焦、談為廣平四姓。至後魏游雅，字伯度，秘書監、梁郡宣侯，為廣平任人。其族祖曰鱓，字慕容，熙為樂浪太守，生幼。仕馮容玫為廣平太守。幼生明根，字志遠，仕魏孝文為儀曹尚書、散騎常侍、鴻臚卿、新泰侯，年七十五為國五更，謚靖。歷官內外五十餘年，時論貴之，與高閭以儒學齊名，時號高游。子肇，字伯始，襲爵，官至廷尉卿，傳綠經史，外寬柔而內剛直，甚有聲稱。子祥，字宗良，高邑文侯。其後有徙居揚州廣陵，隋唐間與戴、商、威，又為廣陵四姓。

游吉

姓氏遙華：游吉，字太叔。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侯使張骼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游速

姓氏遙華：游速，公孫楚。春秋：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孫

史記周本紀：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貴達曰：二子周大夫也。

游殷

詳游楚傳。

游楚

父殷。續後漢書：游楚字仲允，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為郡功曹，張既兒童時，殷異之，引既過家。殷先歸，勅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豈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游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咸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質直，為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之曰：太守無德於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逼來，但共堅守。國家救到，賊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果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漢兵：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使顒縱兵擊之，漢兵狀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叡嘉之，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觀，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稱諾，叡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而性好遊荏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游雅

魏書列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守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

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子僧奴襲爵，卒，子雙鳳襲。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游僧奴

詳游雅傳。

游雙鳳

詳游雅傳。

游曇護

詳游雅傳。

游鱓
詳游明根傳

游矯
詳游肇下

游明根
魏書列傳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為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徵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從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遷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絶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絶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為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遠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鑒革之始委以禮任冀能延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尒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躍卿獨秉沖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侍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

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廬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特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秉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治識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北史列傳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明根幼年遭亂為濮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鞭畫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賓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餘

見魏書列傳

游肇
魏書列傳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為內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大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為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殷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

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
拜危弊且遠畜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
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祖敗遣侍中蕭衍軍主徐玄
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
之款雖弃故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衆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
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
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達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
且六里於賊逼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
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
役軍粮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
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尒
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
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
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
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
雖假官號眞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

妥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
頗依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
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
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違主者諮呈反覆論敘
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
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
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
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賵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
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
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
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棊以
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
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
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
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
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
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
辛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
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
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獢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
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獢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游子祥 詳游肇下

游皓 詳游肇下

游安居 詳游肇下

游馥 詳游肇下

游思進 詳游肇下

游寶藏 詳游元傳

游元 隋書列傳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
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
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
王諱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遷
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
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
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
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勤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
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
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
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
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
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
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

害之帝悉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絹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游仁宗
詳游元傳

游邃
北史前燕廣平游邃爲慕容廆股肱之臣

游恭
詳游簡言傳

游簡言
五代史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倖僭嫉者衆選人郃虔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贊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虔挾私忿誣謗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于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悉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寄必固違咈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南唐書列傳簡言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爲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毗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悉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察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爲群輩所附人有請託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

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游奎
千家姓廣平人　宋朝登進士第

游烈
武陽志烈字晉老平江人初以孝節稱登皇祐元年第從胡安定學終職方員外

游師雄
宋史列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琯與主帥議戰守禦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琯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卨帥延安辟爲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壘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卨患之師雄請籍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捐瘠運石甃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荊粵視以爲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介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還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搆夏人爲亂諜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已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既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辱賞師雄猶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爲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從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遠納遠結珠三柵及護耕七堡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儎爲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勳勞未錄此爲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

賊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衆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郢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說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游師雄傳贊　鬼章雖肝閼我藩籬帝命捕之如挈嬰兒雄特謀臣雄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而遠寵祿是荷張舜民畫墁集直龍圖閣游公墓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爲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爲兒時不妄戲笑聞絃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夜不休同舍生始則少之已而孜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與由是名振一時豪雋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進士第一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挫而新之士

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正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葉燮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帥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璯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璯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語以機事璯驚曰向非公幾於虜矣趙禼帥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時鄜延之兵與戰且患爲保安軍乃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兵備禼患之公爲調發殺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遂引兵入鄜州界荒堆三泉而歸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從趙禼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于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

公行諸壘賑貸公使弓箭手漢蕃戶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飢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禼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禼方迫於奏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王韶爲招安副使請禼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亟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遂免禼之行與主帥郭逵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穎州軍事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說不同公條陳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憂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勾當公事軍駐靈武饋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辟趙禼帥慶陽再辟爲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斃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禼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勿失棄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起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如瀘南荊學有請者亦將與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

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詔録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爽其地而不有侮慢如前二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求附育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鬪智不鬪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爲首戮議三夕而後從之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萬於是奏捷曰臣聞憯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党某而弗謝糾陰援吐蕃鬼章結聚構姦欲爲邊患臣與守帥合謀將兵行天誅賴

陛下聖神陷陣克敵斬獲以萬計主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
夷邸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
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
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氈死阿里骨秘不發喪詐以為嗣當立請於朝
既已而復殺董氈妻心牟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
問罪於境上當殺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氈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
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如
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擒其事遂寢出
為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
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以來古迹之堙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
鑿故關山道為坦塗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
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
興者後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他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
售而馬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且給漢蕃之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
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
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

張說獄箴使置之座右朝夕省觀盡心于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
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被命公
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為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
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為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為
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
複嶺為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
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
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
之親死而不葬寓骨于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
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若邊戍之
亡則建寺以斂其骸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按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
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二十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
除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頹弊春秋為享牲齊酒漓非所以敬鬼神
嚴祭祀願申戒郡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論宰
執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遂除集賢校理權陝西轉
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為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

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庫盈積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露
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地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為病公為
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法既多糴之軍
食自足宜令內地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腳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
休民力又可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還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
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地名赴闕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差
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以平黠
羌執醜虜皆上稟睿筭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賞已過分但當時將士
奮命力鬭而其勞未錄此為可愧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
遮等寨上皆然之後面諭公將付以邊閫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
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已來邊臣措置之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
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郡以公
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人自中條山下
立渠堰分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邊臣龍圖閣權知秦州
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帥熙河
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將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罷公至

則命解嚴徹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
之後如于闐大食佛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賚抑
留於熙河限二歲同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
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於是
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
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且進築城壘以為藩衛席卷
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
可共事遍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知陝州其後使者
悟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始建汝遮納迷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
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
旁郡飢殍枕藉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為守者憚之
公撫治有經應接閒暇若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
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隕于州宅思邵堂下光焰燭
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
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秦鳳路機
宜文字浤贊行琳皆舉進士端朋邵奴早夭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

孝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岡之先塋以仁壽樹焉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以孝行著於里中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旣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役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櫬而歸行路為之傷惻友愛其弟師轍甚篤常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轍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孩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蕃漢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逆于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之其役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于路羌酋遂辛蔔將故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過其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又淵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動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亹亹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如是而不得盡所爲焉銘曰游本姬姓吉興于鄭元魏特侯儒風聿脩悠悠千禩典刑執繼毅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夫謀于衆

軍勞實多在昔熙寧兆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嗣聖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懽發雷震旣破洮州仍執醜虜吉㦸嘯陵百僚蹈舞彰毅兕區譬我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乘輅開朧剝竹消幽省曹卿寺出入搢紳思以利國仁於保民其所施設尚風古人慓彼夏羌虞嵩西境公提將符獄立山挺忽徙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腰頸大勲不遂非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唯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幽宮萬世哀焉陝西志宋游師雄字景叔直龍圖閣知河州名位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山川險易種落强娃靡不周知宋華西臺先生集祭游景叔龍圖文　曩歲識君靈州之役盡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東下飆蓬亂石風雨斕衣氷霜破㢢同甘胡馬之犖僅免戰場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遥春朝名園月夕酒不飲而書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掺袂未除於歲月擘車載旐已聞於宅夕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於斯耶功名事業頓卒遭耶風義𠍏慨今復誰耶慈仁敎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二十九

游

游冠卿

呂東萊辨志錄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未嘗與人言差遣冠卿愬沮而退于沖聞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游潛

宋陳了齋集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居士諱潛字升叔家建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爲名族居士少敏慧風力過人遇事無所屈幼喪母竭力事父鄉人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媢嫉聞人善處如在己終日言不及人過惡有盜聚劫邑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譁且呼于道曰毋怖里俗親沒即分財析居士畢喪且十年猶不忍與兄弟異食居士居家嚴整以身教子弟二子舉進士中第醇試太學錄居士携醇之官京居數

年親舊至者皆館焉俸薄用窘居士約身從儉以率其家唯恐不足爲親舊歡也醇除太學博士命下辭得知西京河清縣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復請外官簽書興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醇將欲求外補先請於居士居士曰士行其志出入適宜無不可者我何容心乎兄之子醇爲廣西漕宜乎居士聞訃哭之過哀日夜以其兄爲憂即分先時歲入以助其生未幾居士得疾卒于齊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醇今爲朝散大夫提點成都府長生觀醇出繼爲南康軍司理參軍助之後自高郵尉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柩以歸今爲奉議郎提轄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㩁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前葬居士長子定夫以承事郎江汝舟所述行狀屬銘於某以遣窮南北不暇叙述今蒙恩自便憩於九江益自紹聖丁丑迨今政和丁酉二十有一年居士之基木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磨勵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美其要在是矣從假於衰憊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自定夫陛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閭里推孝盜不忍譁人與其誠善積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所聞取道唯是之循于官學者再求補外得請

于庭勤苦無悔。捨彼所爭，我實訓之；取彼所棄，恪守弗違。白首未行，不忒以俟。殁而猶彰，慶在有子。

游執中

建安志：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居鄉以經學教授，生徒凡受業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嘗一舉於有司，不第。行實純明，後進於矜式。名流推重之。龜山楊公誌其墓。宋楊龜山集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顧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和，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遊。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康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友，總角已知嚮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持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邑里鄉郡見者咸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遊，遠近相劘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欵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服其為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慼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益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既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十年卒。子男三人：康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康仁、康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卒，守義不改適，皆其醞籍然也。康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衢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發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考其所知，未有能躡其樊者也。異行之徒，猶輪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三。致士於斯時，欲肆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嗚呼先生，圭璋之珍，粗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焉云其癯？費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衢之原，望之峯如，遺風君存，百世不渝。

游酢

宋史道學傳：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大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宋楊龜山集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君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埋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余而已。追念平昔，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誰宜？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余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為大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特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覲者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平棘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不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枇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續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士卒于官擬掾揆皆登仕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挾將仕郎摭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嗚呼天乎胡不慭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祭游定夫文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余三

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永歎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宋朱晦庵大全集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間久之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靜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雅咨仰俯之間人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撰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

學者果安在乎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朱熹記程氏遺書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先生曰定夫之篤信難及也又曰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悟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程氏外書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呂居仁雜志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為然也朱子語續錄五峯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朱子語類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朱子語略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宋名臣言行錄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偏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建安志游御史酢蚤受業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見推為弟有三人焉上蔡謝公龜山楊公公其一也並以道名於世其後得邑河清踰有政譽伊川嘗歎之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徽廟初為御史求典把麾江淮間息政在民所去見思雅官而遇僚史緯有恩意是以

人敬其德而無慢其令若其道足以覺斯民澤足以潤斯世遭時清明而弗及用而功業亦不究見善類惜之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蓋公之所志如此侍制是平陳公實分鎮是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其可無祠於鄉之學乃為堂於學之東偏立像致祠以起邦人尊敬之心又屬朱文公書記之文公撫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公墓誌之辭致其傳道泒脉皆自伊洛中來載公出處為詳後之學者將求公立言行己之要蓋於是有攷焉

游操

建安志操字存誠有家學宣和三年擢進士第紹興中遷秘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晚居盱江奉祠卒氏族大全操紹興中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熺於會食之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有欲用繹繹繪維緝綸紓為對蓋熙寧中韓維陳繹韓絳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游仲鴻

宋史列傳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雜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敘州董蠻犯犍為境汝愚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買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辟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横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閬辟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荅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荅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覲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荅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觀過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

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衆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乃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歎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請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使程松已大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趣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以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

致仕祠而歸，遣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
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淳祐五年爲右丞相，自有
傳。文翰見傳大全集　順慶路志：仲鴻第進士。紹熙之末，上疏請光宗過宮，
言極剴切。及重華登遐，國喪無主，當國勢危疑之時，仲鴻盡心協力，贊助
趙汝愚定大策。累除大理寺簿。居亡何，韓侂胄惡其黨附汝愚，出之於外。
復歷守嘉定，有政迹。元一統志：仲鴻嘉泰中以司農寺主簿出知嘉州，馭
吏以嚴，待民以寬。郡有積負，奏罷之。一日有司呈歲貢舊水波綾、爲頭綾、
苓根、紅花麩、金紫蕎、巴豆、金毛狗脊、丁公藤，仲鴻謂其貢可罷，惟進今貢。
餘例歸私橐，仲鴻悉絨於官庫，修渠堰，通水利，未嘗忘於心。政成，民悅重。
慶郡志：仲鴻果州人。今順慶。名在慶元黨籍，人物偉然，操履方正，人皆望
而畏之。政尚清簡，不擾，獄訟
隙亦簡。丞相克齋先生，其子也。

游似

宋史列傳：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
士。歷官爲大理司直，陞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
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
常平。請封謚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
盡事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
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胥濫，
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俟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
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胥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
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
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
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覇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
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常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
於憂勤既切，寢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摭太宗事以陳。
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
之勢滋甚，因觀太宗治效，較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
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
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
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特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史翰見合付
簡下　元一統志：嘉定州　似紹定末以尚書吏部郎中直祕閣爲成都路提
刑，重修壁津樓，屬魏了翁作記。大意謂向者張義立乎佛灘之險，是矣。任
水勢自高臨下，旦暮齧城足，傅城而居者凜凜然，吾與傒屬盡力於堤諸
且爲支流以洩其怒，樓之右三載，撲除其下中鎮諸砦，蒿實近夷，略險所
弗及，阻木以爲固，而部於是邦也，今灌灌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慝之禁亦
未保後來之皆我也。蜀餉百五十萬石，歲恃以稔，惟都江通濟二堆而積
蠢弗蠲，已捐其弊之十八，令舳艫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可飽之。端
平改元，似召爲尚書吏部郎。順慶路志：似受父蔭入官，後第進士。紹定中
爲大理司直，因火災叩閽，歷數宰相史彌遠之失，朝紳見其奏本，爲之驚
愕。適當旬休，彌遠夜召似與語，至則彌遠謂近見奏本甚忠直，司直欲歸
鄉乎？似曰：愚雖妄發，法當汰去，進二寸宅之宇之出。拜曰：游先生他日有
我地位，但福薄耳。即送去。明日除祕書丞，不數日除夔路提點刑獄，改西
路，又移東路，洗冤澤物，籍有聲。聞彌遠死，端平更化，召還，累除給事中，權
樞密，參大政，知樞密院事。似素與宰相史嵩之不咸，嵩之嗾奏召二闕臣，
似抗疏言國有政不與知，尚安同此執政，尚力求去，與洞霄祠。淳祐四年，
嵩之以父憂去，似乃召還二府，與杜範同心輔政。範卒，似代爲右丞相。理
宗在位久，贊定國本，又詔勸嵩之致仕，詔告天下示不復用，皆似啓之也。
薦吳潛、王伯大入政府。似懇歸力甚，以大觀文奉祠。十一年十二月卒，謚清
獻。順慶府考究閬經志：游似郡人，宋登科，拜相後歸鄉里，有詩云：步行歸
故里，俗語對鄉人之句。趙庸齋蓬萊館集祭克齋游丞相文：中興以來，
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衛毓二趙，以道宅揆，簡冊炳輝。厥後參參，惟公克紹。
本原濂洛，知學之要，被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推周行，植立嶔嶔，疏指權門，
痛哭原燎。紹定斥去，端平收召，嘉熙馳風，排雲上叫，明倫有疏，血忱懇詔。
淳祐初年，操守勁峭，黨恥猶並，歸奉祠條。乙巳政絃，東鈞廊廟，以學告王，
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既歲，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群邪息嘯。
惜多掣沮，莫遂厥一念，開誠來日可照，孤忠自知，愉人旁誚，卞莊巧伺。
姜公直鈞，因危遂擠，善刀爲妙，雪溪午橋，臨流舒嘯，手袖文圖，望穹馬豚，
蠻光踔存，落月孤皎，訃音流傳，搢紳相弔，珍瘁之哀，天意莫曉，何公已知。
不鄙庸談，嘗承使來，訪海嶠，尺牋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爲之心悸，
孫枝書來，公已不療，悲慟莫任，阻送丹旐，敬裁哀詞，以佐絫睞。字溪陽枋

先生集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劉子　某伏以五陽為夬六畫臨乾恭惟某
官榮辭九棘入而三槐鼎鼐新調天人叶贊鈞侯動止萬福某迓跡小吏
威歎洪鈞為躋修辭姿執叩閽清尊是惧鑒在焉榮某伏以三台曜芒一
相宅揆靈聽交職蓋寰中休方將鳴天籥以播大和運斗杓以酌元氣歎
之廣宇陶為陽春造化在一身矣藹生長謳咣咣何為　某切以天者道
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
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
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傅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爾華澤必被於匹夫商霖
滋蘇於大旱今醜虜殘綦有甚內溝遺黎思活尤切望雨以道援天下以
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至和兩間譬劾陰陽叶氣萬寧乾父坤母作而
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某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
相難晚周山肩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狂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
得惟我盛朝相一司馬勞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太山此尤
光前絕後巍巍勳績無與為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
相道宗百聖文祖六籍實溫公等輩生本央庭中單于前拜起大敬畏甚
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服人却萊歸鍾賢可希聖幸毋自遜若曰漢唐

以下總總相業則洪漳下風矣某合陽晚後粗知讀書壬午東清綱人中
一識昂昂海鵬之表已知其為偉人矣是秋薦名榜末事奪不得與仙舟
俱來非公相外某實自外也自慶薄宦一向不得上牋記俯仰止吳雲不
進景判蜀事漸費支持幾思出關依借華機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溪今
幸汰去而本闕恰亦過滿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封釆非此天假某以依
來風雲之日也洽金鑾桐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敢淪賤以俟從者知己在
前長鳴振鬣　某不自忖度漫時感事輒以猥見綴成長書附便中獻學
問空疎豈堪適用伏惟海岱深高不棄拳勺纖務無閑特賜采覽不勝榮
幸　某勢分遼絕貌然穷壤安敢借中紫徽壇中五色連芒輝燭無涯之
問亞陽有當然職分敢避下走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
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
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
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
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
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無小大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
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叶當顛沛須洞之秋

而唱為仁義道德之說昧者嗤鄙識者所深喜而歎聽之也恭惟大丞相
國公先生性為大學之縕情為大學之著言為大學之文行為大學之䆁
自著為圖條分句析明其為一貫忠恕之義疏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
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允蹈閫道則喜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
詳刑而法意允掌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駁當知國治矣惟平天下一事
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為之大學功用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
而講貫之熟措之天下必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某嘗謂天下之治
不可以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吐哺以羅
天下之賢傅說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乂以布列有位方今大而政府可謂
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洗回於下察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恥道
搖吳蓋比管晏者淹回於散地邊士中豈無諫臣隱逸中豈無御史學士
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汩沒於卒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
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豈無困滯於草萊某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
材隨上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滃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治今相公
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彥四十有餘輩而吐握之事旁求之
令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

量材授任何間川南晚康稱事異分貴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
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傚其失但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于今有年悴憔飢渴引領商霖不啻大旱
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更遷延遲迴分別殊外則西郊密
雲而苗其槁矣某於己亥季冬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特賜鈞翰於安
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抵今茫然真所謂一夫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遠
萬里鮒鳴涸轍且以博釆人材之說為獻庶幾獲兼收並蓄於昌黎宰相
之方之萬一大木為杗細木為桷非曰能之願學焉冒昧狂言惟相公裁
察某再拜　代上游堯齋親劉子　某用調元學坐政事堂大化鴻庬廣
宇熙曼海內之士刻冰鏤玉摹寫象似意何足以髣髴其萬分哉某惟知
朝用真儒以來帶水息役輟之虞石穴有登天之險蓬婁的博絕無旁蹊
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又豈東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
了辦邪然墨守轂攻技各有窮廟堂遺鄙願聖初心矜憫良背某非謂相
公蜀人僕為蜀士繞天下以私一方益頭目背贅歸重股心今日所當加
護於此爾　代文考功到黃池辭免上游相國劉子　某去歲曾於郵置
上狀塵秦塋聽計已呈徹鈞覽矣某自形中一長物無可比似顛顛蝗聚

日懼滿盈夫何大鈞洪播不賜汰斥而謬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咮陋豈稱班聯隆命飛來愧汗交作感心難於重違已於十一月理舟出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皆冬涉春風濤霜雪飄薄凌震猶質不禁呧啼喘欬萎薾疾證轉加實難前進欲乞鈞慈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尋醫問藥不至填委狷狼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噴皇恐萬生伏乞鈞照方秋崖集回游參政劄子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益陈和仲司成時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首也某也賤執御無蹤於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于再于四未得一望末光退然懼且慙莫知所以敢圖夾袋收錄仰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感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貫之

游某

宋呂祖儉大愚叟集游承事郎壙記　先君諱某字某縣曾大父而上兆域皆在邵武故世為邵武人崇寧中始從名數於婺之金華至於今四世矣大父復葬于北門之外故又為金華人先妣甫受命書捐棄諸孤卜地于邑東惠日鄉後湖之原先君命玠請銘於太史先生先生憐而賜之銘每念先生所以銘之之意望邵武之阡登北門之坂而上吾母之塋未嘗不悲涕沾襟也玠受先君之教誨出從師友游粗知所以無忝其先者晚得一官既不克養母尚庶幾奉先君之杖屨於淮水之濆以祇三年之養罪逆不自殞滅先君感微疾其勢浸劇雖內自憂懼有所恐且諱而亦豈謂天降酷罰而至於斯極也先君慈厚樂易閨門無間言伯父卧疾累歲先君朝夕造床下問起居安否何如未嘗一日有倦色且謂諸子曰吾惟恐見伯氏之不延也先君即世伯父感愴特甚被疾後旬日遽至大故老兄弟至情於死生之際蓋如此其於宗族姻黨曲盡恩意卒之日來赴者相屬及門莫不傷怛感涕若有所為而然者先君政和七年十一月某日生再被慶壽恩封承事郎賜緋魚袋致仕淳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陳氏封孺人前先君七年卒子男五人玠修職郎新盱眙軍學教授次璞璣琪琛子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幾趙著孫男女十五人諸孤卜以是年九月八日克襄大事與先妣同兆自惟孤露摧苦不能追先君之隱德以求碣誌於當世之君子姑叙其歲月梗槩書諸壙而藏其副於家俾若弟若子若孫知所考焉

游元

撫州府志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為人外和易中實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先生學論議平實為大健贈舉進士晚恩授安化簿號儒邑以理義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峒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夔主南嶽祠往就養卒於醴陵年六十七有安化講義詩文號新堂集

游少游

建昌府南豐縣志少游字希卿衆豪學博三首鄉薦登隆興進士第又試中教官科為贛州教授筠州上高丞攝永興令郡吏皆賦語侵公公叱曰剝民之政吾不忍為命杖之郡守賢公逮吏去又取宗室武斷者繩之由是豪猾斂手永興大治臺郡交薦班改知盧陵縣有勢家與民爭水利至鬬死郡欲右勢家又有盜誣執富民縣鞫實其獄郡持不下欲入富民罪沒其貲公皆力爭曰吾寧棄官歸欺天陷人辜死不為也事遂得直通判南安軍大水暴溢太守執移兒彷徨無策公即簑笠登城帥十數艘救之民得全活擢知澧州罷歸三奉祠卒年七十九官至朝散大夫賜服金紫有文集若干卷瑞陽志少游建昌軍人登進士第淳熙庚子以修職郎來為丞性識敏悟文籍一覽終身不忘狀文盧陵前此考官甫徹棘亟聞道疾馳少游獨倘佯累日且作詠梅十詩謁益國周文忠公大冢稱賞有士子什百為群以去取來問少游隨聲應荅略無凝滯眾皆語塞而退士論韙之

游中孚

建安志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聞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嘿誦如流能言其異同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纚纚可聽參政李公光知宣州會戚方叛勢甚猖獗既拒守且議遣官趣救兵道路阻隔僚屬皆憚往中孚時為光門下士慨然請行單車冒白刃由間道至平江見大帥乞兵解圍賊遂潰去事平李公欲聞於朝命之以官中孚力辭後竟不仕卒于家

游九言

建安志游文清公諱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後改今諱祖其藩太學釋褐有大名終嚴州通判父書登科終湖南參議官公沉靜有謀慷慨善議論秦檜當國摧抑忠良公年十歲為文懇切御先生見而異之及壯銳志當世好交結西北豪傑書序太極圖曰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少從學於南軒張先生栻南軒教之求放心公初處靜室置筆札于前且曰心之出吾不能知及其入也即點以識之其初至千餘點漸次調伏點日少最後帖然

于定無欲無求始見心之本體推以酬酢世務各當其理所在學者多師事之號默齋先生早承祖蔭舉江西漕司進士第一歷古田尉江州錄事沿海制司幹官入監大思院上界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京尹戶部致駐公悉不受取家人衣飾質錢給從者歸白都堂放苗八分已上前此未有也京丞相鏜為匠監公聞其欲為己亟往見言同僚有年高須合顯者請遜之京曰若欲及同僚必來歲乃可及期公又以請京即兩薦之何公澹亦欲論薦懼不肯受薦尤袁唐體仁預扣公意公無作色二人舅薦書來明日公往拜之然盡於篋中迄不用時李顧潛宮有司妄費希賞公上書極詠大係內侍咸切齒會南軒帥廣西招致幕下移江陵復辟為屬公以前事力辭時相與南軒素不合疑可抱以就己公亟部注兩歸慶元丙辰南軒之弟杓帥金陵起為江東撫幹學禁方新無敢言公記上元簿廳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以不伐民親丐祠開禧初宇文紹節安撫淮西直下辟書以公書聘機宜大守公平生未嘗覓舉有舉者受之唯謹亦不援以攺秩宇文因奏取吏部所積薦牘為改通直郎公辭不得已從之他日過都尚書薛叔似數為辭侂胄道公之為人辟亟請見叔似迫與偕行公夜衆扁舟去有以祠記為言者竟罷機幕久之幹辦諸軍糧料院改知光

化軍令赴奏事既至叔似宣撫荊鄂辟為參謀官未行瘍生於面卒年六十五歸葬建陽之劉源端平更化有旨特贈直龍圖閣賜今謚有語錄詩文傳于世播芳大全集朱晦翁答游誠之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亡則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捨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厭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氏族大全誠之南軒高弟也嘗論太極無極聞者服其簡工詩如東風未肯催桃李留得殊離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說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等句詩家所稱

游九功

建安志游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以父任主臨海簿與令有所可否白于郡九功執益堅守不能詰黃岩大役捽繳徃視無難色多所全活開禧丙寅為咸寧令有逋卒謀害主將九功擒其首以階級繩之宇文紹節辟充荊鄂宣司準遣德安戍兵潰歸有反側意九功絕江撫諭衆以帖息京西帥劉光祖辟知江陵縣縣有堤戍圮不常吏調夫為裁九功分鄉畫地不擾而辦嘉定己卯興元失利九功將守金州州無城壁乃以制參使宜遣兵備禦收復鄖鄉在金五年除湖北運判兼知鄂州屬紀漸貲九功移司軍前督餽餉有同列譖于朝罷之祠癸未為郎兵部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論對言舍法用例之弊朝論是之下于方國人言征役無常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詆佞護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次月臺臣劾使補外上即位除職知泉州衆族有撓政者必裁以法貫胡紀禁即縱之使去嘗攝互市貨之出入聽於司存無毫髮私端平更化以司農少卿召疏論姦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淮邊夫役之弊兼敕院副承旨俄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不以不茹有古循吏之風除權刑部侍郎謁告徑歸力辭除集英殿修撰宮觀猶兩被召免疏八上以次對食鴻慶祿請致其事陞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謹廉恪語不妄發昆弟自為師友講明義理之學命所居曰受齋閑居八年吟詠自適無疾而逝享年八十一

有詩文行于世宋劉後村集祭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篪和塤先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遭藥石言觧英鷃傲鳳背啄吞或劬少貶腐鼠嚇鵷法從非貴方而非尊彙招上雍頻疏扣閽身不敢私君不可諼本懷止足刻迫耄惛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從倚茂窩楊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栽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轄每奉談塵亦同酒尊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謫久伏丘樊孿痺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頹淚如河翻殄瘁情深衰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魂鳴呼哀哉尚享

游汶

吳興續志汶字魯望清獻公似之孫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刑俱有能聲貫以道當國公興之論事忠誠懇切未嘗不鳴咽流涕國亡隱居德清至元間參政滿大全薦為福建路總管固辭不就大書形背云前宋提刑令時百姓服以出入卒葬仙潭山

游完

元一統志完字濟氏婺州人也至大元年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氏衣襖五百襲春秋以家財僱覓人工平治道

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游建叔

元吳澂支言集故逸士游君建叔墓表　嗚呼建叔之役十有一年矣葬已三年而其子惟和始求予文表墓惟和喪父時年甫十有三今既冠既婚而劬學未已思欲不朽其親可謂能子哉建叔諱應斗姓游氏世居撫崇仁縣崇仁鄉其地曰暵郿族大而蕃敦本務實儉勤殖生在宋之季汲汲以歲進令將百年而其隆未替也建叔好尚文雅少習進士詩賦藝成而科廢南土初內附新官蒞新民官府數有重難之役並緣侵漁豪橫吞噬之徒又乘間而出短於支柱者率身隕家毀建叔佐父兄歷危險理紛糾智足以破姦勇足以禦侮卒底安全而生業彌裕元貞大德以後世道清平人獲休息乃治園地大室屋日共賓朋詩酒談笑游士旅客時相過從殷勤款洽周急惠困皆悅懌而去卑財不競小利粒饑不蹈高價取與各當於義睦宗卹鄰有請假而無欺親同產雖別籍友恭弗弛得子晚愛之至教之篤鄧氏子隨母來歸撫之如己子視禮經繼父之道無愧焉延祐丁巳七月庚辰以疾終年五十有九久殯未葬泰定乙丑正月壬辰安厝于林陂道社之原元配李繼室尤俱無

子惟和王出也自予之大父以來與游族交際建叔於予猶兄弟然當而文才而良吾里之吉人也予又善繼予是以慨然興懷而文其墓門之右

游常伯

元吳澂支言集覺溪游君墓碣銘　游君常伯倜儻不群早年以進士詩賦伐雖筆流意科第可拾芥既屢試屢屈預貢而降試補國學弟子員往試又不偶乃齗斷康既艾發芽猶教授里中子弟循循有繩矩談論古今世務亹亹可聽遭時革運天祇有閒于天曆者致大師君居直道不虞師之奄至父子族屬七人為哨兵所獲俱來時以次就戮戮二人畢其三將及君君之子佐不忍見父之死請先殺己小校義之以白主帥君雖幹偉應對敏帥奇其才得釋上送于都事格不報於是君客游燕趙齊梁間甚適恬無仕進意越數年前主帥參江西行省政至邑有所逮問君門下士出入左右得預獄寄思有飛語挑君禍言于外自辨莫可憂憊以卒年五十有二至元癸未四月一日也君之配陳氏後一月亦卒其月合葬于璋湖子男二君佐君佑女一孫男三壻聶蘇女三君諱常伯撫州樂安人家天授鄉之上覺渡自號為覺溪翁余騎冠已知君君卒二十年君佐始立墓石請為誌銘嗚呼余之故人也才如是所到止是其命也已其命也已悲夫遂叙而銘之銘曰能與不能人者明明成與不成天者實冥數之不藏有委其英吾知吾銘尚徼幽扃

游恭叔

元吳澂支言集游恭叔墓碣銘　游恭叔與予同年生月日予為長其神情明朗如秋月之瑩其意氣藹藹如春陽之温雖有道之士不是過居撫樂安天授鄉梅山里少讀書能文壯罹兵禍幸不死得以去既得釋而還相其父治生業日長日盛數年資甲一鄉然皆敦本務實積累所致未嘗侵刻以取贏兼并以自廣異于世之不仁而富者家通道凡南北往來貴勢閒居之人及門一以禮接饔飧之具信宿之舍雖甚叢襍紛擾殊無厭倦意是以貴賤賢愚靡不悅懌其卒也人悵怏懷思焉善察地理暇日杖屨從容求佳山水處登高望遠悠然自適人莫能測也考諱士文妣曾氏恭叔諱德昭娶曾氏子男四劬勉方茂功女二孫男七應誠應陵應岳應成大年應丑應春女十有二弟德暉先二十有三年卒有子一人遺命命子劬分其資之半與之生之日宋淳祐己酉冬仲仲旬之五卒之日元至大辛亥春仲仲旬之九其年三月十日葬于懷仁里之古石原其卒其葬予留京師皇慶壬子冬予始至家茂功之子大年奉父命來請曰知吾父者先生宜有述以傳不朽予不得辭乃

叙而銘之銘曰吁嗟麟鳳君而人鄉有遺惠門有賓長才恢恢行恂恂令其死矣誰與倫已山之陰宰木春德人所宅古前陳

游德洪

元吳澂支言集游竹坡墓誌銘　樂安功陂之游為富族而竹坡居士崇儒尚文以教其子居士果有以異於等倫手曰有利必取歲凶歲必閉粜騰價富不仁者率若是辛未大饑郡勸分三日一糶居士謂饑者豈能待三日而後食請于邑令許糶戶口數分界富家日給其食至早稻熟乃已邑令高其義此所以異者一丙子寇犯邑鄉閭震驚居士家崇仁樂安兩界間鄰邑藉為保障郡命彈壓二境他人處此挾怙官勢軒輊新附未定之民冒取其資或以報睚眦憾居士不然相安於無事此所以異者二世俗議婚姻擇家力勝己者覬其裝送之厚居士二子長曰中娶鄒次曰申娶饒娶皆清門貧女略不問其所將此所以異者三甲午春寇猝至獲居士以去咸危之意必不免寇以其長者至中途釋之以歸蓋其平日處心行事有以異於人故其受報於天也亦異居士易直謹厚諱德洪字宏甫得年八十有二卒以大德乙巳正月二日葬以至大某年月日娶李氏侍郎公之族姪女孫先八年卒女二俱適黃孫男四孫泰甥㒒孫女五適陳虞黃何一未嫁中數數徵予銘銘曰世

之耆儒謂迂謂拘有
識斯殊淑後以書。

游志遜 國朝龔斅鵝湖集游志遜哀辭　游志遜元敏系出廣平亦爲臺諫者子程子之門人定夫先生也又自閩徙上饒之董園以八行科擢高第者覺民先生原敏之十世祖也沿宋涉元以詩禮承家者數百年不廢望號稱望族元敏號核生自少有志於功名嘗從伯父起南先生詹及鄉先生仲容徐公游二公咸器之長而有成至本朝以邑令陞大理之屬授南昌靖安丞廉而有幹在官則民不欺受委則事易集居六年無失政以考上上還監察御史公謹敬明決屢有獻替功息例出僉四川提刑按察司甫六月被召戒途沒于夔之雲陽公館自筮仕訖考終纔十二年由將仕佐郎一再遷至奉政大夫封爵顯其父母妻子嗚呼亦榮矣哉公未仕時倜儻好義不尚脩飾所居有溪山田園之樂日與鄉黨親舊以詩酒自娛若無意於世者及居官則忠義之氣發乎天性卓然無少屈撓自非家學有源乎昔師友講明之素不能爾也顧有弗酬者以不獲掃除先壟爲怏怏耳友人某樂其志之有成而衰其願之不遂請爲些以招之些曰閩之北兮饒之陽有膴其原兮遊子之故鄉喬木蓊蓊兮山蒼蒼家聲不墜兮世澤乃長公之學兮不在乎篇章公之事業兮於吾道而有光庭之豸兮昂昂衣之繡兮煌煌羽儀肅兮振朝綱霜滿路兮春載陽蜀父老兮喜且慶信故舊兮遥相望命之衰兮身則亡有不亡兮百世芳巫峽泠泠兮天一方魂
魄歸來兮路渺茫

游顯 元姚牧庵集故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銘并序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位享年七十有四又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偲自汴而郢持故翰林侍讀學士高擬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燧徵而叙之游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妣呂代之嶧縣鄆姓歲爲羊裘三千以衣寒者備工鏡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靮售直白金爲兩五十又伐石橋嶧水以通夏冬闌漲病涉鄉民惠之目爲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從居許之臨潁東阜卒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隸大帥八速不花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其府事後同千户與兀闌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禽何太尉襄陽下帥府版爲副達魯花赤軍將劉儀跋海呼延實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於制置孟珙會珙移節于鄂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爲前茅遂得俱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二騎夜遁射虎縱横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鄧之新野適與兀闌欺徹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罕所爲驛致龍廷歲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通臣曰若輩曾徵一言及此固嘉歎公昔太祖由一回鶻迎降賜以羊馬投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御自脫敵死間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爲田氏加賜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歸率是民從堰鐵枸壅滿水爲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爲大帥卜鄰吉帶幕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御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面欺今既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閒寂無人開門拔幟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謀巴蜀水則江流悍急陸則陟降山巘舟車皆不可施利餽餉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衰塗直臨江漢世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事宜即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稱帝南追覲于湯陰敕自今凡所欲言指敕平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責中書南合貲取敵舟公言斯人儆忽於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稅散走而累然俾公治別帖萬户戰舟而萬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停壯士立兩幟下令能右吝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張公爲使其褒辭曰割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己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壇反盜據濟南張安撫訟公嘗通書壇帝謂近習游某豈爲是者驁禽爲狐所憎然耳及籍壇家而書無有初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於庭祈死公曰吾誠爲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爲妄人且勑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忍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安故事非宗臣國人胡床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爲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盃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公至爲衛士所訶爭呼於庭帝曰是非游某哉耶召入詰曰何爲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爲衛士所遏不知疾言上徹

宸聽。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爲中書令樞密使。遣至復居之。入
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爲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
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
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失宣撫之人。猶懲夫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
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等人。至
元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
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來居冬。其儲峙數食馬藁秸諸物。
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爲所司盜。有象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持不輸。中下之
家率反户。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年敢有爲舊驚猾者。
悉論如律。民力紓息。其半賜楮幣五千緡。入言左右兩丞相安童伯顏二
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爲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
肅於前。制可。以伯顏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
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户。創石囷七。于漢中流。以絶敵舟誠潰圍
之兵。千改陜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未至。公見之六盤。
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奎鈎慶賜之閣。憲副張庭
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車一。昔用事臣覘其不恭。銳欲

深治。公力陳辨。且責其人。覈珍罷右丞相。入爲大官。人有事于者。斥曰。吾
守大釜爾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
之。謂王弗哉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擢大臣於庭。且聞帝
托裕皇於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年。伯顏濟江下鄂。帝曰。游某曩
於列聖朕前累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爲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興。意
必熟中。其召以來。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
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將。丞相奉詔督諸軍。以平江南。誅貴精明。其早自來
歸。取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梯衝一樹。則加誅。後服爲屠常州續耳。無遺狹生
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
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爲謝。曰。吾非利貨爲者。授蘇州
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通民。凡得十三萬家。貸倉穀爲石百三十萬爲糧
於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競輸之。無少祈閡。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
宣慰使。撫民間來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
布幣薦饋。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宣力良多。一日俾坐胡床。持杖指
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捐鞍太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遣尚醫
侍藥。衣白貂裘。皆殊恩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位

敷宣聖化者。不稱任使。勅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爲浙西宣慰使者死。省奏
以國人嗣爲。上曰。游某非國人。何其指盜殺臣爲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
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
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衆。皆齊集資食於杭。凡康米八十
餘萬爲石。又造海艦若千百艘。材不足於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徵
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貸其急。動以失軍興綬刑勅從事。其堂帖無如
鈇木弩笠刃。皆須爲千事。盜殺臣益恭。乃好言入聞。游某高年。當以某人
爲使。少分其勞。實欲遣位公右。上台其人至。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
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竊。
上盜公帑。下厲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公爲鉤考。惟
是一省徵贓四百餘萬爲緡。明年。明州民飢。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
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季薨于揚州
官舍。斯其所履歷措注寵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待命于庭。東
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或無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
之市。霜雪寒凓。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連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
視覺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爲人所抑。則不大聲色。呴

呴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
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其償。軍迫南征。爲先假諸公幣。同署者難之。公則
曰。過則在余。不及諸軍興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悉輸之官。受
罰不訴。爲杭生獲荷葉浦賊周先鋒等四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覆
掌。鼠子何爲。皆官以廩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餘黨舍賊爲平民。
惟汝。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半天王據海隅。官軍加誅。
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
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子男四人。永賜。永祿。天祥。永擲。永祿知延安之
綏德州。天祥入侍裕廟於東宮。與永擲皆不祿。女六人。長適陝西行省男
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馬國璧。次適蘄黄等路副宣慰
忽突帶。次弁而夭。季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燿。男孫四人。僊
倫。僎。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庫夾谷思政。幼在室。男曾孫三人。元嗣。元
偉。元暉。女曾孫八人。銘曰。在昔英文。名城剖分。爲開國臣。資其膺勳。公時
還南。首累平宋。先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爲斯言。斯猷是同。功勞
位尊。其封襄氏。爲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獲。定憲二廟。守而不渝。厥賦
名城。天府尚翰。獨復公家。盡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英文畜之。世祖

貴之在罰。衣之王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暨矣。自夫壬辰。子在乙巳。五十
平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謂之曰何。繫其平生。庶善則多。維列聖知。無是
為大夔筆之
碑永白隧外

黃崇妻游氏　宋朱梅庵大全集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
光祿大夫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
所追爵也。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
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為女師。夫人幼嘗學
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軼過人。
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
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
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凊。禮無違者。
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為諸婦楷。遭舅喪。大夫公素
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鬻爾先業為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
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為人誠慤莊重。夫人以
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諧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
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
亦頗信尚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
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
言則寘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為迎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
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
足以為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
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
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
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於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
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為夫人之遺教也。
台州嘗為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
遘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
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
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具語其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則其
大者。書而銘之。銘曰。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於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
室家是式。配德嫉賢。慶餘善積。尚書判史。之德之才。湯沐
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湯處士妻游氏　宋呂南公灌園集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豐處士湯
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餠僧於見客堂。處士拜佛稽
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喪定於龍池鄉來戶里之佛塔冢
同位而異穴。先時以牛馬走來請曰。維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
口未嘗臧人過惡。事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趨恭而已。
不敢論賢而詆不肖。夫然故州閭以迪吉歸之。而遠近賓客日至。維亡母
寔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發其身。故內無延養之闕。而外有賙
濟之譽。雖不積而不悔。是雖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傳無窮。其許我
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請勤銘詩非所得受也。按湯氏之
先閩產。或言本姓殷。為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
知其孰是。其徙家南豐距處士為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
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若徙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
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寰。栢。復。濟。深。而寰深為進士。各有
時名。二女子。適游某、楊某。孫若干人。外孫若干人。銘詩曰。相從載祀六六
乎而。方隆緯義。澈睦乎而。遽終傾以。蠲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
書以嚴其復
之殼乎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金書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二十尤

遊 洪武正韻于求切遨也通作游顏野王玉篇余周切遨遊與游同。還古文。丁度集韻邌行也或从子作遊从遊作遊。吳棫韻補叶音延知切。放也。班彪閒居賦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以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釋躬於伯姬。又叶音羊諸切黃庭經五靈夜燭煥八區子存內皇與我遊身被鳳衣御虎符。郭守正紫雲韻遨遊行也。如支游從游多用此游字。義與遊同。不可兩押如游泳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遨遊二俗。迂古。遊通。遊正。音由。遊敖翔屢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迂以周切走也。與遊義同。俗用遑遇遨遨連遒並同。楊桓六書統輸毋諱放行也。从走从斿。蕩子也。遷隸釋同上。迂遷隸遷適意遊行也。从辵从去从自从進省。言遠游者當早自追悔而遷也。遷省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求切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遷从辵意。舊誤以爲游字古文。今正。此字收用於遨遷之義。尤切。又憂遷自如也。亦借猶荀子優猶知足。作游遊非。今書慢遊是好。合正。周禮八曰斿貢。俗字韻會定正字切。俞鳩輸實是遊。篆書 [illegible] 並六書統

隸書 遊 石經論語 遊 石經公羊並洪遵漢隸分韻 遊 帝堯碑 遊 唐扶頌 遊 夏堪碑並漢隸字源 遊 遊 並六書統 真書 遊 王羲之 遊 王獻之 遊 智永 遊 虞世南 遊 顏真卿 遊 柳公權 行書 遊 遊 並王羲之 遊 智果 遊 顏真卿 草書 遊 智永 遊 懷素 遊 遊 並張錫溪 遊 並鮮于樞 遊 趙子昂

赤水遊 莊子黃帝遊於赤水之上。

蘭臺遊 文選宋玉風賦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此寡人與庶人共者也。

荊臺遊 藝文類聚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雲夢遊 淮南子所謂樂者遊雲夢沙高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鷫鸘之謂樂于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馬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女

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通鑑漢高帝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執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玄圃遊

穆天子傳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應天府志梁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西河遊

劉向新序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牛山遊

韓詩外傳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海上遊

劉向說苑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

龍門遊

南史陸倕傳梁天監初倕為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關中遊

王性之黙記胡先生巽之嘗謂勝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則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勝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烏衣遊

南史謝弘微傳弘微繼叔父混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言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昕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赤壁遊

宋蘇東坡大全集赤壁賦云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又云夢一道士羽衣蹁躚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詳壁劉須溪集乳燕曲王朋益余事夜生文江之上屢稱赤壁之遊樂酒餘索賦因歌坐間語參差述之

赤壁之遊樂但古今風清月白更無坡作橋首中州公何許共我橫江孤鶴把手笑孫劉敘寞顧有伎君如今蒼看青山似我多煎却數見我伴清酌　江心葛堂非城郭撫千年桑田海水神遊非昨對影三人成六客皆坐間語史倚歸舟夜泊尚聽得江城愁角渺渺美人兮南浦耿余懷感淚傷離索天正北繞飛鵲

湧金遊

元王惲秋澗集予回嚮共山有客過而問曰湧金之遊樂乎曰樂矣不無詩乎曰無有也客曰事樂會之於心心樂寓之於口且蘭亭之勝至今尚為美談者其以有託於斯文也客退於是乎書長短句以歌時孟夏十四日也　曉雲拂山山氣昏生來萬壑烘朝暾丹崖翠壁畫莫出但覺詩境供愁新地靈祠古秘幽佐天投神柄專其尊年年蕭鼓祠下路東風十里楊花春我來愛此山水窟天氣着物清而溫湧金亭上一罈罇主人留髠醉金罇水邊洗潘多蔵人往來但看珠華裾不知儂家元奇貨明珠脫串一一浮出摩尼真波間可說不可掇雲錦縣動玻璃盆書生潤身耶羡此席上正有吾家珎擧盃酹水但默禱山靈垂意哀王孫願分秀色貯詩腹一洗萬斛胷中塵仙官有請圖不拒山鬼竊笑君無國不然結茅傍脩竹雲烟占斷西湖曲月明舒嘯碧山巔喚起公和跨黃鶴

蓬萊遊

高似孫騷略植臺松桂杉篁之表翠樾如團一塵不汨字以蓬萊遊而有其辭　綠連霧兮窈窕翠生香兮輕浮花侍道兮無妍烏涉仙兮何愁心太平兮太平功如水兮先秋喬松來兮樂士脊余蓬萊樂兮堪游

金霄遊

大洞經玉虛順玄歸天晨金霄遊

姑射之游

宋汪藻浮溪集答梁丹林啟仙風道骨畢祭姑射之遊聖諦真詮盡發鍾山之秘

錦里遊

萬花谷西蜀有尼造補賛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遊乃幸蜀之識

樊杜勝遊

倪生隨抄唐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樊杜數十里間林泉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址尚存有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一船般以擬歲時遊觀

紫府勝遊

獻壽文黃學士壽吳丞相壽鄉記山人之帳何如紫府之勝遊纜上之書何如金壇之秘籙壽鄉之所有人世之所無也

潘府英游

龍虎山志至大三年四月贈高士陳義高真人誥曰春坊德選潘府英游義至剛而魏羣膚韻不肯而邁前古

名園遊

事偶韻語晉王獻之字子敬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

國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入辟疆方集賓客歡之遊歷旁若無人辟疆怒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令蒼頭驅出獻之傲然亦不屑意

小山遊 南史張稷齊永明中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

山澤遊 南史到溉傳梁天監初任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 馬明叟實賓錄宋謝靈運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遊時人謂之四友 周家澄懷錄許洵好遊山澤而體使陟涉以爲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白鹿山遊 通鑑綱目晉安帝元興二年燕王熙與其后苻氏遊白鹿山后苻謨幼女也是行也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林澤遊 世說新語謝太傅稱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山水遊 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竹林遊 續後漢書狂士傳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性達不拘與叔籍爲竹林之游 晉史揮麈王戎每與阮籍爲竹林

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三字蒙求晉嵇康所與交者山濤阮籍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之游世稱竹林七賢

田園遊 海錄碎事沈慶之既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日與馬成二今乘此安之遂周讓三望車

出郊遊 世說新語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 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 唯東亭一人嘗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寔寔在前其悟捷如此

踏青遊 成都志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郡人士女駱驛遊賞緹幕歌酒散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強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冢之上立馬張旗卓望之公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爲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綵舫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命曰遊江於是郡人士女駢集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隰于寺內寺前朔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倍於往年薄暮方回公於馬上作歌其略曰我身豈比狂遊輩蜀地重來治凋瘵見人非理則傷嗟見人歡樂生慈愛

竹馬遊 溫革瑣碎錄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八駿周遊 書林廣記八駿周遊周穆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爲右造父爲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九懷秦遊 高似孫緯略九懷秦遊 君之來兮鞭潮令冰夷兮母騎撫余車兮安驅海難墳兮魂銷龍冀軒兮既來旌翠登兮生埃蛟抗刃兮波赤螭霧光兮蓬萊樂莫樂兮佳游哀莫哀兮忘歸蕭鍾兮銑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鳳奔君之樂兮俣俣慧畔兮崖嵗陳席兮楚楚撰德兮蒼崖秦參聲兮豪謝騎雜遝兮鑾玲瓏窮爲迹兮寬賤官民如蠻兮誰能聽海水作兮猇魚龍散木彈兮樂未終金母號兮漢旌紅

從赤松子遊 通鑑漢高祖五年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千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

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弃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宋楊誠齋集辭免除實謨閣學士不允詔繡衣之好未嘗忘求舊之心赤松之遊自難回知足之志因進肅職庸昭至懷

從吾兒遊 西漢書漢張良傳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恐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令令太子卑辭安車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亦一助也云云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爲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涕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將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從逢干遊 史記漢朱雲折檻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效潘岳遊 世說新語潘岳妙有姿容

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絶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紿呂祿遊 史記漢酈況紿呂祿出遊周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

張耳雅遊 西漢書陳餘傳張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偕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舉也

主父困遊 兩漢蒙求主父偃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遂入關見衛將軍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貴游 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北史薛辯五世孫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　唐韋應物詩貴游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一作非無儔輕裾含碧烟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為我謳忽聞艷陽曲四坐亦已柔賓友仰稱嘆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鐘食入夜樂未休風雨愆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　宋薛季宣浪語集貴游行　沙堤大益何穹窿底人佩玉鞍蒙戎僕如熊虎馬游龍誰何出入咸陽宮笑刀鉥體類芙蓉步趨持重為雍容諸侯羨號掌百工調元為職稗九重萬錢一食替鼓鐘猶言下箸終無從與時攘歎腸不充家徒壁立其室逢抄掠語麗文彫蟲繪為綉句欺南宮不分菽麥儔知儇且無萬卷澆胸中脂韋婞娶陳小忠竭民膏髓自為功掮膏賙事惟迎逢肯思責難始為恭君王謂賢拜三公門如沸湯賄賂通財佯縣官邑侯封積金猶欲齊滿崇家有錢爐非範銅賣官鬻獄揚成風後房的嬫燕支紅皆民女婦來無蹤有憂失得常忡忡殺賢賊能摧英雄汲將同類塞要衝害苗之心饒蝗螽忽彎射羿逢蒙弓怡然自得豁心胷黥如抹漆何赤衷向人自欺咤匪躬高自標置人盲聾立言使擬稱儒宗學禪逃俗生談空无非友朋相磨礱世間將謂無軻雄言出波流士與農卻矜巧宦官既穹笑伊魯儒嗟道窮耶知達人鄭青松盼而土苴及蛆蟲古人雖異理道同蟲耶未必皆令終君不見晉朝逆胡囂金墉為奴為隸豈惟憔悴巡北戎　唐姚合詩詠貴游　貴游多愛向深春到處香凝數里塵紅杏花開連錦障綠楊陰合拂朱輪鳳凰尊畔飛金盞絲竹聲中醉玉人日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鱗　劉兼詩貴游　繡衣公子宴池塘淑景融融萬卉芳珠翠照天春未老管絃臨水日初長風飄柳線金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後不能離綺席擬憑青帝繫斜陽　羅

隱詩貴游　綰陶園外雨初晴繡轂香車入鳳城八尺家僮三尺篲何知高祖要蒼生　中興江湖集葉嗣宗貴游　五陵年少儘風流十日安排一日遊林下幽人差有事筆床茶竈便登舟　江湖續集武朝宗貴遊　鈿車轣轆輾芳塵步幛香移一片春花下玉驄行禁籞御前宣勸到湖濱

出遊 詩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唐韋元旦詩奉和聖製出苑遊矚應制　彤闈曉闢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託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昏滯欣逢奮藻日邊來　唐僧皎然泓秀詩出遊　少時不見山便覺無奇趣狂發從亂歌情來任閑步此心誰共證笑看風吹樹　蘇東坡大全集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　伯恭先生志林云黃州定慧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雖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飲徑想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卧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興盡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三日是也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次公莊子原憲杖藜應門柯丘海棠吾有詩子仁按黃州東坡圖云柯山四望直南高丘也故以名柯丘東西隅海棠一株甚茂故云柯丘海棠也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子仁退之詩三杯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一枕春睡日亭午次公先生詩又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敢汝子仁晉王徽之傳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出造竹下嘯詠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賞之盡歡而去出檻藜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子仁按東坡圖云柯丘南尚氏家有叢枳甚大公嘗自為圖之故云寫真素壁千蛟舞者也東坡作塘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子仁塘在東坡雪堂下先生詩文云會堂作堂徑千步卻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次公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卧開桃李為誰妍對立鵁鶄相媚嫵次公鄭文寶詩日暖鳧鷖行嘯于溪深桃李卧開花攜籍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褰衣共過春草亭扣門卻入韓家園子仁按東坡圖韓家園皆在東門外轆轤繩斷井深碧鞦韆索掛人何所師宣公詩三人寺暖未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應門女乞漿事見留別釋迦院牡丹

手遊伴詩注南上方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俯欸人饒我玉葉羹大冷
烟銷誰為黃崎嵓來蘊下荒徑子掌有郡道傳云里婦夜之內遂婦里母
卯來經請大於之內家云治約事內凡遂還仲妲妃隔花間好語次公李
賀詩沙路歸來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卻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
足眠次公先生詩又云洗足關門聽雨眠倒牀不復聞鐘鼓次公杜詩睡
美不聞鐘鼓傳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蘇
遊何事天不沮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次公詩豈弟君子神
所勞久又和陶潛遊斜川詩韻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　謫居澹無
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春江淥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
無所適汎汎隨鳴鷗中流遇狀泗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
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
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蘇潁濱集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適遠三
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違少壯樂日迫老病苦丹心變為
灰白髮緊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藝稷黍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荊楚平生
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游隔提攜夜卧困蒸暑未歌唐詩已治易黨祖
士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　洪忠宣公鄱陽集次三

月望日出遊　無馬假犢車豈必來丹轂驚言暫出遊寫憂慰窮獨尋芳
不見花宿莽埋榭徼區區十里間良友始追逐晤語得正人頗欣富方殺
書齋大蕭條四面少林麓欲作納涼亭園蔬出求木覆橋雖云安欹柱恐
頹覆臨澤念妻壹徒行漫捫巖道險能推輪長閒脊轆轆形骸久衰憊搖
几隻擘盛五方民雜居瀕澤非廣谷雞犬或相聞要知是荒服跋涉頻問
津引領主人屋老稚俱迎門擊鮮饌豚肉日暮途阻脩還粮不辭遠吻緣
糟醇醪餬口貨饘粥望日觀新詩珠璣圖且熟可追寶劍為萬鎬素蠹哭
宋王十朋梅溪集上元山中百姓出遊作三章諭之　鄰里相呼入郡城
已歌楚舞沸歡聲三宵遊罷同歸去努力耕桑事父兄　三日婦游喜遊
晴還家又見麥青青但須及早輸租稅莫要紛呼到訟庭　好去畊耘隴
上田但能勤苦有豐年家家飽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圓　陳后山詩和
黃生出遊三絕句　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皆是日會餘已
著蓮峯妨日極不應疾雨伏心休日拙用工緊賦意　諸郎聯璧萬人看
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閑　謝靈運有登臨海
嶠詩孟郊詩我學晚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讎　勝欲
登臨強作歡衣冠木動意先闌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　東坡

詩作捉拌水非吾事劉元城畫言叢出游飢甚買寒具飲酒戲明手娃數
子坐愁思出游麗日光風得情節一百五日寒食近二十七品雜菜闌豐
空釜冷柰酒何變制連環當佳設詰屈寬腸九回羅縷洋如衣百結王
笙饒指影參差咪搖度風曉明殘濁醪引滿亦何負聲齒膏唇吸冰雪君
不見龍丘行令識點鹽又不見韓侯出燕歌鳥驚生緣自信可柰何歸抱
朱闌畫常閑陸游渭南集正月五日出遊　大作閑人不慣愁漸春天氣
更清柔未為遠海十年別且繼斜川五日遊細柳拂頭穿野逕落梅粘袖
上漁舟此身定去神仙近倚遍江南賣酒樓　出遊　八月石帆秋聊為
汗漫遊本因尋友去卻為看山留小草題僧壁長吟上驛樓月能從劇飲
天可寄閑愁高下評泉品縱橫記酒籌花間過門入水長信船流徹瀨人
雖棄脂韋我自羞此心君不信試往問沙鷗　儘道衰翁嬾來閑亦出門
倚琴求竹院來藥宿山村雪路鳴長耳煙堤駕獨轅殘年常自在何以報
君恩　出遊所至皆忻然相迎口占示之　寓館兼山澤行裝半雨晴隨
宜分樂物投老惜人情邂逅成新識殷勤講舊盟農家尤可念迎勞轍春
耕　出遊歸鞍上口占　渺渺煙波飛槳去遙遙桑野策驢還寄懷楚水
吳山外得意唐詩晉帖間每惜好春如我老誰能長日伴人閑世間自是

無無得勲業元非造物慳　又出遊　社近頻逢雨春深卻喜晴畬煙侵
山起神鼓隔林鳴客駐觀農饁兒歸遺母羹豐年多樂事何以報時平
綠樹魚鹽市青蕪雉兔場來桑村女集入學幼童忙戶賽祈蠶願家藏問
孝章村坊多美酒爛醉答年光　來樂今朝偶出遊溪邊小立喚漁舟木
須着句悲搖落嫩日和風不似秋　朝行躡屩穿幽谷暮返褰裳涉亂流
從起短篷成一笑每煩上座為分憂　出越城遊　出郊聊積小艇受
推風烟柳淺深綠水花顛倒紅秋光無遠近曉興信西東欲訪幽人宿高
橋古木中　出遊至僧舍及逆旅戲贈絕句二首　山僧邂逅即情親野
叟留連語更真淡淡論文端有味一彈指頃百年身　飯炊適熟如延客
犬喜來迎似到家兩碗茅簷草煙濕不妨笑語暫喧譁　出遊　舉世誰
能伴我閑出遊隨處一開顏繫船扛罟將軍廟秋賽流觴內史山小市兒
經搖落後高城回望莽蒼間歸來燈火湖塘晚指點柴門未上關　來往
人間不計年一枝節杖雪隨肩掃除身外閑名利師友書中古聖賢支遁
山前饒水石葛洪井畔傍風烟小癡大黠君無笑買斷秋光不用錢　行
路迢迢入谷斜繫驢來憩野人家山童負擔賣紅果村女緣蘿采碧花囊
火就炊朝飯汲泉自煑午甌茶閑遊本自無程數邂逅何妨一笑譁

莫笑衰殘百不能一枝笻杖捷飛騰山空野火焚秦篆日濕烟蕪遶禹陵
小浦漲潮迎釣艇畸鍾出谷送行僧蜘蛛不覺歸途晚村落人家已上燈
一樽隨處可開顏此事深疑造物慳地可登臨多悵遠身常強健又須
閑山園小市烟初斂霜著橫林葉半殷徙倚闌干君勿厭日斜猶及棹舟
還　漁村酒市本無期小蹇扁舟信所之丹葉滿林霜落後紫萍黏堤水
枯時　山林閑寂歸雖早齒髮衰殘病已遲努力及時謀自適錦囊多貯暮
秋詩　山有藍輿步有舟放翁身健得閑遊羊牛點點日將夕蒲柳蕭蕭
天正秋　細徑僧歸雲外寺跡燈人語酒家樓歸途更愛湖橋月得倚闌干
爲小留　霜氣蕭條木葉黃住時病起意差強雲烟古寺聞僧梵燈火長
橋見戲場一枕清風幽夢斷數匙旅飯野蔬香道邊莫笑衰殘甚獨往山
林興未央　禹定胥濤路中分畫橈衝破一川雲柯橋僧閣凌空起海市
漁歌帶月聞蟹束寒蒲大盈尺鱸穿細柳重兼斤酒家報我新醅熟且撥
閑愁寄一欣　僧院軒窻酒市樓過門自入不須留恰來竹下尋棋局又
向沙邊上釣舟詩放不能諧律呂書狂猶足走蛟虬秦碑禹穴風烟外一
弔興亡萬古愁　九日陰霾一日晴此行處處是丹青斷雲零落江郊路
壽木輪囷古驛亭饁婦徵行望畊壠漁歌相和起烟汀拔山意氣今何在

猶有遺祠可乞靈路過項羽廟　近過父老遠尋僧病起經行力漸增纖
塵蹋機鳴軋軋稻陂豬水藥登登淺深村落時分徑高下川原自作層薄
暮到家還熟睡隔林鍾皷報晨興　吳地清明未減寒黎花初動杏花殘
平沙漫漫人爭渡微雨蕭蕭客跨鞍野寺吹螺作春會山郵雜米具朝餐
已聞九帙吾何覬時說金丹強自寬　東阡南陌適逢晴小蹇輕裝短作
程白水滿陂秧馬跳綠陰遶舍緯車鳴過村小婦憑墻看入手高人攬轡
迎刺倩東風吹擲帶放翁詩到此時成　萬里崎嶇蜀道歸荆州非復壯
遊時行吟自惜詩情減坐睡人驚酒量衰捲地風號雲夢澤黏天草映伏
波祠一枝藤杖平生事擊皷閑帆未恨遲　乍晴出遊　八十山翁病不
支出門也賦喜晴詩小樓酒旆闌街處深巷人家曬練時本借微風欹帽
影却乘新暖弄鞭絲歸來幸有流香在剩伴兒童一笑嬉流香蓋鵝酒名
晴和出遊湖山間　日出氣稍和呼船渡烟津微風西南來水面生魚鱗
適此一日佳聊娛百年身捋鬚俯舡舷一笑彼何人閑餘春事盡已覺陽
和新梅花處處開幽香襲衣中久病吾我出閒信傾鄉隣舟回不須速看
涌白玉輪　雪後出遊戲作　小歇平岡雪陸離幽人又賦探春詩典琴
沽酒元非俗著屐觀碑又一奇大度乾坤容落托多情風月笑衰遲吾生

也似梅花淡燕未歸來蝶不知　歲暮出遊　殘曆消磨無半紙一年光
景又成非屯溝雪水滴欲盡江路梅花開尚稀竹院薦燈留度宿旗亭詩
酒勸無歸此身自笑知何似萬里遼天一鶴飛　病中思出遊　病覺難
猶在秋天已自清閑思尋酒伴嬾畏主詩盟烟艇桐江去籃輿剡縣行會
心隨處住使足了餘生姚鏞行湘藁出遊　春來日日風兼雨今日晴明
試杖藜閉戶不知花信過野桃開了到棠梨曾協雲莊集有巽借前韻招
同社出遊次韻　總道無晴却有晴撩人幽事不勝清擬同驂從長吉
不遣攜奴覓李衡四山濃淡要題品百卉後先宜按行登覽不憂風雨迫
揮戈須駐日西傾　諸公出遊有巽有詩和者盈軸次日飲正卿家出以
示余走筆繼韻　可堪俗事苦相留不許聯翩李郭舟酒興定知鯨浪吸
詞源聊看峽江流名如北斗誰能挹價重連城未易酬恰似西都數人物
校書中秘讓諸劉趙蕃淳熙藁初八日人事少閒命車出遊因以尋詩首
訪滕王閣紛然鬱沽思爲之敗已過東湖得孺子亭亭閣幽邃乃陳阜卿
復作者一時詩板甚多擇數知名句錄之又東數步得孺子祠有像設及
曾公袞書南豐所作祠堂記及沈持要重立歲月壁崩糞積殊異致事追
遊避雨入總持寺謁澹臺子羽墓閣當公祠墓有大冢立於其前祠有樂

章無畫所作雨止絕南昌縣徑還艤舟之地作五詩　細雨微風湖上亭
抑深荷密競青青生平漫與形神接客裏孤游耳目醒題詠紛紜幾詩板
畫圖零落半幽屏像祠只在荒墩外小徑興籃更一經　務創西都弊事
知此一時忠邪爭情嫉基業竟陵遲豈曰忘五就衰哉逢百罹嚴凌亦同
趣始盛及終衰　潛德固宜祀高文寧可埋淒凉危像設漬蝕半莓苔昧
爾前賢貴空令見者哀欲言寧我聽小立謾徘徊　瀨湖有幽寺避雨過
來遊更後毋庸遽幽尋所得多雷祠真詭特古墓絕微訛烏篆春奇畫蘿
趺載稚歌　南昌假傳欲上書孺子乃復辭聘車東都已顛不可救莽墓
未露猶枝梧福爲市卒終潛吳錄乃懸榻太守居吁哉迹異心不殊出處
語默如是夫蘇洞冷然齋集出遊　芳草盈盈水漲陂淺高鶯動碧瑠璃
心情自逐遊絲起愛入春風夏禹祠呂居仁詩出遊　日日春濃病不知
偶遊僧寺送春歸長年慎跨將軍馬漸老空悲遊子衣山路有泥知雨過
村場無酒驗人稀今秋定作江東計趁得鱸魚八月肥何潛小山雜著雨
監同舍出遊和吳監丞韻　我本麋麏姿牽來入京闕舉動違真性驅馳
了歲月自斷西湖水照見種種髮乘興陪諸公放舟烟浪窟小雨裊風埃
輕霾翳林樾春深堯李競路滑牛馬敬已辦登山屐不羨凌波襪沿堤遂

樹陰傍寺訪禪衲杯行知己深歡意殊未竭日暮碧雲橫兩山高突兀趙
周臣滏水集上巳遊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携同院諸公賦 相逢
草草即盃盤誰識吾曹簡褻歡燕蹴簷花墮酒席魚搖波日動闌干無窮
照影漢漢柳不住吹香晚晚蘭已屬清明逢上巳更容飛蓋接鶯鸞 踏
鳳騎麟玉筍班蹇驢不作杜陵酸已煩蠻紙書陳迹更許仙舟泛碧瀾酒
令數師嚴細柳詩朋鏖戰劇阜蘭遨頭却返瀛洲去夢覺揚州鶴背寬 元
藍靜之藍山集出遊 病中三月不出戶暖日晴風始一遊處處鳥鳴催
布穀山山花發叫鉤輈幽人几杖來相就野老壺觴起更留童僕不知觀
物意歸途催報夕陽收 陸子方集三月旦日出遊 季春已一日寒氣猶
襲人齋中偷小暇陌上追餘春金華古精廬幾刼化微塵入門何所見脩
竹出墻鄰逅北過崇明殿閣何嵯峋山房閉不啓俗客來輒嗔徐歸偃藤
床息我定力匀殘書了一卷古意含酸辛山茅聊止渴起瀹石泉新 送
李義夫出遊 與君卝角志相期歲晏行藏各有違老樹曉花空自媚秋
林病葉更先稀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總是機門外北風吹石裂旅
人瑣瑣欲安歸 梅花卻玉春寒淺柳色描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動
又挑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梁晚九十日春須我遊出却草堂三五
里囊中無得一錢留 少年有志東山卧晚歲方圖北海遊糊口飢寧甘
辛苦拄胸氣尚食全牛問唐元振今誰在欲趙平原何處求赤白洪崖兩
相厄不妨詩句各風流 國朝顧祿詩集上巳日出遊 青雨方霽霽溫
風漸紛披欣欣本向榮萬物被春私聯翩華靡子車馬競芳時香塵逐繡
陌羅綺爭光輝我服亦已成童卝
相追隨浴沂有真樂千載誰能知

後主出遊

太平御覽蜀志曰
譙周字尹南後主
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時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
敗豪桀並起跨州據郡欲併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
之廣狹。唯其
德之薄厚也。

明皇出遊

元揭曼碩集題明皇出遊圖應制 明
皇八駿爭馳道還是開元是天寶長安
花發萬年枝不識韶華醉中老金章閣下文書靜冕旒端拱唐虞聖此圖
莫作等閒看萬古君王作金鏡 虞集道園遺藁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遊
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芙蓉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待移仗華清意
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州上親奉圖書侍
紫宸。 又明皇出遊圖 華輅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
誰先醉倒著宮袍去不回 國朝宋玄僖庸菴後藁題唐玄宗出遊圖

人如天帝馬如龍歡樂情深天寶中內苑行看春草綠不知宮闕起涼風
元吳澂支言集題明皇出遊圖 潞州別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謂丈王
曾孫矣友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遊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未
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蓋自省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
周公之書亦以游為戒何也防其源也上無典學之主下無革心之臣則
視此為常事而不知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淫佚驕怠而後可以亡國哉

五王出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
柳長春風馳道晴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黃髮為期
樂未
央

公子出遊

南遊寓興唐公子出遊圖 恰從馳道按鷹回
滿袖香塵拂不開馬駿如龍人似畫王孫曾見
太平
來

洪崖出遊

元黃文獻公集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
難言驊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
醉卧古
藤根

衣冠出遊

漢書卅孫通為奉常惠帝以朝長樂宮作複
道方築武庫南通請閒曰陛下何自複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
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作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蓋朝宗廟大孝之
本乃詔立原廟

三公出遊

晉史揮塵王戎為司徒雖位總鼎司
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
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
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雨出遊

唐書趙文昌從師荆南遇
旱禬解必雨或久雨過出
遊必禱語曰旱不苦禱
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棄家出遊

列仙傳趙縮手不知其名少
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
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紹興末
蓋百餘歲矣方歸行縮兩手於胷前以是知名也

微服逸遊

宵誕胜錄唐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
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
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
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王孫遊

江淹賦芳草生兮萋萋王
孫遊兮不歸謝朓宣城文
集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宋曹勛
松隱集王孫遊 紅芳閑繡戶碧草襯斜陽樓上頻回首思君道路長大
桃與芳草艷色明朝陽思君念華旦賤妾惜容光 國朝僧宗泐全
室集王孫遊 煙浪迷行舸風塵染佩琚今年春草綠猶在九華居 以

遨以遊 詩柏舟篇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匪紹匪遊 詩大雅常武篇匪紹匪遊 注匪遊遨遊也詳武

諫太后遊 通鑑綱目梁武帝天監十八年九月魏太后遊嵩高 初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不聽至是遊嵩高數日而還 通鑑集覽 不言王后夫人 禮所以不言及王后夫人者無此禮也 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詩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注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李嶠諫遊 唐書李嶠傳嶠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乃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蹕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閭里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惧如禍産意外[illegible]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

玄禮諫遊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二載上在華清宮欲夜出

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備若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爲之引還

劉蛻諫遊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四年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爲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

王起諫遊 新唐書王起傳起王播之從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

處厚諫遊 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冬十月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公輔諫遊 宋史陳公輔傳欽宗朝公輔擢爲右司諫時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也。

上箴諷遊 新唐書李德裕以敬宗昏荒上丹扆六箴以諷偶游輕出也又穆宗好畋獵白居易續虞人箴以諷云。

白帝宸遊 元晉山集白帝宸遊圖 潞龍王子勒擁霓旌召女三千作隊行不知何處去天風吹雪上瑤京

羽駕真游 宋王珪華陽集掩皇堂慰皇太后表羽駕真游已會在天之聖龍盤厚地終承卜世之祥

衣錦晝遊 北史封隆之傳封子繪勃海蓨人也北齊神武崩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宦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智常太守向州祭也新唐書張士貴傳士貴高祖時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遊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安陽集相州新修園池記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君也唐錢起詩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覲省云還鄉即晝遊

放螢夜遊 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開元夜遊 南部新書唐明皇有年在華清宮值正月望欲夜遊陳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宋周美成清真集開元夜遊圖并序唐景龍中明皇自潞州別駕來朝遂留京師中夜發衆引萬騎以安宗社易如振臂其英毅之姿凜然可想當是時如王毛

仲李宜德皆以騎奴執靴房從事一旦乘天威相附麗以起韋杜之間獵師酒官封官賜第賞賚華渥後宮游燕未嘗不與然皆庸人崛起不得與佐命中興之士比寵榮極矣猶鞅鞅觖望其後多被誅或貶以死向使君臣無忘艱難以相戒敕則諸臣各保世寵而天寶之禍必不至魚爛如此古人以燕安爲酖毒豈虛也哉此本李公麟所摹乃歐陽氏舊物也 潞州別駕年十八彎弓射鹿無虛發真龍絕水魚鱉散參軍後騎鬼鶻沒咸原瑞氣映臺關城南書生知阿瞞解鞍下馬日向夕炙鱶行酒天爲歡坐上何人識天意攏帽破靴朝邑尉旋頭夜轉紫垣開太白光芒黃鉞利萬騎齊呼左右分將軍夜披玄武門鏖兵三窟盡妖黨開寢五門朝至尊羽林蕭蕭參旗折太極瑤光淨烟雪殺身志在攀龍鱗唾手成功探虎穴麾下且使李與王輕形玉帶持靴房。晉文賞功從悉錄漢光道舊情無忘興慶宮中張秘戲樓道晴樓過李騎連催羯鼓汝陽來一抹鯤絃薛王醉玉隋淒淒微有霜天難喚伏參差光宜春刋炬散行馬長樂踈鍾嚴曉妝清緣急管歡未畢瑤池八馬西南出捫參歷井行道難失水回風永相失。君不見當時韋杜間呼鷹走狗去不還坐間年少英大語臨淄郡王天子父李彭日涉園集唐明皇夜游圖 開元御極垂衣裳登三咸五陵羲皇白環

重譯銀甕出卜夜遨遊離未央香車關風春與號羅怕復鞍真來黃赭袍錯落綴北斗步華優游街鏤鐊寧王玉笛上霄漢御路花光爭月光汝陽羯鼓綃帽穩打徹參差低建章太真濃醉王歌側力士傳呼聲渺茫草斂掛冠紅粉粧金貂貫酒白面郎君臣玩押樂莫比清禁喜聞宮漏長君今姚宋坐廟堂袖中諫疏神揚揚萬里橋邊行幸處後世覽鑑懷包桑徐師川詩明皇夜游圖（呂子虜藏畫學侍上李生所作）歌吹開元幽鉛華天寶粧花風華袖今宮霧赭袍光閶闔連閶闔驊騮從驌驦千門還欲曉九陌乍聞香浸游集明皇夜遊圖　日暮繼以燭天家惜寸陰不聞清蹕至鐵光華華臨要裏駁婿御狻猊噴水沉胼胝來四載同是帝王心　國朝高季迪逕鳴集明皇秉燭夜遊圖　華萼樓頭日初墮紫衣催上宮門鎖大家今夕燕西園高爇銀盤栢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紅粧照見殊分明滿庭紫皴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燒燭換知更宮女報銅壺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飲終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只憂風露漸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嬌琵琶羯鼓相追續白日君心歡不足此時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壇姑蘇臺上長夜歌江都宮裏飛螢多一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如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孤燈不照逃亡人梧桐夜雨秋蕭索

五宅夜遊

資治通鑑唐元宗天寶十載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貴妃夜游

宋方秋崖集貴妃夜游　風釋欲上玉花驄恩在君王一笑中三十六宮環輦路不知多少恨春風

號國夜遊

宋李端叔姑溪集內侍劉有方畜名畫乃內號國夫人夜遊圖最為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跋其後既作詩錄以相示時欲和而偶未暇今脫集得詩遂次其韻以申前志　天街兩過花滿驄萬人壁立驚游龍飄飄衣袂欲仙去寶鞭遙指蓬萊宮真人睡起春鸞柳誰奏琵琶急先手合歡堂裏謝使人膳香猶帶天階塵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頓失當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古回頭自有來時路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蘇東坡大全集號國夫人夜遊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鷰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元朝風雅姚公茂題號國夫人夜遊圖　宴安懷鴆毒蕩佚國將亡緬思天寶載聲色迷君王朝政出多門十九分權綱其誰堪炙手泰號逞諸楊板附勢莫比所異保傲房宮中陪宴樂晝短疑夜長重為長夜遊細馬馱寶裝胡不秉明燭寔行徹禮防一從此風熾野鹿馴官牆五岳出洛浜四海同傑傷維時所貴顯赤族亦罹殃馬嵬脂粉腊悵山澤泗滂明年雖幸還大海翻田桑山河增慘澹日月銷精光門氏瘡痍中哭廟煨燼傍女寵禍何酷百悔不一償在昔豈足懲于茲不可忘劉將孫養吾集題張萱寫號國出遊圖　平明朝天濃掃眉溫泉午浴倭墮歸意行盡歡恣相將天街蹋騎肯遊嬉不知禁漏今幾許邀醉晚粧鞍緩步龍坊嬌歌撣煙香九萬青天明月炬羅巾三角低髻雲嬌嫱媠倦蒼廬英堆嚢不省子子爆聯韉交映者之榮驚鴻飛燕何曾畫高足大鞍雕善跨若數盡墜欄五花肯但素姿從七馬人生反覆俊昔今馬嵬倉猝提竹林三郎悲淚玉環別仗外那知號與秦韓生把筆雙綠綃追寫百年如目見明眸皓齒已三生烟埃彷彿春風面南唐北汴印斑斑江東遺墨再送官妥芳遺臭等寂寞總得千年百世看

秉燭夜遊

唐李翰林集春夜宴桃李園序云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歲時雜詠洗佺期夜遊詩　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南陌青山滿東鄰紅粉粧管絃遙辨曲羅綺暗聞香人擁行歌路車攢鬪舞場經過猶未已鐘鼓出長楊　王維同楊比部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言　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餘豈知三五夕萬戶千門闢夜出曙鐘歸傾城滿南陌陌頭馳騎畫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明如白日芳蓮祭燈勝百花總看侍中千餘騎強識小隊七香車重學寶馬共喧闐箇裏多情俠少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獨有仙郎心寂寞却將宴坐為行樂儻覓忘懷共往來幸霑同舍甘藜藿宋梅聖俞宛陵集正月十五日夜出遊　不出紙愁感出遊將自寬貴賤依儔匹心復如不歡漸老情易厭欲之意已闌却還見兒女不語鼻辛酸去年與母去學母施朱丹今母歸下泉垢面衣少完念爾各尚幼藏淚不忍看推燈向壁卧肺腑百憂攢蘇東坡大全集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一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上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黃

州團練副使蘇某書張子野詩屬疾聞知府龍圖與公闢大卿學士八月十五游山泛湖夜歸 此會隔平應有期湖光分入六橋危誰知素魄當中夜。正是逃竃未瘖時天竺好風吹桂子雲濤清露濕槎枝人看使節忘看月燈燭千門閉戶遲 楊誠齋南海集和石湖居士范至能與周子充夜遊石湖松江詩韻 石湖醉眼小太空烏紗白紵雙鬢蓬翰林來從胎回上滿袖天香山水中青山半邊日欲沒珠宮湧出初圓月兩仙一棹軟琉璃碎撼廣寒桂花雪中流浪作凜不回兩手播灑千銀堆不知浩浩洪流後曾有茲遊奇特來古人今人煙一抹誰煎麟角續絃絕一生句裏萬斛愁只白秋來千丈髮乾坤清氣集衣不約長安夜遊詩 鳳城連夜九門通帝女皇妃出漢宮千乘寶車珠箔卷萬條銀燭碧紗籠數聲緩過青樓月香氣潛來紫陌風長樂曉鐘歸騎後遺簪落翠滿街中 元黃叔美詩自題黃山秉燭夜遊圖十絕句 赤日揮鞭汗雨流北風破肉雪披裘馬蹄夜半猶迎送爭似黃山秉燭遊 商販求贏百倍收吳檣蜀柂臨中流風波盜賊驚人膽爭似黃山秉燭遊 富饒薰天國可侔董家金塢綠珠樓秋風所過成衰草爭似黃山秉燭遊 銅柱功成瘴霧愁嚴冰墮指北封侯河邊白骨閨中夢爭似黃山秉燭遊 北里金多積未休銀燈帶夢理

牙籌常憂碩鼠防肚饑爭似黃山秉燭遊 金帶還思一品流官居更美柏臺秋駁駁日追求諭膜爭似黃山秉燭遊 骨肉臨財構怨讎家爭忿訟幾時休明朝相望化為土爭似黃山秉燭遊 西老單居尚百憂銖抆寸取為誰謀尊中美酒不肯飲爭似黃山秉燭遊 白面郎君不識愁酒酣夜夜宿春樓千金如水散歌舞爭似黃山秉燭遊 學道談空物外流驅馳聲利更多求晨鐘喚起無清夢爭似黃山秉燭遊 賀方回東山詞夜游曲鵲中天。鑿鑿鼓動花外沉殘漏華月萬枝燈還清晝廣陌衣香度飛蓋影相先後箇處頻回首錦坊西轉隱約武陵溪口 當時早恨歡難偶可堪流浪遠分攜久小𠯗蘭英在否輕付與何人手不似長亭柳舞風眠雨伴我一春銷瘦張炎叔夏詞聲聲慢 余與王碧山泛舟鑑曲王氏隨吹簫余倚歌而和大閑秋高光景奇絕與姜白石垂虹夜遊同一清致也晴光轉樹。曉氣分嵐何人野渡橫舟斷柳枯蟬涼意正滿西州匆匆載花載酒便無情也自風流芳晝短奈不堪深夜秉燭來遊。 誰識山中朝暮日向白雲一笑今古無愁散髮吟商此興萬里悠悠清狂未應似我倚高寒隔水呼鷗須待月許多清都付與秋

衣錦夜遊

太平御覽後周書曰劉雄字猛雀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後有此授鄉里榮之

秉燭川遊

唐語林李德裕自陵入朝將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川遊不暇久留也

游楚遨遊

續後漢書游楚傳楚拜駙馬都尉不好學而性好遨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忻自娛

老子遨遊

後漢書馬援為隴西太守但總大体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爾傍縣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奔入城郭狄道長請閉門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伏之

飽食遨遊

莊子雜篇列禦寇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飲宴狎遊

悅生隨抄咸平中呂從簡向傳正俱以宰相子飲宴狎遊於鄉巷閭呂比及政府之歸則先期整衣以待事向耽樂之從多從呂相每誇於同列以家無所憂向相常歎息其

不逮。傳正謂從簡曰我與爾酣酒嗜音狎邪無少間爾得精述。我被瞢辱何也則人之知子亦不可不察也。

希從娛遊

兩漢蒙求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

辥春遊

東齋記事宋仁皇初辥簡肅公知開封府上新即大位章獻臨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辥出油其後移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與之嬉遊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辥春遊欲撰前所稱也

軍行如春遊

宋史趙時賁傳時賁為文天祥參謀軍事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數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西池春遊

類說侯誠叔久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遺小青衣送詩曰人間春色都三月池上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尋他日又得詩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懸懸頻借問妻家祇住杏園東青衣引生至大第杯盤交錯燈火如畫生歸數日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叟

云此有孤姪多為人妻生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睽離今月青書斷若問譚翁熹得因沾灑暗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賦情人乃復見姬俛首愧赧生曰大丈夫當眠烟卧月占柳憐花則無憂矣相携卧居莊橐極厚生有曰家南陽乃往諸之曰為娶郝氏為婦生以書謝絕姬後十年郝氏死生亦失官嘗出宋門輕車駕花牛揭簾呼生曰子非某郎也吾已委身從人矣不敢多言同車乃良人之族也

勝賞三遊 容齋五筆白樂天為河南尹日舒員遊香山寺數日不歸貽書樂天夸勝事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寺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下百丈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東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味此三遊之勝今之燕賞者寧復有之蓋亦僅知已也

世有三遊 海錄碎事荀說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遊俠二遊說三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行違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二十尤

遊

鼓腹而游 羅泌路史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出三入一惝恍如遺

奉母同遊 五代薛史僞蜀王衍傳蜀咸康元年秋九月行奉其母徐妃同遊於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霞望之若神僊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髽然

士庶競遊 宋歐陽公集風俗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花開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

歸老釣游 宋王與釣藍樓莱某水叢丘歸老釣遊

鄉贊合游 管子山至數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

選勝追遊 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三月庚午敕朕以寡且學士文武百寮常拘官局罕遂遊從今膏澤不愆豐年有望當此韶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勝追遊付所司

琴鶴從遊 五代薛史晉鄭雲叟傳雲叟名遨隱於少室山後聞西嶽有五鬣松瀹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時唯有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碁塞之戲邀同侶則以畫繼夜雖寒風大雪臨唇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

猿鶴同遊 宋何澹小山雜著山中之樂詞　憶山中之樂兮與猿鶴兮同遊幸儋石之有儲兮斗升之復求

與鹿豕遊 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與魚鳥游 梁書忠烈世子方云伏吾得與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脫屣矣

從漚鳥游 列子黃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注亦同也

從白雲遊 宋書褚白玉傳王僧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

儵魚出遊 莊子莊子與惠子遊

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鳳集麟遊 宋李流謙澹齋集會慶節賀表 守位以仁動天惟德先克天下而不泰卜周曆數而適期鳳集麟遊百樂生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覩乎聖人

孔狗不遠遊 荀子榮辱篇孔彘不觸虎孔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地有四遊 數類周禮注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靈曜文曰四遊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從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之日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孔穎達禮疏曰四遊者自立春地從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季夏復正自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自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與星辰四遊之義也 朱子語類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

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趙與時賓退錄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官遊 東漢書相如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張文潛宛丘集宦遊詩 宦游吾漫爾未恭致身早秋來憶山居遠夜夢顛倒鳴虫待誰聽落葉煩我掃誰復省勞人吾生常草草

臥遊 續世說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覩名山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元韓明善五雲題藁題卧遊圖 嵐光帶雨隔清流如此江山屬卧遊一笑非真亦非畫立談騎鶴上揚州

倦遊 錦綉萬花谷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文穎注曰倦疲也言疲猒游學博物多能也宋王逢原廣陵集餘杭倦遊 醉倚秋風笑自攻偶來還去竟何悰已夫鳳鳥吾不至行矣鱣鯨非所容且把心胷同伏虎誰知頭角是真龍歸乎伊訥如難得死爾西山尚有從朱晦菴集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云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此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 時得伯恭書報在天台之屯楊冠卿詩倦遊 歸去陶彭澤重來丁令威逢場真戲劇閱世識危機蠻雨沾烏帽京塵點素衣回頭今自笑三十六年非陳郁詩倦遊 水於東海皆良妾山到衡陽無弟兄兩處經行都已遍老夫誰更剝關情江湖續集高吉倦遊詩 眷透諸方向上機瘦藤笻壁倦遊時充然有得機之外口不能言心自知錢塘韋驤集和春陰倦遊 鈴閣興何幽公庭訟不留未能清晝寢偶作夫城遊竹色仍烟草梅香趁水流持杯聽暮角一任起樓頭毛方平耆定錄倦遊 結髮事俗走險阻無不經勝聞萬里翻夜氣摩斗星朝越春雲國尚患蠛蠓亭年來涉大患足繭手胼業却思松竹底白日幽扉扃洗心一卷易庭草從渠青何為鍾鼎味醉著不少醒君看鵝梁渚鴻飛獨冥冥元周家公升陽城巖集勸遊 眼底茂林脩竹夢中流水桃花難與難兮行

路悲莫悲兮無家 淡薄功名雞肋閒關世路羊腸且携烏有是吏同入無何有鄉 甫里田十萬步成都桑八百株從教鄉用鄉法不妨吾愛吾廬周衡詩倦遊 萬事雙蓬鬢江山賦倦遊斷猿明月曙疎雨碧梧秋道路中年感琵琶後夜愁客懷無處寫離思滿滄洲

藏脩息遊 禮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聖人之遊 文子纘義老子曰聖人內脩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又曰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覩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韓淲澗泉日記文子曰神者知之淵也神清則智明又曰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驟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

古人善遊 周密澄懷錄呂居仁云廬阜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

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大者雖近遊游夏可也

天下遊 莊子雜篇則陽書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栢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之門人也請由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外遊 列子曰外遊者求備於物遊之至也

人外遊 南史孔淳之傳淳之隱居不仕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物外遊 開元天寶遺事王休高尚不覲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江湖集道士主席薛滄洲厭人間世為物外遊緜成短章紀平生相與之情耳　谷翁仙去始經年遺蛻壽峯第一傳交友久要存古誼希夷曾悟極重玄班催碧落朝元處夢斷滄洲落照邊回首紫雲關下路瑞芝烽烽長林泉

天遊 莊子外物為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情相攘天遊謂不繫心難不係而無空虛以容其和則反戾共鬪若無天遊則六情愈相攘奪矣　武夷詩集陳觀賓天遊　山水參差六曲流此中絕境適天遊數千萬類根塵淨三十六峯雲氣浮翠傑層霄巒壁勝碧巃靜院竹松稠瓊蕊可致胡麻熟斷芝何妨為永留　道士號　宋衛宗武秋聲集為雲侶天游賦汗漫可以期列缺可以至豈不高且遠未足語超詣至人悟重玄妙境此融會無聲亦無臭萬象於我備不必八柱承不必二極繫增城九重居儼若具乎內於焉以洋渙其樂浩無際氣凝而神化舉步六合外乘輪閬風行毿駕升丘縌逍遙兮周流斯特跡之寄泯然吾太虛遊是息於是　贈潘天游　乾以健而運如數不停息周流徧六虛升降靡差忒故能推四序而以轉萬物兹其氣之遊造化由是出一元亙終古塵劫浩難語人有貌以生於中具太極苟知去天行折旋而闔闢浮游潛深洞外想不內入亦解長不死

汗漫遊 淮南子盧敖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奇與之為一卷龜谷而食蛤蜊　神仙傳云若士方踞龜谷敖曰夫子可與敖為友矣士㗰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窅冥之里東貫澒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竦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　漫游集汗漫游　何處堪維不係舟乘流遇坎幾時休漂淪未遂人間事汗漫真成海上遊

神合道遊 唐張說之集大尉裴公神道碑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與道遊

與王神

遊 容齋四筆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之未清肴之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着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定中神遊 容齋四筆張天覺在荊南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

飛空行遊 夷堅支志云蕪湖項國華生八九歲時忽瘡生於臂時醫療弗効遇一道人闊口多髯身長七尺父詢其異迎揖之道人駐視曰何不敎服四脹湯前執兒手噓呵按揉父將邀入飲之酒固辭翩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踰三年瘡如初時然藥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成行一鳥鳴其上兒望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纔起遽覺身輕乎羽已在柳梢自是益以趫捷意之所如無遠近立到常騰超太空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在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反慮貽親憂而父母未之知也會上元夕所親戲之曰我聞汝能飛空行遊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似去一看兒㗰曰此固不難超然躡虛疾如鳥翼三皷後還家備說所見其事其技它日驗之而信瘡亦愈至十六歲娶妻始不能飛

采真之遊 莊子外篇天運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發運蔣龍圖書古之人采其真以內游藏其用以役物

內遊 元郝經陵川集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縻踈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䦨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為辭筆而為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為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抵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

記繫而志寡項藉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先聖並陳涉從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失豈淺淺哉故欲學遷之遊而求助於外者曷亦內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上而遊於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區區於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氣明正精一遊於內而不滯於內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而行常動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明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汙無滯無撓無蕩每寓於物而遊焉遊於經也則河圖洛書剖劃大古挈天地之樞發天地之蘊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跡太極出形面目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瀰茫洞豁崎嶇充溢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遊見天地鬼神之遊周誥商盤禹謨舜典諄諄忠致貫日月開金石都俞吁咈兮兮灝灝唐虞三代之治儼然而見風雅變正諷贊刺美洋洋乎中聲皷動至化元經筆削躁邪植正齊桓晉文霸心方侈而束之以道縛之以義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藩垣屏翰既周遊而歷覽之乃升正大之堂入高明之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拱宓犧而坐皋夔伊呂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顏曾尊焉荀揚奉焉熙熙乎育物之仁翕翕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之禮和而不流之樂剔蟠疑明是非

照燿昭晰之智闡而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充生之說神應之妙大發其閫而蒞言詖行放闢斥除聖路廓清而天宇泰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何感潮也而後易志熙精而遊乎史廢興之跡邪正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盛小忠小道之所以蔽禮樂之所以興政刑之所以紊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孫姦佞鷟孽之所以進僞亂崩析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之所以壞教化之所以行見其記註繁而正義鮮也思得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典故廢而法制剝也思得周公者而振起之既遊矣既得矣而後洗心齋戒退藏於密視當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蘊而為德行行而為事業固不以文辭而已也如是則吾之卑瀰之道浩然之氣廠乎與天地一固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覽山喬嶽高則高矣於吾道何有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乎內噫以史遷之才采未遊之於內邪蘇亦稱之者過矣　又賦惟兹方寸兮廓然無際含容大千兮山河大地用之以小兮始有分齊如以大海納於蹄涔兮如以毒藥置於寶器捨無價之寶珠兮競錐刀之末利棄瀛渤之全潮兮認浮漚之微体蠻觸國於蝸角兮時相與戰而流血千里南柯夢於蟻穴兮黃粱未熟而榮華一世彼區區之利害兮亦與此而何異惟徒觀而照寂兮廓靈府於無別泯六鑿於天遊兮其孰能以芥蔕由於心以證道兮可一超而已至吾方徙事於斯兮等浮生於一戲

遠遊

太平御覽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楚辭遠遊篇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隨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後無窮之世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阨音厄一作隘因一作由乘時證反）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濁下而一作語焉穢反耿一作炯並古迥反營一作縈　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營營猶日營營亦耿耿之意也）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勤非云反吾不一作余弗　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止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矣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患遠而未言從逆

而未出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俟乎焉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怊音超惝昌兩反怳叶徃反永一作弟非是懷叶胡威反荒叶虛反悽一作淒　悽痛也）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儵一作倏反一作遠操七刀七到二反由一作繇　知魅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根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大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真一作至德一作聽非是美一作羨仙一作僊著一作章　身隱而不可見獨有名字可聞耳）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羨似面反一作美衆一作終　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体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者是云今尾

上有傳說星是也其念慕也韓終亦見列仙傳形沒遠即上文與化去之
意。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
曾音增。皎皎一作皦皦。以一作而。來叶音釐。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髣
髴見不諟也。丹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
亡長樂無憂者此也。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超一作絶。郵一作尤。其一作于。都一作鄉，非是。氛昏濁
之氣。淑尤言其淑善而絶尤也。此以上言所美仙去之樂也。恐天時之代
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遙兮，
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
焉所程。曄音饁。蘦今作零。仿音旁。佯音羊。而一作以。與一作以，非是。斯遺
芳一作此芳草。長一作晨。鄉一作向。以一作已。焉一作安。耀靈日也。曄
閃光貌。言行之速也。淪沈也。零落也。此一節自歎其時老而恐其學之不
及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
入而麤穢除。重直用反。娛一作遊。戲音嬉，叶音虛。二字一作戲娛，非是。餐
七安反。沆胡朗反。瀣音械。霞叶音胡。麤七胡反。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

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遊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
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
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
為六氣也。又曰：日入為飛泉，麤穢不精也。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
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南風曰凱風。南巢曰說以為南方鳳
鳥之巢。一本湯放桀之居巢也。壹與齊通。審，究問也。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受一作愛，非是。一無而字。垠
叶魚堅反。毋滑一作無汩。而音胥。一滑上別有汩字。有叶才緣反。門叶謨
連反。曰者，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
在也。滑，亂也。而，汝也。壹，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
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
則於塵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
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
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行叶戶郎反。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
無敵也。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鄉，仙靈之

所宅也。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
華英。湯音陽。琬音宛。琰音剡。英叶於姜反。湯谷見天問。九陽謂湯
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飛泉已見上。琬琰玉名。
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頩普
茗普經二反。脕音晚，又音萬，一作艷，一作晏。壯叶音莊。汋音綽。眇與妙同。
放叶音方。頩，美貌。一曰斂容貌。脕，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質，猶銷鑠，丹謂
形解銷化也。汋約，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要眇，
深遠貌。淫放，縱也。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
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野一作埜。寂與寂同，一作寂。
漠一作寞。其一作乎。霞與遐同，古字借用。征一作升。上四句記時物也。
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載，猶加也。營，猶熒熒也。魄，說見九歌矣。此
言熒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與遐通，謂遠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
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矣。故脩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
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
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
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其

一作而。閶闔一作閶闔。予一作余。大音泰。湯下一有以字。於，於其反。一作
微母閭。排，推也。望予者，意不同矣。
豐隆已見騷經。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
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為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閭，
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也。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
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溶音容。婉婉一作蜿蜿，音宛。溶，水盛也。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驁音
敖。燿音曜。蜷巨員反。驕居昭反。驁五到反。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驂，衡外
挽靷兩馬也。連蜷，句曲也。驕驁，馬行縱恣也。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
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騎奇寄反。膠葛二一作轇轕，音同。以
一作其。漫美半反，一作曼。衍弋淺反。行叶戶郎反。句一作鉤。膠葛，雜亂
貌。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也。漫衍，無極貌。句芒，木神也。月令東方甲乙，其
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也。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皓
一作皞。其一作亦。徑一作經，音表。同太皓即太皞也。始結同音以叶，以漁
制立庖犧，天下號之為庖犧。飛廉已見騷經。徑，直也。風伯為余先驅兮，

氣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為去聲。先。一作氛埃。辟一作辟。氛氣辟亦反。 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擥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擥一作攬。旍字一作旌。麾，許為反。叛音判。波叶補基反。 斗柄，北斗之柄，所為杓也。麾，旗屬。叛，緣隸分散之貌。旹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曖音愛。曃音逮。一作曖曃，上烏感反，下於計反。一作黮黕，上音啗，下徒感反。曭音儻。莽莫朗反。屬音燭。 曖曃，昧暗也。曭莽，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曼莫干反。脩一作悠。余一作於。徑待見經，而一作以。 厲，是後之意。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欲上一有遂字。欲下一有遠字，一有遂字。恣如字，又十谷反。睢，許鼻反。担，居桀反。撟音矯。一云上丑列反，下居蔚反。而一作以。淫一作自。樂叶五教反。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執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

兮，邊馬顧而不行。一無以字。一無遐字。行叶戶郎反。 邊，旁也，謂兩驂也。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以一作而。像一作象。汜與汎同。 屈原讀脩身念道，將遇仙人，汎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卒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以事君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神一作帝。疑一作嶷。覽一作覽。罔，罔朗反。瀁，以養反。一作罔象。浮叶扶畎反。 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沛，流貌。罔瀁，水盛貌。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俳佪。而蹕御一作其還衡。歌叶居文切。令一作命。一作蚳。螭丑知反。象一作像，似兩反。玄螭蟲象並出進，一作判螭象而並進。蟉於九反。虯巨九反。蛇一作迤。蜺五歷、五結二反，說見騷經。便，毗連反。娟，於緣反。撓，雅紂引作嬈嬈，音同，撓而紹反。軒一作騫，音同，其字从鳥。翥章庶反。焉於虔反。逝一作遊。並以二作而。 蹕，止行人也。御，禦也。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未詳孰是。二女，娥皇女

英也。御，侍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又曰河伯也。象，罔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蟉虯，盤曲貌。便娟，輕麗貌。撓，纏也。翥，舉也。博衍，寬平之意。焉，語辭也。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逴敕角反，一作踔。軼孝反。門叶捐中反。軼音逸。源一作涼。 逴，遠也。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黔，其炎反。嬴，於倫為反，一从女餘輕反，未知孰是。然二字史記作含靄，漢書作黔靄，則當為从羊之嬴。先下一有道字。 間維，稱引孝經緯曰：天有六間。黔嬴，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漠，漠樂。缺作莫。缺一作闕。 六漠，謂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惝，丑兩反。嶸音宏，一作嵘。寥一作寥。聞叶無巾反。 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為憂，而願為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蹇盆之間，百千歲如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元王景初蘭軒集擬遠遊賦并序：昔予南遊，遇劉陵川於亳社之泮宮，因誦舊著詩文數篇，以求指教。劉喜謂座客曰：是子頗有氣象，將來可望。惜吾之老而力弱，不能振也。命酒，因語及楚詞篇目，且歎屈原之文詞而哀其忠，因謂僕曰：子為我擬賦遠遊一篇來。僕辭不敢。劉曰：吾姑試子，宜無辭。遂明日呈此，蓋以述原之情有志而不遂，亦九辯代原之意，而亦以自寄云。時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也。先生諱方，字元卿，時年七十矣。邈鴻荒忽已遠兮，望前脩而莫及。仰六聖之玄風兮，懷三皇之淳德。從精魂於千載兮，曰予希其彷彿。忽翩然而下墜兮，心滔滔而何極。悲斯世之洸濁兮，背馳余而莫偶。既醉酒以昏酣兮，又中風以狂走。亮紛華不可長兮，獨沖澹以自守。惟天地之漫漫兮，浩變化之無窮。哀吾生之促迫兮，寄瞬息乎其中。思遠遊以舒憤兮，超逍遙以長終。夜營營而無寐兮，晝蕭鬱其不樂。仰浮雲之縹緲兮，願輕舉而無託。精神忽其流蕩兮，離人群而高逸。雲為車而風為馬兮，召飛廉以執轡。八龍蜿蜿以前導兮，云濟予乎西北。

過玄武而至太微兮問瓊宮之所在排閶闔以徑度兮慶天皇之佳會叩
玉陛以對揚兮陳下土之迫隘澂澂忠而抗音兮願乾坤之交泰。令雲雨
以飛揚兮降膏澤之滂沛飽四海以元精兮飲羣生以沆瀣吐微誠之未
終兮驚羣公之譁怪令豐隆之奏技兮振天鼓之砰磕中覽閟而莫遂兮
還余車而言邁視人寰不足留兮余將觀乎方之外乘青陽以東遊兮過
廣成於崆峒問道德之微言兮願聞子之所蒙曰道不難授兮將其人之
難得粗者不可傳兮尚安語其所極其大無方兮其小無內無源其志兮
無亂其氣順闔闢於陰陽兮法化育於天地潛遁遂以無為使精神之得
一可長生而超化斯道真之所貴受微言而拜謝兮闓神丘而遂阻涉清
海之漫漫兮訪潛龍之幽居入珠宮與貝闕兮世莫知予之所為召海若
兮邀處妃歌天吳兮舞馮夷吸華霞之夭矯服明月之流離雖極樂而非
余志兮告潛龍以俱行忽忝差以叛渙兮悵遐舉而獨征過弱水而超扶
桑兮至神丘而一息從王喬與琴高兮娛青春以游戲榮華之不足恃兮
恐六龍之蹉跎留余車於崐山兮飲余馬於雲河登閬風以回顧兮衰神
州而曠蕩下茫茫而不見人兮嶔林巒之蒼莽悵故鄉之若斯兮吾歸
來而何望情依依以遲遲兮心悠悠以漾漾思重華而南征兮正予冠而

翱翔驂紫臺之青鸞兮馭丹穴之鳳凰清風過洞庭兮倒影凌瀟湘夕沐
浴於湯谷兮振蘭衣與蜀裳展謁帝於蒼梧兮問理國之大方曰禮樂以
為資兮道德以為章舉賢而授能兮安天下於巖廊夫惟聖哲以長茂兮
何後王之多僻違先民之度程兮俶實行而自遂拔蘭荃而不樹兮吠畝
紛其荒穢欲永訣而不悲兮聊逍遙以遊世訪神人於姑射兮探禹穴於
會稽從四子於汾陽兮觀大道之所歸徑流沙而西渡兮夕予宿乎三危
履大禹之所經兮窺神功之偉奇涉虞淵而越赤水兮路不周以左轉召
蓐收使前驅兮承西皇之寵錢謁顓頊於玄都兮心娛樂而忘返。悲虹蜺
之擁隔兮悵靈光之浚遠越崑崙而超玄圃兮。臨舊鄉而顧懷御房精而
衛太歲兮戴霓旌與雲旗乘飛龍之縹緲兮澹超然以無為飽尊聖之道
德兮辭天地之華滋精淳粹以肆茂兮神淪幽而入微侶太初而友混元
兮還及君之未衰亂曰翩冥冥兮愁相紆覽青春兮不可娛縱我步兮高
馳驅御列缺兮鞭雷車西崑崙兮東海偶入海難弄明月珠歸人寰兮悲
隘陋饕六氣兮延我壽周六漠兮超八荒忘不遂兮空翱翔思攀變宮謁
六帝遺玉戚兮歸下世平陰陽兮正春秋宣淳風兮被九州澤漸四海兮
淡悠悠蕩我憤兮舒我憂還精神兮從君遊獲我所兮夫何求。宋李忠定

公集續遠遊賦屈原作遠遊章句文采瑰麗於騷辭中最為有理致者予
方以金僊氏之書洒濯其心慨然思往見之作續遠遊賦以寓意焉其辭
曰　悲塵寰之喧卑兮願遠遊以自適悅形止而心馳兮託夢魂而有得
漠虛靜以無為兮絕氛埃而奔逝登太山以小天下兮望滄溟而笑河伯
走蒼梧於南荒兮過崆峒於西極忽神馬而凥輿兮歷萬里而一息曾不
足以慊吾之志兮將往遊於廣漠之國會萬期於須臾兮步八紘於咫尺
觀天地之所以浮沈兮究日月之所以出入爰整吾御兮駕言西之左王
良而右伯樂兮服山子而驂盜驪陟閬苑於崑崙兮見王母於瑤池聽白
雲黃竹之謌兮不勝其悲迴車朅來兮瀕海之涯聞海中之神山兮有方
丈與蓬萊六鼇舉首以戴兮仙聖飛騰而往來泛陵波之巨航兮操五
檣以自隨風輒引舟而不可到兮撫惝恍而傷懷乘風御氣兮造夫天闕
抵營室歷閶闔兮是為紫微之垣執招搖步瑤光兮瞻太一而釣陳乎帝
傍玉女投壺而笑兮雷電忽以騰奔虎豹守關而不可入兮雖欲自達而
亡因悵吾將誰適從兮其惟西方之聖人嚴清淨之佛土兮闢廣大之法
門目淨脩廣如青蓮兮舌相廣長而無不聞以一音而演說兮普滋發於
諸根寶樹森以行列兮天華散而繽紛菩薩聲聞環以圍繞兮天龍八部

儼以威神倏一念而往詣兮稽首禮足而欽承俾化人以導予兮華藏於
無垠從一佛國至一佛國兮若河沙與微塵咸廣博而嚴淨兮兆難得而
備云廻觀五濁悲世之衆生兮若一器之聚蚊倪驚悟而永歎兮何所夢
之明明覽六合而遊十方兮曾弗離乎一身　崔宮教集太白遠遊　太白
遠遊者崔教禮所作也。太白在天寶間當高力士楊國忠之徒用事不能
俛首以同俗浮游四方浪跡自肆詠歌之際類多託配僊人與俱游戲周
歷天下放意寥廓無所不至然太白豈無意於世者憂思憤懟假以自適
其屈原遠遊之意歟教禮遊當塗弔青山之墓因集其言檃括為楚詞命
曰太白遠遊云　人間不可以託兮悲清秋信長風而雲行遊太山浩漫
其將何之兮尋范居士悵飄忽而徂征淮陰書懷天生材以有用兮將進酒
思逢時而經綸梁甫吟苦恩疎而謀拙兮答裴侍御坐長歎以撫膺蜀道難
聚族以爭食兮鳳孤飛而無鄰鳴皋歌瓊草隱於深谷兮層血敖
以蒼榛古風驊騮拳跼而不得食兮蹇驢得志以鳴春答友人蝘蜓嘲龍
兮魚目混珍嫫母衣錦兮西施負薪鳴皋歌世道有此翻覆兮感秋誰察
余之堅貞雪讒嗟此幽默兮鳴皋歌乃黿息而虬蟠王少府書不讀
蕩以縱適兮何拘攣以守常大鵬賦將倚劍乎天外兮欲挂弓於扶桑玉

少府書以位德而為巢兮以虛無而為場大鵬賦運以大風之舉兮假以摩天之翔揚石州書前期浩乎漫漫兮敬亭山浮四海而横八荒五少府書赤玉舄以東上兮煙蒼蒼其逢山古風逢羽人於天門兮方瞳好其容頹遺我書以鳥跡兮讀不開而三嘆遊太山偶然值乎青童兮綠髮雙嬰其雲鬟笑我學仙之晚兮嗟蹉跎乎朱顏遊太山玉女飄飄而下兮遺我以流霞之杯稽首拜而自媿兮棄世何其悠哉遊太山隨風忽其飄揚兮古風不知東走之遠贈花金卿忽撫己而自笑兮古風問南登之路歧清溪行採姹女於江華兮收河車於清漢送楊十一卧香爐以餐霞兮書懷窺石鏡而心清遂見僊人於綠雲兮把芙蓉於玉京期汗漫於九垓兮接盧敖於太清盧山謠乘興任夫所適兮秋浦鳴騶忽其西馳送劉副使哉若木於西海兮上雲樂採瓊藥乎崑山古風揖叔卿於雲臺兮恍恍變乎紫冥古風飲玉漿於丹丘兮備灑掃以明星西嶽雲臺歌赤松借予以白鹿兮挾兩龍以相從古風傳秘訣於韓眾兮精誠與夫天通登天柱石西上既窮其登攀兮登太白峯雲飄然而無心酬王司馬八極可以神遊兮賦大鵬於北溟激三千以崛起兮向九萬而迅征大鵬賦訪廣成於至道兮問大塊之幽居掇玄珠於赤水兮天下不知其所如大獵賦凌霄以直上兮南軒松入無窮而遺形登天柱石騎日月以羽化兮翼鶩鸞而雲行敬亭山出宇宙之寥廓兮益少府壯閶闔之崢嶸大鵬賦戴長雲之河車兮飛龍引十二樓與五城書懷登真朝於玉皇兮贈從弟賜瓊漿以玉杯古風聽天語之察察兮明堂賦廓如雲而天開策尚謝天地同乎枯槁兮宋少府生世如乎轉蓬古君化為猨鶴兮小人或為沙蟲古風營營為何所求兮古風雞鳴超乎四關古風十步而九太行金山世路多乎險艱古風傳其語以銘骨兮古風永願辭於人間望廬山忽寵憬以魄遣乎遊天姥即歸路而長歎獻從叔當塗宰轉天車於六龍兮贈裴十七雲軿下而飄翻春日行風為馬兮霓為裳遊天姥靡星旂兮大獵賦廻鸞車遊天姥燭龍銜光以照物兮列闕揮鞭而啓途斂翳景以横翥兮逆高天以下垂大鵬賦望四海兮何漫漫古風長相思兮在長安長相思復長翻而歸來兮寄丹丘子謁九重之天門時從弟白日照吾之精誠兮梁甫吟欻劍瞻而輸肝行路難吐崢嶸之高論兮開浩蕩之奇言大鵬賦所謂伏馬不思乎越兮越禽不戀乎燕古風流波思其舊浦兮落葉墜於本根者也謝赴行在未

文苑英華李華送薛九遠遊序　士之舒羽毛宣聲調不在高位在有道日王允言晏發左思名盛當時價壓百代薛鄒卿以夷澹養素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韻遍於衣冠江山為之鮮潤景以之明識其餘性情所得蓋古之人歟南陽有碁無有道之高玄晏之遺論其措意則王允左思豈其遠乎惠然訪余告以行邁將棹溪吳艫濡札江嶠東南勝事落爾胷中況為諸侯上賓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貴勉之哉病

慶李遊叔贈翟忠惠先生集東坡遠遊并序　龍眠居士畫東坡先生黃冠野服據磯石橫策而坐子由聞而贊之始公在北門某為童子欲見公而公出定武復旋謫儋耳竟不及見公之南也其門人皆在坐憮然流涕某笑之以謂儋耳居絕正如龍眠所見置公於水間一石耳安知造物者不故使之遺世絕俗以全其天乎仲尼乘桴浮于海又欲居九夷彼遺世不用顧有不能忍以去父母之國而終其身無意於斯世也況公以君命獨安適而非此者歟必將俯萬物而磅礴一世尻與神馬挾宇宙而隨其所如往世之人自以為愛者之悲而忍者之善果何足以病公哉然士無賢不肖皆曰東坡之門人唯某未之識傷後生不復見其餘風遺烈與之並世猶若此況讀其書追其人於千載之上嗚呼天孰能使余不遇哉雖然得其像而朝夕見之亦足以為之師矣始之贊而予由已盡其略後為東坡遠遊賦云　吁嗟先生逝將去此兮四方慨其何往超虛無以上征兮騖一氣之鴻濛乘飛霞而躋箕尾兮與汗漫而相期紛屬車之膠轇兮駕六龍而遠遊遠酌匏尊以自觴兮蹙天漢之流源挾須彌而納芥子兮恒遊戲於其間形骸付於電泡兮變詭幻之奇服亂焦螟於蚊睫兮騁蝸角之蠻觸何鄉其無上下兮樂容與而澹忘歸回車獨來兮忽何所見宛在水之中坻乘雲輿與寶璐兮徽黃冠而葛巾狹一世邈無人兮吾將自棄於魚鳥竄游鱗之闊洋兮送飛鴻之西矯湛揚揚其獨存兮辨山林之深渺馳余神於霄夢兮徑從公而往遊將扶搖之九萬兮歷九疑而望崇丘術黃州之舊邦兮雪堂芨乎臨皋望東坡之美人兮枕灘流而激松醪衰余瘴以好脩兮使喃噁其餘精覺遽然澤垂膺兮像漢乎其無言有無變化吾誰執兮莽其乘風雲而上天誦斯文以卒歲兮猶足以續遠遊而賦絕然者也

劉將孫養吾集送彭希呂遠遊序　古之人蓋未有安居而為士者也豈惟歷聘之世為然後之言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故事以結軫馳騁者為游士而游歟若士所諱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爾鄉舉里選一定其為士未有不升之朝着交於天下士者也惟科舉行士始有不出鄉者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安土着使然當其盛時如歐陽公二蘇公皆驅馳跋履執質四方八至于京都各取關封解送皆非舉於廬陵舉於眉山也

歐公過蕭公於翰林二蘇過張安道於成都皆道過知己相因依為千載粟數公者以其才低佪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來所觀也人才與世道交為用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識時務者謂俊傑而豈抱膝山林徒仰屋浩歎以為蜀不如古之人古之人哉此予於彭君希呂之遠遊也慨然言之於是希呂行且止者要矣希呂為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為敘送之舉金臺郭生意當乘風破浪何所不極顧猶在此耶鵬之運於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周者寧惟寓言且實以百里之宿舂三月之聚糧毛耶翮耶胡不我施此草廬梁甫之詠與中夜雯雯之歌其悵恍一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孰使希呂之才而歲月如流未遇知己者非係之者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涼西方強仕南方早濕三十以往便為己衰此真愛惜人物之言也朝氣孰何相看邊晚所為區區舉此蓋欲希呂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為斯言而動心也

國朝何蠙庵集送詹玉峯遠遊序

孟子有言術不可以不慎夫儒者之道固止於仁義至於曲藝之小亦必求其近於仁義者而事焉庶幾不失其本心而後可耳吾邑士玉峯詹君儒者之裔世篤於仁義者也君讀書力學不求用於世乃將於藝以養其心猶庶幾有以

濟世焉故參歲究岐黃之術尤精於鍼砭劑投以已人之疾又讀郭璞書善相山水氣脉之會以治葬卜宅為人致昌盛蕃衍之效之二者一以衛生一以藏往皆近於仁義擇術所宜先者君特篤志於是焉君居邑圍齒於者碩大夫之賢者每訪以治道從容閒說益於民者多矣猶以不能博其所施方將挾其藝以遊於外蓋惟恐其德之不廣被於人而非有一毫利欲之心者也宜乎知之者益衆信之者益篤非特爭迎取養而僕君之至有若望於父母之慈者矣比年以來以斯藝衣食於四方者至衆然皆篤奇說以眩衆目往往言與行違術與義乖求若君之厚善專慤者蓋鮮况君之言嘗曰他人之身猶吾身也而豈可不慎以隕其壽命乎他人祖宗猶吾祖宗也而其可不慎以廢其宗祀乎是則君之心術猶有在於學術之外者觀者又烏可以為曲藝之小而忽之哉必要為仁義之歸是君之志也予懼知君心者未悉故序以贈焉

龔斆鵝湖集朱空谷遠遊序

有為老氏之言者曰空谷由浙右來謁余於學宮未幾度閩關遊武夷訪幔亭宴曾孫之所遂回玉漢將之龍虎觀鬼谷仙巖之秘惟又將淮是臨汝浮游盱江陟華蓋而揖麻姑於風雨烟霞之外又將躋葛閣皂振衣洪都以謁許旌於白雲之鄉是行也豈不瀟灑出塵隨緣放曠又何必曰求

師訪友學道尋真耶然斯道也在吾儒則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在老氏則曰道不遠在身中在佛氏則曰汝若回光返照密意却在汝邊此無他反求諸己而已莊周嘗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今子汲汲之不暇豈以足音之未聞耶不然何其好遊蠶叢若此也方今隆景畫赫汗流沾衣余每思得一丘一壑之地生茂樹灌清泉琴鼓南風巾掛石壁係職于官願莫之遂視吾子逍遙相羊惟意所適方企慕之不暇焉若曰朝南嶽暮蒼梧則又方伎之流未足與議於道也於其行書以贈之空谷姓朱氏名全虛空谷其號也

胡樗隱集送黃立誠遠遊序

儒生黃立誠踵門而請曰總角讀禮知桑弧蓬矢所以表男子之所有事竊識之心不忘今年踰弱冠而浮湛里巷無以自見欲及親之康寧遨遊四方以遂其初志吾親既許之矣先生幸賜之言以華其行因語之曰士之志遠遊者非騁吾所欲騖紛華慕聲利將廣其見聞進德脩業歸為親榮也為親者孰不望其子之遊卓然有立于世哉所謂詹在側而無離憂親之志不樂也詹出遊而有離憂親之志樂也為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為心必知所以顯親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為之志其遊也觀夫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下寓之於目求之于心其進

何可量哉過豫章而懷孺子之高風望廬阜而企匡君之遺躅航岷流之浩渺觀萬水之朝宗維揚而看瓊花上蔡而採蓍草神州赤縣之壯黃河大華之雄車書之廣人物之懿皆可悅乎心目而廓見聞也高歌慷慨行其懷古之思司馬子長之遊不嘗過也抑嘗聞孟氏之言而繹之曰尊德樂義游之本也兼善獨善游有遇否而道不易也徽諸斯言先立乎其大者遠者則吾子之遊無施而不可奚患乎錦衣歸覲靈拜高堂當舉觴賀曰予非復吳蒙足以悅親矣立誠曰謹受教遂書以遺之

吳澂支言集送樂晟遠遊序

吾鄉侍郎樂公寰宇記一書行天下然不深考亦未有知其書之精者侍郎生於唐之後顯於宋之初在撫州登科記中襃然為首諸子諸孫科名相繼施及宋末貢舉者猶不絕一姓文儒之盛其吾鄉之表表者與晟字幼誠亦其苗裔也好吟詠多伎能往年事今翰林學士程公於閩中公甚器重之將躡江東淮東山東河北以游于四方男子之志也經所歷山川風土了了在目有以徵先世之書真可無忝於其祖矣匪特予嘉之也出門同人嘉之又嘉之者宜勉十百千萬其人哉

劉仁本亦玄集題馬易之遠遊卷跋

南陽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師朋儕不忍其離別作為歌詩贈言以張之至有托物寓意成圖畫聯為巨軸

寘諸行李間自浙江而沂淮經睢訪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盤桓兩京之地極遊覽以快於心目有所得輒形賦詠且獲當世名公品題珠玉襲什以歸則江淮之難作矣余觀卷中姓名多聲聞相接其間有拜顯官位台鼎者有沉蹟下僚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遁依嵓谷者有尚羇旅者有忠義死節凜乎若生者有陷身逆虜終不免者何十數年之間榮悴得失有若是之不齊耶第其文章翰墨則皆為時所重春蘭秋菊各具芳馨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諦觀而一喜一悲也因為賦雜詩一十五首各附題下并卷歸之異時當為馬氏青氊矣天台劉仁本識樂府詩集曹植遠遊篇　楚辭遠遊章句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困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周王褒又有輕舉篇亦出於此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蘂可療飢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宋朱梅庵集遠遊篇　舉生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俾遠為我游其方為予奉尊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駐堅車躑險摧其剛義既不支瑣瑣誰能當朝登南極道莫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為聲變者終日守空堂范叔中大雅集遠遊篇　仙人手把金芙蓉邀我上陟蓮花峯兩眼注入滄溟東浮雲遮斷扶桑宮白日西飛恐成曉架天五色橫長虹鳳凰儀羽備珍彩欲集不集無梧桐寘寘杳杳脫羅網亦有數縣南飛鴻怒鯨雄鬼鼓鱗鬣浪中墳屑多砂蟲從今與起人中龍披虎豹蹻九重舞千羽息武功奉和世上皆春風差特勒名留鼎鍾左招黃綺右赤松長歌歸去來山中長歌歸去來山中馬碧梧琬芳集讀遠遊篇　愁來高誦遠遊篇度世長生豈可傳物變無窮身老矣一雖八紘又新年曹勛松隱集遠遊篇　少年重意氣辭家遠行遊高談儀鄉相峻節凌九秋仗劍謁明主挾策干諸侯衆目寶康瓠明月難暗投驊騮困短步鴟為駑馬羞虛名不足恭抗迹追浮丘至言發深省遐覽隘九州書功佐天政美惡無不壽麾幢周四表騎衛羅天騶簫鼓鳴清歌解駕滄浪洲金石

易消朽生死真蜉蝣　國朝劉基覆瓿集遠遊篇　三山六鼇背弱水扶桑東雞鳴上海日海面璨紅仙人騎鸞鳳呼我遊雲中雲中有金闕琱是天帝宮明星列兩藩琪樹光玲瓏太一坐瑞門白髮映青瞳授我玉篆文赤蛇蟠九虹出入元化先壽命齊老童因逢青鳥使遂造東王公素女如蓮華歌咲控管同顧盼動環佩振迅若輕鴻化為五色光倏然隨長風唐韓昌黎詩遠遊聯句　與日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初句凡四十韻東野二十公十九李習之一習之之詩見於世者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習之手翰也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　郊　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　愈　馳光忽以迫飛轡誰能留　郊　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　翱　取或作前　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　使或作捷　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木　飲或作館方云東野幽居詩有森禾偶生蘭芳陰庇清渾館字非也　野蘇拾新柔獨含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鳥吟新得儔　郊　儔書方作儔新方作忻皆非是　靈瑟時窅窅霖猿　上於金切霖雲覆日也霖猿謂猿在雲間也　夜啾啾憤濤氣尚盛恨竹淚空幽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　即路涉獻歲歸期眇涼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　愈　觀怡忽蕩漾叩寄獨宾搜海鯨吞明月　衆氏廣州記鯨鯢目即明月珠　浪鳥沒大漚　音甌浮漚或作浮　我有一寸鈎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　郊　魍魅暫出沒魅或作魍　蛟螭互蟠蟉　力幽切幽蟉龍兒　昌言拜舜禹舉颿　音凡船中幔或作帆　凌斗牛　吳楚分野在江南　懷糈　下音所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糈精米所以饗神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方云語見離騷祭神米也蜀作精非是　餽賢屈乘桴追聖丘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　愈　肯或作有　楚些　蘇个切楚語助辭　待誰弔貫辭緘恨投翳明　諸日謂掩翳其明也　弗可曉　弗或作不祕蕙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荼　蓼芳蕤花開兒時四時　雜芳菲嗜當春息婁涼不枯亦魍魎路謠衆猨歎　貉或作貊歎或作評方從杭蜀本云歎音烏未切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又揚于始臭方顆有國而蘇并欲王逸曰欸歎也方言曰欸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欸尤次山有欸乃曲亦音靄今按方說是也欲說文並欲切人鳥未切歷也史記項羽紀作唉亦音烏未反說文開賁且讀欸乃為襖靄誤矣今或寫作欸字亦誤乃知當音襖也　巳語相咿嚶　與嚶同方云宇書無幽字公寄王學士用咿嚶字征蜀聯句用咿嚶字考之字書咿嚶為王　點誓去外俗嘉願還中州　江生　孫日水微漲也　行既樂躬筆自相勸　音留榛也并力也躬筆自推車樂曰言水

行可樂則邪輩爲旁矣飲醇趣明代味腴注曰醇謂醇德以酒爲喻故云飲醇明代盛世也腴樂懇之良也謝荒陬郊陬隅也馳深鼓利檝趨險驚費精蕃或作飛繫石沉靳尚安楚靳上官大夫靳尚楚之讒臣譖屈原於懷王者開弓射鵩吺孫曰史記鵩吺即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以驩兜爲鵩吺兜放之於崇山靳尚鵩吺皆在南方恐其爲鬼爲祟故欲沈射之也路暗軼屏翳上步丁切與曰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之伯刑雨師將雨路猜故欲軼屏翳戮之應劭曰天神使也波驚賤陽侯與曰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累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廣泛信縹緲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悄悄瘳振衣造雲關跪坐陳清猷得風變譏巧仁氣銷戈矛人或作和方云神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旹休旹或作肯方云音古時字作肯誤也歸我孟夫子歸去無夷猶俞本吳都賦輕禽狡獸周章夷猶夷猶猶豫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澤去方作君歸或作歸與元國朝文類衆衆遠遊聯句壬寅冬與伯長同留姑蘇時伯長將赴都海鵬騫南雲一去扶浩蕩究駒踏北雪艷足追罔象楊宵征半載脂明發燈在幌行邁念悄悄離愁懷養養東達吳始接淅過越猶指掌虹網結長思羯鼓促新

鷙鵬至不復辭一作駕遨誰能佑明堂金棟梁武庫須篠蕩材冈瑚璉英學姬遊麻長大拖朱弦清小薦金莖沉雲間鶴狄吠一作天外鴻橫上曉聆斫輕冰千店憩平壤追攀瞰烟濤哀沙歷走塵鞅清淮橋嶸嵘薄霧哀觸騎風壹牛一嶋稍日觀雞三唱圃桑沃如蓋宿草亂如繼青帘客沽酒哀素蘗漁妝網心觀洙泗流眼豁恒岱奧追程騎侵雲一作勸耕農植秋俗厚喜豐登氣使存慨慷伊河既東流一作雖斗復北仰誰云風土殊始覺宇宙廣晉賢終勉騰神清誰懷悦釣天夢豈真一作廣寒步空想錄衣入閶闔芥粒視北块千官紫府紫九奏彤庭暢摛文剪金炬哀展寀獲天仗清都喻咫尺弱水護方丈降旗雲霧開寶翁日月光仁聲被八表一作德意昭聖耘泥檢極封崇芬飭嚴肝蠁瑞氣藹重重泰堦睛雨雨馳峯出天廚哀裛瓊觴錫中帑鳴珂接俊彥正笏遠偏黨德人笑來芝適客棄拾橡茅拔要有方一作矢來本無嚮湘景似環詞越相僅金像遺讒氣徒憤得計身何往豈如及承平相與窮昭朗君行出飄颻我滯心悒怏輕霜著裘惛哀微雪留草莽離歌出蘇蔽古製卻盆盎先登匪一獲後至徽孫奘域南燈火深一作塞北音書斷春風漸披拂臘水將混漾詩成愈加險酒盡未爲強雙眸秋水炯衆累語春波盪經行度崎危交友希倜儻壽遊棄楚荒遠客憐齊傖光

陰尺璧重一作事業千金賞行還屬塔題復覩鴻都榜時來載步寬事至多拔襄脂韋本凡進哀鐵石乃忠讜詞林納疏吳書田討荒穢列仙會儒癢。韋笑極丈驅陸生強咿嚘陶令終骯髒清心百千避正色上帝饗徒爲捧心施莫學畫眉敵功名要無心遺物端有相行行邀初志操持記嗜囊

杜工部詩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荆蠻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季商曰唐志越嶲郡南道也沫日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聞京華

鄭谷詩遠遊　江湖猶足事食宿戍鼙喧久客秋風起孤舟夜浪寬鄉音離楚岸廟見入湘源岸闊危檣小林杂橘柚繁津官來有意漁者笑無言早晚酬僧約中條有樂園

孟郊詩遠遊　慈烏不遠飛孝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江海戀空積波濤信來俙長爲路傍食著盡家中衣別一作然劍不割物離人難作感遠行少童僕驅使無是非爲性玩好盡積悉心緒微始知時節駛變一作反日非長輝

唐厲霆詩送濟翁部明府遠遊　楊柳起秋色西風已度關猶溪飛白鳥紅樹帶青山此會偏相語孤遊且未還所思江海上宛在市朝間

宋周邦彥成清真集遠遊　淮西渡兩漿江左隨一鷗苦嗟波濤窄所至膠吾舟借問舟中人流轉何時休帆高風色利欲止不自由傳聞弱水外鼎立三神丘鼓枻未可到載行有滑蚪扶桑觀浴日陽精熱東流萬族呈秘怪九土皆飄浮送者安在哉吾往不可求豈比鴟夷子並湖名遠遊

胡銓澹庵集遠遊　萍蹤長泡轉天涯到處家芳菲雲過雨聚散手搏沙且喚陳驚坐共尋曾子嗟酒狂從曠蕩漢吏要無華

僧文珦詩遠遊　林戀無完宴舟行避患灘異鄉爲客久浮俗定交難草引春愁長霜侵曉夢殘息聞城角動歸思若爲安

韓元吉南澗集遠遊十首　我行蓬萊巔俯首見月窟誰言滄海深涉之不濡鐵額波驚魚龍起舞相蕩潏衣真爲一笑黃霧生絳闕獨來風中天戲踏波上月　東隅有神人被髮兩目丹手挈扶桑枝騰光射乾坤朱鳥爲前驅火龍駕後軒祝融不敢睨衛以千夫肩警雷掉霜霰九寓常不寒　靈出九地底化爲萬鼓鼙豕首柄石斧剖然四海馳雯蛇與閩黍捐扶靡有遺無私乃帝令風雨多隨之旬能仆夷伯何恐見女爲　紫皇宴瓊臺鳳舞鸞且歌翠鬟兩仙女侍歌奏雲和秀色炯雙璧晴雲灑秋波曲終顧我笑柰此人間何贈以白玉環綢繆期匪他　大鈞轉一氣忽穀無停轍是非與生死膠擾於其間朝昏互變滅倏已千萬年豈知達道

人直作須臾觀天地本無物置之奚足言海水赴大壑雷奔墮空虛大
輪塌金剛蕩然為尾閭一闔復一闢乾坤猶户樞萬生保靈根呈神守虛
無音以物所歸返觀天地初　崑崙九萬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蓋惟
衆仙門翩然兩白鶴道我前飛翻問津牽牛星濯足洪河源九關幸方闢
乘之遊紫垣　巨軸載厚地沉沉惟九幽日月所不燭鬼神獸拘囚負臣
與支祇亦為彝為憂醜彼世上兒對面無姦偷圖章幸可脫天刑此焉投
生死一大夢夢覺誰當分夢中既不了雖覺何足云天光發吾宇澹然
無朝曛至樂不外假至貴斯無文求仙與學佛舉世徒紛紛　呼吸為陰
陽動靜乃天地猶然一身間至理無弗備蒼龍駕白虎晝夜分六氣坎離
會精神否泰本仁義吾師不吾欺持以御一世文天祥集遠遊　黃河源
活活太行高巍巍十二山以東百二山以西鄒魯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
摩泰山膝左躡函谷泥郟鄏弔周公曲阜拜宣尼武登廣武嘆盛上北邙
噫平生幾兩屐汗漫以為期結交天下士要為男子奇吳會偏王業中原
隔遺黎安得與黃鵠比翼天上飛江河異風景聲橫感且欷陽運遘百六
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楚因發新悲我本檻車客為我解縶維青蠅附
天驥萬里相追隨人生尚行樂刻復斯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寓

言豈不願憂患那能持人命危且淺忽若朝露晞長恐析我軸中道歎差
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漫浟集遠遊　遠
遊元不為肥輕隨化來流任此生萬事悠悠何係我白雲一望家關情
不因身外苦多求且向搏前賦遠遊明月未應殊俗異寒螢更此故鄉愁
關心老幼孤燈夜入夢功名兩鬢秋何處漢山堪看我新詩一首勝封侯
江湖續集陳必復詩遠遊　關山勞眺望宇宙憶經行地隔南溟斷天低
北斗橫高鼎聞遠柝孤枕歷寒更隻影惟堪弔殊鄉鮮弟兄　羅椅詩遠
遊　因夢吳雲賦遠遊江花扶柁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影一葉舟勝萬
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只到牡丹休水程泝冷難為夜起吸滄江當
拍浮陸游渭南集遠遊　遠遊行復歲華新懶學劉郎問大鈞一點不蒙
稽古力十分合作卧雲身苦寒與酒頓增價小雨為梅先辟塵擬佩一壺
江路去花邊醉墮白綸巾　少年遊宦日骯髒恥沉浮見虎猶攘臂逢狐
肯叩頭刀行難自許早退豈人謀予年六十餘即退閑故山小艇烟波上
飄然得遠遊　姓字不須通從來號放翁月明登署雪木落過秋風成都
武侯山香雪堂歸州巴東縣江上秋風亭皆絕景處處題僧壁時時卧釣
篷始知侯萬里未必是英雄　壯年不作故山歸老去方知浪走非掛日

片帆吳赤壁嘶風疋馬蜀青衣交游雖廣知心少香火徒勤感力微堪笑
只今成底事青燈無恙且相依　老子平生喜遠遊流塵不惜闇貂裘江
亭吹笛三巴夜關路騎驢二華秋但使澄心同止水自知幻境等浮漚悠
然鼽睡松風暁句漏丹砂底用求　蚤歲志遠遊萬里携孤劍所至必弔
古如疾得鍼砭荒寒過吳宮摧剥觀爲定及仕揚潤間掛席度天塹梁宋
不可遊北望每慷歎會有蜀漢役奇喻日窺覘荼壇訪遺址燒棧想烈焰
棘門俯清渭徹底綠可染舊史所登載一一審考驗胡羊美無敵黍酒貫
醇釅枕戈南山下馳獵久不厭比參劍南幕壯志就收斂卜隣揚雄宅遂
欲老鉛槧但愛古栢青肯顧海棠豔人生不易料白首東歸剡稽山秋義
義鏡水春瀲瀲餘俸買扁舟月下來芰芡湖山最奇麗容我釣石占婚嫁
幸已畢百事不關念但當勤醉歌一死不汝欠　思遠遊我志日已衰
詩亦無傑句正如妾媚鶴悵望遼海路雖云須藥物幸未迫霜露裂裳裹
兩踵此計亦已屢差我青城雲慘澹嶓冢樹秋風吹短衆萬里入芒屨
病退顧思遠遊信筆有作　平日身如不繫舟嘗從楚尾客秦頭風生江
浦千帆曉月落山城一笛秋萬事只能催白髮百年終是卧荒丘扶衰強
項君休笑尚憶人間汗漫遊　反遠遊　貴却貂裘買釣舟久將身世付

悠悠行歌西郭紅橋路爛醉東關白塔秋夜泊驛亭觀月上曉登僧閣聽
猿愁一生身屬官倉米剩喜殘年得自由牟巘陵陽集　無黨為東陽賦遠
游余病卧空山間而壯之和韻為別　翳然梅雪兩鬢鬚底事征車又指
南自是曾游習蛇黽不妨小住話魚蠶捲袂中歲情良苦來未平生分所
甘若有書來訪生死白雲多處是吾庵元黃仲實詩送余敏文扶衛遠遊
時與梅川丁九皐同過弊廬　梅川扶摹徒經年傳得青囊内外篇山識
驕雲行處役意收學易諳殘編飛高喜並遼東鶴坐冷難留海北氊且向春
風候歸旆為君先付酒家錢范德機詩遠遊　遠遊非吾志偶隨天一
角去就亦有期寧能計今昨料理貧居士守書舊兩郭清心見古初德宅
甘寂寞杜門生春深綠竹解寒籜雖無靖時貲幽意各有託千載非長生
松喬未足學焉知句漏令不厭宦情薄山中歸去來朝霞可以酌陳子厲詩
遠遊　廓落江湖夢飄零萬里身風塵孤劍雪宇宙一漁春天野飛黃鵠
烟濤逸獸鱗長鯨滄海月寄與謫仙人舒岳祥閬風集送陳用之遠遊
流水寫清音青山發今姿左右惟所取囊蕨恒相隨君遊且有日欲訪燕
趙奇此行猶在眼已作久別思君如生馬駒騰踏不可羈王良施轡勒任
獸白玉墀胸中二三策和扁為國醫南士方施用延鍼貴適宜朕聞黃金

印季子何必歸丈夫輕四海吾老不可期何以為君贈梅花千里枝何以
為我報千首紀行詩　虞集道園學古錄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
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
之上豪傑名勝多從之遊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深遯者
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
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尊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
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
袖詩一篇為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者乎問其年纔
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達于京師也故作
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舄度幽岑欲扶藜杖同清夜靜看
梅花對苦吟江國鶯花特丹丹京城烟雨晚駸駸老來每憶登臨處仗子
芳年一一尋　國朝張志道翠屏集送人遠遊卷　為君歌徹遠遊篇八
極秋高神凜然為穴出雲藜杖外軒臺飛雪酒杯前昔人不見牛馬走世
俗寧知鹿鶴年子去遠憐滄海上春來夢遶紫芝田　宋姜白石道人詞倚
闌干二三子總仙才爾歌遠遊章句雲氣入吾杯不問王郎五馬頗
憶謝生雙屐處處長青苔東望赤城近吾興亦悠哉　王元粹祠遠遊　壯

千抱窮節拂衣行遠遊遠遊欲何之思欲歷九州出門多岐路竟日獨遲
留顧言返舊居量力固無憂　楊弘道詞二奠子遠遊　歎五材並用水德
靈長初泛濫漸汪洋轉雷經灔澦滅雪下瞿唐纔出險呑漢沔略沅湘發
源浦道東過維揚由有本自無疆遠遊還故國待渡立斜陽山烟紫津樹
綠客心傷　又遠遊冠名　蕭明書曹子建求通親表云若得辭
遠遊戴武弁白銳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冠名也

離內遠遊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
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
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
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
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
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
力也故曰離內遠
遊則危身之道也

不遠遊

論語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絕迹遠遊

文選北征賦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
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佚遊

性理字訓習於情慢惡聞善言謂之佚遊　論語驕
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注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

漫遊

宋洪适文清非集漫
遊二首僚繞荒蹊寄枝撐古屋攲雲飛當鴈急水泛俗危輕地迴無人晴
山空伐木聲龐公禪寂內拄杖日閒行　杜氏圃　欲界浩無窮天王部落雄
誰知貝葉地即是水精宮烏塔秋聲裏鷲岡
晚照中先賢多妙句欄楯入西風　北天王院

近遊

晉束晳近遊賦世有逸民在乎田疇
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賦於下里寞玄淡而無求乘篳輅之偃蹇駕蘭
單之疲牛連繩索以為鞅結斷枝而作轍攀華門而高蹈趨徘徊而近遊
井則兩家共一圃必去舍百步賈鷄縠於歲首收繅繭於扨牙其男女服
飾衣裳之製名號拕異隨迷而設繫衣襦以御冬貫汗衫以當熱幅引四
角之縫裙為數條之殺書兒俙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姊皆御夫子呼父
字及至三農間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夢遊

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既覺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如
華胥氏之國　江湖紀聞張重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
聲振林木俛見海中樓闕金碧璀璨張珮者數百人掛壹出紙請賦詩細
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與織女機杼分巧

過是乃人間語耳重成一絕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
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絕佳未免近凡酌酒一杯
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覺　列仙傳梁諶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
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求樂仙道嘗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
酌石髓由是自有所悟乃深入巖谷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音一旦
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遶繞不見
其形唯聞鼓吹
音隱隱于空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崔宣鳴
圈點監生臣歐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二十九

周　康王二

通鑑外紀[宮室]曰周禮土方氏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眂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應門二徹三箇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天子建五門雉門象魏之門發號施令受大朝會法度所出振木鐸之朝也夏后氏之世室也旁為清臺以觀天文殷人之陽館也又曰重屋也周曰明堂旁為靈臺以候雲物其外為庫門又其外為皐門其內為應門又其內為路門應門之內為燕朝以朝王族外為治朝以朝百官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路門之內路寢一天子居之小寢五后與三夫人居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諸侯三寢三門應門之外為皐門其內為路門天子諸侯門有臺天子之堂夏一尺殷三尺周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外屏於樹也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冠]服曰冠冕衣裳履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狐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
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王之五冕
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
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
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
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
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
然後緌委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親沒不髦素冠徽
緣大白不緌委武玄縞而後緌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
之服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七雜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
狐白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不文飾也故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
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
事則裼弗敢充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王后六服褘許韋衣揄狄
闕狄鞠衣展衣素紗夫人揄狄夫人屈狄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祿衣唯
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王
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王及后之服屨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
屨葛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曲
袷如矩三袪寸有二幅縫齊倍要鉤邊續衽衽當旁袷之高下可以回肘
長衣中衣繼揜扌拚尺袷二寸袪起魚尺二寸緣廣寸半具父母大父母
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
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
入公門野夫黃衣黃冠庶人雖有千金之帶不得服韍角刃帶佩玉韍韠
音必也有虞氏之服也夏后氏文之以山殷火周龍章韠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圜音圓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
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會去上五寸紕以爵
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一命緼於兄韍幽
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
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
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
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月出無

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衡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綬世子佩瑜玉而綦音其組綬士佩瓀玟其伭而縕組綬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左玉佩右器佩玉佩以脩德器佩以祇事世子君在
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才兒結佩而爵韠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於玉比德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圭笏玉音大圭
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
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合六瑞
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
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他弔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
祀地旅四望祼貫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
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
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
其殺六分而去一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天子之笏曰珽天子搢音晉珽抒丈呂上終葵首方正於天下也諸侯
曰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丘勿無所不讓也見天子入
太廟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
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贄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服食起居雜禮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
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
五飲上水漿酒醴酏羊支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
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
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
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
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子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
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車旗曰車王之
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
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

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上去纓建大麾以
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上消總安車雕面
鷖於其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無蓋有翣色甲羽蓋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榠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榠素飾
小服皆素藻子道車藻蔽鹿淺榠革飾駹莫江車雈蔽然榠髤飾漆車藩
蔽豻榠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莫旦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旗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
帛為旜之延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以於龜蛇為旐全羽為旞似
醉析羽為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各象
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節建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
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
以竹為之舍王之會同以舍設梐蒲枑胡故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
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
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
事則張幕設案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凡筵王大朝覲大
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之允加繅席畫
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
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
彫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
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朝覲饗射燕飲曰九儀辨諸
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九命執桓圭九寸
繅藉九寸冕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
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七命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其
他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
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出入三積一問一勞其他皆以五為節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適子誓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凡大國之孤四
命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
無柏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

其大夫士皆如之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王將合諸侯則
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
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
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
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
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
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
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作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
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
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
辭拜受從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
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
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
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
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
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
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勞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
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
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
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
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
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
三問皆修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
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
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
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丁故反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
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
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
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放是
面教者也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國新殺禮凶荒殺

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日食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諸侯之聘禮天子無介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君命使者夕幣于朝厥明使者釋幣于禰于行入朝受圭及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遂行君使士迎而請事于竟下大夫迎于郊卿勞夫人使下大夫勞卿致館宰夫設飧也安厥明賓皮弁入于次君皮弁拜迎于大門之內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以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

所以致尊讓也賓襲執圭致命裼奉束帛加璧享夫人如公醴賓賓北面以臣禮見公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以客禮受之所以致敬也公送賓于大門內問君及大夫勞賓及介賓請有事于卿大夫卿勞賓賓辭大夫奠鴈上介受公使卿大夫致饔餼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夫人使下大夫歸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大夫於賓一饗一食君使卿皮弁還玉大夫還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公館賓賓辭請命于朝遂行公使卿贈士送于竟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使者反櫜而入致命歸釋幣于門獻于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重禮也貨多則傷德幣美則沒禮若見弗之國則問夫人凡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若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以愧厲之子云君子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圭璋特琥璜爵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

曰禮也者物之致也先王之制禮也因其材物而致其義焉爾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也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射】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北面射人詔相其法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是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孔子曰

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是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燕】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是故將燕小臣戒與者尊兩方壺于東楹之西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南上士尊兩圜壺于門西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東篚西膳篚在其北君席于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射人諸賓君命某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主人洗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北面獻于公主人酢公酬賓公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酌象觚之致公與以酬賓以旅酬卿大夫主人獻卿二大夫媵爵如初君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如初士人獻大夫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合樂三終大師告樂備公許射人為司正命安卿大夫遂徹俎

降說吐活屨升坐羞庶羞主人獻士及祝史小臣賓媵以證觚音沽于公
公興唯所欲酬受者就席坐行之卒受者以爵興酬士士旅酌主人獻庶
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公不送君舉旅於賓
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
上之禮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
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
以明貴賤也鄉飲酒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請賓及介
必謀於先生主人席於東南僎席於東北賓席於西北介席於西南衆賓
之席不屬焉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
光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六十者坐五十者
立侍而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牲用
狗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有玄酒設洗于東榮水東篚西篚所以奠爵及
觶也獻用爵他以觶奠定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三揖而后至階三讓
而后升主人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
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主人洗盥酌獻賓有司薦脯醢音海賓升席乃設折
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以祭嚌加于俎祭酒興席末啐酒降席奠爵告旨

卒爵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介不嚌不啐不告主人酢介主人獻衆
賓主人升賓即席如初自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獻酬辭讓之節繁及
介有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四人二瑟
入升席于堂廉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主人獻之笙入立堂下三終
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
由儀合樂三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
主人作相爲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司正請安賓侯席司正飲卒
觶賓酬主人于阼階上主人酬介于西階上介酬衆賓畢司正復位使二
人酬賓介主人令請坐賓辭以俎司正徹俎降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無
算樂賓出奏陔主人拜送于門外自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
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自降說屨升坐羞爵無數飲酒
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
亂也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也明日賓拜賜主人拜辱乃息司正無介不殺羞唯所有徵
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
中而後禮成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懈惰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將以行禮
義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矣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
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養老】曰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
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
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以之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
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
問焉必告之以其制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
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
爵者人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
雖得人不煖矣是故五十而爵不從力政異粮杖於家養於鄉六十必宿
肉杖於鄉養於國不親學不與服戎七十貳膳杖於國養於學達於諸侯
不俟朝君問則席不與賓客之事八十常珍杖於朝君問則就之拜君命
一坐再至月告存齊喪之事弗及也一子不從政九十日有秩飲食不離
寢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天子有命則使人受其家不從政廢
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凡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朝廷同爵則尚齒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父之齒隨行兄弟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
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以其任行于道路兄老者則車徒辟君子耆老
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有虞氏皇而祭服深衣以燕禮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收而祭服燕衣以饗禮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殷人冔而祭服縞衣以食禮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冕
而祭服玄衣兼用三代之禮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凡養老天子
視學大昕鼓徵衆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
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
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
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于
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
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
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
學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

而尚齒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
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
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喪葬 曰古之葬者厚衣
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制衾冒棺椁使死者有
終生者無憾歷夏商至周而禮節大備凡病革者內外皆掃寢東首於北
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
士士之妻皆死於寢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冠曰兵送終之具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復始終虞人狄人設階小臣復
復者朝服天子以袞服復於太廟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以乘車建綏
復于四郊曰天子復矣自諸侯至於庶人各以其服復皆升自東榮中屋
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
斂婦人復不以袡庶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

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誼也唯哭先復復而
後行死事主人羔裘玄冠者易之弁絰徒跣扱上衽而當交手哭水漿不
入口心悵焉愴焉惚焉憾焉故辟踊哭泣訃父兄命赴者赴於他國君曰
寡君不祿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曰寡君之適子某死臣訃
於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大夫士
曰某不祿士訃於大夫曰某死浴尸惟堂天子依兵三重諸侯再重孤卿
大夫不重君設大盤大夫夷盤造冰焉士瓦盤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
扶左君薨以是舉浴尸啟人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周人浴以盆沐以
盤揳齒用角柶綴足以燕几君大夫士一也設牀禮如方第君以葦席大
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有枕襲一牀含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君大夫士一
也飯尸襲已正尸於牖下南首飯尸天子沐用黍諸侯用稷大夫士用稻
含尸用貝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
美焉耳子坐於東卿大夫父兄子姓立焉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
坐於西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焉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君之喪
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必徒
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小斂三日小斂於戶內男女奉尸夷于堂布

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是為夷衾夷衾質殺之
裁猶冒也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庭百稱大夫
五十士三十主人即位袒說髦括髮婦人髽則以帶麻于房中重重主道
也殺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以脯醢奠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大
斂於阼子弁絰大斂即位於序端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
士一也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君錦冒黼殺綴旁七
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
結絞不紐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
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殯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
夫士庶人三日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悲哀志懣氣
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袒故發胸擊心爵踊也君
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其色朱綠用雜金錯大夫玄綠用黃士不綠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
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外柏椁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棺椁之間君容柷大
夫容壺士容甒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天子龍輴而椁幬為四阿加斧于椁上畢塗屋諸侯輴而設
幬無四阿大夫以幬攢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設熬加魚腊
於旁天子之喪官正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主人襲斬衰帶絰居於倚
廬哭無時非喪事不言寢苫枕塊杖而後能起為父苴杖為母削杖
苴杖竹削杖桐也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杖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
母在為妻杖而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
所襲哀之節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為父母為長子稽
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拜而后稽顙啟之喪拜也孔子曰顙乎其順也
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武
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銘旌書銘旌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
知姓則書氏曰某之柩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置于西階上銘明旌也以死
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奠朝
奠日出夕奠逮日朔奠數盛焉薦新如之奠以素器以生有哀素之心也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曾
子問於孔子曰大功可以與饋奠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可也曰不以輕
服而重相為乎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

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乎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弔衾襚賵臨凡有弔者相者以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弔者出含者執璧將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乃出襚以醉者執冕服致命子拜稽顙襚者下堂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皆拜稽顙委衣於殯襚者出賵子風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子拜稽顙坐委於東南隅賵者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諸侯之相襚也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褒衣不以襚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衰宮冠不以弔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其入及壙皆執紼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婦人送迎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在殯三往焉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有疾問之在殯一往焉比葬不舉將往必先戒之主人具殷奠以俟于門外見馬首則先入門右君入即位

于阼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卒奠先俟于門外送君拜稽顙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如君夫人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卒奠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明器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竹不成用瓦不成沬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具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葬則置之墓中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葬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月凡葬卜宅兆卜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小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大夫之喪其卜也有司麻衣布衰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凡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葬有日啓殯設啓奠朝於祖其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周朝而遂葬質明設遣祖之奠柩載於輴車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

牙周之壁翣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黻三列素錦褚加于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畫翣各二皆戴圭魚躍拂池纁戴六纁披六大夫士視是以衰載銘旌之車是為祥車祥車曠左遣車南首設祖奠厥明遣奠苞牲體載之天子九个車九乘蹤布精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諸侯七大夫五君執紼五百人皆銜枚司馬執鐸十有六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執引者三百人執鐸四人御柩以茅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端衰喪車無等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天子之殯關地為隧庶人縣棺而封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不喪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庶人呼而葬周人弁而葬者與神交之道也曾子問於孔子曰葬引至於堩古鄧日食如之何孔子曰吾嘗從老聃此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始廉患老聃云封弔虞封主人贈以玄纁束帛

殷既封而弔弔於壙作虞主其木用桑祝先歸宿虞尸是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歡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周反哭而弔弔於家其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孔子曰死民之卒事也殷已慤吾從周既反哭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是日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弗忍一日離也男男尸女女尸天子九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曾子問於孔子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禮也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卒哭既虞卒哭天子九月諸侯七月大夫五月士三月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周人明日奉主于太廟祭從昭穆是謂之祔自始虞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

於堂祔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
祖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妻爲大夫而
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
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
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
從其昭穆雖王父在亦然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男
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公子婦之喪虞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有父
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
也祔葬者不筮宅練期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
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祥二十五月而祥
吉服而筮尸作衆主主人朝服縞冠素紕奉主入廟二十六月而禫徙成
既禫復常曾子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
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是故雖功衰不弔期
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弔於鄉人哭而退不
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

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諸侯
葬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忌日
忌日必衰稱諱君子以爲終身之憂遭喪雜禮曾子問於孔子曰並有喪
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
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先
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父喪未終而有母之喪其除喪也服其
除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
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及執事者之升降散等虞祔亦然
自諸侯達諸士曾子問於孔子曰士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
焉如之何孔子曰有君服於身者不敢私服於是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
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弗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
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
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
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遂既封而歸不俟子父母之喪既引及
塗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及其入也
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
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君薨於路館復如國於道則以綏
復於車左轂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爲屋而行至於廟門說輤不毁牆
遂入適所殯大夫士輤蒲裳布帷葦席爲屋至家說輤輲車遂入至
阼階說適所殯大夫使他國卒於公館者復私館者不復公館與公所爲
曰公館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奔喪之禮始聞親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
哀遂行見星而興見星而舍哭辟市朝望境而哭入門升自西階殯東坐
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哭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
反位衆主人兄弟出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三日
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奔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齊衰以
下奔者入中庭北面哭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
皆免袒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冠者不袒袒者必
免母喪異於父者一括髮而已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奔
不及殯者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即位於墓左婦人於右奔者成踊

盡哀括髮東即主所絰絞帶哭成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
成踊東即位它皆如前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免麻襲歸免
袒它如前禮聞喪不得奔則爲位行禮如之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
踊東括髮袒絰哭盡哀遂除至家不哭主人無變於服哭不踊奔兄弟之
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奔喪齊衰者
望鄉而哭大功望門小功至門緦麻即位而哭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
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自闈門升自側
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坐哭於殯東西面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
人喪父母者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
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
次於弟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
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
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士則
襲而后拜之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
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主人未除喪有
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而哭拜踊

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兇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父而不葬者唯主
喪者不除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
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遠葬者比反哭則皆冠及郊而
後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
皆免【服制】曰喪之有服也稱其惻怛悲悼之情也自高辛氏其服也衰
後世聖人立制度識別親疏貴賤使足以成文理故服術有六一曰親親
二曰尊尊三曰主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服制有五一曰斬衰
二曰齊衰三曰大功四曰小功五曰緦麻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四小
功三緦麻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從服有六有
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
重斬斬者不緝之衰裳上曰衰下曰裳苴麻之有蕡者絰麻在首在腰皆
曰絰杖絞帶繩帶也冠繩纓菅屨三年者子爲父諸侯爲天子臣爲君父
爲長子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妻爲夫妾爲君父卒而爲祖後者女子子在
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
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者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父卒爲母繼母如母繼母如母者配父也慈母

如母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
及其死也公欲喪之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
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疏衰裳齊牡麻絰
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夫爲妻出妻之子爲母君爲父後
則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不杖麻屨期者
爲祖父母雖大子不降也爲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爲妻昆弟爲衆
子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適孫爲其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
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繼父同居者爲夫之君姑姊妹女
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妻爲女君婦爲
舅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女子子爲祖父母大夫之子
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
者唯子不報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疏衰
裳齊牡麻絰無受三月者庶人爲國君寄公爲所寓丈夫婦人爲宗子宗
子之母妻爲舊君君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爲繼父不同居

者爲曾祖父母大夫爲宗子爲舊君爲曾祖父母爲士者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爲曾祖父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叔父姑姊妹昆
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公爲
適子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不樛垂其中殤七
月不纓絰十九以下爲長殤十五以下爲中殤十一以下爲下殤八歲以
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傷而無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
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父昆弟
爲庶孫爲適婦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爲姪丈夫
婦人報爲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夫之昆弟無服大夫爲世父母叔
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若尊同則不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
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
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
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親人子諸侯無服小功總衰裳牡麻絰既
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爲叔父及
適孫及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及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

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
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
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
殤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君之庶長殤
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曾子問曰下殤士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
也若墓遠則如之何孔子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曰何
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
行之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小功布衰裳牡麻
絰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從母大夫婦人報夫之姑姊妹
娣姒婦報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
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君子子爲庶母
慈己者緦麻三月者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
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
其母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

婿妻之父母姑之子舅之子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父之從父昆弟之妻士為妾之有子者何謂上殺父三年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也三月則殺矣此所謂上殺何謂下殺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報之亦三月以其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何謂旁殺服祖期則世叔父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朞從世叔則疏矣故為之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為之緦麻此自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自祖而旁殺者也同父是親朞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三從緦麻此自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朞為兄弟之子宜九月而亦朞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自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自孫而旁殺者也公子之妻為其皇姑齊衰此從輕而重者也為妻之父母緦麻此從重而輕者也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緦麻此從無服而有服者也公子為其妻之父母無服此從有服而無服者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

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出則否練冠麻衣縓緣公子為其母己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公子為其妻也皆既葬除之宗子母在為妻禫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從君服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則不稅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宗子孫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童子唯當室緦免而杖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宗子母在為妻禫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為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為

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世子不為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或曰婦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君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之喪諸侯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父在哭於妻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四鄰主之無四鄰則里尹主之喪有無後而無無主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

姓改其緦為朋友麻斬衰不說絰帶居倚廬寢苫枕塊婦人則否容貌若苴累累顛顛瞿瞿藺藺哭若往而不反唯而不對三日不食既殯食粥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疏食水飲朞以小祥居堊室寢有席不與人居食有菜果又期而大祥食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從御飲醴酒吉祭而後寢齊衰貌若枲哭若往而反對而不言二日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貌若止哭三曲而偯言而不議三不食食不醯醬寢有席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哀容可也再不食可也議而不及樂不飲醴酒醴可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此者由文矣哉布八十縷為一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苴絰大搹五分而去一以為帶杖大如要絰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祭小祥練冠練衣黃裏縓緣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祭大祥朝服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祭禫而纖無所不佩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

期九月以爲間上象於天下法於地中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思慕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父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虞祭不致爵練祭不旅酬祥祭無筭爵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孔子曰首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病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

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弗受也從父兄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其黨食之則食非其黨則不食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而見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又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

戒慎不失色於人君子已祇不更名已祇恭貴不爲父作謚

祭祀

曰自包羲氏教民養牲薦神祇後聖有作爲政於天下必本諸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有天下者祭百神是故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郊聖人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以饗帝于郊是故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特牲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孔子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

龜筮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啓蟄而郊祈穀于上帝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是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至敬不壇故掃地而祭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發而社助時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敬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論曰成
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卽
吾之誠是矣王者體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
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
求僊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
漢祠太一求神僊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
情狀方士眾妄作儒者不敢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
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
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
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
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
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
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
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
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教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
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

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誠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
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
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不以日月星辰一于
天而以柴燎分爲三等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說者以爲星也
上文既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宜兼之矣夫日月猶可兼於星辰豈此
四星而不可兼於日月乎其文乎次失禮之義蓋劉歆卜述　宗廟生曰
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
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自中出生於心也賢者
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
其親其本一也子之事親有三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
觀其敬而時也天子七廟左三昭右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山節
藻梲後廟重檐刮盈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夏殷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禮不王不禘禘王者之大
祭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特祭曰禘則亂名也於是春更曰祠夏更曰
禴諸侯祫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三年一禘五
年一祫大夫三廟士一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凡祭祀張旅幕張尸次祭

成喪者必有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
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之嫡孔子曰
尸冕弁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以
以几必有前驅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
發而手足毋移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者不樂不弔
不敢散其志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
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致
慤則著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
也君致齊於外夫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天道
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
在東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方夫
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
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
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則疑於君入廟
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

順孝祭者教之本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
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君執圭瓚祼尸
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贊幣而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
夫人奠盎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君獻尸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尸酢
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
也泂泂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
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
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或曰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
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
之至也又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
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
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
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
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
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又曰及

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禮交動
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反其所自成是
故聖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
重於聲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
子之志也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
齒穆與穆齒及群有司皆以齒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
也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
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
廟此爵賞之施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
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之祭不必有餘惠均
則政行事成而功立夫餕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君子曰尸
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
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
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
中者竟內之象也故曰可以觀政矣又曰尸飲三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是故貴者獻以爵一升賤
者獻以散五升尊者舉觶三升卑者舉角四升明尊卑之等也煇胞翟閽
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
此之謂上下之際又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
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
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
降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
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是故詔祝於室而
出于祊此神明之道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血毛告
幽全之物也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其謂之
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
醆酒凡涗新之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祭稱孝子孝孫以其
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

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
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尸神
象也祝將命也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
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
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
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犧尊疏布冪樿杓大路素而越
席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
於外也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聲和而後斷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之美疏布
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設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
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敢同於所安褻之義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
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
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
然則已蹙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
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孔子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

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
堂下觀乎上是故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夫
婦之別焉見長幼之敘焉見上下之際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
見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是謂之十倫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
周尚酒尊有虞氏曰泰夏后氏曰山罍殷曰著周曰獻象爵夏后氏以琖
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勺夏后氏以龍勺
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鼓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夏后氏之龍簨虡
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敦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
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豆夏后氏揭豆殷玉豆周
獻豆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羊豕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庶人薦於寢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
豚稻以鴈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祭豐
年不奢凶年不儉凡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
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諸侯祭容

靚顏色如見所祭者成廟則釁之以羊與雞成寢則考之而不釁凡宗廟
之哭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釁者交神明之道也臨祭不惰祭服敝則
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爲人祭曰致福爲
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
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
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
五箇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
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爲宮室
不斬於丘木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
子崩后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廢如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則接祭而已
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
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祝畢獻而已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則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大夫之祭鼎俎既陳
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
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

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麻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
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大夫士將興祭於公既視濯而父
母死則猶是與於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哭而歸如奔喪禮
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宿則
與祭卒事而後歸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
有齊衰內喪則出舍于公館以待事大夫死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
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可也君子之祭
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
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春饗孤
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凡音之起由
人心之感於物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比音而通於倫理謂之樂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
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
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物而后動故先

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
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
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
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是故知聲者可與言音知音者
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
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
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
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
滅矣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
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
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與天
地同和簡故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鍾鼓管
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
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
之文者能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
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
樂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
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
襲禮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
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
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
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
賞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
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故酒食
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先王有大事必有禮

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
也而可以善民心故先王著其教焉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
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
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清明象
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
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
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
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者
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文采節奏是故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
不隱獨樂其志情舉其道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夫樂者樂也人情
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故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
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
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也者情
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也黃
鍾大呂弦歌干揚者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
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
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
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
天下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
而生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
順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樂也者動於內
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
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
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王承文武

成王之業無所變更勤修先王之訓典用和洽於天下以對揚皇天上帝之
之丕顯休命小雅首篇曰鹿鳴三章章八句言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
之苹苹萍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簧笙也大王
而致黃矣筐篚屬所以將幣帛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王也行道也呦呦鹿
鳴食野之蒿蒿𧇬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偷也君子是則
是傚可法效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敖遊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芩草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久也我有旨酒以燕樂安也
樂嘉賓之心小雅二篇曰四牡五章章五句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
則說矣四牡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倭遲歷遠之貌豈不懷歸私恩也王
事靡盬公義也我心傷悲情思也四牡騑騑嘽嘽駱馬白馬黑鬣
曰駱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堅固也不遑啟處啟跪也處居也翩翩者鵻
夫不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養也翩翩者鵻載飛載
止集于苞杞杞枸檵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駸驟貌也豈不
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告也小雅三篇曰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猶煌煌也者華于彼原

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征夫衆多貌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載驅周忠信也爰咨諏訪善爲咨咨事爲諏我馬維騏六轡
如絲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爲謀我馬維駱六轡沃
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爲度我馬維駰陰白雜毛曰駰六轡
既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戚之謀爲詢小雅四篇曰常[redacted]八章章
四句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redacted]焉常[redacted]也之華鄂承華者不
韡韡明貌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聚也兄
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每有良
朋況茲也永長也嘆兄弟鬩很也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相也助也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陳也爾籩豆飲酒
之飫私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信也其然乎小雅五篇曰伐木六章章
六句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
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以斧伐木聲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況也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以筐曰釃有藇美貌既有肥羜

木成乎曰伊以速諸父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寧適不來微無也我弗顧於粲洒埽明貌洒埽陳饋八簋圓曰簋天子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異姓則稱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美也籩豆有踐陳列貌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食也以愆民尚以乾餱愆愆過於人有酒湑湑茜之也我無酒酤一宿酒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貌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小雅六篇曰天保六章章六句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俾爾單信也盡也厚何福不除除開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庶衆也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盡也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如岡如陵大阜曰陵言廣厚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言甚也蠲潔也為饎酒食也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事也先王君曰卜爾君先君也尸象神卜予也萬壽無疆神之弔至也矣詒遺也爾多福民之質成也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百官族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弦也如日之升出也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也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小雅十篇曰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魚麗麗歷也于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太平有道則微物

眾多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鮦也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鮎也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小雅十篇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小雅十二篇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小雅十三篇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四篇曰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南有嘉魚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烝然罩罩罩篧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汕樔也今之撩罟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小雅十五篇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南山有臺夫須也北山有萊草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山樗也北山有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秀眉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枳枸北山有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十六篇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小雅十七篇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小雅十八篇曰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九篇曰蓼蕭四章章六句澤及四海也蓼長大也彼蕭蒿也斯零露湑兮露貌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差也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樂易也宜兄宜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轡也革轡首也忡忡垂飾貌和鸞雝雝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萬福攸同小雅二十篇曰湛露四章章四句天子燕諸侯也湛湛成多貌露斯匪陽日也不晞乾也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夜飲必於宗室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垂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小雅二十一篇曰彤弓三章章六句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赤也弓弨弛也兮受言我也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賜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載以升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勸也彤弓弨兮受言櫜韜也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報也之小雅二十二篇曰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者莪莪蘿蒿也在彼中阿大陵中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楊木為舟載沉亦浮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大雅十二篇曰行葦八章章四句言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敦彼行葦行道也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形也維葉泥泥初生貌戚戚內相親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陳也之筵或授之几老者加之以几肆筵設席重也授几有緝猶續御侍也或獻主曰獻或酢客曰酢洗爵奠斝主酌客客奠而不舉醓醢以薦肉醬也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函也或歌或咢徒擊鼓曰咢敦畫也弓既堅四鍭矢也既鈞三十斤也舍矢既均中質也序賓以賢敦弓既句合而成規既挾四鍭四鍭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皆賢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厚也酌以大斗長三尺以祈求也黃耇黃耇台背大老也背有台文以引以翼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吉也以介景大也福大雅十三篇曰既醉八章章四句言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行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長明明也高朗令終令善也令終有俶始也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

儀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廣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嗣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福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僕。附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予也。爾女士從以孫子。大雅十四篇曰鳧鷖，五章，章六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爾酒既清，爾殽既馨。香之遠聞。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水旁也。公尸來燕來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品齊多。爾殽既嘉。備而美。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厚為孝子也。鳧鷖在渚，止也。公尸來燕來處。止也。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潀，水會也。公尸來燕來宗。尊也。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重也。鳧鷖在亹，山絕水也。公尸來止熏熏。和說也。旨酒欣欣，樂也。燔炙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三十五年，王居天位，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是歲王崩，謚曰康王。子瑕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官序班臣馬[illegible]文
圈點監生臣徐民表
臣[illegible][illegible]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二尤

周　康王三

金履祥通鑑前編癸亥康王元年。甲子二年。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朏月三日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廟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整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王若曰：書序稱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內史稱辭之也。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叙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安，爲理也。周公固無事不理，而化商一事尤所理重。殷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毋敢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寧。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此論治道理則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治道污。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政爲政者當視時俗而爲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究之，警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斷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矣，然習俗變，不善者亦有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之下之元老，康王不得其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盛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脆於德者貫徹而不息，故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傅，可謂能之拜穆之舊而善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小大之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盛，衆望之歸，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之時，故我小子無不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時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

其德業之盛，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郊，此商民，此周公之事，故欲以命公。呂氏曰：言之敬而待之尊，猶見重臣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爲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爲盜，立善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爲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使之畏殊異之醜，而策爲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因東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矣。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洫易埋，分畫殊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溝塗縱橫，溝封有制，亦寓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衆所指以爲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事又明化商之要，不使利口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辭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戒。法政事貴乎常而戒泥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趣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惟賢，故當以渾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受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縣謂之祿，禮法也。逸樂豢養之所移，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虐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豢養之化，未有不侈靡者。此古今同一派耳。此古人之論也。而殷被殷庶士，席寵惟舊，率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蕩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頑殆已之還，式化厥訓，猶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席寵久矣，承三紀庶富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開其邪，蓋不可緩也。然所訓之者，豈外出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

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之，當指古以為之說。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為安危所係，不修其流，不息於微，如此則微亂柔則各殊，此化商之所以為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為德之允修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家俱出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畢公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郊，故非其餘致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致成終之命。○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總上文立風聲革舊俗，中畫疆圍，而成其終，皆所以為成周無窮之基也。呂大臨曰：畢公四世元老，道盛德至，復世名者而照德之隆，亦直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基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歎，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國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惟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武以商民之難化為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武以商民之未爾而息。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高，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嚴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擇令，風俗汰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滔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使，故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作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待氣滿終不肯在封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殷頑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予王子謂遂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滔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滔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

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商別之政嚴。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持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詐，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逐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是為考公。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按世家，伯禽卒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王，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三年，未詳孰是。　楚子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注：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二十年，魯考公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　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　二十有六年，王崩，子釗踐位。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　揚雄曰：康后之世，頌聲作於上。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后晏朝，關雎興刺，其說與今傳不合，而揚雄又以關雎為康王時美詩，今皆不取。　魯煬公薨，子宰嗣，是為幽公。少微通鑑：康王諱釗，元年。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太平御覽：帝王世紀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為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驟合。村人以為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鼎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為稱。斯言將有徵。兼金合璧事對　繼嗣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篤信史周本紀：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既尸天子，遍告諸侯，作康王之誥。　一人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習治揚孝至：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注言由成王以

來、懷智為治息民左昭二十六年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歟之書
康王誥命王歟之武繼緒　欽若成烈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
政以義繼明德書康王之誥比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注康王以義繼
先人明德治民　以康四海尚書畢命中夏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懷
先安民國周語下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澤潤生民書畢命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訓
化頑民同上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用人　一二臣衛
書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一二伯父上今予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群臣陳戒上太保暨芮伯咸
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注冢宰與司徒皆共群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
以內見外舉協賞罰書康王之誥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公獨見
率下上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
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命父師而保釐書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君芮彤畢皆敬保書顧命成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上云審訓命汝上云用敬保元子釗弘濟
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侯甸男衛用奉恤上康王之誥王若曰

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上云用奉恤厥若治乎　有邦宮之觀
左昭四年康有酆宮之朝成周郊之保書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
周郊注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賦偶周室留
治康王仰成　治既歷于三紀厥已反于四方　世治泰和之作民騶歌
頌之聲　柴圜空而恩洽百姓鄷宮制而禮行列侯　民俗仁壽天下安
寧　四十年而刑不試周成國空十八王而民克安蓋由基積　變世移
風柔遠能邇　遠鄰旦之勤勞有畢公之弼亮　慎封守以康四海歆天
威而亂四方　公熟賞罰之偏大夫風聲之樹　歆歆天威之志勤勤德
政之為　四海無虞已見頌聲之作一心懋德史期先訓之揚群書是用
事對　習治揚　仰成書　刑措史　德修書　道洽政治書　世變風
移書　事實　道實悖天道拜德頌德書康王之誥王義嗣德注康王以
義繼先人明德　書畢命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禮義
鮮克由禮拜德頌　書畢命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政治書畢命畢公保釐
東郊曰政由俗革稽古書畢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法祖以義繼先人明
德拜德頌　書畢命　上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基業史周紀實文武之
上臣下同心書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君臣相須書康王之誥王若曰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封建左昭二十六年
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朝覲書康王之
誥康王既尸天子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告戒上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太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人釗報誥威武張皇六師拜告戒風俗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福祿
書畢命予小子永膺多福反說後集后傳政康王既朝歸昨作畝體題息
民垂拱　克安道洽　嗣德立治　仰成安民賦偶垂拱盛世盈成慶基
習治華旦措刑盛時　太保柴而庶尹成事畢公保而頑民允釐　泰
忠厚之澤而騶若太和之治襲盈成之運而洋于歌頌之聲　多福永膺
而民自潤澤一人以寧而風因變移　道洽政治非止一日禮制樂作復
隆此時　戡定之功芮伯敦告保釐之後畢公實維賦隅戴其德而謌樹
周名於顯志習其治也楊雄秦遠於觀詩翻江網體字垂拱見和　措治

仰成　道洽政治　世變風移事實　道　升降書畢命道有升降三后
叶心德　嗣德康王之誥王義嗣德允修畢命厥德允修懋德同上惟公
懋德克勤小物惟德見下仁義仁義　惟義畢命惟義惟德用乃大訓義
嗣康王之誥見上嗣德注仁誼董仲舒策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流禮樂
皆在韓哲張揖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頌聲漢刑法志成康刑措不
用頌聲興　仰成書畢命予小子垂拱仰成有常政貴有常政治道洽政
治澤潤生民見同上顯名　無窮之聞畢命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基業　無窮之基見上顯名宣文武業史周紀康王宣文
武之業遂誥諸侯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偁告諸侯史記康
王叩位偏告諸侯君臣相須　心在王室康王之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于羞畢公保釐畢命君臣同心　三后協
心畢命稽古　由古訓畢命法祖　荅揚先訓顧命奉和天下用荅揚文
武之光訓欽若成烈畢命繼明德以義繼先人明德宣文武見基業歆天
敬忌天威顧命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朝覲　奉
圭兼幣康王之誥封建　謹封守畢命風俗　風移畢命民罔攸勸書畢
命不惑厥威民罔攸勸商俗靡靡畢命道朝　予一人以寧　澤潤生民

並畢命反說　敷化平命敷化番巛成康兼金合璧事對　聖智通四子講德論大夫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微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恐有甘棠之臣安寧史周本紀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明王詩民勞孫父武成康俱為明王聖政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雖聞至刑無所用政疑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太平前禮樂志王者曰臣願大臣遂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俗何不若成康注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四世書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注書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戴德後漢衍半數通作顯志賦云云頌成康之戴德兮詠南風之歌聲習治見前治隆前服安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由禮惰禮儀志成康由禮行道蓋勝文公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注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增承大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且道無邪缺也此周公輔相成撥亂之功也美矣前景帝贊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卓然新太宗贊曰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置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治平　其化行前仲尼大工

誅四武王誅二周公畢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注書化行刑措人和洽唐陳子昂傳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和洽化致升平隋音樂志上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措而不用也教通四海前武紀詔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措刑　不式前仲舒對曰成康不式四十餘年注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無諫上其化行注不由凝網晉刑法志及周氏耿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也後世追配　聖哲隆化美志質邪措給將以政事日歎邪上疏曰云云陛下昔蹈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賞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寬仁興俗前徐樂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作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漢景齊美魏曹植景帝贊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藏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昌盛風移俗易齊美成康齊主緬邈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永念畫冠緬邈刑厝注良曰克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措不用措置也故追邈之緬邈也魏帝追望魏明帝紀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不犯周人刑厝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

之風選于何相去之遠務王守遺緒書君牙穆王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宣王法遺風史周紀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貢禹言不復興前貢禹字少翁元帝即位云云為言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班固云未可致前刑法志順指古之制成時雖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康幾可及漢文玄默擬其遠昔王猷寧處伸建武初數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以文帝之賢繼承漢緒清虛玄默擬述成康魏常聖明繼其隆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今陛下以聖明統世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方翔對彼來是諭前東方朔武帝時常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居易稱此無以出新唐白居易樂天元和元年對賢良策云云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親近無不和貞觀之朔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盛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輯睦樂達在下內外和平所以偃兵而萬邦行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

文景之治無以出於世矣納諫憂政道其康哉前蕭望之字長倩宣帝時上疏曰云云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歷千載事言之尚難前東方朔先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雜對　非道不言淮南子主術訓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哲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有岐陽之蒐左昭四年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追周公之勲禮斧晁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勞欲尊魯事文武之功左昭二十六年成王康王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無專享文武之功賦偶文武世降成康治隆　人心去而教壊天監開而周職　自豈鎬之間已甚其政建成康之世久習其治堯草在牧亂兆鼓邦驚鴝鳴吠瑞符周代　然文武受命實定于天下至成康繼緒克安于海內　嗣大歷服建無窮基　禮樂興而刑度立教化漸而仁義流　世屬無誅之世時丁不式之時　纘緒嗣王仰成小子治乎垂拱仰成之日惟予沖人太平從德之時在我小子　綿並成之運享垂拱之休　晏晏寰囿之化洋洋載路之聲　措世安寧之域躋民仁壽之鄉　萬邦咸休而衆大和會四方無虞而民迪吉康然三百歲治甚隆

也獨四十年民無犯之 武四方而日清矣三紀以風移垂拱而已哉
平今之長使將喬休歆奉阿之章 頌乃作于猶于昊泰和之在周其空
也仲舒推仁義之派 詠猶關雎歌興既醉 風移世變而三紀方歷禮
制樂作而六年大備 工民載歌樂之歌昔治光關雎之首 四方無虞
于一人以寧六服承德 關諸侯有守有圖書乃出河洛有麟鳳乃在郊
藪 治溫溫于奉和民洋洋于歌詠 教化爲洪洽禮樂爲興王天下
空其囹圄世俗臍之仁壽 迪亂播于康誥太平歌于既醉 載芟數句
雕嘉先祖之黍平今一篇澤美生民之潤 康王之誥紀實羽之平協假
樂之爲歌民人之攸塈 關雎既作因知習治之功洛誥未觀烏觀進衡
之日 危驚之賦美于持盈關雎之作言其習治 如云吴矣已居丈景
之前者論法于不在唐虞之下辭對言長于攻也此爲至攻之世持頌其
德也此爲載德之王勿謂成康之邇遠而不可擬成康之道邈乎不可追
歆之數司嘉日號以月將平今一篇美道洽而政治 惟我朝大歷服
迪民之康越無遺轉于蓋教休于復 吹陽之惠萬國來賀鄞官之朝諸
侯咸服 非才孝武俗果見于復興矣略唐宋治亦聞于幾缺 云何雉
而緣此嘆發武皇謂柏去以達于璟頌穐舍 光使東方謂歷遠而難言

也能令武帝稱何魏而緣此歟 云欲建而不能嗟相去之甚遠耶我
奉孝植矣魏明群書足用事對 載德後漢仲舒傳漬仁董仲舒傳刑措文
教漸漢垂拱書盈成詩天人和洽 唐囹圄空虛前事實 道 道正舊
唐史太宗貫道王成康德 德及鳥獸前武帝紀仁義 仁誼之派詳
復教化頌禮樂粹愈答張籍書自文王沃武王周公成康相興守之禮樂
皆出政治史周紀崇德貴 成康之日政簡刑措 前禮樂志二王太平
之時 嚴助傳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唐太宗貴武王
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宜之功其餘無稱焉 教化前董仲舒
傳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
傷肌膚之效也 刑措前武帝紀光光昭周之成康刑措不用 嚴安傳成
康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遇曆自成王即位之于康王刑措不用 封建左
昭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 報功紀徐統成王康王進
愈周公之熟勞而欲尊寵懷冕狄傳刑法志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措
不用靈風消暢頌聲遐舉乾家重譯萬里來歸 前武帝紀昭周之成康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祥瑞 前武帝紀昭周之成康王辰不象日
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麒麟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

歟 子孫取法 書君牙予小子嗣守成康遺緒 史周紀宣王法成康之遺
風 比擬唐桓晏蕭何永懷論蕭何日吾將歎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堯舜
之民曾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 前書狄傳上召見狄說日陛下都雍
陽豈欲與周室比隆陛下取天下與周異云云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
以爲不作矣 反說 通班孟堅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
不作 體題 太平和洽賦偶 通則忠建章本由舊 民其允安治惟御成
沖人德大於嗣服小子功嘉於御成 待守華旦洽和咸時 十八王繼
治此爲垂拱之奉旦四十載措刑僉曰至成之盛時 禮則樂作郁郁大
治世變風移洋洋頌聲 小子新造沖人執圖 孰不行仁也寧若漸仁
之至世非無德也莫如載德之休 欽樂寬民顯顯令德 關雎習治洋
洋頌聲 嗣服前常垂衣仰成 關雎作頌凡戢戢以習治危驚派詠非
一時之守成 肌體不毀傷習治保治囹圄亦空虛守成仰成 粵自綱
序述大仰成賦偶何施而臻此也諸關於漢其餘無所稱也賢矣於唐
不毀傷刑但見四方之日靖蓋惟洽治翁聞三紀之風移聲律會元體題
措刑治隆 載德稱治賦偶忠厚數世聖明一家 刑措囹圄教通遇選
教化洽而民悉丕變囹圄空而時濟太平 四十年之刑盡置不用八百

載之治比爲莫加 垂拱仰成之世太平有道之朝 攔江網體字執德派
仁 嗣服垂衣 安寧和洽 教通誼派遍類 斤斤其明持執競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文武成康群書足用事對 貴緒書積基選
建明德左傳節理人情選事貫基業選于令升紀總論自后稷之始基靜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
基立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纓綿安民國周語太子晉
日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 封建左定四年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康叔唐叔三者皆叔也昭
以分物不然大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左昭九年文武成康
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以其廢隊是爲 比擬王書君牙惟小子嗣守文
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反說 前東方朔傳上從容問
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 體題 安民建德賦偶受命而作積勞以興 基命於宥密之始濟民於
仁壽之中 四十年不試而治建鴻著十八王允安而頌聲沸騰 賦偶 稽
諸古論建由后稷之始基驗以周書近使穆王之守緒 攔江網體字上古

遺風 績甚遺
緒 仙民五本

昭王

通鑑外紀昭王元年己丑王道微缺德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呂氏春秋曰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其崩不赴告諱之也在位五十一年皇甫謐曰在位二年午三十五子穆王滿立司馬光稽古錄昭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征濟漢沈沒不復周人諱之不赴告子穆王滿立朝宋皇王大紀昭王六年甲午十六年甲辰 二十六年甲寅 三十六年甲子 四十六年甲戌 五十一年王在位久不能經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荊蠻軍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謚曰昭王子滿立生五十年矣 論曰史有為昭王以楚人不朝南征濟漢楚人寄以膠舟進中流舟解王沒於水若是則楚有不可赦之罪嗣王所當寢苫枕戈誓弗與共天下者也惡觀穆王命君牙伯冏之文典雅弘興充已求善蓋賢君也豈有忽棄君父而不動天下之兵

以討荊楚者哉疑好事者為之如晃幽因弃野死之類也是以不取彼而取此金履祥通鑑前編己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按此說左氏不載別見國語事頗誣怪以傳理黃氏傳疑之今附其略十有四年晉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世本作微公履祥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赴不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 朱子曰涅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鄭樵通志昭王之時元年己丑王道衰諸侯擅相征伐荊楚不朝太平御覽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也 帝王世紀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濟于漢船人惡之乃膠船進

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俱沒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拯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立是謂穆王 漢上記曰昨頡至擯桑三十里桑字本作喪辛游靡取昭王喪處王子年拾遺記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僊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縷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

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燠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 錄曰武王資聖智而赴伐覲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振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雖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寂形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纘后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為合德播升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賮於遼險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藥詭麗殊用之物鎸斲異於人功方冊夫之載籙葉盛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遊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祀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荊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遊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為深譏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

如強諫楚人倚
之失其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二十尤

周

穆王

通鑑外紀穆王元年庚辰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曰穆王即位過四十矣魯煬公六十年穆王三年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穆王十七年弟𣶒弑公自立是為微公王寵盛姬為之築重璧之臺盛姬盛伯子也徐偃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嬴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道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廉子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幸於成王是為宅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盜驪驊騮騄耳之駟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僭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子曰徐君好行仁義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也惡有其理楚子大舉兵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鬬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劉向云王孫厲勸楚文王伐徐偃王伐之范曄云穆王令楚文王滅徐偃王柰穆王西周之王楚文王乃在東周莊王八年即位相去僅三百年蓋由劉向談云楚文王舉從而記之故差謬耳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大畢伯士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兼乃發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王享國百年耄荒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汲冢紀年曰三十七年會諸侯於塗山王崩在位五十五年子共王繄扈立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
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延
守告祭之樂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干楯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
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
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
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
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
財求不彰備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
好惡嚮方也以文脩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
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
棄稷弗務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
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是也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
之子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而自竄
于戎翟之間竄匿也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
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纂繼也緒事也脩其訓典訓教也

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亦前人也
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紂之本號辛紂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
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
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
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
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
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
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
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是以相況矣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
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
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
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
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

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
近之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
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
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戎翟荒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
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
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先
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
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於廟
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
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
寶為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
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垂
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志意也謂邦
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志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
脩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

之名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
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讓譴責也告謂以
文詞告曉之也遠者畢輕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
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
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
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天子曰予
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
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
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享也其有以
禦我矣禦猶應也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
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
荒服者不至國語補音周語上杜預世族譜云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
後封於邰及衰稷子不窋失職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曰大王為狄逼遷

岐至孫大王史令武王克殷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王城今按舊音每國之前輒於國名下序其世系始末甚詳恍皆微此

周語上第一　注之稱人證反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注今凡在注者並加注字以別之後做此　祭公莊界及周公之後　謀父音甫今按諸經史惟父母字外其餘凡涉地名或人之名字皆音甫古多借父字為之伯陽父尼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以父用男子之美稱經史以二字通用但音別耳舊音多以人所通識之字為音抹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但須的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異字則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俗淺俗今凡舊音自有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漏音及引字不甚稽古率加反切並題曰補音或於義未了又加今按以為釋後皆做此　注凡蔣補音將丈反　注胙音作補音才故反　注亂補音引佶反　注罪惡補音如字　兵戢莊立反今按下戢戢同　注玩黷音讀補音上五亂反下徒木反　注伐紂補音直久反　注為作于為反　注巡守補音手又反　注樂歌補音並如字下樂章同　載櫜音高補音古刀反　注千楯補音食允反　注韜也補音吐刀反　注復用補音扶又反　時夏戶也反今按下注並同　允王左氏大于況反今按詩經無此音者據事注則當如字為允　茂正補音莫候反適作懋　注鄣擁上之亮反下於勇

反　注耒耜上力昧反下音似補音祥里反　之鄉補音許亮反　注好惡上音耗下音汙補音呼報反下烏路反　注不窋中佇反今按下同　注滌汭補音如銳反　注禘祫上音帝下音洽櫳韓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補音大計反下戶甲反　注不先補音悉薦反　注以契小列反商祖也　武翟大的反今按本或作矜音矜　注窴匱上七亂反下大刀反　注於邰音胎補音吐來反　注邠本音幽府巾反　纂脩作營反　惇篤丁昆反爾雅云惇厚也　大惡一故反注及下並同　甸服補音田猶反下注並同　注戩音祈補音勤衣反下注並同　注所弼補音防密反　注要服音腰補音於遙反今按說文要即腰字加月者俗相承耳下文注所引要服並同　注圻補音勤衣反通作畿下注同　注賓見平禍反下而見一見来見並同今按注中見字非一不止舊音所引皆當以意求之　注好信補音呼報反　注瑜補音通作寶古今字也下注同　注為贄音至補音員二反本或作贄同　注氐羌補音丁兮反下邠良反　注曾高補音則登反　注二祧土彫反　注壇墠上音蟬下音善今按墠又有憚音非定訓也補音上徒丹反下常衍反　注禳禱去戰反　注皐輕補音即今罪字說之紀法也從自從辛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　罪補魚竹门也從門從非並徂賄反今作辠得字之正此書諸篇多

作辠不復重解之　辟婢亦反　文告補音古毒反　於遠補音如字下同　注終卒補音遵聿反　戩頓補音居衣反　犬戎樹惇注云樹立也言戎立性惇樸樣下文云守終純固一也言戎天性專一義與惇樸不殊非本有也今按郭州界外先中見有樹惇蓋是犬戎主名明矣今按舊音輒建此說郭似有理然傳疑失實未足以誚先儒且鑿爲姓名隨世變易殊音說頗未始有極則千歲之外而強舊名者邪或戎人姓名偶與舊文相會要可欽而為據乂撰樹惇與純固同義使云非本旨也且經史之解首末重複者不可勝紀今略舉數節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解者曰昭明也朗亦明也二句之內三字一訓書曰無黨無偏王道便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今按偏黨反側皆一義也安可謂非之重數經詁大訓但取全義而已寧如末世纖瑣之士專為避忌之文而舊作音者欲以淺近膚說牴前賢篤論過矣　能帥補音所類反又所律反據注云循也疑從率　注應也補音應對之應　稽古錄穆王將征犬戎祭側介切公謀父諫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

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刑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王為之少息　在位五十五年崩子恭王緊扈立　皇王大紀穆王三年王既除喪憨文武之道缺擧用賢才命君牙為司徒國史叙君牙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國史叙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二篇並見後道鑑前編　五年甲申　十五年甲午　二十五年甲辰　三十五年甲寅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三十六年東巡至鄢大騎之谷起春宵宮集諸方士言神僊宮闕園林有紫府貴庭王京金闕玉樹龜臺金堂蘂閣青溪鶴樹洞府瓊林之異於是王始好巡遊羸費靡別于手驕之從有造父者得驊騮騏驥騄駬騄耳八駿馬獻於王王大喜欲周行天下求神僊西巡狩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愁怨潰池之東有徐子偃者亦嬴姓也修飾仁義諸矣歸之者三十六國國僭稱王王聞之疾馳而歸造父為御起諸侯之師與荊楚合攻徐大破之偃王走死　論曰世傳徐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之事無干時之應今徐子朝諸侯僭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其反也宜矣惟徐偃王為然後世亦有之如天水隗囂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為仁義者也然卒至於覆身

亡宗蓋施小惠以為仁立小節以為義雖足以欺惑愚衆於須臾亦終必
亡而已矣若夫由仁義行者必無敵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於人
手哉　乃賜造父以趙城為趙氏未幾王又將出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戢王王感而止命修詞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遂再安　四十五年
甲子王寵盛姬為作重壁之臺　五十年王居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思有
以清之乃作呂刑國史叙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詳見後通鑑前
編　論曰玫呂刑則墨劓剕宮大辟乃苗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
以終世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刑也賊
人之肌體而絶其命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穆王耄荒德雖不襄
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偽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
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五十五年甲戌王崩於祗
宮諡曰穆王子繄扈立通鑑前編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
徒伯冏為大僕正大紀係之三年若史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書君
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
云日月為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

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噬涉春冰恐陷穆王初即位
憂危求助之切如此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呂
通鑑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氏曰
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
切臣主益一體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
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
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
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
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
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責於爾身之正爾心之
中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
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身治謹之勞冬而大寒小
民有皸而龜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
之誠為艱難也思小民之為艱難而為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
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非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

田里數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毓草
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
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告皆其職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
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也謨訓功烈大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
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
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命則足
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
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
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
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
牙之祖父嘗仕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成康
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冏命篇曰冏古文作䮒史記冏王若曰
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思免
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篤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承上文
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
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免己於愆而紹文武之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
冏為太僕之正以正群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
后德而免於愆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此承上文以明侍御之職穆王蓋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其實
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慢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
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
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
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奢為虐為佞為縱易其有極至
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
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

而恣意肆情之事亦莫或紀綱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暴虐縱佞皆其技業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此皆其導君於慾者或以淫巧進或以踰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大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覽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此於篇首見慾之意而欲擠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大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涑雅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益無可疑者穆王中年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衰敝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佞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應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陷枝貨世家喬木之臣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穆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武曰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中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詖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誨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佞者皆僕御之徽故重其選而戒其辭哀痛真切然則冏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

青鳥之所憩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十有七年王西征征徐戎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目眩心惑耳浮眷幻多欺蓋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暫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化人之術能使人心迷貿耳觀穆王所感與化人所言同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主不存遂為所迷爾此肆心周游之病根也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𩦎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𦍩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䶂禽音泰丙字林屬作齒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即為貢枝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竹用反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遍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反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略同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疑信今以其未有自悔之辭姑存之以備考論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呂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

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 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傳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呂黎所叙爲稍詳者 朱子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履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略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諸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爲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誇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爲周之賢王亦不失爲世之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爲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 大紀係此年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呂刑篇曰惟呂命 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益呂國其後爲甫猶邾之爲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爲五罰之制揖

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爲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弛張不常晚年不常荒廢故審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爲姦慝暴亂者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爲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惡殺人之賊鴟張爲義亂外之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也虔者劉也比上下式有默文謂聖人始制爲刑以矯正虔劉之蓋黃帝既制兵以殺蚩尤又制刑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矯虔吏因軌以使養矯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先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濫爲

劓刵椓黥凡麗于刑者更不差擇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詛盟矣詛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衆庶被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先舜於是哀矜衆庶被戮之非辜既受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先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於冥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 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愚謂自蚩尤爲亂而民有寇攘姦宄之習聖人是以有矯虔之刑自三苗以刑爲虐而民有巫祝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命前後聖人其爲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虞書之紀 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爲亦惟群后及在下有司各昭明政化有此非常之明雖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皇祝之興始於政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於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皆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

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為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絶地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擾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既變而後命皋陶為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患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祗敬為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影行心得其表裏致令皆可為民之法均于四方人心觀感罔不為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皋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于有苗觀此篇所述則三苗之乘頑氣習其始為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醇朴蚩尤始為亂而民始有為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為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為詛盟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咸頑氣習浸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群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後命皋陶定為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皋陶始傳所謂皋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

以為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謂皋陶不與三后之列為聖人吝於刑官夫其指矣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絶作興忌長也謂當時為典獄之官者非但絶于威勢之請託與絶于貨賄之路遂而已且能以敬自持以理自長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又皋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絶而當時為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皋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特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絶私懲德上配皋陶耳亦通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為監以苗民之用刑為懲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為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為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為重責也今爾何所

觀治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為刑之道蓋惡章無二出禮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妄刑之罰乎蓋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為威勢之徇奪於貨賄之食又以私意斷制五刑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逭其罰遂至於絶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告教令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毋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蓋言日則勤在其中矣言勤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貴戚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為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而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職孰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者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為臣為之一日之間不

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尚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為畏惟敬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為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政無小所以成其剛德寡欲作柔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家國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為弼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惠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逮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逮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連逮無辜矣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周禮以兩造聽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眾也謂群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正猶讞書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於五刑而不麗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于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於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為之病者則私也